寄园寄所寄　　清 赵吉士

●例言

予自少至壮，凡见闻新异，辄笔之于书。积之既久，分类成帙，用作座侧之玩，因京园以寄其所寄，故以寄名园。嗣因竹太史采十余条入《日下旧闻》，知不能久藏笥箧，遂尔付梓。

是书分十二寄，凡属生平所历，偶有触者，辄附于末，以见世间事原有两相符合处。至予作令晋中，平交山寇，夏君宛来叙其本末行世，亦节取数条，以相印证。

《囊底寄》。凡智囊已载者，概不复采，非好用机械也；有才不措诸实行，读书不能致用，只纸上空谈耳。

《镜中寄》。忠孝故事，多不胜采，世所赫赫共传者，不必录，录其幽僻而耸听者。借鉴古人，以自敦本行，亦圣人论士，宗族称孝，乡党称悌之谓也。

《倚杖寄》。山川取其最大而有名者，新安山水，则斋为一卷，以故乡从详也。人生如电光石火，予于山水因缘不浅，况济胜有具，何可刻置耶？

《燃须寄》。近来进退两忘，时与良朋篝灯抵掌，非诗无以过日。其林卧遥集，偶然次韵，遂叠至千五百律，吟虽甚苦，心窃乐之，或亦具有夙癖耶？

《灭烛寄》。坡公夏日，爱人说鬼怪，犹属嬉戏。神禹铸鼎象物，凡愚贱细民，亦令知警，而预避防之，命音何厚？若言鬼怪而附以存者，雷霆之忽发，物类之骇观，以及人妖之谲诞，颇有相类，因以编入。

《焚麈寄》。饱食终日，只斗清谭，于身心何益？一言一事，皆足令人鼓舞兴发，斯有济耳。遗闻以资见闻；座箴谈屑，以正人心术，助淹博；科名以劝子弟，寿考神童，皆可类推。

《獭祭寄》，能知事物根源。

《豕渡寄》则不致引典讹误。

《裂眦寄》。观胜朝之政事错杂，盗贼纷纭，益知生太平世者为大幸，而防河泄者，当先杜蚁漏矣。事属近代，尤不敢漫加己见，悉本成书，细加抄录；中间或有是非未确处，观者自能从原书正之。

《驱睡寄》。仙卜医药而外，亦有足豁人心脾者。

《泛叶寄》。故乡事不无琐细，然事属桑梓，不厌详也。至黔兵一剿，乃吾邑金正希先生主之，且一事而屡奉旨意，又经史阁部与马贵阳几番辨析，要为吾乡存其略，以见金公功在扮榆。

《插菊寄》，可以不录，然借胡卢之口，警君子之心，行事毋贻笑柄。虽属笑谈，未必无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丙子夏五，识于燕邸寄园之见心轩。

●卷一。囊底寄寄园主人曰：“古人三不朽，德与言犹有假而托之者，赫赫天壤，措诸事业，亘千秋而莫之泯灭，厥惟功哉？名臣匡济，固自天成，亦须借资学问，大疑大务，遇智士而立决，岂无本而然欤？余吏隐寄园，上自朝庙，下暨街巷琐屑，凡足征才干者，辑而存之，以征吾情所首寄，安知不有补于仓卒？若谓扣囊底智，足以集事，则非余意矣。”

◎经济五车万卷，何一非经济哉？顾熟之纸上而窘于临机，如君国何成？牍不胜记，抑髫龄得之祖父所传者，力或回天，智或除憨，举数则以该馀。

正德允秦藩请，欲益以陕之边境。兵部科道交奏不可，上不听。杨廷和将去冕引疾不草制，梁储曰：“皆引疾，孰与事君？”上震怒，内臣督促，储承命草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封藩，非吝也，念此土广且饶，藩封得之，多畜士马，饶富而骄，奸人诱为不轨，不利宗社。‘今王请祈恳笃，朕念亲亲，异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谨，毋收聚奸人，毋多养士马，毋听狂人劝为不轨，震及边方，危我社稷。是时虽欲保全亲亲，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览制骇曰：”若是其可虞，其勿与。“事遂寝。（《通记》）

此真不谏之谏，犹兵机也。先曾祖光禄公每言高祖弱冠，同梁公周旋，常与诸孙道其事。余阅《明史》，恍如高曾面命也。识之。

郎中李梦阳劝尚书韩文劾刘瑾。文令梦阳具草，既成，读而芟之曰：“是不可太文，文弗省也，不可多，多览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诸大臣上之。（《贞胜编》）

严世蕃既败，复为御史林润所劾，捕世蕃、罗龙文。谕法司讯状。世蕃犹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已而聚其党窃议，自谓纳贿自不可掩，然上所深恶聚众通倭之说，得讽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杨继盛沈练下狱为词，则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脱也。谋既定，乃令其党扬言之。三法司果依其言，具稿诣徐相国阶议之，阶固已预知，姑问稿安在？吏出怀中以进，阅毕曰：“法家断案良佳。”延入内庭，屏左右语曰：“诸君子谓严公子当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赎。”“然则比案将杀之乎？生之乎？”曰：“用杨沈正欲抵死。”阶徐曰：“别自有说，杨沈事诚犯天下公恶，然杨以计中上所讳，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过？一入宽疑，法司偕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众愕然，请更议，曰：“稍迟事且泄，从中败事者多，事且变。今当以原疏为主，而阐发通倭本谋，以试上意，然须大司寇执笔。”谢不敢当，群以让阶，阶手出一幅于袖中曰：“拟议久矣，诸公以为何如？”皆唯唯，因曰：“前嘱携印及写本吏同至，宁忘之乎？”皆曰：“已至。”即呼入扃户，令疾书，用印封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世蕃不知也，窃自喜于形，谓龙文曰：“诸人欲以尔我赏杨沈命奈何？”龙文不应，执其手耳语曰：“且畅饮，不十日释缁归矣，谁谓阿侬智者？”龙文喜问故，曰：“第俟之。”已而阶改疏上，但言其通贿僭侈，及龙文通倭状。上览疏曰：“此逆情非常，其会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鞫讯，具实以闻。”命下，阶袖之出长安门，法司官俱集，阶略问数语，速具疏以闻，世蕃虽善探，亦莫得知也。疏中极言事已勘实，其交通倭寇，僭谋叛逆，俱有显证，请亟正典刑，以泄神人愤。上从之，命斩世蕃、龙文于市，二人闻，相抱哭。都人闻之大快，各相约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誉阶能翦大憝者，蹙额曰：“彼杀桂洲，我又杀其子，人必有不亮者，知我其天平？”（《快心录》）

是类皆世所共悉，华亭亦势逼骑虎，然稍一放手，三思五玉，遗憾千古矣！何以舒公忿？余令交城时，交山贼谋攻城，抚院舍人田福久横三晋，与贼通，家僮田自友以次应守堞城。总启焕促之，不应，反恨焕，福佯为好语，召入扃户，捶之几死，且曰：“城破在日内，何守为？”予捕福下狱，详申各宪。有韩鱼祯者，康熙元年，为福欧死，遗言妻子无钉棺，此冤终得白。迄九年，启其棺，面如生，复详抚院批讯，重责数次。福自知罪大，自缳狱中；家属领尸出狱，乃不期而与鱼祯同日出城葬，自是贼亡内谍，攻城之谋渐寝。

周延儒票拟机敏通达，能得上意，应对亦从容有体。上尝怒科道杨枝起、马嘉植、王士乸 荣，又以士乸 荣指杨嗣昌、温体仁、薛国观、谢升为四凶，大嫌之。延儒云：“尧有四凶。”上色乃解。又奉命拟敕，极口诋斥言官，末云除已往不究，故三人遂以得免。壬午七月，上问：“辅臣以张溥、张采何如人？”延儒曰：“读书好秀士。”上曰：“亦不免偏。”延儒曰：“张溥、黄道周皆微偏，只因为读书，所以人人惜之耳！”蒋德曰：“道周永戍，家贫子幼，望天恩赦回，或量移附近。”上微笑，吴辈复言之。延儒曰：“皇上无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望，便可径用，何言移戍？”上不答微笑。既退，请以公揭荐。延儒曰：“不可。”已而上密札：黄道周清操博学，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密议来奏，上御笔也。道周参杨嗣昌，上所最恨者，得延儒之言而起用。（《三垣笔记》）

黄论德道周以直谏下狱，思宗怒莫能回。后上偶言及岳飞事，叹曰：“安得将如岳飞者用之？”周延儒曰：“岳飞自是名将，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辞，即如黄道周之为人，传之史问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还宫，即传旨复官。（《通志》）

左都御史刘宗周以救姜采熊开元革职，刑部拟罪，诸辅臣恳请数四，不许。阁学蒋德面奏曰：“前唐太宗恶魏征直谏，几欲杀他，入宫尚说会须杀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贺曰：”君仁则臣直。‘“语未毕，上遽曰：”唐太宗才朕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如，若论闭门德行，朕亦不学他。“公奏曰：”皇上是尧舜，安肯学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于取名。“上曰：”如何巧于取名？“公对：”人臣敢言的用之，则名在人主；罪之，则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征，故意优容他，以自成其名。“意遂回。（《崇祯杂录》）

刘公应遇令永宁，会灵宝民苦乡贵焦衍丰凌铄，愤愤不平，遂围城斩木。上台命公治之，公单骑夜驰，止携仆役五六人，抵城下，解其门兵，邀邑中士大夫饮南楼，从容觞饮，人莫能测。以书示众曰：“尔等聚众立寨，报仇耶？叛耶？叛则吾当提大兵剿之，若仇则衍丰一村夫耳，为尔请命上官，一宰毙之有余，何得自取灭亡？”众罗拜陈衍丰罪，皆泣下解散去，后十日赴永宁降。已而公请当事削衍丰籍，拟鬼薪，远近快之！（《刘巡抚传》）

梅公之焕将勤王入都，援兵有噪而溃者，杀一参将、两把总，西奔甘镇，将据城勾敌。公先断其归路，徐檄谕之，立诛首恶数人，余众悉定，仍整旅而前。（《祺稹野乘》）

沈文学自徵磊落自负，崇祯三年，遵化水平破；兵使者张椿闻公知兵事，聘君幕府。公为计复遵永，事定后封管钥，长揖策蹇，去之京师。时督师袁崇焕握重兵，璧城平，疑其有外心，大司马募士能入袁营探实者，予上赏。公慨然应募，司马欲与骑三百，公曰：“不可，崇焕无反心，某往必不敢加害；苟欲害某，三百骑亦不能救，徒滋疑耳。如崇焕敢杀某，则反状明白，公即知所备矣，某又何惜一死报君父？”司马乃授以令箭，夜缒城出，至袁营厉声呼曰：“大司马有语致督师。”诸军注弓执矢欲射，视之一人耳，乃不疑，令入。公说曰：“天子新践祚，即不次擢公，可谓公知己，固知公必不忍负朝廷。但公列营城外，而不入朝，天下何从识公忠诚哉？台省含沙，明主投杼，公族无噍类矣。且公往杀毛文龙，人已疑公，方冀公立功名自赎，稍不尽节，天下且争脔公，可不畏欤？”崇焕改容谢，请即日入朝。公曰：“误矣！城中人情汹汹，苟骤然入朝，此卢杞所以阻怀光也。俟某入城，具以情告而后进，则群疑尽释矣。”焕唯唯惟命，公具道所以于大司马。于是天子始召见焕，赐貂裘玉带慰安之。继召见，遂下焕狱。（《沈文学传》）

奸徒李琏言利之疏入，欲尽江南缙绅富民，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阁学钱公士升怵然曰：“此乱本也。”拟刑部提问，思宗意益不惬，命改票。公具疏痛驳之，谓：“巨室乃国家元气所关，故《周礼。荒政》有保富之法。今天下秦晋楚豫，无一宁宇，惟江南数郡未动耳。若此法行，驱天下皆为盗贼矣！”言最切直，大拂上意，遂请告归。（《钱阁学传》）

安光初，东阳许都乱，乱首虽就擒，而余党犹时出劫掠。大司马张国维邑人也，知盛公玉瓒宰兰溪有善政，故请用公东阳，以抚绥之。公至，金华两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士，争来迎接，维时乱民叛党，林立道左，或恐不测，谓宜陈兵备变。公曰：“是不过欲识新官，无他虞也。”去盖示之面，皆拱揖而去。公至署，首视囚簿，凡以都中事株连者，悉慰遣之，余党感公恩，皆散去。（《盛东阳传》）

文震孟以疏论时事忤，欲杖之。叶公向高力争，语忠贤曰：“此上首科状元，苟遭摧折，不祥孰甚？且固文丞相孙也，奈何获罪神明？”忠贤意乃解。盖燕俗敬事信国，性畏鬼神，因以获济。（《启贞野乘》）

崇祯末年，闯贼势亟，总宪李公邦华密疏请坚守，以卫九庙；仿先朝故事，命太子监国南京，分封二王江浙，以壮藩翰。思庙袖其疏，太息累日。是时巡抚冯公，方移疾候代，事急遗其子恺章飞章入奏云：“京师单虚，职守一无所备；臣谨具海船二百艘，率劲千人，知抵通郊，候驾旦夕南幸。”三月七日，恺章匍匐入都，阁部诸公，铃柝沈沈，阁门昼扃；恺章榜徨七日，欲泣出关，四日而京城陷。

福清叶公向高当国时，郑贵妃专宠，群臣咸虑福王夺宗，公时加调护，请福王之国甚力。一日郑贵妃遣人来言曰：“先生全力为东朝，愿分少许，惠顾福王。”公正色曰：“此正是全力为王处，人称万岁千岁，及吾辈云百岁者，徒虚话耳。皇上寿登五十，不为不高；趁此宠眷时启行，资赠倍厚，宫中如山之积，惟意所欲。若时移势改，常额外丝毫难得，况积年言语可畏，王一之国，百口冰解，更得贤声，老臣为王，何所不至耶？”贵妃心动，乃如期行。先是礼部定仪制，王之国别皇太子四拜，坐受无他语，公密启皇太子必当加意。太子深然之，欲下座答拜，福王同辞，乃立受，答其二，握手泣别，送至宫门。福王过望，帝与贵妃皆大喜。（《初续表忠记》）

泰昌不豫，南昌刘文端公一景预顾命，驾崩日，君臣哭临，举哀毕，公即问王长子安在？太监王安曰：“李选侍匿禁暖阁中，要封皇贵妃。”公大言：“谁敢匿新天子者？”安趋而入，软语选侍，皇长子不出，诸大臣不肯退，第一出见，群臣即还。选侍初颔之，既而悔，揽上裙不释手。安直前拥抱皇太子，趋而出，英国公张维贤捧右手，公捧左手，升宝座呼万岁，事乃定。选侍犹趋呼皇长子还阁，公不可，请暂居慈甯。上喜顾语安曰：“伴伴，今日安往？得髯阁下伴我，乃无恐。”公髯修故云。（同上）

神宗晏驾，刘朝矫东宫旨，索世庙，戚畹绝庄。左忠毅公光斗还封不启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安敢私自进奉乎？”（同上）

光庙宾天，年号未定。皖城左光斗曰：“今日以天启存泰昌，非以泰昌更万历也，当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议始定。（同上）

常熟顾恪愍公夫章为部郎日，兵尚张鹤鸣行边，奏获杜茂系奸细，与知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某，同谋遣管家三人，交通叛族事甚具。王尚书纪问诸司，皆唯唯，公独曰：“谋叛大事也，两人同谋三月，共相与亲密，必非寻常可比，岂有管家姓名，尚不知者？杜茂已审过五六次，夹过十余次，姓名终不能供；况往返数千里，三人朝夕相聚，而不问姓名，尤不可解。”王大笑，盖杜茂实陶登抚朗先标员，领饷募兵，饷费而兵不集，惧罪，走匿山寺中，为番役所诬也。审毕，王问坐当何罪？诸司不能对。公曰：“某虽非奸细，然与叛者同族，按律拟流三千里可也。”后王蒙谴，侍郎杨东明署事，欲定谳结案曰：“叛者既以谋反论，则于某乃反族，论当斩。”公直前曰：“反族不同谋，不同居者，止期亲论斩。”杨作色曰：“谋反夷三族，何论期亲？”公曰：“某所执乃《大明律》，老先生所迷乃《汉律》也。”谳乃定。（同上）

蔺贼奢崇明之据重庆也，贵州布政司参议胡平表方以忠州判官，在围城中缒城，徒跣走石主司秦良玉乞兵，林成都目把粉嚣不肯应。平表慷慨号泣，不饮食者五日，良玉感动乃起兵。平表百方激劝措处以饷秦兵，一战而复衙都，再战而成都之围解。四川抚按授之监军，兼副总兵职衔，平表得以统束易置诸将。白市驿之战，俘斩千余，马庙之战，俘斩万余。占拒两岭，酣战一日夜，斩首千余，夺据二郎关，擒黑蓬头迫降樊龙，复重庆。奢寅纠士府水西，复集十万，我五路应之，四路皆败，总兵杨愈茂死之。平表以六千兵，人囊米五升，援苗歼贼，无不一当百，十万众溃败如扫。生擒伪元帅巨贼四十余人，获其伪印敕，伪号锦册，及各县印五颗，救出被掳生灵数万。（《崇祯长编》）

兵部尚书吕维棋，当崇祯初年为南户部侍郎，督粮储。上以南粮逋欠日多，特加专敕，有侵欺者，五品以下，就便提问。公念上简任重，而南粮窟穴最深，州县催征，大抵急北而缓南。又南粮多派之宦户豪猾包揽，积逋至五六年，无从钩剔。檄行州县提解，率以空文具覆；甚有卧批不掣，迁搁至十余年者。或有已解府司，而又挪移别款，不复补额者。官军先已呼噪，侮及司官矣。公乃悉心振制，又请开炉铸钱，以佐军需，而严杜夹铸私铸之弊。旧例粮米交仓，必三饰三晒，耗折滋多。若交场给军者免，谓之水兑。公烛其弊，乃改仓为场，听运军就便交纳，即以支给兵丁，两皆称便。又钱粮支解，自置一簿而自销之，吏胥无从上下其手，积弊顿清。（《续表忠记》）

康熙甲子裁浙闽县督为闽督，督标在衢州，兵三千亦裁。兵乏食，哗夺民物，罢市，衢民潜逃。时家玉峰兄士麟公抚浙，集司道议曰：“彼哗，且佯回不知，急借藩库银三千，照常给之，饷至必安，然后于衢设一副将，兵八百。查各营兵缺，拨补可六七百名，所裁止半耳，仍令照旧克伍。”佥曰：“善。”独藩司借饷有难色，公实贫，给之曰：“吾家素丰，倍万金止矣，何惑乎？”藩司唯唯，即令中军官星夜解饷至衢，谕云：“公疏请饷给汝等，不过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即尽补营缺矣。”兵叩首，市肆如常，疏入如请，兵民欢呼。嗣后武昌夏逢龙之变，因兵裁而激乱，始服公之先见。

杭城苦火灾，盖人居稠密，衢卷联络，檐舍鳞次栉比，鲜砖石垣墙；每一延烧，辄以千百间计，男号女啼，塞巷填街，抢火凶徒，咆哮挺系，甚于强劫。公初莅，即约僚属，以救火为第一义，人止知以水救火，岂知一杯之水，能救车薪之火乎？其道在首立救火之人，次严抢火之禁，而要务任于折近火房屋，以断火路。公于在右两标选定救火兵二百名，参游统之行。藩司于各役内选定三十人，臬司二十人，杭府厅四十人，仁钱二县各三十人，以各守领官统之。制给每名长二尺白布，号挂一件，上书衙门姓名，以示别也。某某执长柄铁铙钩，某某执钜缆绳索，某某执榔斧。平居逢朔旦，各衙门点验。一旦火发闻风，公飞骑而前，文武各官星驰并到，令各着号衣。本标督兵先进升屋，于四傍稍远隙处折之，钩以钩之，缆绳柱以拉之，榔以岩以，斧以断之，顷刻而空，则火自息。

杭兵印子钱，民受困久矣！公忧之，寐中有人告曰：“容城偿债可效也。”醒曰：“此神告我，但我莅容城小邑，民借族债不过数千；今闻本息至三十万之多，而我何以能偿？”一日闻太夫人来，公喜曰：“母携金至，可偿也。”遂向将军等认以己变产代偿。次年太夫人至，公迎于境外，舟次北新关，请母产资一万，令中军设采亭十，每亭列千金，鼓吹迎入营。将军等诣公衙门阅视，呀曰：“真滇物也，公既如此为兵民，我辈当恤公。”及会议曰：“既公还，利当让。”公曰：“不然，吾向为容城令，曾代民还债，彼庄头辈且感激，利全让，本减半，况外公大人乎？”难之，请再四，将军等共谕兵曰：“此案不结久矣，民实难完，今抚院代偿，众心肯让乎？”皆曰：“既抚院代偿，愿让一半，得半，他图甚于民负也。”公又恐携物不足，则失言，每两让六完四可乎？众叩首流涕曰：“唯。”于是公委杭太守将军季四章京尽取原券清算，约三万余，公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欣然曰：“可。”尽检捐之。在省之盐使，尚依藩臬，学使盐司，递捐以足，葛藤永断，兵民祠祝。

◎智术智系以术，杂霸矣。老子曰：大德盛容，貌若愚。于以善身有余，其于应世何有？奇才不乏，果足济危难，定祸乱，判覆盆，破奸宄，弥祸患者，均归之曰智术焉。

永乐间，张洪使缅甸，召通事访问，通事曰：“缅蛮甚倨傲，闻朝廷使臣来，别创草楼，北面以迎之。使至城闭，其从人于外，使徒行，延登草楼，缅人则南面与语，率以为常，前使皆姑容之。且其风土甚恶，至者居半日尽病，三日后死者相继，而十无一还。”洪入境，遣通事谕缅人散去北面之楼，且告以中国礼，为官者出，行者皆避路，不则棰之，宜告缅民避路，毋遭棰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选敢死士二十人，携刀执杖，将入城，洪立马城下，叱缅人辟门，不听，遂棰之，排其门入。至宣慰之廷，缅人列象百余，夹道而立，以鼻勾绾，请使臣下马，即使拔刀斫象鼻，象始开驰，至其楼迎敕书，南面呼宣慰以下，北面听受毕，使者西向坐，数其失礼，并擅杀邻境宣慰罪。那罗塔不能答，但云：“请就馆，明日回覆。”既还，缅人杀牲以供，具悉麾出命易生牢来馈。旧闻缅有木曰金刚纂，状如棕榈，枝干屈曲，无叶，M以渍水，暴牛羊渴甚而饮之；食其肉，必死。虽溃生牢，必俟三五日无毒，然后烹用。扫除营内，毋容秽恶，于营外百步许为厕，满则实之以土，更为别厕，三日军无病，人心始安。彼常以瘴疠怖我，故前使畏死，求亟还，莫敢与较。当调摄，食肉不许太过，饮酒不至于醉。居处无臭秽，衣食以渐增减，馈献游行，必防其毒。缅人尝畜淫妇，诱我兵卒，犯之必死，谓之人瘴。洪朝夕诲之曰：“汝等来时，父母妻子哭送，拜祷神明，望尔生还。今犯人瘴而死，妻必改嫁，父母何归？”众皆感泣，不敢近人瘴。或有病疟，予以平胃如柴胡治之，多愈。去时马步七十人，归时六十九人，惟一人朱官音保没于彼，即命官旗焚收骨殖，点检随身行李，送还其家。缅人以军无死伤，称为神明。（《泳化续编》）

宣德末，永丰贼既平，时有告富民与贼通者三百余人。布政陈智方赈饥，乃下令曰：“苟无实，宜自来。”众悉诣官自白，智谕之曰：“果若人言，下诸吏鞫讯，尚能保家乎？今尔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济饥，可转祸为福。”众稽颡流涕，乞如命，得粟万余石，全活甚众。（《贞胜编》）

南昌祝知府以廉能著，宁府有鹤为民犬咋死，府校讼之云：“鹤有金牌，乃吾王赐。”祝公判云：“鹤虽带牌，犬不识字，禽兽相伤，岂干人事？”竟纵其人。又两家牛斗，一牛死，判云：“两牛相争，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稗史》）

正德中，殷云霁知清江，县民朱铠死于文庙西庑中，莫知杀之者。忽得匿名书曰：“杀铠者某也。”某素仇铠，众谓不诬。云霁曰：“此嫁祸以缓治也。”密问左右：“与铠狎者谁？”对曰：“胥姚明。”云霁乃集群胥于堂曰：“吾欲写书，各呈若字。”视明字类匿名书，诘之曰：“尔素狎铠，奈何杀之？”明大惊曰：“铠将贩于苏，独吾候之，利其赀，故杀之耳。”（同上）

明正统间，韩中丞拥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数十人出林中，执香拜伏军前曰：“我等悉良民，向执公役，为贼掠去；官军累征，未尝深入，无缘殄灭。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脱穿铃矣。”韩厉声曰：“尔等皆贼，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斩之，果皆有短刀藏于衣，乃尽支解之。随兵入路，散悬身首于桐，夹道不绝。峡中蛮闻之，惊呼曰：“大神至矣！”极力拒敌，不支，遂平之。韩公胆力绝人，初得贼斩之，即取其首，倾脑饮之，即命将校饮之，多不能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两司官集议，兵适引贼数人，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斩此贼。”布政战缩，公笑曰：“公谈兵何美？杀一紧囚犹尔，临阵当何如？”即自持刀，连断数人头，众惧有眩绝者，故军中与贼皆畏之如虎。（《裒谈》）

山东滕家庄三兄弟为响马魁，远近州邑尝被戕，南人入都，此为畏途。顺治丁酉秋，余以计，偕同徐新于、徐次乍 麦联舟北上，道临清，将至泊头；二徐舟为冰破，行李尽移岸，剩予孤舟，不便行。遣家人觅车从陆，未至，有小刹，欲借寓。僧支吾不允，微露叹息声。余疑之，手致一金为香仪，诘其隐？僧附耳曰：“滕家庄有响马来觇，今夜诸公行李不保，恐见累，是用不敢纳。”二徐色变，予曰：“易耳。”急至泊头雇三小驴，问何往？予曰：“前至滕家庄。”驴夫曰：“噫！此何地也，敢去乎？”予笑命家人，押车运行李后至，即同二徐急策蹇，日已西沉，乘月走四十里，二更到庄，主人肃衣冠出大门迎曰：“早知佳宾至，特相候。”宾主礼毕，予呼曰：“馁甚，何不速饭吾饱餐？”主人掀须笑曰：“已备矣。”出二席，肴馔极丰洁，皆南味也。食已毕，安置卧具于书房，二徐不敢合眼，予酣寝。辰兴至午，行李尚未至，二徐忧甚，予置不问。少顷，家人抑载三大车，王［此处疑有错漏］曰：“泊头车不敢来，蒙滕家庄发车到舟破处远迎，故运至迟耳。”庄三兄弟各居大厦，环以高垣，驴马盈谷，器械射人目，厮役不计，各具优觞款留。次日宰猪羊，设香案，欲誓为兄弟好。当是时，余默揣稍有难色，即生彼疑心矣。目授意二徐，各亲书生身年月于黄单，二徐皱眉，予宣读毕，即取黄单同香纸俱焚曰：“我辈盟心，俾神鉴耳。”滕氏三兄弟甚悦，二徐乃释然，越三日，各赆白金六，遣役送予三人及随车从，各乘驴马，行李车载俱备，至七十余里，役云：“已近武邑东门，小人应归复家主矣。”二徐得脱险，方有喜色。予遣投刺武邑，而城守戒严，如御劲敌，手挥持刺人曰：“速去，迟即缚汝。”仓皇还。盖若辈素创痛贼，疑车庄从滕家庄来，为攻城故也。余测其意，露屯行李草间，复具书详述来状，另遣家人充郡胥，抵南门城下呼曰：“理刑公文到。”是时胡道南司理真定，故假其名。武邑闻上司人来，然犹不放进城，缒书入，少顷，典史缪心镜出城迎曰：“幸勿以闭闼见罪，三君子从豺狼穴中来，安得不戈矛相向耶？”后数年，滕终服法，庄为墟。

都御史韩公雍征大藤峡，出兵，令五鼓战，将领者恐遭失事，二更即发，大破之。公赏其功，而问以违令之罪，军法当斩，乃具闻请释。一郡守治酒具进，用盒纳妓于内，径入幕府。公知必有隐物，召郡守入开盒，令妓奉酒毕，仍纳于盒中，随太守出。（《畜德录》）

王阳明为知州时，贼首王和尚扳出同伙，有多应亭、多邦彦者，饶悍倍于他盗，招服已久。忽一日应亭母于兵道告辨一纸，批准下州中，引王和尚为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意此必王和尚受财，计以辨脱耳。乃于后堂设案桌，桌围内藏一门子，唤三盗至案前复审。预诫皂隶报寅宾馆有客，公即转出，少顷还入，则门子于桌下听得王和尚对二贼云：“且忍两夹棍，候为汝脱也。”三盗见事已泄，皆皇遽不复言，唯叩头请死。（《遗{林心}集》）

巡抚王守仁讨南赣贼，横水、桶冈等处俱平，独氵利头贼未下。先是守仁征横水桶冈等贼，虑氵利头贼乘虚出援，乃使人赏以银布，谕降之，惟贼首池大鬓不从。守仁计兵力未暇，羁縻之勿深问，有金巢等率众降，守仁厚抚之，令从征。及横水破，大鬓惧，遣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诣守仁降，即愿从征立功，实觇虚实为内应也。守仁知之，令从别哨，远其蹄路，阴使人分召近氵利头诸县被贼害者询之，得其情，各授方略遣之归，令密集众兵，候平桶冈后，报师期。及桶冈平，大鬓益惧，守仁遣使至氵利头赐诸贼羊酒；贼严为备，诡诸使者曰：“龙川新民郑志高卢珂欲仇杀掩袭，故备，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卢郑，檄临川廉二人擅兵状，且令大鬓除道，候还兵讨之。大鬓假使来谢，无劳官兵，当自防御之。卢珂郑志高陈英者，龙川已招新民也，仍领旧部三十余众。时诸县民皆为大鬓所胁，三人者独抗贼，贼仇之。守仁还兵，三人来告变，言大鬓反状。时池仲安方领兵在守仁所，守仁乃佯怒三人，收缚将斩之曰：“大鬓方遣弟领兵报效，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辨列三人罪恶，守仁佯信之，械系珂等，置之狱。守仁密使人至狱中，谕以意，令三人无恐，且遣使归，集众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还至赣，张乐大享将士，下令横水桶冈既平，氵利头归顺，境内无虞矣。民久劳苦，宜休兵为乐。遂散兵使归农。乃遣仲安归报其兄，以卢珂被系，故遣使令大鬓勿撤备，以防珂党掩袭，大鬓意乃大安。守仁别购仲安所亲，说仲安令目来投诉，云：“官意良厚，何可不亲一往谢？且使卢珂等言无所入。”大鬓信之，谓其下曰：“欲伸先屈，赣州伎俩，须自往观之。”遂帅其徒四十余人，自诣赣。守仁先已檄诸郡县及龙川等，勒兵候报。至是探知大鬓就道，亟遣使发诸路兵，候氵利头。然道经贼巢，始达，则使别赍一檄，为捕卢珂党与者，佯示贼，贼果问，见檄遂不为意。大鬓至赣谒守仁，见军门无用兵形，又觇知珂等系狱，意益安，遣人报归其党，谓事无他。守仁乃夜释珂等，使间道归发兵，而令诸官属以次设牛酒，日宴犒大鬓等，缓其归。久之度珂已至家，诸郡县兵当大集。守仁乃设犒于庭，先伐甲士，引大鬓等入，悉擒之，出珂状讯之，皆服，遂悉至狱而趣诸路兵，同抵贼巢。守仁率亲兵由龙南县冷水径，直捣下氵利大巢，诸路兵皆令入。三氵利贼弛备既久，骤闻官兵四集，惊惧，乃分投出御，而悉其精锐千余，据险设伏于龙子岭。官军为三卫犄角进，指挥鱼恩首击贼，战良久，贼败，王受等追之，伏发被扼。适推官危寿至，鼓讠前冲之，千户孟俊率兵绕其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贼大溃，遂克三氵利大巢。余贼精锐，尚八百人，聚九连山，山四面险绝，惟一面得上，贼设石滚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贼衣，抵暮诈为贼败奔者，山下贼见之，果相招呼；官兵乃得渡险遂扼其路，贼觉急御，则大众已阑入矣。贼不支，乃退走溃出。官兵先四路设伏待之，擒斩略尽。余徒二百人，恸哭请降，守仁纳之。相视诸险隘，以和平地方控扼三省，奏设县治，下部议，从之。遂班师，捷闻，赐玺书褒赏，余功赏赍有差，南赣自此无警矣。

交山贼为害甚，康熙九年三月初十，余从省旋，执张清源汝瑚手曰："山贼犭皮猖，吾备之甚严，吾属民情大懈，可虑！"汝瑚曰："吾邑贫库五分文，山贼不在意也。"予曰："夜夜防盗，尚有意外，况安然置之乎？"十四日交城补行乡饮酒礼，其夜三更，谍者密报清源失事，杀死教官李开秀，县官易服逃免。予传密令练总马奥率乡兵趣贼归路，再出公庭，解饷五千两赴省，戒曰："途有异闻毋返，返且死。"银已出郭，予至儒学行乡饮酒礼，复邀师生登卦山；酒数巡，邑中方传清源杀官报到山〔此处疑有错讹〕，同坐大惊。予曰："君辈无恐，贼且就缚。"其日解饷者未入清源界，已股栗不前，既念予临行诫语，率赴省无虞。马奥密报群盗已困马鞍山，予急致书汝瑚，索捕贼关文。汝瑚讳之，谓教官堕马，民非贼也。予不得已密令奥等放开一路，纵贼归，若依余行，贼尽被缚矣。

王晋溪琼在本兵，宸濠之乱，谈笑自如，人始讶之；晋溪曰："滋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将材，吾置之赣州是也。"未几而捷疏至，人咸称服。选大将者当以晋溪为法。仇咸宁之大父为百户时，边外数万骑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御之。仇毅然曰："兵不必多，凭吾自选五十人足矣。"忠宣从之。仇度来兵所必驻之地，掘地暗坑，令二十人埋伏，三十人登山望，以铳为号。来兵至此果扎营，夜半铳发，坑卒地雷亦起，彼兵自相蹂杀过半。质明，五十骑归报中军，遣人驰割首级，遂成奇勋，选偏将者，正当以李忠宣为法。（《汇书》）

阳明既擒宸濠，因于浙省。时武宗南幸，驻跸留都，中官诱其令阳明释放，还江西是待圣驾亲征。差二中贵至浙省谕旨，阳明责中官具领状，中官惧，其事乃寝。（《涌幢小品》）

伍文定讨宸濠贼，殊死战，忽出一大牌，书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贼见之惊扰，遂大溃。（《臣鉴录》）

宸濠甚慕唐六如，尝遣人持百金至苏聘之；既至，处以别馆，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见所为多不法，知其后必反，遂佯狂。宸濠遣人馈物，则倮形箕踞讥呵使者返命，宸濠曰："孰谓唐生贤？直一狂生耳！"遂遣之归。（《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伯虎纪事》）

《阴亢记》云：“兰阳处士丘琥，山西布政陵之子，商游吴中，尝过丹阳，买舟行。一人来附舟，直入寝所，琥识其状盗也。佯落簪舟底，尽出其衣箧，铺设而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无物。又俾家僮与之酌酒，夜则自抚其卧侧。明日其人去。未几，其人杀人于丹阳城中，被缚。乃以其事语人曰：”吾几误杀丘公也。“人服丘之智。休宁邵大维尝索逋江右，附孤舟雨夜泊鄱湖僻处，四无人烟，舟子貌甚不良。邵惧，亦用此术，佯以失物，呼舟子秉烛，尽检箱箧，遂得无恙。（《啸虹笔记》）

孔侍郎公镛知田州日，峒獠仓卒犯城；公莅任甫三日，郡兵先已调发，众议闭门守。公曰：“孤城中虚，能支几日乎？只应论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难之，谓太守书生迂谈耳。公曰：“然则束手待尽乎？”众曰：“即尔，谁当往？”公曰：“此吾城也，吾当独行。”众犹谏沮，公即命骑，令开门去，众请从以少士兵，公笑却之。众乃乘城向贼启门，贼以为出战。门启，一马乘官人出，二人控络而已。门复随闭，贼问故？公曰：“我新太守也，当至尔峒寨，有所言，尔当导我。”贼叵测，姑导以行，远入林箐，闻顾从夫，已逸其一。既达贼地，一亦逸矣。贼控马入深林，夹路裸入于树者，遥望见公，叫呼求救，公问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为贼邀去，不从，贼将杀之耳。公不顾，径入峒，贼露刃出迎，旁刃夹拥如林。至巢穴，公下马立其庐中，顾贼曰：“吾乃尔父母官，可以座来，尔等来参见。”贼取榻置于中，公坐呼众前，众不觉相顾而集，渠酋问公为谁？公曰：“我太守也。”贼曰：“岂圣人儿孙耳？”公曰：“然。”贼皆罗拜。公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逼于冻饥，聚此苟图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动以兵加，欲剿绝汝。我今奉朝廷命，来作汝父母官，视汝如子孙，不忍便杀害汝。如能从我，当宥汝前罪，可送我归府，我以谷帛赍汝，尔后勿复劫掠。若不从，可杀我，后有官军来问罪，汝自当之矣。”众错愕，争曰：“诚如公言，公诚能相恤，终公任不复扰犯。”公曰：“然，我一言已定，何必多疑？”众复拜。公曰：“我馁矣，取食来。”众杀牛马为麦饭以进，公饱啖之，贼皆惊服。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贼除治中庐，设床褥，公徐寝，贼侍卫。明日贼复进食，公曰：“我尚倦行，更住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归矣，尔等能从往取谷帛乎？”贼曰：“然。”控马送出林间，公顾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既效顺，可释之，与我同返。”贼解其缚，还其巾裾，郡生奔走，公按辔出峒，数十贼骑而随。薄暮及城，公命呼城中吏登城见之，惊曰：“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导来陷城矣。”争问故。公言：“第开门，吾有处分。”众疑拒，公笑语贼，尔等勿入城，我当自入，乃出犒汝。贼少却，城开，公入，复闭。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命取谷帛从城上投与之，贼取谢公而去，迄终任不复出。（《稗史》）

交山盘结千余里，通数省，贼自明末踞其中数十年，官吏从无有敢至其地。余久欲观贼形势，康熙九年二月九日，以劝农往住交山之麓。明日至长斜，又明日至戴家庄，巨魁惠崇德马前投首，释之，改名重生，后三日至惠家庄，即寓其家，密擒大盗杨芳林、杨芳清兄弟于赵家汉。先令差役，于捷径押送县，度行二十余里，予始整部伍行。贼首任国铉统众千余来夺，予缚营兵钟明节，加刃于颈曰："贼至先砍汝头。"即率兵役二百余逆之，驱明节冲锋，以明节虽系营兵，实为山贼头目。贼因此不敢迫，予始整旅而还，明节亦即亡入山为贼。

汪应轸为翰林官，武宗南巡，抗疏谏，奉旨廷杖，濒死。出知泗州，车驾既发，郡邑旁徨勾摄，为其民，至塞户逃匿。汪独凝然不动，或询其故？汪曰："驾来未有期，而仓卒措办，科派四出，吏胥易为奸，倘费集而驾不至，将奈何？"时中使络绎道路，恣需索，汪率壮士百余人列舟次，呼声震地，中使沮丧。汪麾从人速牵舟行，顷刻百里，遂出泗境，后有至者，敛戢不敢肆。驾至南都，中使矫诏，令泗洲进美人善歌吹者数十人。汪奏泗洲妇女荒陋，且近多流亡，无以应敕旨。臣向募桑妇千余人，倘能纳之宫中，俾受蚕事，实裨治化，事遂寝，世宗立召复旧职。（《臣鉴录》）

武宗南巡，江提督彬所领边兵，皆西北劲卒，伟岸多力。乔自岩患之，乃命于江南拳棒教师中，取其最短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与提督相期至教场比试。南人轻捷跳越如飞；北人粗笨，方欲交手，或撞其胁，或触其腰，皆倒地僵卧。彬气沮，异谋潜折，自是不敢复横。（《遗愁》）

嘉兴当孔道，内臣往来，百方需索。李公与菱藕，历日内臣曰："我无用此，太守幸与我金钱，或用布绢。"公曰："诺。"即出牒取库金钱去，与太监市布绢。复索金钱。公又出牒取库金钱入遗曰："布绢金钱去也，幸与印券附案，以使他日磨勘。"内臣咋舌，不敢受而去。（《后渠杂识》）

大同猫儿庄本远人入贡正路，成化初，来使有从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许之。时姚友敏夔为礼部，奏请筵宴，赏赐一切杀减，其使有后言者。姚令通事谕旨云："故迤北臣进贡，但从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尔从小路，疑非迤北头目，只照他处使臣相待耳。"其使不复有言，人以为得驭远之体。（《菽园杂记》）

胡廷桂为铅山主簿，时私酿之禁甚严，有妇诉其姑私酿者。廷桂诘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责。"以私酿律笞之。（《臣鉴录》）

太监谷大用迎驾承天，所至暴横，官员接见，多遭斥辱，必先问曰："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纱帽那里来的？”一令略不为意，大用喝问如前，令曰：“我纱帽在十王府前，三钱五分白钱买来的。”大用一笑而罢。令出，众问之，曰：“中官性阴，一笑更不能作威矣。”众叹服。（《珊瑚网》）

屠谕德应欲治一仆，怒甚。仆求解于夫人。夫人谓置一大鱼来，莫测其旨也。应嗜鱼，见而诧其肥，夫人从旁微笑曰：“但水宽耳。”仆竟获免。（《平湖县志》）

同年胡道南以巡盐御史内升归里，予寓京都娥媚寺，二更有胡又申敲门，见予，谓道南有隐事，来日某人决出参，身家不保，已与某订定酬仪若干，急同过见，庶可释也。予曰：“差甚差甚！科道参入，先来通知，是明明吓诈，你须直为我致意，来日某果有参疏，弟即以年兄此刻所言出首，年兄不得诲口，请别请别。”胡君大窘而归，事遂寝。

刘公存义令平湖时，倭寇城急，计城上悬灯难御风雨，且若烛寡。令铁公作薄铁板，〈昭斤〉薪木，灌以历青，上置木板，遮覆沥青，遇风雨益炽，不添烛而火光亘长夜。置长钩坠城腰，城上望城下如昼，城下望城上如漆。（《平湖志》）

明漕运都御史郑晓奏倭寇类多中国人，其间有勇力智谋者可用，每苦资身无策，遂甘心从贼。若不蚤图区处，必为腹心忧。乞命各巡抚官，于军民中，每岁查举勇力智谋者数十人，月给食米一担，俟其杀贼有功，请量授官职。不惟国人不为贼用，异日且有将材出于其间。今从贼者，宜出榜谕许令归降，有擒斩贼徒者，如例给赏；材力可用者，立功赎罪，亦与叙迁。不然数年后，或有如卢循、孙恩、黄巢、王仙芝者，益滋曼难扑灭矣。报可。（《贞胜编》）

分宜相诞辰，公卿觞集其第，忽缇骑陆公金壶失焉。时公威权甚盛，或诮之。公曰：“无忧，盗获矣。”因自坐门屏，与群公约，以次出，皆自检其徒从。客尽，盗果不得出，伏梁上，获之。盖选官国子生，自言所盗皆珠玉金宝物，非是不顾，藏城外某塔顶上，而言京中苦其盗久矣。邯郸有青矜子，日夜读书其庠，书声恒至旦，忽以大盗密捕去。庠师大恚曰：“是足不履外户者。”然其家有骏马，匿图床中，藉以重毡，饮食惟烧酒粱肉尽一石，夜行五百里，动息皆如人意，盖群盗遍为耳目，而以青矜子为魁。当其书声息时，即驰马去劫掠，还来未晓，犹为闭户先生也。盗发自他郡，言其状皆实，遂不可解。（《耳谈》）

王世贞为青州兵备官，校捕七盗而逸其一，盗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缚一人至，甚称冤，乃令置盗庭下，差远而呼缚者跪阶上，其足穿丝履。盗数后窥之，因密呼一隶，蒙盗首而肖缚者，易其履以入。盗首不知，即指丝履者。世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哮曰：“尔以吾皂为盗耶？”遽命释之。（《遣愁集》）

绩溪胡大司空松号承庵，先为嘉兴推官，署印平湖。适倭寇至仪筑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难与虑始，请缚某居军前御倭，百姓受某恩必相急，乃可举事。”从之。民大震，各任版筑。不阅月城成，权奇之妙乃尔。然非素得民心，即杀十署事官，民何急焉？同时有滁州胡柏泉亦名松，官太宰。（《涌幢小品》）

胡宗宪总制两浙，赵文华以兵侍监军，威福自恣，胡迎拜借重，赵额之；暨胡张筵宴赵，赵愈有傲容，胡微诟之，堂上从官皆错愕。赵<走>曰：“吾奉天子命监尔军，死生皆出吾手，而敢恣无状耶？吾旗牌安在？”于是卫赵于堂下者皆哗。胡大笑，叱曰：“吾拥十万之众，节制七省，不知天子命，何顾监军，吾独无旗牌耶？”为胡卫者，声嚣特起，其声震地，赵众为之靡然。时陪席者慰胡曰：“今日之事，君为主，纵不为监军屈，宁不为尊宾屈老？”胡复厉声曰：“何以解谢？须寿之二千金耳！”赵闻而趣谓曰：“汝馈二千，我倍责于汝。”胡复笑曰：“即四千何难？”席遂罢。明日赵章无言，则以馈者至矣。胡他日曰：“此辈非有才望，能监我军，不过夤缘以冀吾利耳。吾不与，则孤其来意，必兴怨谤，与之则不甘，吾故詈而赏之。詈以泄吾气，赏以慰其私，彼求赏而得赏，又何求焉？”人以是明胡之量，且足以褫赵之魄。（《亘史》）

胡总兵茂贞镇徽时，余村南去五里为古楼，有金西白质库在金陵南门下，人将胡总兵所质，以年满不与赎。胡怒，遣兵来围金宅，欲系其从弟星简家妇女辱之。星简先觉，携眷属夜奔旧墅，余藏之后屋。胡兵至古楼，无所得，讯知逃余家，杀马余门图赖。先是胡播虐邑里，凡绅士谒见通名，皆用手揭。余以失体不官，往反为胡所重，时以此事不能解，往语之曰：“将军素以威镇地方闻，岂与贾人争金而损名乎？”胡转怒为喜，诉其被金家质库所诈，恨之甚。余曰：“易易耳！五日内，当嘱其照数偿还。”胡酌酒订交，已命星简借代还之，事遂释。后胡移€南，派六邑富户赙金，谓余附近村有献者，当赠余。余曰：“若肯见免，公之惠也，若剥桑梓，以肥吾家，岂丈夫所为耶？”胡颔之，余近村遂获免不派。西白名星贲，因是愤发出仕，历官至陕西庄浪参议。

陈副使子文字在中闽人，嘉靖八年进士，除麻城知县，历户部郎，出知长沙府。土贼尹大宪阻水寨自固，历数守莫能捕，子文故缓之。盗畜犊甚多，窃出贸易；乃伏壮士数十人于水次，而遣一入微服买犊，往诱之，伏兵卒发，生擒其渠魁。（《列朝诗集》）

张江陵欲甘心高新，郑左都葛守礼与冢宰杨博力争之，居正愤曰：“二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意我甘心高公耶？”奋入内，取厂中揭帖，投博曰：“是何与我事？”中有居正窜改四字曰：“历历有据。”居正忘之，守礼识其字，笑纳诸袖。居正觉曰：“彼法理不谙，为易数字耳。”守礼曰：“机密重情，不即上闻，先政府耶？吾二人非谓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谢曰：“苟可效，敢不任？”高公卒无虞。（《贞胜编》）

王霁宇象乾镇宣府日，知粟价将踊，先借帑金二万两，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千两，羡粟六千石。郭青螺子章抚黔中，贩盐于蜀，贩鱼于楚，帑金五千两，得息如其数，以资军饷，当时说者訾以大臣行商贾之事，冤哉！治国如治家，不可与腐儒道也。霁宇八十四尚在镇，青螺身不满五尺，功业文章，各过人数倍。（《苏谭》）

姜襄变乱，山右各县，预备积贮殆尽。事平，藩司籍其事报部，朝命给银买补。自己丑后二十余年，皆系捏报，不但米粟豆草俱空，亦并无仓。于力陈颠末于达方伯蒙，达公案计从前经承，如数追补出买。予特建预备仓于旧址，米七百余石，粟五百余石，豆三百余石，草一万三千束，俱全，因为出陈易新，交民赖之。沁州知州汪宗鲁叙其事，立有碑。户部侍郎勒公为达中丞胞兄，予晋谒之问曰：“闻潭府为贼破，今赴补必窘，兄昔宰交城，贮千金，何不取用？”予茫然无以对。公笑曰：“兄捐千金，凿山引木，离任后，交令同绅士申详中止，竟将兄捐者用去。舍弟批详云：”凿山引水，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为之，前令岂无确见，而弃千金如敝屣也？尔等庸人，不足语此，速将前令捐资，追出贮库，取具遵依缴。‘兄可写收字，我给尔领回。“当时手无分文，借贷无路，得此足供都中薪桂吹琼之用。

杨受丹徒知县，会中使如浙，所至缚守令置舟中，得赂始释。将至丹徒，选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驰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来谒我耶？”令左右执之。二人即跃于江中，潜遁去。徐至，绐曰：“闻公驱二人溺死江中，方今圣明之世，法令森严，如人命何？”中使惧，礼谢而去。（《座右编》）

万历丁丑，会元冯具区梦祯以庶吉士告归，既满入京，时洞中庶常凡四人，沈自陆可教杨德政皆已留馆。故事一省未有尽留者，冯当补别署，其座师蒲州张卜学凤磐忧之。盖其时有忌冯，谮之于当路者，因尽留三人，将以抑冯，并示诸词臣意指也。蒲州计无所出，命冯且驻郊外，俟江陵有家庆，过拜恭甚，而微作悒悒状。江陵欢问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蹙额曰：“为冯子馆事。”江陵怜之曰：“是会凶还他编修。”蒲州悦，饮尽欢方出；次日入朝补馆，得不他补。（《涌幢小品》）

王佐字廷辅，山西辽州和顺县人。父义为谭城驿丞，有中贵驻驿，久不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去，人厌苦之。佐方幼，夜密令人取庭树巢鹊，黑身朱喙而纵之。中贵见之惊，诸馆人皆惊，以为不祥，遂去。（同上）

万历间，海盐令王临亨治狱多精察，有一妇早孀，随母兄往来海盐崇德间。有三恶少，一冒妇之叔，一伪为夫，一伪为亡夫之儿，诡词讼县，已而佯以和请；月余，伪夫讼妇之母，见掠妇去。公覆前案良是，而讶其貌狼，鞫之，则前案悉伪也，三人伏辜。又一女未嫁，少年求之，其父不许，诬以娶而更嫁，婚书媒聘悉具。公呼女前致语，已而遽问少年曰："汝妻手中有疤，记左手，右手？"少年愕然，遂败。沈氏兄弟皆无子，兄富先亡，弟贫，有女嫁褚升，兄之妻常虞升瞰其赀。俄被盗，贿邻人诬升，言从屋上来去，所遗鞋是也。公曰："婿而盗，何必登屋？兹方六月，何必衣鞋？"升得白。（《海盐县图经》）

李霖寰大司马征播杨应龙，败逃圃上，李公以大炮攻之；杨裸诸妇向炮，炮竟不燃，此受厌也。崇祯乙亥，流贼围桐城，上架炮，贼亦逼人裸阴向城，时乃泼狗血，烧羊角烟以解之，炮竟发矣。故铸剑铸钟，合练丹药，皆忌裙钗之厌。（《物理小识》）

沈参将希仪屯柳州，左右皆犭谍，而无谍犭者。沈以为使官府人为谍，贼生疑。于是阴求得素与犭人商贬者数十人，假以买物，召至府，密谓之曰："吾素知若辈通犭，吾不罪若，更与若银为贩本，若试为我犭贼。"众感诺，乃人给五百两使益买物，散入诸峒中。诸犭虽凶暴，乐役人，然贩者至，则寨寨传送护卫饮食，恐损一贩者，则诸贩不至。是以虽绝栈深箐，贩者无所不历，每有动静，贩者辄先知，奔走报公。公厚赏贩者，而秘其事，虽肘腋亲近，绝不得闻。至期，鸣铳者三，则诸兵皆聚，第谓之曰："今日出某门，而遣心腹人为旗头，引诸军。"诸军贸贸行，问旗头，旗头不知，曰："然则汝何引我？"曰："公强我往，我漫往耳，军行千万人其所往，独公与旗头两人知之而已。"顷之扎营设伏，贼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贼寇他所，则公军又已先在；或绝远村聚，贼度官军所必不至而潜寇，则公军又已先在，贼始惊以为神。（《唐荆川文集》）

沈公始至柳，令诸犭得出入价买，游嬉城中无禁。诸犭时入见，见公，公儿女抚之，久之稍稍择其巧便晓事者，结以厚赏，使犭贼。后贼发具夥伍中，辄报公，公又厚赏之。而间诸犭曰："若见我，若妻子，何不来见夫人？"诸犭叩头不敢，公曰："试令其来。"已而犭妇五六人来，夫人好言慰劳，赏之针线包帕诸物，以银簪簪其头。又命诸妾婢灌之以酒，人数大碗。察群妇中其夫尝以贼事报者，则又阴引之他所，劳苦之曰："若夫为吾大人尽力良苦。"私赏之包帕银簪诸物，倍于人前所赏者，而尽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阴戒之，勿令人知也。诸犭妇既多得赏，又酒醉跄跄，舞手出府门；犭夫望见之欢喜，争前掖而归巢，自是诸犭妇来者，至数百人。夫人倾箧筐，针头线尾皆尽，犹不能给，而犭妇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犭妇又泄之，以所独得珍果美物，夸诸犭妇，以为夫人爱己。诸犭妇皆怏怏心羡，嗾其夫使报贼，冀己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问使人往诸巢中，阴以夫人之命，赐物诸犭妇；自是贼中消息，或诸犭不肯言，则公妇嗾之使言。或诸犭竟不宣言者，则诸犭妇自于使人至巢赐物时，附耳语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语也。（同上）

沈公所获剧贼多不杀，剜两目，刖两耳，赏银数两而还之巢。自是他贼有所掳掠，多不遣兵，而用剜目者驹而一人牵以诸贼，使征所掳掠。贼见之，惊曰："某巢某也。"震慑不敢隐，尽还所掳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贼至出自所有与之。公以给被掳者，而以其余给剜目者。剜目者每一入巢，则利益多，而为贼者所获，每不补所偿，则益无利。在柳州所剜目七人，其六人皆为官用；其还巢而复为贼者，覃万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计擒杀之。（同上）

公尝欲剿一巢，而恐其泄也，乃佯病，所部人问病，公曰："吾病思鸟兽肉，若辈能从我猎乎？"因起出猎，去贼二里而止营，军中始知其非猎也。公耳目多，贼不能蔽，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吓之曰："公且剿汝。"则又走之他巢，他巢吓之，则又走，并血<疒重>以死，或馁稿崖谷。（同上）

沈公每以甚雨凄冻风冥之夜，察贼所止宿处，四散遣人，廉以火铳，以筒贮火，衣毯衣毳帽，与草同色，潜至贼所，夜声铳者二。贼尽骂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顶，儿啼女哭，往往寒冻死，或触崖石死，不者且为虎咬。诸妻子更相嗟怨，"汝为贼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讠之，则寂无人，阴使其党至城讠之，时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诸巢，同夜举铳。明日诸巢所使为讠者，亦同会于城傍，西巢人谓东巢人曰："老沈昨夜来吾巢。"东巢人谓西巢人曰："老沈昨夜来吾巢。"则固已更相怪骇。已而讠之城中人，则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骇曰："昨声铳者谁耶？鬼耶？"诸讠又自相吓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贼益胆落，或易而为好犭犭童，而柳城四傍，一童子牵牛行深山，数百里无敢诃者。其军民往往寄牛于犭家以耕，或索鸡酒于犭，犭不敢不与。（同上）

韦扶谏者，马平四都犭贼弩中知府犭者也。凶猾甚，尝七捕之不能得，至沈公亦七捕之终不能得。会有报扶谏逃邻巢三层巢者，公潜率兵剿之，至巢则扶谏又已与三层贼往劫他所，而三层贼妻子独在，公竟俘以归，计七十余人。平时公所俘贼妻子，尽以与狼兵为赏，至是独不与，而闭之空室中，善饮食之。公又阴使狼兵数百人，怒而挺刃狰狞入室，恐诸妇女，作欲抢状。公佯执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诸妇女，而潜使诸犭闻之，以系其心。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使熟犭谓诸犭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韦扶谏，则还汝妻子矣。”诸犭人四五人来投公，公令和入空室，视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牵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为狼兵杀且抢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谏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缚以赎我？”诸犭心割而别，复见公。公曰：“欲得扶谏耳。”诸犭曰：“扶谏已逃他巢，图之实难；虽然，愿公切勿以吾妻子与狼兵也，吾且为公缓图之。”公曰：“诺。”因令杀牛犒诸犭而去之。诸犭踪迹扶谏所在，遂往以言犭扶谏曰：“还我妻子。”扶谏不应，诸犭因曰：“我辈失妻子，计穷惟有更随汝作贼耳。”扶谏喜。诸犭乃诡相与计曰：“今官府掳吾妻子，而穿山驿与守堡百户与行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守府惧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谏曰：“善。”扶谏既离巢，则党益孤，诸犭因醉扶谏与其党而缚之，置严洞中使熟犭报公曰：“得扶谏矣。恐见卖，可遣吾妻子于三十里外相易。”公以为：吾不遣，诸犭且以为吾怯。于是锁诸犭妻刃挟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犭谕诸犭曰：“诸犭且劫妻子者，先杀妻子，然后战。”诸犭请于公曰“吾献扶谏惧仇，公可遣三十人至岩洞自取之。”公虑诸犭有变，乃选健卒十五人，赏而遣之曰：“得扶谏，吾且赏汝，若诸犭杀汝者，吾且重赏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犭，而质熟犭妻子曰：“十五人者，损一人，汝妻子齑粉矣。”至岩洞中，果得扶谏而出。诸犭闻之，五里外惧扶谏往而妻子不至，复要公曰：“必相易于此。”公又曰：“吾不往，诸犭且谓吾怯。”于是先遣诸犭中妻子四五人往，言刃挟诸妇女状，诸犭吐舌，惧杀妻子，帖息不敢动。遂易扶谏以归，剜扶谏目，截耳剔心，手足斩之。而四悬诸城门。（同上）

交城营半以本县山民充兵，遗盗长子孙备伍，交山盗风愈炽。康熙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予移地换营兵，严防守，具详两院咨部。至次年九月十五日，兵部咨覆到晋，将交城经制之兵，更换太原经制之兵，一年一换，著为例。山中巨盗，耳目方绝，庶可施吾剿抚之用。

康熙九年二月二十四夜，赴家居给事中武攀龙宴；三更归交山，群盗数十相随入署。予驰马于马厩左，疾上城，谕守城堞者加严，群盗由北门逾墙出。予踪其逃，止擒获殿后者二名，闭内署鞫之，许以不死，因得诸贼实情，盖无日不以杀县官为急。盗首傅青山谓贼党曰：“赵县官内谋深而外若不经意，我辈不杀县官，将来必为县官擒。渠官做得好，于我辈不利，换一个来又作商量。”予夜获殿后两贼方山中实情，释之入山，{穴凡}为吾用；侵晨获本地方作贼居停者四人，立毙之，即进省以实密闻于达抚公。

赵应龙壮健，力敌十夫，交城原瓶都贼首与李宗盛交结，劫附近州邑，尝破清源，杀教官李开秀者。久之，余密探两葫芦川踪迹，知静乐李宗盛招赵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龙行劫，予密招降贼惠重生，授意而行。山贼任国铉惠孝文为予用，以计绐应龙折其两臂，缚以付重生献出。应龙曰：“吾死矣，若等行且就缚，同汝俱死。”予械应龙赴省，应龙沿途据鞍，高唱洋洋，去无怖容。

李宗盛者，巨盗李黄毛子。黄毛自明季为盗，后降，随任标营，久积赀饶富，山中筑堡如城，广畜骡马，积刍粮，藏铠甲兵器甚备。黄毛死，宗盛即小黄毛，时时出劫太原各属，党羽甚盛，杀人视为常。凡避罪逋粮者一入山，官即不敢问，宗盛屡捕不获。康熙九年四月初，巡抚达公给示抚贼。予止之曰：“县官方伯言发兵会剿，以振胁余党，抚之则机败。诚假便宜，发宁武协兵自北入，太原协兵自东入，宗盛必南引两葫芦各贼以自救。县官密用间使两葫芦，贼不与之合，则宗盛势孤，必逾刘王军以入黄河畔，伏兵待之，不出十日，擒宗盛必矣。”达公曰：“汝筹略凿凿，得无为赵括乎？”予曰：“熟悉在胸，故能言之。”达公曰：“吾知尔不托空言，今晋中兵，悉听汝调度，但云奉吾面谕行之，不拘尔以文法也。”予用印文四，发调兵，俱云奉宪密谕，宗盛闻风，乃与心腹十数骑西南走，二十四日午刻果至雕巢，就食刘振家。食方备，苏防守郭典史伏兵起，愈集乡民，围之数十匝。宗盛呼曰：“吾李黄毛也，任缚我去。”骁贼弓进单骑出战，射之音，余党逸去。宗盛壮貌魁梧，即被擒，气勃勃，未及郭数里，观者万计，坡野为满；虽妇女亦上垣檐纵目，指顾笑语。交山贼破州县杀掠，恶不忍言，如惠岐山钟斗尤淫恶；岐山居惠家庄，遇群盗他出，即入其家淫其妻子。斗行劫，辄倒裸妇人，油渍牝，火燃之；或刀穿其牝，两辄锁锁之而去，其恶如此，后皆被擒。

康熙十年，余奉旨平交山寇，剿杀净尽。十月初七日，同守备姚顺统兵至县，谕山民速葺静安堡。十三日屯驻官兵，命移席却月湖，笙歌彻夜，观者夹岸。初八日，大阅演武场，速运酒米刍豆至静安堡备用。初九夜，令司更者促其筹夜之子，发五鼓，敛兵疾行四十里；未晓至水泉滩，饮犒诸军，谓顺等曰：“此行奉旨剿寇，进屯静安为怠敌计耳。”顺等惊愕。余偕诸弁兵声言赴堡，出贼不意，直袭葫芦屯，驻东坡底。日暮安营毕，语姚顺曰：“此地为吾据，则两葫芦声势绝矣。”是夜大雪，山峰尽白，谕山民宁家，毋从贼冻死。次早谕两葫芦居民许其拿贼赎罪，强盗亦拿贼立功，统计入山二十六日，等擒贼首二十二名，除自刎自缢二名，除俱押解。又投首贼三十六名，新抚山民一千四百三十七家，山马六十六匹，器械粟豆，另造册呈报。其真正良民，不为贼胁诱者，止三十七人，赏羊酒及扁额旌表，或十里，或数里，或百里，就地远近，立为约正，以劝率各村落。初三日振旅还县，汾文清太诸缙绅士庶，壶浆而迎者不绝，妇孺俱在门内罗拜，欢呼载道。藩司在省闻捷，官厅中语督学谢观曰：“尔江南乃有此人耶？”夏明经宛来因，有《交山平寇本末》行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东临邑有四瞽者，寓京师，皆业说书。一日行道，各夸说在某贵戚内家说书，得钱几何。傍一恶少闻之，绐谓某家唤说书，引至墟墓无人之地，出所佩金铁，击瞽者，搜其钱尽。一瞽独曰：“我带结不可解，公为我解，待我取钱。”恶少与解，而瞽已扌尼其要家，力持之，呼群瞽皆来助击，至抉出目睛，尽搜其所夺，始相携归。（《耳谈》）

古称操舟者为长年。王长年闽人，失其名。自少有胆勇，渔海上。嘉靖己未，倭薄会大掠，长年为贼得，挟八舟，舟中贼五十余人，同执者男妇十余人，财物珍奇甚众，贼舟数百艘同日扬帆泛海去。长年既被执，时时阳为好语媚贼首，甚亲信之。又业已入舟，则尽解诸执者缚，不为防。长年乘间谓同执者曰：“若等思归乎？能从吾计，且与若归。”皆泣曰：“幸甚，计安出？”长年曰：“贼舟还，将抵国，不吾备；今幸东北风利，诚能醉贼，夺其刀，尽杀之，因戾柁饭帆归，此时不可失也。”皆曰：“善。”会舟夜碇海中，相与定计，令诸妇女劝贼酒。贼度近家，喜甚，诸妇更为媚歌唱，迭劝贼，叫跳欢喜，饮大醉，卧相枕藉。妇人收其刀以出，长年手巨斧，余人执刀尽砍五十余贼，断缆发舟。旁舟贼觉追之，我舟人持磁器杂物奋击，毙一贼首；长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风举帆行。抵岸，长年既尽割贼级，因私剜其舌，别藏之，挟金帛并诸男妇登岸，将归。官军见之，尽夺其级与金，长年秃而黄须，类倭人，并缚诣镇将所，妄言捕得贼零舟，首掳生口具在，请得上功幕府。镇将大喜，将斩长年，并上功。镇将故州人也，长年急，乃作乡语，历言杀贼奔归状。镇将曰：“若言斩贼级，岂有验乎？”长年探怀中藏舌示之，镇将验贼首皆无舌，诸军乃大骇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军门覆按，皆实，用长年为裨将，谢不欲；则赐酒，鼓吹乘马绕示诸营三日，予金帛遣归，并遣诸男妇，而论罪官军欲夺其功者。长年益秃，贫甚，犹操舟渔。（《涌幢小品》）

乌程潘内翰家婢春桃者，盗入宅获幼子，将加虐讯。婢出曰：“金帛皆我所司，在某房某箧，惟汝所欲，小郎何得知？”盗竞奔之，皆恣其去取，而幼子释。盗去，家尽尤之曰：“汝必尽发其藏何故？”婢不答，惟耳语其主人曰：“我识盗二人皆邻近某某，即劫去，犹我橐中物，何伤于多不多？不释小郎，非所以爱子也，但当亟捕之耳。”亟捕人赃皆得，而财溢于所失数，盖盗往所藏也。婢智矣哉！（《耳谭》）

刘滋濮阳人，少为庠士，家贫，田不二十亩，又值水旱，无以自活，乃尽鬻其田，逐什一之利，十余年致万金。为人慷慨，重然诺，取舍不苟，尤善心计，家藏白镪，皆铸大锭，锭四十斤，覆楼板下。有剧盗韩氏者，使其党五十余，越城劫之，得刘。刘曰：“若辈利吾财乎？”曰：“然。”指板下示之曰：“唯若所取。”贼见大镪喜甚，尽力携之，人不过二锭。既去，刘告家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亟远匿，贼且复至。贼既登城，复命于韩，韩见金，良久曰：“不杀此人，吾辈且无噍类。”亟复往迹之，无所得。韩曰：“败矣。”携数锭远遁去。既明，乡人唁刘，刘笑曰：“财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数十里，贼尽获，金皆如故，独失韩所携耳。（《涌幢小品》）

某家新妇，于归之夕，有贼来穴壁，已入，会其地有大本触木，木倒，将贼击破头面死。其家举火视，乃所识邻人，惶惑，恐反以饵祸。新妇曰：“无妨。”令空一箱，□贼尸于内，因举至贼家门首，剥啄数下。贼妇开门见箱，谓是夫所盗，即举至内。数日夫不返，发视，乃是夫尸，莫知为谁所杀，亦不敢言，以瘗之。（《耳谈》）

吴叟，吉安人，忘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数里，暴行为患，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状于有司，亦怵怵恐致变，不敢问。会流贼逼里中，叟逐间诣其庐，说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即有司惧不敢问；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终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即不能，何不因事自解？亡论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欣然曰：“惟长者命之。”叟因命之。叟因执其手曰：“方今流贼四劫，诚危急存亡之秋，而公雄杰，所部皆堪战力士，贼气骄，翦此何有？公当此时，诚能率其子弟击贼，贼必溃，则里中莫不欢公，公得以长豪里中无惧矣。”其人遂掀髯而起曰：“公无言，我当为公击贼。”于是勒其子弟最强者百人，人持挺急驰之，而叟骑一驴，从二苍头往赞。一遇贼，辄奋斗，日已至未，凡数战，杀数十人，猾者稍倦矣。辄命左右取水，而叟心计贼既已杀数十人，无可虑贼矣。独念此猾暴里中无已时也，不若因其机灭之，遂从旁大呼，我兵且退；贼遂乘胜迫之，悉杀猾之父子兄弟。（《涌幢小品》）

朱潮远镇章泉时，军民不辨官话，每堂审役，有译乡语者。一日老人告其子情殊迫切，询其父有妻乎？子乃其所生乎？曰：“非妻则继母也。”又询其母与父年当乎？曰：“少艾。”朱曰：“此必父匿其妻，妻凌其子。”而中证乃其姑丈，叩首称善。于是命父立其上，用小板连衣轻扑之，与父叩头陪礼，示其父曰：“尔晚年靠子，何不念前妻之情？”戒其子曰：“亲年无几，家庭小隙，乃至此耶？”遂父子抱头大哭，军校无不堕泪也。今孝廉公车来，尚称之。（《座右编》）

崇祯三年春，奢安间成都，百计攻城。正月，贼数千，自林中大噪而出，视之有物如舟，高丈许，长五百尺，楼数重，箄{弗}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发仗剑，上载羽旗，中数百人，各挟机弩毒矢，牛数百头运石毂行，旁翼两云楼如左右□，俯视城中老幼妇女皆哭。朱燮元曰：“此吕公车也，破之非炮石不可。”炮石者，巨木为柱，柱置轴间，转索运杵，千钧之石，飞击如弹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贼车不得近。燮元复募敢死士，以大炮击牛，中其当轭者；牛子反走，乘势纵击败之。（《纪事本末》）

旗人王某，逃至山东，匿妻子于前妻父张某家，他往无踪，捕者获其妻。适里中有投井者，面目不可辨，其妻诬张某死其夫王。谳成抵罪，上之秋曹。杜相国立德时为大司寇，清理刑狱，捡王案反覆披阅，见单填有须长三寸语，王移牌察无须，公曰：“计王自张出逃，与捕获其妻，才数日耳，须安能暴长？宜矜疑。”众不可。无何，其主旋获王到部，同事愕然。（《碧园新草》）

浙西大置屠阿丑联宗数十，出入湖泖间，与海寇刘香合谋叵测，汛兵不能制。抚按题请南浙两省，会兵合剿；时蔡忠襄懋德备兵嘉禾，曰：“此可计擒也，何用兴师？”乃力行乡约保甲，尽得贼勾引窝赃处，密召其人谓之曰：“汝罪应死，吾姑贷汝；凡吾遗人，汝第饮食之，毋泄。”乃分遣兵卒，假做星卜货卖乞丐等流，各之其所，伺贼所在，半夜发标兵掩袭之。贼出不意，惶遽登岸，四面伏发，斩其勇将沈千金，阿丑就擒，余党悉降。（《菊泉集》）

宁武总兵王中，领兵拔豫，病不能督战，兵无饷。一日溃散，渡河归，吴恐沿途抢掠，遗患地方，乃遣官招抚之曰：“边备急，本院原疏请撤兵归营，尔等各照队令，领兵官押回原伍，经过地方，量给粮犒，毋得扰掠取罪。”各兵初谋入山为盗，见差官至，始安。将至省，复差官犒以羊酒，令领兵官入见，责之曰：“主帅即病，尔等非领兵头目乎？谁倡逃者？”领兵官直陈某队某某，原系降丁，不过十余人，且谋入山为盗；各官调停，谕以本院德意乃止。今各队皆怨此数人入骨，手书檄付之曰：“尔可擒解此数人，余俱不问，仍归伍可也。”领兵官果擒解获院，疏请倡逃者已获，宜正法，余令归伍，上从之。（《忆记》）

崇祯九年正月，闯王闯塌天八大将，摇天动七贼，连营数十万，攻滁州急。太仆寺卿李觉斯同知州率士民固守，贼百计攻之不克，贼掠村落山谷妇女数百人，裸而沓淫之已，尽断其首，环向堞堵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秋，血□淋漓，以厌诸炮，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视。贼噪呼向城，城上燃炮，炮皆进裂，或喑不鸣，城中惶惧。觉斯立命取民间□腧，亦数百枚，如其数，悬堞外向，以厌胜之；燃炮皆发，贼大创。未几，援兵至，遂遁。（《续知冠子》）

仪真南门桥五日观竞渡，龙舟在桥东，众皆趋观于东。左重右轻，桥欹而陷，观者百余人，一时漂溺，河流湍激，仓卒不能施救。桥侧有一茶轩，遂将棹橙乱投于河，人得扳缘而起者十之三，其急智亦足取也。（《讠刃庵偶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溧阳裴令表善断狱，无锡有叔与侄赎屋者，侄年长，叔庶出，齿甚少。侄欺之，赚叔白金三百，屋不肯还。讼之无锡令，不能直，反与叔以杖。叔负屈控于裴，裴置之狱中。月余，忽以劫江窝家牒无锡，拘其侄。侄辨非窝，裴曰：“盗某时劫银三百两，藏于汝家，非窝乎？”侄曰：“此乃叔赎屋者，是叔窝也。”裴既令供明，遂杖侄四十，罚百金与叔，百金赈溧阳饥，余百金，牒无锡令而断还叔屋。（《怀秋集》）

余令交城，以廉能为达抚军尔布荐，方在署，一日沁州知州汪竹岩宗鲁迂道来谒，余讶其无故远辱。竹岩曰：“弟心大有所不服，特此来请。”余谒其由，竹岩曰：“余兢兢业业为令十三载，得升知州。又兢业五载，甫得达抚军荐剡。兄作合甫二暮，荐与余，同兄审理大案，有如神之称，何采听之妙耶？”予曰：“无妨。”竹岩曰：“欺我哉？予每事细访，尚有差讹，安能无访而得？”予曰：“不敢欺，访即弊生矣。访及原告之人，必袒原告，访及被告亦然，访及原被证见俱然。大足乱吾是非之真。庭证原有情真，但愁问官不听耳。吾虚心勘审，原被与证见，必无不尽之词；然后勘酌其中，自无遁形，有两造所不能知者，止问官独知。”竹岩曰：“诚然，若朱恃访，即吾子所好，皆可疑也，从今心服矣。”大笑而去。

有失鸭数十者，控于休宁廖令腾奎。廖曰：“近有来求鬻而未遂者乎？”曰：“有金姓人曾来。”踪迹之，鸭具在；金强辨不服。廖悉取两家鸭，杂于堂，命各呼之。金呼不应；失鸭者以竹竿呼，果成群而走，且曰：“吾鸭有火络。”叩左掌验之，果然。其中一鸭不应呼，且无掌甲，金执以狡辨。廖曰：“尔积窃也，惧人觉，故买一他鸭杂其中耳。”金赧服，责而还之。（《海阳纪略》）

◎警敏君子一言以为智，仲氏子片言折狱，言可忽乎哉？即不易博采奇闻广言语之科，孰谓是编不可小试？

明初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将罪作者。桂彦良进曰：“汤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将我飨。’儒生泥古不通，烦上谴呵。”众得释。（《玉堂丛语》）

霍尚书韬尝欲营寺基为宅，㣲免县令逐僧，僧去，书于壁云：“学士家移和尚寺，会元妻卧老僧房。”霍愧而止。（《笑林》）

焦芳入阁，仍欲兼部事，刘瑾屡遣人来与李阁老议。李云：“无此例。”瑾云：“曾闻李贤兼管。”李云：“李贤是吏部侍郎，入阁后升尚书，时李翱掌部事。”又问前有之乎？答曰：“蹇义为吏部尚书，与户部尚书夏元吉五日一赴东阁，与大学士三杨议事，未尝兼学士也。”次日吏请印信，内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问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实难兼摄，内阁佐天子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吏部所拟升调官，问有可否。今自拟之而自可否之耶？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者，即当廷跪。承旨内阁班，侍立听令，亦将出跪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缪，或章奏错误，小则回话认罪，大则罚俸，脱有之，亦将随同认罪乎？”芳乃辞部事。（《玉堂丛语》）

尚书刘南垣公请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饮食上，苛求属吏，郡县患之。公曰：“此吾门生，当开谕之，俟其来款之。”曰：“老夫欲设席，恐妨公务，留此一饭，但老妻他往，无人治具，家常饭对食能乎？”直指以师命不敢辞，自朝至午，饭尚未出，直指饥甚。比饭至，惟脱粟饭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觉过饱。少顷，佳肴美ｐ，罗列于前，不能下筋。公强之，对曰：“已饱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见饮馔原无精粗，饥时易为食，饱时难为味，时使然耳。”直指喻其训，后不敢盘餐责人。（《座右编》）

余官山右，初谒达公，口喻邓知府贪庸应参。予曰：“邓知府所处甚难。”达公变色曰：“本院与属吏，水米无交，贵县言作郡有难说乎？”予曰：“有说，秦守天下之至清者也，周守天下之至有才者也；邓守无周之才而又不及秦之清，所以为难。”达公笑曰：“此平情之论，姑免以待其改。”秦守宗尧号明宇，辽东义州人，贡生，康熙七年九月任。周守令树号计伯，河南延津人，壬辰进士，康熙八年八月任。邓守会号啸庵，福建闽县人，贡生，康熙九年三月任。俱告病归。时谓余一言能解邓守于巡抚。

某布政请按台酒，坐间，布政以多子为忧；按君止一子，又忧其寡。吏在傍云：“子好不须多。”布政闻之，因谓曰：“我多子，汝又何云？”答曰：“子好不愁多。”二公大称赏，共汲引之。（《客中闲集》）

王文恪公鏊修《苏州志》，众欲请杨君谦；文恪以君谦谣啄，不欲与同局。《姑苏志》成，文恪遣使送之。君谦方栉沐，不暇抽看，但顾签票云：“不通不通。”使者还述其语，文恪以为狂，愠甚。一日晤杨，问前语，君谦曰：“然今府志修于本朝，当以苏州名志，姑苏吴王台名也，以此名志可乎？”文恪始大服杨之精识。（《臣鉴录》）

都指挥使王佐使后指挥陆陷陷其子，欲杀之，而尽取其产。子甚窘；子之母名亦在。既捕入对，炳方与同僚列坐，多张刑具胁之。其子方抗，母乃膝行而前，道其子罪极详。子呼曰：“儿死已在顷刻，母忍助虐耶？”母叱曰：“死即死耳，尚复何说？”因指炳坐而顾子曰：“尔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应亦非一，致生汝不肖，乃天道也，夫复奚言？”僚佐皆惊叹，炳颊不觉发赤汗下，伪为旁视，辄遣之出，其事遂寝。（《遣愁集》）

鄱阳何梅谷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观音菩萨”千遍。梅谷以儒学闻于时，止之则弗从，弗止恐贻笑士论。一日呼妻至，再且三，随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随呼，弗辍。妻怒曰：“何舌噪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仅二三，汝即我怒，观音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顿悟，遂止。（《中州野录》）

◎技巧与巧也，毋宁拙。君子何取焉，独怪两大一巧之区也。巧之日新如泉，斯涌灵变不穷；如花斯发，红紫万状，岂以小而忽诸？

明太祖以北兵渡淮，时无一苇之楫。有人于囊中，取干猪脬十余，纳气其中，环系腰间，浮水而南，径夺舟以济北军。（《稗史》）

吴岳碑自首至座七，察碑之兴功不可得。一田父进曰：“当时积土而立。”明季有巨碑，不能安于负重之上，一巧者曰：“碑不见龟，龟不见碑，则坚矣。”众悟，与填土负重平，碑遂立。（《啸虹笔记》）

《鸿书》云：“金中都被围，完颜承晖遣人以矾写奏告急。”今人用矾及胶，以铁钉共煮，用其水，写白纸上，视之无迹；以墨涂纸背，则其字毕现矣。古人兵书中传密信，三发一知，颇为费力，何如此之省事？（同上）

开济馆某尚书家，上郊祀，索白染围炉三百，尚书窘迫莫应。济教截矮桌脚，凿圆孔，白纸糊之，取铁锅为炉，如数进。上喜，诘之，举济。是时索燎火万炬于上元县令陈焕，焕命各坊长督大小户，具门帘香灯迎驾，遂命卷帘为燎，得如数进，上伏其才。（《王文禄集》）

董□阳与严嵩同朝，每过嵩，辄用赤金镂姓名缝红绫作柬，嵩以为尊敬之也。阍人利具金，每一传执，即取金去；后嵩败，董独免交通律。（《啸虹笔记》）

私铸者，匿于湖中，人犹闻其锯锉之声；乃以瓮为瓮，累而墙之，其口向外，则外过者不闻其声何也？声为瓮所收也。或曰：“广孝曾用此法造器械，又空烧瓦枕，就地枕之，可闻数十里军马声。”（《物理小识》）

猿，山家谓之鞠侯，皮陆具有诗，见《山川志》。猿好践园蔬，所过狼藉，山间豆麦胡麻莱茯蔬果竹萌之类，多被践。天衣寺僧法聪令捕一老猿，被以衣巾，多为细缝，使不得脱，纵之使去。老猴喜得脱逃，跳趋其群，群望而畏之，皆舍去。老猴趋之愈急。相逐日行数十百里，其害稍息。（《涌幢小品》）

熊公廷弼督学南畿，每试辄以纸三条，封诸生头巾，不令交头耳语。一生误断其纸，惧其责也；忽大声击案，通场皆举首惊顾，纸尽断。生遂得免。（《怀秋集》）

明时有内监悬一珠灯于长竹竿之顶，令于市曰：“能不梯升，不倒竿者，任其取去。”数日无有应者。忽一人举其竿直走，至有井处，以竿插井中，取灯去，内监大笑。（《啸虹笔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尹见心为县令，县之河中生一大树，屡坏人舟。见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见心曰：“易易耳。”乃遣能识水性者一人往，量其长短，作一衫木桶，空其两头，从树稍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尽涸其水，入而锯之，木遂断。（《臣鉴录》）

金山环缺处为波阻，不能达，有石桥一洞接焉。相传有僧广募市金，云：“扬子江心造石桥。”人争布之，费不多而得募金无数。又有一僧行脚饿甚，无人与斋供，遂号于路云：“二十个馒头两口吞。”有好事者诘其不能，则云：“出家人不作狂语。”遂买巨饼二十与之，欲观其吞法；僧张二袖口，各纳十饼而去。（《菊泉集》）

金山郭墓下江心泉，为天下第一，然有龙窝，洄流甚急。相传泉为龙所禁，不敢汲。康熙己巳六月，余避暑山之七峰阁，命寺僧拿四舟相连若井，抵洄流，用绳沈锡桶，桶上开五眼线，系木屑塞之，无令浊水入，下沈十数丈到底，方拔线提起木屑，则真泉入矣。三沉其桶，江波大作。予急回岸烹泉，与僧共饮，清香透骨，非复人间味；试以松萝较惠泉，色更不变。僧曰：“衲等老死此山，未获尝江心真泉。”再取山中井水较之，味迥别。越数日，复拿舟郭墓畔，意欲取水，风涛掀翻，棹不可泊。如此者三，竟如海上三山，舟至辄引去，谓之龙禁，诚然。

艾司寇方宴客寄园中，盛夏新凿一池，客赞曰：“待来年好种荷也。”艾曰：“何待来年？”客以为戏。比半酣，起行池上，则绿云千朵，清香摇曳，六郎面灼灼迎人矣。客怪问之，艾曰：“为佳宾姑借催花檄也。”盖园中盆荷甚多，艾密令人带盆沈水，博一笑耳。（《周邨古新语》）

近时邑无赖子，邀百人作百子会，人出银二两，摇骰子，点多者先收，每月一应，八九年乃毕。冀其不能终局，先收会者得图赖之耳。然犹未为巧。江西有一僧创千佛会，人出银一钱投木柜，摇点多者得百金归，不必复应。往来行人，图侥幸，二三日即聚千人，僧则利其每一会得抽分数金耳。后令闻之，惧惑众，村僧乃止。（《明升集》）

●卷二。镜中寄寄园主人曰：“圣人，人伦之至也，岂必圣人哉？匹夫贱士，一念所结，亦可感风雨，召鬼神，但有纯与不纯之别耳。载籍文史，何一非为人振励纲常？述旧而不堕于腐谈，傅新而不落乎习见，居今之世，引古之道，所以自镜也，乌能绥耶？”

◎忠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鞠躬尽瘁，仅完得吾性，分固有耳。徒为富贵利达谋，必为身后声名计，皆目之曰忠，然乎否？

苏人范文从，仲淹之嫡派也，洪武中拜御史，忤旨，下狱论死。太祖视狱案，见姓名籍贯，遽呼问曰：“汝非范文正后人乎？”对曰：“臣仲淹十二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也。”太祖默然，即命左右取帛五方来，御笔大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句在上，赐之，谕：免汝五次死。人感上之仁，而叹贤者遗泽之远。（《朝野纪略》）

建文时，都指挥平保儿闻变南奔，建文命提兵守徐州。文皇至金川门，平还守御，遂拒战。平善枪，枪及御衣，当胁洞数重而过；俄而平骑忽蹶，平叹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系于军。其日上驻跸于鼓楼，翌日克城，上即位。又明日，召平，问之曰：“汝前日马不蹶将如何？若枪及肤，则无今日矣。”平对：“臣欲生擒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父皇养如许人，止得此小厮。”乃令守北平。（同上）

李献吉为户部郎，以上书极论寿宁侯事下狱，赖上恩得免。一夕，醉遇侯于大市街，骂其生事害人，以鞭稍击堕其齿；侯恚极，欲陈其事，为前疏未久，稳忍而止。献吉后有诗云“半醉唾骂文成侯”，盖指此事。（《尧山堂外纪》）

于坟祈梦灵异，人人能言，盖忠烈之气，千古如新也。闻太仓王相公锡爵以子病往祈，忠肃见梦曰：“公是当朝宰相，奈何问我？”太仓曰：“非为朝事，余一生不作亏心事，而儿病如此，是何罪业？”忠肃曰：“公记得吝一单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仓默然，醒来终自狐疑。盖海商漂至，巡兵执以为盗，众皆怜之，请于太仓往解，不应；又请一单名帖投兵道，终不听；一舟二十七人，不胜拷，皆死。太仓务名节，守之最坚，故虽知其冤，终不为救；然力可为而不为，则神固已存案，作罪过矣。（《涌幢小品》）

海瑞以南京都御史卒于官，佥都王用汲入视，葛帏敝ぶ，有寒士所不堪者，叹息泣下。启其箧，仅十余金，士大夫醵金为殓具，士民哭之，罢市者数日。丧出江上，箪食壶浆之祭，数百里不绝。苏人朱良作诗吊之曰：“批鳞直夺比干心，苦节还同孤竹清。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傍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座右编》）

嘉靖初，因贼乱，割淦之半为峡江。练子宁旧居三州，实隶峡，峡人请祀之。淦之与之争。知府刘琦许两祀俱存，民始安；至今百余年，庙享不衰。（《逸史》）

御史冯恩以劾汪钅宏、方献夫、张孚敬三人奸邪不测，乞斩之，以应更新之象。上怒，逮讯，钅宏等恨之入骨，朝审定谳论斩；其母吴氏击登闻鼓声冤，子行可请以身代，皆不报。甲申冬将处决，行可乃于长安街刺血书，自缚诣阙，号哭请死。通政司陈经见而怜之，为引奏。上动容曰：“忠孝乃出一门耶？其贳之。”因得减死，改戍雷州。（《遣愁集》）

安陆州故有岳武穆祠，为十八景之一。世宗龙飞，升州为承天府，营造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殿，祠遂湮废。万历中守备杜正茂创兴岳庙，取为周垣之用，恰相当。于城西辟土，下多积石，最后得一碑，出而洗之，光泽可照；远望之有人影甚多；其一奇伟丰腴，簇拥而过。如此经日，众欢呼以为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见一伟丈夫跃出，骑白马，冉冉乘云而上，后者数百。遥见天门开，一人衮冕，迓之而入，守者惊伏不敢出声。比明，碑上题一诗云：“北伐随明主，南征拜上公；黄龙已尽醉，长侍大明宫。”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士录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监，出以示余；味之，则武穆已转世为英国，酬此愿矣。大约明神再生，必有奇迹，终以兵解，故英国卒终于土木。客有言英国面白而肥，与魏公徐鹏举相类；徐之生梦武穆到家，云当受家供养，则武穆在我朝殆再转世矣。（《涌幢小品》）

天启中，魏忠贤弄权，假旨逮嘉善科臣魏大中。道经吴门，吏部周顺昌时家居，出送之舟次，言词激烈，因以其女许字其孙允楠。闻于忠贤，亦遣缇骑逮之。顺昌居官廉介，言笑不苟，素为士民所重。及闻开读，观者数万人，群谓缇骑曰：“周吏部如此好官，是朝廷忠臣，不过忤魏太监耳，如何被逮？”缇骑叱众人曰：“速剜若舌，即魏上公逮人，汝将奈何？”百姓愤然群起曰：“吾谓天子诏耳！若魏太监，如何逮得人？”遂群起击缇骑，毙二人焉。时往浙逮黄尊素者，泊舟胥门，势张甚；百姓并击之，遂遁去。巡抚毛一鹭，魏党也，几兴大狱；幸按臣疏稍和，得邀宽旨，捕颜佩韦等五人，斩于市。吏部竟死于镇抚狱。崇祯立，谥吏部为忠介，敕坊为清忠风世。改葬五人于半塘，吴太仆默题曰“五人之墓”。冢木森然，丰碑屹立，过者无不敬叹焉！（《遣愁集》）

江苏巡抚汤公斌，睢州人，以康熙甲子莅任。未期年，苏城之业马吊纸牌者，甘心改业，曰：“巡抚禁赌，人人革心，谁复需此乎？”石湖上方山有五圣庙，素灵异，男女奔走如狂；公命沈之于湖，疏奏尽毁天下五圣庙。内召回京，父老塞两岸，哭声震天。夫人出署时，有破被絮堕地，藩司某公偶见，为之涕泗。（《啸虹笔记》）

◎孝百行莫先于孝，本源固，则掀天揭地可次第举矣。若割肝刳股，固不以旌列，然亦必听其自为。呜呼，谁非毛里，能不惕然！

周琬，南京人，父知滁州，以疑狱论死。琬年十六，叩阙请代父刑。明太祖少之，疑为人所教，曰：“牵去砍头。”琬颜色不改，乃宥其父死，戍边。琬复请曰：“戍与斩，等死耳，父死臣安能生？愿早就戮。”上怒，命缚至市，琬色甚喜。行刑者曰：“死足乐耶？”琬曰：“以死免父，胡为不乐？”上察其诚，赦之，亲署于屏曰：“孝子周琬。”寻授兵科给事中。（《臣鉴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正学父克勤，洪武初为济宁州，有诬以擅用仓中炭苇者，被逮。正学上书政府，愿以身从军赎父罪，不报，竟谪江浦。会空印事起，吏又诬及克勤；正学复草疏，将伏阙请之，而克勤没于京师。论者谓正学平生臣子两遂，忠孝并宏。（《玉堂丛语》）

洪武初，诗人丁鹤年，西域人也。常卜日葬其父，霖雨十日不止，鹤年仰天悲泣。翌日雨止，葬毕雨如初。兵乱后，失母墓所在，悲慕深切，夜梦母告其葬所，邻人韩重者亦梦焉。即其地求而得之，见母尸正中一齿如漆，复啮指滴血试之，良验。遂改父圹，其诚感如此，人呼丁孝子。（《博学汇书》）

薛远历官至大司马，家无长物，食无兼味，室无媵妾，曰："吾少事亲不足，今安忍有余？"（《臣鉴录》）

顾薇字子芳，事父伦，母李，以孝称。李殁，刻一木母奉之，日三上食，出入必以告，一如真母，对之呼号无休时。一夕，木母忽作声呼顾薇，家人尽闻之，相传惊叹。母棺在堂，邻火延烧，将不救，薇伏棺大恸，火忽飞越，免。后事继母盛如其母。（《海盐县图经》）

王宾字仲光，长洲人，七八岁入乡校，几冠，自唐虞三代以降，汉唐宋元上下数千百年，中间圣经贤传，诸子百世，阴阳历数，出山海图经，兵政刑律，与裨史小说之书，该览贯穿，问无不知。于医学尤精，不肯与富贵人医，里巷贫窭，及方外士求医者，趋往诊视，施与药饵。貌甚寝，又以药黧其面，及肘股皆成疮。髻两角，短布衣瓦履竹杖，行市井间；或箕踞道旁，露两肘股爬养。时人见而恶之，缙绅知其贤，亦莫敢引荐，仲光殊自得也。平生不娶，奉母极孝，郡守姚善贤而造之，隔门语曰："勿惊老母。"逾墙逸出。他日却骑从，独侯门下，始接焉。据坐受拜，若师弟子。守欲荐之，终不敢发言。年七十，先母而卒，病革，抱母不舍，死半晌复苏，连呼娘娘，方绝。葬后夜二鼓，室中曳履拄杖，连声呼娘娘。母应之曰："我在此。"复曰："娘娘，儿舍娘娘不得。"母痛既久，乃息。（《列朝诗集》）

福州府连江县倪神保幼失父母，与妻林共祷于天，求得木一本两枝者，刻二亲像奉侍。遂入石芹山求之，见二本相对，拜祝曰："果可刻吾亲像，木当自动者三。"祝毕，木果三动，即取归刻之，既成，夫妇谨奉温凉，告面一如事生。里人嘉其孝诚，白有司旌奖之。（《博学汇书》）。

赵某无子，止生三女，及笄，因亲老俱不肯适人，朝夕奉侍。亲终，三女躬胼胝，筑坟丘，高三十尺，周围三亩余。女各植柏一株。至正德年间，夜有盗树者，树将断，斧声彻村墟，二十里闻之，人以为异。今只存一株，阖境以孝女坟呼之。（《平遥县志》）

新安烈节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而休宁孝女胡寿英因兄亡，乃孝养父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终身不嫁，至六十而卒，葬二亲侧，尤称奇女焉。

临潼医生张应佩父母相继没，庐墓六年，夜有盗呼曰：“张孝子，君是好人，我有所赠。”及旦视之，线布一束，应佩白于官，不受，长安冯恭定公为立传。（《陕西通志》）

安吉严姓者，以罪戍辽阳，去后产遗腹子，年十六矣。居常涕泣毁瘠，母问其故？曰：“儿思父也，辽阳不在天上，儿愿独往寻觅。”母从之，为具行装，令一仆为偕。半道度险岭间，察仆色动，疑之，因好与语，而急发其裤间，得利刃。仆惧，夺刃，因乘便势刺仆，中腹死。自是担囊独行。抵辽阳，遍寻父不得，而涕常盈襟袖，人因疑之。有丐者过门，饩常不给，则行乞于市。孝子视其貌颇类己，因询其家世名字，皆合，实父也。辄长跪抱泣，舌舐其垢，扶将上堂。或戏指之曰：“此而父也。”其人无衣，以席蔽体，即役于官，洗沐着缟，觞豆递进，亲奉七箸，窥者盈户，皆为感泣。数日着敝衣，身代力作，众悦其孝，争为代佣。居月余，散金诸徒，营子母钱为久计，众益德之，而己负父从间道遁去。久之始觉，或欲追之，众曰：“还则明岁倍偿金矣，何追为？”归家，双白偕老，至大耋。（《耳谈》）

李宾之事父极孝，虽位至公孤，周旋承顺，略不少怠。公饮酒不多，然遇酒边联句，或对弈则忘倦。尝终夜饮酒归，其翁犹侯之；宾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见烛，将日晡必先告归。（《菽园杂记》）

诸大绶修选满考，是时生母陈与后母金，并在邸，而制不得兼封本生，则疏请封，肃宗许之。当庚申春乞假，奉两淑人归，陈淑人卒于途，制又不得服本生，而公衰蔬水竟三年，然后赴阙，则阅假限两岁矣。当事者矜其情，为请于上；凡为人后者，皆得服其本生著为令。嗣是廷臣得封，及服本生者，咸推公锡类云。（《玉堂丛语》）

沈青霞君炼少时，君父翁暌其室，走京师，誓终焉。其后君举于乡，入京，悉要其乡人，为供具，长跪请归其父翁，哀痛恸号，路人无不洒泪者；父翁遂感恸，亟命归驾，翁妪相敬如初。（《徐文长集》）

林天禄者，年十三，以剖其肝愈母病；无何，天禄亦随其母逝。复有黄道禄者，母有疾，剖肝奉其母，疾旋愈，与天禄事同；其年齿差相若，然尤有甚焉。道禄之父，后其母二年，忽遘疾，以啖其童子肝，疾亦愈。适遇临海大中丞王公行乡约保甲法，整饰甚具，民间有微慝，罔不报闻。于是三老率更以状请，中丞公谓其孝可风也，亟大奖赏之，用骑乐导行闾井间，割编籍之，羡金以饩之。（《曹能如集》）

王生世名，武义人，父良为其族俊殴死，已成讼，而伤暴残父尸，复自罢仇。从族尊者之议，割亩以谢，则受之而岁必封识其亩值藏之，人不知也。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好来，亦好接之不废礼也。而己阴铸剑，镂曰报仇，自佩矣。其绘父像，亦绘持剑者在侧，则己也。人问之，曰：“古人出必佩剑也。”凡四五载，得游泮而兼抱子矣。始谓妇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馁，所以隐忍而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上有太夫人，下有婴儿，责在汝。”遂仗剑出斩仇头于蝴蝶山下，归拜母曰：“儿死父，不得侍母膝下矣。”尽出其所封识之值及剑，自造县请罪。是日邑中无不人人发竖者。尹陈君伤之，令且就闭室，以闻于诸大吏，诸大吏以属金华尹汪君大受决之。汪君廉得其状，益用惋悼曰：“法必观其父尸，父伤重则子罪缓。”盖欲生之也。生曰：“始惟不忍暴残父尸，故自死；不然，仇死耳，岂有造罪弥天，而复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杀，造邑庭来受法耳。但母恩未断，断归别母。”汪君从之，归而身随之，犹欲伸法如前议。生友两邑诸生数百人，皆忿恿之曰：“必如议。”乃生已不食，触死阶下矣。两尹皆为下泣，诸生哭声震天。当生之饮恨于嘻笑，而誓必报也，他人不知，妇俞氏独知之，曰：“君能为孝子，妾能为节妇。”生曰：“女何易其言耶？”妇曰：“安见女子而非男子者？”及生且死，已欲从地下。生曰：“已属汝堂上裹中矣，何死为？”妇曰：“为君忍三岁，逾三年，非君所能禁也。”逾三岁，妇果绝食死。始其家欲以生柩归窆，妇不可；至是以双柩出，令葬焉。直指马君，以其事闻于朝，至下旌门之诏，曰孝烈。（《耳谈》）

王侍御复斋公常买妾，困于妒妻，公出按时，幽闭一楼上，饿且死。妻子毓俊甫八岁，绐母曰：“饿死人，人谓不贤，不如日食以粥汤一盂，令其徐徐自死，可缓谤也。”母从之，而俊阴以小布袋藏面食鱼肉，乘粥时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潜育于张总兵家，及侍御卒，俊抚爱其弟特至。（《座右编》）

崇祯乙亥元夕，流贼犯凤阳，已及司李南昌万文英之署，急索李官安在？公子元亨字尔嘉，泣谓父曰：“吾不得复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贼！索官何为？我乃官也！”贼遂厉色胁之，公子骂不绝声，贼首怒甚，啸命旁贼加刃。公子死，贼以为此官也，遂置文英而去。（《遣愁集》）

明太宰杨魏，海丰人，事母孝，春日为村装，乡 免母夫人负之背，迤逦花丛，欢娱竟日，母终年一百四岁。长山大司寇李化熙亦以老母在告，尝侍世祖于便殿，上以孝谕群臣。化熙趋进泣奏曰：“臣有老母，愿乞终养。”上不能屈，遂允归。康熙壬寅太夫人九，亲友拜祝，太夫人答拜无衰容。又八年己酉，公薨，又四年癸丑，母夫人薨，寿年一百一岁，呜呼！司寇以母老归养，乃不能葬亲，而反为亲葬，终养之私，亦郁郁地下矣！上赐建百岁坊，表曰：“一品百岁。”乡里荣之，前有杨母，后有李母。（《梅窗小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祝世乔字子迁，江西人。方襁褓时，父神谷远游，久未归。世乔年十五，独行寻父，历楚及秦数频危殆，先是楚有杨某者，德神谷疗其疾，思报之。及见世乔，亟欲妻以女，世乔泣辞曰：“父尚未见，敢言妻哉？”遂辞去，而秦西山高地寒，值严冬，皴瘃无完肤，自分必死。久之，乃遇父于巩昌西和县，父子相抱而泣，观咸者为酸感。奉父至高陵，始卜室焉。世乔虽在穷途孤旅，读书不辍，选入□宫。后以选贡授南康通判，佐郡有声，移家隶籍咸宁。（《陕西通志》）

徐如珩仁和人，性至孝，母抱危疾，不可救药；如珩焚香告天，剪右股以进。母曰：“此药有味，再持来。”而如珩已昏晕不能举手，妹怜之，割股如其兄以进；而妹更痛楚，且晕矣。母曰：“有味再持来。”妻杨氏割股如其夫以进，母曰：“只此足矣。”病即愈。（《臣鉴录》）

吴次鲁年五十余，仅一子国彦，已受室。彦自念孱弱，欲父更举子，以为宗祧计，请于母，母语次鲁。鲁曰：“贫家有子足矣，安用多为？”母子乃私罄衣饰余赢，置一妾。比入门，羸然病妇，医云不治，但亟卖犹可得值。母子乃令原媒改遣，议已成，次鲁知之曰：“我既为人误，安可复误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犹可望生；一出吾门，万无生理；所得不过十金，安忍弃之？”竟留其妾，且实告买者，还其值而去。妾自是病愈，平复如旧，复得子。（《座右编》）

汪存歙东关人，事父极孝，常随父商舟归，宿邑之汝滩。天未明，父舍舟先归；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时，冒雨雪，追四十里始及。父果遇虎于山陬，存立告天曰：“愿虎伤己，毋伤吾父。”虎遂去。（《续耳谈》）

尹童四孝，歙上丰尹氏子也。长梦炎，次梦昌，次梦吕，最少者曰梦友：俱为童子。母病瘵，四子哀号累日夜。炎昌乃谋藏小刀，私语弟缚臂，令代之割，皆曰：“均母也，有一不割，是可忍也，惟友少，可掩而图之。”友不可，谓兄必先我割，我乃无号，遂伸臂交割，夜寂无声。凌晨炊一糜，投臂肉其中，母饮而甘之；父旋觉，加詈焉，路人皆为流涕。（《亘史》）

高起凤陕西淳化县生员，家贫甚。崇正五年二月，流贼至，掳其继母秦氏并妹荆娲以去。生即驰赴贼营曰：“吾父年高，倘必夺吾母与妹，则吾父不保。”贼曰：“得二马赎之。”生竭蹶求得一马，贼止还其母，乃与妹诀曰：“我去汝即死。”贼闻之，遂遮道不放，欲并留为书记，且曰：“汝能劝妹顺我，当惟汝所欲。”生大骂不从，贼攒刀锉杀之。于是百计诱胁荆娲，娲义不容辱，大骂求死。贼悦其色，犹不忍加诛，割发裂衣以恐之。娲略不动色，仍骂不已，遂被杀，时年十六。其父高一金收尸瘗之，巡按吴疏请表扬。（《崇祯长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悌花底啼莺，天边分雁，虽贤者亦复不免。古人谓孝衰妻子，于亲且然，况手足乎？最下免阅墙，进而推产，进而同居至数世、十余世，斯为得之。

齐建元中，旌表武陵范安祖五世同居。元张闰延安人，八世同居，家人百余口，无间言。日使诸妇女各聚一室为女工，工毕敛贮一所，无私藏。幼稚啼泣，诸妇见者即抱哺，不知其孰为己儿，儿亦不知其孰为已母也。（《苏谭》）

花纲十一世同居，传至花时发，克其家，旌为教授。（《类纂》）

花德初字孟仁，奉化人，四世同居，百口共爨。子二人，从子十一人，以其资产均分。（同上）

余兄端，宰抚宁时，有杨氏三兄弟，长年九十二，次八十七，其季七十九，同气和睦，未尝分爨。兄嘉其义，延之宾筵，一时传为盛事。休邑明经汪紫沧暨弟汪晨，俱双臂，调父药。康熙壬申冬，晨病，其七弟日昂，复割股肉，烹药进晨，无效。时治车，八弟日升，即以匠人巨斧，截中指，烹药服晨，终不治。里人咸谓以弟救兄，血性真挚，前人所无。

洪武年间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当死，二人缚自午门前，愿以身代。上问故，二人者曰：“臣少无父，非兄不至今日，故愿以二人赎兄命。”上疑其非诚，许其代，而阴戒行刑者，试其人，如有难色，即杀之。二人延颈欢然待刃，既弗果杀，上嗟异，赦其兄。御史大夫陈宁持不可，其兄意死焉。（《汇书》）

明初休宁汪彦光、彦礼兄弟歙睦，光五男，礼仅二男，父遗赀厚，将析箸。礼曰：“吾兄弟平分，吾儿信有余，五侄薄矣，请七分之。”里人高其义。（《居家金镜》）

郑濂浦江人，自其七世祖琦教其子孙，率训唯谨。世其居，不别籍，人因号其里第曰：“义门。”太守旌之，赐以扁曰：“天下第一家。”至濂传已十一世。太祖即位，闻其名，召至京，问之曰：“汝何名天下第一家？”对曰：“臣合族共爨已八九世，本府知府，以为可以激励风俗，遂建造牌坊，而赐以扁名，然实非臣所敢当也。”上曰：“汝家食若干人？”对曰：“一千有余。”上曰：“一千余人而同居，世所罕有，诚天下第一家也！”遂遣之。时马后于壁后听之，太祖退，后谓曰：“陛下初以一人举事，致有天下，郑濂家致千余人，使其举事，顾不易耶？”上惊悔，即命中官复诏入，问曰：“汝号合族，亦有道乎？”对曰：“无他，但不听老婆言耳。”太祖一笑，适河南进香梨，遂以二枚赐之，濂以双手擎梨于首趋出，上命一校尉间之；至家，召族人立两傍，向阙叩首谢恩，分食之。使者还报，太祖喜。复有人憨其家与权臣通贿，上曰：“郑门无是也，诬之耳！”（《金华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弘治中，吏部尚书王与奏：“臣例当荫子，然长子沂叨中进士，次子洛年幼学浅，惟侄廪膳生澄，粗已成材，乞送监读书。”从之。（《文献通考》）

沈奎子腾蛟，能孝友，奎晚生子腾龙，析箸不及蛟之半，使之事父蛟焉。奎卒十年矣，一日蛟召龙饮，割己之半予之，妻子不知所出，徐曰：“此吾先君不言意也。”（《海盐志》）

毕构为四川廉察，有兄弟争财者；构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讼者感泣而止。又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争产不休，公取库中一大镜，令兄弟同照之；见面庞相似，须发各皓然；悟而泣，交相让出。（《臣鉴录》）

上海刘铣坐法被系京师，其弟钝阴祈守者代兄，令得一见家人归死。钝既代而铣归，绐其父母云：“已得赦归，钝以客死。”钝系而兄不至，士大夫皆知其冤，为辗饮食。久之，赦归扣门，家人惊以为鬼。母泣曰：“儿馁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钝哭，历历具言不死状，乃纳之，铣闻逸去。钝生二子玉，。进士，建宁太守。玉子衮，汀州通判，衮子兆元，怀庆推官。（《涌幢小品》）

连江杨氏六世同居，旌义门。有韩崇者，承其后，尤孝谨，子孙互相乳哺，家鸡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余口，季年倍之，用俭以裕。构宅三十六年无哭声，仅一老妇人殁，崇率子弟拜寿，须臾死妇复活，活十二年卒。家无丧者，四十八年矣。崇卒年九十一，卒时里有鼓乐声，有梦请公为福宁地主者。连江令章武闻其义，去七十里，行至其家视崇，崇在田，子孙儿童出见。武赐杨梅食之，群儿班立，序啖惟谨，虽至少者不紊。武叹美而去。（同上）

隆庆年间，潞州府长治县民仇火仇、高等，一门各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鹗，二世仇朴，三世仇熏，四世仇阶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男女数百，悉听其长约束，巡按贺一桂题请旌表。（同上）

余幼年，一游方道人趺坐馆门化斋，呼余曰：“汝来，汝富贵寿考都有，但联眉，兄弟不和耳。”归，拔之。旬余复长如初。余因拜首誓天曰：“兄弟和不和由我，我终生敬爱推让，安有乖戾？”跪泣再拔，此后眉永不联。

水部张克文隆庆丁卯与弟计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殓，恍若有神绕舟呼曰：“是人且不死，关公以王孙友爱，故来报尔。”水部因升弟尸，徙置野庙中，走祷关公祠，五日尸尚不变，凡十有八日复苏。水部名克文，戊辰进士，终北部郎，弟名尧文，癸未进士，任衢州道。（《新氵盒县志》）

嘉兴殷原善兄参政近仁夫妇卒广西，所遗三男一女。原善至壮不娶，以身抚诸孤，亲友问之，原善曰：“娶为后也，有诸孤在，娶复何益？”（《彭北部集》）

何兆三，山阴人，弟出采薪，虎突至，衔其首，兆三呼号奔救，以筱击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虎遽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为樵十余年，稍有所储，兆三曰：“吾老矣！当为弟娶，以延宗祀，若有子，即吾子也。”于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妇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冻饿，亦无悔云。（《涌幢小品》）

◎义匹夫匹妇，一节可传，君子多为之，其足风世也。古道日远，谁为中流砥乎？难解橐倾赀，好行其德，亦未可娴而轻之。

方孝儒在宋濂门为高弟子，濂后贬蜀，每私居念及，或见其手迹，或谈及濂事，辄涕泣。既官汉中，其家不能存，言于蜀王，厚抚恤之。墓在夔，每月次夔，必往祭墓下，恸哭移时乃去。

天顺八年，流贼攻城，教谕郑厂、训导陈普家属为贼所掳。诸生温亮泣谓同列曰：“平日所读何书？忍令二师全家被掳乎？”同侪陈敬慨然，罄家资得二十余两付之，亮誓独行四昼夜，方达贼所。贼胁以危言，亮不为动，竟得二师家属而归。（《清远县志》）

夏相国言：六十未有嗣，崔夫人者，河间良家女，事公有孕，而公被祸。初公出弊与缝人赵金五制衣，展弊得金一笏献之。公叹曰：“缝人贱工也，乃有士君子风。”遂录千门，令司公服。崔夫人将就馆，私计曰：“相国祸福未定，倘生男必有嫉我者。”诸仆中金五为众所推，知其可托，出黄金九两，银五十两，谓之曰：“相公一线之系，在我腹中，幸而生男，不能保无妒者，尔其慎为之，持金去。”金五本三门里人，与其叔赵七二四二预置田租三十石，牛一具，为保育计，及孤儿生于忠礼书院，三日，张氏马氏称欲抱视之，自书院携入城中行馆，以糕末塞其口，不死；以絮塞其口，又不死，前有盆池，弃水中以去。幸水浅不能杀，金五乘间窃出，绐曰：“死矣！”私置僻处，以米汁饲之，又以绵裹核桃膏，置口中，以防其啼。越三日，付其三叔接抱以去，报曰：“死儿埋矣。”诸妒方相欣庆。子既出虎口，赵氏之戚程念七妻董氏乳之。越六月，忌者方觉，大怒，召金五以必杀儿为约，责限以须，私与陈夫妇商其事，二赵亦来。五人相向位共谋曰：“此有徐念八者，谨厚人也，无子而生女又死。”遂以孤托之，由是隐秘愈密，金五又反命曰：“吾杀儿，尽夺程氏乳食租牛归矣。”忌者深信之。在徐四年，徐病死，妻将他适，势不能俱，遂送入清凉寺为僧。久之赵四二知事难终泯，自出举首。夫人曰：“此吾家事，何用烦官？”乃召其支属长老巾阳公而下四人，外党叶吉周洎府县庠儒不期而会者三十余人。越二日，先后预知接递，及乳母程董皆集里排胥吏，郡城内外，闻而至者，且万人，众口同声，自相申辨。既见孤曰：“两耳颐颔，相公也；体格动静，崔夫人虽死，夫人父则存，何其貌之似也？”是日三门里赵徐祝三氏，杂居人民，初送投清凉寺，耆老九松而下三百余人，皆从儿入见郡公，远近翔集，阗塞街巷，争先称快曰：“相公复生也！”郡公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哉鬼神之前知也！畴昔之夜，吾梦城中箫鼓宣闻，报送殿元，披录视之，状元名道先，其父前科进士也。”因问子何名？曰：“尚未名。”郡公曰：“即以梦中字命之，曰先承。”从其序也。其时孤年十有五。（《保孤记》）

王环者，曾石塘铣之仆也，铣临西市作诗曰：“袁公本为百年计，晁错反惧七国危。”功虽未就，其志可哀。环，沧州人，本回回种，虬须铁面，负膂力，善骑射。曾闻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时泣谓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顾吾妻子，奈何流落边鄙，为沟中瘠乎？”环闻亦泣曰：“公无忧也，某力能致之归。”曾既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环乃以小车载夫人，与其二子从间道去。环日则具汤粥，夜则露宿邸舍外，间关数千里不懈；后遇赦归维扬，守之金帛，不顾而去。环能书，给事陆锦衣家，陆遇之；后改给事朱锦衣家，以寿终。（《涌幢小品》）

金养者，王华仆也。嘉靖中，倭寇至，华族女妇数十人前遁，贼望见逐之，众大窘。养麾之曰：“主第走，养能捍之。”即扼桥格贼，白刃如林，独以孤挺出入死斗，良久，始仆，而主人远矣。王氏既免，恩养功，欲祠之，而竟不果云。（同上）

张礼，刘养正之仆也，养正方与宁庶人密谋，礼心忧之，常于屏处哭谏，不听。有方士言长生者，馆养正所，养正北面礼，信之，夜半，仆走其所，叩头言：“愿有请。”其人曰：“若岂欲方术乎？”对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与宁藩通，异日必及祸，祸不小，而诸人无能为言者。今独信先生，窃观于往来，为主所礼敬，无逾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愿为先生一言，毋附宁。”其人乃大惊，晨起去，不知所之。后养正死狱中，礼收尸葬之，为木主怀以归。寻簿录养正家，礼愿从，吏逐之去，曰：“吾主母乃行，吾家人安得去？”徒跣京师，馈其妻狱中，妻死，奉之归合养正葬，岁辄上冢哭而祀之。（同上）

石首王之诰与张江陵连姻，睹其日横，力辞归。江陵籍没时，眷屑闭一空室中，橐饘不至，公独载一舟，实薪米鱼菜以给之曰：“彼有罪与否，我不敢知，聊以尽姻戚情耳。”是时众方掉臂不顾，公独拳拳如此。（《遣愁集》）

明吴宽为修撰时，有同年贺恩寝疾，将不起，欲易箦，托于公之旁庑，公即扫室请迁。及卒，奉殓于中堂，使子衣衰，以答吊者。又故人之子，有事于京者，书托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为官殓。及殓，赙有输官银若干，尽丧于娼家，公为如数偿之，遣人送丧归。又有尚书徐少为刀笔吏，县有卒伍，补谪发，误勾摄，欲公脱之。夜饮公于家，以他事出避；其妻有美色，令劝酒以悦之，公不留。明日抱案，已脱去，且语其人曰：“吾昨归，恐汝疑，故速致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乡人服之。”后为兵部郎中，一员外郎每于吏必谩骂，遇宿署，待公不为意。其人卒于官，亲为殓，且厚赙之数年，因其邑令，照拂其家。公之子以荫官尚宝孙，中书舍人，亦致通显。（《客中闲集》）

泾阳王者佐，中万历癸卯乡试，任高阳知县，曾遇福建人黄宾卿被盗劫，哭泣欲死。者佐凄然悯之，银二百两。国初黄宾卿为游击，镇守江口，而泾阳陕西商人四百名，时以为贼，命宾卿杀之。宾卿感者佐之恩，不忍杀其同乡，尽释之，后四百家俱登门谢。又有韩霖贷银五百两，因霖死远乡，榇归，焚其券柩前。（《陕西通志》）

陆孟昭送客出门，偶见丐者于道，孟昭熟视，令人引进，语友人曰：“此绝似吾少时友。”询姓名，果然，即持其手曰：“子何贫至此耶？”遂令沐浴更衣，与共饮食者旬余，友感谢辞去；孟昭亲送至一室曰：“吾为子置此矣，器用俱备，又米十石，金十两，聊以此为生，毋浪费也！”（《臣鉴录》）

闵象南为德，多自隐讳，或假名他入。江西暨浙江遭变乱，妇女横被掠夺，建昌一府，至八万人。闻丙辰秋，有山阴善士虞心影者，奉当事命，挈难妇八十余口，抵扬募人赎之。象南捐一百六十金，以倡众，众得百余金。卒事，余十三人，赎无所出。象南偶值其姻巴君云扶于浴室，因募之，立捐二百金，十三人者，夫妇皆得全。其八十余人，象南皆阴给钱米，俾存活，人罕知者。（《魏叔子文集》）

金陵江某，养豪侠，不择交游，忽为叛案所供被补获。武进许新字颖长，上元诸生也，素与江善，欲救之，曰：“子所犯，非凌迟即斩，吾不忍子，吾第保子不入缧绁，子急逃，吾即坐罪，亦不身首异处也。”江果逃，后追保人入官。许曰：“生员不知其谋叛，一时误耳。”官亦义之，果得不死。事见解，江无德色。（《槜乡集》）

京师魏孝廉琦与山东毛相国东堂公交最欢，当相国归，寄箱二只于家，孝廉即命置堂庑下，亦不知所贮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国卒，孙来袭荫，始索之，问箱在何处，孝廉指庑下示之。孙意弃掷若此，必无长物；既发，内贮金千余两，亦有札记其数，并谓出俸赐之余，无不大骇。孝廉曰：“若此内有此，即置秘室，吾卧不稳矣。”（《耳谈》）

孙明，丁尚书汝夔之仆也，尚书坐事斩西市，仲子懋正谪戍辽阳，明从焉。居半岁，懋正死，无何，妻复死，遗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儿往村媪丐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监司行部至，辄哭诉冤状，泪尽继之以血。当事者怜之，为脱其籍得归，间关数千里，昼负儿，且行且泣，乞宁己不食，不令儿馁也。夜宿辄择温燥，与同卧起也，间月始得达家。事儿如事主，仍追理其遗产，为族戚干没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长，悉以付之，仍孑然一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儿名继之，得为邑庠生，明以老寿终。（《涌幢小品》）

丹阳李某，市贩人也，与生员贺馨荐交。贺有仆素无赖，惧罪，走投闽藩旗下。藩移檄江南抚院，追仆妻，并诬以附寄财货若干，实无有。贺惊惶无措，平日知交不一视。李独往省慰，且为贺决策曰："闻闽藩朝觐回，道京口，须亲控之，乃解耳。"贺书生，素讣匡怯，辞以不能。李慨然自任曰："我当代君。"遂具呈以油纸束于腿，伺江口，藩巨舰过，李大呼冤者三，不之采，遽跃洪涛。藩命捞起，知其诉冤也，怒喝曰："何不控有司？"遂锁之后艘中。李素工琵琶，善小曲，适藩下侍卫群聚酣饮，挟筝琶，弹以侑觞。李曰："我颇能此，何不解我缚，为诸君奏一曲？"从之，音调凄锵，可以泣鬼。众大喜，以觞觞之，讯以何言来诉？告之故，遂为代白之藩，藩曰："易易，当唤仆来正之耳。"李哭诉曰："今事在抚院，差役临门，奈何？"藩悯其情急，遂作檄付之抚院，事得解，绝口不言劳。（《樗乡集》）

◎正气宇宙人类所以不绝者，正气在耳。依阿取容，奸慝飙起，遂使日月蚀、星辰晦，谁之厉欤？气之正者，片言可以扶坤维，一往可以回造化，嘻嘻卓哉！

明初刘长史尝以使至燕，王与之弈，刘胜。王曰："卿独不少让我耶？"对曰："可让处不敢不让，不可让处，何敢让？"（《座右编》）

况钟在苏州兴学礼士，儒生贫寒者，多有所给。于是争献诗，邹亮献二十首，钟独称赏，欲荐其才于朝。有以匿名书数亮过失，潜揭于府治大门外者。钟得书叹曰："彼欲沮吾荐，正欲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学可用，召试授吏刑二部司务，转监察御史。（《悬笥肖探》）

湖州慈感寺前桥曰湖音，水清则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见之，每风雨即有蛟龙来攫。永乐中，夏中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里，率一美女来见，公不为动，徐诉曰："久宿于此，岁被邻豪欲夺吾女，若得大人一字为镇，即彼慑伏，永不为动。"公书一诗与之，中有蚌倾心之苟，神拜领而去。未几公至吴淞江，有金甲神来诉曰："聘一邻女已久，无赖赚大人手笔，抵塞不肯嫁，请改判。"张公目视之，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因悟曰："是矣，兹感蚌珠之仇也。"牒于海神，次日大风雨震电，有一蛟死于钱溪之北。（《涌幢小品》）

邝性至孝，为陕西臬司副使，有声，其父家教至严，尝以俸易一红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泽物，乃以此不义之物污我耶？"即封还，以书责之。欲见其父不可得，以父为教职居间，因秋闱需典试者，谋于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复以书诮让；捧书跪诵，惶恐无地。后为府尹，益励其操，历进兵部尚书，卒死土木之难。（《座右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莆田翠渠周公瑛知广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自舞。公摘树叶置童子怀中，戒之曰：“汝第舞，但树叶落地笞汝矣。”于是道士百计作法，童子凝然不动，盖童子心以守叶为主也；以是见人心有主，则不动。（《仰山脞录》）

吴希贤拜检讨，预修英庙《实录》，有贵家子寇姓者，密以贿丐希贤致半词于其父，希贤拒之曰：“苟为此，他日何以见董狐于地下？”（《玉堂丛语》）

世称丘文庄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择卷，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仅得张淮一园，邸第始终不易，廉静三也。（同上）

钱鹤滩请告，门生有守维扬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后始一至。诸大贾争先迎谒，公曰：“疾夫来看广陵潮，差有起色，并一问琼花消息耳，无心跨鹤也。”遂潜去，太守追之不得。（《座右编》）

都御史杨公继宗居忧时，阉宦汪直以权幸延揽名士，闻杨公治郡名往吊；公衰于坟所，直趋至坟所，拜起，手捋公须曰：“比闻杨继宗名，今貌乃尔。”公曰：“继宗貌陋，但亏体辱亲，未之敢也。”直不复敢言，直时威震海内，不屈者公一人耳。（《后渠杂职》）

郭威襄公家居简静，好读书，天文地理，靡不通晓，教训子孙，以俭素力学为务。时公卿多置田产，公独不治，上问之，对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宠灵，叨有封爵，子孙衣食余饶，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叹曰：“廷臣若郭登之忠诚朴实，诸人不及也。”（《迪吉录》）

薛文清为御史时，每至三杨门，止投刺而去。三杨慕其为人，恨不得一见；后访于朝班中：“谁为薛御史？”始识其面。（《玉堂丛语》）

予由交城令，以平寇功，升部属，服阙赴补，寓家掌科兄尔合邸中，未出门投刺。魏少司农家枢过兄邸，阍者辞曰：“家主衙门未回。”魏公曰：“我非拜尔主人，我欲识我司官面耳。”步入门，直进后园。予衣冠出见，坐未定，公笑曰：“老父母为敝省建不朽功业，学生以为年大矣，今见丰姿，深为朝廷得人喜。”茶未献即别，绝无一语寒温。及补户曹，九卿会议，时堂官派予与余公国柱主稿，未上班。陈少宰，岂攵永忽高声曰：“谁为吾乡赵天羽者？”梁大农清标笑指予曰：“此君是。”少宰敛容起揖曰：“弟今日方识荆也。”李相国尉谓大农曰：“天羽老诚练达，浮沉郎署，我辈不能辞职。”大农致其语，予对曰：“司官练而不达，老而无成，得半止耳。”

张字仲明，慈溪人，成化中以进士治铅山，邑有父子讼者，系于狱，谕以天性，旬日出之。父子相持大哭，抱头去。邑故多淫祠，民有以腐肉系大树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鸦群噪盘旋其上，因以为神，一时趋者成市，候伐树乃止。有妖巫挟魔魅之术，压杀多人，公鞫之得其情，扑杀投诸河，诸淫祠不在祀典者，悉毁之。山中有寡妇子，以采薪为虎所伤，公以朱书尺一，斋戒约城隍五日内必驱虎伏辜，不然，庙当毁。果有二虎如约来，候曰：“无辜者去。”其一虎遂去，一虎伏于庭。侯善射，引满三中其首，杀之。有民白昼忽为雷所击，乃邻悦其妇，利夫之死，伪为雷神；公廉其实，署之法。后以治行征南台御史，民户祝之，闻其子孙，代有兴者。（《二酉日录》）

孙继先孟县人，以御史忧居，尝乘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绯衣妇人，却行去曰：“孙御史来，吾不敢过孟县界。”公驰马即之，入于牛群，迄不见。明年民病<孛页>瘴，自山以西，死者数十万，独孟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涌幢小品》）

罗念庵父讳循，字遵善，尝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阳旅舍，有来奔者，佯若不谕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实，则忿怒脱走，出栈道邮亭，亭长告曰：“恶地不可留也。”时已昏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户开，月色中美女婷婷，来坐榻上，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寝。少顷，从者作魔语，起问之，已为鬼所侵，返视户，户固扃也。明日告亭长，亭长曰：“此妖杀人多矣，而莫能动公，公福德未可量也。”（同上）

邢如约临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见者不祥。邢幼从群儿之塔庄，获蟾掣搦，良久释之，卒不为祟。一日雷电风雨昼暝，有神人长十余丈，冠黄金朱衣白简，鬼物从之百数，麾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床下，神人曰：“当生者生，当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雕篆字隐隐见，若富贵寿考，大昌厥后。邢稽首谢，历三日，硫黄气满室中，朱书龙蛇状盈几，不可识。夏日与友之宿安店，月明熟卧，忽有声若雷从地起，友人坠榻下，邢卧自如。（同上）

王海日华十四岁时读书龙泉山寺，旧有妖祟。富家子数人，豪侠自负，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伤者。寺僧因复张皇其事，众皆失气，狼狈走归。公独留宿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为异。假妖试之，每夜分，辄登屋号啸，或投瓦石撼卧榻，或乘风雨雷电之夕，奋击门障。僧从壁隙中窥之，方擎灯端坐，神气自若，辄私相叹异。然益多方试之。月余技殚，因从容问曰：“向妖祟，诸人皆被害，君能独无恐乎？”答曰：“吾何恐？”僧曰：“诸人去后，君更有所见乎？”答曰：“吾何见？”僧曰：“此妖但触犯之，必露怪状求胜，君安得独无所见？”公笑曰：“吾见数沙弥为祟耳。”诸僧色动，疑觉其事，因佯谓曰：“此岂吾寺中亡过诸师兄为祟耶？”公笑曰：“非是，乃现在诸师弟耳。”僧曰：“君岂亲见吾侪为之？但臆说耳。”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吾虽非亲见，然非尔辈亲为，何以知吾之必有见也？”寺僧因具言其情，且笑且谢曰：“实以此试君，君天人也。”（同上）

正德时李西涯于刘瑾张永之际，不可言臣节矣。士惠其私，犹曲贷而与之，几无是非之心。罗公乃李之门人，引大义责之。书云：“生违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与？彼朝夕献谄，以为当依依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载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危，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临咸不觉狂悖干冒之至。”李得书泪下。（《玉堂丛语》）

许谷字仲贻，上元人，嘉靖乙未会元，历任南京升尚宝卿，以人言罢归。仲贻负时名，盛年岩居，三十年不通一字于政府。缙绅至南京，都造门求见，不一报谢，曰：“此乡前辈里居之法，不敢变也。”日以赋咏自娱，所得卖文钱，投竹中，客至探取之，沽酒酣饮，穷日月不倦。年八十有三，自为行述，甫三日，无疾而逝。（《列朝诗集》）

先京师解一水妖神来就讯曰：神在御园为祟。上历举诸大臣名，皆不惧，惟云送南京海瑞处，则无声。（《昨非庵录》）

魏忠贤欲招仕籍姓魏者为宗谱，人争以弟侄之分事之，惟给事魏大中毁其帖以绝之。助教魏浣初不通明籍，遂除令曹。（《臣鉴录》）

◎廉介贪夫徇才，廉者贵焉。廉，美德也；顾廉则必刻，刻则使万物无所容，渐入刑名之学。洁以处己，称物平施，君子哉。

吉水罗汝敬，宣德中以工部侍郎，兼翰林修撰，出使交址。会一仆死，交址王范一金人，与仆身略等，用以偿公，公拒不纳。（《泳化续编》）

吴思庵为御史时，巡历贵州回，三司遣人赍馈黄金百两。追至夔州，思庵却不受，就题其封上曰：“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妆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尧山堂外纪》）

叶宗行令钱塘，按察使周新风采严重，尤重之。尝候宗行出，潜至其舍，视室中无长物，惟笠泽银鱼干一裹。新叹息，携少许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饮之至醉，出三品仪仗，道之归。宗行辞不许曰：“此位可至，奚辞焉？”时呼钱塘一叶清。（《昨非庵集》）

宣宗幸史馆，撒金钱于地，命众取之，学士李时勉独立不动。上嘉叹，亲取袖中余钱赐之。（《玉堂丛语》）

于谦籍其家，惟上赐盔甲一副，裕陵追悔。秦籍其家，止黄绢一匹，英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动色，此清之鉴主上也。魏骥见王振，惟帕一方，振不之较；张秦遗刘瑾止土葛，虽衔之而不螫，此清之感宵人也。（《说储》）

张尚书邦奇，李公东阳门人也。一日侍坐，有兴化守者，亦公门下士，以觐事至京，缄两帕四扇，令从吏馈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宜，但多帕奈何？”吏顿首于庭，乃启缄取扇而归其帕。公致政后，遂庵杨阁老载酒肴过怀麓堂为寿，觞以金。公讶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庵有惭色。（《玉堂丛语》）

东山刘公为广东方伯时，广中官库有一项羡余钱，自来不上库簿，旧任者皆取去，以充囊箧，相袭为固然。公初至，发库藏，库吏以故事白。公沉吟久之，乃大声呼曰：“刘大夏平日读书，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许时，诚愧古人。”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毫无取。（同上）

刘东山司马语萧聪曰：“正统间，先君为御史，在京有乡先达过焉，问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适在邻家磨面去矣。‘乃竟趋入，遍视家中所有，遂诣寝室，见床上惟蒲席布褥被而已。喜曰：“御史所掾若此，可称其职矣。’即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乡先生某少卿也，其为人高脱中复有缜密，故观人于所忽如此。‘“（《遣愁集》）

史秉直，永清人，筑室发土，得银数万两，叹曰：“财者，人之命也，何可独享？”遂遍周贫乏。后遇岁凶，出粟八万石赈饥；未几盗贼蜂起，复散家赀设防御，乡里得全。有司上闻，赐官立坊，寿九十四。（《臣鉴录》）

壬辰，会元林先生春，其父故漕卒，家贫，善养其母，往往至日中不能炊，先生拾穗行歌无怨色。后官吏部，卒于邸，捡之囊中，仅得银四两，几无以殓，可谓始终一节者。大学士张玉阳赏其卷，批曰：“布帛菽粟之文，必是笃行君子。”张可谓知人已。（《闻雁斋一谈》）

万公士和知饶时，唐先生赠以双磁罂曰：“夫饶非乏磁，而吾以磁赠，知君不取磁于饶也。”公服其言。（《玉堂丛语》）

嘉靖时，括天下废寺田，尽鬻民间，土大夫往往藉是占业。叶南严家居，宦箧萧然，直指按江右，与叶有旧，欲以百亩饷叶。叶曰：“吾生平不妄取一钱，岂因里僧破戒耶？”乃训子曰：“使我居官多积，儿辈竞为安逸计矣，宁肯勤苦自立，正以无可凭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为？”又曰：“吾老不及见，汝第观之异日，有以此获累者。”不数年，果下令清查，增价复业，纷纷百出。叶之子孙，超然独免。（《座右铭》）

轩𡨴为浙宪司，四时一布袍，每日惟蔬食。天顺时擢大司寇，请告陛辞，上问曰：“昔浙中廉使考满，归家仅二竹笼，乃是汝乎？”公顿首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遣愁集》）

海瑞晋南冢宰，以币物为贺者，俱不受，报名纸用红者，亦以为侈而恶之。邹元标以青蚨二十文入贺，出诸袖中。海见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过数日，置酒守邹，惟肴四盂，市饼一盘，酒数巡而已。（《迪吉录》）

海忠介公瑞令淳安时，官署中有隙地，课老仆树禾麦，艺蔬芥，旦夕取自瞻，江水之外，无关淳安者。胡宗宪总制浙直，权甚重，家僮过淳安，海无加馈。胡一日语藩臬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臣鉴录》）

樊知县毅曰：“吾归囊资仅五千耳，金缯不及一千。”王司训辅曰：“勿谓学官贫，吾积俸并诸生馈遗，亦有六百金。”樊意恨六千为少，而王且喜六百为多。迨其后也，樊三子不相容，分异六千金，买田筑室，悉与三子。子疑父有余藏，辄不愿养。樊田数亩，自衣食焉。未谷而粜，未丝而卖，门无三尺童子，客至老婢供茶，恒戚戚焉。及卒，葬不成礼，诸孙皆凌替不振。王四子，伯仲治生，叔季居庠，同居养父甚欢。暮年惟花竹为乐，客至留饮，尽欢乃已，无日不开口笑也。子若孙皆致通显，家声未艾。（《文峰格言》）

杨东山守吴，其母罗太夫人，尝于园囿种苎，躬纺绩以为衣。东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积俸曰：“此长物也，自吾积此，意不乐，果致疾，悉以谢医，则吾无事矣。”平居首饰，止于银，衣止于布绢，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饥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诚何心？”（《座右编》）

李远庵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郑晓出远庵之门，同官南京数年，岁时只一寒温而已。一日侍坐既久，有一布鞋在袖，逡巡不敢出。远庵问袖中何物，郑曰：“晓妻子手制一布鞋送老师。”远庵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仅此而已。（《臣鉴录》）

王九皋自辽东还朝，馈送一无所受，内官与同事持明珠数颗馈之，固辞。内官曰：“公于他馈不受可也，我之馈不受，有死而已。”九皋不得已受之，密缀衣领间，人无知者。居数年，内官死，其犹子不敢见，使人召之来曰：“何不买第宅？”对以贫，遂解珠与之曰：“值千金，饶置地也。”（同上）

王恕巡抚€南，不挈僮仆，唯行灶一，竹食箩一；服无纱罗。日给唯猪肉一斤，豆腐二块，菜一把，酱醋皆取主家给状，再无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随行，恐致平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单身自来，意在洁己奉公，岂肯从人坏事？”人皆录其词而焚香礼之。后巡抚云南，回钱塘，吴诚代之，太监钱能遣都指挥吴亮迎宴于平彝。亮回，能问：“这巡抚比王某何如？”亮曰：“这巡抚十分敬重公，大与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与我作对头，不然，这样官儿，只好与他提草鞋。”（《秋山偶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两广流贼乱，广东副使毛吉杀贼战死。初吉出军时，给官银千两，充军饷，委官徐文司之，已费及半。文悯吉死无归，以所余银密授其仆，俾为丧具。是夜仆妇忽出中堂，据正席坐，举止如吉状，顾左右曰：“请夏宪长来。”举家惊惶，顷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国恩，不幸死于贼，固无余憾。但徐文所遗官银，已付吾家仆，我负污辱于地下矣，愿亟还官，毋污我。”言毕，忽仆地，少倾妇苏。（《座右编》）

吴相国云：“袁继成被参，携一仆赴京，予捐俸赠之路费。曰：”敢以清俸，用佐廉俭。“继成辞不受，诸生泣送于途。汾州孝廉曹良直为执鞭弭，迭至京邸，范廷辅语予云：”袁佥事临行，简囊止两破笼，内同乡送行银杯二器，旧员领数套，书数本而已。此外并无长物，学租皆发赈贫生，及置买学田，其清如此。“（《忆记》）

徐孝祥吴江人，隐居好学，后园见树根一坎，塌陷，谛视之，下有石，启之，皆白金也。乃亟掩之，一毫勿取，人无知者。几二十年，值弘治壬戌岁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当出世耶？”乃启其穴，物皆如故，日取数锭，收籴以散贫人，所全活者不可胜计，物尽乃已。女将适人，惟荆布遣之，而于藏中之物，锱铢无犯。（《春气录》）

张献忠谷城再叛日，留书于壁，以告楚人，白己之叛，总理使然。具条上官名氏，而列所取贿之日月多寡于其下，且曰：“襄阳道王瑞旃，不受献忠钱者，此一人耳！”闻者愧焉。（《明季遗闻》）

◎宽厚人有市璧者，其广阔同，而一则千金，一则五百，以其厚倍也。矫人情而过为卑下，固自不必，若以厚为绳，终身当以之矣。

昆山王英洪武初授山东道监察御史，上特命署都御史事，大书“敦厚王英”四字，揭诸殿柱。乡居尤率易，尝微服入郡城；时禁庶民服靴，门者缚英。英笑曰：“吾官人也。”顾取舟中冠带示之，始得释，亦不色怒。邑令盛设酒馔，邀英，辞之，竟赴邻翁饭，或怪之。英曰：“邻翁贫，治具不若令之易也。”（《臣鉴录》）

或问夏原吉公：“量可学乎？”公曰：“某时有犯者，未尝不怒，始忍于色，终忍于心，久则自熟，殊不与人较，何尝不自学来？”（《座右编》）

杨公翥有厚德，为景皇帝宫僚，居京师，乘一驴。邻翁老而得子，闻驴鸣辄惊，公遂鬻驴徒行。天久雨，邻垣穴潴水公舍，家人欲与竞。公曰：“雨日少，晴日多，何竞为？”金水河桥成，诏简有德者试涉，廷臣首推公焉。（《玉堂丛语》）

景泰时，侍郎王伟先任职方郎中，因于忠肃公谦荐，超升侍郎；未几，伺于公过误，密奏毁之。时景帝信任方专，召谦入内殿，以伟奏授之，公叩头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伟堂下迎问曰：“今日圣谕何事？”公笑曰：“老夫有不是处，当为面言，何忍至此？”出奏示之。伟无地。（《史补》）

雍泰字世隆，为宣府巡抚，归家访其旧友王生。时生已弃士业农矣，遇诸涂，谓曰：“雍泰乃不忘贫贱之交乎？倘不弃余，约期访汝。”至期，生布衣〈毛监〉〈毛参〉，背只鸡，持瓢酒至；泰以兄事之，与食必跪，生直受不辞。（《臣鉴录》）

岳正字子方，为翰林修撰，英宗甚重之，尝曰：“好个岳正，只是大胆。”后谪戍于边，自题其像曰：“好个岳正，只是大胆，从今以后，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或谓公曰：“不闻宰相腹中撑舟乎？”曰：“顺撑来可容，使纵横来，安容得耶？”（《畜德录》）

陆五台掌吏部，朝觐时考察群吏，一县官大呼曰：“五台老矣，胡不自休？贪位固宠，阻塞贤路。”五台不怒不辨，第曰：“少年人亦不可无此气概！”竟置其入平等，众服其量。（《苏谭》）

魏尚书骥致仕时，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缆而行。御史怪问，曰：“魏骥。”又问，曰：“萧山魏骥。”又问，曰：“尚书归老萧山魏骥。”御史惶恐谢罪。（《畜德录》）

人有被横逆而欲复报者，问于叶子。叶子曰：“天方助桀，何可与争！犬自吠尧，吾则何与？急而击之，在我多费，博浪之椎，徐以制焉。在渠自有乌江之剑，况彼之叫跳，有识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闲，无知者亦服其量。使丙夜而深思乎？彼之含羞，其将何解？即终身而不报乎？我之得胜，亦已多矣。”此一时晓解之语，可以消世人许多不平之气。（《书肆说铃》）

吴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尝遣使察之。使者潜至公旁舍，见一农人坐小几，拔秧播田，貌甚端。使者问曰：“此有吴尚书，其家何在？”公敛手对曰：“琳是也。”使白状，上重之，复召为原官。（《座右编》）

福建参政吴昂，海盐人，少时闻海宁祝先生萃履方笃行，以员外郎家居教授，昂短褐草鞋，负书往从，就河滨濯足而进。祝先生奇其人，欲试之，曰：“生来晚，书舍满，无所置生，唯一牛屋，幸无牛，生宁得居乎？”昂欣然解衣，共先生家人扫除，受祝先生书，坐牛屋中，日夜诵不辍。冬夜一败絮袍，时解与所从老奴更相衣；或周走室中，跳诵却寒。岁暮归，祝先生赠米布，要明年复来。除夕上母寿讫，即走百里，诣祝先生所。元旦方启门，吴生俪然进谒，拜罢，复请受书矣。后昂既贵，闻祝先生死，奔赴丧次，哭踊，执心丧三年如子。（《海盐县图经》）

曾文恪公驿为孝廉时，属远行遇雨雪泥泞，夜止旅馆，怜其仆寒苦呼，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衾下，因赋诗云：“半破青衫弱稚儿，马前怎得浪驱驰？凡由父母均为子，小异闾阎我却谁？事在世情皆易忽，恩从吾幼未难推。泥途还借来朝力，伸缩相加莫致疑。”今人于奴仆，鞭挞骂詈，不啻牛马，尚能恤其饥寒劳苦哉？（《苏谭》）

沁水刘司空公东星历官三十年，芒履布衣，亡贵倨态。一日散步道周，适负贩者，驴踣于地，其人呼公起之，公为助臂而出诸淖。行数步，方知为公，亟回谢罪，公笑遣之。起漕河日，偶憩门巷，二骑士捧檄至，谓其田父也，揖曰：“掌家何在？”公诺而入，使出召之，骑士一见惊伏请罪，公曰：“无伤也，若安得识乃公！”其子用相赴淮上省，止携两仆，跨一蹇，旅舍陵侮之。忽见发中金佛像，谓为妖人，执诸丰令，仆始吐实。令为负荆谢，饰舆马，麾不受，仍策蹇而行。（同上）

阮恕字伯宽，尝赴长沙善化任，中途宿穷谷间，有商十数人先在焉。从吏与争爨，恕为杖其吏，且慰抚之。吏退诟曰：“有官如此，何以仕为？”恕亦不介意。及暝，商相谢曰：“某等粗疏，感公弘量。夜半倘有少喧，官且安寝。”恕唯唯。比夜半喧甚，恕戒仆坚扃以待，俄而寂然，起烛之，杀人纵横，乃强寇也。恕以扉掩血潜出逆行十余里，平明乃回故处，官吏捕盗方急，是夕脱命毫发，人谓宽厚之报。（《客中闲集》）

宋栗庵乡 熏为吏部尚书，至长安街，有老妇著面衣，乘驴不下，从者误为男子，呵之。老妇大诟曰：“我往京师五十余年，见了千千万万，希罕你这蚊子宫儿。”宋至部，语同僚笑曰：“官亦小蚁子矣，此妇人眼孔大，所谓见惯浑闲事也。若深山穷谷人，见一顶纱帽，便战栗失措矣。”（《座右编》）

宪副金公世龙，谢病家居者数年，一日郝明府以贤士夫见问，予首举公，明府不知吴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名，此亦今时绝无而仅有者。（同上）

太宰渔石唐公，致政家居时，出入惟徒步。陈大参良模说之曰：“翁居八座，年逾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翁学孔子者，而顾欲过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枫山先师致政归，只是行步，未尝乘轿。乃侄朴庵公（名拯，侍郎）及竹涧潘八（希曾侍郎）俱守此礼，吾安敢违耶？“（《玉堂丛语》）

曾鹤龄会试日，与浙中数举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谈论锋出，曾为人简默，在座若无能者，各举书中疑议问之，曾逊谢不知。众皆笑曰：“凡夫也，偶然预荐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众俱下第，曾占榜首，乃寄以诗曰：“捧领乡书谒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间固有偶然事，岂意偶然又偶然？”（《尧山堂外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罗念庵每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状元两字；此两字去，然后可以用世，可以出世。（《澄心小录》）

罗洪先作鼎元时，外舅曾大仆趋告曰：“喜吾婿干此大事。”罗面发赤，徐对曰：“丈夫事业，更有许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大事也？”是日犹袖米，偕何黄二公，联榻萧寺中讲学。（同上）

史良佐，南京人，为御史，巡西城而家住东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为起。一日执数辈送东城御史，御史诘之，其居首者对曰：“民等总被倪尚书误却。”曰：“尚书何如？”曰：“尚书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时，每肩舆过里门，众或起匿；辄使人谕之曰：”与尔曹同乡里，吾不能过里门下车，乃劳尔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犹倪公，是以无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内善其言，悉解遣之不问，倪尚书者，谓文毅也。（《稗史》）

徐存斋年未三十，出翰林，督学浙江，一士子文中用“颜若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及发落，生将领责，执卷进云：“太宗师见教诚当，但此语出《杨子法言》，实非生员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侥幸太早，未尝学问，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遣愁集》）

唐一庵与众友夜话，将寝，问曰：“此时还有事须料理否？”众曰：“无。”一庵曰：“夜寒，吾辈饮酒乐甚，从者尚未有寝宿处，焉得不与之料理？”有官人夜饮温室，语人曰：“今夜温暖若是，时令不正也。”从者于门外顿足曰：“外间时令却正，自处富贵，可不念人饥寒劳苦哉？”（《座右编》）

参政吴昂家居，尝驾舴艋入郡城，遇两措大舟适相触，奋怒邀昂止。昂布衣毡帽，局促舟中，舟中又无他供具，逆揣为农庄人，要挟之，欲令出钱偿礼，昂逊谢，乞至西门汤别驾家行贷；至则别驾大惊，顾两生何得辱前辈乃尔？两生惭沮，昂贷钱固偿，两生谢之愈恭，径归。（《海盐县图经》）

尚书与一孝廉园相近，百计赚之；孝廉一日立券送尚书，后题一诗曰：“乾坤到处是吾身，机械从来未必真。覆雨翻云成底事？清风明月冷看人。兰亭禊事今非晋，桃洞仙人昔笑秦。园是主人身是客，问公还有几年春？”尚书愧甚，亟返其券。（《苏谭》）

文待诏徵明性不喜闻人过，有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终其身以为常。（《春气录》）

江右万拙庵谨厚，好行德，一生怕见官府。子衣成进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常。逮覃恩受封，冠带谢恩，拜祖先毕，即珍藏之，仍旧衣帽。乡人讶曰：“今受荣封，巾服何妨？”曰：“此我镜中面目，我安我山农之分，勿复相苦。”世俗子为官，称其父为老爹，每呼之不应；曰我自万拙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敢当老爹，故不应。比部奉命恤刑南湖，乘便归省，有衡阳囚欲脱罪，家属携重资，乘起行投轿中，视之千金也。系其人，发黄梅县，金贮库中。公骇相谓曰：“其人本为减罪，今罹此，不滋重耶？盍释之？”比部唯唯，释其人，还金而去。（《座右编》）

王元美为比部郎，尝与蔡子木、余子与、吴明卿、张肖甫、谢茂秦饮，谢时再游京师，诗渐落，子木数侵之。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诸吟，亦平平耳。甫发歌，明卿辄鼾寝，鼾声与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为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子与复与子木论文，不合而罢。后五岁，子木以中丞抚河南，子与守汝宁，明卿谪归德司理，张肖甫谪裕州同知，皆属吏也。子木张宴备宾主，身行酒炙曰：“吾乌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寻具疏荐之。（《尧山堂外纪》）

相国朱国祯万历戊辰，主会闱，得一卷甚佳，以策犯国祯字弃去。太使陈如冈房一卷，亦以如冈如陵句，犯其名见弃，识者每嗤其刻。（《野乘》）

顺治乙未，余会试已隽，以文中有而不予人以可托句，犯房官于可托讳，见刖。己酉余分校山右，首题先有司三句，有吉士汇征语，因犯余名，房考弃之。余曰：“勿疑也，果通关节，何以名为？第呈堂，余当力争之。”因获第二，登榜为文水阎调鼎，联捷去。夫萤窗雪案，决科三场，乃以无心之语，避嫌而弃人才，念及昔年辛苦，能不汗浃，衡文者念之哉！

归德侯司成恪以忤魏罢归，里人邓生者，妄人也，构小衅诟公，谓若乃养马，而我职弟子员，冠儒冠。公门下奴客，忿欲殴邓生，公大笑，悉召与之饮，皆醉，邓生乃免。当是时，忠贤实欲杀公不已，会诛死，而公复起为庶子。邓生大惧，更诣公，汗浃背，前匍匐谢。公又大笑，掖起之，徐饮以酒，一无所问。（《壮悔堂集》）

李象山先生柱明，滇之阿述州人，壬戌进士，授京仓度支。普名声赂魏寅官，取同郡印结；公知其反状，不从，遂逮狱。普闻之，火其庐墓。居常必粝食，荐草则吉，若冬著绵米稍白，则病。囊具萧然，破帽短衣，畦菜金陵汉西门。值左辖山东孙肇兴，是其年友，趋从访之，公负锄不顾曰：“想另有李柱明，我非也。”（《座右编》）

江夏贺对扬先生，为广文时，体恤两明经，寅友备至，诸生问字者，毫不计修脯，而于两齐则谕以从厚。语人曰：“余致敬同寅有故，一与家严同庚，一与家慈同庚，俨然父母式临其上耳。”晋秩宗伯，寓所仆从仅三人，皆诸生时所服役者。其标封字皆细楷，柳公权云：“心正则笔正。”伊川云：“写字亦有正心诚意之学。”先生有焉。（同上）

贺相国致乡亲戚友书中一段云：“据今日耳目观听，岂不谓逢圣阁员矣；乃逢圣固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巳度荒年，三日仅黄豆一升，岁除一母鸡易米二升五合。先中宪所刊祠堂对联：”当年鸡{廾豆}休忘念，此日儿孙勿妄思。‘逢圣今日不念，是自绝其祖父母之泽也。先中宪赤贫，诸生授馆四十年，每岁正月朔六日始，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领青布直衣，坐处方方一块蓝色。先恭人让居于婶，周旋数尺陋室中，下湿上漏，炊薪即在床前，烟薰眼泪。逢圣哽咽不能书，今日不念，是自绝其父母之泽也。即逢圣戊戌馆于钟祥，己酉馆于嘉善寺，或御冬以，或六月荐草。癸卯揭晓，则先日绝粮，丙辰报至，则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两截人，是自绝其子孙之绪也。念之若何？亦曰：“冈敢作业而已。’不作业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宪之训，饿死事小，家中没饭吃，宁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错动了念头而已。’不错动念头若何？亦曰：”公门无一字之干，本宅无生事之仆，钱粮无分毫升合之逋欠马递水歹，不往索一骑一舟，山扬湖地，不讨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无营运装载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则力诫子孙闭门思过而已。‘此极猥琐事，逢圣何胪列乃尔？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亲，积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顾私，积之成纯忠；廉官一铢不苟拾，积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闻音，积之成贞节。’天下事皆起于微，成于慎；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蚁穴溃堤，吾畏其卒，故忄希其始也。”（《昨非庵集》）

◎见色不乱色之移人甚矣哉！苏属国苦节十九年不能生子异地，况其他耶？然欲忍人所不能忍，乃为杰士。青娥红粉安在不可以试人品？

王敏字进德，定海人，尝与友人读书空舍中。半夜邻女叩门求宿，其友欲纳之，进德拒门厉声曰：“吾在此，谁敢入吾门？”因疾呼使闻于外，女愧不敢出声，逸去。镇将谓其清介，欲试其所为，召使饮酒，帏妇人于偏室，酒酣内之，钥门以去。进德入见妇人，大呼，排门取厩马乘之逃还。洪武时，以太学生拜监察御史。（《续人镜阳秋》）

曹文忠公鼐为泰安典史，因捕盗，获一女于驿庭，色甚艳，欲就公。公奋然曰：“处子可犯乎？”取片纸书曹鼐不可四字，火之，终夜不辍；天明，召其家领去。后大庭对策，忽飘一纸，有曹鼐不可四字，遂文思沛然，状元及第。（《臣鉴录》）

秦君昭少年游京师，其挚友邓君载酒祖饯；既而携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为部主事某人所买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达。”秦勿敢诺，邓作色曰：“纵君自得之，亦不过二千五百缗耳，何峻辞乃尔？”秦勉强从命，迤逦至临清，天渐暄，夜多蚊蚋，内之帐中同寝。直抵都下，置舍馆主妇处，持书往见。主事问曰：“足下与家眷来耶？”曰：“无有。”主事意不悦，随以小车取归。逾三日谒谢，曰：“足下长者也！昨已作答简，报吾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付托之意矣！”遂相与痛饮，尽欢而散。后秦之子孙，咸至显宦。（《不可不闻录》）

一少年尝淫于色，后悔之，欲绝其端，屏居精修数年而归。有先所识女遇之途，怪问曰：“我昔年某，不顾我何也？”答曰：“我非昔年某矣！”不顾也而去之。（《七克》）

德默者，国王也，有两宠臣，未察其心，令传语其后。其一还，王问曰：“尔视后若何？”对曰：“倾国倾城，绝世独立。”其一还，王问如前，对曰：“王命臣传语，勿命视也；徒闻其言，亦温惠矣。”王大喜，厚赏，任用之。谓先一臣曰：“汝目不贞，汝心亦尔矣。”遽遣之。（同上）

陆公容少美风仪，天顺三年，应试南京；馆人有女善吹箫，夜奔容寝。容绐以疾，与期后夜，女退，作诗云：“风清月白夜窗虚，有女来窥笔读书。欲把琴心通一语，十年前已薄相如。”达明，托故去。是秋领荐，年二十四登进士，官至参政。（《臣鉴录》）

沈特贬筠州，售一幼妾，携与俱行。七年后归，呼妾父母，使嫁其女，仍是处子，有赠诗云：“昔年单骑向筠州，觅得歌姬共远游。去日正宜供夜直，归来浑未识春愁。禅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犹怀炭妇羞。铁石心肠延寿乐，不风流处却风流。”全州李文贵素方正，自湘江买舟归，有美女子来附舟，不能却。舟窄天暑，同宿帐中；女穷途失伴，自度不能免也，而李毫不动念。行三日，旁晚将泊矣，李因女在舟中，图速返，促其夜行。舟忽破，众急登岸，谋投近山寺中暂宿，且燎衣。比纡折至寺，隔墙有妇人喊哭声，众碎户入救，则李妻也。诘其故；李妻闻母病，同女婢往视，因晚为奸僧掠入，欲行强奸也。稍迟一刻，则必被污矣。（《澄心集》）

镇江靳翁，逾五十无子，训蒙于金坛。其夫人鬻钗梳，买邻女为侍妾。翁以冬至归家，夫人置酒于房，以邻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颇良，买为妾，或可延靳门之嗣。”翁颊赤俯首，夫人谓已在而翁赧也，遂出而反扃其户。乃翁继起，户已闭，遂逾窗而出，告夫人曰：“汝用心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此女幼时，吾尝提抱之，恒愿其嫁而得所，吾老又多病，不可以辱。”遂怜而还其女。逾年，夫人自受衽，生贵，十七岁发解，明年登第，为贤宰相。（《座右编》）

广东张连寇乱，书生汪一清被掠，见获一妇至，则同学友人妻也，因绐贼曰：“此吾妹也，请无污，以待赎，否则吾与妹俱碎首于前矣。”贼因同闭之一室，晨昏相对，匝月始得赎回，曾未及乱。（《迪吉录》）

南京某生，赴试日，旅邸对门某指挥使第也，有女年及笄，见生风流潇洒，遂属意焉。试毕后数日，女令婢授意于生，言父已他往，期于是夕相会。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惧损阴德，不敢诺。同寓一友素轻狂，窃知之，乃伪为生赴约。其婢暗莫能辨，引之入，女相与欢寝，倦而熟睡。适指挥使归，见门未闭，疑焉，特入见之，大怒，拔剑俱杀之，首于官。明日榜发，生登首选，因告人曰："使我若轻狂，已登鬼录矣！"（《不可不闻录》）

汉阳诸生蔡某，小试甚利，后值科期，不肯入场；友人强之再三，乃曰："吾少时读书某处，邻有好女，每浴时，常隙而观之；自是每入场，双目辄蒙然不见，出则如旧。"（《讠刃庵偶笔》）

●卷三。倚杖寄寄园主人曰："天地灵区，神仙奥府，所在都有，人无双翼，安能遍历哉？寰宇内莫过于岳渎，故首及焉。若名胜之地，亦记其旧闻，并足迹所至，及有志未逮者。新安大好山水，梁帝言之矣，且余产也。古人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附其末，以为好游者增一寤思。"

◎岳渎塞两大者，唯山与水，而岳渎为最。扰扰风尘，动曰将追踪向禽，易言哉？山灵相期，如水可誓，姑卧游焉，为他日嚆矢。

泰山，五岳之东岳也，考《博物志》一日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召魂东方，万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长短。《五经通义》云："一曰岱宗。王者受命，易姓报功，告成必于岱宗也，东方万物始交代之处，言为群岳之长。"《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封禅，封者增高也，禅者广厚也，皆刻石纪号，著己之功绩，以自效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尊泰山之高，以示报天；禅梁甫之址，以示报地。"《汉官仪》及《泰山纪》云："盘道屈曲而上，凡五十余盘，经小天门、大天门，仰视天门，如从穴中视天窗矣。自下至古封禅处，凡四十里，山顶西岩为仙人石闾，东岩为介丘，东南岩名日观，日观者，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丈所。又东南名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周观者，望见齐黄河。去泰山二百余里，于祠所瞻，黄河如带，若在山址。山南有庙，悉种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围。相传汉武所种。小天门有秦时五大夫松见在。（俞瞻白《卧游》）

出州城北望：轻烟薄霭，横带山腰，北行二里，过白鹤泉，泉出石罅，氵拾氵集鼎沸，久早则渗漉。距西百余步曰梳洗楼，不知创于何时。惟存故址。从西折北二里，有王母池，泉石清冽，不竭不溢，乡人取水，祈而颇验。又北五十余步，曰吕岩，有吕仙石像。宋时建楼阁堙圮，独荒基破础存。今围以石垣，其中深林茂草，森布蒙密，芃芃猗猗，颇有佳致。（明李裕《登泰山记》节文）

出泰安可二里许，即入山，皆诣曲逶迤而上，峰势{山截}若相噬；而旁多溪涧泉流，畏间作悲鸣，至回马岭，乃却肩舆，改腰笋。四里抵御障岩，一日御仗，宋永定陵东封止仗卫处。其前为巨涧，涧底白石砥平如玉色，而岩陡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庙，其巅颇宽，树阴好鸟，喈喈可爱。又三里抵黄现，黄现者，不知其所由名，有松五，即所谓五大夫者也。以厄于石，不能茂，而稍具虬虺状，当是二三百余年物。亡何为百丈崖，崖凹深如屋，旁有石洞，槎口而下黑，其究叵测。已度石壁峪，为十八盘者三，而穿中窦曰天门，既上，罡风蓬蓬然吹帽欲坠，道士衣羽奉乐而迎，出没云气中，亦一奇观也。行可里许，为元君祠，元君者，不知其所由始，或曰即华山玉女也，天下之祝厘祈福者趣焉。祠宇颇瑰伟，而岁所入香缯以万计，用供县官匪颁。其右为御史所栖，后一石三尺许，刻李斯篆二行，一石池从广及深，俱二尺许，亦曰玉女洗头盆也。自是左折而上里许，曰岳帝祠，陋不能胜香火，其后峭壁造天。左为开元帝《纪泰山铭》，唐隶径可二寸而赢，势若飞动，惜其下三尺许，为拓碑者冬月构火蚀之，遂不全。右为苏《东封颂》，字形颇秀媚，尚可辩，而损于闽人林阜“忠孝廉节”四大字。又有颜鲁公题名，损于方元焕诗，固不若苔土埋翳之尚可洗而有也。自是益北上数百武，为绝顶，曰玉皇祠，祠前有石柱方而色黄，理亦细，可丈许，所谓秦皇无字碑也。其石非山所有，或曰：“中有碑石冒之。”按李太宰裕记云：“石埋植土中，似方非方，四面广狭不等，细观之，总十二行，行各十二字，多不可识。”今殊不然，然李公以为在开元铭东十数步，则非此石明矣。恨曩时不于其地一访拓，使先迹泯泯也。复折而东，稍下百步，复上百步，石室冠之，高如玉皇祠，中有黧色石盖方丈，莹润可鉴，云：汉武帝所藏金泥玉检地也。传云白云起封中者。已其前地稍辟，即所称日观秦观越观诸峰者，盖五鼓而观日出，则为日观；西望见秦则秦观；南望见越，为越观耳。其后人所指某峰某峰，皆妄也。五鼓起，天初霁，日益弄色，其东南尽目力微白而漾者，以为海。曰直北而西隐隐一抹苍碧。若长城之堞者，则意以为太行恒崧之类耳。至稍远而淄渑济泗，千流叠带。近而诸山皆若培娄，独徂徕稍尊，居然一衡，凡瞪眺久之，因思吴门白马，固未敢信，即小天下，岂欺我哉？俄而诸山各出白云一缕，若冢中起，稍上大如席，凡数百道，则狂驰而遇辄合，其起无尽，其狂驰而遇亦如之。顷刻遂遍成白玉地，而仰视则空青莹然，上下异色，所谓野马纲，信也。玉皇祠南柏树，《记》云汉武所种千株，大者十五六围，今不十之一而小，疑即其孙枝也。（明王世贞《游泰山记》节文）

有客登岱岳绝顶，行四十里，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渐稀，东望如平地，天际已明，其下则暗。又久之，明处有山数峰，如卧牛车盖之状，星斗尽不见，其下尚暗。初意日自明处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轮涌出，正红色，升起数十丈，至明处全无光，其下亦尚暗。（《客中闲集》）

余以康熙庚申十一月廿三，次泰安州，州守李元鼎至邸送十小口。次早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下，月朗甚，予篮舆登山，张火乞钱者孩，而赤身受冻以求食者沿路。过红门行二十里，至朝阳洞。李州守授餐，并命同里徐巡检引路，再数里，见五大夫松，虚存名耳。直上路稍平，俗称快活三，将至天门十八盘，另开新岭，高峻矗天，俯视战栗。道士攒典等跪迎，参碧霞元君，毕州守预置席浮白焉。予登绝顶，阅摩崖碑，至无字碑日观等处。午后下山舆行甚急。予闭目敛心魂，成游岳五古六首。同游刘栎夫叹服，未能和也。门人莱芜李令君钦式为予勒石山巅，回至红门，州守醉以觞觚。同入城游泰庙，庙记金天沙吴氏四女，俗称泰山娘娘为碧霞元君，东岳青帝神黄姓，庙貌弘厂，目中仅见。

《周官》：荆州其山镇曰衡山，衡山者，南岳也。轩辕以霍之山为其副，故《尔雅》以霍山为南岳。至汉武南巡，又以衡山南远，道隔江汉，于是乃徙南岳之祭于庐江山，盖皆承轩辕为副之义也。故南岳衡山朱陵之灵台，大虚之宝洞，上承冥宿，铨德钧物，故名衡山。下距踞官，摄位火乡，赤帝馆其岭，祝融寄其阳，故号南岳。周旋数百里，高四千一十丈，东南临湘川，自湘川至长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后不见。禹治水，登而祭之，因梦玄夷使者，遂获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山有三峰，其一名紫盖，天方明彻行，一只白鹤，回翔其上。一峰名石，下有石室，中常闻风诵声。一峰名芙蓉，上有泉水飞流，如舒一幅练。《山海经》云：“衡山一名岣嵝山，其土多青，鸟多罂鸽。”（俞瞻白《卧游》）

从山麓抵岳庙三十里，石径盘曲，夹以虬松老桂，郁郁葱葱，已不类人世矣。从庙侧右转而上，仄经缥缈，石磴垂接，悬崖巨壑，不敢劳瞬，十步九折，气填胸臆。半山亭去岳庙十五里，五峰背拥，云海荡漾，亦胜境也。复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间，望芙蓉烟霞石廪天柱诸峰，皆摩宵插云，森如戟列。而祝融乃藏诸峰间，才露顶如髻。及登峰首，则诸峰顾在履底，若揖若退，若ぽ若拱，潇湘蒸江，一缕环带。因忆李白“五峰时雪，飞花洞庭”之句，盖实景也。傍睨苍梧九疑，俯瞰江汉，延六合无所遗。盖下视连峦别，悉如蚁垤，不足复入目中矣。观音岩去峰顶可一里许，夜视天垣诸宿，大者或如盘盂，不类平时所见也。登上封，观海日初出，金光灿灿，若丹鼎之方开。少焉红轮涌于海底，火珠跃于洪炉，旋磨旋莹，苍茫云海之间，心悚神慑，不能久留。遂下兜率，抵南台，循黄庭观，登魏夫人升仙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广寺。方广在莲花峰下，重裹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响泉，声辙数里，大如轰雷，细如鸣弦。幽草珍卉，夹径窈窕。盖衡山之胜，高称祝融，奇言方广；然间道险绝，岩壑幽邃，人罕至焉。谒晦庵南轩二贤祠，宿嘉会堂，夜雨，晓起云霭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径道亦绝，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谓不复似世中人矣。止三日，冲云而下行数里所，倏见青霄霁日，豁然中开，问山下人，乃云比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殊晴，乃悟向者吾辈正坐云间耳。又从庙侧东转十余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有瀑泉洒落水帘数叠，挂于云际，飞花散雪，萦洒衣襟。岩畔有冲退石，大可迳丈，列坐其次，解缨濯足，酌酒浩歌。当此之时，意惬心融，舞雩沂水之乐也。（明张居正《游衡岳记》节文）

衡阳祠，其径绵亘四十余里夹道皆合抱松桂相间，连云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来香闻十里。计其数，云一万七千株，真神幻仙境。宜其灵妥神安，永久无虞。更闻天童寺松径，亦二十余里，比之不及焉。（《客坐亲闻》）

按华山，西岳也，《周官》：豫州其镇山曰华山。《华山记》云：“山顶有池，生千叶莲花，服之羽化，因曰华山。”《山海经》云：“一名太华，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其广十里。”薛宗注《西京赋》云：“华山对河东首阳山，黄河流于二山之间，古语云：”此本一山当河，河水过之而曲行，河神巨灵以手擘开其上，之足蹈离其下，中分为两，以通河流。‘“其指掌之形，在华山上，而脚迹在首阳山下，今皆可睹。郭缘生《述征记》及《华山记》云：”山下自华岳庙列柏南行十一里，又东回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南入谷口七里，又至一祠，又南一里，至天井，天井才容人，上可长六丈余，出井如望空视明，如在室窥窗矣。去东南二里，至峻坂斗上，又东上百丈崖，皆须攀绳挽葛而后行。又西南出六里，又至一寺，名胡越神寺。又行二里便届山顶上，方七里，有灵泉二所：一名满地，一名太上泉。池北有石鼓，尝闻其鸣，其上有三峰直上，晴雾可睹。“（俞瞻白《卧游》）

出城南，三峰在望，七八里至云台观，周武帝时焦道广居云台峰筑此。延之又南行二里，至玉泉院，宋端拱中，建之山麓之居，希夷先生者也。院后有冢，或曰希夷仙去，骨蜕峡中，已乃道流，持其颅向人乞施与，嘉靖间姚侍御者，收葬之。冢后巨石曰工穴之像希夷卧其中如生。入山，两山对开，岚光交堕。行五里，至五里关，往时避兵者，就险叠石为关。行四里为希夷峡，山势壁立，涧水经其中，汇作小池，从石室傍下之，如琴如筑，希夷蜕骨于此，或云即张超卧仙坪也。半壁有穴，飞石掩之。又里许，至梭罗庵，步庵外东面，石壁可数十丈，鸣瀑挂壁，而下有坎，两两直上，可足趾通上方峰；石罅为西玄门，唐金仙公主修真于此驾鹤飞去，白云宫细辛坪在焉。每岁三月，香火辐凑，华州道士来，始向峰头斩荆棘开径，悬铁锁而上之，不似三峰时通人迹也。北望山头有石如柱，为系马峰，西望西山，山桃花石罅盛开，不知绝壁何缘著种？或云：“风吹花片，粘之辄生，山山有之。”雅淡不似人间艳也。望顷花间似有物去来，云是山羊善走险，栖崎中，人利其毳，能伺取之。南有回峰，青柯所从之路也。四山高起，临涧坐石，奇秀满前，应接不暇。及暝间寥中泉声，更自清迥晓闻，孤鹤长鸣，过山头，乘肩舆亟上，每望前峰，已如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绝，既又逾焉。至十八盘者，山最陡，十有八折，乃得上，故名。盘尽峰回忽见垣屋鳞鳞，缀前，则青柯坪至矣。至则祠庙神像，俱经地震颓圮，间已葺治数楹。独地势愈高，大然之景，争献秀爽，视梭罗又进之。伫立四望，遥见泉挂山腰如练，乃水帘洞也。直下三千尺，自莲花来度石桥，左从径上，可里许，有回心石焉。从此上千尺幢，游人见险心悸，率退转，是名回心。至千尺幢下，盖绝壁，壁裂，裂之两傍，稍施斧凿，断树枝横之，以承足，枝枝相离尺许，凡千尺云。西折上百尺峡，峡以幢而裂在峡之内，出峡登望山台，方丈平石，可伫立远眺。忽南峰片云，欲堕不堕，作懒态，风吹断之，如人乘鹤背来者。度二仙桥石梁跨壑，草树清幽，过车箱崖，崖如车箱，人缘轮以行，乃至老君离垢绝壁，有坎如西玄，上之如幢如峡，而险更甚，谓老君登华，从此离氛垢云。过擦耳崖，崖峭立，蹑处仅容足。又下临淡壑，复至一崖，奇峭甚，仰攀折旋，出石穴以上，有铁猿颦踞岸畔，曰猢狲愁，所谓“猿猱欲度愁扳援”者欤？过此忽开朗，则白云峰也。至险际，则阎王边也，谓邻于鬼矣。至日月崖，两崖高起，日月出没，从山隙射之，当是可观。历金天洞，洞最宏敞，地震时洞裂，神座皆下陷，可五寸。山之四周，下陷盈尺，山足土痕，至今存也。又经三元洞、苍头岭，在其前岭中起傍杀，蛇蜒入云，人从龙脊行危甚，或一失足，转圜千仞。石平处暂得休，伏视下方松顶，若蓬藿在苍烟中，涛声万壑，疑泛巨海。刚风时时卷人衣覆面。岭可百丈，真能褫魄。两傍穴石拖铁柱，有仆有立，旧常有栏，汉武帝登山御道也。度岭望见双松，耸出空际，曰此将军树矣。树多枝干盘曲，独此二松，挺然离立。有石曰上马石者。余曰：“即渥洼龙种，可缘上此！”盖有风道人，不知姓名，游行山头二日，天马下之，风道人就石跨马，行空而去，故名。石傍有老松倒挂，若虬龙下云端，忽昂首攫拿，奇奇怪怪，丹青所不能貌。坐石凝盼，忽西峰云来，迷漫涧壑。恐雨至，亟趋云山崖，崖有宗土地祠，谓华为群山之宗也，已颓圮。有四仙庵，为谭紫霄、马丹阳、刘海蟾、丘长春修炼之所。云人庵沾人衣皆湿，云过乃复步，凡历数险，则玉女峰矣。大石如龟，殿立龟背，甓瓦皆铁，陶瓦则山风能去之也。前一圆坎，水绀碧，为玉女洗头盆。又其前石裂，裂可五寸，以石投之，食顷犹有声。或云下通黄河，唐玄宗祷雨进简于此。刳龟腹为石室，旧有扬妓师事韩姑姑于此。又南为三清洞，王道人结庵其左，余过之，王出松子为供，味鲜美，甘香溢口。右偏新架扳屋，屋角松房成积，其长尺，皆风落而收之者。陟冈上东峰，冈石斜削，可数十丈，稍凿足迹，无草树枝蔓可攀蹑，从者手接而上之，遂达于巅。有三茅洞。前为小殿，殿左右岩五峰道人居之，依岩置扇。当其缺处，稍亦架椽为屋，可坐客可爨。临崖远眺，当东峰尽处，东南北三面无他峰碍蔽。道人指点中条首阳诸山，疑隔数里，黄河如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近蒙山足矣，村落比比，云此同州，此蒲州，此某某，千里之内，可俯而视也。忽云生首阳，英英欲起。道人因言云弥布峰峦，即蔽日下方不雨，一流动，则下方雨矣。有时晴云冉冉，孤飞入谷，忽已失之，盖归云也。步前冈老君棋所，棋石方径五尺，三十二子，铁为之，重不可举。风色寒，天渐暝，还入崖下，道人请就其寝室，室入岩之幽，盖一火坑，可容三四人。余与道人洎道士，相与箕踞而语，忽闻鼓声，顷之如雷，余讶焉。道人曰：“风入岩坎耳。”问有神异？曰“夜静时扉外有足声，令弟子无窥扉，一任之，恐变幻能动人。”青柯坪道士某，为其师守舍，见绯衣方山冠者甚伟长，可十余丈，坐山腰，垂其足，呼曰：“尔师山口失足，往携之。”言已失所在，某如其言，携师以归，盖山神也。问有猿鸟？曰：“青柯坪以上无鸟，山头有一青雀，时来乞食，一老猿猜疑不近人，每危坐前冈，视众猿采核，辄又去之。”语久忘倦，久衾啜茶，乃就枕。俄而东壁有隙光，余曰：“曙色耶？”启窗，片月方起，光上射岩端，白云纡洁如素锦。月渐高，浮云蔽之。拟观日出状，及旦，云竟不开也。道人炊胡麻饭余，青雀飞止道人肩，道人曰：“雀来矣！”就掌中食已，复飞去。出扉重临岩端，下望云如飘棉飞絮，平铺万里。循冈北行，观仙掌岩，禄壁黑色石膏，自莹中流出，随膏凝结，黄白相间。远望之，见其大者五岐如指，后人好奇，遂谓巨灵擘山，掌迹犹存。还复至王道人所，乃余憩板屋，已被风吹去，盖闻雷时也。王导余左折观新洞，洞颇高广，犹未讫工，同州马君怡额之曰：“迎阳。”盖华当少阴，迎阳以配合之，令有生气云。又上之，为雷神洞复右所为朝元洞，洞之下有贺老避静处。穴石垂双锁，而下之锁乃板道，以铜戈插之峻壁，而板载之。铜锁之上，复缀壁以锁，攀之而行。板道下，皆绝壁松林，随山麓起伏，翠涛弥望。贺所栖室，凭于深崖，炀灶犹在室傍。有岩高十余丈，遥复其室，朱书全真岩三大字，亦神奇矣。还出石穴，复经阎王边，西折以上，为避诏岩。希夷表九重仙诏，休教丹凤衔来，盖比岩上覆如屋，多怪状，与分宁之清水岩略等。西上为岳殿，下有希夷睡经旬，钟离云房过焉，侯其息，以纸墨作黑白圈图之，授纯阳子曰：“先天混沌谱也。”又下为老君炼丹之所，石炉径丈余，高可六尺，盖托聃以增灵胜云耳。北行为西峰，石罅二尺直下，相传陈香子斧劈之，留有足迹，或曰巨灵足也。又北上为西岳大殿，殿之北为舍身崖，古之有道者，皆于此仙去。崖之东稍折而下，为镇岳宫，玉井在焉，深可十丈，圆径半之。记云：“池生千叶白莲，服之羽化，或谓开花十丈藕如船，岂人所不到，易为怪诞耶？”又北上为莲花峰，视诸峰不知更高几许，觉得身在太清中，吞吐灵气，皮毛心腑，洒洒如濯。昔李白仅登落雁峰，便谓呼吸之气，上通帝坐，不知上此，更作何语，峰之下有石洼如臼，凡二十有八，上应列宿。自南而北如贯珠。水经其中，由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端挂下山腹，水帘洞泄之。道人为余指点云台白云，白羊松桂，朝来玉挂，王秀毛女诸峰，张超、石羊、黄神、藏马诸谷，历历详说。余恨无羽翰横飞，又恨不遂凿岩结庐遁世以老。天渐晦，道人曰：“雨至宜且归。”乃与道人别取故道下山，下山较易。苍龙岭遇雨，淅淅洒面，避之三元洞，雨止复行。下离垢如初上时，则先一人纳余足坎中，而上绱余者，徐纵其手，乃以身下，下峡下撞如之。抵青柯坪，令仆夫倒舆而肩之，峰峦层叠隐见，如拱如揖，追随送余。余亦如去知己，又如刘郎之失天台，渔郎桃源，悔其还也。（明陈以忠《华山游记》）

按嵩高山者，五岳之中岳也。《释名》云：“嵩，松字，或为崧，山大而高曰嵩。”《白虎通》云：“中央之岳，独加高字者何？岳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山。”汉武帝登中岳，闻有呼万岁声，于是以三百户封奉祠，命曰崇高邑，至后汉灵帝复改崇高为嵩高焉。戴延之《西征记》云：“其山东谓太室，而谓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总名也。谓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上方十里，与太室相次杂。”《道书》云：“自岳神庙东北二十里，至一山名曰束龙门，其东有三台山。”昔汉武帝巡过此山，见学仙女，遂以名焉。南有许由山，高大四绝，其北有颍水，即尧聘许由处，犹有坛单。昔周灵王太子晋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间，道人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余年，往来缑氏，山近在嵩山之西也。汉世有道士从外国将贝多子来，于嵩高西麓种之，有四树，与众木异，一年三花，白色香美。（俞瞻白《卧游》）

癸酉十一月朔，予至洛阳欲图嵩山之游，二日至偃师县。三日自偃师沿河南行五里，渡河十里，登唐庐陵王墓，石表犹存，中一碑高大，字漫灭不可读。三十里至萼岭口，两山对峙，岩道崎岖，乃唐高宗幸少林寺时所凿。山行八里，至少林寺，寺在少室山北麓，有碑。后魏孝文为番僧跋陀建者。唐太宗为秦王时，赐寺僧教，有云：“王世充叨窃非据，敢违天常，法师等并能深悟几变，早识妙因，擒彼凶孽，廓兹净土，闻以欣尚，不可思议。今东都危急，旦夕殄除，并以勉终茂功，以垂令范。”盖当时寺僧之立功者，十有三人，惟昙宗授大将军，其余不欲授官，赐地四十顷，此可补《唐书》之缺。少林僧至今之武勇闻，所从来远矣。寺佛殿后为讲堂，堂后左有立雪亭。昔僧惠可尝侍达摩雪深至腰不去，卒嗣其法，今僧中称为二祖。山西廊百步为甘露台，胡僧跋陀于此翻经，天降甘露，故名。西北上山二里至达摩庵，殿前有六祖手植柏。又士一室门外，石刻达摩面壁之庵六大字，宋蔡汴书。室中塑达摩像，案前石高仅二尺，广半之。达摩之形，宛然其上，拭之益显。盖庵之上四里，有达摩洞，兹石乃其九年所面者，古谓精神可通金石，诚哉！回至方丈寺，僧文载言经阁后有古槐，往视之，其高十丈，围三十尺。文载复诵文潞公《游寺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五品封槐今尚有之句，则其寿可知，第未知封自何时也？出寺东行十五里折而东北三里，至戒坛寺，破屋三楹，中四碑，刻元学士李溥光所书茶榜字，径四寸，遒伟可爱。又傍有唐大历二年，敕戒坛碑。寺左百步为会善，去法堂中，有后周嵩阳寺碑，后刻云：“大唐麟德元年，移植于此。”可谓古矣。佛殿东偏，有泉出自山中，惟供寺僧之汲，通之俾资灌溉，则伏而不流。僧云：“相传唐高僧宴公于此，诵《法华经》，龙作人来听。晏知其龙也，告以寺乏水，遂送此泉。”东南行时，有飞雪，十里至登封，雪乃大作。庚午雪霁，东行，嵩山近日，雪蒙其巅如玉田琼树，复相带映，其清逼人，恨无工画者如范宽以图之耳。八里至嵩山神祠，祠在黄盖峰下。盖嵩山巍然中国之中，其周几二百里，群山拱列，有类儿曹，宜其秀钟灵聚，为五岳之尊。而黄盖一峰，在山东南尽处，其宅神灵，故宜祀之外，有亭扁曰草参，过客惮于人谒，多展拜于此。入门三重，咸有古柏，或乔或偃，或俯或欹，或屈而蟠，或怒而攫，或奋而欲腾，又或如帷盖之张，几二百株。三门内左右列四岳祠，又有降神殿壁，绘申吉甫像，岁久剥落。谒岳神殿，西为御祠，祠多历代碑刻，南行二里，折而东北，又二里，北麓入卢岩寺，盖唐卢鸿隐处。后为僧庐其上；四里有卢岩上寺，闻石壁飞瀑数丈，视此加胜，路陡雪深，竟莫能至。辛未登封北三里，至嵩阳废观，其中所存，惟唐李林甫观记、元五祖堂记二碑，及三古柏。柏之高皆不逾三丈，大可六人围，旧有石刻云：“汉武帝封大将军。一其次亦可四人围，道士云：”此次将军也。“皆形状怪甚，不可图绘。夫汉武迄今千七百年，柏在当时已受封，殆殷周时物耶？其又次亦可三围，予平生见古柏多矣，若二封柏，独盖出天下之寿木，亦奇矣哉！又东三里，据三阳为崇福宫，其后名万岁山。昔汉武临幸，闻空中呼万岁者三，因即其地建万岁观，唐更名太乙。宋于此奉安真宗御容，设提举管勾以祝厘中，故有弈棋樗蒲泛觞三亭，今惟存泛觞石。予命道士引泉委曲流之，立饮其上，而寒风砭人，数杯即罢。下山东行一里，观启母石，石旁之祠，及唐崔融碑，今皆不存。按启母石事，见《淮南子》，其说不经，后之人盖尝辨之。（明都穆《游嵩山记》）

按恒山，五岳之北岳也，《周官》并州，其镇山曰恒山。《风俗通》曰：“恒常也，万物伏北方有常，亦谓之常山。”《雅尔》曰：“常山谓之恒山。”《五岳图》云：“恒山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周匝三十里，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种，服之可度世。”《管子》曰：“其山北临代，南俯赵，东接河海之间，早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熟，四种五获焉。”后魏孝文道武立庙于其上，置侍祀九十人，岁时祈祷水旱，至文成帝东巡，亲礼其神焉。（俞瞻白《卧游》）

北岳在浑源州之南，纷缀典籍，《书》著其为舜北巡狩之所为恒山。《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经》著其高三千九百丈为玄岳，《福地记》著其周围一百三十里，为总玄之天。予家太行白岩之傍，距岩五百余里，心窃慕之，未及登览。怀虎士二十余年，至正德改元，奉天子命，分告于西藩园陵镇渎，道经浑源，去北岳仅十里许。遂南行至篦其势冯冯カカ，恣生于天，纵盘于地，其胸荡高云，其巅径赤日。余载喜载愕，敛色循坡东，迤岭北而上，是多珍花灵草，枝态不类桃芳李葩，映带左右。山半稍憩，俯视窥高，如缘虚历空，上七里是为虎风口，其间多横松强柏，状如飞龙怒虬，叶皆四衍，カカ然怪其太茂。从者云：“是岳神所保护，人樵尺寸必有殃，故环山之斧斤不敢至。”其上路益险，登巅三里，始至岳庙，颓楹古像，余肃颜再拜。庙之上有飞石窟，两崖壁立，豁然中虚，相传飞于曲阳县，今尚有石突峙。故历代怯升登者，就祠于曲阳，以为亦岳灵所寓也。然岁之春，走千里之民，来焚香于庙下，有祷辄应，赫昭于西方如此，岂但护松柏然哉？余遂题名于悬崖，笔诗于碑及新庙之厅上。又数十步许，为聚仙台，台上有石坪，于是振衣绝顶而放览焉。东则渔阳上谷，西则大同以南，奔峰来趋，北尽浑源、云中之景。南目五台，隐隐在三百里外，而翠屏五峰画锦封龙诸山，皆俯首伏脊于其下，因想有虞君臣会朝之事，不觉怆然。又隐在京都时常梦登高山远眺，今灼灼与梦无异，故知兹游非偶然者。（明乔宇《游恒山记》）

自有河以来，皆言其源出昆仑，而以张骞之言为信，至元世祖始知其源出于星宿海也。招讨使都实受命行，四阅月始抵其地，既还，图其形势来。上言河出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涣，不可逼视，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脑儿，华言星宿海也。群流奈辏，近五十里，汇为二巨泽，名阿剌脑儿。自西而东，连属成川，号赤滨河，又名亦里赤忽兰也。里木三河，其流浸大，始名黄河，又岐为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胜乞里十，即昆仑也。由昆仑南至阔即及阔提二地，始相属，又经哈剌别里赤儿之地，合入黄河，及乞儿马赤二水，北行复折而西流，过昆仑，北又转而东北行，约二十余日，至积石，始入中国云。约自河发源，至中国计及万里，然其间溪涧流络，莫知纪极。昆仑之西，人迹简少，而山背草石，至积石方林木茂畅，世言河九折，盖彼地有二折焉。（《古今原始》）

禹治水时，河从积石东北，而南计三千里，至龙门为西河。冀州吕梁山石势崇竦，其流激震。禹从吕梁北凿龙门，以杀水势，西因其回流性而导之。又南而至华阴，在陕之华阴县，自南而东，至底柱，在河南陕州之三门山，又东经孟津。河南府孟津县过洛巩县，至于大亻丕大名府浚县，临河之山，北过氵水，真定、冀州北折降渠，至于大陆，属中山郡。今真定邢赵深三州之地，北分其势，播分为九河，复同聚一处为逆河。盖迎之以入于海，简洁一水，先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误分而二，其一则河之经流也。徒骇等河故道，皆在河间沧州南皮东光庆云献县，山东平原海丰由宁津吴桥南皮诸处，直达东海。周定王五年，河徙令砾始失故道。汉文帝时决酸枣，东溃金堤，在河南延津荥阳诸县，至大名清丰一带，延亘千里。武帝时溢平原，属德州，徙顿丘。今清丰县又决濮阳瓠子口开河界，注巨野属济宁州，即大野通淮泗河，始与淮通，尚未入淮。文帝时决馆陶，旧属大名，今属临清。又决清河灵鸣犊口，今高唐州旧属清河郡。成帝时决东郡金堤，决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带，信都今冀州界。唐玄宗时决博州（今东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时决郓州，今郓城县博之扬刘，今东平之东阿县扬刘镇滑之鱼池。宋太祖时决东平之竹村，开封之阳武大名之灵河澶润，太宗时决温县荣泽顿丘，泛于澶濮曹济诸州，东南流至彭城界，即今徐州入于淮自此河入淮之始。真宗时决郓及武定州，寻溢滑澶濮曹郓诸州邑，浮于徐济而东入淮。仁宗时决开州馆陶。神宗时决冀州枣强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度后，河上流诸郡，为金所据，金独受河患。其亡也，始自开封北卫州决，而入涡河南直隶寿毫，蒙城怀远之间。元时决卫辉之新乡，开封之杨武，杞县之蒲口，荥泽之塔海庄归德封丘诸界。其臣建议疏塞。若今会通河乃世祖所开，以通漕运，随时救敝而已。当时九河逆河故道，久已沦入于海，沧州接平州。程子以为正南山有名碣石者，在海中，去岸五百里。今平原有马颊河形存沙渠，其迹尚可放，大坯之北，不行矣。洪武中，决阳武之黑阳，山东经开封，南至顿城颍州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金入于淮，故道复淤。永乐中疏浚，稍引支流，自金龙口入临清会通河。正统间，又决荥阳，天顺间决祥符。弘治间分流为二，一自祥符经归德，至徐邳入淮。一自荆隆黄陵冈，经曹濮达张秋镇入海。寻命重臣治筑黄陵冈等口，以塞张秋，乃疏为二流；一凿蒙泽孙家渡，至朱仙镇，经扶沟，通许寿颍诸州邑，合涡河至下凤阳亳州达淮。一疏贾鲁奋河，由曹州出徐沛，以通运河，合淮俱入于海。正德间，决曹县者再，嘉靖间，河为兖患，屡遣重臣治，未底绩，滥溢于金乡鱼台，出沛县之飞云桥，南下徐邳。十三年复塞，由新开赵皮寨口盛流合涡河入淮，故道始复。（孙承泽辑《河纪》）

江出岷山，其源实自西戎万山来。至嘉州而沫水，自隽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会之，至溆州而马湖江会之，又三百十五里而南广江会之，至泸州而内江，又自资简会之，至重庆而嘉陵江，自利阆果合等州会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诸水会之。至万县而开江水，自开达等州会之。夫然后总而入峡。是江自峡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峡而下岳阳，则会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则会之者汉口所受兴元诸水也。又自是而下黄州东四十里，则会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则会之者，彭蠡所受江东西诸郡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又自是而下，则会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诸水也。夫然后总而入海。是以自峡而东，又受大水凡五。略计天下之水，会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称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瓮，而能滔滔万里，达海所受者众也。呜呼！问学者可以观矣。（《地图条要》）

廖角嘴营前沙，南北相对，海岸约阔一百四十五里，为第一重门户。狼山福山相对江面，阔一百二十里，为第二重门户。周家桥与山相对，周家桥北岸，至顺江洲与江南分界，江面约阔六七里。顺江洲至新洲夹江面，约阔七八里。新洲夹至山南岸江面，约阔十四五里，为第三重门户。（同上）

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淮水又东，迳义阳县，淮水又迳义阳县故城，南淮水又东得狮口水，东过江夏平春县。北淮水又东流水注之，淮水又东北与大木水合，淮水又东北流，左会湖水。淮水又东迳安阳县故城南，又东迳新息县，南淮水又东迳浮光山，北淮水又东右壑水，淮水又东北南陂枝水注之。淮水又东迳淮阴亭北，又东迳白城南，淮水又东迳长陵城南，又东青陂水注之。淮水又东北合黄水，又东过期思县北，淮水又东北溠水注之。东过原鹿县南，汝水从西北来往注之，又东过庐江安丰县东北，决水从北来注之。淮水又东谷水入，淮水又东北左会润水，淮水又东北穷水入焉。又东北至九江寿春县西，Γ水洪水合北注之，又东颍水从西北来流注之。淮水又东流与颍口会东南迳仓陵北，又东北流迳寿春县故城西，淮水又北左合椒水，又东过寿春县北，肥水从县东北流注之。淮水又北迳山硖中，谓之硖石，淮水又北迳莫邪山西，又东过当涂县北，过水从西北来注之。淮水又东北濠水注之，淮水又北沙水注之，又东过钟离县北，淮水又东迳夏邱县南，淮水又东迳浮山，淮水又东迳徐县南，历涧水注之。淮水又东池水注之，淮水又东蕲水注之，淮水又东历客山，迳盱眙县故城西，又东北至下邳淮阴县西，泗水从西北来流注之。又东过淮阴县北，中渎水出白马湖东北注之，又东两小水流注之，又东至广陵淮浦县入于海。（《水经》）

《山海经》曰：“王屋之山，节氵联水出焉。”而《地理志》亦曰：“王屋山氵允水所出。”氵联氵允声相近，盖一水也。氵允水即济水，故《禹贡》曰：“导氵允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邱北，又东至于河，又东北会于汶，入于海。”夫济之为水，莹洁如玉，性下劲疾，贯大河而不浊，故《释名》曰：“济源也，言源出河北济河而南也。池上有济渎神祠，祠后有北海神殿，志谓济渎源通北海，故祀北海于此。”或曰：“以北海远望而祭之也。”殿前有池，是谓东池，池西有石桥，桥之西池曰西池，皆济水自玉屋山顶流入太乙池，乃伏流地中，东行九十里，复见此汇为二池。《地志》谓东源周回七百步，其深不测，西源周回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温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历虢公台，西南入于河。自今观之，东池即东源，周仅百余步，亦不其深。西池即西源，周如东池，深才三四尺耳。玉屋山顶太乙池亦涸，古今陵谷，变迁乃尔。（《济源记》）

◎名胜六合之内，毋论蓬莱方丈非人迹可到，即近在千百里间，而青鞋笻竹往往有不能遍者。总汇之以寄吾游兴。

西苑初入苑门，即临太液池，蒲苇盈水际，如剑戟丛立，芰荷翠洁，清目可爱。循池东岸北行，榆柳杏桃，草色铺岸如茵，花香袭人。行百步许，至椒园，松桧苍翠，果树分罗，中有圆殿，金碧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鱼作阵，游戏其中。西有小亭临水，芳木匝之，曰玩芳。又北行至圆城，自两掖洞门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干槎牙，形状偃蹇，如龙奋爪拿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树数品，香气极清，中有圆殿，巍然高耸，曰承光。北望山峰嶙峋{山律}，俯瞰池波，荡漾澄澈，而山水之间，千姿万态，莫不呈奇献秀于几窗之前。西有长桥跨池下，过石桥而北，山曰万岁，怪石参差，为门三。自东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为峰，以次对峙，四圆皆石，龈<齿Φ>，鲜封蔓络。佳木异草，上偃旁缀，つ葛荟翳，两掖叠石为嶝，崎岖折转而上，岩洞非一。山畔并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顶有殿，当中栋宇宏伟，檐楹飞，高插于层霄之上。殿内清虚，寒气逼人，虽盛夏亭午，暑气不到，殊觉旷荡潇爽，与人境隔异，曰广寒。左右四亭，在各峰之顶，曰方壶、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而息。前崖有壁，夹道而入，壁间四孔，以踪观览，而宫门峥嵘，风景佳丽，宛如图画。下过东桥，转峰而北，有殿临池，曰凝和。一亭临水，曰拥翠飞香。北至艮隅，见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来，流入宫墙，分氵瓜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后草亭画松竹梅于上，曰岁寒。门左有轩临水，曰远趣。轩前草亭，曰会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数连，池水通焉，以育禽鸟。有亭临水，曰映辉。又南行数弓许，有殿临池，曰迎翠。有亭临水，曰澄波。东望山峰，倒蘸于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岚光，可掬可挹，烟谒云涛，朝暮万状。又西南有小山，予远望郁然，日光潢照，紫翠重叠。至则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岩，横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帘。其淙散激射，飞薄溅洒，最为可玩。水声泠泠然，潜入石池，龙昂其首，口中喷出，复潜绕殿前，为流觞曲水，左右危石，盘折为径。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顶，一室正中，四面帘栊栏，栏之外奇峰回互，茂树环拥，异花瑶草，莫可名状。下转山前，一殿深静高爽，殿前石桥隐若虹起，极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台，台外古木丛高，百鸟翔集，鸣声上下。至于南台，林木阴森，过桥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门外有亭临岸，沙鸥水禽，如在镜中，游览至此而止。（李贤《西苑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山出都城西北行二十里，至青龙桥，北折八里，经回龙庵，复折而西二里，抵西湖。湖中萍荇蒲藻，交青布绿，而野禽沙鸟，翔泳于水光山色间，皆悠然自适。沿河行二里，达功德寺，寺旧名护圣。其前有古台三，相传金元氏主游乐更衣之处，或曰此看花钓鱼台也。寺极壮丽，中立二穷碑，其一明宣宗建寺文，其一元氏旧物，字皆番刻，莫能读出。寺西行数百步，至玉泉山，金章宗尝建行宫，今废。西南一河，不甚深广。山之北麓，凿石为螭头，口出泉，潴而为池，即所谓玉泉，其形如规，莹澈淡靓，掬饮之甚甘。上有亭宏敞可憩，其东石梁横跨，泉由之东流入湖，经大内，注都城东南，至大通河，为京师八景之一。西南行至补陀寺，寺在玉泉山半，门内有吕公洞，广仅丈许，深倍之。寺之右跻石级上，望湖亭峰峦围拱，湖水亘其前，俨如匹练。（都穆《西山记》）

隆化寺可十余里，路渐高，望有若石门者至即洪光寺。入石门，路甚修平，可步，古柏夹之，外不见林，上不见巅，枝干交荫，人行道上，苍翠扑衣。日影注射，如荇藻凌乱。可数百步，复折而上，如是者凡有十一。每登一折，必右俯木末，左瞰绝壁，壁皆石为之，岁久若天造。柏从石罅出，初登一二盘，望柏稍上诸山如螺髻，至七八盘，山尽在下，精蓝名墅，棋布绣错，金碧晃耀。盘穷为山门，甚精丽，又进，为圆殿，后为方丈，东西偏为僧寮。洪光为香山支院，不复由十一盘，穿柏中小径数十步，即香山藏经殿。步而下，即后殿，从两廊逶迤行，至正殿，历级从东行，至方丈。自回廊复东为来青轩，群山拱揖，苍刺人目，下见陂陀高下，杏树可十万株，此香山第一胜处也。（沈守正《香山记》）

余游香山二律：几曾牲玉列西封，荒隧残垣绿藓浓。半壑钟鱼传梵呗，孤僧杖钵踏云松。奔泉落响寻丹井，积翠凝光簇乳峰，石磴直跻王奈苑，浮空烟霭变山容。乔松夹路覆流泉，香界盘虚一径穿。贝叶昙花传白马，慈云法雨覆青莲。风幡自动空坛净，瓠笠长随叠嶂迁。趺坐深阴翠霭裹，脱然世网得枯禅。

玉泉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最号奇胜。（钱习礼《玉泉山记》）

瓮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清凉玉泉之东，西湖当其前，金山拱其后。山下有寺曰园静，寺后绝壁千尺，石磴鳞次，而上寺僧淳之庵在焉。（倪岳《游瓮山记》）

天寿山形胜起自昆仑，然而太行华岳连亘数千里，于西山海以达医无闾，逶迤千里。于东惟此天寿山本同一脉，乃奠居至北正中之处，此固第一大形胜，为天下之主山也。（叶胜《天寿山记》）

余往者过昌平，出城北不十里，前代诸陵累累，天半极望，丹[illegible]粉堞，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映苍岑碧落间，石马铜驼，至今未埋荆棘。盖顺治初年，设陵户以时扫除，深仁尽泽，史册所无。曾有诗云：“整步红门百丈堤，黄沙衰草卧文犀。九龙水落千山暗，五凤云深一径迷。辇路东西封树尽，宝城朝夕野乌啼，诸陵环列长陵下，瞻拜穷碑上玉梯。　北风昨夜镂冰纹，驻马寒山细路分。止见茂陵多古木，尚留康老一孤坟。峋崖远瀑横霜月，石洞高涛渡陇云。内侍万余零落尽，宫中轶事向谁闻？　峭壁寒风涌翠涛，石门半塌没蓬蒿。幽宫永龙长卧，华表空留虎夜嗥。荐食尚流中使泪，遗弓谁傍小臣号？当年王气今消歇，凭吊低徊山月高。　停骖日午鸟关关，怪石层岩未易攀。百尺丹墙横碧瓦，九重黄屋傍青山。残丁散落存三户，废监荒凉剩数间。只有坊前翁仲石，终年执笏尚分班。　堪舆胜气半空腾，天外云霞大壑蒸。银嶂虚明撑铁壁，玉鱼永夜伴金灯。行厨野爨烟千缕，老纳危樵翠几层。太息定陵遭劫火（十三陵惟万历定陵破毁），止留断碣卧荒藤。　山回水绕冢累累，阴殿群灵俨在兹。赤脚园公怀庆历，白头宫监说光熹。曾探石匮来三浙，似向苍梧吊九疑。碣署龟趺无一字，千秋金鉴景纶丝。　直北云山十六州，霸昌清望冠诸侯。先公密奏存遗祀，胜国幽陵守一杯。谁禁鸽鸠巢寝殿？自然龙虎抱明楼。可怜南渡冬青树，朽骨何曾瘗故丘？　深深阴坞半蒙茸，石径烟村过虎踪。夜半红灯朝二井，天中紫极削三峰。谁攀列帝龙髯堕？止剩前朝马鬣封。传话锦屏常驻跸，荒陵酹酒泣怀宗。　高峰落影暮云横，玉鸽南来集北平。破屋何劳贤守驾，崖又畏广文迎。长陵近接黄花镇，远隧幽通白玉京。坐到三更乘月去，空山一片马蹄声。”

凤凰山自辽城东行三日，出连山隘，乃至其地，盖去朝鲜境尚百有余里，土人称为开州。其地苍莽无人之场，山势周环，连亘不绝。惟南面少缺，如人臂合抱，而掌未及接者，首尾低昂。大麓偃伏左右若两翅，东西相望，宛如一大山，不知其中能宽闲空隙也。（王慎中《凤凰山记》）

上方山自欢喜台拾级而升，凡九折，尽三百余级，始登毗卢顶。顶上为寺一百二十，丹碧错落，嵌入岩际，庵寺复精绝，莳花种竹，如江南人家别墅。（徐渭《上方山记》）

云水洞横突一山，洞口启岩下，洞外一小天，为游人息足处。初进颇闳敞，如三楹岩屋；再入，洞门一束，俯而行，可二十步，人俱伛偻；又二十步，则屈踵匍伏；再二十步，则蛇蚓蜿蜒，火光中望石窦，仅容身焉。越此忽宽阔，石乳所结，万象罗目，左行过仙人桥有老龙潭，石壁有二龙，鳞甲生动。他如幢幡宝𦰡，花卉凤凰珍珠米雪之山，皆玲珑神肖。二里许忽跻而上，又复入一洞，似行夹壁中，而蟹步者，二十余武，更斜侧而下，复平广高远。再入，有大士讲法台，台高十数尺，旁有木鱼钟鼓云板玉磬，击之音清辨，各如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响。再入则十八罗汉，修短不一，而形态宛然。入洞来已五里，折而右，景象变幻如左。（吴启元《上方山云水洞记》）

塞外雾灵山在曹家寨路之东，墙子岭路之北，直上四十里，一名孟广硎。其下为广硎水，东入潮湖，山顶旧多奇花，故又名万花台。（朱长春《雾灵山记》）

寒溪山在江原道鳞蹄县东五十里，山上有城有川，自城中流出，即成瀑布而下，悬流数百尺，望之如白虹垂天。自圆通驿而东，左右皆大山，洞府深邃，溪水纵横，而渡者三十六。树木如箦，上竦云霄，旁无横枝，松柏尤高，不见其巅。又其南峰作绝壁，其高千仞，奇怪莫状，禽鸟不能飞渡。其下清泉触岩成潭，盘石平衍可坐。又东数里，洞口甚狭，细径缘崖，叙穴含岈，峰峦峭拔，如龙拿虎攫，如累层台者无数，其形胜甲于岭西。（王维桢《寒山记》）

石门两山{山载}で，正锁驿道二十里为汤泉，泉在山坡下，初漫羡四溢，戚将军继光始石为池。池正压九新堂，深二丈许，广几倍之，水势壮甚，然适如石而止。未至数十步，声汤汤然，气氵翁氵翁然，若不可向迩。即而俯之，静若玄鉴，可捧而盥，其气香，其味冲。泡起于下，大小氵丽氵丽，若转念珠。投以钱，作蛺蝶舞，与泡影相颉颃，良久乃下。（王衡《汤泉记》）

西湖去玉泉山不里许，即玉泉龙泉所潴。盖此地最洼，受诸泉之委，汇为巨浸，土名大泊湖。环湖十里余，荷蒲菱芡，与夫沙禽水鸟，出没隐见于天光云影中，可称绝胜。（蒋一葵《燕京西湖记》）

昔有赠坡公诗者曰："我公到处有西湖。"盖杭州颍州惠州皆有西湖也，而此西湖独不传，岂非不得其人哉？予蓼庄在浑河之傍，被放后常徜徉其间，有太古之风，予甚乐焉。不识后有传之者，不与此西湖同湮没否与？

高梁桥在西直门外，京师最胜地也。两水夹堤，垂阳十余里，流急而清，鱼之沉水底者，鳞鬣皆见。精蓝棋置，丹楼珠塔，窈窕绿树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设色，以娱游人。（袁宏道《燕游记》）

涿州多燕古迹，西南有华阳台，旧传燕丹与樊将军置酒华阳馆，出美人奇马即此处。东南有督亢陂，则燕丹使荆轲赍地图以献秦者，其地沃美，故秦皇使人求之。旧有亭遗址，高丈余，周七十步，土人掘其处，上多古瓦砾金钱云。（叶盛《华阳台记》）

鸡鸣山之西三十里，为上花园，又三十里为镇城。上花园相望有下花园，并辽萧太后种花之所，遗址尚存。涿人顿长史锐诗："岭云沉日暝烟斜，见说穷边亦有花：应是汉宫青冢怨，不甘玉貌委龙沙。"（前人《上花园记》）

浑河即桑干河，从保安旧城过沿河口，通石港口，直抵卢沟河。宋苏辙《渡桑干诗》云："北渡桑干冰欲结，心畏穷庐三尺雪；南渡桑干风始和，冰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水应生波。”辙盖桑干下流为浑河，浑河下流为卢沟，以其浊故呼浑河，以其黑故呼为卢沟，本一水也。（王《浑河记》）

余于癸酉夏五，出西岩，次浑河，有诗云：“县楼翳峤翠，空瀑濯椒邱。峰矗疑山立，水浑似士流。石林深沥沥，烟崭径幽幽。轰饮成忙事，横题擘石榴。”

河因桑干山名，一名漯水，相传黄河伏流，自山西马邑县金龙池发源，流至保安旧城燕尾河与洋河诸水合。唐贾岛诗：“无端又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即此渡桑干，即朔风凛然，北漠寒沙，冷侵人面。（蒋一揆《桑干河记》）

黄花镇有礼鼠，色如鼯而毛浅，冬时聚榛实为粮，于穴中作岐穴贮之，若苍然，多至三斗。其榛实皆美好，价倍于人所收者，山氓多掘取之。鼠失榛食，牝牡皆笮尸树枝，悬死若缢。镇将闵之，为禁甚厉，然不能止。（前人《黄花镇记》）

《淮南子》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即今居庸关。按《图经》，太行山南起山西泽州，迤逦北出数百里，LU脉不断。自麓自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独有八处，粗通微径，名之曰陉。两山夹峙，一水旁流，其溢如线。居庸关是最北之第八陉也，西城去山不十丈，而山高于城数倍，冈坡漫衍，可容万骑。（前人《居庸关记》）

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骊城县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太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名之天桥柱也。状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郦道元《碣石山注》）

《唐志》称东南名山，衡庐茅蒋，金陵有二焉。蒋山故名钟山，宝都邑之镇，武侯所谓钟山龙盘是也。宋周应合《山川序》云：“钟山之左，自摄山、临沂、雉亭、衡阳，以达于东，又东为白山、大城、云穴、武冈，以达于东南，又南为土山、张山、青龙、石危、天印、彭城、雁门、竹堂，以达于南，又南为聚宝、戚家、梓桐、紫崖、夏侯、天阙，以达于西南，绵亘至三山，而止于大江，所谓龙蟠之势也。钟山之右，近之为覆舟鸡笼，在宫城之后，又北为直渎大壮观四望，以达于西北，又西北为幕府卢龙马鞍，以达于西，是为石头城，亦止于江，所谓虎踞之形也。”（陈沂《金陵图考》）

牛首山形，两峰相峙如牛角然，故名。又名天阙。从山背东折而南，始见寺之浮图与虚阁，据峰之高处。从麓又西行而北，乃入弘觉寺。寺内石磴百级而上，古杉连抱，夹磴而植。入天王殿后，又磴百级，列木而上，石槛环升，中有银杏一株，枝覆数遍，乃经僧居之。修廊绿石而登至浮图，蹑其颠。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从修廊出，悬磴数十级，至观音阁，阁之后有台，台之上有佛足迹，俯视平临，若在半空。阁之下如石壁<谷含><谷牙>如覆，曰兜率崖，从微径西行，入一屋，屋后有石窟曰文殊洞。遂从山背观梁昭明饮马池，登二峰，下至辟支洞，乃还。（乔宇《牛首山记》）

余丁巳秋，游牛首时仙湖，家玉峰选君典试南闱，李子介蕃以上谷名宿从游。适四孝廉招饮牛首，予始识李子于双峰高处，各赋古诗纪事。李子更出七言二律，同人喜其格调高浑，予复次韵请质。　凿石酣游兴未央，又携竹杖过山梁。丛云直作优昙现（禅院有丛云阁直对献花岩），倒影横看舍利光（寺僧游看浮图倒影，予曰：“不但尔，尔人东走，影乃西奔。”验之果然。寺僧合掌作礼。目得居上指点，木山从此多一奇观矣）。风落天门波浩瀚，烟开佛窟树苍茫。从今解得支公法，宝地时闻胜水香。　何年来此戴山鳌，终古空翻万顷涛。群指炉盂遗旧洞，（宋人明中和郊坛于山之东，逢一僧趺坐忽化去，但遗香炉钵盂而已，今辞支洞是也。）久遗松柏作征艘。（时山中乔木俱供战舰之用）岩花已献诸天供，迦叶犹传老衲袍。呼啸东西峰顶上，楚云遥接蜀江高。

灵谷寺在紫金山南，中有梁神僧宝志塔。明初以塔逼宫，迁于此，锡以金额，书第一禅林四字，刻之洞门。过此长松夹道，苍翠如沐，行松间三里，及寺；其前有万工池，相转凿池时常役万夫，故名。入门历琵琶街，人鼓掌相应，有声若弹丝然。已而阅八功德水，八功德者：《山记》谓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饥壹，八除疴。（都穆《灵谷记》）

卢龙山在仪凤门内，与狮子山相连，蜿蜒而东，故名卢龙山。山阿在道观，因山之名，山凭城瞰大江，抱都邑，崔嵬兀起，宝据龙江之险。由台宇旁一径丛树，环绕而上，至其巅，则平脊回拱，去江咫尺，林木中江影掩映可爱。明高祖尝登其上，建阅江楼。（乔宇《卢龙山记》）

石城门内之北二里有山环绕，经石梁入径，至清凉寺。其寺乃南唐李主避暑处，故名清凉，至今多竹，相传其所遗者。其山面城，平旷中有石基，乃翠微亭之故址也。登眺则都城宫阙，军廪官府，居民街巷，远而长江列，皆历历在目。城中具山水之幽，尽登览之胜者，无如此山。（前人《金陵游记》）

冶城乃吴冶铸之地，晋元帝移于石头城东高阜，唐韩筑五城，此其一也，谓之冶城。宋置天庆观其上，即今朝天宫也。宫之制外门弘敞，内立建置碑。又入大门，从修廊九曲而入，台殿崇峻侈丽，诸司习仪之所。殿宇后有亭，黄其垣，据高阜之巅，云明高祖尝于此更衣。西下有西山道院，门径幽隐，高台短垣，可以远眺。又从迂径而出，据山之西，一亭林木扶疏，冈垅起伏，不见城市，亦佳处也。又西下乃晋卞忠贞墓，前有祠，亦掌于宫之道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人《冶城山记》）

金陵之泉，惟祈泽最清冽，有惠山之味。（前人《祈泽山记》）

摄山出金陵城北，经蒋山庙东行，出姚坊门三十里，入山后，有田畴平野。度石桥而东，复入山，古桧长松，连抱夹路，至栖霞寺（前人《摄山记》）。

弘济寺自龙江狮子山连亘而东，皆崖壁峭峻，五里至幕府，十里至弘济。又从南而东，连亘不绝二十余里，至摄山而弘济之形起，上覆出如兜率，俗名观音山。山下临大江，麓有一径，石而上，入弘济寺。寺之殿宇廊舍，负山横起，短垣长槛，接连而去。有阁自麓至梯绝处，凡数十丈，檐阿峻起，复系铁索于山前，置木槛，使可凭以瞰。江上阴风怒涛，势欲飞动，晴江净练，可以坐阅，夜当明月横江，尤可爱也。（前人《弘济山记》）

从牛首南，缘山径纡曲，细数峰约五里，至西风岭，东行有石窟如屋，题曰献花岩云（前人《献花岩记》）。

莫愁湖《古乐府》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尚未详也。莫愁，卢家女子，善歌唱，尝入楚宫。李商隐诗“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是也。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汉江西，石城在州西北，晋羊祜所建。郑谷诗：“石城昔为莫愁乡，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旧棹舣艋，江岸还飞双鸳鸯。”王横诗：“村近莫愁连竹坞，人歌楚些下苹洲。”又沈期诗“卢家少妇郁金堂”即是也。（顾起元《莫愁湖考》）

后湖，出太平门行，可七八里，一望渺漫，光映上下，微风播扬，文漪聿兴。其嵯峨霄汉之表，王气郁葱而峙乎东南者，钟山也。叠连如屏如帏，在西北者，幕府山也。峦岭偃蹇，盘伏于地，而松森其上者，覆舟山也。挺拔而西，出城头，殿阁参差，浮阁耸空者，鸡鸣山也。山东西一带，列如悬榜者，世传台城也。がテ冒水而出者，岛屿也。傍视三法司，隐隐错落云水之湄，重冈叠阜，遥连于其外，岿然而鸾凤峙，腾然而蛟龙走矣。其中远近芳洲，相聚如五星，红紫烟花，华绚如匹锦。（计宗道《后湖记》）

金陵东北有燕子矶，矶上有亭，更上又有亭，揭曰俯江亭。（宗臣《燕子矶记》）

附《游燕子矶》诗：烟浪半空白，蒲帆落未收。　山依城影尽，云逐水声流。小艇矶边月，长芦江上　洲。双眸今夕豁，浩荡楚天浮。“

北固山在京口城北，下临长江，《元和郡县志》谓其势险固，故名。《梁史》大同十年，武帝尝幸此山，易名北顾。予旧读谢灵运《游山》诗，及《世说》所载荀令则登山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使人有凌云之意，未尝不赏叹其胜。（都穆《北固山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金山旧名浮玉，有龙洞，有妙高台，有善才石，有吞海亭，有日照崖，而中冷泉，水品称天下第一。盖其前临沧海，却倚大江，独立无朋，以天为际，风涛朝夕，吞吐鱼龙，渊窟盘据，所为万山东注，一岛中屹者也。焦山或名谯山，有罢汉崖，有炼丹台，有桃花坞，有吸江亭，有宝莲阁，白石粼粼，高见云表。其独也，如洪涛之砥柱；其对也，如苍龙之双阙。山旁二岛，即江汉朝宗于海水道也。合而观之，焦山山里寺，金山寺里山，相距甚迩，气势相抗，世以并称。（高峙《金焦两山记》）

练湖即古曲阿后湖，云阳之巨浸也。湖所名练，由孔子登泰山，观吴门，若匹练然。而谢宣城亦称“澄江净如练”，以水容目之耳。或言昔开氏有道者居之，而沉其宅，数未露，勿济人，每于凶年见之，稔则否。其产或以鱼，或以茭、以芋、以匐，或茹芦，或蒜，岁食其利，而邑不害。（潘之恒《练湖记》）

惠泉出惠山，昔陆羽好饮泉，能为泉水月旦，以金山泉为第一，而惠山二之，虎邱三之，当亦无谬。夫金山泉出自江心，去赚里远，莫得其处，即云郭璞墓侧，要属想像。而虎邱近且浊劣，居常水下。独吾二泉者，以两池为汇，池仅表丈，而大浸无加，烁石不减，困沦鲜，氵拾氵集凛列，注瓶畜盎，色味累月。方隅千里，贫士醵钱以输，官家置邮而递，ザめ任载，道路络绎。即风晨雨夕，炎天雪候，朱绳辘轳，轧轧不绝。虽名第二，不啻第一矣。源所从来，远于若水洞一见，旋从洞底潜渫默走，委输两池之内。池上有亭焉；亭外为墀，周遭布石，石面坚密，无所注秽于池而泉甚洁。（邹迪光《惠泉记》）

虎邱宜月宜雪，宜雨宜烟，宜春晓，宜夏，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阳，无所不宜，而独不宜于游人杂沓之时。盖不幸与城市密迩，游者皆以附膻逐臭而来，非知登览之趣者也。（李流芳《题江南卧游册》）

灵岩为馆娃旧址，响ㄜ廊、采香迳、琴台，皆在其上。（前人《题灵岩》）

吴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广三万六千顷，中有山七十二，襟带三州（苏湖常也），东南之水皆归也。其最大者二：一自宁国建康等处入溧阳，迤逦至长塘湖并润州金坛延陵丹阳诸水，会于宜兴以入（今宁国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诸山下，杭之临安余杭，湖之安吉武康长兴以入，而皆由吴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泽，书所谓震泽底定是也。（王鏊《游五湖记》）

太湖之山，发自天目，迤逦至宜兴，入太湖融为诸山。湖之西北，为山十有四，马迹最大。又东为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东为山十有七，东洞庭最大。马迹两洞庭望之，渺然如世外，即之茂林平野，闾巷井舍，仙宫梵宇，星布棋列。马迹之北，津里夫椒为大夫，差败越处也。西洞庭之东北，渡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鼋山、横山、阴山、秦余、长沙山为大。长沙之西冲山、漫山为大。东洞庭之东，武山北则余山，西南三山厥山、泽山为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数百家，或数十家。马迹两洞庭分峙湖中，其余诸山，或远或近，若浮若沉，隐见出没于波涛之间。马迹之西北，有若积钱者，曰钱堆。稍东曰大凡小凡，与锡山若连而断，舟行其中，曰独山。有若二岛相向者曰东鸭西鸭，中有三峰，稍南大堕小堕，与夫椒相对而差小，为小椒，为杜圻范蠡所尝止也。西洞庭之北，贡湖中有两山相近，曰大贡小贡。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艹}浮，曰思夫山；有若两鸟飞且止者曰南鸟北鸟；其西两山，南北相对而不相见，见即有风雷之异，曰大雷小雷。横山之东曰于山绍山，曰疃浮，曰东狱西狱，世传吴王于此置男女二狱也。其前为粥山，云吴王饲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杵，曰杵山；曰大竹曰小竹。与冲山近，若物浮水而可见者，曰长浮；癞头浮殿前，浮与鼋山相对而差小者，为龟山。有二女媚好相对，曰谢姑；有若立柱{山载}，玉柱稍却金庭，其南为亥山，为历耳。中高而旁下者笔格；骧首若逝者石蛇；有若老人立石上掣蛇。石公石最奇，与鼋山龟山南北相对，曰鼍山，山旁曰小鼍。若螺者青浮二鼍之间，若隐若见，曰惊篮。东洞庭之南，首锐而未岐者，曰箭浮，若屋欹者曰王舍浮苎浮。又南为白浮。泽陂之间，有若笠浮水面者，曰{艹弱}帽；有逸于前，后追而及之者，曰猫鼠；有若碑碣横者曰石碑是为七十二，然其最大而名者，两洞庭也。（前人《七十二峰记》）

两洞庭分峙太湖中，其峰之最高者，西曰缥缈，东曰莫厘，皆斗起，层波矗逼云汉，可望而不可即。（前人《登莫厘峰记》）

常熟州治去西北若千步，为海虞山，山行若千步为东南前峰，又若千步为维摩岭。由是蹑重峦，逾叠，西亘十余里，峻极拂水岩，然彼渐趋于平壤焉。且长江大河，映带前后，琳宫梵宇，隐见林薄姻雨间，其状盖与罗浮匡庐相为仿佛。（张著《虞山游咏图序》）

西湖故明圣湖也，周绕三十里，三面环山，溪谷缕注，下有渊泉百道，潴而为湖。汉时金牛见湖中，人言明圣之瑞，遂称明圣湖；以其界于钱塘也，又称钱塘湖；以其输委于下湖也，又称上湖；以其负郭而西也，故称西湖云。西湖诸山之脉，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山千九百丈，周广五百五十里，蜿东来，凌深拔峭，舒冈布麓，若翔若舞，萃于钱塘而Ｂ萃于天竺。从此而南而东，则为龙井为大慈，为玉岑，为积庆，为南屏，为龙为凤为吴，皆谓之南山。从此而北而东，则为灵隐，为仙姑，为履泰，为宝云，为巨石，皆谓之北山。飞来峰界乎灵隐天竺两山之间，高不逾数十丈，而怪石森立，青苍玉削，若骇豹蹲狮，笔卓剑植，衡从偃仰，益玩益奇。上多异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矫若龙蛇。郁郁然丹葩翠蔓，蒙幂蓊翳，冬夏常青，烟雨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月，四景尤佳。（《西湖志》）

附《游西湖》诗：“长堤逦迤岸深深，百遍看山倚树吟。几顷烟岚浮十顶，一声款乃破湖心。绮筵画舫来青霭，绀宇朱栏俯碧浔。只恐春深重系缆，眼前杨柳蔽高岑。”（此余髫卯时《游圣湖》诗，乡前辈汪既明内翰最贵破湖心句）

龙泓洞一名通天洞，俗传其底可通浙东，有采乳石者入之，闻江涛浪浪然，橹声聒耳。壁间有蒋之奇篆书，贾似道廖莹中等题名。宋咸通中，有高士丁飞者，字翰之，居洞中读书，采药力田自给，年七十二矣。操绠缶斤，陟峻如飞。尝月下登岩鼓瑟，流淙协奏，天籁凄冷，往往致鸾鹤之翔集。（同上）

灵隐山去城西十二里，高九十二丈，周一十二里，亦曰灵苑、曰仙居、曰武林，俗种西山。其山起歙出睦，跨富春，控余杭，蜿蜒数百里，结局于钱塘，如引两臂，南垂胭脂岭，北垂驼现岭。其山峰之北起者曰高峰，高峰之东曰屏风岭，又东曰驼现岭，高峰之西者曰乌峰，又西曰石笋，又西曰杨梅石门，又西曰西源，亦曰西庵，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南起而望之蔼然者，曰白猿，左出白猿之前者，曰香炉，益前而垂涧者，曰兴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云水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东，曰胭脂岭白猿之西曰狮子峰。又西曰五峰，又西曰白云，又西曰中印。中印之前曰无碍，又前日善住。并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称鸡笼者讹也。稽留之西曰莲花，有岩曰玉女。莲花之东曰飞来，上有石梁西跨，下有岩洞，曰龙泓、曰香林、曰射旭、曰理公。其水南流者谓之南涧，北流者谓之北涧。南涧自合涧桥溯流至白云峰之下，凡八。逾桥北涧，自龙脊桥溯流至白云峰之下，凡七。逾桥南涧之源，出自西白云峰而东注，会他支涧，逾第八桥之西，会奚家涧入新移涧，出闸口曲流，北经合涧桥。北涧之源，出自西源峰，而东注过腾云坞逼枫树坞，湍于第五桥，下浸飞来峰趾，汇于西坞，漾氵亭于洗耳潭，潴于涡渚东屿，亦曰暖泉。潋滟于冷泉亭下，经呼猿石门涧，潜激于龙脊桥东，经合涧桥，又东二里，过行春桥，出灵隐浦，入西湖谓之钱源。泉之南出者七：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聪明，曰倚锡。月桂在天竺寺之右，伏犀在飞来峰之巅，其余皆出支坞泉之北。出者九：曰冷泉，曰韬光，曰白沙，曰石笋，曰白公茶井，曰无著偃松，曰永安，曰弥陀，曰腾云。惟冷泉在涧犭，其余皆出支坞。（同上）

予髫年读书灵隐五大夫树下，窗对北高峰，峰半一僧每夜击板念佛。绕山行，山有虎。余夜读声高，与虎声念佛声相间。复迹僧与语，则敝垢古貌，自号桂峰，住已三十年。视所击板尽蚀，予为铸铜板易之。逾夜声寂寂，骇问故？则山中一黑虎闻铜声，惊舐其腓，血溢而仆。又有黄虎若咎黑者，挤之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不死。未几予别去，往事梦中矣。今戊午中秋，同李子分虎登韬光玩月，忽闻念佛声，为忆此北高峰也。质明走问桂峰，则年且八十，咨嗟道故者久之。予既登绝顶，复下山麓，寻五松精舍，见桂峰方俯窗下视，念佛数声送我，响振林谷，若蓟门啸焉。因赋长句，用李屺留题灵隐寺七虞韵，分虎和之。明日择工镂板，悬桂峰所居之室。〇崎磴千盘路曲纡，凭凌云海天为衢，龙凤飞舞不模糊，留下西溪作陪都。石骨玲珑鬼斧刳，骇豹蹲狮谁刻镂？万岭迴伏少樵苏，北皇高处失浮屠。华光庙下走觇巫，岁岁祈蚕集刍，宿云岭畔铺，白衣苍狗未可摹。岩花峰叶化鱼凫，半空碧浪翻来无，火轮推出扶桑乌，海水明灭转天枢。江深湖白孤山孤，浓淡变态气色殊，飞鸟下翔猿犭瞿趋，俯寻流泉探僧厨。重逢老衲貌更癯，二十年来曾相须，青灯乌几对山，书声佛号啸于菟。僧忘乎虎吾忘吾，重活前因意踌躇，目送山椒足不逾，嘹嘹清梵空中呼，如闻天乐吹笙竽。

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由郡言，灵隐为最；由寺观言，冷泉亭为最。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寻，广不累丈，而撮奇搜胜，物无遁形。（白居易《冷泉亭记》）

严陵严先生祠，古柏阴风，夹江滴翠，气象整峻，有俯视云台之意。由客星亭右迳二十余，折上西台亭曰留鼎，一丝，复从龙脊上骑。过东台亭曰垂竿目尺，附东台一平屿，陡削畏眺，一石笋横起幽涧，蹇仰恣傲，颇似先生手足。磴道中俱老松古木，风冷骨脾，此两台者或当日振衣之所，空钩意钓，何必魴鲤？吾不以沧桑泥高下也。（王思任《游钓台记》）

余《游钓台》诗：盘旋上山椒，江壁揽空翠。扫苔得清阴，众鸟静不避。磊千丈松，狂奴俨相值，朗朗客星悬，岂复撄世累？物色备安车，三反乃一至，公孤且不荣，菜佣笑益字。十秋一钓竿，烟波愜所寄，笑彼往来舟，纷纷竞名利。

东湖在明州东二十五甲，方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灏氵羔汇蓄，足以溉鄞七乡之田，旧名万金湖，昭利溥也。祠宇邃密，卉木芬郁，埒杭西湖之盛，故并称东湖云。（李濂《天童山记》）

循白云山而南，过小白岭东行，至天童山寺。予闻晋僧义兴尝住是山，笃戒律，有童于日给薪水，居无何，辞去，口：“吾太白辰也。”奄忽不见。宋孝宗书“应梦名山”四字赐之，入寺路径如斗形，双池并深，跨池而桥，筑七塔以象斗。外池有水碓磴；内池曰万工池，木叶雕落，不入其中。即入焉，经宿辄不见。（同上）

《松陵集》云：“谢遗尘者，有道之士也，尝隐于四明之南雷。”一旦访龟蒙陆子，语以山中之奇，品为九题，索诗曰：“石窗过云，∈南云北，鹿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樊榭潺溪洞，青棂子鞠。”皮日休和之，诗各固题，附见。宋施宿乃云谢遗尘所称，及陆皮诸诗，世虽竞传之，顾今四明山中居人，乃不知异境，果安所在？盖与华山之华阳，武陵之桃源，皆神仙境，可闻而不可即者也。（沈明臣《四明山记》）

雪窦山在奉化县治西，登日岭夫人庙，岭巅有石特立，类人形，故俗称石夫人而庙之。又西北皆平原，有地滨湖江，曰白作洋。时旱地多赭，独是洋黍稻弥蔚如云。又西折北抵溪口，乱流而渡，西至山麓，缘麓西南数十折，始睹一亭，榜曰雪窦山，距县盖五十里矣。迤北折，西有亭在井旁，为名其亭曰寒碧。又西至望官曲，自入山亭，路皆险隘蒙蔚，至此则峦开林豁，旷视无际，僧候官，必于此平望之，故名。北至御书亭，有碑大刻“应梦名山”四字。僧云：“宋理宗尝梦兹山，因图而访得之，乃御书此云。”北数步即山门，自登山经数十盘，每盘益高，至望官曲，俯视下界，已若身在层霄上矣。又历数十盘，高益甚，既入山门，则坦夷宽旷，可四三顷，亢余不殊平野，殿阁仅在危坡，忘其为万山之绝顶也。殿前额十步，有阜森蔚，名含珠林，东西两涧，合流于西南，合处作阁以道，名曰观澜阁，古漱玉亭或在兹与？南涧宽若沼，石文如锦，盖即锦镜池也。或曰：“涧旁旧有池，环以花木，今已湮为田矣。”又南亦作阁以道，名曰听泉，亭旁有峻径，曲折而南观瀑布，盖两涧合流之泉，垂泻于千丈崖，汇为隐潭，奇丽甚。然临绝崖，俯浚谷，悸眩不能谛视。崖上有龙王祠，古飞雪亭也。间有妙高徐岛崖，桃花坑，皆胜景。（杨守陈《雪窦山记》）

招宝山临大海，四望浩渺，与天无际。海中诸岛，隐隐如凫鸥拍浪，时时飞耸欲坠，日本琉球诸番，异域遐眺，亦历历可指数，诚天地一奇观也。（沈恺《招宝山记》）

宝陀山去昌国两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许家，以鱼盐为业，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频伽鸟二枚，营巢梁栋间，大如鸭，颊毛羽绀翠，其声清越如击玉，每岁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深罔测，莫得而入。洞中水声，如敲数百面鼓鼙，语不相闻。其上复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见数十步外，菩萨每现像于其中。（张邦基《普陀山记》）

世传海市蜃楼不常见。庚寅季春，予避寇海滨，一日饭午，家童走报曰：“海中忽涌数山，皆昔未尝有。父老以为甚异。”予骇而出，会颍川主人走使邀予，既至相携登聚远楼东望。第见沧溟浩渺中，矗如奇峰，联如叠，列如碎岫，隐见不常。移时城郭台榭，骤变炊起，如众大之区，数十万家，鱼鳞相比。中有浮图老子之宫，三门嵯峨，钟鼓楼翼其左右，檐牙历历，极公输巧不能过。又移时或立如人，或散如兽，或列若旌旗之旆，瓮盎之器，诡异万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近晡，冉冉漫灭，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林景熙《蜃记》）

大龙湫瀑，从绝壁石凹中倾泻，故凡瀑皆冲激汹崩汹宏，而此瀑独委蛇缥渺，大有昵人媚人之意。然或久阁不下，一下而愤懑逼亿，盛气以赴，则飞电迅雷之时发也。或忽然四散，不和所之，已散复集，而奔腾杂沓，一时齐至，则羽林三十万，披坚执锐，如墙而进也。当其舒徐时，其为响如琴如瑟，如笙如簧，如箸如；而及其纷轮汹勿，则又如走石，如裂竹，如嚣鼓，如钟如镛，如磬如之具奏也。盖蚴者其常，而砰磕者其变也。少选五彩注射，作五色长虹，炫煜不定，白者白付，青者青莲，绿者绿珩，红者红，紫者紫磨。（邹迪光《大龙湫记》）

雁山循崖而南，百里如画，自乐清道白河芳林，逾窑奥，过长敫原，经占塔、本觉、宝冠、石门诸寺，出白溪驿，谓之右路；自黄岩由白若岭，入石梁，过灵岩，逾马鞍，至能仁，出长敫，抵窑敫，谓之左路。马鞍岭盖其分界云。东谷之峰五十有三，西谷之峰四十有八，谓之百一峰。有泉五，有岩二十九，有石三十三，而石行廊为胜。有潭七，而沐浴为大。池一涧一，曰筋竹[1234]，一曰经行门，一即石门也。有洞十二，而道姑为古。有溪四，而四溪之水为会。有岭七，而丹芳为峻。凡四十九盘。有障二而平霞为华。有桥二，有屿二，有阁二，即南北也。有庵三，而八扇为八庵。有亭四，而看不足为奇，堂一曰资深，游人之所有事也。（陆深《雁山图记》）

天台山以上应台星得名，山有八重，如张大帆，而华顶居其上。桐柏、赤城、瀑布、佛陇、东沧、群峰，环列于下，如华之有瓣有须，俨若芙蕖一朵，族拥水面。（邹之峄《天台山纪略》）

金华洞为初平叱石处，余髫而闻之，发种乃一至，而叱石处复不在金华洞。未至洞十五里，有山曰赤松，今为宝积观，观旁祠二仙，即皇氏兄弟，是其处也。石故在山之巅，变怪抵牾，宛然如羊。（谢翔《金华记》）

近辉有黄花山，为太行异境，元人诗曰：“黄花白鹿知名寺，荆浩关同得意山”即此地也。此即所谓林虑山也。（《林虑山记》）

王屋山在济源县西百里，《禹贡》曰“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是也。以其山形如王者车盖，故名。或曰山伏如屋也。（《王屋山记》）

城共西北七里，有苏门山，一曰百门山，乃百泉始出之山。其地岩谷幽邃，林樾茂密，古名士多卜居焉。（前人《百泉山记》）

啸台迤<辶里>西转，约里半许至康节安乐窝，拜其遗像。康节范阳人，幼从父古徙共城，遂筑室百泉之上，名其所居曰安乐窝。（同上）

盘谷在济源县北二十里，唐李愿隐居于此，昌黎韩公有序送之，而是谷遂显名于世。（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海经》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太形，则行本音也。《河图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缘生《述征记》太行首始河内，自河内至幽州，凡有八陉。崔伯易《感山赋》，上正枢星，下开冀方，起为平邱，妥为平冈，巍乎甚尊，其名太行，盖趁韵之误耳。（顾起元《太行考》）

雁门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志云：“以雁出其门，散名，一名雁门塞。关因山以立，凡山西之关四十有余，皆踞隘保固，而耸拔雄壮，则雁门为最。”（乔宇《晋阳游记》）

龙门在秦晋之间，万山之会，禹治水极力之地，形势甲于海内。（吕柚《晋游杂记》）

砥柱在平陆县东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来，至是微折而南。是柱正当转曲之间，在三门山之阳，紫荆骆驼二峰之西，其形如柱，植立中河。（同上）

砥柱山有人门神门鬼门，在黄河中最为险峻。渡者杀牛刳去肉骨，轧其皮以货物实其中，连一二十只，上横以木板，乃得渡。入入门者，安然无恙；如误入鬼门，则柁工死而货在；如入神门，则人货俱无矣。

傅岩在乎陆县东二十里，里曰商贤，有水曰圣人涧，为说版筑之所。（同上）

五台山本名清凉山，《华严经。疏》云：“清凉山者，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名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名五台。”（僧延一《五台山志》）

万卦山在交城县西北五里，群峰峙立，续断开合，如万卦然。天宁禅寺在山之趾，为十景之一，曰卦岳爻峰，毗卢阁在寺后，面势严正，檐阿围栏，崇高爽朗。环山松柏，苍翠可挹，下视云林，远观汾水，宛若天台灵泉。（《交城志》）

郦山在西安之临潼县南半里，即抵其麓。（都穆《郦山记》）

华不注、大明湖、趵突泉，济南之三誉也。（王思任《游历下诸胜记》）

孔林从山麓东行二百里，至曲阜，石俱骨，走渡泗水，忽数千顷，蓊藉。至圣林曲辇，路过洙水桥有石人二，剑笏俨如石麟，虎四，华表二，肃拜。享殿之下，观子贡所植楷。先为子思墓，左伯鱼，上则吾夫子藏也。（前人《孔林记》）

癸丑九月交城丁内艰归路经东省，因谒孔林，有诗曰：“西周{车心}狐尽，东家万古存，羲昊陵虽远，曾无一子孙（伏羲少昊陵俱在曲阜）。峄山千仞高，洙水见真源，松柏夹道立，孤直不可扪。其下绝寸棘，神蓍蟠灵根，苍桧无生死，秦火安能燔？深林蔽白日，避巢鸟不喧，小子瞻拜晚，俯仰肃心魂。涧芷一昭忠，颂圣归无言。”〇“曲阜世令尹，肃我奠官墙，宰牲列桂醑，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彝韫古光。趋跄云礻乃胄，古壁响丝簧，敝裘惭执鬯，陪祭俨冠裳。哲配左右列，衮绣坐素王，顾瞻东西庑，诸儒首左盲。既拜圣人墓，又登圣人堂，欣展还音，对越转旁徨。”

南楼在仪门之南，石城上，一曰黄鹤山，制度闳伟，登望尤胜。鄂州楼观为多，而此独得江山之要会，山谷所谓“江东湖北行画图，鄂州南楼天下无”是也。（陆游《登南楼记》）

赤壁有五，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鱼西南八十里，大江滨北岸，乌林南岸，乃吴破曹之赤壁也。唐属蒲圻，故云去县西百四十里，今属嘉鱼，宋谢枋得犹于石崖见赤壁二字。苏子瞻所游，乃黄州西下津江百步，赤壁矶上，人误为赤鼻，非故地也。（顾起元《赤壁考》）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苏轼《临皋闲题》）

君山在府城西一十五里，洞庭湖中，一名洞庭山，又名湘山，状如十二螺髻。《山海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盖尧女湘君始居于此，故名。（胥文湘《君山记》）

九疑山在宁远县南六十里，晋郭璞云：“其山九溪皆相似。”或云：“九峰参差互相隐映，奇而疑之，故名。”（慎蒙《九疑山记》）

楚之西，洞庭之北，有武陵桃花源，即昔人避秦处也。逾桃花源水行三驿程，即辰阳郡。西北逾卢溪浦日，四舍许，为大西山，即《道书》第二十六大西华妙洞天，古传所谓穆天子藏书于大西山小西山之中者是已。（王世龙《大西洞记》）

白鹿洞书院之脉，自五老峰来，绝壁悬天，一峰南下，如顿万马。可二十里，崛起一山，而四山环之，是为后屏山。山之阳，即今白鹿书院也。昔岭临溪，卓尔山峙其前，左翼山翼其左，两山交织，一水中流，水自犀牛塘，圣泽源，经鹿眠钓台，贯道涧中，异石峻テ，盛有先贤刂刻。至勘书台，则危崖飞湍，跨涧为桥，是名枕流台。上平如砥，遥对五老，独对亭作焉。台左即左翼山，山有起亭，又稍折而南，名迴流山，其岭空阔，可四望。旧有六合亭，亭今废。跨溪为流芳桥，后先二坊，夹溪相映。又前平畴数十亩，隔溪层峦百仞，曰罗汉岭，为书院外案。去回流东二里许，为书院石坊，曲折至梅溪湖，入彭蠡，有二曜星，扼其水口而阳储诸奇岫，隔江入照，此鹿洞山水之全胜也。去书院十里而遥，有水帘三级，飞雪悬崖，则公文所谓新瀑是也。他若栖贤为唐李渤读书处，卧龙冈为考亭十隐地，皆因书院而附见焉。（《白鹿志》）

《匡庐山记》云：“匡裕先生殷周之际，受道于仙人，即岩成馆，人称神仙之庐，因名庐山。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二百五十里，其山九叠，水亦九氵瓜。”（《莲社高贤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庐山之面，在南康数十里，皆壁，水从壁罅出，万仞直落，势安得不森竖跃舞，故飞瀑多开先为绝胜。登望瀑楼，见飞瀑之半，不甚畅，沿岩而折得青玉峡。峡苍碧立汇为潭，巨石当其下，横偃侧布，瀑水掠潭行，与石遇啮而斗，不胜，久乃敛狂斜趋，侵其趾而去。游人坐石上，潭色侵肤，扑面皆冷翠。（《庐山观瀑记》）

黄岩寺折而至前岭，席文殊塔观瀑，瀑注非壁下，雷奔海立，孤搴万仞。峡风逆之，帘卷而上，忽焉横曳，东披西带。（同上）

岭南观音山在会城隅之三里许，路不甚险，峰不甚峻。然嵯峨逼侧之状，榕阴松翠之幽，不减庐岳也。（郭昭《观音山记》）

七星岩在肇庆府城之北五六里许，翠螺拱立如斗，故名，而玉皇阁水目洞为尤胜。（《两峰草堂集》）

罗浮本两山也，烟雾迷合若一，故称罗浮。并无虎豹蛇虺之害，人游其中迷，必有神人为之指引。不必裹粮，持长食锅，沿道掘山药茯苓煮食之，可以疗饥。奇物甚多，不可名状。而蝴蝶甚大，其翅如车轮，五色灿烂，不可畜，畜辄飞归。若有人取其兰而育之者，虽千里亦去，盖仙种也。（《行笈闲见录》）

清远一名中宿，旧传黄帝二少子隐此，因号二禺山。梁时有二方士往舒州延祚寺，夜叩真俊禅师曰："峡据清远上游，欲建道场，师许之乎？"俊诺，中夜风雨大作，迟明佛殿窦像已成。师曰："此殿飞来，何不回去？"空中语曰："动不如静。"赐额飞来寺。（《地图考》）

◎大好山水新安名贤辈出，无论忠臣义士，即闺阁节烈，一邑当大省之半，岂非山峭厉水清激使之然哉？灵奇秀拔在在而有，黄海白岳其最焉者耳。三复梁祖之言，固不独为徐士秀作慰籍语。

白岳山在休宁城西三十里，高三百仞，周三十五里，奇峰四起，绝壁断崖，游齐云者，必先登焉。齐云岩在白岳西北，高三百五十仞，周回数十里。县西行峰皆平，至白岳岭峰始奇，石路盘回如线，游人缘梯而升。自白岳西南行五里，至桃源岭，重岩夹峙，结小屋曰中和亭。亭下二巨石蹲伏，色黧黑，中有白质成突睛，曰石鳖坞。坞旁大壑，深不得其底，但闻水声潺潺，出草树间，曰桃花间。渡间近西，乃有石罅，方广若门，曰天门。门下旧有石楠一株，大数十围，门下诸石，如伏犀驯象。入门东南行，联岩如城：其第一曰弥陀岩，即密多岩。今有密多院。《祥符经》云："木罅中出蜜，长吏尝遗取之，梁任为太守，遂止，皆误传也，乃僧取《梵书》波罗密多义耳。"第二曰观音岩，视弥陀稍劣，前一石色正绿，昂啄而尾，曰鹦鹉石。第三曰罗汉洞，稍加大焉。二石龙循洞门旁出，鳞骨隐隐，蹴之疑为石子所砌，谛视之，石肉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结，复意其为真龙也。第四曰龙王岩，视观音加劣，岩上飞泉洒洒，落岩下如雨，曰珍球帘。帘前有池，池未尝溢，亦未尝涸，曰碧莲池。潴水沸散于西间，曰龙池泉。西有虎迹，如泥淖所印者，曰黑虎岭。黑虎西行折南里余，至车〈谷其〉岭，其峻视白岳倍之。车〈谷其〉南二里，至真武观。观后一山突起，如屏倚天，所谓齐云岩也。云岩二字，宋内翰程必所题。明嘉靖丙辰，世宗以祈祷有应，曰齐云山，敕建太素宫，左一峰曰石鼓，右一峰曰石钟，夹屏两峰曰犖辂。观前水如带，委蛇而东，为石桥以渡。南直观门数百步，一峰挺然拔出苍莽中，不与群山相属，曰香炉峰。左右两岸之门，有巨石特起，又谓之凌虚崖。桥西高崖中断，一小峰离立下崖，曰舍身崖。崖西行上浮云岭，南下数十步，仰视栖霞洞，其顶横卧一石如くぐ，曰鹊桥。下有洗药池，左崛起巨岩，曰绅霄。前一石衔尾封脊，引颈欲鸣，曰橐驼。西北人立数峰，有堆翠如螺髻者，曰三姑。有矫矫类力士之举金生者，曰五丁。又有类有道者，比肩垂绅而来，曰五老。南一石卓立，曰天柱，险不可即。别一径通独耸岩，一间自北西逶迤而来，散而为井者九。北三里一石洞屏榻整然，殆异入隐处。又北一里，五峰并峙，而中稍高，曰五凤楼，上有石人，呼之隐隐若有声应。西北有沉香阁，草木蒙茸，蛇虎潜中，不能往也。玄殿初创自宋宝庆，真武像，相传百鸟衔泥所塑，然两经火，一发不毁，其异如此。独耸岩高三百仞，周十五里，顶有池水，清澈可鉴。崇崖凡数曲，里人凿渠引水下山，溉田千亩（《休宁志》）。

齐云天门奇胜，岩下碑碣填塞可厌，游人好题，亦是一僻。仕其土者，薰习成风，朱书白榜，卷石皆遍，令人气短。余谓律中盗山伐矿，皆有常刑，俗士毁污山灵，而律不禁，何也？（《解脱集》）

附《销夏齐云山》岳半山房作：“穿林陟丹崖，苍翠滴人袖，夹路响清湍，幽篁暗白书。云痴助石顽，泉咽添松瘦，引领望天门，浓绿接烟岫。岭畔啸孙登，时闻钧天奏。”

黄山去郭郡百二十里，叠层峦，冠绝江左，而径与云伍，游者罕焉。康熙丁未春，家大人出守兹郡。余登署中紫翠楼，见双岭对屹，识即云门峰，心怦怦为所动，欲游不果。戊申秋雨至，俱为雨苦，虽往反云影烟萝中者，旬有九日，而山水奇奥未之见也。己酉九月治茫履竹杖，偕胡霖野、欧阳磐士诸子，及冲谷弟往焉。斯游也，出郭之朝湖门，而北十里许，抵潭渡，又十里许，抵潜口，紫霞山在焉。又十里，抵佛子岭，则黄山趾也。黄山高四千仞，天目高一万八千丈，而天目反出黄山下，盖势处卑下，其巅仅与此趾平也。又五里抵杨干寺，水色山光，冷然善也。又十里许为容溪，系容城子仙处，夹径丛篁，可以幕日。由栗村石壁山浃岭，抵山口，几二十里，苍翠之色，滴人衣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止焉。明晨越石甚岭，雾气弥漫，十步之外，仅以声达。下岭雾开，同诸子坐溪石，看妇子曝稻。又十里抵汤口，则天都云门入望矣。又八里抵汤院，即古祥符寺，外有泉，温冽可浴。海内汤泉不一，独此甲天下。他或足迹杂沓。污浊随之。否则气带硫磺，开凿半假人力。兹生削壁下，片石凸出，以障风雨，若为浴者，作天然室也。浴泉而上，可六十武，抵桃花源，僧水琳出肃，余嘱觅前导。明日坐飞白亭观瀑布，随往龙潭，四面阔可三丈，清鉴须眉。沿潭西为虎头岩，岩外巨磐横溪，一窟凹入，阔不盈尺，而深以丈计，甚石覆之，形同舌坠。僧云：“雨后水射窟中，石子互击，如闻钟磬丝竹音，是为丹井也。”背丹井而上，为莲花庵，传为鲍元则所建，尚余数楹斜峙。由庵而南，扪萝直上，山脊一罅，则轩辕黄帝药炉也，炉边坐可六七人，望诸峰最清。憩息良久，复寻旧径回桃源，登峰造极，期于明日。夜将半，枕上忽若雷轰，僧云：“必峰头有雨，龙潭盖诸水门户也。”晨起果阴黑，龙潭溢数尺矣。须臾大雨若瀑，潭势溢猛，飞越沸腾之状，千龙驰，若虎跃，若珠溅，若雪舞。一刻千变，目不暇给。雨四日，同人有归志，余曰：“游佳山水，如读好书，展卷了了，意味反觉索然，何妨从稍处食蔗也？况风声树声，雨声涛声，不啻鼓吹，遥见黛色隐隐出没，已坐我米襄阳画图中矣。”次日雨止，路尚湿，即同诸子，由兜率广之慈光寺，拜四面佛像，庄古缥碧鎏金凡七级，级万像，高四丈许，若浮屠然。殿宇雄丽，规模类金陵之报恩，而阔逊之，黄子干升新建也。去慈光寺而北望，紫色青鸾，撑出云表，而径曲邃，不三十武一憩，约五十憩，抵观音岩，石黑暗古朴，与朱砂洞相对。又五里许，登老人峰，仰睹穷窿，非断自削，而俯睇青鸾紫石，邈乎小矣。下老人峰，入天门罗汉洞，为蛟龙所败，径已塞，两山并立，虚悬百尺，诸子股栗却步。余令从者横木于上，踞而度，再以余力接诸子，始从焉。又里许抵小心坡，有根缘石起，枝叶交结，若揖若让者，则迎送松也。又六十武，松以卧龙名，颇肖之，而径益狭，臂不得纵。导者曰：“此犹阔处也。”又五十武，石壁划束，径由中裂，天可尺较，是为小一线天云。出小一线天，登峭壁磨背者可二十武，沿而北度木桥，入洞高二丈许，一隙透天。缘梯直上，人从隙出，不七十武，抵文殊院。僧壁立迓入，饭毕，登文殊座，指点三十六峰位置，但可远望，莫辨文理。惟天都洞门可窥，峰房蚁穴，断续宛如村落，而眷老人峰又拳石矣。下而北登立雪台，望后海愈奇，有平地矗起，直耸天半者，余曰塔也，僧曰峰也。有蹲踞悬崖，如跃如舞者，余曰兽也，僧曰石也。有绿成围而烟成缕者，余曰舍也，僧曰松也。至红紫万状，森森林列，微茫若云，浩渺若水者，余莫辨，僧亦莫辨也。返而饮，饮而卧，浑忘人间事矣。晨起复往立雪台看云，而云气半山；登文殊座看山，而山体半云。壁立曰：“宿云晓合，此山常态，今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雨也。”俄顷云果散，遂之莲花峰，峰在文殊右，由立雪背而下，石磴齿齿凌面，若蹑悬梯，身虚其半。同人惧而返者五六人，霖野磐士差壮，循级而上，笻不克翼者，以布曳之。自立雪抵峰下，约五百折，得平石围坐，东望天都一隙若月。导者曰：“即昨所见洞门也。”又三十步，虬龙悬缀，根缕缕上指，一线串壁窦，而苍翠自若，是为倒挂松云。又二十武，折而东，峰之背也。沿背而折者，凡八，抵元白静室，故址犹存。左右截怪石，径不可转，人皆禹步。又千武许，石扇裂，木桥阔数寸，度者危之。又十武折而西，石夹若巷，高与肩，让出巷，伛而入者，为洞风肃肃挟两腋。三折而出，复之北腹，附崖者可十武，则极峰之巅矣。巅阔丈许，青石叠抱，中凹若盂，宛然莲初开状也。傍有醴泉，颇亦幽香，取以煮茗，绝非人间味。极目四眺，烟岚荡摩，九华天目匡庐微见，白岳鄣邱咸在足下。北望一线白与天邻者，则大江也。导者曰：“今日惜微云，否则，一面千里，金陵报恩浮屠可指也。”语未毕，云雾骤起，翳幔天地，峰为雾没，露尖可三尺。霖野磐士恐，从者亦恐，余大呼曰：“不登此峰，不知黄山之大；无云雾，不见此峰之奇。人生若寄，瞬息间青山苍海，古人秉烛夜游，岂无谓哉？”众少定，而雾气愈重，数辨危石，若莲叶浮水上。余曰：“乘此可泛六合也。”众大鼓掌。雾渐薄，诸峰次第出，乃以前径，返抵立雪。壁立已候石上，谓余曰：“今日之游快乎？吾固知不雨也。”携而入。次蚤之后海，众婉词乞怜，期于桃源以俟。惟霖野不屈，仍偕往，旧径霜滑，晓风刺骨，足力逊昨日，将午抵峰下。余仍欲登峰，道者云：“舍卧云无宿处。”遂绕峰而西，将二十武，径忽断，∶兀凭渊，凿壁为磴。众大惧，余审顾久之，循序传缒，后之履及前之肩。磴之受身处不二尺，受足处不一尺，字曰云梯，信不诬也。下云梯折而东，径少平，行大壑中，可三里。甫蹑而上，随山肢转者五六折，兼石若屏，径以穴通，可容廿人，数隙漏天，亦不苦晦。三折约七十级，达巅，旷然一望，目不可绳。西为丹霞，又西为芙蓉，南为翠微，北为石柱，俱逊天都，惟莲华差堪与并。至是霖野不能支，枕石卧。壁上松甚奇，独往观之，而径不逾踵，亦心愕也。下壁入大一线天，仰贯太虚，浑如曳帛，较小一线天远可三十武。出而下，境衍旷，林烟交错，远近相连，渐见沙土穿林。约百武，抵丹台，腹汩汩诉饥。遥见茅舍，阴喜之，及至，僧耳，纳慧大呼，绝不闻，导者张以手喻，乃供薄粥，遂得接力上丹台矣。台敞平，容千人，俯视天壑，深靡测，奇峰环抱。对台一峰特起，端方秀削，色肖伽楠，怪松如发，披覆其上，则紫玉屏也。余依依不忍去，霖野指夕阳在树，导者复托虎骇，缓步下。去台北里许，坐蒲团，松本高不三尺，皮若龟甲，枝叶平密，匝围数丈，根盘屈悉贯石罅间，不知何代物也？去松而北二里许，抵光明顶，前后海门可望，而始信诸峰又若招我往也。下光明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半，行草中约百武，遇吼堂上人来，同坐林松，移时霖野乃至，耦一苍头，比及庵，星光射户牖矣。吼堂询游状，余曰：“登老人，山在天上；登文殊，山在面上；登莲花，山在肩上；登丹台，山在脚下。”吼堂曰：“黄山最奇在海，明晨登狮子峰铺海，或不果，日之初升可观也。”余竟夕不能寝，时闻霖野从梦中说倦，质明整衣出，而吼堂已俟户外。霖野适与梦战，余舍之，同吼堂往，不八百武，抵峰下。天光<云气>然，云冉冉自山脚起。吼堂曰：“今目海矣。”东方渐白，云族四出，虽ㄜ匝中往来有序，诸峰尽没，惟天都莲华炼丹，不为掩。余谓吼堂曰：“三峰真仙岛矣，尔我宁不可俱登耶？”无何，而海势已成风卷云而聚者成澜；云笼岫而横者成渍成滨；云和雾起，而时上时下者，成涛成浪；远山间雾孤木，而若往若来者，成帆成橹。一望浩浩，若将千里。吼堂曰：“云乎水乎？”余曰：“水者天地之包，五行之始上为云雨，下为江河，水即云，云即水也。”已而云少解，东瞩金光灿烁，目为之夺。吼堂曰：“日也。”忽声刺刺出草间，回顾之，则霖野扶笻跄踉至，欲举目，海已收矣，怅怅怨余。余曰：“子不见海，梦也；余见海，亦梦也。”吼堂笑携之返，俱以野馔味殊媚舌，即扌玄吼堂为始信前导，至则峰裂成二。一松自东达西卧可桥，伐其怪异，虽不及峰西之扰，龙功于游者，实大字之接引，允宜度松，即巅麟峋千仞，而东北诸峰，立者伏者，屹者拔者，支者结者，崩者压者，踞者笋者，人者兽者，窜者战者，飞者横者，束者排者舞者，悬而坠者，眠而昂者，或以万计。余跃然起曰：“峰耶幻耶？梦耶真耶？人为之耶？造物为之耶？立雪之望而莫辨者，其此也耶？藉非身到，乌知天地间有此奇境也哉？”去峰而东，可二百武，为散花坞，势之涧大不及始信，而灵奇无二。余不意既有始信，复有此地。吼堂别去，余绕而东，折而下，幽壑茂林，约二十武，得掷钵庵止焉。日未厶，庵前修竹可人意，同霖野坐其下，不见天影，乃入。次日去掷钵而东五里许，止于亭，看九龙潭瀑布，瀑凡九折，远可五六里，疾若电回，声若雷斗，旧云黄山无瀑谬矣。去亭十里，抵汤口，又八里抵桃源，诸子迎入，争询后海况？余倦甚，出袖诗答之，少憩复浴温泉，乃令从者觅村醪，酬导者，并酬余两足。诸子曰：“读吾子诗，江南之奇，信在黄山，黄山之奇，信在诸峰，诸峰之奇，信在松石，松石之奇，信在掘古，云雾之奇，信在铺海。惜穷荒绝漠，即生长其侧者，亦不克多邀一盼也。”余曰：“黄山若不生穷荒绝漠，车马及之矣；峰不生天半，涂污及之矣；松不生奇峰，斧斤及之矣。而松有非餐云吸雾，又乌能裴可爱若斯也？彼苍之位置黄山正厚也。”诸子叹服，各引满，就寝。晨起别冰琳出山径，犹昨也。霜风洒洒，禾不在野，曾几何时，序令已更，意刘阮初归时，亦犹是也。归以述之家大人，大人曰：“余梦想黄山，欲往不克者屡矣，不意小子先我游也。虽然，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岂易言哉？胸在牵滞，兴必不畅；足无全力，览必不周；笔墨无灵气，不能为山水写照；性情不与山水相近，不能收之胸中，放之纸上，与人共见，汝曷志之？我且作卧游也。”钅分唯唯，因追忆时日，约略步武，举似情状，走笔而为之记。（渔阳曹钅分《宾及记》）

黄山三十六峰，游者踵接，名人题咏，笔不胜书。顾予酷爱兹记，潇洒间适，足以慰我山灵，每读一过，如游旧国。惜其游屐所至，仪得其半，然必虑其缺略，则有黄山全志在。

附《黄山诗》杨干寺题壁有序，及为先慈卜地，步出里门，人莫知子投足何所，偶遇罗景明李守之两老人，及僧普闻蕴白恒学辈，坦步寺后，见程子非二题壁《感怀》一首。

三春无刻是晴天，蔬食芒鞋到处眠。曲曲溪流苍玉碎，离离麦秀碧珠圆。漆登未热佳城闭，岩腹将倾石椁悬。偶过精庐题壁处，四山烟树恨无边。

《渡石壁洽川桥》万仞凌霄翠色连，中通碧水听溅溅。田家麦怨三春雨，茶市人烟四月天。野渡舟横深柳岸，小洲沙接断桥烟。花时行客无停屐，妒杀鸳鸯浅水眠。

《慈光寺》客到山门噪白鸦（凡客至，鸦辄鸣向禅堂，僧即出肃），佛光四面现昙华。钟鱼隐隐传天梵，台阁层层簇石霞。百啭时闻山乐鸟，一株独放木莲花（惟黄山有此花鸟）。长空碧落流丹液，好向云中泛月槎。

《文殊院》曲磴天边路百回，此身长傍白云隈。看山有胆双眸豁，铺海无声万象来。夜放佛光人指月，上升旭日下鸣雷。文殊座出悬崖顶，趺坐忘年长苔绿。

《莲花峰》一望空苍未有涯，海云千顷泛莲花。茫茫练影横三浙，点点烟光簇九华。崖隙尚留春乐水，峰尖长挂炼丹霞。悬松卧石皆成象，半壁晴光半壁遮。（随看各成一象物，形毕具，松石也，寄世间少有）

附《怀黄诗》予甲寅春暮入黄山，裹粮作半月游。四月朔，宿文殊院，更深忽放白光，置身银世界中，山鸟齐鸣，诸峰了了，生平得未曾有，移时一无所见，今十八年矣。近友人以《黄山记游》寄正夫，兹山岩壑松石之奇，朝夕变色，今昔异状，出人意表，虽善绘，妙处不传也。予阅山记夥矣，谁尽其胜者？既未能尽其胜，又乌乎记？山有旧题额曰：“到者方知。”又曰：“岂有此理？”又曰：“不可思议。”得此十二字，千百篇游记可炬也。偶触予心用叠旧韵怀之，要不过忆当年吾目之所及，吾走之所到，以志昔游而已，亦安能尽兹山之万一哉？

摩云直蹑谷中楼，珠阙琼台得从游。紫石文虹窥涧饮，青鸾翠鹭逐岩流。山弥溟渤空涛涌，僧学猱猸绝壁留。一杖拨开瑶草径，凉生三伏已深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壁苔封玉简尘，丹山碧水好寻真。名都定鼎来天子，立石拖绅拜圣人（石丈孤耸，冠裳特立，俨然尼邱，指目孙子峰，予拜其下）。岩口玲珑时万变，松虬蟠结老无伸。书堂傍寺清潭近，旧日逃名说郑纶（郑师山先生却聘，隐此筑室祥符寺畔，至今钓石尚存）。

虚空皴染半留余，云帜霞标拥梵居。邃洞不知秦岁月，空门安事汉诗书。泉根沸尘心净，山骨苍寒世味疏。菜甲茶枪僧共好，六时清响吼钟鱼。

天工巧琢破庸论，臼灶长留药不存。莲母婆娑携九子（莲峰中立为众莲母，先明项居其下，小岫聚如菡萏，曰九子也），石人伛偻弄诸孙（石人峰即老人峰，慈光至此二十里）。清泉直泻千秋谷，丹液遥倾五斗樽。凭仗鞋尖难遍踏，云深空ツ锦霞墩（山中霞锦洞有仙墩，可望而不可即）。

《再怀黄叠韵》可是昆仑十二楼，攒峰叠旧曾游。猿蹲岫顶呼松渡，云过山椒学水流。萎翳多年红木出，采樵无路紫芝留。半空笙筑喧天乐，六月平添万顷秋。

寺门谁扫落花尘，松谷云深认不真。山锡黄名留帝迹，我吟白句尚仙人（黄山题诗自李谪仙起）。划开峭壁丹砂泻，界破空岩素练伸。猿接蛇盘阴洞合，萝龛香篆展烟纶。

峻テ玉立百千余，洗竹彖刂桑隐者居。挂瀑有声皆薄激（薄而为雷激而为霆），围屏无石不图书。仙灯晃朗迎还送，莲瓣芬葩密复疏。隔绝深岩难栈渡，毿毿松桧荫龟鱼（龟鱼石距莲花峰数十步深岩四绝从无人到）。

烟封苔锁静推论，留得仙棋一局存（棋石峰有枰方正仙人对弈处）。天半松林（峰名）摇马鬣，〈谷其〉中石笋长龙孙（〈谷其〉在石笋峰下口人间所有物众松石无不备俱）。流来香髓分金液，持去琼浆饮玉樽（轩辕至汤池见玉壶持归石室饮琼浆升天出周书异记）。我亦暮年思屏迹，疑岚积翠润云墩。

《三怀黄》（有序）

于子章云曰：“纶伸孙墩，韵之最枯者，叠至五百八章，古今倡和所少。兹《怀黄》八律，自然浑合，足为山灵写照，且无一重意复句，正如黄河水从天注，浩乎莫知其所止，韵尽矣乎未也。”予曰：“黄山以峰名者三十六，析之为三百六十，再析之三千六百三万六千，无一松一石不耐人思，思无穷，诗亦无穷，安有尽乎？因叠前韵，复作《怀黄》八章。

四围青翠骨丹楼，壁立千寻浙上游。无火寒泉长鼎沸，不花杂树尽葩流。深松莺石声声啭（松谷莺石时闻其转），曲涧鸣弦袅袅留（横石如琴水沸琴上有声为鸣弦涧）。天际云行多变幻，怀黄入梦恰逢秋。

绣岭红泉隔世尘，何须远慕颍阳真。天都石室高千仞，帝子仙踪止一人。海内无山观已止（徐霞客游历遍天下，对人云：“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空中布海志方伸（予游黄山见佛光而未见钟海柳宗元有吾闻九疑好夙志今欲伸之句予又何时得伸此志也）。双溪齿齿传曹阮，咫尺烟波独茧纶。

经幢寺鼓放参余，百级砂岩架树居。禽乐分迎前后海，苔花半蚀古今书。凌云古桧盘雕健，绝壁温杉卷木疏（杉木剥之可卷作甑盘等器）。俯份阴晴山鹳巧，石中长水养巢鱼（山鹳有长水石于巢中养鱼）。

叫绝高空未易论，心眸了了梦魂存。荡胸云涌莲中蕊，绕膝峰罗乳下孙。愿挹仙瓢分玉液，不捶士鼓饮洼樽。天然石琢留泉厂，发皴肌沐燠墩。

《四怀黄叠韵》峰罗峙拱僧楼，可记苍茫梦里游？石腹松穿山骨断，峦头瀑泻练光流。龙髯织就纤纤长，马迹印深颗颗留（俱轩辕山中遗迹）。海黑江黄双到眼，木莲开落自春秋（树大如拱，花叶皆九出，惟黄山独有）。

炼块蒸砂久去尘，往来多半是群真。仙源曲径通香谷，石支长年作老人。铁笛横吹三弄去，银罂斜厌一肩伸（登云梯一道入，嵌石壁中吹笛智聋老携具至，呼之同饮，如梦中事矣）。无凹投足凭空度，挽葛攀茆若转纶。

寒骨凄神股栗余，一僧挂衲老巢居。丹梯古藓封遗篆，玉笈真言秘素书。烂日掀霞峰攫搏，耕烟织翠树森疏。锵锵暗响流何处？乱石腾空骇跃鱼。

掀眉蹲坐口难论，滴水凝膏玉髓存。三竺五台称仲氏，九华双目作曾孙。螭头长傍呼龙石（山有四足鱼，螭首，疑其龙也。峭壁题日呼龙石），苔脉遥分引液樽（有苔脉出清泉一线，昼夜盈石樽，用供一僧。题日引液）。苍豹斑龙空壁啸，悬藤垂莺曳危墩。

松萝山高一百六十仞，周十五里，山半石壁插天，峰峦攒簇，松萝交映，有禅庵焉。创于唐，迁于元，新有大悲殿寄萝庵，并胜概也。山蜿蜒数里，如列屏障，于县治之北，左干腾跃，东下则入，歙诸高峰，乃旋面而西，为邑巨镇。出北郭，从东行为入山径，崎岖幽绝，不纳轮蹄，石嶂峡流，人穿鸟道，历山隈，逾峻岭，复坦夷，而冈阜别一洞天。再入则危石戛泉，潺迸玉，复数里而层峦回合，郁葱吞吐，俗呼为金佛山。盖未有金佛庵，实为松萝山也。（《休宁县志》）

松萝茶擅名天下，实则唯山顶一片香，甘异他产，余皆北源茶，冒名松萝者也。松萝产茶，不过数斤，而官司采取，山民病之，并将绝其种类。噫！天下之名非其实者，又岂独一萝松茶哉？

古城岩在县东七里，上有歙州治旧基。下有巨石，高丈余，宋邑宰邹补之手书兑卦，为磨崖碑。山麓两巨石，夹立如门。循门而工，有两石如鹅，两鹅入洞，各见后半体，崖巅为汪王故宫。宣和间，改为万安山。相传明太祖临徽州，曾驻跸占签。后敕祀榜文云：“神兵助顺，复名万岁山。”宫外有禅庵，万历间祝令世禄建还古书院，后建中台阁。又东障建文笔峰，西建文昌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之下流有高公桥，依山为榭，称名胜焉。（同上）

休之奇峰岩岫，如古城者多矣，而余独依依焉者，则以余世居其下也。昔越国公汪华王六州起兵于此，岩山之下，碧流如带。余与村人约倡放生池，游鳞万计，不避游人，乐矣哉！斯邱乎？前后记见《万青阁集》。

《岩山前晚眺》宿霭卷晴空，松飔沁心耳。石门隔尘氛，谷声追杖履。白浪翻长汀，苍翠拥旧市。鲂鲤振采鳞，溪光叠罗绮。云幔覆霞城，俨然新壁垒。小小邱壑奇，瞩览时徙倚。回景风烟沉，天白翔阳紫。

丛罗夹路深，清声泛俗耳。伸脚绝束袜，谁度彭泽履？急溜激高春，棕稻成小市。古埔摩层穷，半空散霞绮。石溪势回萦，列岫排军垒。苔藓绣荒皋，翠屏恣攀倚。虚烟出水南，暝色变苍紫。

凤凰山一名凤山，又名灵鸟山，在县西二里。目白云峰翼然而来，尽于夹溪二水之会，下临孔道，趾方顶平，为海阳旧治。旁有小池曰凤池，金太史声读书处也。登山远眺，东有古城，蔚然蹲立；南则落石兀然衡几；西则齐云{山律}沓霭；北则黄海天都，千朵芙蓉，滟滟云表。（同上）

落石台在县西南二里，旧名断石山，宋邑令吕大防题。明张令汝懋题曰：“海阳多佳山水，如落石台更为奇胜。当溪流环绕间，嵌寄巨石，若从天堕，落石之名，意有自乎？”（同上）

袁中郎诗所云“双溪分燕尾”，即此处也。《广舆记》旧云：“舟经此必祭。有二舟同泊，一祭一不祭。神夜吹祭者北岸，岩崩，压不祭之舟。”其传已久，然属荒唐。

石桥岩在白岳山西，原名岐山，石壁千尺，有天成石梁。一山上坦而下阙，阙圆如月，上坦如梁，长十余丈，广三丈，可供登览。当阙半里，特峙一峰，曰逼霄，形如立兔捣月宫，皆天巧也。（同上）

张公山即古率山，由五岭西北，重冈大岭，源深根盘，周百余里。昔有张公隐此采药，炼丹数十年，忽不知所之，故名。山居婺休之间，实为鄱浙二江之大源。《山海经》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率东。”丽道元所称三天子都在黟南峦山中，即其地也。其阳西流入彭蠡；其阴则东流百七十里，北合吉阳之水为浙江。（同上）

浙水出一源而东西分流，东行三百六十滩，达严州，下三浙，即所谓新安江也。西行亦三百六十滩，下汴梁，入鄱湖，徽郡形势，可谓最高。

《汉志》云：浙江水出黟县南。今浙岭属婺源，溪属休宁。自此两溪合，水港益大，渚清沙白，岸阔墅深，映日成蓝，拱阴聚碧，千条万派，自上溪口至率口东来，百余里矣。縠纹锦浪，可数游鳞，下见白石，历历如在镜中。沂流而上，则川岩参差，岗岫萦绕，一线水道，皆自含研怪石中，百折而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湾曲险伏，万山俯瞰。顾大史瑞屏谓“处处皆惠泉，在在皆龙井，”有以也。又流四十里，至浦口，徽郡歙浦之水，方含流而为新安江。袁中郎记曰：“新安江清澈见底，峰峦叠翠，隐隐见水中，时有突出水面者，嵌空如湖石，江行之一快也。”江为山所夹，东流千里，石湍迅速，目所注视，辅不能了。而山喜为迥合，数步一转，前舟莽莽，忽如入壁，折而随之，乃知其为窦也。新安江径严州至钱塘入海，自张公山至钱塘，共三百六十滩，谚云：“一滩高一丈，徽州在天上。”李供奉诗云：“闻说京华渡，东连五百滩。他年一携手，摇艇入新安。”（同上）

问政山为县治屏障，宛若舞凤翔鸾，游龙伏虎，一名华屏，丛筱千霄，湿翠沾人。山椒有高眉峰，唐有千方外者，自荆南掌书记，弃妻学道。其从弟德晦刺史歙州，来访之，德晦为筑室山上，号问政山房。（《歙县志》）

龙井山一名鹤顶山，横截练江，雄挟渔梁澎之音，惊川舌谷。相传宣州刺史访仙待渡于此，俗所谓访仙桥也。上建禹庙，复道巍楼，白绮分。上有文昌阁，登望见练江如带，驰波跳沫，舟楫鳞次，鱼鸟上下，最为遐瞩。（同上）

岑山屹立中流，石势，水声泼氵爵，蚪松插天，苍藓荟蔚，泻入碧潭，巅平夷。唐天祐间建寺曰周流，元郑玉尝结屋其上，名读书楼，因更山曰小焦山，下为郑公钓台。（同上）

丰乐溪出黄山，汤溪，其自白云溪松谷涧九龙潭消摇溪者，皆趋太平。其左支经桑岭会文溪，经海阳县治，入于渐江淮浮溪，经云门峰。下会曹溪阮溪容溪，入于丰乐，而支于汪溪氵众溪，众水会之，溪流始大。又五里为龙摆溪，虬龙蜕蜒，过笙溪琴溪，四合于仙人台，折入谷口，引溪流入涧，名曰阊阖溪。有庵曰圆通，临于北阜，虬松翠壁，居然有石峡想。稍下为鹤林庵，潘之恒有诗云：“经僻狭如线，攒峰密似云。”盖幽绝之峤也。又行二里，诲有潭澄清，而波涛砰击，俱以状元名，以与舒雅之居近也。中多飞凫泛渚，昔人呼为雪凫焉：又折而东，长林丛薄，旌亭椽舍，溪行至此，渐觉鱼鸟依人，堪作濠濮间想。又十里经岩镇，绕阴山之下，颍水会之，趋于潜虬山，鸣珠发籁，渊无潜鳞，飞虹翼之，如在蓬岛。又折而东南二十里，与富资水合流入如练江。（同上）

龙潭在婺源城东百里，山涧僻处，颇称灵异。夹涧石为[1234]，风景忽殊，在崖间时，见瀑布奇甚。凡垂如帘者，一为三折：及直而悬者，又各一少。前山益峻峭阒寂，摸扪萝茑，揭厉涟漪。盖深涉于虎豹蛇虺之域，已逼灵境。又前及里许，逾涧循其石崖青壁，迳崩崖裂。石下复逾涧，左入潭，在大石峰，距绝壁下石，掬两股为崖瀑。自其后乘高怒喷，直下数十尺，远望如出穴中，雹狂雨狠，淙淙不绝。而其细者空霏微，如薄雾潭，研而吃之，周迴可二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余步，摇光荡绿，莫测其深。曰是始流平地，为涧潭，上阴幽黯黑，风雨水气合而为清，竦人肌骨。闻其上复有小潭，亦龙所窟，水自石门入而注焉，迳迂险，不可上。（汪古逸《游龙潭记》）

叶村之山最秀拔者，为飞来峰，攒青蹙翠，排云御风，踊跃奋迅，自天而下。其旁诸山，羽翼兹峰，亦皆搜奇抉怪，以自纳无隐焉。（程黟南《山雨楼记》）

由屯溪溯流，西南入张公山二百里，尽浙之源水，皆自高注下，湍流浚急，难残者可揭也。当山水奇会处，匪汇为蛟龙窟宅，自浮游至惟潭，以潭名且十数，而月潭最奇。潭上两山相揖，如牛饮于溪，其鼻皆巨石，夹溪对峙如门。其南有山，诸小水来会，离立参拱，故潭形正圆，其深不可测也。每春夏溪流大涨，东于石门，涌而复坠，则震荡迴，声震天地，势摧山岳。齐之所入，深若归虚；汩之所出，旋如车轮。使人目眩心掉，不可端视。其水落波平，则浅深一碧，莹彻无瑕，鸟飞鱼跃于溪光山色间，皆悠然自适。夹溪多白沙翠竹，贩舟鱼艇，往来其间，如画图然，而雪天尤为清绝，此月潭之大都也（东山公《月潭八景记》）。

绩溪之东涉端濑，逾坡陀山，行五六里，巨石嵌立崖谷间，而高，莹然而明光，洞然鉴人毛发，为一邑胜概。（舒道原《石照记》）

●卷四。捻须寄寄园主人曰：“天地非块然者也，雷激风号，木喧谷响，凡物皆然。况人有灵象，且口与舌，岂能默默哉？卿云复旦，始于中古而后，踵事增华，日趋月盛，势自使之然也。溯其原根，亦可以概诗之大凡矣。唐人以后诗话颇多，而近今缺如，辑而补之，自不可少。乩诗虽涉怪诞，当其挥洒错落，颇有出人意表者，并录其尤。可信不可信，一听之人，余无容心焉。”

◎诗原山林廊庙，莫不有抒发性情之具。诗也者，天地自然之音也，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孰非天地之诗哉。顾吾独不解夫世之师心目诩者，遂谓短笛无腔，不妨信口，是何可不溯夫根源。

五言诗始于李陵苏武河梁之吟，而五律之祖，又推沈约咏诗云：“登台望秋月，会圃临春风。秋至愍衰草，寒来悲落桐。夕行闻夜鹤，晨征听晓鸿。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东。”（《诗话丛谈》）

七言诗肇于柏梁，盛于建安，然《三百篇》中七字句甚多，楚狂《接舆歌》，宁戚《扣牛歌》，项籍《垓下歌》，汉高《大风歌》，皆七字滥觞。杨升庵千里面谈引梁简文帝《春情》一首，陈后主《听筝》一首，温子升《捣衣》一首，隋王《北山》一首，为七律滥觞。然八句中皆杂五言二句，每首只五十二字耳。（附诗《春情》）“蝶黄花紫燕相追，杨低柳合路尘飞。已见垂钩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绿树，诚知淇水沾罗衣。两童夹车问不已，五马城南犹未归。莺啼春欲驶，无为空掩扉。”（《听筝》）“文窗毒瑁影婵娟，香帏翡翠出神仙。促柱点唇莺欲语，调弦繁爪雁相连。秦声本自杨家解，吴俞那知谢傅怜。只愁芳夜促，兰膏无奈煎。”（《捣衣》）“长安城中望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杵纹砧知远近，传声递向何凄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翳翁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北山》）旧知山里绝氛埃，登高日莫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时返？仲叔长游遂不来。幽兰独夜清琴曲，桂树凌云浊酒杯。槁项同枯木，丹心等死灰。“（《幽草轩集》）

任云：“六言诗始于谷永。”然《文选》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亦六言，不始于谷永明矣。《乐府满歌行尾》一解，命如凿石见火，居世竟能几时？亦六言也。（《升庵外集》）

六朝沈君攸有《桂楫泛中河》诗雄浑工致，是七言排律，仍先于七言律也。若初唐则有蔡孚《打球篇》云：“德阳宫北苑东陬，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凿千金地，宝杖周纹七宝球。窦融一家三尚主，梁冀频封万户侯。容色从来荷恩顾，意气平生事侠游。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楸。红鬣锦鬃风骤骥，黄骆青丝电紫骝。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迅足满先筹。曹王漫说弹棋妙，剧孟休矜六博投。薄莫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同上）

绝句者，一句一绝，起于“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也。或以为渊明诗，非也。杜诗“两个黄鹂鸣翠柳”，实祖之。王维诗：“柳条拂地不忍折，松柏稍云从更长。藤花欲暗藏猱子，柏叶初齐养麝香。”宋六一翁亦有一首云：“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散不知人换世，烟阑无奈客思家。”皆此体也。《乐府》有《打起黄莺儿》一首，意连句圆，未尝间断，当此意，便有神圣工巧。（同上）

《黄帝。弹歌》，断竹，戚木，飞土，逐肉二言之始也。《诗。颂》“振振鹭，鹭于飞，歌咽咽，醉言归”，三言之始也。“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五言之始也。《诗。雅》，“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李长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八言之始也。杜诗“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九言也。李太白“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十言也。东坡诗“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十一言也。（同上）

元天目山释明木中峰有九言《梅花诗》云：“昨夜东风吹折中林稍，渡口小艇滚入沙滩幻。野树古梅独卧寒屋角，疏影横斜暗上书窗敲。半枯半活几个业蓓蕾，欲开未开数点含香苞。纵使画工奇妙也缩手，我爱清香故把新诗嘲。”后杨慎作云：“玄冬小春十月微阳回，绿萼梅蕊蚤傍南枝开。折赠未寄陆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陇头去，相思忽到卢仝窗下来。歌残水调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风台。错认高楼三弄叫云笛，无奈二十四番花信催。”卢赞元《瞻梅花诗》云：“天将花王国艳殿春色，瞻梅洗妆素颊相追陪。绝胜浓英缀枝不韵李，堪友横斜照水搀先梅。瑶池董双成浴香肌露，竹林嵇叔夜醉玉山颓。风流何事不入锦囊句，清和天气直挽青阳回。”九字律也。（《珊瑚编》）

作九言诗贵在浑成劲健，亦备一体，余曾有《咏竹》句。题于齐云山岳半云：“只觉清于孤山处士梅，胡然澹若彭泽先生柳。”

古有三句之诗，意足词赡，盘屈于二十一字中，最为难工。岑之敬《当垆曲》云：“明月二八照花新，当垆十五晚留宾，回眸百万横自陈。”《唐传奇》无名氏《春词》云：“杨柳袅袅随风急，西楼美人春梦中，绣帘斜卷千条入。”宋谢皋羽《寄邓牧心》云：“杜鹃花开桑叶齐，戴胜芋生药苗肥，九钱山人归未归？”洪武中詹天瞿《寄山中友人》云：“桂树苍苍月如雾，山中故人读书处，白露湿衣不可去。”又《古步虚词》云：“三十六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云语，吟风飒飒吹玉笙。”€南提学彭纲《咏刺桐花》云：“树头树底花楚楚，风吹绿叶翠翩翩，露出几枝红鹦鹉。”（《升庵外集》）

《渔隐丛话白雪浪斋日记》云：“退之联句，古无此法，自退之新心开辟。予观谢宣城有联句七篇，陶靖节有联句一篇，杜工部有联句一篇，则诸公已先为之，退之亦是沿袭。今考之渔隐所言，亦未为得联句实起于汉柏梁台，非始于靖节诸人也。又何逊李白颜真卿皆有是作，亦不特宣城工部而已。（《东斋记事》）

欧阳文忠守颍日，因小雪会饮聚星堂，赋诗约不得用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等字。欧公一篇云：“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高家窥冥漠。”自后四十余年，莫有继者。元六年，东坡在颍，因祷雪于张龙公获应，遂复举前体，其末云：“汝南先贤有故事，醉翁诗话谁能说？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漫娄诗话》）

药名诗，世云起自陈业，非也，东汉已有离合体，至唐始著药名之号。如张籍《答鄱阳客》“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诗向松桂，心中万事喜君知。”是也。（《金玉诗话》）

集句是国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开敏，以文为戏，然后大著。尝见手书下第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云未有因。圣主不劳千里召，妲娥可惜一枝春。凤凰诏下虽沾命，豹虎丛中也立身。啼得血流无用处，着朱骑马定何人？”又云：“年去年来来去忙，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门去，独对东风舞一场。”至元丰间，王文公益工于此，人言此起自公，非也。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释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藏也。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一人徒见凌轹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祢衡《挝渔阳掺》悲壮，《汉武故事》星辰影动摇，方朔为民劳之应，则善用故事者，如击风捕影，岂有迹耶？此理殆不容声，予乃显言之，已落第二义矣。（同上）

梁武帝《江南美》云：“种花杂色满上林，野芳耀彩垂轻阴，连手蹭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此辞绝妙。填闷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滥觞矣。其余若《美人联》、《锦江南》、《稚女》渚篇，皆是《乐府》具载，不尽录也。（《升庵辞品》）

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之，咏以成曲，谓之协律，诗外有和闻，所谓曲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有在涯前者。又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钗空”之句，云李白作，《花间集》乃云张秘所为莫知孰是。杨绘《本事曲子》云：“近世谓小词起于温飞卿，然王建有宫中三台宫中调笑，乐天有谢秋娘一去望江南。”又曰：“近传一阕云李白制，即今《菩萨蛮》，其词非白不能及此，信其自白始也。刘府《青琐集》隋《海山记》中，有《望江南》调，即炀帝世，已有其事矣。”（《笔谈》）

家语：舜作南风之诗，此则御制之始。（《稗史》）

王昌龄《灞池》诗，“开门望长川，薄莫见渔者。借问白头翁，垂纶几年也？”二韵俱助语，殊有致。孟襄阳诗，“所居最幽绝，所住皆静者。依止此山门，谁能效丘也？”亦潇洒可喜。（《焦氏笔乘》）

“汉宫一百四十五，多下珠帘闭琐窗。何处营巢夏将半，茅檐烟树语双双。”此杜牧《燕子》诗也。一百四十五，见《文选》注。大抵牧之诗好用数目堆积，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桥明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是也。（《含烟阁诗话》）

联句自唐有之，若与坐客联句，则互送为烦。据成式《庐陵官下记》截取斑竹，以递送联句，谓之句枝。或角押恶韵，或煎碗茶，为八韵诗，皆谓之集联。若志于不朽，则太苦。客拣稳韵无所得，辄已谓之苦联。句句共押平声好韵不僻者，书于竹筒，谓之韵牒。（同上）

《稗史》云：“诗有一句叠三字者，如吴融《秋树》诗云：”一声南雁已先红，扌戚扌戚凄凄叶叶同‘是也。有一句连三字者，如刘驾云：“树树树稍啼晓莺，夜夜夜深闻子规。’是也。有二句连三字者，如白乐天云：”新诗三十轴，轴轴金玉声。‘是也。有双联叠字者，如《古诗》云：“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是也。有七联叠写者，昌黎《南山》诗云：”延延离又属，叛归遘，喁喁鱼闯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落落月径宿。闵闵树墙垣，架库厩，参参削剑戟，奂奂衔莹秀。敷敷花坡萼，屋摧ニ，悠悠舒而安，兀兀狂明狃。超超出犹奔，蠢蠢骇不懋。‘是也。然宋人《咏四溪》云：“湾湾湾处复湾湾，’更叠更切愈出愈奇矣。”（《万青阁偶谈》）

予《春游赋怀》诗，有“看山山上山经看，留客客中客易留”，亦殊不厌其叠也。

闽僧怀有诗二绝云：“家住闽山东复来，其中岁岁有花红，而今再到花红处，花在旧时红处红。”“家在闽山西复西，其中岁岁有莺啼，而今再到莺啼处，莺在旧时隔处啼。”人多诵之。（《客中开集》）

王荆公诗，有“老景春可惜，无花可留得，莫嫌柳浑青，终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盖以文为戏，或者以前无此体，自公始见之。尝读《权德舆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势。年纪信不留，弛张良自愧。樵苏则为愜，瓜李斯可畏。不顾荣官尊，每陈农亩利。居家类严，负郭射敛积。忌满宠生嫌，养蒙恬胜智。疏钟皓月晓，晚景丹霞异。涧谷永不谖，山梁冀无累。余符生肇学，得展禽尚志。从此直不疑，支离疏世事。”则德舆尝为此体。（《稗史》）

稗史论古乐府，“古人师手匠心，而又情真景切，其词自佳。今人就题拟作，如画者写真，虽形色相肖，而生人之神气，安可得哉？杜少陵不拟题而自作，如前后《出塞》、《新婚别》、《无家别》、《新安吏》、《玉华宫》参之《乐府》，何啻伯仲？盖平日造诣有渊然自得之趣，故临文神情自别。”明李西崖咏古诸作，近日尤展成《明史一百首》，俱是异观。（《啸虹笔记》）

《古今乐录》云：“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王僧虔启曰：“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是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又诸曲调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升庵谓艳在曲之前，与吴声之和，若今之引子。趋与乱在曲之后，与吴声之送，若今之尾声。羊吾夷伊那何皆辞之余音弱弱，有声无字，虽借字作谱而无义，若今之哩罗连牛也，知此可以读《古乐府》矣。（《升庵外集》）

陈后山诗，“吴咏未至慢，楚语不假些。”任渊注云：“慢谓南朝慢休，如徐庾之作。”余谓此解是也，但未原其始。《乐记》云：“宫商角徵羽，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又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谈慢矣。”宋词有《声声慢》、《石州慢》、《惜余春慢》、《木兰花慢》、《拜星月慢》、《潇湘逢故人慢》，皆杂比成调，古谓之啧曲。啧与赜同，杂乱也。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曲有名散，元曲有名犯，又曲中入破，义亦如此。（同上）

王彪之《竹赋》云：“上承霄而防露，下漏月而来风。庇清弹于幕下，影棹歌于帷中。”盖楚人男女相悦之曲，有《防露》，有《鸡鸣》，如今之《竹枝》。《东坡志林》亦云然，则《竹枝》之来亦古矣。《诗》野有蔓草，推之防露之意可知。（《稗史》）

《阳柳枝》，即古折杨柳枝义也，木歌亡隋之曲，故陈子昂有诗云：“万里长江一带开，岸边杨柳几千栽，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去不回。”后白居易有爱姬樊素善歌，小蛮善舞，故当时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小蛮方丰艳，乃作《杨柳枝》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石软于诗，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帝问谁制，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时永丰坊西南角园中，有垂柳一枝，柳条极茂，因命使取二株植禁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奇尚风雅，又作一章云：“一树飘残委泥土，双株荣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后，柳宿光中添两星。”故后卢贞刘禹锡等和其题，自是为白氏《杨柳枝》，今人浑为一题，莫知其故，而六朝《乐府》收之，亦不辨也。又古有折杨柳行，可谓甚古，谢灵运尝一作之，余不多见也。复有月节折杨柳，虽是古词，则似近于唐人意矣。（同上）

古之《乐府》诗章，皆被之于乐，今《乐府》数句后，则曰一解，又数句曰二解，如此言者，盖即古人之一段义终，则于瑟上解一柱马也。（同上）

梁武帝宴华光殿联句，曹景宗后至，诗韵已尽，沈约与以所余竞病二字。景宗操笔而成，所谓“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是也。初读此了，未晓赋韵韵尽为何等格法？偶阅《陈后主集》，见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钩赋咏，逐韵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才陆瑜孔范等三人，后主诏得迮格，白易夕掷斥折字，其诗用韵，与所得韵次，前后正同，曾不搀乱一字。”乃知其说是先诗韵为钩，座客探钩，各据所得，循序赋之，正后世次韵格也。唐之次韵，起元微之白乐天二公，自号元和体，古未有也。抑不知梁陈间已尝出此，但其所次之韵，以探钩所得，而非酬和先唱者，是小异耳。又杨之《洛阳伽蓝记》载王肃入魏，舍江南故妻谢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赠之诗曰：“本为筐下蚕，今为机上丝，得路遂腾去，颇忆缠绵时。”其继室代答以谢，止次用丝时二韵，则亦以倡和为次矣。（同上）

少陵《饮中八仙歌》，分八篇，人人各异，本非重韵。（《金玉诗话》）

《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五言起苏李，或云起枚乘。七言起于汉武柏梁。四言起于汉楚王、傅韦孟。六言起于汉司农谷永。三言起于晋夏侯湛。九言起于高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乡公。

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汉末年号曹予建父子邺中七才子之诗），黄初体（魏年号与建安相接其体一也），正始体（魏年号稽阮诸公之诗），太康体（晋年号左思潘岳二张二陆诸公之诗），元嘉体（宋年号颜鲍谢诸公之诗），永明体（齐年号齐诸公之诗），齐梁体（通两朝而言之），南北朝礼（通魏周而言之与齐梁体一也），唐初体（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本朝体，（通前后而言之）元礼（苏黄陈），江西宗派体（山谷为之宗）。以人而谕：则有苏李体（李陵苏武），曹刘体（子建公干），陶体（渊明），谢体（灵运），徐庾体（徐陵庾信），沈宋体（期之问），陈拾遗体（陈于昂），王杨卢骆体（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张曲江体（始兴文献公九龄），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高常侍适），孟浩然体，岑嘉州体（岑参），王右丞体（王维），韦苏州体（韦应物），韩昌黎体，柳子厚体，韦柳体（苏州与仪曹合言之），李长吉体，李商隐体（即西昆体），卢仝体，白乐天体，元白体（微之乐天其体一也），杜牧之体，张籍王建体（谓乐府体仝也），贾浪仙体，孟东野体，杜荀鹤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后山本学杜其语似之者但数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则本其自体耳），王荆公体（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邵康节体，陈简斋体（陈去非与义也亦江西之派而小异），杨诚斋体（其初学半山后山最后亦学绝句于唐人已而尽弃诸家之体而别出机杼盖其自序如此）。又有所谓选体（选诗时代不同，体制随异，今人例为五言古诗为选体，非也），柏梁体（汉武帝与群臣共赋七言，每句用韵。后人谓此体为柏梁体），玉台体（《玉台集》乃徐陵所序汉魏六朝之诗皆有之，或者但谓纤艳者为玉台体，其实则不然），西昆体（韩握之体皆裙裾脂粉之语，有《香奁集》），香奁体（梁简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其他体制不一，大概不出此），宫体（梁简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其他体制不一，大概不出此），有近体（即律诗也）。

前人作诗，未始和韵，自唐白乐天与元微之为二浙观察，往来置邮筒倡和，始依韵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数十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谓刘玄德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予于微之亦云。“岂诗人豪气，例爱矜夸耶？安知后世士有异论？（《珊瑚钩诗话》）

晋傅咸作集经诗，其《毛诗》一篇，略曰：“聿修厥德，令终有亻叔，勉尔遁思，我言维服。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谗人罔极，有面目。”此乃集句诗之始。（《稗史》）

《七哀诗》，始于曹子建，其后王仲宣张孟阳皆相继为之，人多不解七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义。或谓病而哀，痛而哀，悲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虽一事而七者具也。（《南濠诗话》）

古诗有离合体，近人多不解此体，始于孔北海，余读《类文》，得北海四言一篇云："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寺弛张。吕公饥钓，阖口渭傍，九域有圣，无土不王。好是正直，安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不奋，羽仪未彰，龙蛇之蛰，此也可忘。致璇隐耀，美五韬光，无名无誉，且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此篇离合鲁国孔融文举六字。徐考之，诗二十二句，每章四句，离合一字，如首章云："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寺弛张。"第一句渔字，第二句水字，渔犯水字而去水则存者为鱼字。第三句有时字，第四句有寺字时犯寺字而去寺，则存者为日字，离鱼与日而合之，则为鲁字。下四章仿此，殆古人好奇之过，欲以文字示其巧也。（《石林诗话》）

杨亿刘筠作诗，务积故实，而语意轻浅，一时慕之，号西昆体，识者病之。（《临汉诗话》）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训释者但曰读如某字而已。至魏孙炎始作反切，其实出于西域梵学也。自从声韵日盛，宋周始作《四声切韵》，行于时。梁沈约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岁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继是若夏侯该《四声韵略》之类，纷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孙忄面始集为《唐韵》，诸书遂为之废。本朝真宗时陈彭年与晁迥戚纶条贡举事，取《字林》、《韵集》、《韵略》、《字统》及《三苍》、《尔雅》为《礼部韵》，凡科场仪范，悉著为格。又景四年，诏国子监，以翰林学士丁度之《礼部韵略》颁行。初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言旧《韵略》多无训解，又疑单声与重叠字，不谙义理，致举人诗赋或误用之。遂诏度等以唐诸家韵本，刊定其韵，窄者凡三十处，许令附近通用，疑单声及叠出字，皆于字下注解之，此盖今所行胁《礼部韵》也。吴曾《漫录》尝论景修《韵略》事，既不得其始，徒拘于张希文郑天休修书先后之辨尔。予因叹近时小学，几至于废绝，遂摭声韵之本末备论于此庶览者得以考云。（《东齐记事》）

唐诗，赓和有次韵（先后无易），有依韵（同在一韵），有用韵（用彼韵不必次）。吏部和皇甫陆浑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晓。刘长卿题于旅舍云："摇落暮天迥，丹枫霜叶稀，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征衣？"张籍《宿江上馆》云："楚驿南渡口，夜深来客稀，月明见潮上，江静觉欧飞。旅宿今已远，此行殊未归，离家久无信，又听捣征衣。"两诗偶似次韵，皆奇作也。（《贡父诗话》）

刘伯温《思美人》三字诗曰："雨欲来，风潇潇，披桂枝，拂陵苕。繁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陨，鲜叶飘，扬烟埃，靡招摇。激房帷，发绮绡，中发肤，ょ寂寥。思美人，隔青霄，水渺茫，山。云中鸟，何？欲寄书，天路遥。东逝川，不可邀，芳兰花，日夜凋。掩瑶瑟，间玉萧，魂，心摇摇。望明月，歌且谣，聊逍遥，永今宵。”（《客中闲集》）

萧参将出镇雅黎，其妻流寓楚雄，闻本朝兵至，泣将七岁子托于家丁，手刃幼女，取壁间旧句“驿梅惊别意，堤柳暗离愁”十字，离合成诗。“马革何人能裹尸？四维不振笑男儿，幸闻硕果存幽阁，驿使无由到雅黎。木偶同朝止素餐，人情说到死真难，母牵幼女齐含笑，梅骨棱棱傲雪寒。苟合如何决意休？文姬回汉总堪羞，马嘶芳草香魂断，惊醒人间节妇流。口中节义是谁无？力挽江河总是虚，刀锯不移巾帼志，别无沾滞是吾徒。立也悲伤坐也伤，日沉谁与起残阳？心怜夫婿儿还幼，意惨蝇污女伴娘。土兵劫去又官兵，日望征人不欲生，匹练有缘红粉断，堤边一撮是佳城。木架原知冠盖凋，夕阳古道冷萧萧，耳边似听贞魂泣，柳絮因风若为招。日前送别嘱阳关，立意当如张别山，音信须凭陇外寄，暗传夫信已投环。凶莫凶兮国丧亡，内庭无救各奔忙，佳人命薄成何用？离却尘口骨也香。禾黍离离最可怜！火焚谁与救眉燃？心灰犹念旧夫子，愁杀妻孥盼杜鹃。”题毕自缢死，时维己亥之春。（《续人镜阳秋》）

自杜工部《秋兴》诗，一时兴会，恰成八律，后人漫不论章法，每诗八首，辄谓慕杜。岂知诗写性情，兴尽即止，独不可减而为四为六为七，增而为九为十乎？要须加一分嫌长，减一分嫌短，乃为妙耳。（《啸虹笔记》）

自宋员外迪以潇湘风景，写平远山水八幅，一时观者留题，目为潇湘八景。南渡诗人若陈允平衡仲张叔安周密公瑾溪汉倬然，皆有《西湖十景》词。而北平旧市载金明昌随事有《燕京八景》，元人或作为古风，或演为小曲。所谓八景者，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风，琼瑶春阴，蓟门飞雨，西山积雪，卢沟晓日，金台夕照是已。至永乐间，馆阁诸公相集倡和，更蓟门飞雨为蓟门烟树，或又增益二题为十景，和者相属。因而十室之邑，三里之城，五亩之园，以及琳宫梵宇，靡不有八景十景诗，可憎甚矣！

鲍泉和《春日诗》：新莺始新归，新蝶复新飞，新花满新树，新日丽新晖。新光新气早，新望新盈抱，新水新绿浮，新禽初听好。新景自新还，新叶复新扳，新枝新可结，新愁讵解颜？新诗独氤氲，新知不可闻，新扇如新月，新盖学新云。新落连珠泪，新点石榴裙。（同上）

叠字词颇有，叠字诗不多见。嘉靖间，倭子从绍兴雨中往曹娥江，赋诗曰：“渺渺茫茫浪泼天，霏霏拂拂雨和烟，苍苍翠翠山遮寺，白白红红花满川。整整齐齐沙上雁，来来往往渡头船，行行坐坐看无尽，世世生生作话传。天连泗水水连天，香锁孤村村锁烟，树绕藤罗罗绕树，川通巫峡峡通川。酒迷醉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客迷酒，船送行人人送船，此会应难难会此，传今话古古今传。”亦甚有味。（《尧山堂外史》）

药名诗，如张藉《答鄱阳客诗》云“江皋岁暮相逢地，黄药霜前半夏枝”之类是也。近世有禽言诗，甚有巧趣。然论禽言诗，当如药名诗，用其名字，隐入诗句中，造语稳当，无异寻常诗，乃为造微入妙。如药名诗云：“四海无远志，一溪甘遂心。”远志甘遂。二药名也。禽言诗云：“唤起窗前曙，催归日未西。”唤起催归，二禽名也。（《客中闲集》）

舒状元春游，用重叠意作诗曰：“春风春日竞春华，春水春山春景佳，新柳恋莺莺恋柳，好花迷蝶蝶迷花。寻芳子入游芳伴，买酒人投卖酒家，去是路兮归是路，马头相对日头斜。”又用曲牌名作诗云：“惟爱宜春令去游，风光犹胜小梁州，黄莺儿唱今朝事，香柳娘牵旧日愁。三棒鼓催花下酒，一江风送渡头舟，嗟予沉酸东风里，笑剔银灯上小楼。”（同上）

甲戌秋日，毛子行九，寄我叠字诗，因广其体，一句三用叠字，极所至，由二四五叠至叠十二字为一句，有“夜夜夜深看夜月，山山山外访山人”句。又以曲牌名入诗，近俚，改用词名药名，各成四律，即用《林卧遥集》韵。

唐伯虎《花月吟》：花香月色两相宜，惜月怜花卧转转，月落漫凭花送酒，花残还有月催诗。隔花窥月无多影，带月看花别样姿，多少花前月下客，年年和月醉花枝。（《客中闲集》）

余效子畏体，有《花月吟》四律云：“花辉玉蔓月凌楼，问月评花彻夜游，花雾曈咙残月度，月波荡漾落花流。多情月姊花容瘦，解语花姑月佩留，诉月长歌花竞秀，月临花屿雁行秋。”“花枝拂月袅香尘，月色花姿共一真，探月花惊栖宿鸟，看花月傍旅行人。月邀花步寻难遍，花簇月眉曲不伸，退谷谁为花月主？花洲月渡夜投纶。”“秋老荷残菊月余，月初才别浣花居，曾乡 番月样花王谱，新检花丛月老书。衰草残花沙月白，晓风斜月野花舒，练光萦月花溪碎，吞月衔花跋刺鱼。”“开尽心花对月论，花身月魄两温存，花朝月夜餐云母，月窟花房绕竹孙。急击花铃催月御，高磨月镜印花樽，捻花弄月怜尤惜，重叠花阴罩月墩。”

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今世所传，惟浦江吴氏月泉吟社，谢翱为考官，《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取罗公福为首。其所刻诗，以和平温厚为主，无甚警拔，而卷中亦无能过之者，盖一时所尚如此。（《麓堂诗话》）

罗明仲尝谓三言亦可为体，出树处二韵，迫西涯题扇。西涯即授笔云：“扬风帆，出江树。家遥遥，在何处？”又因围棋，出端观二韵，即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胜与负，相为端。我因君，得大观。”（同上）

乐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监，有游檄。《汉书。张仿传》使大奴骏等四十余人，群党盛兵弩，白昼入乐府，攻射官寺。《后汉书。律历志》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声之音，六十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韦元成，建议大夫章维试问房于乐府是也。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误矣，曰古乐府尤误。《后汉书。马廖传》言哀帝去乐府注云：“哀帝即位，诏罢郑卫之音，减郊祭及武乐等人数。”是亦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乐府也。（《日知录》）

温飞卿《题贺知章故居》，叠韵作绝句云：“废砌翳薜荔，枯湖无菰浦，老媪宝藁草，愚儒输逋租。”又两中与李先期垂钓，先后相失，因作叠韵绝句云：“隔石觅履迹，西溪迷鸡啼，小鸟扰晓沼，犁泥齐低畦。”（《晚唐诗》）

灯谜诗，前人间亦有之，然皆鄙俚，不足讽咏。予友遂安毛会侯令尹名际可，有灯谜诗十六首，每首各自为题，每句隐一古人姓名，共在一部《孟子》内，为灯谜开一生面。（《啸虹笔记》）

《太平乐》：虎旅归来已罢兵（毕战），关梁无禁任遥征（言行）。九重天子称仁圣（王良），异兽趋朝负辇行（象）。

《春闺》：春日问花花解语（桃应），儿家庭树绿杨多（子柳），东邻相对怜娇小（西子），争比椒房绝艳何（宫之奇）？

《赠友》：绿柳阴中点绛红（杨朱），良材胜任栋方隆（杞梁）。少年意气皆堪托（子怀），一诺何妨缟通（然友）？

《归田乐》：垂杨枝上漏春光（泄柳），归去来辞独擅扬（晋文），从此尘劳皆顿歇（长息），素丝良马为谁忙（绵助）？

《凯歌》：节诵阳和万汇苏（景春），降藩归化效前驱（王顺）。北门锁钥推良佐（司城贞子），绝域从今按版图（貊稽）。《嘲一家棋低》：满院棋声暑气收（奕秋），乃翁局败少机谋（公输子）。君家季父还犹豫（子叔疑），为语儿童且自休（子莫）。

《王会图》：美玉无瑕辑瑞同（白圭），岐丰佳气庆云中（周霄），从天产下麟虫长（龙子），两道祥光一色红（丹朱）。

《少年行》：广厦华堂侠少游（屋卢子），更偕同辈结绸缪（曹交），端居忽觉雄心起（庄暴），反哺慈禽一网收（乌获）。

《官怨》：夜永鸡鸣漏未收（景丑），官家沉醉百无忧（王骥），蛾眉一色谁相让（颜般）？南院光辉对院幽（此官<黑幻>）。

《汤饼会》：将逢弥月祝无灾（浩生不害），衤肃褓殷勤拥抱来（慎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子儿孙皆长大（公孙衍），含饴最喜是初孩（曾元）。

《感旧》：弦管声调豹袖鲜（乐正裘），当年遗迹几推迁（东伐）。阿楼清兴原如此（原公之斯），却喜尘劳久已捐（陈辛）。

《春怨》：欲绝良缘美日窥（成间），檀郎年少好丰姿（子都），为伊消瘦肠迴转（瘠环），细数更筹夜半知（时子）。《嘲村学究》：身长九尺皓须眉（高叟），俯首长如持满时（戴盈之）。村塾全然无约束（任儿），孺子携幼浴清池（子濯）。

《村居》：中男驱犊向前村（牧仲），须避南山百兽尊（阳虎）。更与诸儿相共语（告子），年来齿落复生根。

《客况》：岩西岳接西京（华周），天际冥鸿物外情（飞）。莫道途遥频顾仆（百里奚），衰年负荷托劳生（戴不胜）。

《家庆》：旧事追思陟鼎台（陈相），长男济困散家财（孟施舍）。更传迟暮添丁好（晏子），疑是{钱}坚改姓来（彭更）。

诗牌集字，详于吴兴王良枢一谱，其式用牙牌六百扇，广六分，厚一分，以一面刻字，一面空白，其字声平仄，以朱墨别之。椿牌一扇，长准诗牌二，刻曰诗伯。凡易牌均为四分，每一百扇以一人为诗伯。执椿牌内取一扇，以字尽数到某人，次第取用。以纸笔令诗伯掌之，听各人自取韵，自制题，诗成细评优劣。分牌式之外，又有分韵式，立题式，用字式，借字式，较胜式，品第式，借寄式，翻新式，和韵式，收残式，洗荒式，叠锦式，联珠式，合璧式，焕彩式。其跋云：“余得是谱，藏之旧矣。小峰先生一见而奇之，先生性不饮，然多饮兴，为近世觞政繁俗，宜归于雅，乃刻而传焉。夫嘉宾式宴，导乐宣和，即不如唐人擅场，而适趣远矣。”（《诗牌谱》）

◎诗话放翁云：六十年间万首诗。又云：三日无诗便觉衰。诗可须臾离耶？况五七字耳。而生平胸次直传千古，人品心术胥于是乎？在予林卧，遥集叠千五百律，意不可尽。益知诗学无穷，移情风雅者当有同心。

诗非苦吟不工，孟浩然眉毛尽落；裴袖手，衣袖至穿；王维走入醋瓮，皆苦吟之验也。（《存余堂诗话》）

韩诗多悲，韩诗三百六十首，哭泣三百首；白诗多乐，白诗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诗本性情，多悲多乐，不免性情之偏。（《说储》）

王孟端舍人作诗清丽，尝有人久客京师，乃别取妇。孟端作诗寄之云：“新花枝胜旧花枝，从此无心念别离。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对数归期。”其人得诗感泣，不日归。（《南濠诗话》）

宗岳二公，以忠节战功，冠于南宋，戎马倥偬，何暇笔砚？余尝见宗忠简石刻《华阴道二绝》云：“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斓斑却是花。马渡急流行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崦，柳丝如织映人家。”又云：“菅茅作屋几家居，云确风帘路不纡。坡侧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诘辋川图。”岳武穆《湖南僧寺诗》，有“潭水寒生月，松风夜带秋”之句，唐之名家，不过如此。（《升庵外集》）

退之“下视禹九州，口尘集毫端”、长吉“遥望齐州九点烟，一弥海水杯中泻”，与老杜所谓“摩胸荡层云，决眦入飞鸟”者，是诗家何等眼界？（《裨史》）

米元章书法固精，诗律更妙，予爱其《望海楼》云：“云间铁瓮近青天，缥缈飞楼百尺连。三峡江声流笔底，六朝帆影落樽前。几番画角催红日，无事沧洲起白烟。忽忆赏心何处是？春风秋月两茫然。”又《咏潮》云：“怒气号声逝海门，州人传是子胥魂。天排云阵千家吼，地拥银山万马奔。势与月轮齐朔望，信如壶漏报朝昏。吴亡越罢成何事？一唱渔歌过远村。”又《垂虹亭一绝》云：“断云一叶洞庭帆，玉破鲈鱼霜破柑。好作新诗继桑苎，垂虹秋色满东南。”（《升庵外集》）

诗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题渔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乐者，有悯其风波之苦者。陆龟蒙云：“一艇轻划看晚涛，接离抛下漱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劈海螯。”郑谷云：“白头波上白头翁，家逐船移满浦风。一尺鲈鱼新钓得，呼儿吹火荻花中。”江阴卞户部（华伯荣）云：“天外闲云物外情，功名真是一丝轻。浪花深处鱼如舞，只为心安不受惊。”祝希哲云：“荻花风紧水生鳞，山色浮空淡抹银。总道江南好风景，从前都属打鱼人。”是皆羡其乐也。李西涯云：“渔家生事苦难胜，尽日江头未满罾。回首不知天已暮，晚风吹浪湿{髟曾}.唐子畏云：”朱门公子馔鲜鳞，争诧金盘一尺银。谁信深溪狼虎里，满身风雨是渔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长五湖滨，雨笠风蓑不去身。三尺银鳊数斤鲤，长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怜其苦也。属意虽不同，而写景咏物，各极其妙。（《乌衣佳话》）

明太祖《题隐者诗》云：“固洁精魂欲上天，幽居深处水云边，烟封远浦沙鸥尽，树锁前山草鹿眠。书假管城应复路，楮生墨客未回川，逢人更祝坚清志，那必云衢足蹑前？”其《早行》云：“忙着征衣快着鞭，回头月挂柳稍边，两三点露不为雨，七八个星尚在天。茅店鸡鸣人过语，竹离犬吠客惊眠，等闲拥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其《咏新月》云：“谁将玉爪指长空，万里山河一样同，映水有钩鱼怯钓，衔山无箭鸟疑弓。清光未放云霄外，素影遥分宇宙中，轮满待逢三五夜，九州四海照无穷。”其《咏接树》云：“老干将柯伐去烧，从新接起旧枝条，虽然未历风霜苦，自是先沾雨露饶。四五锹泥牢护足，二三皮篾紧缠腰，东君看顾归家后，分付儿童莫去摇！”余多见小说，不具载。（《御制文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临海赵太守，洪武间卒业太学，为中贵《题蚕妇图》云：“蚕未成丝叶已无，鬓云撩乱粉痕枯。宫中罗绮轻如布，争得王孙见此图。”太祖幸中贵宅见之，诘问。中贵以赵对，即召除肇庆知府，在郡有廉声。及归，叹曰：“昔赵清献持一砚，今吾倍之。”遂持二砚以归，时号赵双砚。（《仰山胜录》）

刘基初见明太祖，问能诗乎？基曰：“儒者末事，何谓不能？”时帝方食，指所用斑竹箸，使赋之。基应声曰：“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帝顰戏曰：“秀才气味。”基曰：“未也，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留侯一借间。”帝大悦，恨相见晚。（《尧山堂外纪》）

刘基《病足诗》：“昊天容我作支离，病疟才除足就羸，跬步不妨犹以鳖，踔行那得更怜夔？抱珍献楚何堪再，斫树收庞亦未迟，塞臾于今知匪祸，周鸡从此免为牺。”（《客中闲集》）

太祖尝微行入酒坊，遇一监生，时坐客满案，乃移土地神几，与生对席，间其里居，则四川重庆人也。帝因属句曰：“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生应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国大明君。”帝又举案几小木，命生赋诗，应曰：“寸木元从斧削成，每于低处立功名；他时若得台端用，要向人间治不平。”帝喜，翌日召生，命为按察司，今人家供土神于地始此。（《尧山堂外记》）

明兵围集庆路，与元兵大战，元兵解去，乃坚守江左。见驿中有七岁儿，居其中，上问之。对曰：“臣父当此役已故，今臣代父耳。”上曰：“善对乎？”曰：“然。”上曰：“七岁儿童当马驿。”即对曰：“万年天子坐龙庭。”上喜，蠲其役。（同上）

《新知录》云：“金兵南下，宋室播迁金沙，潘武目击中原之荼毒，而为四禽言诗，以寓慨焉。辞意惋切，因录之。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满墙阴三月暮。去年蚕时处深闺，今年蚕时涉远路。路旁忽闻人采桑，恨不相与携倾筐。一身不蚕甘冻死，只忆儿女无衣裳。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家在浙江东衅住。离家一程远一程，饮食不同言语异。今之眷聚皆寇雠，开口强笑心怀忧，家乡欲归归未得，不如狐死犹首丘。泥滑滑，泥滑滑，脱了绣鞋脱罗袜。前营上马忙起行，后队搭驼疾催发。行来数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来传令更可怪，落后行迟都斫杀。鹁鸪鸪，鹁鸪鸪，帐房遍野仍前呼。阿姊含羞对阿妹，大嫂挥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虏，犹幸同处为妻孥，愿言相怜莫相妒，这个不是新丈夫。”新安黄生道京官之苦，亦作五禽言云：“泥滑滑，我欲举步，前颠后蹶宦途此日泥没胫，草鞋索断足无袜。泥滑滑，前路漫漫何时达？提壶卢，客来置酒问中厨，槽坊昨日索酒债，僮仆空手难为沽。提壶卢，主人无钱空嗟吁。不如归去渊明有辞，平子有赋。月俸但够充马料，京城冷宦实难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如归去，三平两满随分度。姑姑姑，中夜太息妇语夫：良人为官妾不乐，面无粉黛衣无襦。姑姑姑，不如商妇多金珠。得过且过，外官原是京官作，州府司道缺如林，宦囊有日裒然大。得过且过，尔我耐心守穷饿。”（《啸虹笔记》）

明高帝在军中喜阅经史，操笔成文，征伪《汉潇湘赋诗》云：“马渡溪头苜蓿香，片云片雨满潇湘。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说海》）

洪武间，张彦伦《咏愁诗》：“来何容易去何迟？半在胸中半在眉。门掩落花春去后，窗含残月酒醒时。浓如野外连天草，乱似空中惹地丝。除却五侯歌舞地，人间无处不相随。”（《尧山堂外记》）

毗陵李氏，年十六，《咏破钱》云：“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见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稗史》）

高皇诛蓝玉籍其家，只字往来皆连罪。孙贲与玉题一画，故杀之，临刑口占云：“街鼓三声近，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高皇问监杀指挥，孙贲死时何语？以此诗对。高皇怒曰：“有此好诗，何不早奏？”竟杀指挥。（《列朝诗集》）

虎丘剑池，云是阖闾埋玉处，一潭清冷，深不可测。宋戊子岁，忽干，中见石扉。游人竞下探之，见石扇上题二绝云：“望月登楼海气昏，剑池无底浸云根。老僧只恐山携去，日暮先教锁寺门。”又“剑去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栏杆。年来世事消磨尽，只有青山依旧看。”（《丛编》）

明太祖初渡江时，潜行至太平府不惹庵，因宿焉。僧异之，苦询其爵里姓氏，乃索笔题诗曰：“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光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后登极，闻诗已无有，命械僧至京，将杀之。僧曰：“御制后，仅有臣亡师一偈在焉。”问偈云何？即诵云：“御笔题诗不敢留，留时深恐鬼神愁。故将法水轻轻洗，尚有龙光射斗牛。”上笑而释之。（《龙兴记》）

杨按察基字孟载，少负诗名，会稽杨廉夫来吴下，于坐上属赋《铁笛歌》，即效铁验。廉夫惊喜，与俱东，谓从游者曰：“吾在东吴，又得一铁，优于老铁矣。”与高启张羽徐贡为诗友，人称国初吴中四杰。（《列朝诗集》）

吴人张习曰：“国初以高扬张徐比唐之四杰，故老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终局亦不相远。眉庵盈川令终如一，太史之毙，同乎宾王，北郭虽不溺海，仅全要领，而非首丘，按察投龙江，又与照邻无异。”（同上）

唐子仪名文凤，以字行，歙人，山长仲实次子，生而颖悟过人，以文见重当世，知名之士，得从诸故老游。经史百氏，无不精究，善真草篆隶书，辟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紫阳书院，以文学征于朝，授知兴国县，擢赵王府纪善，以礼义导翼，数有谏诤，卒年八十六岁。子仪与祖元、父仲实俱以文学擅名，时号小三苏，为诗文丰缛闳深，有《梧冈集》。（同上）

明初时尝欲征倭国，彼遣使害哩嘛哈奉表乞降，上问倭国风俗如何？害哩嘛哈以诗答曰："国比中原国，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壶刍新酒，金刀绘锦鳞，年年三二月，桃李一般春。"（《遵闻录》）

明初诗僧称宗泐，同时有德祥者，亦工于诗。其《送僧东游》云："与云秋别寺，同月夜行船。"《咏蝉》云："玉貂名并世，黄雀患相连，"泐复不能道也。又《卜筑》云："草生桥断处，花落燕来初。"（《南濠诗话》）

钱塘吴讣造，洪武间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诗云："剑阁凌云鸟道边，路难闻说上青天，山川万里身如寄，鸿雁三秋信不传。落叶打窗风似雨，孤灯背壁夜如年，老怀一掬钟情泪，几度沾衣独泫然。"敬夫卒而讣造始以丁忧还家，沉浮宦海者，念此诗能不悚然？（《昨非庵集》）

来复字见心，豫章人，先以人材仕元至学士，因乱，遂祝发为僧，改今名云。来复髯甚长，后为僧而髯如故，尤工于诗，所与游皆名士。初为给事中，尝赋《听雨》："挂冠赢得赋闲居，听雨罗浮老故庐，夜滴梧桐灯尽后，晓临荷芰酒醒初。打窗声称江涛急，入坐寒兼地籁虚，忽忆候朝天上去，更愁泥滑出无驴。"又一日《送李宗远归广东诗》云："三山木落雁啼霜，虎踞关头买小航。明日相思望南斗，水流不尽楚天长。"又诗云："太平身退更何忧？归老南山问故邱。一色梅花三万树，夜和明月醉罗浮。"又云："闻说高侯气胆狂，校诗多在白云窗。秋来椰子甘如蜜，寄我须缄五百双。"又云："鹦鹉杯深泛紫霞，风凉浑讶谪仙家。锦袍留客催春燕，开遍东园豆蔻花。"胸次清洒出尘，溢为诗章，类如此。时僧宗泐著称，复与之齐名，太祖尝诵其所为诗文，称赏久之。时蜀王雅志释典，礼遇复甚隆，王在中都构西堂读书，召儒臣日与讲论，复亦在列。又建宝训堂，以奉祖训，及前代帝王经典，命复作记。王又为澄心观，书崇本敬贤四箴以自警，复亦代草。以得达太祖，召问曰："汝不欲仕我而去，出家为僧，然留须亦有说乎？"对曰："削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太祖笑而遣之。又一日召见赐膳毕，复上诗称谢，诗云："淇园风雨晓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阙下彩云生雉尾，坐中金动龙光。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盏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诵陶唐。"太祖览诗大怒曰："汝诗用殊字，是谓我为歹朱耶。又言无德诵陶唐，谓朕无德，则虽以陶唐诵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敢大胆如此？"欲杀之，复遂玉箸双垂，圆寂于丹墀之下。或曰："见心之从释者亦从赤松子之意欤？"有《蒲庵集》行世。（《孤树哀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初一僧敲钵卖诗，声绝诗就，有以鸡卵命之赋，僧应声曰：“一块无瑕玉，中含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叫落满天星。”（《莫氏八材》）

苏景元名大，休宁人，贯穿群经，通赵东山《春秋》属辞之学，教授弟子。尝辑新安文粹，撰国朝人歌诗，为《皇明正音》。成化中，年七十，自为墓志而卒。（《列朝诗集》）

周子羽名翼，号戇斋，有《题雁来红一绝》云：“翔雁南来塞草秋，未霜红叶已先愁；绿珠宴罢归金谷，七尺珊瑚夜不收。”雁来红草名。（《尧山堂外纪》）

瞿宗吉《熨斗诗》：“有柄何曾挹酒浆，随时用舍属闺房，干旋天上阳和气，平贴人间锦绣香；悴袖卷纱移玉钏，金篝分火近牙床，衣成远寄征夫去，印颗何时肘后黄？”（《绿雅》）

凤仙花有红白紫数种，宋时谓之金凤花，其叶可以染指甲为红色。元人瞿宗吉诗：金盆玉露捣仙葩，解使纤纤玉有瑕，一点愁凝鹦鹉啄，十分春上牡丹芽；娇弹粉泪抛红豆，戏掐花枝镂绛霞，女伴相逢频借问，几回错认守宫砂。又《玉簪花诗》：白露初凝气候凉，花神献宝助新妆，多来银色三千界，压尽金钗十二行；秋水为神冰琢骨，龙涎作炷麝传香，不须石上忧磨折，长在佳人ㄅ髻傍。（同上）

杨孟载春草诗最传，其警联曰：“六朝旧恨斜阳外，南浦新愁细雨中。”又《咏新柳》云：“浓如烟草淡如金，濯濯姿容袅袅阴，渐软已无憔翠色，未长先有别离心；风来东面知深浅，月到稍头觉夜深惆怅隋宫千万树，淡烟疏雨正沈沈。”《咏春水》云：“溶溶漾漾欲平桥，知是巴山雪尽消，红雨落花来滚滚，绿烟芳草去迢迢；沅湘已没鸥边渡，溢浦新添口外潮，向晚渔郎走相报，大家齐上木兰桡。”（《鹿堂诗话》）

建文初，茅大方擢右副都御史，闻靖难兵起，以诗寄淮南守将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闻道将军志不磨，纵有火龙翻地轴，莫教铁骑过天河；关中事业萧丞相，塞外功勋马伏波，老我不才无补报，临风一叹一悲歌。”闻者壮之。（同上）

方正学过子陵钓台长短句一章云：“正人须正己，治国先齐家，如何废郭后，宠此阴丽华？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见几，故向桐江钓烟水。”（《三异人书》）

《梅窗小史》云：有御史登台吊古欲留题，见舆夫沉吟，问之，曰：“小人有诗：好个严子陵，可惜汉光武；子陵有钓台，光武无寸土。”御史惊奇，掷笔去。台上题石甚多，中有一绝云：“严陵台下大江横，千古英雄几战争；今日汉家无寸土，钓台依旧属先生。”诗非不佳，不若舆夫是英雄本色。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往来武林，每过严濑，必绾纟卒台下掇苹。野三儿景行邮呈《登钓坛诗》，有“故人止剩先生在，客宿还从帝座观”之句。予心有所触，因次林卧韵，怀桐洲石濑，寄正先生以代奠，其一有联曰：“纟熏帛盈轮空物色，钓丝千尺独临流。”二有联曰：“披裘傲睨五天子，抚腹温存有古人？”三有联曰：“狂奴北舍方瞑目，痴汉西台尚奉书。”四起结曰：“寇贾冯吴未足论，云台湮没钓台存，高风止有先生独，羞过严陵百仞墩。”颇为作家见许，今勒之石。

交趾使《游西湖绝句》：一株杨枝几枝花，醉饮西湖卖酒家；我国繁华不如此，春风遍地是桑麻。（《尧山堂外纪》）

练公子宁尝过安庆谒余忠宣祠，有诗云：“将军忠节冠荆扬，千载精神日月光，血战孤城身已殒，名垂青史汗犹香；残碑堕泪空秋草，折戟沉沙自夕阳，我亦有怀追国士，为君感慨奠椒浆。”识者知某必以忠显。（《士气记》）

杜庠字公序，号西河醉老，以诗名永乐间。其《过赤壁诗》云：“水军东下本雄图，千里长江隘舳舻，诸葛心中空有汉，曹瞒眼里已无吴；兵消炬影东风猛，梦断萧声夜月孤，过此不堪回首处，荒饥欧鸟满烟芜。”一时人传诵，称曰杜赤壁。（《文撮》）

兴化沙溪驿有诗题壁云：“沙溪只是旧沙溪，今日重来路欲迷；独有暮鸦知我意，白云深处尽情啼。”（《座右铭》）

一尼僧题一诗云：“到处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晓山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绝似悟后人语。（《雪涛诗评》）

一全真题诗桃川壁间云：“磨快锄头挖苦参，不知山下白云深；多年寂寞无烟火，细嚼梅花当点心。”读之似不火食人语。（同上）

苏城淤川张士诚尝以彩漆金花舟施锦帆，载美人泛此，列妓女于上，使唱《寻香采芳》曲。高太史启诗云：“水绕荒城柳半枯，锦帆去后故宫芜；穷夺毕竟输渔父，长保秋风一幅蒲。”遂名其处曰锦帆泾，今府治西衣带水是也。（《垄起杂事》）

解学士缙生而颖绝，未能言即知人教指，梦五色笔，笔有花如菡萏。五岁时族祖抱置膝上，戏之曰：“小儿何所爱？”应声作四句，其一句曰：“小儿何所爱？夜梦笔生花；花根在何处？丹府是吾家。”挽筠涧先生：逐鹿兵还郊鼎稀，故家风节似君稀，山河百二还真主，泉石东南隐少微；黄菊花香高士醉，青门瓜熟故侯归，九原若遇余阙国，犹话孤城未解图。（《列朝诗集》）

蜀中一耆儒，赞张果老倒骑驴图曰：“举世多少人，谁似这老汉？不是倒骑驴，凡事回头看。”（《雪涛诗评》）

明仁宗在东宫时，尝观二内侍象弈，因命曹子应制诗云：“两军对敌立双营，坐运神机决死生，十里封疆驰铁马，一川波浪动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将旌旗过楚城，兴尽计穷征战罢，松阴花影满残枰。”帝和云：“二国争强各用兵，摆成队伍定输赢，马行曲路当先道，将守深宫戒远征；乘险出车收败卒，隔河飞炮下重城，等闲识得军情事，一着功成见太平。”又云：“楚汉争雄动战争，不劳金鼓便兴兵，马行二步鸿沟渡，将守三宫细柳营；摆阵出车当要路，隔河飞炮破重城，幄帏士相多机变，一卒功成见太平。”（《莫氏八林》）

《后山诗话》云：“吕某公归老于洛，尝游龙门还，阍者执笔历请官称。公题以诗云：”思山乘兴看山回，乌帽纶巾入帝台；门吏不须询姓氏，也曾三到凤池来。‘“明黄州郡守夜巡，获一犯禁者，供状云：”舟泊芦花浅水涯，故人邀我饮金卮因歌赤壁两篇赋，不觉黄州半夜时；城上将军原有禁，江南士子本无知，黄堂若问真消息，旧有声名在凤池。“礼而去之，识者谓为解春雨。（《啸虹笔记》）

林清元人，高尚不仕，隐居寺中，府公来寺检册：诘问，且曰：“能诗乎？”对曰：“颇能。”即以册号八音，命为诗，应声云：“金紫何曾一挂怀，石田茆舍自天开，丝竿钓月江头住，竹杖挑云岭上来；匏实晓收栽药圃，土花春长读书台，革除一点浮云虑，木笔题诗酒数杯。”府公惊羡，遂与为友。故暇辄移酒过饮，倡和移日。一日忽论海滨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硕德，惜未见其人。”林不觉有感。府公曰：“君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君安得见之？此吾所以有感也。”相与尽醉而还。明日林去，府公再往访之，不见，多方物色，终不得见矣。（《客中闲集》）

杨光浦有《咏梅集句》百首，又有《香奁集句》云：“垂柳阴阴昼掩扉，流莺百啭最高枝；春闺几许关心事，夫婿多情亦未知。宿雨厌厌睡起迟，晓莺啼断绿杨枝；梦中无限风流事，尽在停针不语时。红芳落尽井边桃，病酒恹恹日正高，百尺朱楼闲倚遍，静看燕子垒新巢。细草春莎没绣鞋，闲寻女伴过西家；东风不管人憔悴，开遍蔷薇一树花。冰雪肌肤力不胜，酷怜风月为多情；自惭不及鸳鸯侣，双宿双飞过一生。倚兰无语倍伤情，夜合花开香满庭；羌管一声何处笛？细风斜雨不堪听。郎上孤舟妾上楼，感时伤别思悠悠；离心不异西江水，流到瓜洲古渡头。晓角昏钟为度忙？怕黄昏后又黄昏；近来欲睡兼难睡，半是思郎半恨郎。尽日无人独倚楼，愁来对镜懒梳头；深知身在情长在，嫁得萧郎爱远游。”（《尧山堂外纪》）

《题焚书坑绝句》：“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虚；惟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读兵书。”不知何人所作，陆式斋常诵之。（同上）

舒州下寨驿中诗：北堂无老信来稀，十载秋风雁自飞；今日满头生白发，千山乡路为谁归？（《侯鲭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朱权，明高皇之十六子也，神姿朗秀，始能言，自称大明奇士。好学博古，旁通释老，尤精于史。洪武二十四年，册封之大宁，文皇践祚，改封南昌。恃靖难功，颇骄恣，多怨望不逊。晚年深自韬晦所居宫庭，无丹彩之饰，构精庐一区，莳花艺竹，鼓琴著书。晚节益慕冲举，自号瞿仙。有《日蚀诗》云：“光浴咸池正皎然，忽如投暮落虞渊，青天俄有星千点，白昼争看月一弦，蜀鸟乱啼疑入夜，杞人狂走怨无天，举头不见长安日，世事分明在眼前。”诗真怨望不逊矣。（《客中闲集》）

周宪王朱敦，明高皇之孙，周定王长子。勤学好古，留心翰墨，集古名迹十卷，手自临摹勒石，名《东书堂集古法》帖，历代重之。制《诚斋乐府传奇》若干种，音律谐美，流传内府，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李梦阳汴中《元宵绝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妆，赵女燕姬总擅场；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王有《诚斋录》诸集，传于世。如《春日》云：“深巷日斜巢燕急，小楼风静落花闲。”《春夜》云：“彩槛露华垂柳湿，珠帘风静落花香。”《秋夜》云：“梧桐露滴鸳鸯瓦，杨柳风寒翡翠堂。”《牡丹亭书景》云：“莺蹄小院穿青柳，燕蹴飞花过粉墙。”《日暮》云：“林鸠唤友常知雨，海燕将雏不避人。”《雪林清趣》云：“采药一僧云外去，巢松双鹤雨中远。”《送人》云：“南浦断云收雨去，西风新雁带霜来。”《漫兴》云：“南国音书归雁尽，西园风雨落花愁。”和王长史云：“采得药苗远竹径，着残棋子坐花阴。”《红心驿》云：“枕上梦回莺语滑，窗前风定柳阴凉。”《横堤晚望》云：“神如秋水十分净，心似中原万里平。”皆风华和婉，盛世之音也。又作《柳枝歌》三首，序云：“白居易《杨柳枝》云：”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宣宗朝乐工倡此词，遂令中使取二株植于苑中。予于洪武年间，至长安寻访永丰坊，乃在陕西城内，东西两街尚有垂杨，柔枝拂地，爱而赋之。“歌云：”苏小门前万缕垂，白家园内两三枝；听歌看舞人何在？惟有东风展翠眉。三月风和散曲尘，枝枝垂地每伤神；为君系得春心住，忍折长条送远人。宛转千条向晚风，拖烟带雨渭城东；征衫点得轻轻絮，寄入阳关曲调中。“（同上）

杨文定公尝云：范文正高季迪皆出姑苏，两人气象甚不同，盖于其所赋卓笔峰见之。范云：“笠泽研池小，穹窿架石峨，仰凭天作纸，写出太平歌。”高云：“云来初似墨，雁过还成字，千载只书空，山灵恨何事？”（同上）

夏忠靖公少年极颖敏，或指屋上兽头使赋之公即口占曰：“非龙非虎亦非罴，头角皆因造化为，不向草茅夸气象，却于廊庙著威仪；昂昂饱历冰霜苦，默默长承雨露滋，寄与飞飞诸燕雀，好来相近莫相疑。”论者以为居显位而不免昵小人，此其验云。（《尧山堂外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苏平《咏豆腐》云：“传得淮南术最佳，皮肤褪尽见精华，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瓦缶浸来蟾有影，金刀剖破玉无瑕，个中滋味谁知得？多在僧家与道家。”（同上）

凌云翰字彦，见人家昆季析居者，作《沁园春》词以嘲之云：“树上凌霄，堂前紫荆，秋来尚芳；奈牝鸡晨语，憔悴；妖狐昼啸，鸿雁分行。仁智非周，喜忧非舜，一旦天伦忍遂忘。如何好，望松楸感泣，桑梓悲伤。古今祸起专房，总一国犹然，况一乡家有妇人，岂无长舌？世无男子，谁有刚肠？树大枝分，瓜熟蒂落，此语应非是义方。聊书此，要惩心鉴戒，不在文章。”（同上）

高季迪年十八未娶，妇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周出芦雁图命题，季迪走笔赋曰：“西风吹折荻花枝，好鸟飞来羽翮垂；沙阔水寒鱼不见，满身风露立多时。”仲建笑曰：“是子求室也。”即择吉以女妻焉。“（同上）

天顺朝，尝以银豆金钱等物撒地，令官人及宫侍争拾为斗笑。编修杨守陈《赋银豆谣》曰：“尚方承诏出九重，治银为豆驱良工，颗颗匀圆夺天巧，朱函进入蓬莱宫。御手亲将十余把，琅乱洒金阶下，万颗珠玑走玉盘，一天雨雹敲鸳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铛半堕罗裳绉，赢得天颜一笑欢，拜赐归来坐清昼。闻知昨日六宫中，翠娥红袖乏春风，黄金作豆竞拾得，羊车不至愁烟中。别有银壶薄如叶，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随金豆洒金阶，满地春风飞蝴蝶，君不见民餐木皮和草根，梦想豆食如八珍，官仓有米无银籴，操瓢尽作沟中尘。明主由来爱一颦，安邦只在恤穷民，愿将银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万人。”（《陋轩外集》）

正统间，处州叶宗留谋逆，杭点民兵，有生员之父，亦在点中。其子往诉于府，府主不为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一棒，盖俗云空无用也。府主闻其言，疑以恶语相嘲，即唤转询焉，生员直告以故。遂曰：“汝能赋此，当免其役。”因口占曰：“七尺琅玉杖碧流，一声惊破楚天秋，千条索练开还合，万颗明珠散复收；鸥鹭尽飞红蓼岸，鸳鸯齐起白洲，相应此处无鱼钓，起网收纶别下钩。”守遂除之。（《稗史》）

定襄伯郭登镇大同，有古良将风。己巳之变，力守边疆，大小十数战，设飞天网搅地龙等法，发其机，顷刻数里皆陷破，一发五百步。顾又娴文学，所著《左传解》可与杜武库争衡。尝记其二诗，《哀征人》云：“天迷离，水呜咽，战马无声宝刀折，冤鬼惨酸月夜啼，青磷荧荧明又灭，照战征大战时血。”《客中春晚》云：“远塞书难寄，空庭花自开，旧巢双燕子，今岁不曾来。”登以勇将，而风流儒雅若此。（《焦氏笔乘》）

《金陵》词，是台城妓作。“宫中细草香红湿，宫内纤腰碧窗泣；惟有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春燕雏，犹傍珠帘玉钩立。”（同上）

道士席应真读书学道法，兼通兵机，道衍师之，尽得其术，然深自晦藏，人无知者。已而至京口赋览古诗云：“樵掳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其党宗泌见摇膝高吟，笑之曰：“此岂释子语？”曰：“斯道斯说，汝薄南朝矣。”（《尧山堂外纪》）

林廷玉《挑灯杖诗》云：“檠碗常存竹木茎；余功时或赖扶倾，却怜形体纤远短，能使光芒暗复明；天上长庚原有焰，人间太乙又腾精，心灯闻说无明灭，何用区区得擅名？”（同上）

成化初，张方州忤权要，出为杭州知府。无何，引疾归田，雅好山水，岁率一再至杭州，至辄携亲朋出游西湖，访孤山，吊岳坟，登天竺，彩舟蜡屐，随意所之。兴至呼笔，大篇短章，顷刻立就。《题苏堤春晓》云：“杨柳满长堤，花明路不迷，画船人未起，侧枕听莺啼。”《平湖秋月》云：“风静片云消，寒浸波凉月，疑有夜吟人，推窗落枫叶。”《花港观鱼》云：“圉圉复洋洋，茭青露藻香，前湖涨水戏，谁解步濠梁？”《柳浪闻莺》云：“藜杖憩苏湾，风温翠涨闲，惊闻双语鸟，如在画船间。”《三潭印月》云：“片月生沧海，三潭处处明，夜船歌舞处，人在镜中行。”《南屏晓钟》云：“幽梦忽惊觉，严城方向晨，看花春起早，已有晓妆人。”《两峰出云》云：“南峰云乍晴，北峰云欲雨，中有化霖人，高眠两峰里。”《雷峰夕照》云：“爽朗忽苍茫，山高易夕阳，百年歌舞地，消得几昏黄？”《曲院风和》云：“凉气度方洲，香来水正流，时闻采莲曲，不见采莲舟。”《孤山梅雪》云：“春意逼溪桥，寒香闭蓬户，山人不出门，驿使在途旅。”（同上）

成化甲午，倭人入贡，见栏前蜀葵花不识，人间之，题诗云：“花如木槿花相似，叶比芙蓉叶一般；五尺栏杆时不尽，尚留一半与人看。”（《西墅杂记》）

张给事宁字静之，成化中奉使朝鲜，陪臣朴元亨为馆伴，从游太平馆。静之赋百韵，朴随手和之，殊不相下。静之得“溪流残白春前雪，柳折新黄夜半风”之句。朴乃阁笔曰：“不能属和矣。”（《列朝诗话》）

陈士英夹纸剪梅花一枝，照之宛然可见，题诗多不称意。归安陈大题曰：“露下银河月上迟，黎花雪里梦醒时；水晶帘在琼楼上，惆怅河山会玉。”时号绝唱。（同上）

弘治间人称何李，谓信阳何大复景明，庆阳李空同梦阳。何十三举于乡，十七成进士，慷慨负义，终提学副使，年仅三十有九。李数以为言构祸，刚毅不挠，未免有尚气傲物之诮，官亦提学副使。诗学杜子美，寿五十八，亦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美同虽下吏四次，而晚景富侈，享用逾于子美。与大复论诗不合，竟绝交，亦其尚气之过。（《苏谭》）

弘治间，海宁塔下陈玉善画山水，其年五十，忽欲读书，坐闭一室，昼夜不息者，五年，遂成诗人。尝题贾似道《湖山图》云：“山上楼台湖匕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意甚佳。（《尧山堂外纪》）

浔州张尚书灿为翰林学士时，与同寅限韵联句，得单字。公成句，有冲雨斜飞燕子单，时服其当，马端肃以燕子单学士称之。（《柳谭诗话》）

此与作《红梅诗》，限牛字曰“牧童睡起朦胧眼，错认桃花误放牛”相同。

李西涯当国时，其门生满朝。西涯又喜延纳奖拔，故门生或朝罢，或散衙后，即群集其家讲艺谈文，通日彻夜，率岁中以为常。一日有一门生归省，兼告养病还家，西涯集同门诸人饯之，即席赋诗为赠，汪石潭俊诗先成，中一联云：“千年芝草供灵药，五色流泉洗道机。”诸人传玩，以为绝佳，呈稿西涯。西涯抹后一句，令石潭重改，众皆愕然。石潭思之，亦终不复能缀，众以请于西涯曰：“吾辈以为抑之，此诗绝好，不知何故以为未善？”西涯曰：“归省与养病是二事，今两句单说养病，不及归省，便是偏枯且又近于合盘。”众请西涯续之，西涯即援笔曰：“五色宫袍当舞衣。”众始欢服。（《玉堂丛话》）

李兆光尝见西涯《祀陵诗》“野行愁夜虎，林卧起秋蝇”之句，问曰：“是为秋蝇所苦，不能卧而起耶？”西涯曰：“然。”一曰：“然则愁字恐对不过。”西涯曰：“妨字外亦无可易者。”曰：“请用回字如何？”盖谓为夜虎所遏而回也，西涯曰：“善。”遂用之。（同上）

李西涯次张京父涯，题《醉杨妃菊》云：“谁采繁花席上题，偶将名姓记唐妃，日烘花萼醺时面，雨换华清浴后衣；隔坐似邀秦国语，挥毫不放谪仙归，欲从颜色窥生相，已落诗家第二机。”（《尧山堂外纪》）

黄岩王山人佐字仁甫，自号古直老人，旅游京师，客公卿间三十年，不置釜甑，无童仆。李西涯赠诗曰：“长安信脚自来往，醉醒不信东君谁？”实录也。古直题《严陵》曰：“天地此生惟故友，江湖何处不渔翁？”《游西山》曰：“旧时增去竹房冷，今日客来山路生。”《述怀》曰：“穷将入骨诗还拙，事不萦心梦亦清。”（《列朝诗集》）

周诗字以言，尝之京师，以诗文游公卿间，少试方药，皆神验，欲以尚医官之，拂袖而去。游武林，敝衣匿僧寺中。提学孔天胤自翰林出，雅负知诗，阅岳鄂王庙题壁诗曰：“何事疥吾壁也？”命隶人帚墨扫之，至以诗言，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惊，立命驾往谒，与定交。其诗云：“将军埋骨处，过客式英风，北伐生前烈，南枝死后忠；山河戎马异，涕泪古今同，凄断封丘草，苍苍落照中。”（同上）

杨文理纨绮子也，善吟侈靡，以至于贫。致杜公序善，杜以进士出为攸令，杨欲往谒，阙道里费，趑趄久之。楚有商于吴者，难杨曰：“为我作行舟八咏，即载以往。”题曰：“篷墙篙橹猫缆舵跳。”杨援笔一挥而就，商读之跃然起敬，载之往，且厚赠焉。其《咏蓬》曰：“雨湿湘帆翠欲流，飘飘偏称木兰舟，才从红蓼滩头挂，又向白洲畔收；数叶饱风淮浦晚，一绳拖雨洞庭秋，蓬莱闻说三千里，藉尔何当作胜游？”《橹》曰：“谁倩公输巧作成？翩翩浑讶逐风鹰，分开水面秋烟冷，斫破波心夜月明；船尾驾来三尺短，棹头摇去五铢轻，不堪声作伊州调，客里闻来倍惨情。”余不能全记，《樯》有曰：“宵归海面疑撑月，晚泊山隈欲碍云，虽爱高标平地起，最怜孤影隔溪分。”《篙》曰：“谁剪潇湘玉一枝？棹郎常向手中持，撑开杨柳桥边市，移过桃花洞口祠。”猫曰：“一环似月分中坠，四齿如锥向上惊。”《缆》曰：“秋风任掷孤篷外，夜月长维古渡边。”《舵》曰：“不入红尘芳草路，惯依疏雨落花津。”《跳》曰：“踏破晓霜还有迹，溜残春雨不生苔。”如此等句，何可多得？惜不见其全集。（《莫氏入林》）

明朝欲征安南国，作一萍书当檄文曰：“穿田渡水冒秧针，到底原来种不深，空有根苗空有叶，敢生枝节敢生心，但知聚处焉知散？只识浮时不识沉，大抵中天风势恶，扫归湖海竟难寻。”安南得檄，即次韵一律云：“锦云密密莫容针，带叶连根不计深，常与白云争水面，岂容明月坠波心；千条雨线穿难破，万顷风涛滚不沉，多少鱼龙藏水底，渔郎无计把钩寻。”明遂罢兵。（同上）

刘钦谋在史馆时，日请良ｐ酒一斗然饮少，多有藏者。汤东谷从刘索之，诗曰：“兼旬无酒饮，诗腹半焦枯，闻有黄封在，何劳市上沽？”刘悉其所藏与之。（《尧山堂外纪》）

汪应珍由谏垣出佥江右巡历郡县，名山胜迹，多有题咏。登余千东山书院，题云：“赵相空怀汗马劳，紫阳曾此吊英豪，乾坤何地忘渊圣？日月中天读楚骚；江水带云来晚棹，山风吹雨湿春袍，前途疑是杨花泊，错认鄱湖雪浪高。”考之：赵汝愚罢相，请晦翁训其子崇宪，因注《楚辞》，人皆服其用事切实云。（《余千志》）

汝余读书邑西之藏山，理宗赐梅岩二字镌之石，今犹存邑凤云堂，为朱子手迹。嘉靖间，改东山书院。汝愚宋宗室考宗乾道丙戌状元，后封沂国公。父善应封庆国公，祖不求赠申国公。理宗时，汝愚又赠福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投刺称诗伯者，主人讶之，偶见地上沙，面试以诗。其人应声赋曰：“平平黄出塞，漠漠日铺汀，鸟去风平篆，潮回日射星。”主人遂叹服。（《樗乡集》）

边尚书贡癖于求书，搜访金石古文甚富。一夕毁于火，仰天大哭曰：“嗟呼！甚于丧我也！”病遂笃，卒年五十七，有《华泉诗集》八卷流传。弘治时，朝士有所谓七子者，北都李梦阳，信阳何景明，武功康海，杜王九思，吴郡徐桢卿，仪封王廷相，济南边贡也。吴人袁裘曰：“李何徐边，世称四杰，边稍不逮，只堪鼓吹三家耳。”（《列朝诗集》）

宁庶人既就擒，拘宿公馆，以铜盂与盥洗，仍责取银者，其习于奢侈如此。尝作二律贻巡抚王守仁，一曰：“可怜轻弃牡丹台，细掩重门昼不开，杨柳宫中和泪舞，芙蓉雨上带愁回；痛思狗监真非辅，始信狡童自不才，金马玉堂归去路，等闲惟有庶人来。”二曰：“懒与乾坤担此忧，我今随步过瀛洲，清风明月人三个，荒草斜阳土一丘；梦去梦来俱是梦，愁多愁少总成愁，许多心事凭谁诉？满目黄花别样秋。”狗监指刘养正李士实，狡童盖自谓也。（《尧山堂外纪》）

初宸濠之谋为不轨也，尝作《秋怀诗》，有曰：“莫向西风问彭蠡，盘涡怒欲起蛟龙。”娄妃探知其意，尝泣谏之，不听，因作《早行诗》见意曰：“鸡声忽叫五更月，马足先追十里风；欲买三杯壮行色，酒家犹在梦魂中。”后宸濠兵败成擒，群小皆鼠窜，独娄妃投水死。（同上）

武宗幸蓟之汤泉宫女王氏随行，题诗赐之云：“沧海隆冬也异常，小池何自暖如汤？溶溶一脉流今古，不为人间洗冷肠。”（同上）

郑少谷初不识王浚川，作《漫兴》十首，中有云：“海内谈诗王子衡，春风坐遍鲁诸生。”后郑卒，王始知，为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为经纪其丧，仍刻其遗文。（《说统》）

正德间，有日本国使者，经西湖题诗云：“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上过，尽工还欠着工夫。”（《尧山堂外纪》）

文侍诏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长洲人。以诸生岁贡入京，用尚书李克嗣荐，授翰林院待诏，三载谢病归，年九十而卒。日本贡使踵门求见，具冠服南面受拜，而却其贽曰：“此国体也。”其乞猫诗甚趣，珍重从君乞小女郎先已办氍毹，自缘夜榻思高枕，端要山斋护旧书；遣聘自将盐裹箬，策勋莫道食无鱼，花阴满地春堪戏，正是蚕眠二月余。（《列朝诗集》）

衡山有《病起遣怀》二律，词婉而峻，盖不就宁藩之征所作也。诗曰：“潦倒儒官二十年，业缘仍在利名间，敢言冀北无良马，深愧淮南赋小山；病起秋风吹白发，雨中黄叶暗松关，不嫌穷巷频回辙，消受炉香一味间。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卧病断新过，自拨闲愁对酒歌，意外纷纭知命在，古来贤达患名多；千金逸骥空求骨，万里冥鸿肯受罗？心事悠悠那复识？白头辛苦服儒科。”宁藩败，凡应辟者，崎岖万状，公独宴然。（《玉堂丛话》）

文徵明《咏蛙诗》云：“青灯照壁睡微茫，阁阁群蛙正绕堂，细雨黄昏贫鼓吹，谁家青草旧池塘？年来水旱真难卜，我已公弘分两忘，寄谢繁声休强聒，吴城明日是端阳。”（《初日录》）

胡宾客俨南昌人，有续十二辰诗：“鼹鼠饮河河不干，牛女长年相见难，赤手南山缚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骊龙有珠常不睡，画蛇添足适为累，老马何曾有角？生羝牛触藩徒忿忭。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鸡空自老林丘，舞阳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东头。”（《列朝诗集》）

彭华长于绝句，《咏陶渊明》云：“解印归来雪鬓飘，呼童滴露写前朝；叮咛莫取江头水，恐是金陵一夜潮。”题《王明妃》云：“抱得琵琶不忍弹，胡沙猎猎雪漫漫；晓来马上寒如许，信是将军出塞难。”（《说统》）

越僧某，索画于石田翁，尝寄一绝云：“寄将一副剡溪藤，江面青山画几层；笔到断崖泉落处，石边添个看云僧。”石田欣然画其诗意答之，余谓僧诗画矣，何以图为？（《彝白斋诗话》）

集唐《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江海茫茫何处寻？芳草连天迷远望，薄云笼日弄轻阴；一春鱼雁无消息，万里江山自古今，百尺朱楼闲倚遍，洞庭犹忆在前林。”又，“此地空余黄鹤楼，成仙人去几千秋，云飞雨散知何处？落叶猿啼傍客舟；天水混融浮太极，野烟踪迹似东周，此时怅望人多少，仙鹤恐成万古愁。”又，“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长在水潺潺，如何一讽神仙事，却望千门草色间？城下烟波春拍岸，湖中西日倒衔山，征帆去棹残春里，飞鸟空惭倦未还。”又，“白云千载空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纵酒欲谋良夜醉，放歌曾作昔年游；长安北望三千里，天府南来第一州，前后登临思无尽，思归时亦赋登楼。”又，“晴川历历汉阳树，却惹空山旧晓烟，楼上北风斜卷席，洞庭秋色远连天；公连未结王孙袜，壮志仍翰祖逖鞭，黄鹤楼中吹玉笛，水寒烟淡落花前。”又，“芳草凄凄鹦鹉洲，谢公此地昔曾游，鸟啼花发人何在？仙去台空迹尚留；知爱鲁连归海上，空嗟王粲滞荆州，高楼惆怅凭栏久，惟见长江天际流。”又，“暮日乡关何处是？杜陵远客不胜悲，终期直道扶元化，敢负吾君作楚词；北极朝廷终不改，楚天云雨尽堪疑，酒酣往事多兴念，黄鹤楼前吹笛时。”又，“烟波江上使人愁，几度高吟寄水流，花界三千春渺渺，银河一带水悠悠；仙人有待骑黄鹤，身外无机任白头，遥望洞庭山水色，春风一夜滞归舟。”（《客中闲集》）

都南濠小时学诗于沈石田，石田问：“近有何得意作？”南濠以《节妇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首联为对曰：“白发贞心在，青灯泪眼枯。”石田曰：“诗则佳矣，然有一字未稳。”南濠茫然，避席请教。石田曰：“尔不读《礼经》乎？《经》曰：”寡妇不夜哭。‘何不以灯字改春字？“南濠不觉叹服。（《尧山堂外纪》）

朱少宰兰与卫桐杨司马交厚，司马官留郡，少宰迎之，喜曰：“余与君性情相近，宦辙亦安得相远？在南中候车骑久矣。”因以《风筝诗》呈司马曰：“自负云霄早致身，安排线索靠他人，摩天手乘风展，掉尾精神逐日新；暂耸观瞻喧里巷，终嗟破碎委埃尘，牵来曳去成何用？骤雨淋头断送春。”司马亦和一首曰：“糊腔驾茂竞高危，笑笑人间斗小儿，无样蜉蝣骄燕雀，几番荆棘入棠梨；饱看去情如纸，强与争将命抵丝，莫得风光都使尽，春风亦有下场时。”二诗皆可警世。（《苏谭》）

刘邦彦有《上元五夜观灯诗》，十三夜云：“近喜元宵雪更晴，千门翠竹结高棚，珠帘半卷将圆月，玉指初调未合笙；新放花灯连九陌，旧传金钅禽启重城，少年结伴嬉游去，遮莫鸡声下五更。”十四夜云：“灯光渐比夜来饶，入海鱼龙混暮潮，月照梅花青锁闼，烟笼杨柳赤阑桥；钿车过去抛珠果，宝骑重来听玉箫，共约更深归及早，大家明日看通宵。”十五夜云：“一派春声迭管弦，九衢灯烛上薰天，风回鳌背星球乱，云散鱼碧月圆；逐队马翻尘似海，踏歌人盼夜如年，归迟不属金吾禁，争觅遣簪与坠钿。”十六夜云：“次第看灯俗旧传，宝筝重按十三弦，人心未必今宵绝，鬼魄还如昨夜圆；尚觉繁华夸乐上，何须广乐听钧天？追欢独羡儿童健，静对梅花忆往年。”十七夜云：“绣帘地护轻寒，明月来迟凤蜡残，风扫烟花春烂熳，云沉星斗夜阑珊；醉敲马镫还家去，谁抱龙香隔院弹？试看烛烧如白日，鳌山无影海漫漫。”（同上）

《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东野集》无一首，皆足以名天下，传后世，诗奚必以律为哉。（《麓堂诗话》）

徐阶应制赋嘉靖二字曰：“土木原来大求夫，口称万岁与山呼，一横直过乾坤大，两竖斜飞社稷扶；加官加禄加爵位，立纲立纪立皇图，主人自有千秋福，月正当天照五湖。”上大悦。（《尧山堂外纪》）

卞户部未第时，一日过常熟，闻钱允晖晔诗名，往谒之。二公未尝会晤，卞及门，与暗者曰：“可语汝主，诗人特相访。”钱讶何人，自负如此，适宴客有妓钱令仆者出语之曰：“若赋赠妓诗一绝，方接见仍以廿降湘为韵。”卞不构思，一挥而就，诗曰：“琵琶斜抱出ゴ廿，貌与荷花两不降；今夜彩云何处宿？空留明月熙潇湘。”允晖见诗，叹服不已，倒履迎入，遂定交焉。（《尧山堂外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以宁题《烂柯山图诗》云：“人说仙家日月迟，仙家日月转堪悲；谁将百岁人间事，只换山中一局棋。”（同上）

吴人黄省曾氏刻刘父诗，其跋语云：“假太原少传秘阁本校正十二字，始得就梓。”其用心亦勤矣。余家旧藏本，古律类分三卷，有自问一首云：“自问彭城子，何人接汝颠？酒肠宽似海，诗胆大于天；断剑徒劳匣，枯琴无复弦，相逢不多合，赖是向林泉。”今黄本所遗也。（同上）

云间唐汝询字仲言，五岁而瞽，父兄抱膝上，授以三百篇，及唐诗，无不成诵。旁通经史，能为诸体诗，笺注唐诗，援据该博，《子虚》《上林》诸赋，杜白诸长篇，锵金戛玉，琅琅不遗一字。校杜诗，时有新义，如解沟壑疏放之句云：“出于向秀赋，嵇志远而疏，吕心放而旷。”亦前人所未及也。（《列朝诗集》）

临安旅邸壁间一绝云：“太乙峰前是我家，满床书籍足生涯；春城恋酒不归去，老却碧桃无限花。”建州崇安分水驿壁一绝云：“江南三月已闻蝉，麦熟梅黄茧作绵；料得故园烟雨里，轻寒犹作养花天。”丹阳玉乳泉壁间一绝云：“骑马出门三月莫，杨花无奈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难度，宿处先寻无杜鹃。”三时皆可喜，然皆不著名姓。（《客中闲集》）

咏料丝灯罕佳者，薛郎中蕙字君采，有排律云：“淮南玉为碗，西京金作枝，未若兹灯丽，擅巧昆明池。霏微状蝉翼，连娟侔网丝，烟空不碍视，雾弱未胜持。碧水点葱郁，彩石染萎蕤，霞叠有无色，云攒深浅姿。焚兰发香气，对烛映红滋，明月讵须侈？夜光方可嗤。”（《列朝诗集》）

曹南宫学咏《墨纱灯诗》云：“质裂横疑水，光生薄似苔，凭将彩笔画，认作剪刀裁；鸟向空中度，花从镜里开，细看若无力，不畏晓风催。”（同上）

王守仁尝登庐山，一至天池，累月不出，有句云：“昨夜月明峰顶宿，雷声隐隐在山麓；醒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茆屋。”亲书四幅留寺，后奉命讨宸濠，勒功于开先之石壁。（《卢山通志》）

庄昶喜为诗，咏《包节妇》云：“二十夫君弃妾身，诸郎痴小舅姑贫，已甘薄命同衰叶，不扫蛾眉别嫁人；化石未成犹有泪，舞鸾虽在不惊尘，琐窗独对东风树，岁岁花开他自春。”罗一峰见之曰：“可泣鬼神矣。”昶不以为然，惟乾坤鸢鱼老眼脚头之类，自谓为佳云。（《尧山堂外纪》）

陆静逸尝对景试张沧洲云：“杨柳花飞平地上，滚将春去。”沧洲应声答云：“梧桐叶落半空中，撇下秋来。”（同上）

祝京兆允明，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好酒色六博，善度新声，少年习歌曲，间傅粉墨登场，梨园子弟相顾弗如也。海内索其文及书，贽币踵门辄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弗见，伺其狎游，使女妓掩之，皆捆载以去。为家未尝问有无，俸钱及四方饷遗召所善客噱饮，歌呼，费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每出，则追呼索逋者相随于道路，更用为忭笑资，其殁也几无以敛云。（《列朝诗话》）

琼州定安县南有五指山，即黎母山琼崖之望也。丘文庄公少时，咏诗曰：“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余玉笋空中见，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识者知其异日必贵。（《尧山堂外纪》）

缝衣诗鲜佳者，近惟谢幼睿一首，字字精工。诗曰：“懒向妆台理晓妆，为郎独自制衣裳，金针入处心俱痛，素线牵时恨共长；霜户敢辞纤手冷，芸窗思贴弱肌香，缝成不怪无鸿雁，赢得宵来覆妾床。”（《玄散诗话》）

放翁诗跋，余在友人郭贡士用端家，见所藏放翁墨迹，大书四诗，字劲丽可爱，诗亦格高。《放翁诗集》不载此，故录之，后有明初高僧洽南州一跋颇佳，亦不可不为传之也。《寓蓬莱馆》绝句二首：桐叶吹残旧叶黄，驿窗微雨送凄凉；长安许史无平素，莫恨栖栖立路傍。古驿萧条独倚阑，角声吹晚雨催寒；残年会合知无日，犹记新丰强自宽。《夜还驿舍》二首：楼上鼓鼓初发更，断云收雨旋成晴，市摇新涨壮灯影，驿路残泥庄屐声；口变迁非曩日，情怀牢落感余生；高秋病起犹能醉，剩买官酤乐太平。白头渐觉黑丝多，造物将如此老何？三万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入悲歌；剑关曾蹴连云栈，海道新窥浴日波，未颂中兴吾未死，插江崖石竟须磨。跋曰：“吾祖放翁老人，以诗文鸣于宋，虽不以书学显，观其手泽，跌荡苍古，无一笔不合古人遗法；而况词章字画，发乎忠肝义胆者哉？此轴诗四首，乃由剑南归越之作，耿介之怀，益愈可见。长洲静中山首座装潢成轴卷，要余跋其尾，呜呼！吾为公远孙，不能光昭先德，逃形空虚，尚敢赘言于其间哉？尚观南渡名公巨儒，多为权幸所忌抑，虽若考亭之贤，当时称为第一等人，卒不见用，时事亦可知矣。然权幸败绩，夸毗苟进之士，同为澌尽，而公之片言只字，散落人间，历千百礻 冀而知秘惜之；以彼视此，不亦大有径庭也欤？中山其袭藏之。时洪武辛未二月望日，天竺灵山讲寺住山沙门会稽溥洽识。（《应庵随录》）

《雪涛诗评》云：“‘初月新月诗甚多，余独爱一闺秀。’绝句尾语云：”天边怕看如钩月，钓起新愁与旧愁。‘下字最巧。“

有一仆新婚甚昵，其主命之随往武陵，仆在舟日夜思妻，吟云：“相思恰似船头水，两桨平分劈不开。”主恻然，令之归。

刘章子克明江右人，妻湖南马氏，有《蒲鞋诗》云：“吴江浪浸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样新。才自绣窗离玉指，便随罗袜上香尘。石榴裙下从容久，玳瑁筵前整顿频。今日高楼鸳瓦上，不知抛掷是何人？”（《客中闲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沈愚为人风流蕴藉，有《续香奁》四卷，盖仿韩致尧之作。《绣鞋》一首曰：“几日深闺绣得成，着来便觉可人情，一湾暖玉凌波小，两瓣秋莲落地轻；南陌踏青春有迹，西厢立月夜无声，看花又湿苍苔露，晒向窗前趁晚晴。”（《尧山堂外纪》）

王元美十五时，受《易》山阴骆行简先生。一日有鬻刀者，先生分韵，元美得漠字，辄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阳街，将军血战黄沙漠。”先生奇之曰：“此子异日必以文鸣世。”（同上）

昆山王逢年字舜华，往谒袁文荣公于政府，文荣以故人子厚遇之，令草应制文字，有所更窜。退而上书，阁下以诗文取科，以青词拜相，恶知天下有古文品？不辞而去。文荣遣骑追之不得，尝作《五敌诗》，请慢世敌嵇康，缀文敌马迁，赋诗敌阮藉，述骚敌屈宋，书法敌二王。著书一编，曰《天录阁外史》。妄男子辑东汉文，误入之，益自喜，以为当吾世得追配古人也。（《列朝诗话》）

一驿丞题壁云：“碌碌庸庸马迹间，朝来直到睡时闲；谁知梦里犹辛苦，千里家山一夜还。”今之薄宦远途者，亦可悲矣。（《苏谭》）

天台宋氏家本富，后贫，鬻庐于邻，价成作诗曰：“自叹年来刺骨贫，吾庐今已属西邻；殷勤说与东园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见诗恻然，即以券还之，亦不索其直。（《昨非录》）

马海粟题《杨妃病齿图》云：“华清宫，一齿痛；马嵬坡，一身痛；渔阳鼙鼓动地来，天下痛。”（《笑史》）

袁介《踏灾行》：有一老农如病起，破衲毿毿瘦如鬼，晓来扶向官道旁，哀求行人乞钱米。予时捧檄离江城，邂逅一见怜其贫，倒囊赠与五升米，试问何故为穷民？老翁答言听我语，我是东乡李福五，我家无本为经商，只种官田三十亩；延七年三月初，卖衣买得犁与锄，朝耕暮耘受辛苦，要还私债纳官租；谁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绝无潮又竭，欲求一点半点水，却是农夫眼中血。滔滔黄浦如渭渠，农家争水胜争珠，数沟用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涂。官司八月受灾状，我恐征粮吃官棒，相随邻里去告灾，十石官粮望全放。当年隔庄分吉凶，高田尽荒低田丰，县官不见高田旱，将谓亦与低田同。文字下乡如火速，四邻百姓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开旱仓，嗟嗟贫乏无可偿，男名阿孙女阿惜，逼我嫁卖赔官粮。阿孙卖与运粮户，即日不知在何处？可怜阿惜犹未笄，卖向湖州山里去。我老今年七十奇，饥无口食寒无衣，东求西乞度残喘，无因早向黄泉归。旋言旋拭腮边泪，我忽惊惭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复言，我是今年检田吏。（《日知录》）

古冈黎先生名真，号林坡，尝以非罪谪戍辽左，同里马某与焉。既先生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恩放回，而马独不与；其兄一日盛席以邀先生，侑觞之妓，皆绝色也。先生不往，遗之以诗曰：“锦色银筝白玉卮，赏音元自有钟期，可怜孤雁长城外，叫断南云总不知。”其兄得诗，为之堕泪而罢宴。（《遵闻录》）

郑宣述名作，歙人，读书方山上，自号方山子。已弃去为商，往来宋梁间，时时从侠少年轻弓骏马，射猎大梁薮中。获雉兔，则敲石火，炙腥肥，悲歌痛饮，垂鞭而去。为诗敏绝，一挥数十篇，李空同流寓汴中，招致门下，论诗较射，过从无虚日，其它虽王公大人，不置眼底。周王闻其名，召见长揖不拜，王礼而遣之。嘉靖初，年四十余，病痰，别空同南归，没于丰沛舟中。方山初见空同，空同规其诗率易，乃沉思苦吟，不复放笔涂抹。诗数千百篇，空同选得二百余，序而之传。然方山诗如寒灯坐愈亲，寒叶动秋声之类，空同集中正未易有此佳句也。（《列朝诗集》）

歙程主事烈字惟光，博学苦吟，若“朔风如有锷，寒日欲无光，山形关塞北，日影树林西，孤舟不同载，行露有深悲。”皆奇句可吟。（同上）

一下第举子题《昭君图》云：“一自蛾眉别汉宫，琵琶声断戍楼空；金钱买取龙泉剑，寄与君王斩画工。”盖以画工喻典试者。（《雪涛诗评》）

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儒亦无妻室，殆是孤山后身。所著《溪山落花诗》，虽不知于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谓迅捷之极。至于食淡参禅，则不如孤山之率真也。（《解脱集》）

白云先生陈昂，不知何许人。莆田城破奔豫章，织草屨为日，不给。继之以卜，泛彭蠡，憩匡庐山。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佣爨以往，至亦辄佣于僧，遂遍历三峡剑门之胜，登娥眉焉。所佣僧辄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马陵诸处。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给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无所依；卖卜秦淮，或自榜片纸于扉，为人佣作诗文。巷中人有小小庆吊，持百钱斗米与之，随所求以应。无则又卖卜，或杂以织屨。而林古度与其兄者，闽人，寓居金陵。一日过其门，见所榜片纸于扉，突入其室，问知为莆田人，颇述其平生。一扉之内，席床缶灶，败纸退笔，错处其中，检其诗诵之。是时古度虽年少，颇晓其大意，称之。每称其诗，辄反面向壁流涕呜咽，至于失声。其后每过门，辄就饼饵食之辄喜，复出其诗，泣如前。居数年，竟穷以死，其子仓皇出觅棺衣，舁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无所得。（《列朝诗集》）

沈石田初未知名，尝与诸诗人集一贵官宅，其人出《秃妪牧牛图》，索诸公诗，并不惬意。石田题云：“贵妃血溅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争似阿婆牛背稳，笛中吹出太平歌。”诸公愧服，由是以诗豪名海内，而其咏物尤妙。如《咏钱》云：“有堪使鬼原非缪无，即呼兄亦不来。”《门神》云：“检尔功名惟故纸，傍人门户有长情。”《咏帘》云：“外面令人倍惆怅，里边容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分明。”《混堂》云：“未能洁已嗟先乱，亦复随波惜众同。”（《尧山堂外纪》）

噩梦堂貌寝有学，日日于五云门外觅舟，过词客坐久，诸客分韵赋诗。梦堂预坐乃起告曰：“诸公间有落韵，毋吝见施。”一客云：“小郎也能诗耶？”遂以蔗字与之，顷间梦堂告曰：“我诗就矣。”促诵之云：“平明饮罢促高标，撑出五云门外桥，离越王城一百里，到曹娥渡十分潮。白飘晴雪杨花落，绿弄晚风浦叶摇，南北沉沉天作雨，卧听篷韵学芭蕉。”于是众客悚服，因叹曰：“不可谓秦无人也。”（同上）

破瓢道人吴孺子字少君，兰溪人，弃产购古法书名画。游江湖间，遇一水一石，有奇致，坐对累日不肯去。游雁荡绝粮，取啖芦服，四十日不返。逾天台石梁，采万岁藤，屡犯虎豹，制为曲机，可凭可寐。以数缣市一大瓢，摩挲乍 虑锅，暗室发光。过荆溪盗发其篋，怒而碎之，抱而泣者累日，王元美作破瓢道人歌。所至僦居僧寺，自炊一铜灶，饭不足则哺糜，日买两钱菜，又剩干叶为蔪羹，语人曰：“免我低眉向人，觉饱逾梁肉耳。”好洁不畏寒，遇泉水清冷，虽盛冬便解衣赴濯。树兰百本花时闭室以护香气，有索看者，窗中捉鼻作见女声拒之。篋中藏一剑，自言得炼剑秘法，戒人勿令触近，干犯光怪。酒半，抚铁如意，欲尽碎天下负心人首，或闻人讠句谇若为不闻而去之。自言曾得“落叶识心酸”一语，三年不得上句；客泰州寒甚，得“风寒知絮败”足成之。（《列朝诗集》）

《荷珠诗》：朝来毛女出邯郸，手撒珍珠叶叶寒，金谷三车风里碎，江妃一斛雨中圆；露丹凉滴青铜爵，鲛泪香凝古玉盘，持赠苏公须仔细，休将逼水误相看。（《客中闲集》）

陈仲醇尝过一山林老而嗜花，红紫英户，弄孙负日，使人不复知有城居车马之闹，因赠以诗云：“有个小门松下开，堂前名药绕畦栽；老翁抱孙不抱瓮，恰欲灌花山雨来。”（《岩栖幽事》）

《稗史汇编》云：西湖之盛，始于唐，至宋南渡建都，则游人士女画船笙歌，日费千金，侈靡极矣，时人目为销金锅。元人上饶熊进德所作《竹枝词》一首云：“销金锅边玛瑙坡，争似农家春最多；蝴蝶满园飞不去，好花红到剪春罗。”宝叔山天然阁上诸作，惟苏吴杜公一联，深惬予意，其词云：“分明似镜凭谁铸？多少黄金向此销。”湖心亭旧有一联云：“四季笙歌，尚有穷民悲月夜；六桥花柳，全无隙地种桑麻。”更关国计民生，又蕴藉可玩。六桥柳，及坡公所种老梅，皆为牧竖斩伐，识者谓西湖无柳，如美人无眉。无名字改旧作题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马通薰得游人臭，直把杭州作汴州。”（《怀秋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癸亥家少宰玉峰抚浙，内外西湖，遍植花柳。甲子南巡，当事更加培植，倍盛于昔矣。

刘师皋雅负知人，一日见米僧儿子革，奇其才，授笺俾赋以笺之芦雁为题。革曰：“七八叶芦秋水里，两三个雁夕阳边；笔头到处浑无碍，扫破寒潭万顷烟。”刘遂以其女妻之。师皋死，革已典郡，徒跣奔讣，报其受知于未遇也。（《客中闲集》）

岘山碑碣，预虑沧桑，余每笑古人好名。乃余王辰在衢州吊姬赵诗，门孙鹿宰西安，之石，戊戌金山诗，明经范良勒碣。己巳金焦二十律，丹徒令受业朱城镌壁间，癸丑曲阜谒林庙诗，兖守家蕙芽立碑孔林，庚申游泰山八首，及门莱芜令李钦式勒石山顶平山堂。次先东山韵，太史许承家作跋，砌石壁间。严陵钓台诗弟赞镌碣子陵祠。当余兴至成诗，偶劳寸管，如雪中鸿爪，不意数十年后，皆灾金石殊属意外。

吴江叶氏琼章月府侍书女也，卒后从渤师授记。师曰：“既愿皈依，必须审戒，我当一一审汝，仙子身三恶业，曾犯杀否？”对云：“曾呼小玉除花虱，尝遗轻纨坏蝶衣。”曾犯盗否？对云：“不知新绿谁家树，怪底清箫何处声？”曾犯淫否？对曰：“晚镜偷窥眉曲曲，春裙新绣鸟双双。”口四恶业，曾妄言否？对曰：“自谓生前欢喜地，诡云今世辨才天。”曾绮语否？对云：“团香制就夫人字，镂雪裁成幼妇诗。”曾两舌否？对云：“对月意添愁喜句，拈诗评出短长词。”曾恶口否？对云：“生怕帘开识燕子，为怜花榭骂东风。”意三恶业，曾犯贪否？对云：“经营缃帙成千轴，辛苦莺花满一庭。”曾犯嗔否？对云：“怪他道蕴敲枯砚，薄彼崔徽扑玉奴。”曾犯痴否？对云“抛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渤师遂授记。（《弘雅堂外集》）

邵飞飞福州府人，色艺俱绝。康熙中耿精忠反，有旗下罗御史者，随王师入闽罗见而说之，贿媒氏，佯为欲娶继室，其父母得千金许之。既嫁，随罗北归，其大妇妒悍，以飞飞配一奴。飞飞作《薄命词》三十首，流传京师，有谋欲娶之者，飞飞旋死。（《芦中集》）

附诗曰：“韦仍是紫台宫，马上琵琶曲未终；嫁得伧夫双足健，报人佳婿好乘龙。姻树关山几万重，残妆零落为谁容？如何的的亲生女，只爱金钱不爱侬？疏风冷雨对银缸，心自酸辛泪自双；高垒愁城坚似铁，酒兵十万总难降。荻帘日影上迟迟，乱绾乌云不画眉；羡杀隔邻谁氏女，金钱闲掷买胭脂。鹣鹣比翼两相依，文彩蹁跹世所稀；不料风涛生洛浦，铩翎又逐野鸡飞。自伤薄命更谁如？兰蕙当年竟被锄；回首五年成底事？风流好似梦华胥。无端遴胥慕金珠，堪恸双亲一样愚；寄语故园诸姊妹，荆钗裙布好欢娱。白云飘缈望中迷，独倚南窗掩面啼；万里飘零亲念否？碧梧不是凤凰栖。积雨丐泥已没阶，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湿透小弓鞋；遥思多少侯门女，指点青鬟对对排。骡车阵阵响如雷，门外风吹百尺灰；可惜春葱纤似玉，自生炉火簇烟煤。土屋茅檐扑面尘，可怜触目也伤神；看他赫赫司晨牝，端坐华轩常带嗔。炎天斗室秽难闻，蒜蒜葱葱尽日薰；记得故园风景好，白罗纱衬石榴裙。狮子容他吼独尊，却将奴去嫁司阍；儿郎薄幸真堪恨，不记添香枕畔温。忆昔双双倚画栏，名花曾对并头看；何期弃置如秋叶，忍把琵琶别调弹。哮言狺语侈多般，翻道奴侬舌蛮；怅望夕阳芳树外，娇声嘹呖语家山。挑灯含泪叠云笺，万里函封报可怜！为问生身亲父母，卖儿还剩几多钱？淡淡春山楚楚腰，菱花自对亦魂消；如何愿食妇，相视谁怜竟不饶？奈尔尸鸠居鹊巢，啄将红蕊出枝梢，堪嗟薄冷愁如织，却与诗人作解嘲。自悔当初望太高，今成明月水中捞；风筝本是无情物，莫怪丝丝线不牢。鲛染血感双蛾，搔手呼天怎奈何？俗子不知人意懒，灯前只管唱燕歌。想后思前恨转加，误人多是浣溪纱；既然负却当年意，何必寻春到若耶？良宵无奈酒人狂，雨怨云愁总断肠；一枕难成乡国梦，凄其残月照空梁。丰韵全消病已生，人人犹道妾倾城；郎心何似春江水，一任桃花逐浪萍？蜀魄啼残不忍听，断肠最是雨淋铃；红颜千古同凄恻，我又如斯，恸小青。豕圈鸡栖暑气蒸，嗡嗡满屋闹苍蝇；有人水阁珠帘里，犹说今朝热不胜。十里湖西忆旧游，而今无复泛兰舟；孤山曾吊真娘墓，此日相思泣素秋。不须重赋白头吟，入骨忧煎死易寻；赢得芳魂归去好，一丘黄土百年心。柳色依依逐汉南，树状如此我何堪？输他邻妇无思虑，碗大葵花满鬓簪。北地玄溟风大严，满天飞絮压茅檐；炕头不是金炉火，马粪如香细细添。裤褪郎裆短短衫，金箍头髻更岩；教奴依样更妆束，满汉平分道不凡。”

诗贵确切，如路德延《咏孩儿诗》，最为不可移动绝唱也。诗曰：“情态任天然，桃花两颊鲜，乍行人共看，初语客多怜。臂膊肥如瓠，肌肤软胜绵，长头才覆额，分角渐垂肩。散诞无尘虑，逍遥占地仙，排衙朱榻上，喝道画堂前。合调歌杨柳，齐声踏采莲，走堤冲细雨，奔巷趁轻烟。嫩竹乘为马，新蒲作掉鞭，鹦雏金镟系，﹏子彩丝牵。拥鹤归晴岛，驱鹅入暖泉，杨花争弄雪，榆叶共收钱。锡镜当胸挂，银珠对耳悬，头依苍鹘裹，袖学柘枝揎。酒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频邀寿花插，时乞绣针穿。宝匣拿红豆，妆奁拾翠钿，短袍披案褥，劣帽戴靴毡。展画趋三圣，开屏笑七贤，贮怀青杏小，华额绿荷圆。惊滴沾罗泪，娇流污锦涎，倦书饶娅姹，憎药巧迁延。弄帐鸾绡映，藏衾凤结缠，指敲迎使鼓，筋拨赛神弦。帘拂鱼钩动，筝垂雁柱偏，棋图添路画，笛管吹笙镌。恼客初酣睡，惊僧半入禅，寻株穷屋瓦，探雀遍楼椽。抛果齐开口，藏钩乱出拳，夜分围，朝聚戏秋千。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互跨轮水，相效打风旋。旗小裁红绢，书幽截碧笺，远铺张鸽网，低控射蝇弦。吉语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道，谣歌处处传，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连。斗草当春径，争球出晚田，柳傍慵独坐，花底困横眠。等鹆潜篱畔，听蛩伏砌边，傍枝拈舞蝶，喂树捉鸣蝉。平岛跨趼上，层崖逞捷缘，嫩苔车迹小，深雪履痕全。竞指云生岫，齐呼月上天，蚁窝寻径断，蜂穴绕阶填。樵唱迥深岭，笙歌下远川，垒材为屋木，和土作盘埏。险砌高台石，危挑峻塔砖，忽升邻舍树，旋上后池船。项橐称师日，甘罗作相年，明时方在德，劝尔减狂癫。”又张师锡次路德延韵，作《老儿诗》，亦妙。诗曰：“鬓发尽皤然。眉分白雪鲜，周遮延客话，伛偻抱孙怜。无病常共粥，非寒亦衣绵假温推拥背，借力仗扌耆肩。貌比三峰客，年过四皓仙，唤方离枕土，扶始到门前。每爱烹山茗，常嫌饿石莲，耳聋如塞纩，眼暗似笼烟。宴坐赢凭几，乘骑困鞭头摇如旋转，唇动若抽牵。骨冷愁离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将就木，囊橐尚贪钱。胶睫乾眵缀，粘髭冷涕悬，披裘腰獭系，濯手袖慵揎。抬举衣频换，扶持药屡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难穿。喜婢裁裙布，嗔妻买粉钿，房教深下幕，床遣厚铺毡。琴听怜三乐，图张笑七贤，看嫌经字小，敲喜磬声圆。食罢羹流袂，杯余酒带涎，乐来须遗罢，医到久相延。裹帽纵横掠；梳头取次缠，长吁思往事，多感听哀弦。气注腰还重，风牵口便偏，墓松先遣种，志石预教镌。客到惟求药，僧来忽闻禅，养茶悬灶壁，晒艾曝檐椽。怒仆空睁眼，嗔儿漫握拳，心惊嫌蹴丿，足软怕秋千。宿同寒，摧う似饱鸢，观瞻多目眩，牵动即头旋。女嫁求红烛。男婚乞彩笺，已闻捐几杖，宁更佩韦弦。宾客身非与，儿孙事已传，养和屏作伴，如意拂相连。久弃登山屐，惟存负郭田，呻吟朝不乐，展转夜无眠。呼稚来床畔，看书就枕边，冷疑怀贮水，虚讶耳闻蝉。束帛非无分，安车信有缘，伏生甘坐末，绛老让行先。拘急将风夜，昏沈欲雨天，鸡皮尘渐渍，〈齿见〉齿食频填。每忆居郎署，常思钓渭川，喜逢迎佛会，羞赴赏花筵。径狭容移槛，阶危索减砖，好生焚鸟网，恶杀打鱼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长思当弱冠，悔不胜狂颠。”（《诗选》）

◎乩诗扶鸾颇类鬼怪，何以不列之灭烛？顾余少壮以来，所目击乩仙咸工于吟咏。为骚坛所不及，而烟霞隐者尤异。特列之诗话后。

洪武辛酉，林鸿子羽为将乐县训导，与客游玉华洞，酒干藉草而卧，梦入瑶华洞天，洞主之三女，小字芸香，延入天葩轩，案有诗集，题曰《霞光》。女郎曰：“严君身列地仙，职司文衡，凡文入才子之诗，皆录其中，以备上帝御览。妾见君诗数十首，至一鸟镜天净，万花潭雨香，与檄雨古坛暝，礼星寒殿开之句，尤严君所称赏也。”因挥翰赋诗，留连而觉。翌日避客独游，梦径宛然，石壁阻绝，潭深莫测。鸿书一诗投之，如炊黍许，见蜡笺浮诗云：“天葩小院蔽银屏，鹊散天河逗客星；欲识别来幽意苦，晚峰常想黛眉青。”览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视所得笺，乃一黄叶，字亦随灭矣。（《列朝诗集》）

紫姑仙《咏美人手诗》云：“笑折樱桃力不禁，时攀杨柳弄春阴，管弦曲里传声慢，星月楼前敛拜深；绣幕偷迴双舞袖，绿窗闲整小眉心，秋来几度挑罗袜，只为相思放却针。”诗甚清婉。（《鸿书》）

教谕刘固字永贞，陕真宁人，其弟国娶景都御史清之姐，因与国依景。壬午六月，燕兵迫金川门，国劝固出城。固曰：“母老甥幼，况固曾受朝廷厚恩，惟有待死而已。”乃潜寄甥于王氏，乃城陷，固兀坐，又恐惊老母。已而清以挟剑被族，罪连姻娅，固与弟国母袁妻张同日受戮于聚宝门外。固一子，名超，年十五，慷慨有力，见父母将刑，恻然愤怒，发上指，绳缚俱断，遂跃起夺刑人刀，连砍十余人。事闻，诏凌迟，固年三十六。按《幽州仙迹》云，近有降于乩者曰：“我刘永贞也。”题诗曰：“一门都受戮，独有外甥存，伤仅离娘乳，言之声亦吞。”又诗曰：“且酌樽前酒，黄花向坐开，不须谈往事，致使野猿哀。”人问先生今何仙？曰：“才入童初宫。”逾年又有降于乩者，诗云：“短剑光飞雪，还疑练带铺，龙吟丰邑狱，鬼笑蜀王都；燕客穷途见，秦官拥陛呼，白虹徒贯日，回看继人无。靖难亡臣刘固书。”又诗曰：“鸟行白沙上，鸟去迹不灭，鸟往不复来，鸟巢枝已折。凉火不生烟，枯蒲叶堪结，衣鹑那纫兰，椒浆沁心热。明月照寒霜，离离清且冷，树上栖鸟啼，幽人未能寝。空山来磬声，幽韵流云结，独行森林中，复听猿悲彻。”书法遒宕，侍郎徐良彦大学士钱士升记之。（《正气记》）

尝有一乩《题鸡冠花》云：“鸡冠本是胭脂染。”其人曰：“要白者。”即承云：“洗却胭脂似雪妆，只为五更贪报晓，至今犹带一头霜。”（《尧山堂外纪》）

伯虎常见降仙，令对云：“雪消狮子瘦。”乩即书云：“月满兔儿肥。”又令对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乩即书云：“九溪蛮洞，经遇中洞五溪中。”嘉兴有三塔寺，有人作对云：“西浙浙西，三塔寺前三座塔。”时降乩者批云：“吾游偏天下，乃能对。”对云：“北京京北，五台山下五层台。”（《唐伯虎纪事》）

甲午余偶与桐城方尔止联舟月夜，各座舟首，尔止咏《离骚》，终其篇不误一字。歿已多年，忽见于乩，题诗云：“从来诗酒是冤家，肠断西风日又斜；初到黄泉无所见，阎王依旧戴乌纱。”

辛丑夏余客胡嵓院道南署中，时杭州顾瞿甫善扶鸾，夜饮毕，余问乩仙：“明日主人何事？”乩仙云：“胡老胡老又胡老。”惟长叹而已，不解其故。次早道南退署相见，叹声不绝，问之曰：“一敝同宗来游客死我殡后，固应归其榇。乃胡太乙自南而北，胡太翁送山阴相国柩，自北而南，即午齐至河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叫我如何支撑？所以叹也。”余曰：“不必叹，乩仙昨夜所批如此。”满堂哄然。

烟霞隐者诗小引顺治庚子，予寓都城峨眉古寺，西陵顾子瞿甫每行，必以乩鸾随，偶焚其符，有青老人降焉。悬笔画沙云：“梁上君子来窥公室。”余急返书斋偷儿逾墙走，弃所窃于路，未失一物。当时同陈子弈先徐子敬庵与老人倡和，有诗成帙，今三十余年矣。康熙癸酉秋，候补寄园旧邸，乌程夏酉山铁岭王宛先休宁汪紫沧三子从焉。暇日偶与子婿戴子嘉猷偶焚前符，乩辄动，自署烟霞隐者积日夜所著诗文富甚，青问老人何在？竟不知所向矣。余恳作《寄园十二月诗》，并赠余一序，隐者嘱胡子鹿亭代书于壁，字字新鲜，绝无烟火气，固知灵性长存，不共朝市磨灭也。询姓氏，言而复止者再三。胡子虔求复书茗柯二字，与酉山乡情颇笃，知为苕溪凌忠愍公也。公甲申殉难，服绯正笏，触柱流血，焚其平生著述，系帛绝吭而死。予生也晚未识公面，邂逅辫香杯茗间，前贤典型不远，安可无诗记之？因述以六律，另列《万青阁集》中。先生盘桓累月，吟咏无虚日，余命汪子紫沧撮其尤者于左。

△降坛诗木落草枯风潇潇，天将欲雪幽香遥；可知山里梅花发，只恐严寒冻未消。

△六言诗夜寒风急如何？乌啼霜冷疏柯，雪落欲来逼岁，梅花何处山阿？银烛欲残夜半，钟声数里人家，月到疏林鸟静，石床冷透霜花。香消多恨绵绵，偶到名园悄然，听得竹炉声细，枝松透出茶烟。落霜满屋萧条，睡鸟惊风堕桥，小犬晓不已，莫非山鬼逍遥。

△塞外观猎作将军出猎阴山下，毳帐旌旗蔽旷野，万马奔腾如锦云，毳箠一声竞掩群。上穷飞鸟下穷兽，百发百中任左右，贯睛及项无遁逃，虎叫猿啼声号啕。天风卷沙如飞雪，将军杀渴还饮血，壮士放草野烧红，火烧生肉咽喉咙。落日衔山天无色，且请将军少休息，唱凯如同战胜回，马驼络绎肉山堆。皓月一升千里白，琵琶弦索无停歇，归来再拜贺万岁，预贮丹青图凌烟。

△香奁诗（五十首之十）

百花酿酒醉春风，蜂蝶谁家斗落红？隔院秋千人影乱，莺声燕语在墙东。

百和曙银蜡残，合欢帐里听风酸；呼奴喂饱饥鹦鹉，莫使深宵唤未餐。

芭蕉深绿映纱窗，折学名书美女腔；写到鸳鸯频住笔，倩郎合写凑成双。

十二楼中玉笛横，朝临新镜两倾城；儿郎怪道逢奴笑，秋水芙蓉一样清。

茉莉花开似素馨，空阶纨扇扑流萤；夜长撒下冰绡帐，拟当牵牛织女星。

杏花钗畔趁春浓，静院深沉柳万重；欲打秋千忽又住，愁郎嗔道鬓{髟松}.为看金鱼临小池，萍开凑巧见奴姿；微风忽起春波皱，谁叫郎来若样迟？

上元十五竞繁花，打谜从来数惯家；故把红丝绾串字，会心正是在猜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阶下亭亭吐素葩，临风摇曳竞争夸；儿郎故意来相问，可是人间夜合花？

画楼燕子任飞来，剪落梨花满绿苔；好梦骤惊成未半，补全应否待郎回？

△拜问姓名作生平余恨在秋山，号泣春风碧落间；惆怅信公身后事，一腔热血点花斑。

△甲戌帝京元旦旬浹春方至，摇光昏指东，此朝谁得百？久历渐成翁。青帝参寥廓，苍龙驭溟？析津星奕奕，若木景。气贡蒸勾甲，阳回闪く蚜，晴光散宿雾，霁霭解阴风。历换梅偏逸，时更竹亦忠，雪消山意复，寒退物生，叶初荣砌，椒芬乍泄筒。六花衣献瑞，五色赋称工，鹤老新添岁，松贞久耐穷。土牛将赛社，纸燕尽朝宫，百务从宽限，千愁未到衷。按方图旺相，对轴念宗功，开口嵌词吉，逢人祝贷充。枕边剩赤橘，楣上插青葱，守岁毡围坐，催妆火映拢，敝衣烧炭熨，艳望着香烘，防哭遗儿果，修容戒婢蓬。炎炉犹烁烁，闹鼓正冬，放炮依官样，郊天玩帝梦。泥金书戬，裂彩贴兴隆，灶下安炊妇，堂前乐扫童。香凝神降界，马化佛腾空，邀福推荤酒，守铿爱臭铜。违心听剥啄，着力小喉咙，祷祝文相似，寒暄套略同。锦联攒丐语，妙画突旭瞳，鸡卜祈年稔，云占识岁丰。摇签人语乱，念咒媪声洪，礼缛能藏偻，嚣多不下聋。狞神换礻会礻吉，灵庙献艨艟，挂铃霄碎，烛烧纱昼笼。僧鱼敲木柜，道笏仰苍穹，阊阖陈双象，康衢杂五骏。庭燎齐颂寿，昼漏乱呜璁，墀陛添鹰犬，班行重虎熊。社坛散种谷，饲宰豢牺童，烟禁犹严祭，馨闻仅及朦。内朝捐翟弗，恩宴藉毛绒，搂脖尤骑马，弯腰只学弓。女庄行轿里，人向冶场中，鬼脸粉无坠，歪腔竦满丛。伏魔涂判丑，捕鼠放猫朦，拔拔凭谁转？穰穰欲上。厂门吹喇叭，灯市竞玲珑，妇醉嫌驴倦，奴豪仗主雄。比丘尊赐赭，优宠贵乘械，妓馆偏闲夕，卢场不避公。达官依斗坐，贱士买门通：碌碌纷侪辈，彬彬任仆童。扣传姓氏，投刺记胡同，爆纸如梅屑，钱标似丛。平交增款曲，亲串故谦冲，过午驺舆静，将晡颧颊红。衢歌欣闾左，恩诏起疲癃，十部翻伶局，千般斗火攻。花房开烂熳，水阜结だあ，白塔金鞭集，妆台蜡屐庞。骧腾疑逐电，车转若飞蓬，佳客琴筝合，名园景象融。残年多草草，此会莫匆匆，分韵思金谷，行杯耻石崇。衣冠伟楚楚，篇什雅氵风々，七子俱能赋，群贤总不倥。驰才休画足，奏技岂雕虫，吉宴来张仲，黄垆得阿戎。清音入徵角，高韵废丝桐，插管喋春酒，支铛煮雪菘。松筠铿蔌蔌，帘幕响<风共><风共>，草动遏残东，雪飞隔断虹。竿翘驻麽罗，转轮随口口，桂老山犹立，菊乾径可砻。锦屏围腊雪，石磴扫秋风，得喜将招燕，迎庥但望鸿。水仙娇出屋，绿萼暖欹蒙，好客投朱辖，留宾縶玉骢。小园或仿庾，大树独依冯，历带去年节，诗删昨夜忡。下元今又甲，天气欲成。我亦忘其故，陶然乐未终。

康熙甲戌元旦，集寄园者，海宁张昆诒，宁波胡鹿亭，金坛于椁乡，铁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宛仙代州冯敬南，乌程夏酉山，休宁汪紫沧与余联吟元旦诗，诗成质之隐者，隐者批曰：“诸公诗佳甚，陈人亦有里句请教何如？”乩动如飞，依原韵倏成此作，诸子叹服。

《寒林落叶诗》，用霜叶红于二月花为韵，各赋七律，共吐奇葩，以求擅胜，吾亦得凭乩一观，作《园林韵事》。

西风如剪过南塘，断尽寒蛩泣月光；枯树欲成庾信赋，栖乌无计避岩霜。

一片西风云万叠，霜花冻结无行さ；夜深睡犬忽惊风，蔌阶蔌前翻坠叶。

疏星明月挂林空，万柳堂前不禁风；若个秋怀犹未尽，御沟零落剩残红。

输菌曲干晚山枯，鸟啄虫书日未晡；牧笛一声齐拍手，隔林风起唱隅于。

篱落萧萧惊未睡，晓林一望增憔悴；丹枫如蝶误游人，风景犹如二月二。

划然惊起来林鹊，老树心空风透窟；脱尽霜柯影寂寥，夜来谁扫寒潭月？

纷纷历乱任欹斜，黄叶山头何处家？一夜西风吹不尽，安排疏影缀霜花。

△降坛诗近到瑶宫访玉真，偶闻天乐迥凡尘；碧桃花发三千树，莫道人间有是春。

△超台超然苏子久名台，登此萧萧草木哀；徘徊不敢舒长啸，只恐山中鸾风来。

△蓼庄国门西去绝尘氛，庭树池鱼向日曛；地僻可称高隐处，草堂谁个续京文？

△独倚楼杰阁巍然冠小园（庾子山赋也），松风终日到篱藩；焚香正可读《周易》，只与羲皇共讨论。

△丛桂小山淮南宾客竟如何？此地山阿桂影疏；门挂黄金易一字，主人床上几多书？

△Ｐ青阁望西山为看西山作画楼，凭栏真个是风流；青青不断如人意，莫把珠帘上玉钩。

△寄园十二月（并序）

寄园者，黄门赵公退食之园也，地非偏僻，境隔尘嚣，有台有亭，有桥有池，有山有林，有竹有石，裴晋公之绿野，李文饶之平泉，不是过也。四时之兴不穷，九州之客常集，看花玩月，饮酒赋诗，琴尊不辍，啸咏继之。知黄都京阙之外，别有清凉闲旷之地，只觉蓬莱方丈，主人不远，而一时从游者，亦胥忘其为何处也。夫居山林之下者，不问功名之事，而处朝廷之上者又少烟霞之趣。于是或仕或隐，各不相伴，而兼之者为难。惟公以特达之姿，超时独立退无长往之讥，进无沈溺之恋。故束发立朝，名动当世，而沈抑梧垣，悠游数载，门无戟，车少八驺，不几令邓禹笑人哉？人方共为公惜，而公淡如也。乃于园中莳花叠石，编竹篱，引清泉补前人所未备，日与宾客词人，吟咏其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孔北海所谓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者也。余山水云游，未尝亲登公之堂，觐公之面。兹以扶乩之戏，偶尔周旋因辱公命，不敢以不文辞，爰次第之，聊以塞责而已。

东风昨夜归来了，树上交交啼好鸟；试把梅花移向窗，清香满座如春晓（正月）。中和节过冰方泮，草透平江迷曲岸；燕子飞来梁栋间，喃呢唤道春将半（二月）。迟迟春暖时方暮，夜静梨花逢小雨；曲水流觞好赋诗，问人可是兰亭数（三月）？牡丹花谢逢薪夏，时雨成泉阶面泻；绿树婆娑阴满庭，湘帘高卷人潇洒（四月）。五月榴花红似火，菖蒲如笔锦葵吐；主人爱咏陶潜诗，足南窗日未午（五月）。浓阴覆地宜秋早，吞影金鱼依荇藻；高咏坡公水调词，人间何必非瑶岛（六月）？梧桐叶下凉风至，蟋蟀空阶劳寤寐；晓起临池漱水清，长空忽落一行字（七月）。槐花黄落秋犹未，零露滚滚摧庭卉；墙外捣衣谁送声？令人长啸增豪气（八月）。落木萧萧绕石室，呼童起扫声簌簌；乍风乍雨到重阳，只苦东篱犹未菊（九月）。霜浓泉石寒应怯，早已阴山几次猎；未见江南二月花，园林洒看红枫叶（十月）。霏霏寒雪亭皋晚，古树枯林入画苑；包竹裹花底样忙，水仙也要同人暖（十一月）。朔风猎猎年将尽，酒酌醇醪常酪酊；Ｐ青阁上看西山，万里遥天杳冥冥（十二月）。

已往之气假生者之灵，以发舒，苟非生者之灵，则感通路绝，何所发舒乎？而诸子以非意之所及者，来相渎问，吾不复道也。今日写字甚妙，借光多矣。

△忆梅花诗联句梦想罗浮花盛开（乩），清芬缭绕扑人怀（鹿亭），满山蝴蝶添红紫（乩），疏蕊繁英任参差（恒夫）。林下高风人不见（乩），天涯寄得南枝茜（章云），孤山处士尚高眠（恒夫），酒债还须千疋绢（紫沧）。冷颜倚石见姿仙（乩），铁笛一声弄月明（酉山），国色全无脂粉态（恒夫），婆娑清影澹无声（宛先）。蒋家三径余二友（乩），呼鹤携琴得未有（鹿亭），含烟洗露见孤真（乩），香中逸韵开别趣（恒夫）。林英已灿首重搔（乩），静影瘦横梦想劳（恒夫），半清浅处绝尘俗（章云），最愁雪虐与风餐（紫沧）。疏星乱点横空黛（乩），隔篱彷佛琼花碎（酉山），妩媚曾传宋广平（乩），铁石刚肠年年在（恒夫）。一片寒云压塞垣（乩），催花风信几回翻（鹿亭），琼田万顷浮光泫（宛先），簌簌霜花踏破痕（恒夫）。携回南窗待春暖（乩），深护香魂帘不卷（章云），霜前雪后峭寒枝（乩），移上阑千共绹绻（紫沧）。玉蕊檀心不可求（乩），远忆烟菲簇一丘（酉山），梅花不发雪花发（乩），雪碍梅花何处寻（宛先）。

夜花风紧，酒散入闲，诸子不弃陈人，群相酬倡，书以寄遗；乃以忆梅花为题，相次联句，得成九韵。但思路不一，血脉不贯，未甚快心，然亦见一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与之乐。时同事者胡子鹿亭，于子章云，汪子紫沧，夏子酉山，王子宛先，及寄园主人也。癸酉长至前十有七日，烟霞隐者跋。

△降坛诗萧萧霜落不闻声，断尽栖乌树上惊；宾客散来参觜挂，无人知道此时情。

座客有问当年殉难事，赋此以答龙髯攀堕鼎湖弓，碧落犹闻长乐钟；臣罪当诛惭入地，此来不复觐欢容。

△和赵给谏赠诗原韵六首（有序）

杜鹃夜怨，知为望帝之魂，燕子春归，乃是灵皇之魄（出《天禄外传》）。心有所感，言以舒情。况乎仆本恨人，久有寒蛩之泣，遭时多难，能无穷鸟之思哉？旧事不可告人，我怀岂能忘本！为人为鬼，静听雌黄，或古或今，凭谁媲白？乃者寄园主人索我陈言，赠之佳什，曲终不见，空有峰青，梦醒求之，惟余月白。然西风叶卷，谁非清啸之声？北郭钟鸣，聊作游仙之会。隐儿则灯拖欲谢，入幕则香缕将残，新句时成，旧狂复发。承君不弃，愿从世外之交，为日无多，幸有知人之论。投桃不可无报，制锦姑且学裁，依声而和，刻烛以成。问我何人，已化辽东之鹤，岂云复作，终成榆上之鸠？

比来正苦忆众前，暂尔清宵一晌缘，月挂枯林随雁至，风吹黄叶候钟旋；白虹未散人何在？碧血长埋忆惘然，犹记旧游零落甚，莫将山鬼唤成仙。

清风明月夜窗前，不信生平有夙缘，老泪竟如花露滴，伤心犹比指纹旋；魂飞白草惊沙走，血化丹枫照雪然，殊愧长源当日事，姗姗枉自号神仙。

枯林霜冷小台前，点点钟声悟昔缘，白苎欲成歌石烂，绛桃已谢羽人旋；井中心史凭谁出？阁上青藜仗火然，幸有茗香恣往复，闲情试一赋游仙。

兰膏欲尽小灯前，一刻清谈一刻缘，茶沸竹炉如瀑泻，烟生磁鼎似风旋；千年未老广成子，绝代高才孟浩然，无意往来飘忽甚，辽阳丁令已升仙。

我岂无因一至前，问君可是有情缘？身如蜡凤随膏制，心结炉烟似缕旋；翠柏霜凌犹未改，梅花寒噤向飘然，生平遗恨沧桑外，枉作人间邋遢仙。

无端身世在君前，偶假灵鸾一结缘，海水未枯何日至？马头不角几时旋？上林神树从新萎，长乐疏钟记昔然，醉酒敢同天帝梦，逍遥强作地行仙。

●卷五。灭烛寄寄园主人曰：“天地间理之所无，事之所有，可胜道哉？神禹铸鼎象物，使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立意何远也？抵掌闲谈，似乎极不这已矣。而仓卒相遭，用能预为之地。即或不然，宁灭吾烛，羞与魑魅争光，庶不致为中散所哂。”

◎鬼长日喜听乡人说鬼，坡仙逸致耳，未能事人，徒搜冥漠不可凭之事，吾未见有当也。然必曰当，续千里无鬼论不亦执欤？

金大节者，海盐人，洪武初，为乡老人，例随计吏入觐。侵晓出门，欲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厕，有鬼白厕中出，指大节曰：“此人好个金肚皮！”忽不见。时功令甚严，大节怖曰：“此行必腰斩矣！”既入朝，应对称旨，擢知府，果腰金。（《碧里杂存》）

《志怪录》云：“正统间，徐武功治水张秋，有一铁匠役罢归，过岳王庙侧，遇一故铁匠，悟其已死，唾骂之。鬼大怒，与相扑，忽公前驱至，鬼挽之同匿河滨，牢不可脱，曰：”吾何敢见徐相公？但可见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至，匠大呼，鬼随出，匠两手作虚抱势曰：“鬼在此！’鬼作声曰：”此人负我钱三百六十文，今必还我。‘问匠，果有之，乃谓之曰：“铁匠既负汝钱，吾追还汝，可放之。’鬼即应声而灭，匠焚镪以酬，已而平安。”《涉异志》云：“正德戊寅，御史沈子公视屯田于江，未至全椒五里，县人迎诉者甚众。沈默数而目识之，既而失其一。至县坐行台，诉者入，末人一蓬头跣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问何处人？答曰：”全椒人，名小羊。‘曰：“诉何事？’曰：”有冤。‘曰：“有词乎？’曰：”无有。‘沈叱使出，忽不见，急索之不得。沈大骇流汗，呕痢交作，县官问疾，沈语之故，对曰：“往年有顾景祥者，为弟所杀，并及其子，景字下为小，祥字旁为羊，殆为是耶？’沈执其弟，一讯即服，乃知小羊即景祥乳名也。”（《汇书初编》）

于肃愍公为诸生时，忽窗外有巨人持一扇乞诗，公醉中即挥笔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时。”公若自志其生平者，鬼悲跃而去，所遗扇，则蕉叶一片耳。（《尧山堂外纪》）

某者，海宁卫前所军士。景泰初，邓茂七反于台州，从征战败，匿积尸下。夜半见灯火焚煌，诃道而至，乃一神官也。据部点名，验尸至曰：“此人乃板闸数内，不应死此。”遂去。天明逃回，后十余年，运粮至淮安板闸，堕水死。（《董谷杂录》）

海盐翁学训严之，寿昌人，官贫斋冷，苜蓿自甘，未尝与寒生计束修。一日独坐，忽怪风起牖下，出步庭外，则阶草不动，入室复然。心怪之，疑牖下有异。是夜梦一妇人，自称前训樊某妾，为悍妻所杀，葬此，今已讼之冥司，冤白矣，乞为我改葬。明日命僮仆向风所起牖下，持锄镬穿砌土三尺许，得两缸合一妇人尸，颜色如生。因询斋役，皆说果有杀妾事，当捶扑时，号楚声达外，人尽闻，第未知埋处尔。翁遂具棺殓葬之郊外。夜复梦此妇来谢。未几闻樊死，其子某新举孝廉亦死，而悍妻穷老无所倚，亦死。（《见只编》）

弘治癸未春，锡山民蒋容往惠山焚香还，半途会大风雨晦黑，咫尺莫辨；容度不能前，拊荒墓寄宿焉。忽夜半闻林外一人呼吴照，云：“前村施斛，可偕往乎？”林间一人应曰：“有善人假宿于此，不得行矣。”翌早容拜冢而去。质诸左右，是冢即吴照所瘗也。（《野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胡敬斋尝夜行山曲，闻后有鬼呼先生数声，公若不闻。鬼复曰：“我有一对，请先生对。风急有舟人莫渡。”公不答，鬼复笑曰：“我替先生对。月明无伴路休行。”公不顾，鬼亦不见。（《尧山堂外纪》）

汤胤绩为参军守边，战死。后数月口外某驿天色将暝，忽有兵官至，驺从甚众，坐中堂，令免供具，第索笔砚灯烛，闭户而寝。明早驿卒候其起，开户寂然无人，但见壁间留诗，未有“血污游魂归不得，当年空筑望乡台”之句，始知为胤绩云。（《尧山堂外纪》）

朝邑严御史天祥令绛县时，道经傅说祠，尝入瞻拜。一日复过，属有急不得入，憩其厕短亭中坐，见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邀公。”严谢不往，顾左右赐使者食。左右实无所见，然不敢诘，漫应曰：“食使者矣。”严乃语二青衣，还报傅公，俟我异日为御史，乃往，言讫而寐。顷之寤，惊告左右以为梦。左右云：“自未寝时有之，非梦也。”严默然，嘉靖己酉，征拜御史，病卒。（《陕西通志》）

嘉靖间，费文宪公尝构别业，其基乃宋柴侍郎故居也。公颇勤劳建造，一日卓午，有绛袍冠带者，题栋柱曰：“我昔犹君昔，君今胜我今，盛衰皆有数，何用苦劳心？”公惊视之，俄不见。（《涉异志》）

辽王晚抱异疾不能亲女色，后宫中往往有抑郁致死者。今沙桥门外宫人斜，即群姬埋香处，每阴寒晦黑，过者闻红愁绿惨之声。近有少年子乘醉踏月，迷入空宫，经素香亭下，睹一美人，霓裳练裙倚阑而歌曰：“明月满空阶，梧桐落如雨，凉ぎ袭人衣，不知秋几许？”歌竟杳然不见。（《哀黍离编》）

顺治七年，兰州反乱，浮桥被焚，总督孟乔芳剿之，败死于河者无算。桥寻修成，夜有群鬼从河中出，援缆锁上桥，守兵射之不能退。锁轰然中断，桥乘流而下，锁有飞十余里者。追二十里，止于中滩。旋拽还故处，鬼争如前，芳以河灯五千盏祭之，乃止。（《陕西通志》）

有人泊舟富春间，月色澹然，见一人沙际吟曰：“堕江三十年，浪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处奠杯酒？”舟人曰：“君是谁？可示姓名。”又吟曰：“莫问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风。”舟人上岸，遂失所在。（《志怪录》）

陆侍御陇其罢官后，授徒于洞庭席氏。一日方午假寝，传椒山公来拜，宾主礼毕，言一事烦至敝衙门对理，觉而讶之。次早吏又来促，侍御随之往，殿宇嵬峨，扈从森列。立侍御于堂曰：“马某告公得赃十二金有乎？”侍御曰：“有之，若系缧绁，因悯世交子，为之保出囹圄，若甘酬谢。”

◎怪怪，圣人所不语也。何录焉？然而石言于晋，有声如牛，左氏不云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魑魅魍魉，铸之于鼎，独何意欤？剪烛倾觞，请以眼见耳闻为君说。

天顺七年九月十六日，姑苏刘昌自嵩县赴汝州，见一物于中天，淡白垂长数丈，尾微曲。少倾不见，忽又垂出，闪闪若动，细如数百丈线，人言此龙也。十月二日，自南阳赴邓，将至白马寺。时微雨且晴，忽见西南有黑物，在薄云间，蜿蜒如圈者；其首尾莫可辨，惟身显然若草书云字之状。忽又有白物在其下，如乙字然，相去尺许；久之始灭，人皆言龙斗云。（《悬笥锁援》）

天顺复辟前一夕，肃愍独坐，忽闻有声如雨洒然，视屏上皆血点，心恶之，拜祝祠前，神主俱倒，明发入朝遇害。肃愍总角时，随诸生告考，巡按令隶逐之去，众奔散，或蹂践几死，肃愍独不去；巡按问曰："汝何不去？"肃愍曰："若皆去了，天下大事谁当？"巡按奇之，收入试，后发解时，尝听响卜，有人曰："中举中进士，做到尚书也要杀。"又有术士曰："于谦望刀眼。"后皆验。（《四本堂座右编》）

成化间，漕河筑堤，一石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状，长仅寸余，手足肢体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邮衙某指挥得之，以献平江伯陈公锐，锐珍藏焉。（《菽园杂记》）

成化间，武清县民家石臼，与邻家碌碡，皆相滚至麦地上，跳跃相斗。乡人聚观，以木隔之，木皆损折，斗不可解，至晚方息。乡人以臼沈于污池中，以碌碡坠深坎，相去各百余步。其夜碌碡与臼复斗于池边，池上麦苗俱坏，斗犹不辍；乍前乍却，或磕或触，然有声，火星炸落，三日乃止。（《马氏日录》）

总兵石亨尝西征振旅还京，舟次绥德河中，天暝间一女子氵斥流啼哭呼救。军士拯之，容貌妖丽，询姓名，桂芳华也，已受同里尹氏聘，以尹家衰替，父母逼改醮不从，赴水。亨曰："欲归宁乎？欲为吾副室乎？"女曰："归宁非所愿也。"亨纳之，裁剪补缀，烹饪燔炙，无不妙绝。亨甚嬖幸，凡相亲爱者，辄令出见，芳华亦无难色。一日兵部尚书于公谦至其第，亨欲夸宠于公，令芳华出见之，芳华不欲出。亨命侍婢督行，芳华竟不出，于公辞归，亨怒拔剑斩之。芳华走入壁中，语云："邪不胜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实古桂窃日月精华，得成人类耳。于公栋梁材，社稷之器，安敢轻诣？独不闻武三思爱妾不见狄梁公之事乎？妾于此永别矣！"言罢杳然。（《野记》）

景泰间，南京夹冈门外，一家娶妇，及门，肃妇入，空轿也。婿家疑为所赚，诉于法司，拘舁夫及从者鞫之，众证云："妇已登轿矣。"法司不能决，乃令遍求之；得之荒冢中。问之，妇云："中途歇轿，二人掖入间时，吾已昏懵，且有蔽面，不知其详。至天明，始惊在林墓中耳。"古人有《胭脂灵怪记》一卷，观此事知其不妄。（《菽园杂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神禹导淮，锁水神巫支祈，迄今不知几千年。弘治间，寿春荆涂峡有水怪作孽，阻拒峡口，淮水不得泄，则壅而旁溢春、六、濠、颍间，田庐多浸。商舶至湖时，遇怪风浪，多颠覆，往来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风起，即大浪掀逐而来，人艇俱没；以是士人名其怪曰赶浪，相讳不敢犯。又或夜静月明，梢人见有物若巨木，偃卧沙际，方报告惊视，则倏然入水，风浪遽作，于是又名之曰神木，如是者盖四五年。正德以后，患息，人复见于涡河中。迨己巳岁渡涡水，则乾涸通骑矣。相传又徒于颍水，今颍水复涸，或又传入黄河中，度此物或即巫支祈也。（《墨谈》）

冯汉居阊门石牌巷口，一小斋庭前杂植花木，潇洒可爱。夏月薄晚浴罢，坐斋中榻上，忽睹一女子绿衣翠裳，映窗而立，汉叱问之，女子敛袂拜曰："儿焦氏也。"言毕，忽然入户。熟视之，肌体纤妍，举止轻逸，真绝色也。汉惊疑其非人，起挽衣相狎之，女忙迫，截衣而去。仅执得一裙角，以置所卧席下。明视之，乃蕉叶耳。先是汉尝读书邻僧庵中，移一本植于庭，其叶所断裂处，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断其根有血。后问僧云："蕉尝为怪，惑死数僧矣。"（《庚巳编》）

嘉靖丁酉琼州诸生应试，见海神立水面，高丈余，朱发长髯，冠剑伟异。众惊异下拜，神掠舟而过。次日有三舟复见，诸生大噪拒之，神忽不见，三舟俱溺。（《博学汇编》）

嘉靖四十二年，海盐县有海马万数，其一大如楼；沿石塘群行二十余里，复入海，响震非常。（《海盐县图经》）

万历丁亥秀水思贤乡有异鸟集于树，人头鸟身，颔下有白须，竟日而去。其年水灾，次年戊子米贵，死者满道。（《涌幢小品》）

江西南丰县一佛阁有鬼，人不敢登。徐生素不检，朋辈与约日，先置一物于阁，翌旦持以为信，则众设酒饮之，否则罚。及暮生醉而登，一更后果有数鬼入牖，方上梁，生大呼击之，鬼出牖去。生觇其所往，则皆入墙下水穴中，私识之而卧。翌旦日高未起，众疑其死矣，乃从容持信物而下，众醵饮之。明日率家僮掘其处，得白金一窖，六十余斤，佛阁无鬼矣。（《楮记室》）

万历六十年平湖旱，饥死无算。秋有白龙腾海上，红光半天，空中遥见龙首下垂，鳞甲奋张，晃晃若磨银。两角间有金冠紫衣，仗剑立者，其神长尺许，云水腾沸，咫尺晦冥。龙忽戏吐颔下珠，光芒团圆大如斗，粲粲一似中秋月。顷之遂收，约在十院前水中央，东湖水尽涸，儒学前楼屋石坊俱坏。空中拽人舟而腾，有不知去向者。（《平湖县志》）

溧水县土名曰龙塘，万历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有龙在塘中吸水，全身皆现。傍有瓦屋一所，本日被风揭去无踪。又有一小舟，从空而坠，伤死二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曾祖日记》）

万历十六年九月中旬，天初明时，西南忽见有红白气如龙，亦如犬，长竟天。其光下扫地，及拂人面，皆惊倒，良久方灭。考《天官书》以为天狗星见，扫民间地。次年果赤旱数千里，民至采榆皮，买麻饼充食，人多饿死。又继之以大疫，死者益无算，甚至有灭门者，大市长街，镇日鲜有人迹，乡村灌莽极目，刘臬司有诗云："文武衣冠凋丧尽，乡村第宅空闲多；行人强半皆衰，驿路频看长薜萝。"读之伤心陨泪。崇祯庚辰正月十四日下雪七昼夜，深二尺余，是年徽郡大饥，婺山忽产石屑软而黄，土人掘以为餐，名曰观音粉，食而毙者十之二三，然赖以存活甚众。秋成后，石屑亦化鸟有。（《稗史》）

万历戊戌，副将邓子龙南昌人，骁勇善战，领兵征倭。渡鸭绿江，有物触舟，取视之，乃沈香一段，把玩良久，宛似人头，爱护之；每入梦，则香木与首或对或协而为一。后死于倭，载尸归，失其首，取香木雕为首，酷肖子龙。（《四本堂座右编》）

占曰："鼠无故皆夜去，则邑有兵。"唐武德元年，李密王世充隔洛相拒，密营中鼠一夕渡水。嘉靖时有群鼠衔渡。万历戊午己未，江北有方鼠千万，御尾渡江南，芦麦尽为所咋，其鼠头方尾长。天启时田鼠纠结，如桴蔽江，入芦苇根苗立尽。张养默言短尾方喙，小于鼠而足方长。崇祯壬午鼠渡江。（《物理小识》）

天启六年五月朔，人见都城隍庙唱名，后宰门火神庙红球滚出；前门城楼角有数千萤火，忽并合如车轮。至初六日巳时，王恭厂灾。震初作，乾清官御案皆碎，建极殿飞瓦杀人。御史何廷枢、潘云翌被震死，全家覆入土中；自顺城门街北至刑部街，尽为齑粉。有女人衣饰尽而身存，有同伴头去，此肩无恙；有空坠人头，及须发耳鼻。大木远落，密云石狮掷出城外，衣服挂于西山数杪，银钱器皿，飘至昌平阅武场中。（《绥史》）

天启六年，钦天监周司历奏五月初六日巳时，地鸣如雷，从东北艮位上行，至西南有云气障天。占曰："地鸣，天下兵起相攻，妇寺大乱，地中汹汹有声，亡邑之凶象也。"魏忠贤闻知，以为妖言惑众，传旨杖一百，立刻打死。初六日后宰门火神庙天未明，闻殿内吹打粗细乐三叠毕，火球从殿中出，腾空而上。又海岱门火神庙，庙祝见火神飒飒行动，若将下殿。忙拈香跪告，火神竟走，庙祝抱住，不觉失手，火神走去。此时已巳牌，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远远从东北，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宕。忽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物平沈，僵尸层叠，秽气薰天。顾必大开学，师徒三十余人，一响后，踪迹俱无。顾阁老小夫人单走出街心，顾从阁里出，亲自扶回。宣府杨总兵行至玄宏寺街，随从一共七人，连人和马，俱陷入地，迹影俱无。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恩寺街有女轿八乘经过，震后轿俱打坏，女子轿夫都不见。有州吏目弟在街，与相识六人，拜揖未完，头忽飞去，其六人竟无恙。时天启在乾清宫进膳，殿震，奔交泰殿，内官死者死，走者走，只一近侍扶行，为建极殿飞瓦打得脑浆进出，缙绅伤者甚多，压死家眷不记其数。（《客中闲集》）

凤陵未灾前，有遥见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殴击甚苦。寻闻号泣声，乃集数十人持杖入，惟二犬踉跄走。无何，寇至。崇祯九年，曲阜县孔子庙圣像，两目流泪如汗，三日夜。十四年嘉兴城声振如裂，时称城愁。十五年十一月，黄梅孔陇镇地藏目出泪一缕，循鼻而下，拭而复出，十二月二十三日城陷。凤阳祖陵悲号震动，三年不止，十六年癸未黄州城南门哭五日止，十七年南京孝陵夜哭。（《绥史》）

崇祯十六年春，京营巡捕军夜宿棋盘街，一更初定，一老人嘱曰："夜半子分，有妇人缟素涕泣，自西至东，勿令过，过者厄不浅，鸡鸣则免，以吾土地，故以告也。"夜半妇果至，军如所戒，不听五鼓前偶熟睡，妇折而东，旋返蹴逻者醒之，曰："我丧门神也，上帝命我行罚此方者，何听老人言阻我？灾及汝首。"言毕不见。逻者惧，奔归，告家人言未终，仆地死。大疫作。（同上）

壬午，阅邸报，奉先殿鸱吻忽落地，作披发鬼哭出宫，群臣共见。又周后宫中忽传云："接驾。"因具袍笏伺之，见卤簿严肃，及近前，乃一老年女子。旧阉云："此乃太后也，为神宗生母。"良久寂然。（《座右编》）

元史于燕都建宫殿时掘地见赤头虫无万数，术者曰："将来代国家者此物也。"崇祯壬午年，皇极鸱吻出烟，近察之，乃细赤蠓，如是飞者三日。癸未孟冬享太庙卫士夜惊，有黑物如牛高数丈，自午门奔端门出，此是黑眚，而赤虫，则从古未有也。（《物理小识》）

崇祯戊辰夏，阳城县西隅民家，见一龙头面如羊，俯其庭壅中饮水，饮讫乘雾上升，形渐长大，将近屋脊，偶邻居一妇登楼眺之。时妇新产，龙见其妇蜿蜒不能去，垂首檐际者数刻。忽大雷一声，火光耀熠，始入云际。语云："龙忌产妇。"信然。（《苏谭》）

江夏悟真寺僧元仁秋夕月朗，闲步山门，闻诵《华严经》声不绝；元仁听之，未得所在，怅然归。次日令诸徒复诣声处，闻经声出自土中，即以曳杖画记。翌旦启壤，乃一骷髅，皮肉悉腐，独唇舌鲜润。元仁持归，以石匣韫之，外护藁穰，置于庑廊，至夜经声如故，观之者以亿计。未旬月，为客僧窃之去。（《西樵野记》）

康熙辛酉，江南造船，取木，园林丘垅，皆不能保。苏松道方国栋伐阳羡善卷洞前木，一夕道人梦七男子，寄语方公，倘缓至某月缘尽当徒。方公不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促工人斫之，血出，直射木工死，根杪鸣有声。已伐六株，而抚军檄至，戒勿伐善卷树，已晚矣。方君惊悸，病作数日卒。又顺治初浙闽新设总督，辽阳陈公锦赴任，拟驻衢州府，无署，有司改旧署为之，旁有庙树，并毁以拓其基。既而总督莅任，方小操观射而厅倒，幸不压死。又明年有崇，忽然而撤其堂柱，抽其梁，移其石磉，俄而又如故。有女年十五，祟曰：“吾褫其魂。”女果亡，总督惊怖，遂移署，后提师入闽，为部卒所刺，敕赐赠兵部尚书，建祠于京东门外。（《梅窗小史》）

汝阳有异物据铁垆，村民家二少妇始来，欲淫其长妇，长妇不从，即缢妇死，故二少妇惧，从焉。凡二少妇所欲，咄嗟可办。其家以闻其令乐公。公遣卒往捕，而异物亦为宾主礼，延款赠金，群卒急起持之加缚，忽跃入壁内。公又为之密走人天师府，属以除涤，至半道，文失焉。往者返而文返在妇家，竟无如之何。其物巾服如儒者，轻财乐施，谈辨皆捷，有乞贷者，屡给不厌，故贫士多以游为具，招之皆至。常曰：“天下之怪多矣，诸君皆怪也，而怪名我乎？”第手腕以上，不令人见，岂以腕有毛，为猿精乎？（《耳谈》）

麻城民李承周女，许刘氏子矣，为狐所据，其家莫能制，凡数载，刘氏为期迎女，狐语其家曰：“君家女是男子，何嫁为？”视之形体皆变男矣，遂着巾服，有名字，游行市里反与妇淫，里人疑之，与偕谒太和山，冀有神谴，往返无异。万历壬辰，武生毛目龙者，以闻于明府文公，逮至时观者集。男子与二三人来，不知为谁，尚从容谈笑，入仪门始曰：“田二哥今日不祥。”及庭见公，令人视其私，遂不能变，仍是女子，公怒置狱中，狐犹于狱中庇女，无形而掷诸累囚，及司圜扉者，无赖竟得释出。女后改适山中民，狐复毙其所适夫，女归狐，始不来。（同上）

宣德中，安福华严寺僧，忽于月夜见两矮男子行吐，其一云：“几度人间结善缘，百花丛里闹喧天；鸾凤一去无消息，独坐空阶五百年。”其一云：“梵语无多语，空门即善门，夜深风露冷，有口不能言。”后顷之，没入地，循迹掘之，得无舌铜铃一，铜钵一云。（《涌幢小品》）

京师某春元偶有老狐盛衣冠，如六七十岁人来谒，求假其后庭三间。春元始不从，与之争。闻东岳甚灵，乃侵晨具香楮往，祷拜未起，已若抛缚于阶者；回头视之，狐亦拜祷在后，大笑，汝祷吾亦祷，东岳神安能制我？遂不得已任其居处。间托其家办酒延客，是日见客老者少者十余人，毕集欢呼，痛饮抵暮，送至门外而散。同年有为侍御者不信，欲以其威弹压之，因往拜，谈及此，忽从空坠大砚石一片于地，冠额几碎，乃避去。（《耳谈》）

房山县上方山有寺分上下院，相去不远，上院封键多年，有二恶少强僧开视之，一无异也。僧曰：“是上代相传，岂无故欤？”恶少曰：“不过托以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耳，余两人今夕当醉眠其间。”是夜果携酒，歌呼房中，方就寐，忽房外敲门有声，两人以为僧也，不之理。少顷其声剥啄及窗户，窗户碎，有黑手大如伞，自外入；两人奋剑砍之，哀啼声如山岩崩裂。两人惧，急奔下院，藏僧深房。僧曰：“误我矣！”达天曙，上院雷震，枪刀声甫息，登山视之，上院片瓦不存（《宿海手抄》）。

宜兴沈生耕且读，于所居三里外，傍山起灰窑为射利计。一夕乘月色，携横笛往窑边阅众工，既至曰：“汝侪良苦盍少归谋醉，余在此吹笛候也。”众工欣然去。沈吹数弄，笛音清亮，林鸟齐鸣。忽一怪长数丈自山下骤至窑前，沈陡惊，笛坠地，怪从地拾笛与之。沈稍定，知其欲闻笛也，加意吹新曲媚之。怪如人坐。至音节转换韵，亦数点头，作按拍状。沈且吹且忖，终防其啖己也，睨窑火正炽以足拨铁钳向火中，故数坠笛于地，怪数为拾之。乘其懈，急以火中铁刺其足，怪声震岩谷而去。沈奔归，将及舍则遇众工来矣。沈述其故，坚阻众勿往。次日至其地，荡流丘墟，庐舍树木无一存者（同上）。

◎异异有别于怪欤？曰然。草木虫鱼凡反乎常者，皆异也，岂必狰狞凶恶为民害哉？然既反乎常矣，即谓之无别于怪也亦宜。

自孔子过泰山，闻有母哭其子被虎食者，以后千余年，未闻有虎。至顺治十一年，州东转山有虎，嗣后恒有虎迹，出入无常。（《泰文州志》）

婺源古田村汪氏仆三十五，正耘田，忽僵仆，舁归舍，尚有微息，不敢殓。凡八日，复苏，云：“初在田中，望见十人，遥自西来，皆道服，赍箱箧大扇；方注视，便为摔着地上，加殴击，驱令负担行。至县五侯庙，一人具冠带出，结束若今导引官，传旨问来何所需？答曰：”行瘟。‘冠带者入，复出曰：“侯不许。’趣令亟去，其人犹迁延；俄闻庙中怒呼声，遂去。入岳庙，复遭逐。乃从浙岭过休宁县，谒城隍及英济王庙，复遭叱，逐出徽州。遍走三庙皆不许，十人皆惨沮不乐，迤逦至宣州，入一大祠。才及门，数人出迎，大喜许诺；仍敕急足遍报所属土地，以一鬼为导，自北门孟郎家始。既至，以所赍物藏灶下，运大木立乐棚于外，若今营垒然。逮旦，各执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椎其胸，即仆地。次遇婢仆辈，或击或扇，无不应手仆。凡留两日，其徒一人入报西南火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望火所来，纩弩射之，即灭。又二日，复报营外火光属天，既登陴，则火已炽，焚其棚立尽，各遂溃散。独我在，悟身已死，寻故道以归，乃活。”里人汪赓新调广德军佥判，访其事，孟氏乃医者，七月间，合门人疫，自二子始，婢妾二人，招村巫二人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病去，归家死。孟氏集一城师巫并力穰礻会始愈，是岁浙西疫祸不胜许，独江东无事。（《夷坚志》）

世之奇疾，都不可晓，有身渐缩小，卒如小儿者。（宋吕缙叔知制诰）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忽不识字，数载方复者。（松滋令姜愚）有视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类，尽如钩者。（宋时一女子）说逢卢扁，不知何以疗之？（《说储》）

宋郑清之庶母生，将临蓐，三日甑鸣。后长，为理宗相，山东成昭其同守，少时甑鸣，戊子己丑联捷。（《梅窗小史》）

甲辰三弟靖士武会试，介祉堂甑鸣三日，后闻报。乙丑中秋，都中寄园甑鸣，厨人惊异，破其甑。四弟俊士武殿试，报拟鼎元传胪二甲第二，甑鸣大是瑞征。

朱子《庐山北纪行诗》自注云："天池院西数步，有小佛阁，下临绝壑，是游人请灯处。"僧云："灯非祷不见。"是日不祷而光景明灭，顷刻异状。今茅山亦然，不但请灯则见，且随请者多少之数或仅一盏，或倏满山。（《应庵随录》）

鬼火见《博物志》者，曰磷。战死亡处，人马血积，年久，化为磷。磷者着地及草木，如露不可见；行人触之者，着体有光，拂拭之，旋即分散无数。有细吒声如焰豆，静坐良久，寻灭。后其人忽忽如失魂，经日乃差。休与歙皆古新安地。歙之北乡有灵金山，自明初相国李善长为文锓之版，每年七月刷焚之。火忽一点自山头起至千万点，须臾遍山谷。后版模糊，刊一新者，火不复见。人以旧版刷焚之，火如故，至今士人挈伴往观焉。余祖居休宁之旧墅，夜出溪于祠前尝见磷光现桑园。朱长芳住屋前后，荧荧火焰不定。一夕与三弟靖士（今武进士为浔州都司）纳凉祠外，遥见朱屋周围丛光，绿而且暗。余曰："此磷也，试喝之，当灭。"三弟厉声叱之，如故。余继之曰："咄！"光遂灭。不二年，朱氏一门，尽登鬼篆，今成空地。

尝见幻术孔姓扃之室内，壁外一呼，应声而至，其室封键如故。赤身独立，两手掷土，初小渐大，须臾山积，不知土从何来。又一人刘姓，令人铁椎击其腹与肾囊了不痛，或数人持兵刺之，终日不能中。又一人房姓，设楮笔几上，屏围障之，外焚符陈请，即闻内笔砚声。泊启屏帷，云烟满纸，寂然无人，俗皆神之。三人者皆素狡黠无赖，特借小术，攫人财物。（《苏谭》）

青田山中有异，刘伯温隐居时，日对之坐，山忽开石门，进之，见石壁有字曰："山为基开。"取石击之，石门又开，进入内，有道士枕书卧，乃兵书也。曰："明日能熟之，吾当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时读书寺中，僧房有一异人，每出神去，锁门或一月半月。偶有北来使客，无房可宿，见此空房，击开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瘗。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无复可生，每夜啼呼曰："我在何处？"基知之，开窗应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聪明增前数倍天文兵法，一览洞悟。（《龙兴慈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侍郎车敬微时读书国中，夜归遇暴风雨迷路，遥见林中火由小院出。敬扣门，一童子曰：“师使我候郎君久矣。”门额有体玄字，入见老翁坐长明灯下，起相劳苦。敬乞一烛，寻归路。翁笑曰：“山中那得烛？有小枯叶，郎君且燎湿衣。”敬暗问童子，知其自称逍遥翁，童子名杨孤。敬疑其为隐君子也，修谨进问，翁曰：“昔体玄先生居逍遥谷中，吾世业医，往来中条山。后闻陶隐君丹室在此，因采药南来，结庵淹岁，今亦将还矣。”燎衣讫，乞还。翁命少孤牵一牛出，命骑归。又呼一童少逸曰：“将吾旧笼来。”就笼中取一僧帽为赠。敬辞曰：“吾志期匡济天下，翁安得以此相戏？”翁曰：“吾昔亦有志斯世，后因所辅非材，不用吾谋，祸几不测。得此一笼，始获解脱；不然，岂复能生出宜秋门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当自理会。”敬却之，翁但叹息而已。敬遥窥笼中诸物，悉箍桶具，及僧家衣钵耳，乃乘牛致谢而别。方出林而牛甚驶，须臾及门，呼其家人举火牵牛，忽咆哮化虎而去。比明，寻体玄山居不可得，数日后，过县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古庙，仿佛雨夜所经行者，壁有潘阆《夏日宿西禅院诗》，即东坡所见“夜凉疑有雨，院静若无僧”之笔也，笔墨犹新。（《正气记》）

阆为宋太宗时人，四百年后，犹现仙踪。余丙戌读书灵隐山，山顶有庵，庵僧柱峰夜击板念佛警众。每夜深，楼隙尝见灯光数点，僧人指为虎精。余夜读声高，与虎声念佛声相答。柱峰所击板尽蚀，予易以铜板；逾夜声寂然，询之云：“一黑虎闻铜声，惊舐其腓，血溢而仆。”又有黄虎若咎黑者，挤之去，得不死。戊年中秋，同李分虎登韬光玩月，柱峰尚存。

余尚书靖知桂州时，每月盈夕，闻笛声甚清远；察其声，自深林处大柏木中出；乃伐为枕，笛声如故，公甚宝之。公季弟欲穷其怪，命工锯视，但见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像，胶合之，不复有声。（《樽俎余功》）

海宁胡奎字虚白，宁府教授，尝归自江西，泊舟番郡之望湖亭，见亭上石刻东坡“黑云推雨未遮山”一绝次韵和之，书之于壁。忽见一叟来，诵其诗曰：“子非斗南老人耶？”乃为长揖举手，不知所在，因以斗南老人自号。（《列朝诗集》）

福建布政使朱彰景泰初，谪为陕西庄浪驿丞，有西番使臣入贡一猫，道经于驿，彰问猫何异而上贡？使臣云：“欲知其异，今夕请试之。”其猫盛罩于铁笼，纳着空房内，明日起视，有数十鼠伏笼外尽死。使臣云：“此猫所在，虽数里外鼠，皆来伏死，猫王也。”（《续已编》）

张王基吴郡旧治也，大乱后百余年，忽有三异：生一草结实如小红灯，夜则开之以承露；人取饮之，百病自愈，人呼为天膏，一异也。其根可以为厨科，置饮食中，盛暑不败，一异也。一男子阴囊大如斗，号浪荡子，陕西大贾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至宝买去，俟其死，破囊得二玉碗，世所绝无，三异也。（《龙兴慈记》）

天顺间，征士吴与弼到京，英宗御文华殿召对。吴默然无应，惟曰："客臣上疏，众方骇异。"上不悦，驾起。吴出至左顺门除帽视之，有蝎在顶螫皮肉红肿，方知其适不能答者，以螫故也。宋淳熙间，史寺丞轮对，适言高宗某事，史忽泪下，上问故？对曰："因念先帝旧恩耳！"孝宗亦下泪。明旦御批史为侍郎。不知当时乃为蜈蚣啮也。均为虫啮，而遇不遇异。（《笑史》）

成化丙戌，姑苏刘昌自西华抵扶沟，坐堂上，见有若雾者，从东来，著树并草茎皆白。少顷堆积枝柯间，玲珑雕镂甚怪，问舆皂此何物？曰："树架也。"因检《玉笋集》有云："冰凌木架达官怕。"既而闻河南李少宝贤有疾，竟卒。（《悬笥肖援》）

余戊申莅任晋地，季冬二十六日，署中晨起，见林木皆白，枝柯雕镂，仰视太空及地，绝无所睹。询之土人，曰："此树架也。"因作《树架记》。

成化间，郃阳民生兴手指甲内，见红纹如线纡曲，每雷雨辄旋动小苦，兴数欲自剔去之。后梦一男子，形容甚异，谓兴曰："余乃龙也，谪托君体，三日后当去，幸勿讶。"至期雷雨大作，自牖出其手，有龙裂甲飞去。（《陕西统志》）

成化中，星殒于山东莒城县马长史家门中。初坠地，其光煜煜，而星体腐软如粉浆。马家人马杖抵之，没杖成穴，久而渐坚，乃成一石。（《续编》）

金华永康县山亭中，有枯松树，因断之，误堕水中，化为石。取未化者，试如水中，随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干及皮，与松无异，且坚劲有未化者，数段相兼，留之以旌异物。（《录异记》）

按唐马自然居延真观，一夕大雨飓风，松忽化为石仆地，悉皆断截；大者径二三尺，尚存松节脂脉。士人运为坐具，小如拳者，堪置几案间。余门人王宛先孝廉，曾于辽东见木化石，其半仍木云。

长山城南楼淇钟悬数十年，叩之无声。万历间，令张文龙奠而迁之城西楼台，凡七十日，有小儿相博戏，误击钟有声，自此大鸣。成化间，大钟二，荡淮水中，声势欲跃起。总兵陈统即平江伯，祭之，一钟遂上，令悬于朝宗门楼，声闻百里，其一止泗上。（《汇书》）

妖人王臣自幼为南京公侯府家人，数易主，亦数易名。惟妖术惑取人财，所得辄尽，累为主人恶刑所加，两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术于江阴，诸大家皆不纳，独周惟瞻稍待之。见其一箧中，有二木人，长尺余，能目相抵触，会作进退，听其指挥。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弃水中，少顷自其袖中出。凡人之物经其目者必能暗取。后往北京，遽攀援得见上。岁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同往采药于湖湘江右江浙京东诸郡。二人者，从以无赖二十余辈，专务攫取财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历岁致激变。江阴诸大家以旧恨，更受其毒。癸卯至苏，命工熔银为元宝，累二千余锭。凡江南之书画器玩，道释像典之精绝者，检括殆尽。复以妖书数十本，命府学诸生手抄，屡抄不中，实欲得贿。诸生无所出，因致罚于校官，时在胥门，诸生王顺辈数十人，不胜忿恚，大肆丑诋。适有樵担至前，遂各取一木，拥至其前，将有所加。二人者大惧，避驿舍中，其下人皆被痛殴而散。自此气焰少息，苏人得不深受其害。二人遂奏诸生抗命，监司官府救过之不暇，且为诸生甚危；惟巡抚大司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上遣逻卒往捕，时大暑，卒裸其体，遍涂狗血，复囊狗血，以破其术。至锦衣狱中三日，斩于市，函其首，历示所害之地。（《寓圃杂记》）

弘治末，太仓民家生儿，两手背相粘著，两面相外，其首如雀，其阴皆雄。（《祝枝山语怪》）

正德中，韩恭简寝疾甚笃，久之梦一黄衣道士来视，以药数丸之曰："从此即愈。"因赠诗一绝，且期十年来视。诗曰："霸越平吴一烬灰，是谁强我下渔矶？黄金消尽陶朱象，梦绕寒山不得归。"自是病渐愈。其后复大病，自疑前梦为凶兆，促家人为大归计。一日，又梦前道人曰："公病尚亡恙。"再与药丸，赠一诗曰："天上文星暗不明，英雄空自为苍生；十年戎马蛮江外，坠泪碑高百崦城。"临别仍期十年外重来，病寻愈。恭简于宦辙所经，意遇所谓百崦城者，迄不得。后被危症，且春秋高矣，自谓必不起。俄复梦前道人，其慰言受药，不异曩时，又赠一诗曰："一尊矩罍白天来，平地光芒接上台；门外翩翩双鹤至，五云深处小蓬莱。"言别而去，无复重来之约。后病良已，至乙卯遭地震而死，竟不知诗所谓。（《陕西通志》）

松江杨扇湖地暖不成冰，万历三十年冬大风，瞰之若漫天雪，多红灯蠕蠕；旦视之，则冰山也，高五丈许。又武宗时霸州文安县一夕大风，河水所然僵立，高起者二丈余，冻成冰柱，中多空隙。阔数尺，以至于数十丈者，沿河七八十里皆然。亡何，流寇至，男妇数十万，尽匿其中，竟以免难。（《物理小识》）

正德间，上元县钱臣醉，与妻李氏交媾，为妹所窥。次早臣出，姑诘嫂夜来事，淫兴遽发。嫂戏与姑效交欢状，两阴相合，将大遗精，流入小姑阴，经闭腹高，遂成胎。姑之舅凌铣疑有私情，告官鞫之，得其实，议得李氏钱臣钱氏等所犯，俱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合依律的决，照律取赎。钱氏仍候所孕身轻，给与钱臣收养，照旧配与凌铣次男为妻；两家毋得复生异议，卷照。（《开卷一噱》）

江西宁藩宸濠父康王初无子，尝于宫中斋祷。一日王午寝，忽梦天狼降宫中，须臾食宫中人殆尽，复绕而逼王，王寤恶之，中刻宸濠生。其母洪也，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失爱于王，王命亟杀之。宫中人环跪而请曰：“向忧无子，今有子而又弃之耶？”钟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凌其兄。至是亟骑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也，又闻将杀之，甚善，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遽命育之，六月十三日也。及濠年十三，即私幸乐妓，微服而游市中。王觉曰：“符吾梦矣。”以铁锄斫杀数侍者，缚濠于柱，亲鞭之数百，必杀之。王春者，临海人，王甥也。慧而多才，以明经举于乡，王素爱之。春驰至，以身蔽濠曰：“杀春杀春。”王不得已，遂舍焉。后谋逆国除，卒符梦云。（《呵冻亻曼笔》）

萧县相袭不撞钟，以为撞之则水至。嘉靖间，县尹朱同芳不听，水果大至，漂没田庐，同芳坚不听，水亦寻涸。及孙重光尹萧，父老恳情，重光遂止之。乃为文以祭钟曰：“鼓焉以钟，晨昏之轨，民有讹言，金能利水。为民父母，从此而已，御患无德，随俗可耻。钟兮钟兮！尚鉴于此。”比重光去，王苾臣继之，复撞钟，其家病祸相沿，惧而复止。胡梅林取各寺观铜钟，制大将军击倭，殆无孑遗。惟桐庐县城东一钟，有蟒蛇蟠其上，军士惧不敢动，再取再如之，乃止。士人云：“其钟声闻五十里。”《炎徼记闻》云：“广西崇善县有飞来钟，相传自交趾思琅州飞来者。指挥沈希仪遣舍人刘达往相之，欲捶取其铜，以造军器，将近钟数百步，仆地死。”（《汇书初编》）

正德丙子，汪西宁都县通天村有合抱枯树，伛仆已久，忽风雨大作，隐隐有声，顿起如故。其后嘉靖由藩封，入继大统。（同上）

嘉靖壬子，马少保文庄率门人数辈，卒业太华青柯坪。一日有戏欧同舍家人，绝于洞上，众忄匡惑无措。文庄祷于神，夜见火光如笼灯，冉冉从山腰入洞，其人苏，言白衣人令伊起，其时门人有盛少宰讷、郑运使札在焉，师弟后多贵无。（《陕西通志》）

嘉靖末，有方士寓沈太史懋孝家，挟一木神，称卓少仙，长二尺许，紫袍冠带，绰有威仪。备小桌椅坐台上，揖让言笑如生，谈诗论文，可听，能知未来事。时懋孝未第，方与谈谑间忽指门外曰：“贵同年至矣！”则冯敏功也，后果同榜。（《平湖县志》）

嘉靖甲辰，张子微有外弟赵生，其生前为大同赵某子，列本学增广生。暑日迎督学，饮火酒，大醉卧树侧，仆以水浇之，遂气绝。魂游水边，见犬来，畏为所啮。适有孕妇在傍，避身妇边，不觉入其妇孕中。是晚妇产子，生见已生为婴儿，即悟托生在此。北地贫者生子，不坐月，即往饷田间。时有一犬在床前，生呼其妇曰：“尔出外须闭门，勿使犬近床。”妇人大骇，以为妖，欲击杀之，乃不敢言。至五岁，见乘马者，呼其名曰：“我是汝母舅某生也。”其人惊报其家，以钱赎回，其妻尚未改醮也。（《座右编》）

夏少师尝祈梦九鲤仙，得问舟子三字。及罢相再起，泊舟淮上与梦羽赋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赠别，取孟浩然诗，探韵拈得问舟子诗云：“向夕问舟子，前程没几多，滩头正好泊，淮里足风波。”怅然不乐，罢酒而别。（《列朝诗集》）

湖州董尚书浔阳公得姑苏某家山石，高五丈，用巨舟载归，至震释舟，沈堕水中。公不能释，募善泅者，入水求之。泅者摸石，盛石一大石盘上，盘可合五人抱，公甚异骇，命数百入次第皆起之而已。石置盘孔，毫末凑洽，盖即当时以盛石者，而某家亦不知所始。又王元美先生家藏一铜唾壶，为上代物，常以自随，然仅其底耳。已过太湖，童子误堕水中，公悬十金，募人捞取，持以上，视之，乃其盖子。先生大喜，再悬十金，令捞取，又得焉，吻合完好，益足珍贵。（《珊瑚网》）

福宁州笔架山在大金海中，嘉靖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南海浮来五山自笔架山外而至，峰峦突兀，上有草木人马，往来贸易，阛城聚观，自午逾申乃没，盖海市也。海市现于登莱海中，而偶见于福宁州海中者如此。（《闽书》）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江西参议王乔龄奏献皇始封之国，舟泊龙江关，慈乌以万数集江柳，向舟鸣噪。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恭述于文集可考，其事神异，宜付录史馆。（《汇书二编》）

钱逊叔侍郎，少时汐 斥汴，舟败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死。旬日乃苦腰痛，不悟其故；视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识，若擎其腰间者。（《座右编》）

嘉靖间，桃源令甘勋履任三日，嫡庶争宠，爪破其面。公自负貌美，被爪破，遂雉经死，邑士绅往哭之，公父乃曰：“吾儿不幸有此，然亦有数。向者生时，梦人相贺，持彩联书二句其上曰：四百姚涞榜，三日桃源令。莫测其兆。已而登姚状元榜，其年进士四百人，今令桃源三日，梦固先告我矣。”（同上）

宣府都指挥胡缙有妾死后，八十里外民产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挥二室也。其家来告，胡不信，令二仆往。女见仆遽呼名曰：“汝辈来何用？请主翁来。”仆返命，胡犹不信，更命二婢往，亦然，胡乃自往。女见胡喜，言前生事，胡即抱女于怀；女附耳戚戚密言旧事，胡不觉泪下，顿足悲伤，与叙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瘗某地，胡遂取女归，女益呼诸子诸妇家人，一一慰谕。从而发地，悉得其货，因呼之为前世娘。女言幽冥间，与世所传无异。又言死者须饮迷魂汤，我方饮时，为一犬过，踣而失汤，遂不饮而过，是以记臆了了。（同上）

万历二十七年，于皖寄盐课银八百五十两，为船户龚四盗去爪分。正月初五日，巴河地方缉获。先是龚四盗银在家，每夜门壁尽响，举不得安枕。及拿获，将银送巡司封贮，又复响；巡司惊惧，通知原主领回方静。（《先曾祖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记》）

休宁万安街民家，常日空中抛掷瓦砾。其家心惊，延法师压禁无验。异日客有识者，谓曰：“此地必有伏尸，因人居其上，而袭其阳气，致有此异。”乃命人发之，果有木椁二十余，因令迁于隙地，奠之，投掷始息。湖州闵公霖宦京都时，得一弃宅，人不敢居。闵曰：“此宅幽暗，故阴气盛。”乃揭瓦推壁，复暴烈日中久之，方修葺居之，竟无恙，其阴气已散也。（《稗史》）

万历丁酉，河南巩县大道，有木匠持斧，往役于人，憩树下，忽闻鼓乐声，不知其自。谛听之，乃出树中，遂将斧击树数下；其内曰：“不好不好，必斫进来矣。”匠亦重加斧，乃有细人长三四寸，各执乐器，自树中出地上，犹自作乐数叠。时来者停车马皆见，乃仆地，人以闻官。（《耳谈》）

万历甲辰，松江某村马生卵，破之中有珠，此与万历戊子郡中大虹桥驴生卵同。（同上）

万历壬辰间，一老人号醒神，自云数百岁，曾见高王张三丰，又自诡为越王，至今不死。又云：“历海外诸国万余。”陈眉公曰：“听醒神语，是一本活《西游记》。”（《笑史》）

闽人武弁陈生，寓扬州军门，料敌有奇中。后何吉阳先生任南少司寇，以大司马李克斋公荐，至居衙中，谈人往事，及家居坟墓园宅，如指诸掌。生所挟，有樟柳神焉，神仅三寸许，白面红衣，能从袖出，跃至几上，饮水历历有声。时而自叹，作闽语，谓曾为儒生，死而陈制取之，然相随不久，亦当去矣。（《耳谈》）

河南某邑皂隶，得一小木偶于道旁，置帽中，将归为儿戏也。忽闻帽中人语曰：“今日回官府话，有二十板之厄。”皂心异之。比至，令果怒，抽签将责，皂大笑。令诘其故：曰：“先闻木偶言，事系前定。”令收其木人入，免皂责。嗣后凡审判，先置木人纱帽中，听其语，折狱如神。囹圄报失囚，众方骇，令曰：“速趋某渡头，穿白者是也。”迹之，果得。三年后不复灵，令亦内召矣。（《啸虹笔记》）

万历初，姑苏浒墅关王序三家，豢一猪，已二载。一日衔其主衣裙行，异之，随其所往，以嘴掀土，出瘗金千两，取之，家遂大饶。自是德猪，饲以香饭，澡以净泉，衣绵藉毡十一年，大可比牛；远农皆来借观，而称其家金为猪金。后死，棺殓祭奠，如人礼。黄州府团江有一家，父亡而猪生，夜梦父称是此猪，倍加爱养，不忍杀宰。至八年，肥大不可行，人竞来观之，丁酉年始死。（《耳谈》）

柳道彦谈其家庄客壮子，病疡死二日矣。客自往城中市棺，为债家所困，挞伤，或以语其家，其家男妇竞奔之。壮子亦起行十余里，抵债家，会罢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尸仆其家堂上，以是成讼，大耗债家钱。又有士人独处一斋中，忽有好女子逾败垣入，就榻上死，骇愕不察所以。已门前男女数辈，急趋过曰："死尚走去，况生耶？"士呼至，以榻尸示之，乃其家死女，惊暴雷走失，舁归殓之。（同上）

万历间，尚书潘季驯治河，筑高家堰屡溃。一夕梦赤面长髯者告曰："吾汉寿亭侯也，河有毒龙是崇，吾念公勤于王事，当为公斩之。"翌旦白昼昏晦，风雷交作，河浪掀天。少顷，风雷并息，波面尽赤得断蛟二，而堤以就。尚书表其事于朝，天子敕建祠淮上。尚书幼时，晚步龙溪渡口，闻水底二人语，明午替死者至矣。知其鬼也。翌午命人守之，果一人坠水救之。尚书誓得大志，必造一桥，后果以十万金，起桥渡口，名潘公桥。（《湖州府志》）

吴相国自言："六岁出就外傅，从师馆子西禅林之殿左，每晨入佛殿，见两旁罗汉，手眼俱动，不知其土塑也。后稍长入寺，乃不复见。"（《忆记》）

顺治戊子，余读书灵隐寺五松房，山笋甚盛。余挖二根植窗前，僧大笑曰："笋那得活？"今竟成林矣。

汝南人郑奇道遇一端正妇，乞得寄载车上，从之，诣邮卒楼，夜共楼宿。明日妇死，卒惊白亭长，亭长击鼓会诸庐吏，共集诊之。乃亭西北八里吴氏妇，新卒，夜殡灭火，火至失之。即持去，后奇亦寻卒。（《风欲通》）

毫州之野，夏夜有妇裸体卧瓜棚下纳凉，夫来与淫而去。忽蛇复以尾淫之，妇觉尾出。如此者再，始扪以手，识为蛇，大呼；夫至，尚见蛇逸入洞中，此以淫感也。（《续彝坚志》）

滇南蒙岫山有人见蛇自碎，片片星散。不知者偶拾一片视之，则诸片复合，啮人即死。（《耳谈》）

蜀乌撒军民府，有岭壁立万仞，泉洼其上，曰："圣人泉。"其下行者呼曰："{浦女}{浦女}."行道之人渴矣，则泉即飞下。百人一人，随量皆足，而泉亦即止。（同上）

泰兴刘太宰机未第时，郡中偶有鹰神，乃一猎鹰也，能为人言。一日飞入公宅，公家作糍以词之；其奴作之不洁，鹰攫其帽，若惩之者。呼公语曰："公大贵，他日当得八人抬轿，参赞南畿。"已而飞去，后皆如其言。（同上）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礼部奏城河水赤，西自宣武门外东响闸起，至正阳门外，御河闸止，约长三里许，水色尽赤，深红紫暗，状如积败之血。四十七年四月中，正阳门外御河水，复殷赤如前，时正辽阳三路丧师之候。（《槎庵小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万历丁亥，金台有妇人，以羊毛遍鬻于市，忽不见。继而都人身生泡瘤，渐大，痛死者甚众，瘤内惟有羊毛。有道人传一方，以黑豆莜麦为粉，涂之，毛落而愈，名羊毛疔。（《名医类案》）

衍圣公庾廪中，有巨鼠为暴，狸奴被者，不可胜数。一日西商携一猫至，其形如常，索价五十金曰："保为公杀此。"公不信，商固要文契而纵之曰："克则受金。"乃听其所为。猫入廪，穴米自覆而露其喙。鼠行过其上，嗅之，猫跃起啮其喉，鼠哀鸣踯躅跳，上下梁者数十度，而猫持之愈力，遂断其喉，猫亦力尽，明旦验视，已双毙，其鼠重三十斤。（《湖海搜奇》）

万历戊午，马湖青羊二江合涌逆上岷江，水立数十丈。戴移孝云："扬子江曾断流一时许。"沈天士云："甲午年，寡妇矶下有渡船过江，见江中心干到底，久而后合。"中通曰："此或江驱洲沙拥起，继则推去耳。"壬寅年七月，新城乡忽从地涌出崩山，凡数十里，红黄如脂。癸卯年九月，江汉水涨，自楚达金陵，始至色黑如酱，三旬退。（《物理小识》）

《榕城纪异》云："康熙辛木闰七月四日，飓风壤衙舍舟楫。二十九日海溢伤人更甚，沿海一带，千百年安堵之区，顷刻荡然。

韩公雍总督两广军中，获一善星象者，惧其妖言惑众，命斩之。及斩，公试问之曰："斩汝者谁与？"星士曰："绯衣人。"公特命刽者更白衣斩之，以破其言，公谓术其妄矣。后问诸刽者，乃裴姓也，公愕然。又斩一人，首仆地其人两手捧其首，疾趋数步而蹶。（《西樵野记》）

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夜初更，在仪真春字旗饮酒，忽天中有一红物如鲤，又形头大尾小，约三尺长，外有红晕。未几丰家巷失火，烧去百余家，其物即散。（《先曾祖日记》）

万历庚寅长洲县民吕氏鸡，产一人形数寸，眉目皆具。甲午元日雷，二月无锡县羊乳一儿，形如猴面，作儿啼。二月河南八十二县大饥，父子相食。（《稗史》）

虞长孺祖母年二十时，秋夜露坐庭中，见有三人挨月过，异之。急呼长孺伯母同观。伯母出迟，仅见其二，须臾俱入月中矣。（《快雪堂漫录》）

淮安卫人王铉，年六十，丧其左目，未几继丧右目，蒙然一瞽人，未尝医疗。丁丑岁年七十，暑夜纳凉仰卧，忽见星斗，起而稽颡，旬日间两目了然。铉性醇真，虽权子母，若贫不能偿，往往焚卷。（《客中闲集》）

杭城牙侩父死，停柩于庭，有客夜宿楼上，以小木棍防身。三鼓忽闻梯声，疑必贼也，黑影中果见一人上楼。时众挑夫卧楼板，鼾声如雷，其人以臀遍坐其首，声皆息。复近床揭帐，客举棍奋力击之踉跄倒，呼灯至，乃侩父尸也。棺盖大开，复纳之棺，瘗焉。（《啸虹笔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仓人偶武孟尝为武冈州幕官，因凿渠得一瓦枕，枕之闻其中鸣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声次第更转不差。既闻鸡鸣，亦至三唱而晓，抵暮复然。武孟以为鬼怪，令碎之。及见其中设机局，以应夜气。识者谓为诸葛武侯鸡鸣枕也。（《客座新闻》）

万历丁酉，黄鹤楼重灾，颠风大吼，火飞越城楼县治，遂及鹤楼，一时灰烬。鹤楼从云中鼓风焰所着处千八百家，不属而焚。先是江夏令叶公梦一赤发儿，侍案头，又于卧榻拾一石，热可炙手，兆已先见。又先一岁所，东门黄鹄山白气自地起，弥日亘天。而鹤楼后山岸，旧嵌有石碑，为昔人文字，不知何由放光如炯，竟能照隔江城阁，风帆云树，晓暮随日光出没处，湛湛可辨。游观者倾城，人皆以为祥，不测其故。（《汇书》）

万历乙巳，妖书变作，内外如沸，第戮生光，以伸三尺。其时后宰门外沿皇城一带，墙下地上影出城郭山林人物诸状。有铁骑数百临城，皆张旗帜，俨如图画，甚分明，移时渐灭，四五日绝踪。（《绘园》）

万历四十四年冬，山东临邑县纪家窑忽夜见火光如灯，随烟而出。三月初四日申府，随委典史张凤带领百人，四散埋伏。二更遥见火光突出，其大如斗，明亮直上，约高二三丈，复坠下地散漫，三夜皆同。有人遇见火赶近，一二丈即止，不伤人，不损物。巡按毕懋康奏闻，考传史，有云干旱者，有云刀兵者。（《先曾祖日记》）

康熙甲寅予同罗景明、王守之游黄山，次桃花庵，浴汤池。四月一日宿文殊院，更深忽放白光，置身银世界中，山鸟齐鸣，诸峰了了，神像须眉毕照。予惊起咄咄称奇，罗子曰：“好月好月！夫朔安有月？”语未终，黑暗如旧，佛灯荧然。询之老僧，曰：“此佛光也，非有大缘不得见。”次日登莲花峰，海黑江黄，极其分明，纵游六日，未能尽其胜。时予茹素餐，山中珍珠菜色味佳绝。

泰山之市，因雾而成，或月一见。尝于雾中见城阙旌旗，闻弦吹声，最奇。张瑶星曰：“登州镇城署后太平楼。其下即海也，楼前对数岛，海市之起，必由于此。每春秋之际，天色微阴，则见，顷刻变幻。岛下先涌白气，状如奔潮，河亭水榭应目而具，可百余间，文窗雕阑，无相类者。中岛化为莲座，左岛立竿县幡，右岛化为平台，稍焉三岛连为城堞，而幡为赤帜。睢阳袁可立为抚军，时饮楼上，忽艨艟数十扬幡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遁斋闻览》曰：“湘潭方广寺，四月朔日在东壁，则照见维扬官府楼堞民物影著壁上。”林景熙《蜃说》曰：“汉志载海傍蜃气象楼台，初未信也。避寇海滨，僮报海中忽涌数山。予登聚远楼，见奇峰叠，城郭台榭，中有浮图老子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诡异千状，近晡而灭。”笔谈所纪，往往类此（《物理小识》）。

天启三年九月，凤凰至河南禹州，身长丈余，百鸟相从，不计其数。内有鸟如马之大，本处官以面饭设祭，隔三里之遥，住七日去。ε死之鸟，不计其数，地上榛松梧子，厚尺余。（《先曾祖日记》）

天启二年，山东一带人家藏仓，小黑马料豆，尽飞不见，适仪真人于清明日，男妇上坟北门外小坡于田间各检取有小黑豆，或一撮，或至二三合者。（同上）

天启七年镇江东北里徐山，因蝗虫无收，米贵。有乡老夫妇难以度日，二人思自尽，忽来一老人劝云：“无自尽，跟我来，有物与你食。”至一山，叫带锄挖土。贫老曰：“土岂能食乎？”老人曰：“挖下自有物。”依将土挖开，果见有白粉石，贫者口噙如粉，即言曰：“尔非神仙乎？”老人回云：“我非是仙，那前来者是仙。”回头已不见，乡人争取，救活万人。（同上）

天启七年四月十一日，霍山县路旁洪水冲出刘伯温碑记，生出西山马，卸却贵州鞍，杀尽五溪苗，踏破大元关。天启命逢下甲子，黎民涂炭饥荒死，奴辈道从民大乱，定固安邦血流楚，只恐木上生铜铁，是是非非方信武。（同上）

天启七年二月，镇江地名戴港，挖出一石碑云：“九世悠悠地上休，巍巍福地反淇州，人间若问消磨事，只在龙盘蛇上头。三十八岁算八字，江上东边黑水流。寅卯起辰巳止，淡淡水，不用米，还在常，不在扬。星在日边出，摇在五年头，碑出干戈动，东边血水流，寅卯辰巳午，人难过，鬼神愁。”（同上）

周太守令树有刘仆之妻，六十产一儿，无异他人子，但无齿。（《独树屋稿》）

一牙侩家，尝请客，剩着品，用竹篮挂檐下，每至次日，一无所有，疑诸婢仆偷食也。一客在湖中买包为业，偶寓其家，与吊挂竹篮处相对。至更深，见门外有移竹声，客起视，一犬头顶一桌，至吊篮处，跳桌上，前足竖起，将篮取下，尽食完，复挂起，将桌顶在原处。客即将门掩上，忽推门声，客惊怖不开。次早客下湖收包，其犬竟入客房，将行李唆碎。及客回家，见物破坏，向牙侩说其颠末，索犬，已逃去矣。一日客同众客往乡收包，见当路中心，挖一大坑。及至，见前犬从中跳出，几被其伤，幸众客有伞救护赶走，竟不知其终云。（《先曾祖日记》）

崇祯四五年，河南草生战斗状，有人马形，皆若披甲持矛，驰驱纠结。七年河南孟县民孙光显祖墓在河阳释东，有葡萄草，夏抽新条，条列万状：有美人者，达官者，为龙凤，为龟麟，为雀鱼蛇鼠，为蝉为孔雀鹦鹉。道臣曹应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取得三美人一凤，一鹦鹉。美人黄衣白裳，面施粉黛；凤苞羽五采；鹦鹉栖于架，架上有盏，盏中有栗，染生动，善画不及也。其连陌王氏党氏茔，所产皆同。有一草而枝蔓出二茔外者，即与凡草无异。十六年有商人自山东载花豆渡淮，及出卖，如人首然，耳目口鼻咸具。十七年太仓邑绅知临川，张采家李生黄瓜，采叹曰："古语云'李生黄瓜，民皆无家'，乱其至矣！"即而采亦几及于难。

康熙庚申年十一月朔，白气长二丈余，现于西南，月余不消。兵部侍郎成其范奏曰："此主灾逆速灭之兆。"无何而滇黔平。

崇祯元年，五凤楼前获一黄袱，内裹小函一卷，题云："天启七，崇祯十七，还有福王一。"清晨内侍得之奏御，上命巡视皇城各定推究。科臣奏此必妖人所为，一加推究，必有造讹立异，簧鼓圣能者。上可其奏，立命火之。（《绥寇纪略》）

崇祯辛巳，姜如须过后湖，入一庵后殿，封具题，乃开，皆裸佛交媾形，凡数百尊。守者曰："前年大内发出者，其像皆女坐男身，有三头六臂者，足下皆踏裸男女，累人背而叠之。"考元成宗大德九年，天宁寺有秘密佛，即言此像。圆殿茜帽，已兆演揲，郑所南《久久书》亦言塑裸佛与妖女合，是也。其言邪教，淫杀尤甚。又口外之西番僧，犹有食肉近女，如此等者；但不取童男女血，生刺孕乳血，以点佛唇为供养耳。然往往有异术，如断肢复续之事，无乃如《北吏》之押不卢乎？盖自汉时即有西域幻人。易牛马首，指端出浮图者矣。香山奥为舶口，吕宋人常往来，有三巴寺奥媚至寺得内，谓之忏悔，又何疑真腊之阵毯乎？若葛兰国浮屠有浊肌者，亦娶如寄褐。唐房千里《投荒杂录》曰："南方蛮以女配僧曰师郎，天雷苗中有师娘者，方许住庵，令人摩阿湿毗之腹祈子，则其俗然也。"（《物理小识》）

义犬庵在蕃育署，万历中庵中犬搏邻鸡，领以诟主僧宗住，宗住执犬佛前挞之。他日复犯，宗住缚之，将以就屠。犬撑住作乞怜状，宗住曰："汝能悛，尚可宥也。"因架石作阱，高不逾尺，置犬其中，自是蟠踞阱中不出，食避荤腥。一日到佛前伸两足，伏首作顶礼状；宗住知其且化去，为诵《涅经》送之，始化，庵以此得名。（《耳谈》）

崇祯八年元旦日，黄梅县小南门外，天落黑子，周围十余里。乡民在地上检来，如绿豆垂粟子大，炒食，内仁如核桃肉味，穷人可以充饥，富家食之腹胀。一合可炒一升。有检二三升者，有检上升者，尽落泥内，名为乌谷，壳黑色，又如垂粟。传言崇祯六年，抚州被流贼之乱，人民逃窜，贼平复，业无食，民仰天哭，忽地亦落此乌谷活民。（《先曾祖日记》）

崇祯九年，凤翔学前，鸟集地数万为阵，方能应矩。十年秋蝗飞蔽天，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禾无遗。十一年蝻生食麦，及秋成蝗食禾，人大饥。十二年夏，有星陨于凤翔袁画师家，不及地旋转如冶金，良久渐高飞去，照数十里。又大鼠成群食牛，入人腹，食婴儿见骨。（《陕西通志》）

钱塘黄相国机诸生时，杭帅欲伐其灵隐祖茔木。相国夜梦金甲神求救，觉而<龠页>之郡邑当事，莫为理。方窘甚，帅忽患心痛曰："神射我。"遂死，木得不伐。后相国谢世，木亦为枯。休宁方口，为吴相国正治祖茔，有松若绣纟 散，缨络下垂。相国官日起，松枝渐至地，葱翠交接处，洞开八门，游宴其中，俨然广厦。相国没，今松亦渐枯。荫木关命咏，而子孙每自戕之，何欤？（《啸虹笔记》）

都城寄园梨一株，逾常味，先是李相国蔚过艾司寇元征，食而甘之，司寇每当梨熟，辄摘以馈。园传徐总漕旭龄，迄余三十年，馈以为常。癸亥梨大熟，倍于前，甲子相国薨，梨树随枯。是年天安门外天柱折，人皆谓关相国云。

崇祯壬午，南闱二场后，外间喧传棘场开一窦，疑有关节内达者。监试监临官俱入内帘省视，则墙两层，外层有穴，而内层墙无之，遂窒之而已，至后夜仍穴之成窦。监场御史叶瞻山于夜躬伺之，则两狐先后自窦而出，两眼如灯射入，群疑始释。自此江南沦陷，是科已后，不复为明之南闱矣。（《志异》）

是科主考将至，尤讹传曰："壬午不开场矣！"亦成谶语。

黄州师巫宁均见一鼠盘旋道上，忽入地穴其下得铜印，上篆"扶鸾王印"，用署符咒，能呼风雷。后柄损，遂不验。（《珊瑚网》）

京师显灵宫道士，买一鱼，腹有秦白起妻字。京口邬汝翼于万历丙子，游于杭人屠家，宰猪者去毛尽，猪腹丹书数字曰秦桧十世身。白坑赵卒四十万，身赐杜邮剑，今二千余年，而妻尚受鱼屠。秦桧误国戮忠，即免藁街，今五百年，孕身十世，亦正受豕戮。阳罪止于一时，阴罪至千百载，可不畏欤？（《耳谈》）

海盐有宋姓者，尝逋官钱，因棰楚。贷朱金，贫无偿，临死泣曰："吾负公，死当作犬偿耳。"逾年，忽梦宋至曰："昔欠公恩债，明日公家犬子生，有纯白，左股横黑点者，即我也。"旦起视，果如梦中所说。一夕贼二十余，来劫其家，方抵门，此犬先绕室嗥，人得尽觉，复啮寝室扉，悲鸣若哭。知有异，急开户携妻孥走，呼僮奴伏屋外邀贼，杀一人，生擒其一，将讯得余党，尽伏辜。明日此犬长嗥不食，数日死，为文祭之，其孙茂才学章作《义犬记》。（《海盐志》）

苏州府沙良著以岁贡候选都门，愿得补官近鲁地孔村，一谒先圣，以慰仰止之怀。未几，竟得授曲阜县丞。初下车，斋三日而后行礼，方跪拜俯伏，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闻金石之声；意谓文庙所奏，拜毕登堂，阒无人焉。时以为致诚所格，御史某，为撰记于学亭。（《汇书》）

朱元芳族人家闽邵汀山峪中，得窖金银器归，忽忽秽甚不可禁，且小口时有厥。长老云是流贼窖金时，常困苦一人，至求死不得，约之曰："为我守窖否？"其人应许，复苦之，如是数四应许，闭之窖中，遇金者祭度而后可。朱氏如教，上章曰："汝为贼守久，当我得此金，度汝命。"已而秽净病已，朱氏用富。有中表周氏遇此度之，终不能得也，反其金窖中。昔闻虎伥，兹为作《银伥诗》死亻丸为仇守，口尔何其愚？试语穴金人，此术定何如？（《玉茗堂诗集》）

北京城南二十里，有囿曰海子，方一百六十里。海子西北隅，岁清明日，蚁亿万集垒而成丘。中一丘高丈，旁三四丘，高各数尺，竟日而散去。今土人每清明节，群往观之，曰"蚂蚁坟"，传是辽将伐金，金军没此，骨不归矣，魂无主者，故化为虫沙。（《帝京景物略》）

漳州潘尚书荣为给事中日，奉使海外，忽一大鸟飞集舟上，形似鹳雀。稍摩其掌，海舟四五十丈，为之摇捏不已，良久飞去，舟以幸免。又泊舟一港，忽风卷海波，舟缆为断，几欲随流而去。遥见海濒有赤灯数百，明灭而东，舟人云："此虾目也。"盖海虾成群而过去云。（《谢太守说》）

休宁板桥，有人伐竹，遇一竹甚坚，再三砍之，方倒。竹凡十三节，节节之中皆有观音大士像，今供奉本村庵中。（《切庵偶笔》）

落石台在休宁小南门外，悬崖峭壁，前临深溪，巨石偃水中，可坐百人。复有云头石，为下流藩蔽，称胜览焉。岌中供奉铜铸观音，天启壬戌，有盗利其铜，梯为而取之，碎其法身，惟头独存，藏于，遂迷不识路，于稻田中往复数四。行人觉其异诘之，应答支离，搜得神头，送县枷责。山僧奉其头抄募，复铸圣像。（同上）

休宁崇寿观奉玄帝，有人盗神前铜剑。吴四如适以醮事宿观中，夜半梦有人促之起云："神前剑被人盗去。"吴不以意，复卧如故，而梦中人复促之。于是唤道士秉烛，剑果失矣。追出观门，见一人凝立道左，如醉如痴，急叱之曰："汝奈何盗剑？"其人不认，而神色甚沮，欲共执之。始徐言曰："剑在田畔泥中。"寻之果获。刘子昭有仆，行经观前，忽塘中有鬼出魅之，神为驱逐其鬼，而护刘归家。比仆醒询之，则云："行到塘前，一怪物突来祟我，先饮以茶，后食以饼。我皆不受，渐觉昏迷；忽见观中有金甲神仗剑出，叱而驱之，亦不自知何以倏到家中也？"翌日到观谢，见逐鬼者，乃高元帅也。又康熙初年，修观时，瓦匠上屋作脊，抱鳌鱼长四五尺，重数十斤，失足连鱼坠下。众皆大惊，以为死矣，而匠与鱼皆丝毫无恙。（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休宁城东光华庙奉五显神，明代邑中殷阜，香火甚盛，国变后庙渐替。有偷儿无赖，忽开一神之背，而盗取其脏。偷儿邻家怪其有金珠出兑，亦不识所从来。俄而偷儿于大东门外出净，忽脏头努出寸余，傍有一犬衔之而走。偷儿负痛喊逐，而犬走愈远，抽出大肠数尺死。（同上）

马当镇在东流县江滨，江流汹急，所谓水莫险于马当是也。休宁程姓者，乘舟过此，失足落水，大江森茫，莫可捞救。次日起锚开船，而程客端坐锚齿上，身体柔软，类醉人，姜汤灌之复活，云："恍惚间，见三白衣人立我前，初不知在水国也。"知为三官救护，乃立庙江上。（同上）

四明倪公栋为南兵郎，过景州，舆中假寐，见万队云屯，前一金甲将军，若相迎状。询为谁？曰："周亚夫也。"既出北门，骤雨，停一败庙中，即亚夫庙也。舆中拈一旧帙，复得《亚夫传》，心异之。少复寝，则见梦且揖曰："吾室苦为牧竖所秽，得一扫除可乎？"夜次献县，为邑令赵完璧言之；明日询之，有古筏地，则周墓在焉。因新其庙，立主悬扁，禁樵采，赵后为太常寺少卿，倪淮安太守。（《涌幢小品》）

武昌县因江涨漂一物如鱼鳞，于田间大如席，或曰龙鳞也。姑苏有直指使诣学宫，大风吹下一布巾，横直皆丈余，以贮郡库，见《苏州府志》。海上有大鱼过崇明县，八日八夜始尽。又崇明滩上有鱼死，长十丈，见《崇明志》。海舟泛琉球，夜见山起接云，两日并出，风亦骤作，撼舟欲覆。众皆骇惑，舟师摇手，令勿言，但闭目，坐久，始不见。舟师额手贺曰："我辈皆重生矣。起接云者，鲸鱼翅也。两日，目也。"见《使琉球录》。某年海上浮一衣来，长二丈，两袖倍之。咸熙二年，有大人见于襄武，身长二丈，脚迹二尺二寸。符坚时，河中得一大屐，长七尺三寸。又有桃核可容五斗，籍陪京库。关中曾坠一大鹏鸟毛，万左史元献云："亲见在某郡库中，毛以久尽，独其孔横置在地，平步入之无碍。"或又载海边人家，忽为粪所压没，从内掘出。粪皆作鱼虾腥，质半未化，盖大鹏鸟过遗粪也。庄生之言震荡无极，其曰任公钓鳌，夸父逐日，大鹏运海之类，似皆是实。（《耳谈》）

崇祯甲申，漳泉镇海卫学文庙孔圣像首忽坠地，人人骇异。未几，大学士黄公道周、楚宪司陈公宾、蜀抚陈公士奇相继死节，三姓将亡之兆，岂不信乎？陈公字弓甫，少食贫，常系竹筒于腰，向亲知觅油夜读，无则升屋瓦，映海月咿唔，多至夜分不寐，学极该博。少纠乡里，防海盗刘香，与诸士习水战，铳药悉自制，以手试之，臂毛不焦者为佳，乃充用，贼果不能当。（《座右编》）

顺治三年丙戌，黄公道周以相国募兵，给容札百函，号召得百余人。由闽中出开化马金岭，致休宁界，时张提督天禄标下许弁，昔曾从事黄公，假意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迎，遂执入囚车，经过旧市。予童年见之，绿袍方巾，手一卷，坐车内。予尾车后，至长充铺，相国目予曰：“小子何恋恋耶？”张公械送江宁，相国绝粒不食，积十四日不死；内院洪承畴怜而欲生之，卒不能屈。予闻相国毕命，为之泪落。

湖州乌程县士人庄姓者，其室有娠，及期腹痛不可忍。迨产，忽得一蛇，友骇甚，腹仍痛。复有一蛇在腹中，不能产出，遂至于毙，一时传以为异。近世产子，目生于头，有目无鼻者，往往多有。或由其父母交合时，值疾风狂雨，得天地之偏气耶？殆不易解。（《随月录》）

杭郡举子张治，一日对镜，见镜中之貌，另是一人，曰：“有你有我，无你无我。”大骇不省。明年辛丑，行赴春官，与一人同车，乃镜中所见者，问其姓。曰：“我会稽张治也。”遂大喜，后果同登榜，杭者选南部主事，会稽者选北道；不二年，二人皆死于官。（同上）

康熙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午时，日丽中天，皎洁异常。忽有大风黑气，自西而东，莫知起止，撼房拔木，堆石拥沙，瓦苇等物，飞扬蔽天。兼有人从西山王姑寺等处，带至前门大街堕下者，有前三门大街集上之人，竟不知去向者。远近传闻被空中所堕木石砖瓦击死者数十人，乃从来未闻未见之事。（《邸报》）

湖州城东金婆楼侧迎真道观，有黄鹰甚巨，叠巢树顶，栖息久安。康熙甲子秋，不知何来双白鸟，比翼翱翔，据其巢而抚其卵，鹰不敢与争。薄暮凡城之内外鸟雀等类，皆止宿其傍，亦不闻有嘤鸣上下者，宰牧咸为惊异，戒施网弋。里人环睹，童稚声张，鸟俯视无惧意。无何飞去，不知栖所，说者谓为白凤云。（《西皋外集》）

成都武侯祠庙圮，观察使宋可发艾石修之，取池土筑墙，得石一方，如古砖，广径俱二尺，中横列三言四句，有云：“水月主，庚不大，盖十八，龙复卧。”中心上书武侯讳一字，下直书千一出三字，隶法遒劲。观察筑一亭，以石嵌壁下，复勒一石，自记始末。大约上三句隐清康宋三字，盖武侯预知千余年后，修其庙者为宋公也。（《万玉山房杂记》）

景陵麻洋潭有女转男身者，康熙己巳予往郧，溯流上，舍舟走就访之。至其家，荜门圭窦，此子出揖客，宛然姣童子也。询其姓黄，名天泰，小字喜生；其父绮文年七十二，母六十九。家甚贫，颔下有颏骨，声音举止，居然男子矣。但细观眉妩，尤有闺秀气。绮文出小引，略曰：“予家世业儒八代矣，爰及我躬，艰于时命，屡试不能采一芹。初婚马氏，贤而无子；复娶沔属李氏女为妾，生二子三女，不意二子均未三岁殇。长女归马，次归梁，季女名辞姑，许字聂甲子。李氏病故，家益贫。今乙丑岁辞姑十四龄矣，意欲于冬归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月望日，女忽身热骨痛，夜梦神人曰：”汝不久将作男。‘晨告余，余以为梦，漫不记忆。不意是月尽，徼天之灵，女果突以男形相示，事出望外。“且述退婚成讼，邑令审验，及太守各宪唤见，与某观察赐名易衣冠月日，娓娓甚悉。予心异之，邀黄老与其子登舟小饮，时此子已十八，诵毛诗矣。更探验之，果男子也，乃作短章赠之。其辞曰：”幼读《山海篇》，往往爱神异，寡见复眇闻，翻笑《齐谐》记。放船汉水清，歇雨蓬烟细，人传得祖家，咄咄多怪事。沿柳转花离，披香过荷芰，令子出揖客，眉目远清丽。昔为明月珠，今作璋器，德厚形亦化，诚动福自至。乃知天地心，枢纽易移易，握手细端相，殷勤赠名字。落日照苍波，一望前林翠，沙头更解缆，怅怅如有失：世间何事无，可以发神智。“遂字其子曰仙根。后数月予复下方汉过之，仙根谓予所书扇，来访者争录去，予亦大快。然事所或有，理所必无，而闻人所未闻，见人所未见，每一念及，犹恍惚至今疑也。（同上）

陈士庆河南邓州人，其族有登科为州守者，其父羡之，教之学书不成，弃去学百工之技，久之不乐也。与一二道家者游，闻神仙之术，欣然慕之。乃弃其业，辞父母出游名山，冀遇神仙者流，无所遇。乃入函谷关至终南，有老人簪冠羽衣，坐石洞中，辟久矣。士庆跪且拜于洞口，老人闭目不答，如是者累日，老人出问曰：“若何人，乃溷老夫为？”士庆曰：“吾欲求神仙之术。”老人熟视之曰：“若遍体皆凡浊，岂神仙中人耶？去，毋溷我。”复入洞闭目坐，士庆又跪且拜者累日，每饥，则乞食村中。一日老人谓士庆曰：“吾知若困饶，当有以饷女。”命童子予一物，若饴，食之气蒸蒸满腹，遂不复饥。士庆愈益奇之，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因出一卷书授之曰：“去，求仙非女事也。”士庆拜谢而去，视其书皆不省，惟末四页，颇能识之，皆禁方也。士庆归至河南，巡抚之女秋千堕地而折其足，有募能治者予百金。士庆以其方试之，立愈，乃挟百金以归。当是时流寇起关陕，祸且遍天下，河南群盗亦起。其父母相与谋曰：“儿不治生产，而好游，游且数年；今天下大荒旱且乱，而儿羁穷在外，挟金以归，得毋从贼乎？”乃诣官言状，官因系士庆，而其族人为州守者，方家居，为请于宫而免之。士庆自言得异书，父怒夺而焚之，士庆急从火中掇拾，仅存其末四页而已。居有顷，群贼破邓州，士庆家皆亡。士庆为张献忠所虏，在军中依其书试之，煮水成膏。有谗之献忠者曰：“某男子乃妖人也。”献忠命速斩之，将斩，士庆呼曰：“吾有禁方，能使死者复生。”献忠笑曰：“姑留之勿杀。”然不之奇也。献忠性凶残，每以大梃挞左右辄死，死或付士庆治之，皆立起。献忠破武昌，楚王死，宫中有婢曰老脚，为献忠所嬖。一日献忠召老脚，老脚不即至，献忠怒而持刀自往刺之，扌甚其胸及腹，洞数寸，肝肺肠胃，皆划然委于地。献忠旋悔之，召士庆而告之曰：“吾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杀若，若自言有仙术能活人，今能活老脚，当贲尔死。”士庆曰：“乌有肺肠离体而可复生者乎？然不敢违大王之令，当且徐而活之。”使人舁一木扉至，卧老脚其上，纳肺肠胃于腹，以线纫之，而傅以药。一日而老脚呻吟，又一日而求饮食，又三日起坐扉上，又三日而侍献忠侧矣。献忠由此大奇之。孙可望者，献忠之平东监军也，饮酒醉而杀其侍妾。士庆见之曰：“此监军之最宠者也，醉而杀之，醒必悔，且泄怒于左右矣。”持以去，亦线纫之而傅以药，以衾裹之，置车中。阅一二日，起营行数十里下壁，士庆问可望曰：“前夜监军何自杀其爱妾？”可望抚膺叹曰：“吾固悔之，然左右不吾谏也，吾乌能无伤？”士庆曰：“吾今复得一美人以进监军，监军毋伤也。”乃召人持车来，启衾出美人，即前所杀之妾也。视其顶红痕如缕，美丽倍于平时。可望拜而谢曰：“公真神仙也！”军中有骁将祁某，临阵而为敌削其颊车折齿，士庆为断一俘之颊车，以合其龈，一日夜而饮食言笑无异。献忠爱将曰白某，与敌战而炮中其胫，负痛驰归，濒死，献忠命士庆治之。士庆曰：“伤甚矣，治之稍难；吾无子，某能父我而养我以终其身，乃能如大王命。”献忠伪许之。士庆曰：“其人素反覆变诈，须书券来乃可。”献忠命某书券如其言，士庆先以药僵其痛处，锯去其胫骨寸许，杀一犬，取犬足骨，如其长合之，而傅以药。阅三日而白某驰骑入敌阵，斩发炮者头来，其奇效多类此。其后献忠死，士庆遨游孙可望李定国间，定国既反正，久之战败，入蛮徼中。士庆随之以行，年老矣，尤日能饮酒数斗，御数妇人。人求其术，辄不言曰：“此非我所能传，有司之者。”先是献忠在湖南之长沙，献忠谓士庆曰：“吾欲号汝为老神仙，而恐军中不尽知也，今为汝申令于军中可乎？”乃命其兵，人持一几来，顷之得几数十万。献忠命军士累几为台，高且百丈，教士庆登其巅。士庆愕然曰：“吾身不能腾空，焉能蹑之而上也？”献忠曰：“不登且杀汝。”命军中数十万人，持弓矢环之，且曰：“吾有呼，则全军皆呼。”上庆登其半欲止，献忠命军士引满拟之；士庆惧而上，遂登其巅。献忠呼曰：“老神仙！”左右皆呼曰：“老神仙！”军士皆呼曰：“老神仙！”声殷然震山谷，自是军中皆称为老神仙，不知其姓名，而士庆因亦自匿其姓名，不以告人也。在缅甸时，蜀人刘[B13P]与之善，许为士庆作传。乃为告其姓名，及遇仙始末如此。其后李定国死，士庆随其养子白某入边投诚，而病死于腾整州。戴子曰：“余读陈士庆事，洵奇怪，然窃叹其挟有异术如此，而为贼用，可惜也！吾又闻降将王安者，自言在贼中时，尝从老神仙取药矣。见其聚群妇人，而剜取其阴上肉方寸，置炉中，杂以药熬之。须臾而炉中火起，光满室中，其火着物而不燃，老神仙曰：”药成矣。‘复投以药而火息。然则士庆之术，非为贼亦不能试也。呜呼！杀人以活人，其术又乌足尚哉？“（《陈士庆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妖物怪人妖，不敢现于太平之世，而说者乃谓十日出尧年，蚩尤生上古，亦独何欤？骇见惊闻谓为穷，奸宄诘疑狱者告。

天顺中，扬州有民妻，一孕五儿，体貌无异，森然无一夭者，母亦无恙。成化间，诸子争财析居，巡抚毕公案莅苏州，决其事。（《西樵野记》）

成化庚子，京师有寡妇善女红，少而艾，足不盈四寸，诸富贵家相荐引，以教室女刺绣。见男子辄羞避，有问亦不答，夜必与从教者共寝，亦必手自纶户，严于自防，由是人益重之。有晋州聂村生员高宣慕寡妇，必欲与私，乃以厥妻绐为妹，赂邻妪往延寡妇。妇至，生潜戒其妻将寝，则启户如厕。妻如戒，生遽入灭烛，妇大呼，生扼其吭，强犯之，则男子也。厥明系送于官，讯鞫之，姓桑名，年才二十四。自幼即缚足极小，图富贵家女，与之私。法司上其狱，宪宗以为人妖，极典。（《蓬轩别记》）

弘治末，随州应山县女子生髭，长三寸余，见于邸报。郑阳一妇美色，颔下生须三缭，约数十茎，长可数寸，人目为三须娘云。（《庚巳编》）

成化辛丑，苏卫数军士，被公遣赴崇明，事毕泛海归，遇大风，飘至岛麓。一人从林中出，长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狞丑异常。见数人悉以藤贯掌心，系于树下，已而复入，众极力断之而窜。始放舟，长人追上，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断其指，始获舍舟而去。辨之乃一指中一节耳。试以小尺度之，足有四寸，因献嘉定，今贮藏中。（《酉樵野纪》）

明成化辛丑，宿州有妇人，自肋下生一男。先是母娠时，肋肿如痈，就褥，母亦昏晕不知。比苏，视肋已平，斑痈甫合，乃知肋下生也。（《志异》）

嘉靖乙丑，有游食乐工乘骑者七人，至绵州，其持舞衤阑衫服，整洁鲜明，抛戈掷瓮，歌喉宛转，腔调琅然。适余宪副至，举城士夫商贾，无不欣悦，以为奇遇，搬作杂剧，连宵达旦者数日，久而情洽。一日绐众曰：“今夕改作杂剧手眼，以新说听。”遍索士夫富室，陈列珍玩器具，衣着织金彩服，乃令本地乐工，代司鼓乐。至夜阑人倦，忽隐几者大半，乘机催迫，鼓乐喧震，作鸡鸣渡关，七人以次入瓮，久之寂然。破瓮索之，了无所得，陈列诸物，俱化乌有，此即遁身掩形之法。（《宦游纪闻》）

彭节斋为经略使，有一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女刺绣，女忽有娠。父母究问云：“是尼也。”告官屡验，皆是女形，以盐肉水渍其阴，令犬舐之，已而阴中果露阳。彭判妖物难拘常律，奏闻斩之。（《稗史》）

姚江书生使其馆童入内，从主母索一丝发。主母怪之，便从屋后马坊中摘取牡马尾鬃一根，持与。其人至夜，书符作法，坊中马不胜淫，怒掣断缰勒，奔号至书舍中，直突书生。书生惶遽，便跳上屋梁，马亦跃上，栋宇墙壁，悉被蹋圮。书生乃穿屋而下，疾走投窘井中，马亦随入，寻被啮死。（《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集》）

万历丙戌年，洛中二行贾最友善。忽一年少者腹痛不可忍，其友亟为医治，幸不死，旬余化为女。事上抚按，具奏于朝，适二贾皆未婚，奉旨配为夫妇。（《稗史》）

南京华严寺僧，游食贵州，闻此中苗俗，有人能变鬼法，或男子，或妇人，变形为羊豕驴骡之类，啮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宣慰土官法禁而不能绝，人戒僧云："卧时善防之。"僧与数人宿寺中，夜深时闻羊鸣户外，少顷一羊入室，就睡者身连嗅之。僧念曰："得非向人所云乎？"即运禅杖，力击其腰下，羊踣地，遂复本形，乃一裸体妇人，执而击之，将以闻官，妇人哀叫不已。天明倩人往报其家，家人齐来寺中，罗拜求免，出白金三百两为僧赎妇命。僧受之，乃释妇使去。他日僧出郊，见土官导从布野，方执人生瘗，问旁观者云："亦捉得变鬼人也。"（《说海》）

京师有妇女嫁外京人为妻妾者，初看时以美者出拜，及临娶以丑者换之，名曰戳包儿。过门信宿，盗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拿殃儿。又有幼男，诈为女子，缚缠其足，情态逼真过门时乘其不意，即逃去。成化间，常有嫁一监生者，适无觉可逃；及暮近之，乃男子也，执于官，并其媒罪之。（《稗史》）

明张任铅山，有道士善隐形之术，多淫人妇女。公命擒之至，痛鞭之，了无所苦，既而并其形遁去。公托以他出，突至其居，缚之而归。乃用印于其背，而复以蒜醋秽物泼其顶，然后杖之，随声叫嗥竟死杖下。（《铅书集》）

一茂才身不满三尺，头半其身，须长过膝，阴茎不及半寸，细如小指，不能近女，而阴诡善讼，心力过于恒人。又一娼家刘姓生一子，蠢陋不慧，两股之间，皮肉壅肿模糊，如茎如囊。囊之上一小孔，出溺不自其茎，因令之牧羊，日与诸僮游。已而腹渐大，或谑之曰："将毋抱妊乎？"群启股视之，俨然一女身也。盖始与牧童偶戏，触其囊上之孔，两股间溃烂如疮，如掌大，忍痛不敢语，已而疮愈痂落，乃成女身。后产一男，雄壮颖慧，能延其姓。（《苏谭》）

万历壬子小人国入贡，泊石城。其人身长二尺，绀发绿睛，衣绿衣，多折缝，戴方帽。有大晨鸡重五十斤，高四尺。其人御之如滇南人之贡象，以小御大，见者骇之。（《苏谭》）

黄谷蛊毒，福建诸州，大抵皆有益毒，而福之古田长溪为最。其种有四：一曰地蛊，二曰金蛊，三曰蜈蚣蛊，四曰虾蟆蛊。皆能变化，隐见不常，皆有雌雄。其交合有定日，近者数月，远者二年。至期主家备礼迎降，设盆水于前，雌雄遂出于水中，交则毒浮其上；乃以针眼刺取，必于是日毒一人。盖阴阳化生之气：纳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则不能生；故当日客至，不暇恤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夷坚志》）

凡中蛊毒，无论年代远近，但煮一鸡卵，插银钗于内并含之，约一食顷取出，鸡卵俱黑即中毒也。其方用倍子二两，硫黄末一钱，甘草三寸。一半泡出火毒，一半生丁香木香麝香各十文轻粉三文，糯米二十粒，共八味。入小沙瓶内，水十分煮取其七，候药面生皱皮，为熟绢漉去滓，通口服。病人平正仰卧，令高头，觉腹间有物冲心者三，即不得动。若吐出，以桶盛之，如鱼鳔之类，乃是恶物。吐罢，饮茶一盏，泻亦无妨。旋煮白粥补，忌生冷油腻酢酱。十日后，眼解毒丸三两丸，又轻旬日平复。

左慈入羊群，冷谦藏瓮中，何妨游戏锋镝之世？万历末，妖书一事，忽一夕黏宫中，与城坊皆遍。后缉获一生光，以当之，乃伪刻各衙门印者，彭又朔有容成黄冶之术，能推案入壁，凡数易其形。杨大洪左苍屿遇之，皆言其不免。左公《神易》一卷，即此人所受也。（《物理小识》）

沅江土司，世传蛊法，其药最毒而最奇。凡郡守新任，例必设宴迎风，药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药不即发也。但两目瞳子变黑而为蓝，面色淡黄，状类浮肿。至离任十月，则阖门并命矣。（《南中杂记》）

缅人之蛊，不用药而用鬼，世传神咒，能于四十九日，咒牛皮如芥子，号曰牛皮蛊。咒犁头铁亦大如芥子，号曰犁头蛊。卞蛊之法，但藏芥子于指甲之内，对人弹之，药已入腹矣。汉人中毒而还，彼又计其道里之日月，复诵神咒，则蛊毒大发，肌瘦而腹胀，数月而死。腾越所属二司中，有杨招把者，亦能诵神咒，拔出蛊毒，活汉人而杀缅人。佛书所谓毒药及药物还加于彼人也。（同上）

滇俗重财而好养女，女长则以归寄客之流落者。然貌陋而才下，虑赋谷风，则密以此药投之，能变荡子之耳目，视奇丑之物，美如西施。又有恋药媚药饮之者，则守其户而不忍去，虽资本巨万，治装客游，不出二站，即废然而还，号曰留人洞。（同上）

永平县一老妪，年五十许，号曰萧歪嘴者，有异术，能解和合药。或稍有身家之人，误饮狂药，而其父兄子弟，必欲其弃丑物而归里者，则密与歪嘴计之。豫定一僧舍，给狂人入其中，约数人制其手足；歪嘴以药物灌之，大吐二三日，毒尽乃止。其人即羸瘦异常，日以清粥素菜调之，一月而进粱肉，百日而复旧。引之复视丑物，则弃之如粪土，翻然思归矣。嗟乎！滇中留人洞不下百万，安得数百萧歪嘴布满十八郡中，药此浪子也！然歪嘴甚珍其术而索谢亦不少，恐破人和合，为同侪所忌也。又年过五十，则不可活，血气既衰，不任吐药。也。（同上）

顺治间，金坛有少尼往来人家讲经典，避男人甚谨，众以为是善禅修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周生独不信，伺其至某家，命童子窥之，则立而溺如男人。率众擒之，果非尼，邑令素风力，立毙杖下。（《樗乡集》）

◎虎读眉公虎荟，有不为之色变者几人。虽然，何地无虎，必深山哉。谈虎于山，亦曰姑论夫世之虎其形者。

虎不行曲径，遇之者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虎苑》）

于梓人者，湖广武冈州人，童年资性聪警，州将爱之，因其父艺，以梓命名。及长有俊才，且多异术，举洪武乙丑进士，历官登州郡守。府部有诉其家人伤于虎者，守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守笞之，更命两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来。"两卒入山焚牒，火息而虎至，弭耳帖尾，随行入城。虎至庭下，伏不动；守厉声叱责，杖之百而舍之，虎复循故道去。寻为部民告讦，以为妖术惑众，有诏逮治，数月庾死狱中，弃其尸，家人发丧成服。忽一夜闻叩门声，问为谁？答是梓人。惊为鬼，曰："吾实逃去，死者诈也。"家人不信，谓鬼衣无缝，验之不然，遂内之。梓人不自晦匿，日与故旧游宴，或泛舟不用楫，逆水而上，以为乐。里人刘氏怨家也，执白知州伍芳请奏闻，芳不许。刘诣阙告，朝命法官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铁索而已。刘无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谴，梓人自是亦不复见。梓人号七十一峰道人，词翰遒逸可观。（《已疟编》）

包实夫泸溪人也，世业儒，希鲁先生其父也。明经力学，事亲惟谨。洪武元年，馆于邑之太常里，是冬归省而复之焉。至后口，忽一虎突前，进退莫能避。虎如伏状，类拜者，徐起衔其衣之左腋，曳之行。实夫随往，至林莽中，虎释而蹲。实夫亦对而踞，乃语之曰："汝虎也，得无陷吾肉，殪于汝，吾复何憾？然吾二亲俱年七十余，汝能容吾毕其养乎？吾命应虎食，终归于汝。"虎乃起曳其衣裾，复至故处而去。故名拜虎岗，在晋贤县西五十里。（《陈太史善记》）

利州卖饭人，其子妇山园采菜，为虎所取，经十二载复还。自云入深山石窟中，本谓被食，久之相与寝处。窟中旧有四虎，妻妇人者最老。老虎每持麋鹿等肉，还以哺妻，或时含水吐其口中。妇人欲出，辄为所怒，驱以入窟。积六七年，后渐失余虎，老者独在。后一日，忽夜不还，妇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又一日，乃徐出行数十步，不复见虎。遂极力行五六里，闻山中伐木声，往就之。伐木人疑是鬼魅，以砾石投掷。妇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诘问，妇人言已是某家新妇。诸人有邻里者，先知妇人为虎所取，众方信之，邻人脱衫衣之。将还，会其夫已死，翁老悯而收之；妇人亦憨戇乏精神，恒为往来之所狎。（《广异纪》）

正德间木工丘高奉化人，附东吴主人李七船，造番中，至海傍渡舟山，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厉将死，众弃之山麓而去，数日不死。忽一虎来，耽耽咆哮，欲啮而不，若悯其将死者。高始怖甚，既见其不，沾沾可亲，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兔豕来，不可食。虎雌虎也，故相依坐身畔，饲以乳。高得虎乳，日益强健，数日起行，德虎之甚。几高有言，虎必帖耳听受。高度渡舟山，旷不可居，迹得炭山穴深而燠，命虎负，渡河居之；拾陶子弃窑，燃火于燧石。虎暮必以兽归，始为烹饪，兼野蔬山果而食之，渐有牝牡之事，一如夫妇燕婉矣。后有雄虎来求配，虎怒相搏，高持竿逐之，去远始已。虎欲说高遗兽以饶，高鬻于山中，不乏蓄积饩侯粮。生二子，性俱猛，年十二，力举数百斤。或荐于浙省督都胡公，捧檄招来，破倭立功，授上赏。虎与高死，合葬成冢，诸虎冢云。（《汇书》）

嘉靖间，闽县有孕妇摘蔬园中，虎逾园攫取妇，坐之。妇惊怖神散，良久家人共驱虎去，妇稍苏。后生一虎，弃之；再产一子，虎首而人身，又弃之；三产人也，而面目犹虎，及长无他，但多力耳。（《耳谈》）

黄州陈京之兄，愚人也。一夕微雨，遇虎于万庾铺，时止持一伞。虎当路咆哮，欲噬者再。陈畏卧，无以为计，因以所着油靴击之，有声。虎再三云："好杀！好杀！"一跃而去。又一人七月入山采樵，遇虎，时天暑，止戴一笠帽檐，因取掷虎，虎作声云："来来来！"遂衔帽檐去。过数日复至前所，虎已张口死，为帽檐刺其唇下，不能合也。（《耳谈》）

池州江上，有人钓得巨鼋，闭之猪圈中，以待明发宰杀。而其地有虎往已耽耽其猪。是夜来，以为猪也，伸足爪入搏之；鼋啮其足：虎吼，鼋缩首益坚。至明，人群来杀虎，因念为民除害，实鼋之功，遂纵鼋浮江上。（《耳谈》）

休宁西五里，过鲁公堤，有杨山寺，丁令应泰时，老农夫妇刈草堤上，日方午，虎攫农于地，村民鸣锣争逐虎。虎跃入寺中，误以泥塑判官为人，啮其足，像倒压虎死。后重新泥像，并于足下塑虎云。（《啸虹笔记》）

吏部司务夏公官明往计偕在京，与数举子游于西山，探奇迤逦，遂至幽僻。日入欲返不能，隐隐见林际灯光，趋之数里，始得高门大厦。应门者曰："相公何来？"众告以故，曰："且止，待入白主人。"有顷，数人舁一肥大美妇人出曰："佳客枉临山中，卒不能授餐奈何？"众曰："乐而忘返，但得托宿于华居足矣。"于是宿客堂中，又强令从人宿内室。夜半数人复舁前妇人出，作嗔呼曰"诸公可出矣。"众呼从人，妇人曰："去迟祸及，公等安得呼奴？"众错愕奔出，莫知其故，立山头回望，天已曙，尽失故宿处。再往觅从人，惟有残骸，或首或足，挂树梢，鲜血淋漓，皆股栗胆落，痛哭而返，亦莫知其故。肥大妇人，其虎鬼耶？（《耳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嘉靖戊申，海盐有虎，从海上来，匿刘侍御墓草间。数日，城中人闻而往观者，无虑数百，虎亦坚卧不妄伤人。众方以为可狎也，拾瓦砾掷之。有陆尧者，击中虎目，虎怒，奋而起，独爪尧于稠人中，伤其胸脘，流血数斗死。余人披靡窜，自相践伤者，不胜计。虎遂东走海上，揭竿相逐者数百人，虎亦失势窘迫，赴海浪涌不得前。返而登岸，仓惶以头触石，陷石罅中不得出。有褚姓者，乘势鞭之数百，虎亦狼狈垂尾不动。褚意其已死，利其皮，欲全而取之，举杖转石，石罅开，虎固无恙也。忽跃出大吼，噬褚掷地，两肋间如斩，立死。众踉跄奔命虎，亦不顾北走，出境而去，莫知所之，众以为神虎。（《海盐图经》）

万历三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徽府治内，有虎自东城坏缺入。行至府城边，闻更夫鸣锣，惊跳入通判衙园内。次早夫人同小仆取菜，遇见，喊叫衙役杀死。当时被伤七人，幸未死。太守同知通判皆告疾乞休，以虎入城，非吉兆也。祁门县是月亦一虎入城，人不敢近，数日后方杀死。（《先曾祖日记》）

天启丙寅，澄城路从广任临清州判，尝于关帝庙壁间画虎。崇祯间，道士讽经，至夜三鼓时，见虎双眸炯然，从壁而下，抖搜跳跃，若将及人。道士错愕，不知所措，急取斧格之，虎壁忽不见。（《陕西通志》）

威县多虎患，白昼攫人，日向酉，居民不敢出户外半武。有某氏者，夕大醉，辄启户如东厕；妇强争不可得，辄持刃尾其后。时星月朦胧，芦苇肃索，见一虎张口厉齿，离数十寻蹲踞，以侯其定也而扑之，庶无不得当也。妇遑遽不虑其他，挺枪直入，贯腮及胸，锋刃从左肋而出。虎负痛狂奔，及其夫之侧也而死之。而妇犹以为虎未遽死也，狂奔及其夫之侧，奋空拳捶数十下。视其夫已奄奄震惊似死，遽负之亟归掩户。邻里震惊，咸秉烛持汤糜呼救，渐乃气苏，不暇顾其妇也。而妇以力尽，竟没持汤糜，呼救之，卒不可得。（《古处集》）

偶宿民家，犬为虎衔去。明日至寺，问山中有虎乎？曰：“无有。”问何以无有？曰：“山中皆大林木，虎安敢来？”复曰：“林木森森，虎所隐茫，何以不来？”曰：“大木上多栗鼠，虎过其下，鼠必鸣噪，自拔其毛，投于虎身；着处必生虫，久则遍身烂疮，以至于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画虎，皆平原旷野，茆苇聚薄中，止有棘枝寻丈，未尝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辟之猛虎，人不能害，反为毛间蚩所蠹损。”又可证也。（《稗史》）

虎威在颈项二肘间，如一字，三寸许。虎镜在当心，皮里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临官则能威众，常人则无憎疾者。虎带在胸，而通前左右三足，乃大斤也，可为带底，故名。前胫骨三棱，后胫骨圆直，色皆桃红，而不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虚。有微眼，以唾湿其一头，吹之少有沫焉。其肠为马缰，虽劣者可御。（同上）

虎畏尖，不越篱。虎畏日，与枭同。畏火，爰毛也。不栖高林，畏枝上雀粪，烂其毛也。离山必一吼哑。鲁有飞虎，长尾奋翅。虎来其气不可当，虫鸟皆伏地。虎盗犬彘去，急舂空碓数十声，有以砖塞灶门者，有以木覆筛掩碓口；虎即齿酸，得犬彘不能食。今野人有怒虎夺虎气者，虎置衔物而去；盖虎饥则难犯，饱则易制。行人张盖而虎不犯者，盖虎疑也。又有设襗胶布制虎法，中{十悬}曰："屈木而藏械，发之曰襗胶布，虎蹈则噪而困。"□喧曰："虎闻人呵喝声，则伏匿不动，守虎待张，及深山樵采，行旅过者，恒用此法。其食物也，依月食首尾中，余以柴掩之。"（《物理小识》）

汉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则牙蜕而生角。"（《稗史》）

凡虎类能识人气，未至百步，辄伏而嗥，声震山谷。须臾奋跃搏人，人有勇者，不为之动，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虽咫尺浅草，能伏身，及其吓然作声，则嵬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儿，儿痴不知虎之可惧而不动，故不能食。又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俟其惧也。凡死于虎者，衣服巾履，皆别置于地，非虎威能使自解，是鬼之为也。凡食男子，必自势起，妇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妇人之阴，或遇之者，当作势与敌者屡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虎不行曲路故也。虎面值人不取，须自远作势，扑过人首，而啮其衣领以去。人但持苦竹枪直立当之，虎畏枪碍腹，不敢跃也。入山勿鸣锣鼓，虎反寻声而至，无益也。惟畏火器，及乡 散，人以乡 散张向之，不敢犯。虎所至，伥鬼为先驱，辄坏猎人机械，当以乌梅杨梅布地；此鬼嗜酸而不役虎，虎乃可擒。虎将至则鹊噪，或有腥风袭人，义兴山民能辨之。虎交时，其牝绝痛，故不再交。虎不入深林，不便跳跃也。有见人而不搏者，俗谓神虎。非也，此未食人，不知其味耳。若人血着齿，无不搏噬者。占城国虎黑色而小，能化为人，杂市里间，诱人食之。土人有能识此类者，见则擒变，能化形为虎。凡虎视则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猎人捕得，记其头籍之处，须至日黑掘之，尺余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状。此是虎目精魄沦入地，而成琥珀之珍，用此主疗小儿惊痫疾。凡虎须拔得者，将剔虫牙，无复疼痛，凡月晕虎必交。（《升庵外集》）

◎雷圣人且必变矣，霹雳一声，人皆悚然，何怪乎？然不知雷鼓有灵，胡不击李林甫、章悼于生前，而必俟之为妓为畜时也？

万历戊午六月初十夜，雷雨大作，平湖图泽居民马若虚家，有布裙在庭中，见红印数十，字画俱天文，不可识。举家惶惧，请道士以符水经忏祷之，投裙于火，火焰腾光中，见佛寿二字，佛寿渠家僮名也。又见雷神露一手，手执鼓，光怪变异，究莫测其故。（《平湖县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茅元仪《野杭史话》曰：“南唐陆昭符刺常州，雷雨暴至，电光如金蛇绕案，昭符叱之，雷雨遽收，惟得铁索。”老父曰：“余游陵云寺，雷电中忽飞一石，长七尺，乃信火气腾迅，常遇物与挟而来。”或曰：“怪乎？”曰：“宋五石陨，六飞，而内史叔兴以为非吉凶所在。”管辂为王基筮曰：“君家有二怪，而非所忧。”基家卒无患，君子信其常而已。（《物理小识》）

姑苏一富人，讳某，暑月坐堂中，令栉工理发。忽暴雷起，绕柱奋击迟回，其人惊死复活。乃堂前砌石上，绘有梅花一枝，纹理精妍。（《博学汇书》）

世传雹者，蜥蜴所吐，而不知虹霓亦有吐之者。伍均泽与其婿刘宏济行陇间，闻鳞甲珊珊声，有双虫出自树下，首尾皆蛇，而腹如憋，四足如虬。并行至树颠，昂首张口，气出吻间，一红一绿，成虹亘天。乃复循树下，入土而去，有顷虹始渐散。盖虹くぐ，字皆从虫，而状又复冬蛰，有吐之者，似乎无疑。霹雳之中，亦有物焉，其形如猴而小，尖嘴肉翅，雷收声后，亦入蛰。山行之人，往往多于土穴中得之，谓之雷公，不畏者恒啖之。本草则谓之震肉，且曰无毒，止小儿夜惊；大人因惊失心，亦作脯与食之。（《客中间集》）

镇江有渡舡，人已满矣，忽雷电绕船轰击，电光中隐隐见一金字，船上大呼曰：“何人姓金？速请登岸，免累我辈。”姓金者自度不免，泣涕上坡，步步惊怛。雷电稍息，船乃开行，比到江心，遭风而覆，人尽溺死，惟金姓者独全。（《讠刃庵偶笔》）

孝感县一妇不孝于姑，雷下击之，妇急以血蒙头；雷为所厌，然坠地，形如鹰而稍大。其家以香汤沐浴之，奉于香火座上，雷仍自褫其翅羽。其家又为作法事，一旦风雨飞腾。而此妇自为得计，每出入必挟血片自随。一日河边漂衣，天无纤云，忽闻雷轰，妇已毙矣。（周上）

苏之娄门内，有曹参将，白昼雷击其门，遗一楠木，上有朱籀，无识者。时张天师寓元妙观，携往辨之云：“前造孽，今种德，劈门墙，须警醒。”曹弁昔为无赖盐徒，拒捕伤人甚众，后投诚革面。有地名顾山，里人皆私通海线，提督张天禄欲屠之；曹弁奉牌行，力请歼其首，余悉纵免，此亦德之所种。（《西皋外集》）

丹徒县一田妇新产，雷神起牖外，为所厌不能升。百里内外观者潮涌，见雷神长丈许，鸡形人手。观其执斧凿处，则火光迷离，三日后一震而升。（《樗乡集》）

康熙癸丑，上海县有人以假银买猪三十六头，又有他人以钱四百，托买一头，同载入舟。俄而疾雷揭篷，轰击三十六头，一时皆死；独一头无恙，则用钱所买者也。卖猪人将银买货，为人所执，讼之于县。县官诘之，供云：“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系卖猪得来，非某假造。”“汝识其人否？”曰：“买猪人虽认得，不识其住处，而装猪之船，现在郎家桥。”于是押同船户，踪迹其人，果获之，县官痛责枷示。（《讠刃庵偶笔》）

◎坟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宜其于万斯年安枕广柳也。金宛银雁，亦何益于化者，而必为盗招乎。然卜吉以安窀穸，屡有明征矣，而世乃有不信者，抑又何也？

周末有发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当时莫识，遂藏书府。至秦时，李斯识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汉时叔孙通识二字。（《垅上记》）

王子乔墓，战国时人，有盗发之者，睹无所见，惟有一剑在穴中；欲进取之，剑飞上天。（同上）

秦破骊山之坟，行野者见金凫以南面飞至温泉。宝鼎元年，张善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凫以献者。张善素称博识，考其年月，即是秦始皇墓金凫也。昔始皇为冢，敛天下奇材异木为宫，倾远方奇宝于冢中，为江海川渎，及列山狱之形。以沙棠沉檀为舟楫，金银为凫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设机舟自运动，盘旋其中，凫雁龟鱼，时出没隐见。又于海中作玉象鲸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光如皎日。项羽入关，掘开冢，见先时所埋工匠，在冢内者，皆久而不死，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辞赞文。好事者验诸史传，皆非葬时所有，则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后人以其辞多愁苦诅怨之言，因名碑曰怨碑。（《陕西通志》）

广川王去疾好聚亡赖少年，游猎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中尉谏，王不听，病免归家，说王所发掘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焉。魏襄王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门椁，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宛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床上有王唾壶一枚，铜剑二枚，金玉杂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哀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二日乃开，有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月乃歇。初至一户无扃钥，石状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入立倚，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钥，叩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砍不入。烧枪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开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钩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钩堕落。床上石枕一枚，尘埃フフ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像，或有执盘奉食之形；无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魏王子且渠冢，甚浅狭，无棺柩，但有石床，广六尺，长一丈，石屏风床下，悉是云母。床上两尸，一男一女，皆二十许，俱东首裸卧，无衣衾；肌肤颜色如生人，须发齿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如生人。王畏惧之不敢侵近，还拥闭如旧焉。袁盎冢，以瓦为棺椁，器物都无，惟有铜镜一枚。晋灵公冢，甚瑰壮，四角皆以石为护犬。捧烛石人，男女四十余，皆立侍。棺器无复形兆，尸犹不坏。孔窍中皆有金玉，其余器物，皆朽烂不可别。惟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阔如新玉，取以盛书滴。幽王冢，甚高壮，墓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踪横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栾书冢，棺柩明器，亏烂无余。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遂击之，不能得，伤其左脚。其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觉，脚肿痛生疮，至死不瘥。（《西京杂记》）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冢，藤蔓缠其棺。旁有石铭云："欲陷不陷被藤缚，欲落不落被沙阁，五百年后遇熊博。"（《珑上记》）

后魏天赐中，河东人张恩盗发汤冢，得志云："我死一千年，困于恩。"恩得古钟磬，皆投于河。（同上）

梁昭明墓，为人所开，取其琉璃碗、紫玉杯，携入大航，有燕雀数万击之。（同上）

齐建元中，盗发楚王冢，获玉镜玉屐，又得古书，青丝简编。（同上）

政和间，访求三代彝器，陕西转运使李朝孺、提点茶马程唐使人于凤翔发商比干墓，得大铜盘镜二尺，及白玉四十三片。其长三寸，厚一指半，上圆而锐，下方而阔，玉石明蒙。程李留玉于泰州军资库，而以其盘献。徽宗曰："前代忠贤之墓，安得发掘？"罢朝孺而反其盘。真州六合县境，有山曰方山，四面平直，左右多古丘。绍兴十二年，村民耕田，穿一墓，得玉百余枚，皆长二寸，阔一指，上有小窍，大抵与比干墓物同，为运使一属官所得。携过天长，以示县尉魏生，魏求其一属官，不可。识者谓此古王公敛尸玉押也。（《彝坚志》）

张永开玄武湖古冢，上得一铜斗有柄。太祖访之朝士，何承天曰："此是新威斗，王莽王公亡，皆赐此物，一在冢内一在冢外。"（《拾遗录》）

陈蕃冢，昔值军乱，闻墓有宝，三军争掘。忽有大蛇围绕坟侧，雷雨晦冥，竟不得发。（《珑上记》）

安塞马懋才为诸生时，邻村友人招之饮，既夜醉而独归，见傍溪灯火就之。有女子高髻云鬟，形容秀丽，迎马生至其家，列酒肴，对饮大畅，临行赠诗一律，末句云："得意须逢张子撰，没时竹叶绕槐阴。"马生固知近村无是居也，疑之，断所佩带，置之道上。明日至其地，见古墓累累，前所遗带，在荆棘丛中。后马生举进士，历官副宪，登岳阳楼读壁间诗，有张子撰名，喟然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吾止此矣！”既而果免官，其所谓竹叶槐阴，后亦历历皆验。（《陕西通志》）

古之殉者，生不尽年，故发冢时，间有存者。汉宫人逮待魏郭后，范明友（霍光巩）奴游走民间，皆自冢中出，缕指汉宫及光家事，具了了。足信干宝感父妾而记搂神，良不虚耳（《说储》）。

有人破古冢，得铜器似琵琶，身正圆，人莫能辨。行本曰：“此阮咸所器也。”命易以木弦，其声响雅，乐家遂谓之阮咸。（《垅上记》）

有盗发蜀先主墓，见两人张灯对棋，惊惧。一人顾曰：“尔饮酒乎？”各饮一杯，兼与玉带数条，命速出。盗至外，口已漆矣，带乃巨蛇也。（同上）

唐明皇不得其死，人罕知之。后温韬发其陵，见明皇头，乃破两半，以铜丝缝合，岂杀三子纳儿妇，遂假手辅国耶？（《鸿书》）

宋吴越检校礼部尚书钱文炳，元侄也，显德中，入京为供奉。开宝五年，其妻丘氏卒，炳幼精青鸟之兆，得一穴于报恩院侧古松林中。有僧常泰云：“此地据山之冈，当是古贤之墓，尚书不可重茔。”炳不从，督役开之，果古墓也。石板数重，柩已成灰，惟骸骨在石上，长逾丈，胫骨三尺，明若金色。东畔一铜铛，皆青花，西畔一古剑，已碎。余大玉环在，靶亦玉，刻为合抱芙蓉，玉色莹然。炳心欲之，不令彼入，自守而下。忽一黑峰大如球子，复剑下飞出，于炳右眉螫之；炳便闷倒，头大如斗，舆还而卒，常泰掩之。（同上）

昔波斯人来闽，相古墓气，乃谒墓邻，以钱数万市之，墓邻不肯。波斯人曰：“汝无庸尔也，此墓已无主五百年矣。”墓邻始受钱。波斯人发之，见棺衾肌肉溃尽，惟心坚如石；开观之，有佳山青碧如画，旁有一女靓妆，凭阑凝睇。盖此女有爱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青气，故能融结如此。（《氵溪文集》）

林逋墓，在孤山之阴。绍兴十六年，建四圣延祥观，尽徙诸院刹，及士民之墓，独逋墓诏存之勿徙。咸淳间，贾似道题石曰：“和靖先生墓。”命金华王庭书之。元僧杨琏真伽发其墓，惟端砚一方，玉簪一枝。（《西湖便览》）

东水门外觉照院，元末，予缘干适彼，与寺僧纵步道旁，指一圹云：“此陶谷坟也。”墓门洞开，其间无一物，因讽寺僧为掩覆。僧曰：“屡掩屡开，不可晓。十余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尔后不复来。陶为人轻检，尝指其头曰：”必带貂蝉。‘今则髑髅亦不复见矣。“（《昼墁录》）

行春桥，宋时为左军教场，有马三宝墓，不知何代人葬教场内，尝欲去之，有黑蜂数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月，军厕名狗儿者，掘发之得，铁券一，题曰：“雁门马氏葬横冲桥，至元十五六，狗儿坏我屋。”始知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桥乃横冲桥也。（《西湖便览》）

明太祖建寿陵，将迁宝志冢，祝之不报，曰：“假地之半，迁瘗微偏堂，一日享尔一供。”乃得卜发其坎，金棺银椁，因函其骨，移瘗，建灵谷寺卫之，立浮图于函上，覆以无梁砖殿，工费钜万。仍赐庄田三百六十所，日食其一，岁而周焉，以为永业，御制文树碑记迹。俄霹雳雳其碑，再树再击，上曰：“志不欲谓吾迹耳。”乃寝不树。（《野记》）

十将墓，在匠门城东数里，有人耕墓旁，忽青蛇上其足，其人遽以刀诛之；上半跃入草中，不可寻，徐视其余，乃剑也。入墓欲持归，则不见矣，方子通诗载其事。（《中吴纪》）

莆中有甲科严姓者，生平历仕吸民膏脂，势焰弥天，曾任江右廉宪。闻顾陵岗名师，厚币聘之，为母觅地。顾入闽关，即梦二鬼，以物罩其眼。及抵莆与捍葬毕，将复度关，复梦二鬼持去原罩。顾公方悟向所捍者，为凶壤，返而劝严改之；严以谓礼薄故诳也，重谢辞之。（《昨非庵集》）

江右有大姓邓某，好延接青鸟术。有一客卜得大地甚吉，乃正豪家池中，必不可得。因画策收布数百疋，往鬻他郡，故若跌者，尽堕池中。走诣豪家，乞地晒布，复谓不可往，属暂贮之。久不往而豪家渐贫，布皆耗尽；度其尽始往，则无可偿。因下说词，以池归己为灌圃资。券成，辄水掘数尺，见石匣，匣中有二鸭，一飞去，一为掘者折足，即埋匣中，实土成坟，豪家不得争。邓氏顿贵显，第代有跛者一人，至今称石匣地云。（《耳谈》）

天顺间，安阳民牧牛入一破冢中，铁索悬一棺，去地四五尺，四旁无一物。民摇动其棺，沙土蒙头，不能开眼。民惧，急趋出，沙已没铁矣。翌日，拉伴往视之，沙土满中，不复见棺，盖触其机发而然也。（《嵩阳杂识》）。

严分宜在位时，集天下堪舆家，遍邑访求吉壤。一人独指一地曰：“葬此，子孙当有拜相者。”分宜如其言而启之，有古墓在焉，验其碑，乃严氏远祖也。（《座右编》）

尤仁卿业堪舆，言尝游昌平，为官家某卜牛眠绝世。其家以葬母开圹，已有紫漆棺，而丹漆书其前。方漆，凸起木上炯炯，盖亦妇墓，而其夫所为文，仁卿尚能记忆，而予稍为次第之云：“某里人卢孝妻祝氏月英，父某母某，孝始聘其姊，姊为权力者夺去，父母以英续盟。英貌庄性慧，事舅颇极礼敬，女红经史音乐，皆能精晓；日不废书，夜必刺绣，夫妇倡随，未尝离舍。偶得脾泻，而前势力者，复欲谋夺英，鹰犬之客，平地风波。英愤恚，火郁暴死，归孝三年，年二十一岁。惊魂两飞，不知离合，死不知生，生何以知死？尽力营葬，恨无再遇之期，血泪如麻，不能止息。散衣十九件，皆英手刺花鸟，人谓画工不如；并其平生玩好，悉以归葬。至正二年某月日，夫卢孝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宦家知地吉，因以母棺累其上，而仁卿名益彰。（《耳谈》）

孝葬其亡妻，而未必累世显赫，征诸子孙也，而宦家以为吉，可笑矣。假令即吉，亦不当加棺其上余休宁有汪姓男坟，葬有年矣，其子侄客外；有富人陈某，贪其穴，加母棺于上。汪屡讼，陈行贿，不肯也。邑令梁批状云：“汪男陈女，岂可同穴？断令迁去，为赵亦为楚也。”陈惭甚，即行起。

吾郡朱夫子宫闽时，判断称神。后离任，私过其治所，问父老朱某为政，有冤民否？曰：“有一焉朱公执理，每右贫而左富。有贫民为富人造葬地，埋机欲夺之，其旧土方寸不加锄，但覆新土于上。又访其地名四至，造伪契，讼于朱公争之。公按其地，以为果贫民业也，断与之；富人受冤，而贫者诈地得葬焉。”公爽然，命引至其所争处，详视之，果吉壤也。乃仰天大言曰：“此地不发，是无地理，此地若发，是无天理。”其家遂终不显达，吾郡父老尝以为言。

宣城沈少参卜葬地，启土乃古冢也，有志，乃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掩之，惧复有发掘者，立碑识之。少参夜梦一官峨冠博带来谢曰：“君掩吾冢，蒙德已厚，况又立碑，无以报德，当送一大魁为公嗣。”已而少林生，幼聪慧，一目不再读，弱冠及第。（《昨非庵集》）

温大雅将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当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吾当含笑入地矣”。（同上）

豫章舒状元讳芬者，童年颖悟，其父与形家谋风水。形家得一地，语父曰：“此地当发鼎元，然必四世之后乃应。”其父曰：“吾欲快目前，四世后吾骨朽矣，无所用若地也。”芬在傍曰：“父无患，若地果胜，请移三世祖骸骨葬于此，即应在儿身矣。”父从之，芬果发大魁。（《座右编》）

闽中孙文祥自浦城道经霍童乡，日暮，见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闻夫妇哭声，问故。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日当徙去，不禁悲伤耳。”文祥曰：“吾为汝谋，勿戚也。”旦视其处，乃一荒冢，大惊。日午，果见衣袍者，持畚钟至，诘之曰：“贫甚，将迁祖墓，鬻地以度活耳。”文祥倾囊与之，不告姓名而去。后数夜，梦前夫妇。拜曰：“厚恩莫报，今获二凤雏相谢。”后果生二子，先后登第。（《臣鉴录》）

莆田林观字用宾，常遇异人，指一佳地曰：“葬之，公卿盛于麻粟，虑君之福德，未足以当此，奈何？”公曰：“吾德则薄，吾福则浅，但得此地而与宗族共之，岂无一二足当之者？”异人叹曰：“即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指穴授之，公取族二十四骸，与其亲偕葬焉。后生子元美，登进士，孙潮，曾孙廷棉、廷机，元孙廉，皆官至尚书，公累赠光禄大夫。（《畜德后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宗谏议弘暹字晋甫，嘉兴县人，未第时，有为形家言者，语宗曰：“公所以不即与计吏偕者，诚以公家墓相不吉尔。”宗然之，遂与觅地之可以葬其亲者，至其宅东，有水势环抱。宗忽于田中拾一古铜印视之，文曰：“谏议之章。”宗大喜，秘之，语形家者曰：“若此地可葬乎？”形家者曰：“此当ㄟ富贵，虽华要，尚不得金紫，而宗氏亦于此斩矣。”宗不然之，竟于得印处葬其亲焉。未几，戊午壬戌，联捷，授丰城令，以循良第一征入。宗以为琐闱掌肱间物，而亦有为地者；忽有中之者，卒得小司马，自谓印章虚耶？何以登第？实耶？今已失谏议矣。又未几，新郑公当国，以宗魁岸有识，改兵科给事中，历礼科都给事，旋卒于家，竟无嗣。（《耳谈》）

新都殷司徒家，掘池得古冢，冢砖长五寸许，皆有字云：“歙东萧司马碧葬。”而不知碧葬之义，以问汪伯玉司马。伯玉考之，凡死忠不得尸者，得血以葬，曰碧葬，岂碧花苌宏之血义耶？（同上）

李公本宁父力农，尝供田主役使。一日代其开葬地于山，忽倦寐，神来斥之曰：“此新车娘子葬所也，何人大胆，遽开此穴？”觉而视之，穴中水溢矣。田主嫌其地有水，弃之。后半载，本宁生。庄户生子，例携酒蛋奉田主，求其取名。是年宁父造一新水车，田主曰：“即取名新车儿。”未数月，产妇病，竟死，偶忆前梦，问田主求所开地，田主曰：“尔尚有子，何可葬水中？”曰：“我贫家，得省开穴力足矣。”田主遂立券与之。比葬，水已干，本宁登甲科，官显，父尚健养。（《啸虹笔记》）

袁了凡好谈地理，曾访至光福，问一村农曰：“颇闻此地有佳穴否？”对曰：“小人生长于斯三十年矣，但见戴纱帽者来寻地，不见戴纱帽者来上坟。”袁恍然而去。（《珊瑚网》）

南充某村，掘地得古隧，题云：“姚氏之门，为棺几万几千几百，皆瓦棺，长仅尺。”棺内皆男女枯骸，实符其数，不知何物，仍瘗覆之。李本宁太史观察关中，时实见其事，而朱秉器中丞已纪载之，则在川中者也。（《耳谈》）

湖州西门外十里，乌程严尚书祖墓也，最高处，有娘娘庙。庙前野人父子锄地，至檐石下，然有声，若中空者。因结所亲，穷其境，中空若方室，有棺悬马。棺前几筵炉钅 并盆盎之类，皆是金银，恣取以出。数人暴富，语渐泄，因集众至十六人，再入。棺高四尺，长丈余，阔半之。锯截其一角，奇香喷鼻，乃加大斧；内忽作声曰：“无伤我，我修已成，将出人世间矣。若所有，任尔取也。”众从隙阅窥之，见好女子披霞锦，冠九旒，俨如王后，端坐金椅。益异之，棺开，女以纤手挥众，指甲长尺许，或以斧伤其肩，无血而肉香。遂什棺中珍玩金玉充初，众尽饱所欲出。时万历戊子，守沈公孟化、令袁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光宇微闻之，往迹其地，犹见尸，以迎风臭矣。即令掩覆，逮众至，皆吐实如前语；而逮时惧以所取为赃，争弃水中。有工字砚，今属袁令。玛瑙簪长五六寸，为女绾发者，今属某孝廉转售。今御史大夫沈公棺内悬银牌，牌称此沈休文约女，聘梁昭明太子，未婚殒命，以王妃礼葬；而休文无子，独此女才貌绝世，甚怜之！故厚葬，倾休文之产，文即昭明撰。始严氏犹争，谓其先墓，见牌遂惭阻，掘者诸人，亦皆以罪死病亡无存者。（《耳谈》）

李东阳父名淳金吾卫军，微时为渡度日，尝见一妇人，早渡午归，迨晚复渡，如此者几月。李一日诘其故，妇曰：“有夫系狱，日往给其饮食，又复归膳翁姑耳。”李闻其言，甚悯之，遂却其直，早晚任其渡。他日一叟见告曰：“闻汝素有善念，必获善报；汝有亲骨未埋，吾当为择吉地瘞之，后当有发。”因与择一山，指曰：“有白狐卧处，即佳壤也，汝可潜舁亲骨埋其中。”李一夕往彼，果见白狐熟眠不起。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树枝有声，狐惊，耸身三立而去，遂即其穴葬之。明日叟来询葬事，李告以故。叟曰：“侯狐自起，乃为妙耳。今惊去，当中衰，汝子当不失三公。”后西涯果大贵，子兆先早卒，年未三十，公竟无嗣。（《尧山堂外纪》）

柴墟储文懿公为吏部侍郎，终于南都，子灏扶柩归海陵之第，涂攒于墓舍一年矣。启而葬，棺上变生黝墨如铁，成绘画文，具画家鳞皴烘染之法。前则奇石枯松，旁出二筱，茎叶咸。左则梅株夭矫，稍缀数花。其杪右如左，而树差短，全无花。古雅萧散，非俗工所能为，后有文隐隐未就，殆有鬼神为之者。家人惊愕，走闻州大夫，驾驰来视，削而究之，深入木理。（《涌幢小品》）

周栎园侍郎葬母，棺上亦生异纹，陈检讨其年为作瑞木赋。

曹某者，凿靛池于海门城东黄泥口，忽得古冢，题石曰：“骆宾王之墓。”启棺见一人，衣冠如新，顷即灭。曹惊讶，随封以土，取其石而归。籍籍闻诸人，有觉之者，曹惧，碎其石。（同上）

舒梓溪微时，馆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许。适其子为群盗所诬，罄家产求脱，尚不给，卖其妻。舒方岁暮解馆，即辞修仪，并他生所致者，尽与之，得免于难。舒既贫甚，内子不举火者二日，须馆金甚切。舒归喜甚，而无所给炊以进，舒益愧，忧见于色。内子慰劳之，扣得主人鬻妻故，即问鬻值几何，何不即捐馆金与之，使其夫妇如初？舒揖云：“业已与之，今无以食贫，不敢与汝言也。”于是两相称快，了不知朝夕乏生计也。内子持筐出屋，傍涧中漉虾子少许，归复持瓶向邻家借酒，与先生酌。时已夜，见一虾子甚大，出其两足，夹盂外，因偶出声曰：“虾子脚儿乔。”鬼即于门外续曰：“状元定此宵，银环金锁锁，帘卷玉钩钩。”夫妇错愕。明日雪甚，出贷亲知，仅足支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有形家者怜其匮乏，问舒有先人未葬否？曰：“正急此。”乃指其近郊某所曰：“此中有大地，尚无主，余周视数载矣。为美女梳妆形，前有银环金锁，珠帘玉钩，莫若乘急为君家卜之。”乃为检其年月，又只在次日最利。舒暗喜与鬼语合，而谢以匮不能举棺；及封窆，术竟为画策，且出橐金资其事，而乘夜葬之，四邻无知者。不数年，舒廷试第一，彼形家者，终无所踪迹。（同上）

刘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邢台县治西南先贤村。嘉靖年间，为盗所发，内有石刻云：“盗者李淮。”事闻于府，捕得治罪；刘兄弟精数学，故前知如此。（同上）

四川南充县署有谯周墓，自晋以来，无敢动者。嘉靖中，太守袁光翰徙之。尔后县中频见绯衣贵人出入，县尹至者辄不利，往往迁他所避之。南城吴鉴以进士任县令，独不避，下车之日，妻张暴卒。未几，母张又为侄所杀，疑是其子，笞而毙之，遂被劾去。（同上）

兴化县南法华废寺西，有铁棺焉，长九尺二寸，前广后狭。相传宋建炎间薛庆常遣其徒撼之，中有物相触，作铿然声；以铁椎击，百不损，鼓之，不液，乃止。（同上）

鄞有猾盗詹拣尸者，善发古墓，事觉系狱，以玉碗三，黄金数锭，赂邑绅包泽求解。包曰：“此为盗物无疑，当不待教而诛者。”亟言于当道，之法，其祸少息。包有刚介声，历宦称阎罗包老云。（同上）

休宁汪季阁偶触伤足大指拇，痛苦十余年，百药不效。后移其父柩营葬，棺久厝浅土，底已坏烂，见一足指在棺外。乃易新棺，纳指于内，以绵裹束。葬甫半月，而季阁之足指，不治自愈。（《讠 刃庵偶笔》）

康熙辛酉，都城西安门内，有内监治宅掘地，误发古墓，中有瓦垆一，瓦罂一，墓石二方，广各一尺二寸。一刻卞氏墓志四字，环列十二辰相，皆兽首人身。一刻志铭，题曰《大唐故濮阳卞氏墓志铭》。文曰：“贞元中五年，岁次己卯，七月癸卯朔，夫人寝疾，卒于幽州蓟县蓟北方。以其年权窆于幽州幽都东北五里礼贤乡之平原。”（《识小录》）

思陵在昌平州鹿马山南，距西山口一里。先是崇祯壬午，田贵妃薨，卜地于此。营建未毕，都城失守，贼舁帝后梓宫至州署，吏目赵一桂同士民率钱葬之田妃墓内。其门外之右，为司礼太监王承恩墓，以从死附葬焉。（顾炎武《昌平山水记》）

顺天府昌平州署吏目赵一桂为开圹捐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共归田妃寝陵事，恭照明陵坐当昌平州天寿山。卑职于崇祯十七年正月，署州捕，遭际都城陷故主缢崩。至三月二十五日顺天府伪官李纸票为开圹事，仰昌平州官吏，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动官银，雇夫速开田妃圹，安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梓宫。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葬，毋违时刻。彼时州库如洗，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因葬主限迫，亦再三踌躇。卑职与好义之士孙繁社白绅刘汝朴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钱三百四十千，雇大启闭。其圹中隧道，长十三丈五尺，阔一丈，深三丈五尺。督修四昼夜，至初四日寅时，始见圹宫石门。用拐钉钥匙，推开头层石门，入内，香殿三间，陈设祭器，中有石香案两边列五色绌缎，侍从宫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盛大红箱内，中悬万年灯二盏。殿之东间，石寝床一座，铺设裁绒毡，上叠被褥龙枕等物。又开二层石门，入内通长大殿九间，石床长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阔一丈。田妃棺椁，即居其上。初四日申时后，故主灵到，即停于祭棚内，陈设猪羊金银纸札祭品，同众举哀祭奠下葬。卑职亲领夫役入圹宫内，将田妃移于石床之右，次将周后安于石床之左，后请崇祯先帝之棺，居于正中。田妃葬于无事之时，棺椁俱备，监葬官见故主有棺无椁，遂将田妃之椁移而用之三棺之前，各设香案祭器毕。卑职亲手将万年灯点起，遂将二座石门关闭，当时掩土地平，尚未立冢。初六日率捐葬乡耆等祭奠，号泣震天，逾时方止。复传附近西山口拨夫百名，各备掀掘筐担，舁土筑完。卑职同生员孙繁祉亦捐金五两，买砖修筑，周围墙高五尺有余。幸大清朝定鼎，特遣工部复将崇祯先帝陵寝，修建香殿三间，群墙一周。使大明故主，不致沉沦于荒郊，君后升遐，犹享血食于后世，虽三代开国，不逾是也。地官例书某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宫之前。时仓卒不及砻石，以砖代之，朱书大明崇祯皇帝之陵，钤之以铁，乃仁和龚佳育所书。陵前飨奠祭器俱备，香案玉器全设，神牌三，石青地，雕龙边，以金泥之，上题思陵周后田妃谥，石牌题庄烈愍皇帝之陵。甲申四月，密云副将张率兵至昌平城下，射血书于城中。于是生员孙繁祉同乡官王延授，举人杨春茂等倡义杀贼，缚贼渠李道春周祥同赴长陵祭奠磔之。又以伪官刘恺泽等四人，献俘于崇祯皇帝之陵，亦磔之，具文哭奠焉。（谭吉璁《肃松录》）

●卷六。焚麈寄寄园主人曰："终日清谈，而于事一无所济，博弈不如矣。玉麈高挥，不如付之一炬，大快也。若夫一言之警，终身改行，追谈近事，默奉典型。侈口科名，使子弟益知勤学，旁涉寿考，使后生咸念养生。属对果忙，则助拜表作赋之用，巾帼亦及，足惭须眉男子之颜。要皆有益之言，不当而清谈，概弃之也，寄焚麈。"

◎座箴谆谆终日，而漠然无与身心；虽正襟庄色，亦仅仅与谑浪等谈。言微中可以名座，可以名心，可以资学，必首录之以当书绅。

遇美色于密室，逢千金于旷野，临大敌于猝然，闻仇人于垂毙，好一块试金石。（《菜根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能捐百万钱嫁女，而不肯捐十万钱教子；宁尽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轻半生之功读书；宁竭财货以媚权贵，不肯舍些微以济贫乏！总未反而思耳。（《座右编》）

一手诘盗，一手窃盗赃，故前盗死而后盗生。一面惩奸，一面窥奸妇，故此奸伏而彼奸犯。（《归有园尘谈》）

眼者身之镜，耳者体之牖，视多则镜昏，听众则牖闭。面者神之庭，发者脑之华，心悲则面憔，脑减则发素。精者体之神，明者身之宝，劳多则精散，营极则明消：此可作卫生经。（《说储》）

少饮酒，多饣粥，多茹菜。少食肉，少开口，多闭目，多梳头。少洗浴，少群居，多独宿，多收书。少积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小干禄，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无。（《岩栖幽事》）

招师教子弟，正望其成人。每见富贵者席宠姬办首饰，则甚易；隆厚币，延名师，则甚难。兰房用度，必是周致，书院缺典，之不问，宜乎硕师去而庸师来，庸师固栖身之谋，一年复留一年，子弟乏开导之益，一日昏纯一日。（《珊瑚网》）

近俗尚信二教，匹夫愚妇，每月素斋求福；甚有无为之教，其说更不足污啄。夫圣人斋心戒事，致敬神明，盖尊神以师心也。安有不修人德，而徒净口腹以祈福，所谓来生现果之报，信有准哉？（《静斋谈》）

士大夫家少年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未得其隽永，先习其简傲。（《韩山子》）

妻虽贤，不可使与外事，仆虽能，不可使于内事。（同上）

吕叔简刑戒一曰五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继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曰八莫轻打：宗室莫轻打，官莫轻打，生员莫轻打，上司差人莫轻打，妇人莫轻打，童生莫轻打，旧族名门子弟莫轻打，援例等项生员莫轻打。三曰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随行远路勿就打，人跑来喘息未定勿就打。四曰五且缓打：我怒且缓打，我醉且缓打，我病且缓打，我见不真且缓打，我不能处分且缓打。五曰三莫又打：已拶莫又打，已夹莫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曰三怜不打：盛寒炎暑怜不打，佳节令辰怜不打，人方伤心怜不打。七曰三应打不打：尊长应打，为与卑幼讼不打；百姓应打，为与衙门人讼不打；工役铺行应打，然修私衙及买办自用物不打。八曰三禁打：禁重杖打，禁从下打，禁佐贰非刑打。九曰五禁甚于打：小事用夹棍甚于打，夜间用刑甚于打，决责不如法甚于打，滥禁淹禁甚于打，重罚甚于打。（《存心录》）

后生不读书，而老者读书，胥吏干人子孙应科举而宦门不习举业。贫者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用，而富者节俭，藿食者忧虑，而肉食者泰然。僧道食荤，而俗人好善茹素。富贵家女为新妇遵礼法，甘枯淡，贫贱家女为新妇，反不识好恶。（《客中间集》）

苏子瞻作杀鸡之疏，非吾儒之仁，张乖厓转到羊之经，乃异端之义。（《玉笑零音》）

未得兽者惟恐其创之小也，已得之，惟恐伤肉之多也，人情乎？君子曰：“凡关于得失者类然。”居彼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詈人也，人情乎？君子曰：“凡涉于彼我者类然。”（《说储》）

乡有仕而归里，馈者迓者，往来观者，阗路骈陌；既而族姻交贺，即雠者亦茹耻愧谢。独邻居一室，扃锁远引，若避寇然，怪问之，愀然曰：“所贵锦旋者，谓其得时行道，庇吾乡里。今或窃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贵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谬，武断者有矣，庇奸慝持州县者有矣，是荣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广，邻居日以蹙，吾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贺为？”（《韩山子》）

文成公与人书，后生美质，须令晦养深厚，天道不翕聚，则不能发散，花之千叶者无实，为其英华太露耳。（《昨非》）

林退斋先生临终，子孙跪膝前请曰：“大人何以训儿辈？”先生曰：“无他言，若等只要吃亏；从古英雄只为不能吃亏，害了多少事。”（同上）

德兴邑廨，有石刻二诗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商贾之身，南州北县。不如田舍，长时见面，门无官府，身体强健。麻麦遍地，猪羊满园，不知金贵，惟闻粟贱。夏绢新衣，秋米白饭，田事既了，官税早办。安稳眠税，直千直万，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一村，不知千里，有饥有粮，我渴有水。百里之官，操人生死，孤儿寡妇，一张白纸。入着县门，冤者得理。上官不嗔，民即欢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养我明府。苗嫁萋萋，曷东曷西？父母之乡，天子马蹄。”（《金石残编》）

常将十年后眼睛，预评今日自家文字，便不敢草草作文。常将百年后公论，预勘今日自家操修，便不敢草草干事。人只道人心难料，不知自心更难料，假如乏钱时，自思得了百钱千钱，仅彀足矣；及至得钱后，再添了千贯万贯，还更不彀，以此知自心难料。人只道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假如失意时受了人一拳一棍，几恨死矣；及至得意后，打了人百拳百棍，反更称佳，以此知自心不平。（《道犭旬编》）

松封五大夫（始皇），柏封五品大夫（武后），石封盘固侯（宣和五年）。鹤乘轩（卫懿公），虾蟆得廪（晋惠帝），鸡鹰食县斡，犬马乃有赤彪，仪同逍遥郡君，凌宵郡君之封号（并北齐幼主）。夫木石鸟兽，皆可以得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禄，然则爵禄何足以荣士人？（《说储》）

杨石斋当国日，一弟为京卿，二弟为方面，诸子姓布列中外甚众。子慎复举进士第一人，贺者毕至。公颦蹙曰："君知为傀儡者乎？方奏伎时，次第陈举，至曲终必尽出之场，此亦吾曲，终时已，何贺为？"亡何，公以议礼不合去。慎谪戍滇南，而佥事恂以杀人抵大辟，家声顿衰。（《玉堂丛语》）

富贵寿考，人情愈得愈无厌心。闽中林太守春泽寿一百四岁，当九十九年，里人拜节祝曰："愿公百龄。"公怫然怒且笑曰："不曾要君养我，奈何限我寿耶？"姑苏韩学士敬堂未第时，人有梦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馆，其人时来说前梦，率皆喜；及转礼侍予告，而说前梦者又至，公乃怆然有忧色。（《座右编》）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也。今则又有瞎婆，盖与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如此，而不致奸盗者几希矣！若能谨而远之，如避蛇蝎，庶乎净宅之法。（《座右编》）

汪少宰《闲斋语》曰："人家富贵如牡丹花，今春开盛，要当培植，为来春膏液，恐为凋谢之渐，奈何不加滋灌而自戕之斤斧乎？魏紫姚黄，忽然粪吐，谁之过欤？"（《格言》）

泰和罗文庄公兄弟叔侄，先后相继，咸登高第。公由冢宰归家养，庭讯甚严，仲子谒选，乞书帖当路，图仕南方，以便省问。公曰："数字不足惜，惜认义命二字欠确耳。平生讯汝谓何，而有是言？"竟不与书。（《座右编》）

康熙辛酉，予山西本房冯云肃典试江南时，余督榷扬关，遗要于路，谕之曰："子第力拔真才，予家子侄五人，应科举者，概不令入闱，勿萦心曲也。"冯子喜甚，对天拜祝而南行。

词讼到官，类是增撰，被殴曰杀，争财曰劫，入家谓行窃，侵界谓发尸。一人诉词必牵引其父兄子弟，甚至无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辄扯入。意谓未辩是非，且是追呼一扰，耗其钱物，辱其妇女，以泄愤耳。不知公门一入，吏卒禁呵，笞扑交错，已不胜魂消气沮。遂有畏惧刑系，觊欲早出，而妄自诬伏者。有吏务速了，强加拷讯，逼令招认者。有长官自恃己见，妄行臆度，吏辈承顺旨意，不容不以为然者。呜呼！一人坐狱，阖户啼号，一罪爰成，妻孥典鬻，爰书数语，其得潦草从事乎？（《昨非庵集》）

娶妇必德门，不必富贵，嫁女仅可给衣奁，不必过丰。疾必迎医，勿事祷禳。丧祭必依礼，勿用僧道。故旧不可忽遗。势要不可趋附。（《座右编》）

一畏天道。二遵王法。三行善不使人知。四学吃亏。五轻财让产好施。六甘淡薄。七不恃权势，妄自尊大。八不交豪侠客，不狎优伎，不宠健仆。九不尚才华技艺工巧。十不杀生。十一不妄语自欺。十二学黄老守雌。（《古隐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善焚香读书一也。有刚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阴德方便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厌人乞贷八也。改过九也。不逐淫贪杀十也。闻事不惊张十一也。与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着马上去不回头十四也。无作好作恶十五也。不谭乱十六也。不谈闺阃事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扬善掩恶二十一也。急难中济人，宽慰人二十二也。不助强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旧二十四也。为事与众用之二十五也。知人诈伪含容之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惭愧二十七也。语有序二十八也。当人语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恶衣食三十一也。不面许人三十二也。省约惜福三十三也。知人饥渴劳苦三十四也。不念旧恶三十五也。常思退步三十六也。（《客中闲集》）

从恣忄 舀淫，不自珍重。窘若拘日，无潇洒之趣。怨天尤人，广生烦恼。今日预愁明日，一年常计百年。室人噪刮，耳目尽荆棘。听信师巫祷赛，行杀戮以重业缘。寝兴不适，饮食无度。讳疾忌医，使虚实寒热妄投。多服汤药，荡涤脾胃，元气渐耗。以死为苦，与六亲眷属常生难割难舍之想。（《不治十病》）

百姓宜安，刑罚宜省，税敛宜薄，冤抑宜察，追呼宜简，判决宜审，用度宜节，兴作宜谨，燕会宜戒杀，思患宜预防。（《居官十宜》）

卯辰饮酒。未晚巾脱。近午梳栉。向三光及西北方溲溺。信口秽骂。喜闻仆辈传说人家阴事及衙门新闻。箕踞横股，倚跛而坐。当食发叹，见客不常揖。聚谈淫亵，及食口舞剧。诋毁人文行以佐谈锋，妄想不可为不可行之事。（《十二简》）

教子九则：曰勤学，曰择交，曰戒多言，曰习应对，曰知礼义廉耻，曰进退威仪，曰不事嬉游，曰有守，曰遇事有知识。

教女九则：曰习女工，曰议酒食，曰学习学算，曰小心软语，曰闺房贞洁。曰不唱词曲，曰闻事不传，曰善事尊长，曰戒懒。（《珊瑚网》）

不可不戒者十：偷妇人，好赌，纵酒，交匪类，刀笔，打纸牌马吊，传是非，凡契墨轻易着押，有事信口答人问，足恭。（《杂纂补》）

不可不效者七：结交有智人，密事不语妇人，酒后不多语，勿听妻言疏兄弟，博古知今，不妄信奴仆，入境问风俗。（同上）

重富轻贫，焉可托妻寄子？敬老慈幼，必然裕后光前。开口说轻生，临大节决然规避。逢人称知己，即深交究竟平常。乐处生愁，一生辛苦。怒时反笑，至老奸邪。举止不失其常，非贵亦须大富，寿可知矣。喜怒不形于色，名成还立大功，奸亦有之。（《心想摘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胜国遗闻国有简编矣，何遗乎尔？曰事琐鲁，未必悉纪董狐也，父老之街谈，岂尽同《湘山野录》？随采所闻，亦以佐得失之林。

洪武始与诸儒臣议修玉牒，祖朱文公，一日见徽州有姓朱者为典史，问果文公后乎？其人对：非也。于是顿悟，竟却众议。（《稗史》）

自叙世德碑曰：“本宗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乡，世服农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陈氏，生男三人，长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长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为祖考妣，有子二人，长五一公。次即先考讳世珍，元初籍淘金户，金非土产，市于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于役，遂弃田庐，携二子迁泗州盱眙县。先伯等五一公十有二岁，先考才八岁，先祖营家泗州，置田治产。及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迁濠州钟离县，其后因至钟离居。先伯考性淳良，乡里称善人。先伯娶刘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钟离。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长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迁钟离。后戊辰年先伯考有孙六人，兵兴以来，相继寝没。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为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缺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病，舍入皇觉寺中。甲申父母长兄俱丧，次兄守业，又次兄出赘刘氏，某托迹缁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乱，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招集义旅，兵力渐众，因取滁和。龙凤三年，帅师渡江，驻兵太平。为念先考君尝言世为朱巷人，宗族俱有，平日每有乡土之念，即访求故乡宗族之所，遂调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举族父兄昆弟四十余人至，始得与之叙长幼之礼，行亲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复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历世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先考葬钟离。”（《剪胜野闻》）

天下贡赋，惟长安县贡土，万年县贡水。（《客中闲集》）

洪武年，择解额内隽异者，俾肄业翰林院中，张唯等凡十有七人，实与撰。正月甲寅命题赋诗，诗成称旨，唯等皆擢翰林国史院编修，以赞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彦良分教之。上谓曰：“昔许鲁斋诸生，多为宰辅，卿其勉之！”听政之暇，辄幸堂中，取其文亲评优劣，命光禄日给酒馔。每食，皇太子亲王迭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赐衣及弓矢鞍马，恩礼甚厚。（《玉堂丛语》）

太祖召钱唐讲虞书，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王之言，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同上）

高皇微时过剩柴村，已经二日不食矣。行渐伶仃，至一所，乃人家故园，垣缺树凋，是兵火所戕者。上悲叹之，缓步周视，东北隅有一树，霜柿正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取食之，食十枚便饱，又惆帐久之而去。乙未夏，上拔采石，取太平，道经于此，树犹在；上指树，以前事语左右，因下马加之赤袍曰：“封尔为凌霜侯。”（《在田录》）

刘伯温见西湖五色云起，知为天子气，应在东南，微服以卦命风鉴，游江湖间密访之。先至会稽王冕家，与之闲行竹林中，潜令人放炮，冕闻响而惊，叹曰：“胆怯。”往海昌贾铭家，时新建厅堂清洁，唾污之；铭出见，令拭去，叹曰：“量小。”遂往临淮，见人人皆英雄，屠贩者气宇亦异，买肉讨饶，即大砟一块与之，算多王侯命，叹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从龙者之众耶？”晚得圣祖，遂深结纳之，许定大计。（《龙兴慈记》）

太祖始造钞不就，一夕梦神告当用秀才心肝为之，寤思之不得。高后曰：“士子苦心文业，其文课即心肝也。”太祖曰：“善。”因命太学积课簿，捣而为之，果成。（《初政录》）

太祖初下建康，闻土人秦原之周良卿丘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礼延请，询以政事，号曰三老，敬之甚厚。不久，以原之为南台侍御史，即荐陈遇中行于太祖，遂三顾聘之，为帷幄师臣。（《应庵随录》）

洪武十八年二月，中山武宁王薨。太祖辍朝，怆然不乐，谓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将军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阵，东征西讨，削平群丑，克济大勋，今边方未殄，朕方倚任为万里长城，而太阴屡犯上将，不意遽陨其命，天何夺吾大将军之速？朕夜来竟夕不寐，欷流涕，思尽心国家为社稷之重，安得复有斯人？乃欲有以报之，无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勋烈，宣于金石，永垂不朽，使后世知斯人为国之元勋也。”遂亲制碑文，树之于墓。而世乃传太祖惨刻甚，中山疽发背，命内官赐之熟鹅。中山知疽食鹅必死，遣医生速去，从容食鹅，果薨。比太祖欲杀医为解，已远遁矣。（《万青阁偶谈》）

孙丹阳炎字伯融，长六尺余，面黑如铁，一足偏跛，长于歌诗。至正中，天台丁复，同郡夏煜，皆以诗名，日夜相切磨刂，下笔快扫，百纸可立尽。常与煜对习赋诗，务出奇相胜，每得一隽语，扑案大呼，哗声撼四邻。在处时以上命召致刘诚意，刘坚不肯出，以宝剑遗伯融。伯融作诗以为刘当献天子，人臣不敢私，封还之；刘无以答，乃逡巡就见，今其诗具集中。宝剑光耿耿，佩之可以当一龙，只是山阴太古雪，为谁结此青芙蓉？明珠为宝锦为带，三尺枯蛟出冰海，自从虎草裹干戈，飞入芒砀育光彩。青田刘郎汉诸孙，传家惟有此物存，匣中千年睡不醒，白帝血染桃花痕。山童神全眼如日，时见蜿蜒走虚室，我逢龙精不敢弹，正气直贯青天寒。还君持之献明主，若岁大旱为霖雨。（《列朝诗集》）

忠勤伯汪广洋字朝宗，为诗清越，其《送俞院判子茂征鄱阳诗》曰：“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风日晴，把酒送君行，好慰三千士，将收七十城。烟花催叠鼓，云骑拥连营，山越人争喜，殊方自此清。”（同上）

旧内在今应天府之所，高皇建大内宫殿既成，迁居之，旧内虚焉。他日召中山王饮，乐甚，即以是第赐之，中山拜谢而去。上乃夜命工作匾，刻旧内之门四字，厥明将往悬之，未及行，而中山辞表至矣，上悦。（《碧里杂存》）

太祖一日退朝，在武英殿侧室静坐，忽闻外有履声橐橐，问曰：“此为谁？”对曰：“老臣危素。”太祖曰：“尔耶？朕将谓文天祥耳。”危惶惧，顿首，汗流浃背。（《鸿书》）

明兵之入燕也，危学士素趋所居报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兵垂及，史库言于主帅，撵而出之，累朝实录得无恙。（《列朝诗集》）

严德明为左佥都御史，尝掌院印，以疾求归，发广西南丹充军，面刺四字曰：“南丹正军。”后得赦归吴中，居于乐桥，深自隐讳，与齐民等，宣德末年犹存。西军之过，暴苦民家，公奋手殴之，西军讼于察院。被逮时，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陈云：“老子也曾在都察院勾当来，是识法度的，岂肯如此？”李问云：“何勾当？”严公云：“老子在洪武时，曾为都察院掌印，今堂上反榜所称严德明者，即是。”李大惊，急扶起，延之后堂，请问旧事，欢治竟日而罢。后御史缪让家宴客，教授李绮上坐，请公作陪。公时贫甚，头戴一帽已破，用杂布补之。绮易其人，见公面上刺字，怜而问之曰：“老人家为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遗臣，任左佥郡御史不幸有疾，蒙恩发南丹，今老而归。且曰：“先时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绮亦大惊，拜而请罪，因退避下坐。（《耳谈》）

江阴焦某者，太祖故人也，思见之，屡命不起，太祖使人搜索之。一日焦忽荷鸡酒，由街直入，太祖喜其至，辄命以其物付光禄，治具相饮，欢甚。已而出金银角三带，命其自拾以官之，焦取角，授以千户。数日，迳出高桥门，挂冠带于桑树而归。（《泳化续编》）

高皇尝选苏杭民间妇女，通晓书数者，入宫给事，须其愿乃发，得四十四人。比至试之，可留者才十四人，赐金其家，余悉遣归。永乐间，又选天下婺妇无子而守节者，有司籍送内庭教宫女刺绣缝纫，又有藩王之国，分隶随行，以教王宫女，其所处曰养瞻所。初独以无子者，其后有子而幼且窘者，亦遣行。有吴江吴家妇陆氏与焉，有子遗家。至宣德间，陆从某王封广东，又转从封江西，子已长往来二藩间，屡请求见母，辄不允。迨正统丁卯，复恳启于王，王怜而许之，陆已病笃不能言，子股与食，陆苏。王闻益悯，召见赐金帛，劳遣之，至旅而卒，归椁先墓，人为作吴孝子传。子名璋，生子洪，由进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历任南京刑部尚书。（《野记》）

金陵帝王庙正殿所祀历代帝王十六位位次：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告}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夏大禹王，商成汤王，周武王，西汉高祖皇帝，东汉世祖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两庑从祀历代功臣三十七人位次：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爽，太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右位次皆明太祖所定，原有赵普安童，无陈平冯异潘美。后增陈平冯异，以为君臣有同德之休，进潘美以节义有终始之善，去赵普以为负艺祖为不忠。祀木华黎而罢安童，以为祖厥祖而难并，既祀伯颜，亦罢阿术。（同上）

本朝祭古帝王陵寝，明太祖而下，有宣宗孝宗。

明初总计天下粮税，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一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浙当天下九分之一，苏赢于浙，以一府视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于苏，苏一州七县，松才两县，较苏之田，四分处一，则天下之尤重也。一本朝康熙初，分华亭为娄县。（《舆图广注》）

洪武甲戌，钱宰以唐铎荐，诏遣行人乘传征入，定蔡氏书传。书成，复欲归，因微吟云：“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太祖闻之，召燕于文华殿，谕曰：“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宰大悚惶，谢罪，未几太祖论礼都尚书任亨泰诸儒，有年老愿归者听；钱老最有年，遂赐宴及钞，仍驰驿归，洪武庚午年也。又三年卒，寿九十六。（《泳化续编》）

洪武初，翰林学士刘三吾奉敕为《孟子节文》总一百七十余条，前有三吾题辞，刻在南京国子监。此书之外，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应庵随录》）

黄岩陶宗仪字九成，少举进士，一不中，即弃去，务古学。出游浙东，师张翥李孝光杜本，抵淞教授弟子。至正间，累辞辟举；张氏开阃，辟军谘，亦不受。洪武六年，守令举人才至京，以病固辞，得放归，遭乱播迁，必以卷帙自随。有田一厘，家于淞南，作劳之暇，休于树阴，有所得，摘叶书之，贮一破盂，去则埋树下。如是十载，累益至十数，编次成书，卷帙甚富。（《列朝诗集》）

学士陶安字主敬，明太祖尝制门帖赐之，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一家”。（同上）

明给事中傅安，以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永乐五年始归。十四年封别失别里纳里失罕为王，宣德元年始归；为给事中三十三年，羁留外国二十二年，然才给命敕赐老而已。其视苏子卿出使加久，而视典属国之赏，又何薄耶？（《太白剑》）

郯城李骥，洪武丙子，以大学生撰授户科给事中，坐累免官。后用荐起知东安县，县多狼。尝噬寡妇子，寡妇诉于骥，骥反躬自责，而白寡妇冤于城隍神。翌旦狼死于寡妇子被噬之所，东安施公礼时为刑部尚书，异之，为纪其事。（《应庵随录》）

权谨以孝子，起为文华殿大学士，郑沂以义门，起为礼部尚书。（同上）

洪武初，夙观经史中有句读字义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质之，虽有知书内侍，能文宫人，不得近，盖不特寻绎义理而已。末年侍讲方希直有诗云：“风暖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烧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即其事也（《玉堂丛语》）。

周是修善画龙，自题曰：“甚然首，归然角，静能潜，渊遂跃，苏苍生，用汝作。吉水周是修写并题。”后解学士大绅和曰：“势峥嵘，出头角，翻海涛，只一跃，兆丰年，霖雨作。”后题曰：“周是修予同业友也，今见其所写龙，并题，何可无诗和之？”

袁珙相成祖验后，欲官之。珙曰：“相陋福薄，不堪仕禄，但求杖头不缺，到处酣饮足矣。”上乃赐以金牌一面，御笔题诏云：“赐汝金牌，任汝行走，遇库支钱，逢坊吃酒，有人问汝根由，道是永乐皇帝好友。”（《遗愁集》）

姑苏阊门有伍子胥祠，神像立而不坐，坐则必毁。时童谣曰：“若要伍公坐，须待二兄来。”及况太守钟莅任，入祠见之曰：“不可使神久。”遂易以坐像，自是不复毁矣。（《尘余》）

况钟谒一势奄，拜下不答，敛揖起云：“老太监想不喜拜，且长揖。”（《鸡窗剩言》）

兰溪邵有胆量，中乡举人入监。适值迎春会，例许监生簪花，众皆畏缩。邵直前取花，为成祖簪之，上注目焉。既中进士，即擢御史，即复御点两浙巡按。辞以浙人，不当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命御史一员协处。（《敕石闲谈》）

翰林周叙居禁近二十余年，多所论列，诏独修辽金元三史，有《石溪集》八卷。国初馆阁莫盛于江西，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句。（《列朝诗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饶州朱友季自立一家言，辑为书，专诋毁濂洛关闽诸子，以书诣京献阙下。成祖览之，怒曰：“此儒之贼也。”即敕行人押回原籍，命布政司同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谕其罪而笞之，仍搜检其家藏所著书，悉焚于市，谕曰：“除恶不可不尽也。”（《泳化类编》）

近有周翰林某好诋朱子，一夕梦金甲神曰：“汝何妄诋先贤也？”射之中心，因惊寤，患心痛死。

宣德丙午春，建文江南来归京师，上书云：“吾当时避难后宫，密卖以出，人不知也，祝发为僧，居某寺几十秋矣，吾于代革之际，犭哭自退藏，故人无闻我生者，且皇祖尚有密敕在此可考。今年老八十，只欲还家死自己土上，他日史官亦知我不自刎也。”于是奏闻，敕老臣往视之，至则一老衲而已，莫知其为故君也。独一老宦，颇忆少帝旧容，遂访问焉。少帝视老宦若故宦者，不觉涕泗流溢，乃云：“吾于七夕时，赐桃实三枚与尔，尔匍匐阶下，食其一以怀其二，问尔藏之由，尔对曰：”臣有老父在家，欲怀此以献。‘吾乃嘉尔孝，复赐五枚，尔颇记此否？“老宦不觉失声大哭。既而吏部尚书蹇义，右都御史洪英等，闻故君犹在，皆来访遗事，历历述之，始知不死，遂相拜而泣。一时故臣皆来吊探，佥以实闻；诏养于二馆中，未几暴卒，命以公礼葬郊外。（《泳化续编》）

建文回北京，朝廷命四老中官视之，皆不能认。最后又差一老中官至，建文曰：“我杀曹贼时，掷下金枪尚在乎？”盖建文尝命曹国公李景隆御师，曹国公败归，建文锁景隆于太庙，谓之曰：“国若亡，尔必先死于此。”及城破，不及杀景隆而遁去。（《泳化类编》）

建文破国时，削发披缁，骑而逸。其后在湖湘某寺中，至正统时，八十余矣。一日闻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陈牒，门者不知谁何，亦不敢阻。既入，从中道行堂下，坐于地，御史问尔何人，讼何事？不答，命与纸笔，即书云：“告状人姓朱，太祖高皇帝长孙，懿文太子长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谓曰：“老和尚事，真伪不可知！即真也，尔老如此，复出欲何为？”曰：“吾老无能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当付之何地耶？不过欲归体父母侧耳，幸为达之。”御吏许诺命有司守护，飞章以闻，敕送京师。至遣内竖往视，咸不识。和尚曰：“固也，此曹安得及视我？为问吴减在否？”众以自命诚往，诚见和尚亦迟疑。和尚曰：“不相见殆四十年，亦应难辨矣。吾语若一事，昔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挟一脔肉赐汝；汝两手皆有执持，不可接，吾掷之地，汝伏地以口衔取食之，汝宁忘之也？”诚闻大恸，返命言信也，敕迎入大内佛堂养之，未几殂云。（《东朝纪》）

金川门之变，建文帝阖宫自焚，《实录》谓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越七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备礼葬之，遣官致祭而不言葬地所在。或谓松阳王景请葬之以天子之礼，若然，岂有不为置陵守冢，掌之祠官者乎？是则备礼云者，特史臣欺世之辞尔。至于北京金山口景皇帝陵北，相传有天下大师之墓，好事者实之以为建文帝坟。然访之土人莫辨其处，逊回之事，野史纷纷，以忠思所获僧杨应祥伪为杨应能。或又以太监吴诚伪为吴亮，且隐应祥之毙狱，而云老佛取入西内。又言葬之西山，不封不树，遂指不为何人之墓，以为帝坟。考应祥之获，在正统五年，上官岑瑛执送总兵柳溥，械至京师，锢之锦衣卫狱。是年太监吴诚坐征麓川失利，弗救，法司论辟宥死。崇祯中，巩都尉永固请以建文帝入祀典，思陵曰："建文无陵，从何处祭？"于是言者谓当祛西山不封小树之讹，而考寻成祖礼葬之迹，是亦痴人说梦矣。（《两京求旧录》）

正统中，宗伯胡荣蚤朝承旨，跪起带解落地，从容拾系之，面不转色，遂叩头还班，御史不能纠其失仪。十三年彭时中状元，当上表谢恩，是夕坐以待旦，至四鼓困倦，乃隐几而寐，竟尔失朝，纠仪奏言应令锦衣卫拿。已奉旨，行洁出班奏启，彭时不到，合着锦衣卫寻，使一新状元被执如囚，斯文不雅，上是之。（《遗愁集》）

乡斡在母衽时，父济为春坊庶子。英宗有梦，召□□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贵子之兆。"问群臣，济奏曰："臣妇夜生一子。"上特旨每月给米一石，及长，登进士第历宗伯。年七十五归田，月给米二石，自悬弧以自易簪，始终禄养，父谥文敏，干谥康靖。（《客中闲集》）

正统八年，雷震奉天殿吻，诏求言。刘忠愍球时在翰林，陈言十事，其一言宜亲政务，权不可下移。王振览之大怒，锦衣指挥彭德清在王振门下用事，公卿率趋谒，而忠愍独不为礼，彭衔之。会公上疏，乃激振曰："刘球疏中权不下移一言，指公也。"振大怒，而公疏中尝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进士处之。未几，编修董自愿为太常少卿，振因诬公与同谋，敌先言以为地，并逮下狱，已而阴嗾锦衣卫使马顺以计杀公。一日五更携一小校推监门进，公与董同卧，小校前持公。公知有变，大呼曰："太祖之灵在天，汝何得擅杀我？"小校持刀断颈，流血被体，屹然不动。顺走前举足踢倒，因曰："如此无礼。"遂解支之，裹以蒲包，埋卫后空处。董从旁匿其血裙，数日密归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为亲葬之。正德中赠学士，谥忠愍。始锺同父与公同馆，相厚善，封事实约与偕，疏成为妻所窥，泣劝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锺他往，妻大骂曰："汝自干事，何得累及他人？"公惊走且叹曰："锺固谋及妻孥耶？"遂独举。未数日，锺病死，妻亟悔，每号辄曰："早知，曷若与刘侍讲公同死耶？"时同年尚稚，习闻之。比长，疑以问母，告之故，同怀忿恨，常欲伸父志。比后谏易储杖死，入祀郡中忠节祠，与公同日迎主。（《玉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丛语》）

景泰间用人，多密访于于少保谦。时缺祭酒，翰林徐有贞欲之，以门生杨宜为少保内姻，干请再四，少保曲意从之。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华殿，辟左右谕之曰："徐有贞虽有词华，然其存心奸邪，岂堪为祭酒？若从汝用之，将使后生秀才，皆被他教坏心术。"谦无所对，惟叩头谢，退则汗出浃背。左右遥闻祭酒之说而未悉，有贞竟不得知，遂衔少保。（同上）

于肃愍巡抚河南山西时，舟行遇劫，遍搜行囊，更无贵重于腰间金带者，盗竟不忍取。沈文卿家居，盗入其室，沈口吟一绝云："风寒月黑夜迢迢，辜负劳心此一遭；只有破书三五册，也堪将去教儿曹。"盗亦舍去。（《续亘史》）

少保既杀，夫人梦公谓曰："吾被刑，魄虽殊而魂不乱，独双目失明，吾借汝目光，将见形于帝。"次日夫人忽丧明。已而奉天门灾，英宗临视，见公于火光中隐隐闪闪，时夫人方贬次山海关，复梦公曰："吾已见形于帝矣，还汝目光。"未几，有诏独贷其夫人。后公家属自戍所宥还，养子康将以公柩归葬，徙倚东市，见鬻画者取视之，则公与夫人像也。盖天顺初，庐太监永亦以奸党籍没，寻皆宥还，而内帑误以公像给永。故云明朝有三谦，高庙时余谦在翰林，宣庙时虞谦都御史，皆名人。（《尧山堂外纪》）

章纶为仪制司郎中，以谏易储下狱，久被幽囚，虱生于首，奇痒，殊不可耐，思欲以栉治之，苦无其器。一日忽有群雀共衔一物自庭中坠下，取视之。乃新置一牙边篦子也。公感荷神贶，珍藏之。又一日大雨，移卧就干处，方离一床之地，砖壁轰然倒矣。（《臣鉴录》）

予壬午夏，先恭人携儿避兵琅琊山，卧吴氏山楼，侵晨忽一蜈蚣从空落席上。予惊起走数步，屋梁堕枕间，免于压毙，先恭人喜曰："儿亦何幸遇难不死也？"

景泰间，给事中徐正密请召对，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复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虑，宜出沂王于沂州。又南城宫门之锁，亦宜灌铁。上怒黜为卫经历，复奏请必行，乃请戍铁岭卫。及天顺复辟，械至京引见，悸甚，溺便皆青，人谓其惊破胆也，剐于市。又有某御史滑县人，亦言南城多树，事叵测，遂尽伐之。时盛夏，上皇尝依树息凉，见树伐，得其故，惧甚。复位后，下御史狱，诏杖杀之。（《座石编》）

吴文定未遇时，受知于徐武功，有人来乞墓志，公曰："若欲名宦以荣亲耶？欲传世之文耶？"其人言为亲不死计，欲传世耳。公曰："若是，则吴宽季才其文足传世者，盍往求之？"（《玉堂丛语》）

文渊阁芍药三本，中淡红，左纯白右深红。天顺二年盛开八花，李贤遂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筵邀吕原刘定之等八学士共赏。时贤有玉带之赐，诸学士各赐大红织衣，因名纯白者曰玉带白，深红者宫锦红，澹红者曰醉仙颜。惟黄链以足疾不赴，明日复开一花，众谓链足当之贤赋一诗，阁院宫僚咸和。（同上）

徐既贵，乘传归里，守令率诸生郊迎，诸生以其不由科目，俱眇忽不成礼。郡守怒，因出句云：“擘破石榴，红门中许多酸子。”命诸生对，久不能属，代答云：“咬开银杏，白衣裹一个大人。”诸生惊服，遂相率请罪。（《尧山堂外史》）

泰和杨文贞公父子将早逝，母陈氏改赘德安同知罗子理，生大司成之祖京。后子理谪死辽东，文贞甫十二岁即养母及京。永乐初，文贞官内阁，陈氏累赠一品夫人，复为乞恩，除免京戍藉回泰和。宣德间，赠礼部尚书张公鉴卒，妻杨氏遗腹生子文质，字允中，即嫁，育于祖母王氏。正统壬戌，文质登进士，其继父已卒，乃迎母归，亦养其异父之弟妹。至成化间，杨氏亦授封太夫人，何相同至此？明朝嫁母而归授封者，仅此两见。（《应庵随录》）

南阳李先生当国，每以诗寄辨文清，先生始终不答。门人问之曰：“昔温公退居洛中，吕申当国，屡以书问起居，温公不答，某亦此意。”（《玉堂丛语》）

成化中，南郊事竣，撒器，亡一金瓶，时有庖人侍其处，遂执之官，备加考掠，辄诬服。及索瓶无以应，追之，漫云：“在坛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获，仍系狱。无何，窃瓶者持瓶上金绳，鬻于市；有疑之者，质于官，竟得其窃瓶状。问曰：“瓶安在乎？”亦云：“在坛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获；盖比庖人所指掘之地，不数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时而瓶获，或窃瓶者不鬻金绳于市，则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则严刑之下，何求不得？国家开矜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多矣。（《雪淡丛谈》）

弘治间，太监何文鼎以皇亲入禁城观灯，极谏，下锦衣卫杂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两人，但不可执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犹能于禁中拽铜钉作声，若称冤者，特命勒碑祭之。文鼎少习举子业，能诗文，壮始阉。（《说郛》）

弘治间，京师熊入西直门，马文升奏参守卫，因乞严武备。兵部郎中何孟春谓同列曰：“熊之兆宜慎火。”未几城内在处灾，礼部焚，禁中乾清宫焚，或问之。孟春曰：“宋人绍兴己酉，永嘉灾前数日，有熊至城上。州守高世则曰：”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慎。“余意此事而去耳。”（《续文献通》）

覃吉在东门，口授《大学》《中庸》等书，导以动作威仪，开说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宦官专权蠹国之弊。时孝宗赐东宫五庄，吉备陈不当受曰：“天下山河，皆殿下所有，何以庄为？”竟辞之。一日东宫诵佛经，吉适至，惊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伴来矣！”急易《孝经》读之，吉跪曰：“得无诵《佛经》乎？”曰：“非也，《孝经》耳。”宪宗有易储之意，露于怀恩。恩免冠叩头曰：“奴婢死不敢奉诏，宁陛下杀恩，无使天下人杀恩也。”孝宗之位定，恩之力也。林俊劾继晓下诏狱，祸在不测。恩叩头谏曰：“不可也，自古未有拔谏官者。”宪宗怒，以御砚掷之，恩以首承之，不中，推扑其几；恩脱帽解带于御前，号哭不起。宪宗命左右扶出，恩谓锦衣官曰：“若等谄事梁方，合谋倾俊，俊死，若等不得独生。”宪宗不得已解俊狱。刘瑾以宝石媚上，恩讽兵书俞子俊谏之，俞谢不敢；恩叹曰：“吾固知外延无人也。”宪宗崩，得疏一箧，皆房中术，悉署臣安进。恩袖至阁下，示安曰：“是大臣所为乎？”安惭汗不能出一语。科道劾安，恩持疏召安读之，安跪而起，起而复跪，恩摘其牙牌曰：“请出矣。”贤者二涓人，而可以阉寺概论？（《说邪》）

刘公大夏善知人，自两广来，经某所，总帅毛伦谒公舟中，拜起，涕泗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摈弗用，后果附逆瑾。成肃归至某所，遇都御史某，见其驺从服食之盛。公曰：“富贵之徒也，必不善。”其后卒如其言。（《玉堂重语》）

每朝罢，百官侍侧，独宣刘大夏循御陛旁以上，讲论移时，诸僚咸啧啧称赏，而大臣多不悦之。三学士或于阁门伺公出，问上所言。尝有朝士赋诗曰：“当时密语人不知，左右惟闻至尊羡。”盖纪实也。（同上）

正德大盗赵某，破彰德之武安县，集师儒于明伦堂讲书，及《易》之飞龙在天，问是何意？一士曰：“此正大王今日应天顺人之谓也。”大悦，赠百金。赵原是河南增广生，避刘六刘七等盗于水中，以物覆头。盗系其妻去，大怒，出水夺盗刀，击杀数十人，夺妻返。群盗壮之，重得之，知为赵素有英声，因拥为帅，以是多奇，兵益强。尝有诗曰：“秦庭有剑诛高马，汉室无人问丙牛。”盗固不足盗，而其语亦有刺。（《近代纪闻》）

长芦盐运司斗山刘公绎，总理辽东粮储，兼屯种。刘瑾初擅权政，急于贪，或告瑾曰：“文官富有，惟边郡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从。瑾怒，械至京师，枷号示众。时枷重法严，昼守监守，虽亲友莫敢近枷者，多十日余即死，独公枷月余不死。时公同郡王姓者，以死侍侧，日夕不离。公曰：“我死其职分也，如君何？”王终不去。方枷时有黄冠者至公邸，遗家人药一丸，每日剥一分服，尽则难脱。是日公梦仙人自霄下以一丸药纳口中，觉而口尚有药香。监守者俱言见老人送药，忽不见。于是宣闻九市，上达朝堂；西麓张太宰乘此异言之，公得释为民。后太宰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监察御史；未几瑾败，朝野称为铁汉。（《见闻录》）

康对山以救李崆岗见刘瑾，遂蒙清议，瑾败，坐落职为民。既罢免，以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声妓自娱，闲住乐府小吟，使二青衣被之幺玄索，歌以侑觞。西登吴岳，北涉九，南访经台紫阁，东至太华中条，停骖命酒，歌其所制感慨之词，飘然欲仙。居恒征歌撰妓，穷日落月。尝生日邀名妓百人为百年会酒阑各书小令一阕，命送诸王邸曰：“此差胜锦缠头也。”杨侍郎延仪过浒西，留饮甚欢，自起弹琵琶劝酒。杨言家兄在内阁殊想念，何不以尺书通问？对山怒掷琵琶撞之，杨走，追而骂曰：“吾岂效王维假作伶人，借琵琶讨官做耶？”归田三十余年，其殁也以山人巾服殓，遗囊萧然，大小鼓却有三百副，风致殊可思（《列朝诗集》）。

刘太常介继娶妻艳，冢宰张彩欲夺之。乃问介曰：“我有所求，肯从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彩曰：“我所求者，嫂也，敢谢诺？”少顷舆归。（《续笔乘》）

武宗阅天文书星名注张，又作汪张，下问钦天监及史馆皆莫知。杨慎曰“注张，柳星也。”历引《周礼》《史》《汉书》以证。湖广士官水尽源通十平长官司入贡，同官疑为三地名，慎复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证之。嘉靖癸未，修《武宗实录》，总裁二阁老尽取藁草属刊定焉。甲申七月，两上议大礼疏，率诸臣撼奉天门大哭，廷杖者再毙而复苏，谪戍€南永昌衡，投荒三十馀年，卒于戍，年七十有二。用修在滇世宗意不能忘，每问杨慎云何？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用修闻之，盖自放，尝醉胡粉涂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妓奉觞，游行城市。诸土苗以精白绫作衤咸，遗诸妓服之，酒闲乞书，醉墨淋漓，诸苗辄篝归，装演成卷。尝语人曰：“老颠非欲裂风景，聊以耗壮心，遗余年耳。”著述最富，诗文集之外，凡百余种，盛行于世。（《列朝集》）

蒋司空瑶为扬守，江彬辈恶其无货贿。一日上捕得大鲤，谋所鬻者，左右遂以中公，上乃呼而属之。公归，括女衣并首饰数事，蒲伏而进曰：“鱼有值矣，他无所取，惟妻女衣装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无须此，亟持归，鱼不取值矣。”（《天中记》）

正德己巳，姜荣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调瑞州。署印时适华林贼来攻城，姜仓卒付妾窦氏印，亟出集兵捍贼，势不敌，逸去。贼突入求姜弗得，以刃伤姜妻，窦氏哀求救而免，因执窦。窦先藏印水池中，既被缚以行。高安盛豹一父子时亦在难，窦谓贼曰：“盛家子在，可遣其父报令赎我。”贼如其言，窦密与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池中，归幸言之，我死矣。”比至花坞乡，遇道旁，共绐贼以渴就饮，遂投而死，诏旌曰贞烈。（《客中闲集》）

立石于府州县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镌二大字于其前。其阴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此盖作于蜀王孟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文尚多，乃宋太祖删，今府邑堂前改为禁革火耗碑亭。（同上）

宸濠令一士诈为羽客，往说韩副使邦奇，假以所绘松请题。韩为诗曰：“劲节贞心本自奇，四时常见绿猗猗；笑他江上桃花树，为放春光两三枝。”士喻意，不敢言而退。（《尧山外纪》）

杨明先生筮仕刑曹，适轮提牢睹诸史豢豕，恻然恚曰：“夫四以罪系者，犹然饭之，此朝廷好生浩荡恩也。若曹乃取以豢豕，是率兽食人食也。”群吏请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岂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给诸囚，至今不复豢豕云。后同里有官刑部，语及其事者，先生颦蹙曰：“此余少年不学，兹闻之尚有余惭，子乃以为美谈耶？”其人未达曰：“上宣朝廷之德意，下轸囹圄之罪人，至德事也。先生顾深悔之，以为罪过何也？”曰：“当日凭一时意见，揭揭然为此，置堂卿于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座右编》）

王文成既平宸濠，奸党嫉其功，复营内旨，领京边军，讨宸濠余党。时阳明受命巡抚江南，许泰等领京边军万余人，在南昌剿捕余贼。给事中祝续、御史章纶随军纪验，望风附会，肆为飞语。北军日暮，呼守仁名骂，或冲道启衅。守仁略不为动，务待以礼，预遣官于市人，移家于乡而以老羸应门。始欲犒赏北军，泰等预禁之，勿令受。阳明给示内外，述北军离家苦楚，居民当致主客礼。每出遇北军丧，必停车问故，厚与之椟，嗟叹乃去。久之，北军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礼，我安得犯之？”会冬至时，新经濠乱，民间哭亡酬酒，声闻不绝，北军无不思家泣下求归者。泰日挟所长，较射教场，江西官军射多不中，泰乃强守仁。守仁故不得已应之，乃三发三中，每一中北军在旁，同声踊跃。泰不乐而罢，且曰“吾军亦皆附彼耶？”遂班师。（《野编》）

兴献王在邸，雅重文士，有朝者辄令见肃宗。毛御史伯温朝时，亦获见，毛以手抚弄肃宗首与额，且曰：“相貌良雅秀。”时年十一，退屏后，愤然不平。比正位，尝以问内诗曰：“何御史大如此？”或对曰：“彼以代巡为职，故敢为傲肆。”上因是渐以裁抑御史为念。（《尧山堂外纪》）

庆成王生一百子，俱长成，自长子袭封外，余九十九人，并封镇国将军；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皇朝盛事》）

夏言用事久，家富贵，高莞雕题，广囿曲池之胜，媵侍便辟，及音声入部，皆选，服御膳羞，如王公故事，阁臣日给酒馔。当会食，言与嵩共事二载，言不食上官，俱家所携酒肴甚丰饫，什器皆用金。与嵩日对案，嵩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各自为馔。（《玉堂丛语》）

许九杞名相卿，海盐人，为礼垣，以敢谏肥遁，最为夏文愍所重。文愍召起，道经嘉禾，以书致九杞与决进止；于时藩臬郡县，舣舟祗候，道相望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九杞葛巾荔带，刺一小舫，诣夏，夏问九杞仆此出何如？许不答，第言可惜李长源，却受观察判官。夏公正襟起谢曰：“便当疏辞，以奉明教。”须臾挝鼓回帆，顾诸祗候，一时星散去；夏抚然，遂不果辞，卒及于难。（《海盐县图径》）

光州刘绘字子素，在省垣，抗疏论贵溪用事，上是之。贵溪度无以难，乃遣客李宝以相率来说，子素怒摔宝柱下。已而从给舍寿贵溪，贵溪手玉碗行酒，子素挥其碗碎地，客尽惊出，明日疏言十罪不报。六月朔昼晦，上大恐，问天官主何占？子素引《汉书》对，请去贵以塞天怒，明日遂逐贵溪。（《列朝诗集》）

严相谓华亭公，吾平生为贵溪所狼藉，不可胜数，而最不堪者三事：其一大宗伯时，贵溪为首揆，俱在直。欲置酒延贵溪者数矣，多不许。间许，至前一日而后辞，则所征集方物，红羊貔狸消熊栈鹿之类，俱付之乌有。一上候直出，乃敢启齿。又次揆诸城为怂恿，则曰：“吾以某日赴自阁出即造公，不过家矣。”至日渚城为先憩西朝房以俟，乃贵溪复过家，寝于他姬所，薄暮始至，就坐进酒三勺一汤，略沾唇而已。忽傲然起，长揖命舆，诸城亦不敢后，三人竟不交一言。（《玉堂丛语》）

严嵩溺爱其子，诸曹以事白，初尚曰：“与小儿语。”至后，曰“与东楼语”。东楼，世蕃别号也。（《野编》）

严嵩当国时，朝贵相款，即就相宅设筵，及时但请出把杯耳。一日相出少坐，即以倦退曰：“世蕃陪客。”蕃怒，瞠目周视，复入曰：“闭门。”其时门即下钥，凡堂中诸有，悉撒如扫；诸公无可为计，据地达旦。一日蕃谓某尚书曰：“某马，某伏地候乘。”又某郎中亦其狎客也，即伏上马杌，蕃因践而乘之，行数步，蕃亦呼作某狗。然世蕃才绝敏，谙熟国朝典故，边事机宜，诸事务轻重，非世蕃处分，莫当上旨，亦实出上命，故君父皆倚以为重，宠日盛而势益张。（《耳谈》）

阁老严嵩得痔疾，肃宗赐红柿疗之，其谢启有曰：“草木何知，允执乾坤之长养，桑榆有幸，长承天日之光辉。伏愿于万斯年，比蟠桃而献寿，克昌厥后，立瓜瓞以宜男。”（《水南翰记》）

严分宜父子溺器，皆用金银铸妇人。而空其中，粉面彩衣，以阴受溺。（《笑史》）

严世蕃吐唾皆美婢以口盛之，方发声，婢口已巧就，谓曰香唾盂。（同上）

严氏籍没，郡司奉台使檄往，见榻下堆弃新白绫汗巾无数，不省其故，袖其一出，以咨众。有知者掩口曰：“此秽巾，每与妇人合，辄弃其一，岁终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为淫筹焉。”（同上）

尚书王天华取媚世蕃，用锦织成点位曰：“双陆图。”别饰美人三十二，衣装缁素各半，曰“肉双陆”以进。每对打，美人闻声，该在某点位，则自趋站之。（同上）

沈练字钝甫，与陈鸣徐又长为意气交，以劾严嵩为杨顺诬陷。纯甫雄于文，下笔辄万言，作筹边贼，吊死战诸将文，及纪事诸诗，尤愤懑。顺既杀纯甫，榜示边塞，有藏沈氏遗文片纸，按捕抵罪。诸生武崇文敛纯甫遗稿，将焚之，忽中恶仆地，恍忽见纯甫峨冠绯衣剑叱之，惧而瘗之后圃。事白后，穴地出之，以授其子，今所传《鸣剑集》《兵书》亦续诸编也。（《列朝诗集》）

严分宜当国，家人永年专为世蕃过钱，号曰鹤坡，无不称鹤坡者。一御史与之称义兄弟，而九卿给事，御史投刺，十盖一二。至江陵当国，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纳，号曰楚滨，无不称楚滨者。翰林一大僚为记以赠之，有二给事与之通婚，购翰林诸公赠诗及文，而九卿给事，御史投刺，十至四五矣。彻候缇帅延饮，必亡坐，衣冠跃马，洋洋长安中，势尤可畏。后事败，一坐绞，一坐斩。（《觚不觚录》）

分宜严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诞，刘巨塘令宜春，入觐时，随众往祝，祝后严相倦，其子世蕃令门者且阖门，刘公不得出。有严幸者，严相纪纲仆也，导刘公往，间道过其私居，留刘公饭馔已，辛曰：“他日望台下垂目。”刘公曰：“汝主正当隆赫，乌用垂目为也？”辛曰：“日不常午，愿台下毋忘今日之托。”不数年，严相果大败，且死，刘公适守袁州，辛方以赃二万滞狱，刘公忆昔语，且悯其知己，为减去赃若干，始得出狱从戍。（《稗史》）

丹徒靳文僖卒时，继夫人年未三十，比老，有司以其孙为严氏客，为之奏请旌典，事下礼部。礼部书吴山曰：“妇人节旌□也，第今甲所载诸旌典，原为匹夫匹妇发潜德之光，若士大夫家，何人不当为节□孝顺者？文僖公身为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奈何与匹夫匹妇争宠灵乎？”执寝之。大学士徐阶亦以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虑阁老夫人再醮耶？”阶语塞。时分宜之子，阴执朝权，尚书唯唯听命，第不敢犯山。有求嘱者，姑应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之。”（《玉堂丛语》）

徐文长入京师，馆张宫谕元忭舍，宫谕悛悛引礼法，久之心不乐，时大言曰：“吾杀人当死，颈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发弃归，键户不见一人，挟一犬与居，绝谷食者十年，人问之曰：“吾啖之久，偶厌不食，无他也。”宫渝死，白衣往吊，抚棺大恸，不告姓名而去。诸子追及之，哭而拜诸涂，小垂手抚之，不出一语，十年裁此一出耳。（《列朝诗集》）

《袁中郎集》云：“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耶古耶？周望曰：”此吾乡徐文长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为《徐文长传》。（《瓶花斋集》）

肃宗阅海忠介瑞疏，时喜时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国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云：“这畜有比干之忠：但朕非纣也。”留中者久之，后有所激，下阁票旨；徐阶拟以毁谤君父，决不待时，传首天下。严讷力争，乃改拟秋后处决，上从之。是岁以圣寿六衮停刑，至冬宴驾，忠介得免。（《林居漫录》）

忠介在狱，自分必死，肃宗宴驾，提牢主事某，设馔款之，海食饮逾常。主事曰：“先生何欢之甚？”海曰：“久知狱中例，将死必饯，欲醉饱而死焉。”主事曰：“莫误莫误！宫中昨日云云。”海闻之即痛哭擗踊，饮食尽吐。（《苏谭》）

李纲初授御史，升太仆卿，尝过苏州，盗夺其箧问隶曰：“李少卿耶？是无钱者。”掷箧而去。（《臣鉴录》）

张居正丧父，巡抚服往吊，白途中号哭，抵丧次曰：“死了老太师，何不死了小子？”涕泪沾衣。严分宜当国，附者认为干儿，寿日令其内子往严氏助厨，至被世蕃拊肩呼嫂，亦不为羞。（《座右编》）

居正奔丧归，所坐步辇，则真定守钱普创以供奉者，前为重轩，后寝室，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内童子左右侍，为挥篷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真守燕锡人，独能为吴。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仅得一饱餐。”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野编》）

居正奉旨归葬，所经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参吏部尚书礼，至是无不长跪者。台使越界趋迎毕，即身为前驱，约束吏卒，干隊饬厨博。（《玉堂丛语》）

居正母怯渡江，楚抚于其归，先排列艨艟，上覆以板，往来若平地。两傍栽参天桃柳，月下灯照前后，居正母舆中竟不知渡江也。（《南虹笔记》）

湖广巡按朱瑾吾为居正建三诏亭，居正作书辞之曰：“吾生平学在师心，不期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况欲侈恩锡宠，以夸耀流俗乎？且盛衰荣悴理之道，汉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驿耳，乌睹所为三诏者乎？”此书有才有识，故能担荷宇宙，勿徒以权臣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拟。（《苏谭》）。

居正方专国，从容问其叔，公车中颇知有雄骏君子晁贾才人者乎？曰：“无逾于汤沈两生者矣。”居正将以鼎甲畀其子，罗海内名士以张之，命诸郎因其叔延致两生。汤义仍独谢勿往，而沈君典遂与居正子懋修偕及第。又六年癸未，汤与吴门蒲州二相子，同举进士；相使其子召至门下，亦谢弗往也。除南大常博士，后以劾政府，谪典史。（《列朝诗集》）

居正未第时，极为僚王所眷，甫释褐还卿谒王，王置酒款洽，遇之甚优。尝从酒次更衣，讶居正绨敝，默然久之。私戒尚衣宫监，程其短长，出缯锦制袍二袭，纱称是，篝灯夜成，且走骑奴遗之。居正酒醒衣至，试之不失尺寸，惊喜过望，趋赴邸，顿首谢王曰：“琐琐何烦主臣？”未几而居正掌国，反日夜思王，而未有间，尝以书抵所知者云：“荆国主终不可留。”寻祸作。（《说郛》）

嘉隆间讲学盛行，楚人颜山农谓贪财好色皆性生，天机所发，不可阏之，第弗留滞胸中而已。门人罗汝芳成进士，戒且弗庭对，罗不从。明年遇之淮上，笞之十五，挟以游，罗唯唯惟命。后至南都，以挟诈人财，事发捕之，官笞五十不哀祈，困囹圄且死。罗力救之，得出，出则大骂不已，谓狱我者尚知我，而汝不知我，罗亦唯唯。（《朝野异闻》）

何心隐者，其才高于颜山农，而狠幻过之。尝言：“天地一杀机也，尧不能杀舜，舜不能杀禹，故以天下让，汤武能杀桀纣，故得天下。”少尝师事山农，山农有例，师事之者，必先殴三拳，而后拜受。心隐既事山农，察其所行，意甚悔。一日值山农之淫人村妇也，匿隐处，俟其出而扼之，亦殴三拳，使拜，削弟子籍。颜谪戍归，八十余尚无恙，何竟为张居正所杀。居正未相时，访耿御史，坐席未暖而去；何从屏后窥见，便谓此人能杀我。（《辨学遗编》）

刘球学士，以避难隐居姚江数载，从学者日众，名始闻。当涂以其异党也，廉得之，竟置于法。有成器先生者，姚江名儒也，特悯其忠，为作文以祭之。登灵绪山望空而哭者三，祭毕辄书祭文数通，分呈藩臬，迹其所为，若谢翱王炎午之于文天祥，皆非有为为之者。后数年而球之子佥事钉以提学至，造其庐拜之，执子弟礼甚恭，至今山上祭忠台在焉。（《莘野纂闻》）

万历中，楚宗人讦奏其王业，奉旨处分矣。王备物谢恩，因谢当事者，宗人欲申前说。三十二年闰九月三日，相率过汉阳府公馆，夺其私书，并解京银四扛焉。本府问城黄典史，走报分巡道。分巡副使周应治，鄞人也，怆惶请于赵巡抚可怀带领军人，捕焚其书，捉获宗人三十余人，裸其体，加桔梏而鸣金鼓，以入于会城。诸宗人见之愤甚，初五日麇至抚院，遇应治并学院窦某，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击之。应治窜伏赵内衙之神橱，赵出谕，语复不伦，登时打死碎尸，应治乘间弃敕印逃。事闻，狱具，斩二人，赐死五人，余炎锢。（《太白剑》）

是年七月，布政使门首桃树开花，闰九月初三，地震千里，自东北达西北。廿三日川省城天鼓大鸣，复大雨。

润州丁几督广东学政，渡江有司具牲醴请祀水神。公笑曰："舟乎或沉或浮，神何预焉？"至中流风浪作，而舟覆，李梦阳督江西学政，渡江，有司亦有此请。公怒命从者缚神投诸江，且曰："水神而投诸水，得其所哉！"竟无恙。（《中洮野录》）

许文穆公典己丑试，聚登榜者于射所戒厉之，既至，拜谒文穆大言曰："中后索赏，赌者必多，分毫皆不可与；即如我长班轿上门上，一切拒之。从我言者，为好门生，不从者反是；我密行体访，定人品高下。"（《涌幢小品》）

万历三十三年八月，金陵旱，西门外见蓝厂内铜殿一座，询之云："是陈太后敕四川造三座，一送峨嵋，二送南海，三送五台。峨嵋已完，此送南海者，因装至京，被抚院阻留在此，恐海上倭寇闻风，伺隙难防，除议请旨，今改送句容华山矣。"其殿高一丈六尺，深阔各一丈二尺，周围皆菱花，窗格秀丽可爱。又于本厂内起炉，铸一座，送五台，各料将完，匠工俱是川人，问每座价值若干？云："三座约费十五万。"崇祯末有扛大佛数座入京者，至彰义门门军阻之，检验，每佛身中藏一大铜炮。（《先曾祖日记》）

武清伯李伟，慈圣李太后之父，起自瓦匠，骤贵，请乞无厌。一日慈圣赐一箧，封职甚固，疑是重宝，开视，则瓦匠所用泥水刀也，嗣后敛戢。（《览[1234]微言》）

文天祥有黄冠故乡之言，王积翁欲合宋宦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云："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辈十人于何地？"事遂已，而天祥终有柴市之殉。孔公天胤曰："两浙有梦炎，两浙之羞也。"盖梦炎衢州人，与天祥俱宋状元，而不同如此。历明代数百年，凡留氏子姓赴考，责令书一呈结曰："并非留梦炎子孙，方许入试。"（《汇书二编》）

王文成之曾孙王先进袭爵后无子，应立其次弟先达之子业宏。王司马业浩者，文成父，鼎元华之后也，主异议，另推先通为嗣。盖文长长子正亿有二子，先通乃其次子之后，业浩诡称先达为乞养，非王氏，故业宏不得立，又遍贿五府诸公候，竟以先通嗣。业宏不平，上书忿争下狱。后国变，先通被杀，业宏乃以免。（《绥寇纪略》）

明熹宗天性极巧，癖爱木工，手操斧斫，营建栋宇，即大匠不能及。又好髹漆器皿，朝夕修制，不惮烦劳；学造作得意时，解衣盘砖，非素宠幸，不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窥视。或有急切本章，令左右读之，一边手执斤削，一边侧耳注听。读奏毕，命曰：“你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苏谭》）

天启六年，南京太监二十四衙门，与北京太监魏忠贤立有生祠，在后宰门，兴善寺傍。其祠大三间，有魏真容三副，正间一副，画朝衣端坐，两傍小内竖执圆扇牙笏。又木刻魏一像，坐正间。其左间一副，画金盔金甲端坐，两傍皆武将，执枪剑侍立。其右间画方中行衣，端坐，两傍皆小内官恭候。其丹墀之左，立一大石碑，道魏出身入宫始末。丹墀之右，立一大石碑，述魏扶幼主功业，节省南京进贡解物钱粮若干，其文乃杭州一廪生撰书。外有仪门头，仍未造完，所费何止以万计。天启四年创立，至四年尚未完工。（《先曾祖日记》）

万历戊戌科进士王绍徽陕西咸宁人，为魏忠贤干儿，官至吏部尚书。进退一人，必禀命于忠贤，时称王媳妇；常照《点将录》，倾害东林诸君子。忠贤阅其书叹曰：“王尚书斌媚如闺人，今笔挟风霜乃尔！真吾家之珍也！”愈亲爱之。其称东林开山元帅托⼗天王南户部尚书李三才，总兵都头领天魁星呼保义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掌管机密军师天机星智多星右谕德缪昌期，天闲星入龙云左都御史高攀龙，协同参赞军务头领地魁星神机军师礼部员外顾大章，掌管钱粮头领天富星扑天鹏礼部主事贺良，地狗星金毛犬尚宝司少卿黄下宾，正先锋天杀星黑旋风吏部都给事中魏大中，左右先锋地飞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邹维琏，地走星飞天大圣浙江道御史房可壮，五虎将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杨琏，天勇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天猛星霹雳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扬，天威星双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双枪将太仆寺少卿周朝瑞。又有马军八骠骑，大将八员，走探声息，走报机密。头领一员。行文走檄，调兵遣将，头领一员。掌管行刑，刽子手头领二员。巡视城垣头领一员。定公赏罚，政司头领二员。考算钱粮，支出纳入头领一员。分守江南泛地水军头领八员。守护中军头领十二员。四方打听邀接来宾头领八员。专守帅字旗头领一员。马军头领二十员。步军头领二十七员等名色。所列如李应升、蒋允仪、解学龙、吴尔成、孙慎行、陈于庭、钱谦益、文震孟、方震孺、徐宪卿、郑三俊、毛士龙、夏嘉遇、周顺昌、何士晋、赵时用等人，皆南直人也。一时更有《东林朋党录》、《东林同志录》、《东林籍贯录》。群小同心排挤正士，不遗余力。（《遣愁集》）

忠贤盛时，一测字者来京，喧传甚验，乃易服潜往叩休咎，因书一囚字与推。其人即顿首称奇，诘其何意？曰：“国内一人也。”忠贤骇服，以为神异，厚犒而别。乃私语人曰：“目下虽好，只是结局不佳。”叩其何说？曰：“一人悬在中间，将来必要吊死，四面俱无着落，家业自然荡尽。”后果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上）

五人墓事，世艳传。时至江阴，逮李侍御应升，开读时，亦有垂髻少年十人，各挟短棒，直呼入宪署，杀逆校尉，诸尉踉跄越墙奔窜。一卖蔗童子十余岁抚髀曰：“我恨极矣！”遂从一肥尉后，举削蔗刀脔其片肉，掷以饲狗。（《贞胜编》）

苏州逮周公顺昌，民变，击毙校尉。后苏民倡议天启无道，互戒天启钱不用，各州府县皆和其说，将天启钱积下。后传至京中各省，直出示晓谕，钱乃复行，私禁凡十阅月。（《先曾祖日记》）

天启七年三月，歙县岩寺街民变。因工部吕下问要吴百昌家属扳报各亲，代完钦赃，激变市民万余，奔郡城，将察院内下间新造楼屋折烧。下问撞破后墙，带家眷走入库厅衙内，府县官出示安民。后许志吉代任，更酷于下问，志吉文穆孙，至今有余愧云。（同上）

杨琏入狱时，度不免，啮指血草草千言，冀以尸谏，埋卧所，为许显纯所发，付之火。（《吴次尾集》）

顾裕愍公大章以祸，与杨忠烈公琏同下镇抚狱。每被拷掠，裕愍切齿不发声；忠烈大呼太祖高皇帝，一拷辄一呼。裕愍未死前数日，右手大食指，指尚存，捏笔作书曰：“吾以五十死，犹胜死耆寿而无子者；吾以不详死，犹胜死牖下而无闻者。吾诗有故作风波翻世界，长留日月照人心之句，可以为吾祠堂中联。”既被难，以血布衫裹拶落八指，寄归。裕愍与弟大诏孪生，貌相当，父母不能辨。既长，一成进士，官部曹，一第第，穷经著书。（《木斋新编》）

京师大盗朱国臣，其党为刘炜刘大刘二刘三等十人。一日命其妻大作炊，供夜半之食，党集而其妻睡失炊，怒笞之，逸出东市，遇夜巡把总，讯之故，反诘云：“尔为何官？”曰：“吾夜巡把总也。”曰：“夜巡获盗首功，当升何官？”答曰：“有功升钦依，或参将。”曰：“吾语尔，吾家堂子胡同有强盗十人，可往擒之，然须养吾终身耳。”把总诺之，果获十人，无脱者，下法司俱服。而朱国臣云：“我等擒，京师清矣，夜户可无闭矣，且吾告若，凡讯狱，不可不慎。如石驸马街周皇亲之杀，乃我也，而坐使女萧荷花，凌迟家人斩，岂不冤乎？李皇亲朝房人亦我杀，其婢与仆弃首饰于道，而坐拾遗人以死，又一冤也。今吾不言，谁复为鸣之者？”于是法司追问所治荷花狱者，而免侍郎翁大立为民，谪郎中徐一忠于外云。（《职小编》）

一中贵夜巡，忽闻冢中人声，盖既瘗而苏者，发之，得一女子，云：“为某翰林第七姬侍儿，遭鞭扑将毙，复置水上冻一夕，乃死。”事闻，翰林自引过，如魏丞相，上怒，罢其官。（《太白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绩溪民李世选，韩国善长十世孙也。当高帝时，驸马都尉李祺坐父罪死，其子盛庆，临安公主出也，贬绩溪为民。主号泣上前，上赐以手书，龙封许二百十六年，执此见主，复其故爵。故世选于崇祯初年具奏，上亲加辨验，以敕中胡惟庸为容，李祺为棋。且善长死于二十三年五月乙卯，此敕云仲春，与《实录》及《好党录》事迹不合。世选下狱论辟者十年，刑科李清请宥之，乃释。按其龙封纸墨，钳记严重久远，非民间仓卒所能为，岂高皇聊塞主请，故为错误，以开疑案，其真伪卒莫能辨也。司寇郑三俊批其牍曰："若善长之功，虽百世宥之可也。"科臣清服其言为至当。初谳此狱者，援妄假敕书律，世选长系论长，无论功臣将相，公主肺腑之谓何？呜呼过矣！（《绥冠未刻编》）

刘鼎元理顺李会元青，皆以夜禁，为内逻者所持，扑刘五扳，扑李十五板。李归寓忿极，遂绝；时省元陈组绶闻讣，往哭之，归而亦绝。（《雪庐焚余稿》）

中官握政本，乱天下者，无甚于王振刘瑾魏忠贤，其事权绝相类。振在枢管最久，其横恶，至乙丑丙寅以后而极，己巳屠裂于土木。瑾以丙寅流毒，庚午剐于燕市，家族皆诛夷籍没。忠贤肆凶，亦乙丑丙寅为极，而即伏诛，自缢于下卯，仍戮尸籍没。瑾相去一甲子，忠贤之去瑾，则再甲子也。（《贞信编》）

崇祯年，枚下阁臣，一时大僚及台谏，相篝不休，其不得与会推者，因造为二十四气之目，以摇惑中外。其曰二十四气者：杀气吴，棍气孙晋，戾气金光宸，阴气章正宸，妖气吴昌时，淫气倪元璐，瘴气王锡衮，时气黄景，膻气马嘉植，贼气杨枝起，悔气王士，霸气倪仁桢，疝气周仲琏，粪气房之祺，痰气沈维炳，毒气姚思孝，逆气贺王盛，臭气房可壮，望气吴维业，杂气冯元飚，浊气袁恺，油气徐沂，秽气瞿式耜，月气钱元悫：各有诨号，中间贤不肖参杂。其指为淫气逆气油气秽气者，其后皆死国难。（《两朝识小录》）

左宁南侯良玉辽东人也，起军校，以功官都司。初以苦贫，劫锦州军装，坐法当斩。适有丘磊者与同犯，愿独认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无聊，乃走昌平军门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尝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宴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且日谒司徒公请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躯，岂任典客？或吾向误若，非若罪也。"会大陵河围急，诏下昌平军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为总兵官，入见司徒公曰："大陵当天下劲兵处，围不易解，世威当行，今既以护陵不可，公且遣将，谁当往者？中军将王国靖书生也，左右将军，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则谁可？"世威曰："独良玉可耳。顾良玉方为走卒，奈何帅诸将？"司徒公曰："良玉诚任此，吾独不能重良玉乎？"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夜遣世威前谕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诣良玉邸舍请焉。良玉初闻世威往，以为捕之，绕床语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床下。世威排关呼曰：“左将军富贵至矣！速命酒饮我。”引出而谕以故，良玉失色战栗，立移时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与期，诘旦会辕门，大集诸将，以金三千两，送良玉行，赐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军属将军也，令箭如吾自行。诸将士勉听左将军令，左将军今已为副将军，位诸将上，吾拜官疏，夜即发矣。”良玉既出，而以首叩辕门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当自剔其头。”已而果连战松山杏山下，录捷功第一，遂为总兵官。良玉自起谪校，至总兵，首尾仅岁余，年三十二。（《壮悔堂文集》）

弘光三月甲申，太子来自金华，遣内使持御札召至，闻者争赴。明日有旨禁私谒，中夜移人内，己丑乃命会审于大明门。杨维垣言谓驸马王侄孙王之明貌相类，因而误传。辛卯于吴门外复审，马士英复疏，其疑似甚多，左都李沾唤王之明不应，诘之。乃大声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拶，太子号呼皇天列帝，声彻内庭，传谕放拶，发镇抚司。有无名子题于皇城，有“海上扶苏原未死，狱中病已又奚猜”之句。会御史陈言奏称民口籍籍，皆言诸臣欲绝先帝血胤，因得温旨，着好生护养，弗轻用刑，以招民谤，乃得不死。（《遣愁集》）

弘光五月，时淮扬信绝，左良玉兵停留不下。马士英阮大铖等，乃日报捷音，百官进贺，以愚都人耳目。夜半有书联于长安门柱云：“福人沉醉不醒，全凭马上胡诌；幕府凯歌已休，犹听阮中曲变。”（《遣愁集》）

辛酉岁，姑苏承天寺僧浚井，得一铁函，随上之。抚军张公国维启之甚轻，函内蜡封，封内纸裹悉启，乃宋德年郑鱼肖所藏诗文，所言皆亡国事，四百余年，始传之人间。（《座右编》）

家玉峰少宰巡抚浙江时，立志开杭州城河，方患无从觅旧径。忽得一秘册，细注某处石，某处土岸，某处几丈尺，折而东西，了如指掌，按图指示，折毁豪家侵占房屋，河遂浚开，若得神助。

关夫子庙独显京师正阳门者，以门下宸居，近左宗庙右社稷之间。朝廷岁一命祀，万国朝者退必谒，辐辏者至，必祇祷也。祀典岁五月十三日，祭汉前将军关某，先十日，太常寺题遣本寺堂上官行礼。凡国有大灾，祭告之。万历四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司礼监太监李思赍捧九旒冠，玉带龙袍，金牌牌书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于正阳门祠建醮三日，颁知天下。然太常祭祠，则仍旧称。史官焦曰：“称汉前将军侯吉也。”天启四年七月，礼部覆题，得旨祭姑称帝。先是成祖北征木雅失礼、费阔口海，至斡难河，击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阿鲁台军前，每见沙洙雾霭中有神，前我军驱其中，袍刀仗貌色髻影，果然关公也，独所跨白马。师还燕市，先传车驾北发日，一居民所畜白马，晨出立庭中，不动不食，晡则喘汗定，乃食，回跸则止。事闻，乃敕崇祀祠，有修撰焦碑，庶吉士董其昌书之，祠签最灵，休咎一无爽者。（《京景物略》）

魏忠贤柄权，朝臣附之者，以为父，忠贤目曰干儿，都人作《百子图演义》，嘲之。其时献媚者，争为立祠，自永恩祠一倡，而怀仁，崇仁，隆仁，彰德，显德，怀德，召德，茂德，戴德，瞻德，崇功，报功，元功，旌功，崇勋，茂勋，表勋，感恩，祝恩，瞻恩，德声，鸿惠，隆禧，内而中官，外而封疆大吏，丹黄土木，偏于寰宇。至杭州建于关壮缪岳忠武两祠之间，而国子监生陆万龄请建祠于大学之侧，则无忌惮极矣！闻逆祠小像，有以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脏腑则以金玉珠宝，髻上空一穴，以四时花簪之，其献媚如是。（《两朝识小录》）

天启丁卯乡闱，闽人颜光衷茂猷兼举五经，成文三十三首。外帘得之，以其文堪入彀，惜其违式，命止录《易经义》以进。吾乡祁世培彪佳取中，迨墨卷入对，始知其兼五经也。甲戌会试，亦兼五经，大座主不敢自专，题疏上，特命中进士，故会录列其名于会元之前。及壬午之北闱，癸未之会闱，嘉兴谭筑岩贞良、慈溪冯眉仙元<风>皆以兼五经具题，奉旨一体校阅，各与中式焉。予考之《闽书》漳州长泰县黄文史字廷实，晚号遁叟，颖悟博通。洪武二十二年应贡，庚午试南畿，五经题兼作，以违式取旨。太祖读其《天下一家论》，大见称异，御批特置第一，免会试，授刑部主事，此则兼五经而应试之始也。宋时郑侠之父晕同五经出身，大观二年，莆田黄泳以童子特赐五经及第。又孙中九经状元，真宗朝蔡齐字子思，亦中九经状元（《汇书》）。

国朝浙江查嗣韩福建林文英皆以丁卯京闱，五经兼作题准。戊辰、会试，均入史馆，后不为例。

崇祯朝所任五十相，即位初劝进者，多吏议，瓯卜者或滥廷推。蒲州（薛席）定国是而干略无闻，高阳（孙承宗）当岩关而密勿莫预，君心之所向，全在乎元年之枚卜，而宜兴调延乌程（温体仁）之衅起。宜兴初望止于一推君子，持之太过，体仁在上前，言多倾险。大臣宜以朝廷大体，从容争奏，俾体仁与钱谦益俱罢，主上未必不悟。乃冢臣王永光权谲两端，辅臣李标钱龙锡苦心引救，不能明言两人长短，故使体仁得行其说。由今思之，体仁用而天下乱，未必谦益用而天下治也。然谦益之为人也，才而疏，其才也可以有为，疏也亦易于偾败。体仁腹心阴沉，大有以过人，踪其所为，宜兴比而体仁未尝不私，武陵（杨嗣昌）欺而体仁未尝不诈，韩城（薛国<臣见>）鸷而体仁险恶过之。用事八年，致寇难日深，剿抚机宜尽失；其后之人踵得罪，而己独免，果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说而得此？彼盖挟其机智，上以弥缝主心，中以诿避事任，下以锢遏言路，幸使名位全，身家固，而万事溃决不可收矣。语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人主之芒刃，不可一日而顿也。自神主不视朝二十载，而天下之局，咸出宰相之与台谏以相持，宦寺乘之，以驯致崔魏之祸。迨怀宗诛锄大奸，虚怀侧席；不幸老成忠厚，半磨灭于逆庵之手，新进蜂起，颇欲借正论，以挟持人主，而自诩功名。体仁乘帝之疑，持私说以险讠皮惑乱天下，杂然起，与之争。帝既信其孤立，又恐难于独任，则纵言者搏击以观之，冀得中收其用，而党祸遂不可解。举军国大计，无一关大臣小臣之心，间取得失功罪，搀而入于恩仇之中，俾主上为之彷徨疑误，莫适所从。兼以溷任事者之心，而抵于败，故曰国家之祸，宰相与台谏为之也。当宜兴乌程某执政草泽，易于湔除，两相漫不之省，宜兴去而寇患始棘；又经乌程之恋权偷责，让祸而不决策者累年，武陵受之，无所诿，以至于毙；则当国之解免，不待智者知其难。宜兴家居本佚乐，自以帝必思之，身闲既久，亦不得已于一出，中外知其必出，说以尽反乌程之所为。故其复相也，捐租起废，清狱肆赦，罢内操，及诸镇监军，欲以大收士大夫之志。然必取当世所急者，一为县官尽力，乃可身名两全；顾宜兴不知，为宜兴谋者，亦不知也。帝自念扌骨扌骨然焦劳宵旰而不效，姑取天下事付之宜兴，以小自弛易（延俦至京，上亲赐宴，退入宫欣欣喜色，曰还是他。故当时所请皆行〇壬午元旦皇极殿朝贺毕，帝召阁前曰：“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今日讲称先生犹存遗意。卿等即朕师也。”敬于正月端冕而未，圣躬转面而西向阁臣一揖，因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治平者。”诸臣跪谢不敢当。帝曰：“先生正是朕该敬的。”自此手诏皆称先生云）。朝士乐其宽而幸其专，争欲狎骊龙之睡，以行所欲；故虽中原糜溃，辄交口而诵相公，以拭目太平，宰相与台谏之势合，而变隙生矣。同宜兴再召者，有江夏贺逢圣（帝之允贺逢圣放也同周延儒陈演召见，赐坐德政殿。逢圣眷怀圣恩，忽放声大哭，已赐宴中极殿，逢圣复大哭，拜跪十数不止。帝命之出殿褴外行礼，絮哭不止，见者怪之以为不祥）淄川张至发，皆不久称病。谢德州升者，性溪刻，又以人言免，天下事一决于延儒。陈井研演，本与升同拜。晋江蒋德景黄景兴化吴，又以贺谢行后始入；故按秦抚晋，以剿抚流寇有功者也。癸未三月朔，承天告陷，帝痛念山陵，见阁臣而流涕，自咎失德，因责中外调度乖方，诸臣叩头谢。次日帝再召曰：“杨嗣昌死后，督师无人，卿可往湖广督师图恢复！”曰：“逆贼不道犯我陵园，臣何敢惜其死？愿陛下发劲旅，假便宜率之而南，必雪国愤。”退而上书，请兵三万人，进复襄阳承天，而兼顾南京，重根本，秦督师孙传庭宜出关合势图贼。帝览奏，殊不怿，御昭文阁，召前曰：“先生奏用兵多三万人，岂易猝办？且南京去楚远，是退守也，讵是今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计耶？”顿首曰：“左良玉跋扈不用命，阁部十檄之不至，豫督（侯向）是其旧帅，仅遣数十曰为卫而已。臣凭藉宠灵，不过阁部，良玉退居江汉，有甚河南，方勤内忧，遑御外侮。若臣有重兵在握，进可制强贼，退可驭骄帅，不则徒损威重万分何？盖南京高皇帝陵寝在焉。臣惩承天前事，丰芑是虞，出师南征，敢不兼顾，非退守也。”次辅陈演进曰：“督师去，则督抚之兵皆其兵。”曰：“臣之请兵，正以督抚无兵耳。秦督新集之众，不足仗，且辽缓几千里，势岂相反？豫督得良玉护从之卒数十，岂足言军？豫兵败于开封，新抚衰，疮痍亡散者二千，在河北楚兵承天新衄，诸将不知存亡，督抚何兵可为臣调度者乎？臣今日勉衔上命，提空名视师，仰面悍镇，束手待毙，计入境之日，必骑置急奏。臣待帷幄，望天颜尚不得请，况在行间万里外乎？兵者，国之大事，机宜一失，祸不忍言，臣敢惜余生，不以上告君父耶？”帝见其语切，为色动曰：“先生言是，若一时难调发，其先将一万人从。”乃召兵部尚书张国维议，配以唐通兵七千，马料兵二千，京营兵一千，赐督师臣赏功银五万两；而于左良玉下特诏，出币金，专赐其军，从督师请也。唐通寻以西协留防，而国维寻与司农傅淑训俱得罪，上方简用大僚，于兵食重有所变更，督师儒次未发。帝一日召阁臣，出札示之曰：“此秦督进兵疏也，卿等以为何如？”曰：“兵危事而传庭易言之，矜其勇气，刻日扫除，以约束未定之兵，当傈悍方张之寇，是役也，臣窃危之！”上曰：“何也？”曰：“传庭军资甲仗，皆敛之于民，秦父老怨刺骨，又不结以恩信，而驱不教之民以战，一往趋利，难以持久，信其间谋，恐堕狡谋，臣愚不知其所以胜，惟上熟虑之！”上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先生见良是，顾贼横已极，秦督奋然，一有所出，亦恶可以少也？”乃不敢复言。先是宜兴之能用人也，六卿以下，郑三俊刘宗周冯元飚倪元潞等，皆其所称举；即上所最恨者，无如黄道周，且录用督师，则援而至于相者也。自吴昌时入，于宜兴最亲，而兴化之交亦厚，日游于两公之门，以招摇宠利；而三四趋风傈锐之徒，乃起而与之争权。其中稍自持正者，默以告兴化，谓两相应早自别白。又有宜兴素厚善者，求事稍不兼，辄阳侈而阴背之，宰相与台谏且离且合，而江南北之郤渐成。上亦颇知其端，未察也；会延儒先以视师蓟门，中官及骆金吾养性之间，得以入（延儒出征，上意已疑之。及至军，用刘释清为中军，诸大师奔走若猬犹如长安时，中官皆密以闻）。而因受命办严，逡巡失上指，同官又从而之，浹辰而江南北两相俱罢（宜兴虽撤监军内掺，而与中官往来颇厚。上恐其合也，乃于诛王裕民之前一日密召宜兴，屏左右而所及不过泛语，五鼓弃裕民市。而宜兴始知中官皆以昨者造膝实赞帝杀之，虽力辨不信也，以此恨刺骨，而其过日闻于上矣。掌金吾事郭承天罢，赂养性以非资用，由宜兴所拔，会与吴昌时不合，宜兴来有意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养性见人大怨望，熊开元之刹宜兴也，上尝密语赐无而中止，养性泄之于同乡科臣廖国遴，国遴以告同官曹良直，良直具疏以绊。良直兴化客也，以此并恨，两相俱罢也）。延儒自用他事看议，以三月请兵，责其稽缓，既皇恐待罪，再疏与致仕云（屡奏请行而以无兵为言，上曰：“徐之兵将集之，卿独往何益？”时延儒目受命夕出都，蒋公德景言于倪司农曰：“上意欲吴公速行，缓语扶慰者试耳，观首揆疾趋可见。”闻之不以为然，又以孙传庭出关，力言特重以拂上之意，故有后命也）。而孙传庭加督师，兼制应皖豫楚诸军，举讨贼事专责之矣。当是时，上新任枢计二臣冯元飚倪元潞，皆由兵侍郎不次用，召见中左门，谕之曰：“国家艰难，兵食宜合一卿，两人同乡里，负才望，朕故用以协心规画，卿其有以报朕。此两人者公忠阔达，实有济变材，早年为体仁之所抑没。”元飚缘南卿寺问地免，元潞则乌程畏蔡泽之逼，嗾勋臣论劾之。宜兴再召而始出，一见被眷遇，始信上知人向误国事，皆体仁辈壅蔽之耳。元飚数被病强起视事，上赐药饵杂物，居数月，不得瘳。元璐归并三饷，以便稽核，广鼓铸行钞法以助之，聊支吾匮绌，非其意也。每相见，辄顿足曰：“使吾两人早受知，竭狗马之力，天下事或不至溃裂，今定何及耶？”传庭之出关也，贻书元飚，惟不欲速战；且上意及朝廷趣之急，不得已誓师，既下汝州，克宝丰，三日五捷。帝坐便阁喜甚，召元飚曰：“传庭乘胜，贼亡在旦夕，卿居中调度有方，朕且加殊赏。”元飚顿首曰：“贼故见赢以诱我师，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无忧。”上嘿然良久弗应，因罢去。无何，传庭兵败书闻，在延切切惴恐。台谏之纠宜兴者，日数奏，上以西事为恨曰：“吾日夜忧贼，而大臣多受金钱，坏法令，无纤毫以国家为意，即心齐之谓何？”因震怒。而张献忠先已破武昌，上又追恨，使吴早誓师南征，不至此，独怪台谏鲜有平心按劾，故逮延儒也，并治之，延儒赐帛自裁（延儒熟于世故，情面多而执持少，小之不逆贿歉不责。当时有参其利归群小玷集厥躬者此实录也。赐死前一日，辅臣德藻等渴救曰：“延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杨圣德，如捐租起废解纲肆赦诸大政，天下感戴太平，但其赋性宽疏，门客宵人乘机假借，延儒不能尽知；即知，亦不能力绝，以致笼络彰闻，罪安可遣？惟上念其观师，一出杭慨驰区征劳可败，俯从部议远戍可也。”帝曰：“览奏，朕心恻然，但以其罪犯重大，前谕已明，姑念首辅，勒令自裁，已有旨了”）。固未出国门，武昌之败，诛之无辞，得减死，戍金齿。初延儒未罢时，上骤用修撰魏藻德为大学士。又一年而吏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岳贡同首辅陈演入阁佐理，藻德廷对第一，甫三年。岳贡久滞松江太守，得谴，用清名召见，不三月得相，皆特恩也。建泰风骨峭拔，性慷慨，负重名，晋人，善治生，家百万，数欲捐输，以佐县官。有止之者曰：“公行且相，奈何以资进？”及相而贼已过河，计不留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为大盗资，顾扼腕已晚。是时上数愤懑不食，建泰进曰：“臣自度居中，无以分主忧，愿驰自太原，出私财购死士，且以倡率乡里击贼，不用公帑，十万之众，可集也。”上大悦，即其所荐凌驷介松年郭中杰以从，驯以进士授兵部主事，松年改户科给事中，中杰假副总兵为中军。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行遣将礼，先期驸马都尉万炜奉特旨告太庙土，临轩手敕，代朕亲征，加劳赐龙节一，尚方剑一，百僚皆侍班，金吾备法驾警跸，御正阳门楼，光禄寺置宴，大合乐，御制诗饯行。建泰拜谢，上为之起，凭栏目送之，良久，乘舆乃返。是日大风扬沙，建泰就车，适数步而左驸折，观者以为忧。进士程源私与驷曰：“贼过河全菁已骚动，若疾行可及，迟则不能支，若晋破，公虽行，无能为也。”既而曲沃陷，建泰家破掠气夺，所过东光诸小邑，闭门不给饷，攻之始开。建泰疾甚，兵尽溃，犹豫畿辅不能进。上以建泰之行也，于二月朔，用工部尚书范景文礼侍郎丘瑜入辅，而藻德岳贡于二月二十六日受命特遗藻德以兵部尚书，兼工部，进文渊阁，为总河。岳贡以户部尚书，兼兵部，进文渊阁为总曹，皆管屯练事务，驻于临清淮扬，备南迁也。寻得旨中止，是月也，德演相继罢。德之罢也，以光时享疏言练饷殃民，追咎首为此策者。德拟旨云：“向时聚敛，小人倡议搜括，致民穷祸结，误国良深。”上不悦，召见，诘之以小人主名，德不敢斥言杨嗣昌，但以旧司农李待问为对。帝曰：“朕非聚敛，止欲练兵。”德曰：“皇上岂肯聚敛，因既有旧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万，余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当时部科实难辞责，且所练兵马安在？蓟督抽练兵四万五千，今止三万五千，保督抽练三万，今止二千五百，保镇抽练三万，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万八千，蓟密兵十万，昌平兵四万，宣大山西与陕西三边兵名二十余万。一经抽练，将原额兵马俱不问，并所抽亦未练，徒增七百三十万之饷耳，民安得不困？”上曰：“今已并三饷为一，何必多言？”言户部虽并三饷为一，然外州县追比只是三饷。上震怒，责以朋比，德力辨，诸辅臣复为申救，而倪司农尤璐至以钞饷系本都职掌，自引咎，上始少解。德退，又言：“臣因近日边臣，每言兵马，只以练饷立说，或数千，或数百，抵塞明主，而全镇新饷，兵马数万，概言不足，是因有练饷而兵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练饷为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贼辄迎，虽三饷并急，不止练饷，而练饷又甚，臣又私心恨之。益至外无兵，内无民，且并饷劝不能完故推咎于议练饷之人，冒昧愚戇，罪当死。”因引咎出直，上虽慰留之，竟以此去（先是十四年，山西巡按御史陈纯禀奏抽兵练饷之庠疏曰：“兵一加则人失其故居，无田园丘陇之恋，无父母妻子之依，思归则逃逢，故则遗抽余者既以余薄白安于无用，抽去者又以远调而不乐为用，伍虚而饷仍在，不归主帅则归偏裨，且乐其逃而利其饷。武允扣克既熟，则凡可以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谋转升皆是物也，精神不用以束伍而用以扣饷，厚饷不用以养兵而用以营升，伍虚则无人而又安言练饷，靡则愈缺而安望其俗，此两穷之道也”）。先朝词臣，有经世之略者，莫过于海上徐文定公光启，晋江蒋公德徐公农书及西洋火器诸法，皆讲求以备国用，惜年老未及行施。蒋公于钱粮马士之数，了若指掌，在上前亦能敢言。然上素恶直好谀，见延儒体仁嗣昌辈语多迎合，又狷巧捷给，而蒋不免于戇直，口操闽音，以此不甚合；然其时已危急，虽用之无益也。德去都谏，孙承直汪惟效争之皆力，魏藻德亦以为言，然已先传藻德为首辅矣。初以山西新陷，未敢辄去，又以在廷连章见留，避嫌即具疏辞。朝并相演虽同免，其得放在后，时几辅寇骑已充斥，乃不果行。呜呼！上之号兆求贤者，十有六年，至末造庶几乎一遇。以今观之，如蒋德景李建泰范景文之在政，本倪元璐冯元飚之备六卿，以视从前之古位者，相去远矣。然必用茸斗筲之魏藻德，躐而处乎其间，则又何也？祖宗朝各边养兵，全取给于屯监民运二者，其关支京币，始自正统，讫于万历之末，亦止三百余万。今抽饷练饷，并旧饷约计二千余万，民穷财尽，而兵反少于往时。据德所陈，当时蠹国诸臣，真万死不足以塞责。诚以主上之明察，若使德景效用如乌程宜兴时，俾当宁早闻此言，且虚怀前席之恐后。不幸大势已去，明知前人之蔽欺，不可胜诛。不得已责曲沃破家专征，访通州以敌台城守，皆为目前支吾苟且计，其经久远谋，非不深领其言，固以无可如何，佛于心而逆于耳。噫嘻！孰非时为之哉？君子不得不致恨于始用事之人也！（《绥寇未刻编》）

高皇帝建都金陵，命刘诚意相地，筑前湖为正殿基，业已植椿水中；上嫌其逼，少徙于后。诚意见之默然，上问之。对曰：“如此亦好，但后不免迁都之举。”时金陵城告完，高皇帝诚意视之曰：“城高若此，谁能逾之？”诚意曰：“除非燕子能飞入耳。”其意盖为燕王也。皇帝又问诚意国祚短长？诚意曰：“国祚悠久，万子万孙方尽。”后泰昌万历子，天启崇祯弘光皆万历孙也，果符其谶。（《剪烛丛编》）

李给谏清《三垣笔记》曰：“闯贼入京，命各官俱于二十一日廷见。是日各官毕集，一象独仰大内，泪如泉注。四彝馆有回回使者六人，亦召入，不拜，贼怒欲置之重辟。使者曰：”吾君知明朝天子，不知姓名；若归告吾君，以贡来朝则舞蹈何辞？今无君命，故不敢。‘贼终不能屈。“（《续表忠记》）

◎科名士患不圣贤豪杰耳，必科名哉？虽然，重科名，则科名中未必绝圣贤豪杰也。姑略其远，请以所闻于近者笔焉。后起者可以兴。

隋始设进士科，唐太宗御崇政殿试进士，呼之面试及第，始唱名；明皇末，始试诗赋并杂文帖经为三场。宋太祖赐屡试不第举人出身，始放进士榜。太祖始分进士为三甲（进士分甲次自王世则榜始），赐新及第进士绿袍靴笏，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赐宴琼林院。太宗始置武学，始诏进士预殿试者不黜落；哲宗诏进士专习经义，从此废词赋。（《古今原史》）

《文献通考》唐时所放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录者。自宋太祖太平兴国二年，初即位，思振淹滞，赐进士诸科出身者五百余人，皆先赐绿袍靴笏，赐宴开宝寺。第一等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皆优等注拟，宠章殊异。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不听。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荣观史册；不知侥幸之心，欲速之习，中于士人者，且数百年而不可返矣。又考《通典》举人条例四经出身，授监县尉，判入第三等，授望县尉，五经出身，授望县尉，判入第三等，授畿县尉，进士与四经同资。是唐时明经进士初除不过县尉，至胜朝，则一入词林，更不外补。二甲之除，犹为部属，崇浮长惰，职此之繇；其于唐人举士之初制，失之远矣。（《日知录》）

洪武间，诏开科取士，定科举格，初场各经义四书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后十日以骑射书算律试之。立三场试格始此，后有增损。（《古今原始》）

洪武三年庚戌，始开科，就试者乡举士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四年京畿复乡试，寻又合诸省之士会试，凡二百人，中式百二十人。其三年所举乡试士，未及会试，悉授官；六年停罢科举，十七年复颁行科举，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试各减一道。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传》，《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其《易》之废程而专用朱，《春秋》之废张而专用胡，不知起于何时？然《程氏易传》，人多有阅之者，至张洽《春秋传》，今全本无有行世者，而习《春秋》者，且不知其名矣。（《汇书》）

明初三科，有四书疑问，仿元制也。洪武甲子，易以四书，名曰制义艺，本朝照行。康熙癸卯甲辰丙午丁未两乡会试，革去头场，止用论文取士，论题仍用四书。己酉复八股制艺，至今遵行。（《应庵随录》）

近代取士法，首重科目，然宋朝试录存二本，以其有朱文公、文文山名在也。科目重人乎？人重科目乎？（《晋州志》）

试官不刊实录而自作文，则误。阅文出帘宴，出题宴，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甚误。阅文盖场中阅文之日甚促也，初九举子入场，十一日始誊录第一场文，十二日第二场出题又促矣。十五第二场文始誊进，二十外三场文始誊完，会取卷宴又促矣。二十九放榜，盖草书已定于二十五六，在院阅文之日，不过半月，而饮宴之误又间之，是以真才多遗。必减饮宴，宽以月日乃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求字编》）

科第至二元，世必艳称之矣。不知昔人有中四元者，唐崔元翰晚年取应并首捷京兆解头，礼状头，宏祠敕头，制科三等敕头。（《说储》）

北京解元，其初不尽北直隶人，如景泰丙子徐泰，正德丙子周光宙，嘉靖戊子马一龙，辛卯马从谦，癸卯沈绍庆，隆庆丁卯庄允中，俱南直隶人。正统辛酉章以占，甲子司马恂，天顺壬午郑宏，弘治戊午孙青，辛酉谢丕，嘉靖壬午周礽，己酉孙铤，俱浙江人。成化丙午罗，江西人。宣德壬子宋雍，隆庆庚午李廷机，万历癸酉柯梃，俱福建人。嘉靖丁酉，郑光溥山东人。宣德乙卯邹冕，河南人。嘉靖乙卯杨濂四川人。自万历壬子宋凤翔以浙人领解，此后必北直隶人居首矣。南京解元，其初亦不尽南直隶人：如正德庚午许继先，嘉靖戊子许仁卿，俱浙江人。洪武甲子廖孟瞻，丙子尹昌隆，永乐辛卯徐则宁，嘉靖壬子孙溥，俱江西人。洪武庚牛黄文史，永乐戊子黄寿生，俱福建人。夫科场取士，期于得人，草非王臣，议者必欲区别之，名从公而实私也。（《两京求旧录》）

明乡试直隶取百名，加国学三十名，又杂行五名。故曹鼐以典史观粮赴京，中北直隶乡试，而廷试为状元，今无杂行应试者矣。（《耳谈》）

曹鼐为典史，日夕读书不辍，邑令戏之曰：“将欲中状元乎？”鼐曰：“诚如尊谕。”（《明朝状元谱》）

明状元入阁办事者十二人：胡广、曹鼐、马愉、陈循、商辂、彭时、谢迁、费宏、顾鼎臣、李春芳、申时行、周延儒。国朝傅以渐吕宫徐元文。（《玉堂丛语》）

明解元登状元者十一人：黄观、吴伯宗、林环、萧时中、陈循、商辂、柯潜、彭教、谢迁、李、杨维聪。国朝解元登状元者，胡任舆。（同上）

明会元登状元者八人：黄观、商辂、吴宽、钱福、伦文叙、杨守勤、韩敬、周延儒。国朝会元登状元者：韩炎、彭定求、陆肯堂。（同上）

康熙己酉，余分校晋闱，所得士冯云肃等，而陆肯堂胡任舆俱出云肃辛酉南榜。

明状元以直谏而被谪者三人，罗伦、张、舒芬也。罗伦论李贤夺情起复，张论刘吉，舒芬谏武宗南巡，此三人者，真可谓不负大科矣，三人皆江西人。（《客中闲集》）

前朝少年解元，广西蒋冕十五岁。南直隶余毅中，广东马拯俱十七岁。（《皇朝盛事》）

十二岁杨文忠廷和举乡试大理卿，朱奎太常卿，任道逊举奇童，侍东宫书。十四岁赵中丞时春中经魁，杨文襄一清中乡试。十五岁蒋文定冕中解元。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六岁王庶子臣登进士，何提学景明，张少师居正中乡魁。十七岁李少师东阳举会试太常，王学士献，张宫傅灿，王守，郡廷干，举进士，马工部拯太，太仆毅中俱举解元，沐都督昂以战功佥都督。十八岁赵中丞时春中会元，陈修撰景著中探花，王兵侍伟，杨文襄一清，王侍讲洪，王参政慎中俱第进士，奇童洪钟举进士，是年卒，解学士缙中解元，殷少保士儋中乡魁。十九岁李詹事泰，白中丞圻，杨文忠廷和，何少宰孟春，陈中丞耀，蔡尚书克廉，俱举进士。二十岁费少师宏举状元，邹司成守益，伦司成以训，俱中会元，与戴编修大宾俱及第。解学士缙，向右都实，张学士益，王中丞云凤，胡司马汝砺，李司马昆盛，石都应期，李司徒如圭，何提学景明，王太宰用宾，方少保逢时，俱登第。二十八岁沐定远晟封黔国公。（同上）

胡忠安公氵荧为礼部尚书，自宣德丁未至景泰甲戌，凡十会会试，知贡举官。（同上）

一府七会元：常熟施显，太昌吴代（即陆代），长洲吴宽，吴县王鏊，吴江赵宽，常熟瞿景淳，太仓王锡爵。（同上）

中进士而祖孙父子相见者绝少，惟福建侯官县林春泽正德甲戌进士，为建昌太守；子应谅嘉靖壬长进士，为户部侍郎；孙如楚嘉靖乙丑进士，为广东提学副使。浙江乌程县董份嘉靖辛丑进士，为礼部尚书；子道醇万历癸未进士，为给事中；孙嗣成万历庚辰进士，为礼部郎中。祖孙父子，俱在一堂，而林氏尤享上寿，建昌一百四岁，侍郎八十岁，学宪自广东告归侍养。（同上）

明三元者二人，其一商公辂，其一黄公观。《正气纪》云：“黄观贵池人，字伯澜，一字尚宾，洪武甲子应贡入太学，发解南畿。辛未会试第一，廷对御戎策，太祖嘉之，擢状元，除翰林院修撰，后殉建文难。池州学宫中，三元扁尚存。”（《鸡窗剩言》）

王疏庵冢宰有识鉴，一日在高平刘尹一相座，刘出其子鸿训及同窗二孙一张，并馆师王五人课艺请政。疏庵览之，惊曰：“皆卿辅才也，安得萃处一室馆师文虽工，福远不及诸子。”后孙公居相。王辰进士，官户部尚书。孙公鼎相戊戌进士，官副都御史。张即金铭，庚戌进士，官总宪尚书。鸿训癸丑进士，官东阁大学士。其馆师王家矶亦壬辰进士，选泾阳知县，未仕卒于涂。疏庵之言竟不爽。（《苏谭》）

明初岁贡生，在京中式者，必令出榜原籍张挂。尝见《新昌志》载云：“礼部为科举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本部尚书任昂等官，于华益殿奏，圣旨在京乡试，多有中求的国子监生，为他肯学，所以取中。似这等生员，好生光显，他父母恁部里出榜，于原籍去处张挂，着他乡里知道，钦此！今将中式生员，开坐合行，出榜知会，须至榜者，浙江布政司绍兴府新昌县第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蔡用强。”（《说郛》）

谢文正迁以解元会魁中状元，而子丕复以解元会魁及第。伦二德文叙以会元中状元，而长子通参以谅复领省解，次子祭酒以训会元及第，此其最甚者也。黄行人乾亨子，御史如金，史佥事俊子，尚书道，毛文简纪子太仆渠，张侍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解元。曾状元鹤龄孙追，费状元宏从子懋忠，罗文庄钦顺从子程俱进士及第。孙文恪升及第而子铤乡荐第一，矿会试第一，兄堪武会试第一，至都督。刘尚书龙祖副使洁父刑部凤仪俱乡试第四人，龙及子郎中承恩俱第二人。葛少保守礼与其孙曦，俱山东解元，若兄弟高科甲。永乐甲申，周庶子述长史孟简同科及第，正统景泰中彭文宪时中状元，文思华中会元，然是从兄弟耳。杨文懿守成，尚书守址，刘文简春参政台王文庄鸿儒，布政鸿渐，俱解元，而守址春复及第。其三兄俱谥。杨文光禄惟总己卯解元，辛巳状元，而兄庶子惟杰丙戌及第，王太史赐爵会元及第，而弟鼎爵复会试第五人。（《皇朝盛事》）

武洪间，选秀才张宗等，随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入直文华殿侍讲毕，近前说民间利害，田里稼穑等事，间陈古今孝节忠信，文学才艺诸故事，日以为常。宣德七年，以故鸿胪寺为翰林院落成，诸殿大学士皆至习礼，不设西杨南杨座，或问之。应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杨以闻。上命工部设座，礼部叙次位，二杨始自内阁出坐诸学士。（《玉堂丛语》）

花纶初授修撰，年十八，诏许归娶。练子宁送以诗云：“三月都门莺乱啼，郎君春色上春衣，潘生况拟供调膳，张敞仍须学画眉；南陌酒香银瓮熟，西湖月朗画船归，极知身负君恩重，莫遣心随粉黛移。”（《尧山堂外纪》）

建文庚辰状元胡靖，第二名王良吉水人，第三名李贯庐陵人，俱吉安府。而二甲第一名吴溥第三名朱塔，皆江西，溥又会元也。永乐甲申状元曾宋，永丰人，第二名周述，第三名周孟简，俱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杨相，第四名王直，俱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环，吉水人，第三名王训，庐陵人，相又会元也。七人皆吉安府，内阁学士，读卷七人，而五人者，解缙、胡广、杨士奇、胡俨、金幼孜皆江西，其三人皆吉安府。（《皇朝盛事》）

永乐甲申科，庐陵周孟简与弟述同登第，述在孟简之前。太宗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述于后，此即二宋故事也。（《玉堂丛语》）

状元任亨泰襄阳人，永乐宠遇特隆，命有司建状元坊以旌之，圣旨建坊自此始。（同上）

曾字子，五岁尽职象戏事，称江西才子。永乐中，甲申状元，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时；其孙追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时，年月日时皆同，因名追。成化戊戌追亦探花及第。（《尧山堂外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永乐初，曾赴会试，同乡有刘子钦者，由省元至会元；将殿试，解缙在翰林会，间称之曰：“状元属子矣。”子钦自负，略不少逊避，缙少之，密以题意示。明日廷对，策最详，殆及万言，遂擢第一。殿试罢，作诗有曰：“晓开三殿降丝纶，衮冕临轩策小臣，红烛影催金阙曙，紫霞香泛玉壶春，云霄九万扶遥近，体乐三千制作新，浅薄未能宣圣德，愿歌或朴播皇仁。”（同上）

王翰林洪以总角登第，永乐喜甚，命礼部与行三加礼毕，赴琼林宴。入官翰林，与王直王英齐名，称三王。（《玉堂丛语》）

《皇朝盛事》云：“永乐甲申状元曾永丰人，会元杨相泰和人，俱吉安府。嘉靖壬戌状元徐时行吴县人，会元玉锡爵，太仓人，俱苏州府。本朝康熙丁卯，江南解元张兆鹏吾邑芳于人也。父仍休宁庠。庚午浙江解元吴筠歙溪南人。辛未状元戴有棋吾邑奚溪人，会元张瑗祁门人亦一科同郡两元矣。”（《禺青阁偶谈》）

永乐中各省乡试，多有儒士主考，而品官同考者。景泰二年会试莆田林文修撰也，而为主考；吉水刘俨侍讲也，而为同考。当日重在衡文，故不序爵。（《棘闱记》）

永乐十六年戊戌会试，金溪王英为总裁，至八年庚子二十一年癸卯，复主顺天乡试。永乐十九年辛丑会试，吉水周述为总裁，至宣德七年壬子，复主顺天乡试。宣德五年庚戌会试，吉水钱习礼总裁，至七年壬子，正统六年辛酉，复主顺天乡试，皆先生会试，而复主卿试，后此则未闻矣。（同上）

章孟端宣德间为御史时，多所弹劾，正统初权贵忌之，罢归京师；士大夫以宋人赠唐子方“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分韵作诗送之，送者皆被远谪。不数年，孟端诸子连中进士，为京官，同处一邸，书春题于壁曰：“四壁金华春宴罢，满床牙笏早朝归。”人多羡之！（《山堂外纪》）

正统十三年，赐彭时、陈鉴、岳正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时于谢恩之夕，坐以待旦，隐几而寤，竟失朝。纠仪御史奏令锦衣卫拿。礼部尚书胡㣇荧出班奏，状元彭时不到，合付锦衣卫寻，上是之。是科一甲三人，时称为儒释道状元。彭时儒籍榜眼，陈鉴神乐观道士，四十尚未娶，探花岳正早丧父嫡母不容避居兴隆寺从僧，故云。其齿最少者，河南李太，父永昌见为太监。（《通纪补遗》）

正德丙辰第一甲第一名施吴县人，第二甲第一名张和昆山人，第三甲第一名莫震吴江人，皆苏州府。（《皇朝盛事》）

刘学士俨景泰中兴北畿秋试，取江阴徐泰为解元。泰本富族，有欲更为亲厚荐者，奏俨与泰有私，俨欲扣阍力辩，礼部请覆试。上从之，召五经魁士亲试禁中，弥封以示阁老某，某取次折封，一与原榜无异，仍赐泰为解元，时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钦赐举人。（《西樵野记》）

景泰丙子乡举，吴启文举以《春秋》学生发解应天，徐泰士亨以《书经》监生发解顺天，皆邑人同学。（《公余日录》）

彭华安福人，景泰五年会元，是科状元孙贤河南人，榜眼徐溥宜兴人，探花徐铠武进人。贤面黑，溥面白，铠面黄，时为铁状元银榜眼金探花。（《状元谱》）

天顺癸未贡院火，甲申又火，举人死者九十余人。好事者为诗云："回禄如何也忌才？春风散作礼闱灾，碧桃难向天边种，丹桂翻从火里开；豪气满场争吐焰，壮心一夜尽成灰，曲江胜事今何在？白骨棱棱漫作堆。"（《鹤江新语》）

天顺壬午科，浙江东阳卢楷初为仇家所忌，陷入囹圄；至八月六日晚，甫得脱系，计试事已无及矣。是夜大雨如注，水涨溢堤，次早拨船，又明日即抵武林，遂得应试，因书一绝于朝天门上云："昨从和步拨船开，午过兰江晚钓台；今日浙江楼上望，半千里路似飞来。"及放榜，乃冠多士。（《汇书初编》）

朱希周弘治丙辰状元，年八十四，见嘉靖丙辰状元朱大绶而殁。（《玉堂丛语》）

又无锡某科进士，花甲一周，与其科新进士会同年，令其子辈俱拜为年伯。余于甲子年，会辛卯同年在士籍者于寄园，胡又弓、李九畹、郑山公、王龙洲、岳镇九、王涓来、成愚昆、王阮亭、张莲峰、田子眉、郑方旦、蒋飞古、任介石、梁翼宸、郝嘉、胡二斋、吴晓岳、李逊五、沈维庵、杜让水、张羽京、王尔成、陆会庵、陆节庵，主人沈绎堂、姚陟山、李奉倩、尹澜柱及子共二十九位。今甲戌年，止郑山公、王涓来、王阮亭三位，尚列朝端。

严州小郡也，成化初，商文毅辂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居内阁，姚庄敏公夔以太子少保为吏部尚书。又商公以乙卯解元，为乙丑会状，姚公以辛酉解元，为壬戌会元，二甲传胪。商公自修撰超入内阁，姚自给事中超拜侍郎。（《皇朝盛事》）

吴文定公宽少就塾，偶偕稚友二三，诣一土地祠嬉戏，书神座云："土地无道，贬三千里。"既归，其师梦有土地乞告曰："令徒见谴，天曹笔也，无所施计，冀师为我释之。"诘旦师访诸徒得之，力命文定为洗涤之。文定复如祠，书免贬二字去。成化壬辰文定廷试首冠，位至少宰，掌锐事。（《野记》）

钱塘李子阳少有文名，成化庚子秋试八月二日，与同辈入学，晨参忽五色一鸟飞入明伦堂，盘旋不去。诸生喧纵聚观，竟栖止于梁间二日，众以此为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之兆。子阳为诗庆之曰：“文采翩翩世所稀，讲堂飞止正相宜，定因览德来千仞，不但希恩借一枝；羡尔能知鸿鹄志，催人同上凤凰池，解元魁选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仪。”是岁子阳果以经义发解，甲辰廷试第一。（《尧山堂外纪》）

罗伦字彝正，号一峰，既中会试于礼部，领卷时自言久于场屋，有志廷对，愿增纸以毕所欲陈；礼部官壮其志，许之，誊真遂有三十幅。时李文达进读罗卷跪久，李年高，渐至不能起，上命两内臣掖之，是年罗遂大魁。至次科会试，亦有欲比罗例者，礼部官以为有意希望，不从，故至今惟以十三幅为式。（同上）

唐皋字守之，徽州歙县人，尝梦与郑佐同榜；时皋年已三十余，而佐方生。后佐年十九，与皋两榜皆同捷。（同上）

唐皋在歙庠日，每以魁首自拟，虽累蹶场屋，而志不怠。乡人诮之曰：“徽州好个唐皋哥，一气秋闱走十科，经魁解元荷包里，争奈京城剪绺多？”唐闻之，志益励，因题书室壁曰：“愈读愈不中，唐皋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读，命其如唐皋何？”又尝见人所持便面，画一渔翁网鱼，题曰：“一维复一网，终有一网得，笑杀无网人，临渊空叹息。”洎正德癸卯甲戌，果连捷经魁，状元及第。（同上）

伦文叙广东南海县人，由儒士中会元状元，子以谅由儒士中正德丙子解元，以训由儒士中正德丁丑会元榜眼，父子三人各占一元。且父子会元，又两中鼎甲，皆由儒士，夫岂偶然？（《抡元小录》）

弘治时南京龙霓精于文义，中壬子书魁。乙卯代金都御史泽子逵入试浙场，中第八，又与同中甲科。人有诗嘲之曰：“阿翁一自转都堂，百计千方干入场，金泽财多子孙劣，龙霓家窘手儿长；有钱使得鬼推磨，无学却将人顶，寄与两京言路者，好排阊阖说弹章。”其诗盛传于时，后人人皆不容于清议，一止浙佥，一止太仆丞。今科场要令批首，立贡院门内，辨同试者面貌方入，盖由此始。（《尧山堂外纪》）

永嘉江陵两相公最得君，最强悍，其可恨处不少，却有一最得意处。嘉典嘉靖乙丑试，会元唐荆川顺之，状元罗念庵洪先，江陵典隆庆辛未试，会元邓定宇以一状元张阳和汴州，四人何处得来？且同道同心，事座王不阿附，亦不抗忤，最为得体。（《涌幢小品》）

海盐倪政字拱德，以乡试讯兴化学，终松溪谕。初兴化生王誉者，政才之，故规砭不少借。秋试，誉祷梦九鲤神曰：“当问倪先生。”誉以先生必无好言，勉往一请。政怒应曰：“去中解元来。”誉喜甚，疾趋出，果发归。（《海盐县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科场梦兆应否，万有不齐，偶采一二则，以该其余人。毕瑜为山东提学日，有张驿丞者，乡试中式，瑜赠之诗曰：“一官耻不与清流，忙里遗编自校雠，枳棘岂能留彩凤，盐车未必困骅骝；东{潘}领荐名初显，西蜀题桥志已酬，脱却樊笼入佳境，春雷万里步瀛洲。”（《尧山堂外纪》）

万历十三年，诏起侍郎王锡爵为文渊阁大学士时，首相申时行吴县人，次相许国歙县人，三相同出南省，二相同一府。时行壬戌状元，锡爵同科会元，国辛酉解元，三相各占一元。华州王庭诗兄弟三人，庭诗年十七中乡举，次弟庭撰年十六继中，幼弟庭谕年十五亦中。三人皆早发，各占一岁，无同者，其后又各举进士。（《说郛》）

许相国金陵乡试，与王申二公偶同座，有相士过，指之曰：“元元元，首许终申。”果不爽。许贫时岁除，袖修金归，悯投水妇赠之。方患无以卒岁，徘徊河西桥，休宁程爵遇之，高其义，厚赠且结姻焉，次年许即发解。（《啸虹笔记》）

袁了凡初名表，万历丁丑下第，梦袁黄作会元，因改名黄。比下科登第，则会元袁宗道黄汝良次焉。了凡少时遇异人，知数前定，不复营求，而改名以希遇于不可凭据之梦；其于前定，尚在疑似间。（《苏谭》）

顺治己亥秋八月，再行会试，予与同年朱若臣士绶同公车。若臣梦看榜，榜首姓朱，单名是金字，偏傍左边不甚了了。予笑曰：“年兄未必便中会元，得无为他人作梦耶？”若臣具呈礼部，改名，榜发会元朱锦。

万历丁丑张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懋修复登鼎元，有无名子揭口占于朝门曰：“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作探花郎。”后俱削籍，故当时语曰：“丁丑无眼，庚辰无头。”（《抡元小录》）

天启间某进士，才大而数奇，以齿过知命，就童子试。其邑令某，少年高第也，见其老，意甚轻之。入衙为太夫人具述，且哂；母曰：“其文何如？”对以未阅，母不觉潸然泪下。令请故，母曰：“汝父攻苦一生，而不得附名于庠，赍志没，故触而悲耳。”令随取其卷阅之，大为叹赏取冠多士，送府，太守亦讶其年，令乃具呈所以赏拔之故。太守亦取以冠军，遂入泮，未几举于乡，明年成进士，授京秩。后邑令以觐至京，病故，丧事皆出其经理。（《座右编》）

熊公廷弼已中武解元，因事为当道呵责，大以为辱，折节为帖括游庠。及赴省试，未获录科，路号于督学，请收遗才。督学为无锡邹公以录遗已周不允，能力大持其舆，舆夫俱倒。督学怒，立责三十板，出题命作文，意欲黜之。熊立就，不加点，文又大佳，督学喜，送入闱遂发解。后熊督南畿学，见邹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悔。公曰：“雷霆雨露，皆佩教诲。”欢然无复遗憾。（《蓉集》）

蔡公懋德视学江西，是时崇祯以登极恩，每学拔一人贡京师。公矢诸神，谢私谒；榜发，揭公重熙第一，陈公际泰次之。际泰为诸生时，其文播于朝鲜，与重熙皆举进士，而重熙卒慷慨殉国难焉。先是蔡公素耳大士名，欲首拔之；日未午，有以全作五经文呈者，以为大士也，阅之，乃揭耳。少顷，大士果以卷来。公曰：“二卷俱佳，但揭卷《尚书》一艺稍弱。”意欲为首陈地也。揭应声即于案头复补二艺，公遂首揭。（《豹斑集》）

侯执蒲大梁人，年二十一，同兄执躬举戊子孝廉，提学使者长垣李化龙谓曰：“吾授生时，独未饮鬼浆，能前知；二字皆列卿，然长者联第，次者当后十年。”执蒲果以戊戌登进士科。李行芳者，执蒲座主也，执蒲既第，数以文进，行芳辄挥不录，最后私问其小竖；竖言独见官进士应震文，则大喜耳。执蒲乃求应震为文三，行芳三称善，既而叹曰：“官生虽善文词，吾阴相之，其人后必败。侯生器识当建大节，何其文之类官生也？吾不复相天下士矣！”（《壮悔堂集》）

正德崩，大学士毛澄迎肃皇帝驾至藁城，过桥偶尔桥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桥崩天子过，碑出状元来。”毛乃弘治癸丑状元也。（《尧山堂外纪》）

中州士人周见屡举不第，一夕有神见梦曰：“汝须待未尚伦同中。”周觉而求诸校中，意不得其人。徒十余年，乃有一尚伦入学，问其举业漕然；其年周君未铮科，挈未同告考，周代未作，两人俱入试，三场同，号房亦然。周中本房第一，未亦登科，周至无仕，未至县令云。（《升庵外集》）

明朝制艺，确有分两作文者，阅文者皆可操券而取。一人出闱，得意甚，自以为会元矣。偶夜散步，闻有误堕泥中者，大呼曰：“谁来救会元？”其人急往挽之起，抵其寓，阅文果高一筹，曰：“真恨事，我第二矣。”已而榜发果然。董宗伯思白将赴南宫，往辞其尊公，公欢曰：“儿入场须加意，我向决汝为元，今不隐矣；以吾前阅陶孝廉文，出汝上也。”宗伯谨受教，畜马乘题，聚敛句已重顿矣，忆其尊公言，欲驾陶上，复改之。已而场中定元，以董平发不及陶，遂置第二。冯公梦祯会试年，有贵介子弟，预购闱题，闻某公与某公议，但曰：“斗筲子要之何用？”贵介子遂知为行已有耻三节矣。冯知之，邀一契友入西山，静养半月，得一破曰：“圣人与贤者论士，而其所重者可知矣。”得意甚曰：“我会元矣！”已而出闱，遍讯同袍文，但闻其破曰：“不及我也。”发榜，果魁多士。汤宣城宾尹读书山寺，上科某会元来访传衣钵者，偶过其地，见汤徘徊于寺廊下，忽疾书狂笑，大击寺钟无数，某公问之？则曰：“我作一元文，乐甚也。”索观之曰：“是矣，但伯未尽善。”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指其隙。汤大服，请教，遂授以元脉焉。（《啸虹笔记》）

正德间，扬州江都县有哑人郑姓者，一夕至南门，忽见空中红光炳耀，仰视则天开眼也。随拜随唤，不觉声出于口，自是不哑。扬州曹进士守真云：“哑巴乃其父之相识，因天开眼一拜，而遂有声音。”（《万青阁偶谈》）

国朝徐相国元文赴试金陵，一船家哑子，忽迎曰：“状元来矣！”后魁天下，造一船与之，俾温饱终身。

正统元年，两京设提学御史，各省设佥家，彭勖永丰人，往南直隶松江府应试，取十五人，华亭七人。或以为少，请益之，不许，曰：“吾所取皆决科，若是足矣。”及秋榜出，钱溥第一，徐观第三，张恭第五，所遗者华亭二人耳，其精鉴如此。此后南畿督学最著者，毋若衡水杨宜，与我浙江山之赵镗杨拔瞿昆湖赵拔申许王三相国。镗以佥都卒于家，三相方在朝，分作墓志传表，亦盛事也。扬至总督侍郎。（《涌幢小品》）

马状元铎母马氏妾也，嫡妒不容，再嫁同邑李氏，复生一子，名马，亦中状元，御笔于马旁加其字名骐。越三日，胪传凡三唱，无应者，曰：“即李马也。”骐乃受诏，每报刺骐字，黑书马，朱书骐。（《笑史》）

董尚书浔阳公，三世四进士；庚午科公之长孙青芝，先父释褐。报至，公携杖往视子舍；时隆山夫人，以夫不获第，方按几大恸。公慰之曰：“汝子幸已贵，何哭为？吾子不第，是吾痛耳！”不觉涕泪交下，次科隆山亦第。（同上）

李于鳞子驹敏慧能文，有声历下，王元美属司理魏允孚，因秋闱之便，拔之曰：“虽私亦公也。”未在场中检之，朔日不可得，既放榜，见驹卷委于柜下尘上，中七作皆佳。驹未几病殁，无子，于鳞之白雪楼，竟属他人。（《苏谭》）

浮碧山之神，惟东岳最灵，凡以梦祈者，应如响。邑中有父子同应乡试者，祷于岳，以梦示曰：“汝往问秦枣三孺子可矣。”二人未解所谓，偶下山，见一丐妇浣于河，问之曰：“秦三枣孺人者为谁？”其妇强目咤曰：“汝奚问为？”盖此妇与邑少年秦枣三狎，故有是号，忽闻其语而心怪之。二人犹未悟，对曰：“吾欲问我父子谁中？”其妇骂曰：“入你娘的，倒会中。”其年父果中。（《笑史》）

胡任舆为诸生时，梦人赠二香圆云：“手持双园小天下。”辛酉江南发解，五上公车，甲戌以孔子登东山题捷会榜策七，谒予寄园，述旧梦。予曰：“君今其得状头乎？”任舆谦让未遑，胪唱竟验。

乙卯年，南场中有鱼见于圊；鱼水族也，水至洁也，而秽至此。又见于场中，此文明失位之象。次年丙辰会试，沈同和以代笔中第一名，代笔者赵鸣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第六名，俱吴江人，事发按问，并罪除名。吴为水国，遂应其占，亦一厄运也。苏州人为之语曰：“丙辰会录，断么绝六。”盖名次适应其数云。赵最有才情，特以馆谷落其度中，代笔者往往有人，皆无他异，所未有幸有不幸也，似宜未减。（《涌幢小品》）

江西吉安府自开科至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六十科中式者七百八十八人，状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会元八人，解元三十九人，官至内阁者九人，一品者六人，尚书二十二人，得谥者二十五人。（《耳谈》）

壬戌前一岁，武昌屠者梦天榜状元徐时行也。隔江即吾里，一生同此名姓；屠物色待之，劳以羊酒，月贻供养曰：“相公必是状元，异时无相忘。”生才下中大悦，遂猛进学，适当榜发，乃姑苏申相国时行，始尤徐姓，而生以病进学，呕血卒。先伯氏为相国同榜进士，尝向相国言，为绝倒。（同上）

姑苏有儒童许润嘴垂老尚未采芹，偶伴某公子计偕入都。公子昵一伎甚狎，无心入场屋，戏谓许曰：“代我会试何如？”许惧获谴，曰：“无伤也，自监临及内外帘，皆亲故，闻唱我名，必代庇护耳。”既入，乃坐天字二号，谨垂帘不敢出头，恐人觉其替身也。天字三号，亦苏州孝廉，于入场先一夕，梦人告曰：“汝若坐天字二号必中。”既微差，甚怅怅，试识认坐二号者何也？验其应否！既揭帘，认其为许阔嘴大骇，许急以实告，且善言求之，隔号生曰：“若欲不张杨，请换二号与我坐。”不得已从之。已而至晚，竟不能成一字，又来问许？许七艺已草完矣。隔号生曰：“与我七草，方不叫破。”又从之。然许终恐负公子托也，更草七艺，为之塞责。榜发公子与隔号生俱捷南宫，共谋所以报许，许曰：“大福不再，功名非所愿也。任我意，饱暖于二家可耳。”知其事者，谓一童生中两进士。（《鹏升集》）

古今名称之盛，王谢尚矣。唐如张说三世宰相，明如灵宝许氏一门皆贵，希遇也。我朝建兴，人物之盛，亦有足述者，父子尚书，王崇简王熙，宛平人，兄弟总宪，徐元丈徐乾学昆山人，父子同时总督，白色纯白秉贞，辽东人，一榜三鼎甲，马世俊状元，鲍亦祥榜眼叶方霭探花，江南丁酉科方月江尤所取也。一门三鼎甲，徐元文状元，徐秉义徐乾学俱探花，同榜。一县两宰辅，山东益都孙廷铨冯溥，俱己卯科。洪承畴以内阁经略五省，吴兴祚由知县三年，升总督，皆异数。（《梅窗小史》）

予本籍休宁人，寄钱唐。同时两相国黄次辰机钱唐人，吴赓庵正治休宁人，俱与予乡谊甚笃。

金进士居敬未遇时祈梦于少保坟，梦语之云：“对陆生之策。”淹蹇数科，乙丑捷南宫，殿试日未，陆肯堂曰：“一状元定属君。”问何以知之？遂述其梦，已而果然。（《棣园新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书生礼奎神虔甚，同侪戏以经书文七首置神前座，书生得之，喜曰：“神赐也！”稽首受而读之。及试，命题一如所读，竟登第。又荆溪周处祠（土人号处周王）有见像蒙垢者，手拂拭之；其人素羸，忽觉神旺，后以勇闻，人谓得周默助云。（《说储》）

壬辰，予与胡道南沈禹玉会试，共寓都城峨嵋寺。予语道南云：“参乎金章题，曾揣摩否？”道南曰：“未也。”时已二月初六，将近闱矣。道南晚作此题，文止三百余字，予为评骘讫，语曰：“予一时未能收束，作短篇不能与兄再作同门也。”及至小寓，将进场时，同在坑上。予偶云：“道南昨作参乎章好甚。”同人取阅，而禹玉注目多时，予谑之曰：“君若抄其文耶？何阅之久也？”予与道南禹玉卷俱在王公舜年房内，道南中式，批予落卷，有人患才少，君患才多，再一整炼，自拔前茅语。禹玉已得复失，阅其卷卷即次题参乎，全抄道南新作，因雷同而黜。道南初谒房师，即云场中两卷俱好，惜二题重复。“邻房李公目云：”既抄时文，何不两弃？“王公云：”必中其一，心乃安。“李为拈阄，乃得胡而弃沈。予曰：”此有天道存焉，喜以文请教人，及好抄人文者，均当以是为戒。“

戊子予读书灵隐，偶憩冷泉亭，见李文宗际期，屏去驺从，止携一小童，步行入寺舍，与予书斋仅隔一壁。移时李公步行去，邻僧急过予云：“黄公索僧以尊讳，面递宗师云：”值此时而隔壁有士子，学生未识其面，夜过午书声不绝，当培植之。‘宗师唯唯，小僧特来报喜。“予询之，方知黄公讳鸣俊，字跨千，由浙文衡历官巡抚，为李公房师，避静此寺，前辈之敛迹如此。予再投禀谢之，礼意甚殷，极口赞许，绝不道及荐予一字；科已发落，文宗面谕此意。

壬午十月二十三日，隆阜戴应昌字孟全，中式归邑，借予里德聚堂居停，候县官迎出东门十里，再赴公宴。相传昔年程篁墩乡居，值本县宴科已，程公陪席，因斟满一爵云：“诸兄能决科者饮此。”汪循应声起饮，程公曰：“兄果尔尔，老夫当出郭迎十里也。”汪公中式归，坐涨山铺，不赴宴，为致此意。程公曰：“我几忘之矣。”急出迎，本县随行。今相沿为例，然亦陋矣。

天启壬戌状元文公震孟，未及第时，以孝廉作教，事先圣箦极诚敬，朔望瞻礼，俨然如在。春秋丁祭，则致齐礼祀，凡笾豆之类，无不先期躬亲洁濯，如是者三年。一日丁祭，见宣圣空中伸一巨手，取芹菜而起，见者咸惊神异，次年公遂及第。（《锋书》）

建昌斯孝廉始赴省试，梦神谓曰：“臬司掾某，为汝座师。”醒大不乐，曰：“试何与桌司，且掾何为者？此不捷兆也。”入省访臬司，果有是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与往还，致殷勤掾亦不省梦所谓。揭晓前一日，监临以藩司掾填榜，恐匿弊蠹，忽召臬司此掾入填名。至半，忽二广文争卷，一曰：“斯某卷好。”监临曰：“好。”掾遂填注，一曰：“某卷尤好。”监临曰：“果尤好。”掾曰：“已填斯某矣。”曰：“汝知是何斯字？”曰：“是斯焉取斯斯字。”监临曰：“莫非天定？”遂罢争。盖掾因往还熟姓名也。其见梦也有故，不独其言验而已。（《耳谈》）

句容笪巡按重光未第时，梦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官某道士身上。”觉而信之，访其人订交焉。既而辛卯金陵填榜，即某道士也。试官折卷到笪名，方讶其姓，欲易之，而道士闻唱名时，已直书其姓名矣，遂得不易，与此事类。

顺治丁酉科，以江南试场榜发，诸生哭于文庙，有以首题作为黄莺儿歌之者，其词曰：“命意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枉工，往来要道，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货殖是家风。”上闻，并北场皆严处分。（《鸡窗剩言》）

寿州叶甲，丁酉中式第七，后缘事改名氵堂，入学补廪。康熙戊午，金陵乡试，语同寓休宁戴锡蕃曰：“吾梦场中首题是点尔何如一节，”并嘱其从游王宅三王鉴各作一艺。戴以旧题熟拟，未必出，置之。是科首题抑为之不厌三句，梦弗验也。越三年辛酉，二王复科已，戴又与同寓，因问其师，叶则去年七月作古矣。是科首题果点尔何如一节，出场时二王相告以为异，是科戴中副车。（《怀秋集》）

楚士某，常梦人谓曰：“号舍居左者中，则汝始中。”而屡科无居左中者。及齿长途穷，破釜猛进，而梦不已，再入棘，问居左者文艺，昏然不省，则大哭曰：“此生其休矣！”因信笔重作七艺，贻居左者，是人尚谓苦己，妨其曳白，出而亦为誊写毕，然是人常梦己中半边解元。榜出果同中，而士解元。中后，是人发愤绩学，名几与士轧。（《耳谈》）

顺治丁酉科，豫章一士子入闱中，作文缮写已毕，甚觉慊意。忽见魁星跳舞其前曰：“汝今科状元也，可书状元二字于我掌上。”士子大喜，捉笔才书一状字，魁星倏以手反扑，印于卷面而去。此卷因是不得誊进，盖士子颇善吏笔也。（《讠刃庵偶笔》）

嘉靖间，有南人刘胜义者，设帐永平滦州入籍，中北直隶乡试，以冒籍被攻除革。随入南籍，中南直乡试，以在外年久，又被攻除革。乃自叩阍请旨，准在何处考试？随蒙奉旨批云：“状元天下有，两举世间无。准为进士。”（《冶溪亭闲笔》）

◎寿考富贵，我所自有；所不可知者，寿耳。寿，谁主之，得寿则得天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夫坐享大年而名不传于后世焉，又当别论。

商伊尹寿百有五岁，卒于仲丁之世，见《竹书纪年》。周太公寿百有十岁，卒于康王六年，见《金石录》。汉窦公本魏文侯乐官，至汉文帝时，二百八十岁，见《怀书断》。魏罗结寿百三十岁，赵逸五百岁，见《北史》。唐李元爽一百三十六岁，见《白乐天集》。蜀范长生先事刘玄德，至李特时一百三十余年，岭南鸡窠老翁年二百余，宋谯定百三十余岁，犹横经授易，见《蜀志》。然则彭祖之寿，岂诬哉？（《升庵外集》）

昔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岁余，相与锄禾莠。往拜再三问，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词，室内姬粗丑，二叟前致词，夜饭减数口；下叟前致词，暮卧不覆首。旨哉三叟言，所以寿长久。（《客中闲集》）

高皇帝召耆老谒见，而昆山周寿谊居首，年一百十三岁，赐宴及钞币。天顺中，召京师人百四岁，茹大中入见，便殿赐宴。顺天府赐冠带袭衣，命礼部尚书姚夔造其第贺之。成化中，韩王奏群牧所千户朱政曾祖年一百岁而终，祖全一百二岁，父镛八十二岁，见存三代，皆以千户致仕。诏全镛俱进阶宣武将军，各赐羊酒白米二石。弘治中，吾州毛弼年百岁，而孙澄状元及第，有司马为盖人瑞状元坊，盛事也。（《皇朝盛事》）

昆山周寿谊年一百十三岁，生于宋而乡饮于洪武六年，子孙皆有百岁，家建世寿堂。六世孙震正德中令鄱阳，出寺寿卷，士夫多题咏之。（《中洲野录》）

胡忠安公汝荧天顺初年，年八十二休致。其弟克恭克宁克诚并年逾七十，苍头白发，燕乐一堂，遂扁曰寿恺，一时以为荣。（《驹阴冗记》）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饕餮嗜饮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语未必然，某见数老人，皆饮食至少。其说亦有礼，内侍张茂而每食不过粗饭一盏许，浓腻之物，绝不向口，老而安宁，年八十余卒。茂而每观人，必曰："且少食，无大饱。"王晢龙图造食物，必至精细，食不尽一器，食包子不过一二枚耳，年八十卒。临老尤康强，精神不衰。王为余言食取补气，不饥即已，饱生众疾，至用药物消化，尤伤和也。刘几秘监，食物尤薄，仅饱即止，亦年八十而卒。刘监尤喜饮酒，每饮酒更不食物，啖少果实而已。循州苏侍郎每见人，即劝令节食，言食少即脏气流通而少疾。苏公贬瘴乡累年，近六十而传闻亦康健无疾，盖得其力也。苏公饮酒而不服药，每与客食，未饱已舍七饬。（《续明道杂志》）

王翁汤阴人，年一百八十，而肌肤绰约若处子，且豪饮，数斗不醒。常过胡孝廉元瑞，座间尚出诸名流赠章索题，元瑞为作长歌，所谓："自言今年一百八十，九朝旧事盘心胸，高谈宏正俨目睫，信阳北地俱见童。"则李少君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数百岁人，能识武君座中九十余老人，言与其大父游射处及齐桓公时铜器，信有之也。而好词赋，游五岳，则又奇矣。（《耳谈》）

巴陵老人年一百八十岁，诞入山中，人竞举觞，鼓吹喧沸。适楚直指毛公过其地，闻之，问知其故，因屏驺从，独骑诣之。人见尊官至，皆奔避。公曰：“无然，吾谒寿星耳。”然主者数人，皆庞眉皓发，莫别谁是老人。数人对曰：“家君尚未出，”盖皆其子也。及老人出，颜貌益异，酒数行，老人问曰：“大人何名？”曰：“我名伯温。”老人曰：“是矣。我少时有刘伯温者算我命，题数字纸上曰：”汝一百八十岁，有人与我同名字，是人来，汝谢世。‘“因返舍沐浴，端坐而瞑，公亦呀叹而返。楚万户刘子才杰谈云中大中丞梅公祖母熊太宜人，年百岁，台司为建百岁坊。其祖太守公，年九十二，曾祖并母年各九十三四；一门上寿，古所罕有，而金紫蝉联，罗列堂下，又难矣。中丞父南山公寿七十，饮食房帷如常，其于百岁，不必君平可卜矣。（同上）

洛阳刘太史健初生月余，有僧过其门曰：“此儿七死不死，过了四十，官至一品，寿过一百。”后读书古庙，一夕风雨败壁，压体，明日方得出，一也。乡贡入京，为盗缚于雪地，冻饿几死，二也。会试场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饮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锁闭大门，一时火起，客多死火而得独全，四也。伤寒死去三日而苏，五也。过海封王舟坏，漂荡几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昼寝，有猫过身侧，为霹雳震死，因惊死，逾时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后则日受封爵。孝宗朝，以为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赠秩至太师，年百七岁卒，或云年九十四。（《七修类纂》）

范蜀公将薨数日，发眉皆变苍黑，眉目郁然如画。先君雨淮公自解组以来，多讲出世之术，迄髦年眼目昏花，不能见物。康熙壬寅，年八十二岁，将易篑，神彩精爽，两目炯炯，遍呼子侄辈瞩视之，乃薨。此事与范蜀公同东坡尝云：“平生虚心养气，数尽神往，而血气不衰，故发于外如是耳。”（《梅窗小史》）

明山东掖县人赵耀官吏部尚书，胞弟焕左都御史，弟某孝廉，一门显赫。耀归省时，父母皆八十余，人咸以为荣。国朝刑部尚书李化熙长山县人，胞弟李文熙掌河南道御史，以其母一百零一岁，请旨建坊。杭州黄相国机母亦百岁余，建坊于门曰：“百岁寿母之门。”贵而且寿，真为难得。（《丽草亭集》）

家玉峰少宰太夫人万氏年将百龄，尚视听无缺，都门咸以为人瑞。

天聪三年，车驾至海州，阅视城垣，命葺其倾颓者。海州有一汉人，年一百三岁，妻一百五岁，子七十三岁，其族皆持斋。上闻之，命其父子来见，谓海州守臣曰：“此老人可令在庙中奉祀，以终余年，勿得扰害。”仍赐之牛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丽草亭集》）

◎神童（巧对附）

小时了了，岂堪皓首无成。即曰后生可畏。然蒙以养正，当有司其责者矣。若夫终身荣枯，往往定于片言，对虽小技，可忽乎哉？

颛顼十岁而为少昊相，帝喾十五而为颛顼相，唐尧十五而为帝挚相，甘罗十二而为秦上卿，介子推十五而为然相，韦康成十五而为郡主簿，司马元显高澄俱十六开府辅政，崔英十七而为符秦谏议大夫，子奇十八而为齐东阿守，张缅十八为汉淮南守，贾谊十八为博士，终军二十为谒者。（《宛委余编》）

方孝孺髫龄已善属文，双眸炯炯如电，读书十行俱下。目积寸许，见典册所载圣贤名字，或良相将貌形，辄默记，欣然有愿慕之志，乡人呼为小韩子。（《玉堂丛语》）

对偶之佳者，曰：九州四海，悉主悉臣；亿载万年，为父为母。平生能着几辆屐？长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武备，与神为谋；无智名，无勇功，惟圣时若。数点雨声风约住，一枝花影月移来。柳摇台榭东风软，花押栏杆春昼长。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天下三分明月夜，扬州十里小红楼。黎园弟子白发新，江州司马青衫湿。临邛道士鸿都客，锦里先生乌角巾。屋檐下天灯，楼板上地铺。丈夫不学曹孟德，生子当如孙仲谋。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稗史》）

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老鼠上栗树，吃栗落壳；螃蟹入菱池，擒菱钳莲。尼姑田里驮禾上，女子房中抱绣才。和尚墙头递酒，必是私沽；道童锅里烧茶，何须煮？吴先生饮酒，倒口便吞；谢书办要钱，抽身即讨。棋客着棋，着着着出好着；药工员药，员员员得能员。（《啸虹笔记》）

解学士缙少年发解及第后，偕伴至妓馆，妓知其才名，乃瀹茶止一瓯，而三分之以进曰："三分分茶，解解解元之渴。"解应声曰："一朝朝罢，行行行院之家。"（《莫氏入林》）

解学士七岁时，一友人持其父影而至，解横书图画禽兽，友甚不乐。于是续云："图公之像，画公之形，禽中之凤，兽中之麟。"友笑而奇之。（《尧山堂外纪》）

解学士幼，母孀居，苦里胥催征，具诉县宰，并系以诗，有"他年谅有相逢日，好把春风判笔头"之句。邑宰即指望堂边小松为题，令再赋，应声曰："小小青松未出栏，枝枝叶叶耐霜寒；如今正好低头看，他日参天仰面难。"宰奇之，遂蠲其税。（同上）

傅黄门凯出使外国，道经仙游县九仙祠，黄门虔祷，梦有孺子歌云："青草流沙六六湾。"及天界，燕享殊隆，国王令主客者谓曰："黄河濯水三三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愿天使为我对之。”黄门应以梦中句，国王惊服，尽以珍宝奇玩厚遗而还，盖华有九曲，而彼国亦有三十六湾也。（《征梦录》）

永乐中，江南一太学生需选京师，见邸间题云：“客眠孤馆，梦魂常到故乡来。”一日阁中传旨云：“人立断桥，形影不随流水去。”生以壁间句奏对，得官。（《尧山堂外纪》）

都宪韩公雍巡江西日，方鞫死狱，忽诵句云：“水上冻冰冰积雪，雪上加霜。”一囚曰：“空中腾雾雾成云，云开见日。”公称善，为减死。（《驹阴冗记》）

于肃愍八岁时，衣红衣驰马，有邻人呼其名，戏之曰：“红孩儿骑马游街。”公应声曰：“赤帝子斩蛇当道。”（《对谱》）

于肃愍幼时，其母梳其发为双角，僧人兰古春见之，戏曰：“牛头喜得生龙角。”公即对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公回对母曰：“今后不可梳双角矣。”他日古春过学馆，见公梳成三角髻，又戏曰：“三角如鼓架。”公又对曰：“一秃似擂槌。”古春遂语其师曰：“此儿救时之相也。”（《三异人书》）

徐为郡吏，偶随守步庭墀中，见一鹿伏地，守云：“屋北鹿独宿。”应声曰：“溪西鸡齐啼。”守遂不以常礼遇之。（《韵林》）

储罐初游州庠，不循矩度，学官示以句云：“赌钱吃酒养婆娘，三者备矣。”储应声曰：“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已而举应天癸卯乡试第一，甲辰会试第一。比廷对，以三元自期，内阁闻其自负，乃抑置二甲第一。自后励行检，务文学，遂得全终身名。（《尧山堂外纪》）

杨文襄八岁时，以奇童荐，大宗伯姚夔独器之，疏补翰林秀才。宪宗命内阁选师教之，受业于黎文僖公。成化戊子，年十四，中顺天乡试时，已抗颜为人师，有文中子之风焉。（《玉堂丛语》）

林举人章字初文，福清人，七岁能诗，塾师试题群羊，应声而就，落句云：“会从北海风霜里，伴过苏卿十九年。”又题韩文公像云：“独立蓝关雪，回看秦岭云；非干马不进，步步恋明君。”塾师叹曰：“此子他日必忠而苦节者！”（《列朝诗集》）

袁相国履善六岁时，与群儿戏，自称小相公。潞溪彭公见之，出对云：“愿为小相。”袁即答云：“窃比老彭。”厥后相国年登耄耋，童云遂成谶语。（《珊瑚网》）

翰林旧有句云：“宾之（李酉涯字）访东之，（江朝宗字）东之宾之。”适陈启东谒选至，吴文定以扣之，答曰：“回也待由也，由也回也。”西涯为之击节。（《对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红荷花，白荷花，何荷花好？黑甚子，赤甚子，甚甚子甜？（《客中闲集》）

李西涯与程篁墩过采石，西涯曰：“五风十雨梅花节。”篁墩曰：“二水三山李白诗。”（《神童集》）

林庄敏公九岁时，邑宰谒其尊人梅所先生，公侍侧，有白犬在门顾梅所。宰出句云：“白犬当门，两眼睁睁惟顾主。”公曰：“黄蜂出洞，一心耿耿只随王。”宰叹曰：“公辅之器。”（同上）

绍兴董元€南太守复次子也，八岁咏胡桃曰：“形状如鸡子，刚柔实未分，擘开混沌壳，浑是一团仁。”《梅月》曰：“梦觉罗浮夜已阑，碧天云静月团圆；玉人不学桃花面，净洗红妆镜里看。”真楷草书歌赋序记，及三场文字，无不精妙。弘治己卯，张御史请照李东阳程敏政杨一清洪钟事例，送翰林院读书。疏上，上召试不如式命还籍，充会稽县学生，更名，乙丑会元。（《尧山堂外纪》）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书，有以吕纯阳渡海像求题者，公援笔书云：“扇作帆兮剑作舟，飘然直渡海洋秋；饶他弱水三千里，终到蓬莱第一洲。”（《神童集》）

王阳明年十一时，过金山寺，龙山公与客酒酣赋诗未成，阳明从旁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楼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惊异，复使《赋蔽月山房诗》，随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尧山堂外纪》）

杨公继盛乡塾读书，师出，群童为迷藏戏，师归怒曰：“藏形匿影，能属对者免责。”公曰：“显姓扬名。”师许字以女。（《三异人书》）

严嵩十二岁游郡庠，有提学为句曰：“玉关千里，乡心一片雨丝丝。”嵩曰：“金阙九重，圣寿万年春荡荡。”（《续白眉故事》）

施年幼而贫，谒张都宪，张曰：“新月如弓，残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应曰：“朝霞似锦，晚霞似锦，东川锦，西川锦。”张即招与子同学。（《尧山堂外纪》）

陆贞山粲有对云：“枣棘为薪，截断劈开成四束；阊门起屋，移多补少作双间。”粲兄采亦善属对，东郊巡按苏松许御史戏云：“北台东御史，西人巡按南方。”采私对云：“冬官夏侍郎，春日办完秋税。”又一对云：“呵砚作书，口内风云生黑雨。”采亦属云：“铺牌得快，掌中天地现金星。”（《巧对汇书》）

李空同督学江西，有士子适同其姓名，公呼前出一对曰：“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其人应曰：“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也无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尧山堂外纪》）

坡公曰：“栗破凤凰见。”佛印对曰：“藕断鹭丝飞。”佛印曰：“无山得似巫山好。”坡公对曰：“何叶能如荷叶元？”子由曰：“不若何水能如河水清？”（《稗史》）

戏台卖茶棚下，溪西俞老人作联云：“足固在劳，胡不令腰一息？眼宜纵饱，亦当为腹三思。”其自寿六十云：“非无意于求安，胎投已定；何以知其必寿，胆未全尝。”添足古句云：“天下无不是底父母，无父母日方知；世间最难得者弟兄，有弟兄时不觉。”（《啸虹笔记》）

李时尝以腊鸡独擅江南味戏夏言，言即应以响马能空冀北群。人嘲江西以腊鸡。畿辅以响马，故二公各指所籍为戏。（《喷饭编》）

陈启东震长洲人，善属对。人以拗颈葫芦四字命对，未就；方沐浴，偶得空心萝卜对之，喜跃盆为破。启东训导分水，一人题桥云：“分水桥边分水吃，分分分开。”启东过而见之，续曰：“看化亭下看花回，看看看到。”皆其邑地名也。陆文谅参政浙藩，与启东饮，见其寡发，戏之曰：“陈教授数茎头发，无法可施。”启东曰：“陆大人满脸髭须，何须如此？”陆公大赏叹。（《稗史》）

一审官怒生员词{穴友}，出对云：“两猿截木，山中小猢狲，焉能作对？”应声曰：“匹马陷身，泥内老奇生，怎得出蹄？”（《对林》）

古对以文字分合者，如⊖触槐，甘作木边之鬼，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闲字多，未为佳句，不若陈亚有心终是恶，蔡襄无口便成衰。二人土上坐，一月日边明。半夜生孩，子亥二时难定；两家婚配，己酉一日为佳。近又闻有云：“人曾作僧，人弗能以为佛；女卑为婢，女又可以为奴。”（同上）

小字始于汉，盛于晋，如犬子对豹奴。又如桐君桂父皆仙人名，百足三尸皆虫名，姑恶子规皆鸟名。予林卧千律中，曾以鸟名伯劳对姑恶。古人表字，朱翁子对祭弟孙，胡仁祖对褚孝孙。

王公世贞幼见鬻刀者，师命作诗辄云：“少年醉舞洛阳街，将军战死黄沙漠。”予幼以儒童应试，时廖经历以贡途摄县，命予对，八岁儿童，岂有登科之志？予应云：“三年经历，料无报国之心。予怒其词，故借音以诮之。又一日，遇予于途，复召试对鸡鸣犬吠占稠密，予对曰：”凤舞龙飞识太平。“郡守萧公知之，方入试，公问曰：”童子能对，抑亦能诗乎？“曰：”能。“曰：”汝咏童子手中笔。“予应声曰：”笔与大人同；今日能挥墨，他年定着红。“萧公大赏，即以予文荐之，学使列名庠校。（《彭比部集》）

李膺召入内廷，过门高，中贵曰：“神童脚短。”李膺言：“天子门高。”遂肄业翰林。孙公承恩五岁，吴一斋公指红烛试题，即答云：“色似朝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光同夜月。”吴叹曰：“此华国之器。”洪舍人钟四岁善大书，宪宗召见，命书：“圣寿无疆。”钟捉笔不下，上曰：“汝容有不识者乎？”钟顿首曰：“臣非不识，第此字不敢于地下书耳。”即令内侍舁几，一挥而就。（同上）

王侍郎道亨年十二，《咏古十》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云端，绝顶登临处，摩娑星斗寒。”刘中行见而奇之曰：“寇莱公举头红日句，或不过是。”（同上）

有才士偶成一对云：“冬夜灯前，夏侯氏读《春秋传》。”久未有对者，后请乩仙，以此问之。方对曰：“东门楼上，南京人唱《北西厢》。”（《痂留编》）

◎闺中异人女主乎内，以声不越阃为贤，岂尚异哉？独自娲天补石来，异者多矣。吾摘其近以愧须眉。

汉曹大家班昭续成《汉书》，崔篆母师氏封义成夫人。秦窦滔妻苏若兰，齐刘孝绰三妹，陈女学士袁大舍等，秦韦逞母宣文君，唐女学士宋若莘若昭若伦若华若宪，阙图南妹为不栉进士。妇人能文者，类不胜举，要当以苏若兰为冠。（《啸虹笔记》）

唐三原孟媪号张大夫，夫死续夫，事郭汾阳，七十二岁仍生二子，百余岁卒。李抱玉青衣石氏，冒封国子祭酒。齐女子娄逞仕至扬州义曹从事。（同上）

隋室既受周禅，苏威遁归田里，可谓节矣，而终失身于僭伪之朝。宋议立异姓，秦桧抗言见执，可谓义矣，而终误国于渡江之后。王莽篡汉，其女为孝平后，称疾不起，守志终身。曹丕篡汉，其妹为孝献后，以玺抵轩，涕泣横流。杨坚篡周，其女为天元后，愤惋不平，形于辞色。徐诰篡吴，其女为太子琏妃，闻呼公主，则涕泣而辞。司马炎篡魏，其诸祖安平王孚自称有魏贞士，不豫废立之谋略。武篡唐，其侄安平王攸绪弃官不受其赐，归隐嵩山。朱温篡唐，其兄广王全昱责其灭唐社稷，知有覆宗之祸。此三男子四妇人者，不韪其亲，可见天理人心之不泯矣。（《蜩笑偶言》）

女学士，孔贵嫔也，女校书，唐薛涛也，女进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状元，蜀黄崇嘏也。崇嘏临邛人作诗上蜀相周庠，庠首荐之，屡摄府县，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作诗辞之曰：“一从拾翠碧江湄，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郡掾，永抛鸾镜画娥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坚然白璧姿，暮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庠大惊，具迹本末，乃嫁之。传奇女状元《春桃记》，盖黄事也。（《升庵外集》）

独孤信三女俱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长生周武帝，次生隋炀帝，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唐高祖。（《独异志》）

晋王李克用妻刘氏夫人，常随军行，至于军机，多所取益。（《北梦琐言》）

女子为女官者，女侍中；后魏元妻胡氏，齐高岳母山氏，赵彦{穴友}母傅氏，南汉卢琼仙，女尚书；魏明帝选知书女子为女学士；宋孝武朝韩兰英为女博士。女子为男官者，女将军晋王钦起兵，顾氵突母孔氏年百余，以为军司马，复以己女为贞烈将军。唐行营节度许叔异以卫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赴义，奏授为果毅。陈女白颈鸦为契舟怀化将军，侍夫数十人。女子执国政者，齐陆太姬，司纶者，唐上官婕妤。女子诈为男子而有官位者；石祭酒，娄录事，黄崇嘏、薛涛、林妙玉之外，又有朔方兵马使御史大夫孟氏。（《宛委余编》）

女子善将兵者，赵陀同时有保宁冼氏、陈氏；又有冯宝妻冼氏，封石龙夫人，明石柱司土官秦良玉。作贼者，汉交趾女征贰、征侧，反扰岭外六十余城。唐睦州女子陈硕真反，破睦歙二州。明永乐时唐赛儿反。（《鸡窗剩言》）

晋王女为正烈将军，朱序母守襄阳，筑夫人城，唐邹保英妻为诚节夫人，王氏女杀贼为奇义夫人，荀女拔围请兵，古立应妻高守城，封豸旬忠县君，平阳公主起兵，号娘子军。（《啸虹笔记》）

韩氏保宁民家女也，明玉珍乱蜀，女恐为所掠，乃易男子饰，从征€南，往返七年，人无知者。后遇其叔，一见惊异，乃携归四川，人皆呼曰贞女。（《焦氏笔乘》）

黄善聪金陵惟清桥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适人。父贩线香为活，怜善聪孤幼无依，诡为男子装，携之游卢凤间数年，父亦死。善聪变姓名曰张胜，仍习其业。李英者，亦贩香自金陵来，不知其女也，约为火伴，同寝食者逾年。恒称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与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见其姊，姊言初无弟，安来此？善聪笑曰：“弟即善聪也，”泣语其故。姊怒且詈之曰：“男女乱群，辱我甚矣！汝虽自明，谁则信之？”拒不纳。善聪不胜愤懑，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污，有死而已，须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邻有隐婆，姊呼验之，果处子，乃相持恸哭，手为易男子装。明日英来，再约同往，则善聪俄为女子矣。英大骇，问知其故，怏怏如有失。归告其母，其母贤之，时英犹未室，即为求婚。善聪不从曰：“妾竟归英，保人无疑乎？”交亲邻里相劝，则涕泣横流，所执益坚，倾都喧传，以为奇事。厂卫闻之，乃助其聘礼，判为夫妇。（同上）

节孝妇宋氏，洪武初坐戍金齿，奉姑偕行，过盘江守渡，题诗邮亭壁上，诉其流离困踣之情。今€南永昌城西，有碑树祠旁，御史黄忠题其碑阴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祠则御史阴汝登建。其诗云：“邮亭咫尺堪投宿，手握亲姑憩茆屋，抱薪就地旋铺摊，支颐相向吞声哭。傍人问我来何方？亻免首哀哀诉衷曲，妾家祖居金华府，海道曾为上千户。举艘连粟大都回，金牌敕赐双飞虎，兄弟晦迹在山林，立志从文不从武。今朝玉堂宋学士，亦与妾家同一谱，｛并｝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学明诗经。《离骚》子史遍搜览，志欲出仕苏苍生，前春郡邑忽交辟，辞亲千里决神京。丹墀对策中殿举，驰书飞报泥金名，承恩拜除阆州守，飘然画舸西南行。到官未几访遗老，要把奸顽尽除扫，日则升堂治公务，夜则挑灯理文稿。守廉不使纤尘污，执法致遭僚佐怒，府推获罪苦相攀，察院来提有谁诉？临行囊橐无锱铢，惟有旧日将去书，城中父老泣相送，道傍闻者咸嗟吁！彼时征赃动盈万，妾夫自料无从办，经旬苦打不成招，暗嘱家人莫送饭。嗟吁饿死囹圄中，头旗原籍来抄封，当时指望耀门户，岂期一旦翻成空。亲邻怜妾贫和洗，敛抄殷勤馈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师，奉旨边军戍金齿。阿弟远送龙江边，临岐抱头哭向天，姊南弟北两割痛，别后再会知何年？开船未远子病倒，求医问卜皆难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谁怜葬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忧荡家，如今子死姑年高，纵到€南有谁望？八月葬船渡常德，促装登途惨行色，空林日暮鹧鸪啼，声声叫道行不得。上山险如登云梯，百户发放来取齐，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来走向营中宿，神思昏昏倦无力，五更睡熟起身迟，饭锅未熟旗头逼。翻思昔日深闺内，远行不出中门外，融融日影上栏杆，花落庭前鸟声碎。玉髻斜簪金凤翘，翠云缠鬓蛾眉娇，绣房新刺双蝴蝶，坐久尚快春风饶，岂知一旦夫亡后，万里遐荒要亲走，半途日暮姑云饥，欲丐奉姑羞举口。同来一妇天台人，情偎薄似秋空云，丧夫未经二十日，画眉重嫁盐商君。血色红裙绣罗袄，终日骑驴涉长道，稳坐不知行路难，扬鞭笑指青山小。取欢但感新人心，那忆旧夫恩爱深，嗟吁风俗日颓败，废尽大义贪黄金。妾心汪汪淡如水，宁受饥寒不受耻，几回欲葬江鱼腹，姑存未敢求先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终不怨，姑亡妾亦随姑亡，地下何惭见夫面？说罢伤心泪如雨，咽咽垂头不成语，道傍见者为酸心，隔岭猿啼叫何许？”（《铁桥志》）

洪武间，勃封滇中武定府土官地法叔妻商胜为武定府知府。（《通记》）

靖难后，诛≒臣僚妻子，发教坊或配象奴，有一烈妇题诗于衣带间，赴武定桥河而死。或云：“松江谢氏妇，籍没给配象奴，诗曰：”不忍将身配象奴，手提麦饭祭亡夫；今朝武定桥头死，要使清风满帝都。‘“（《列朝诗集》）

正统间，项襄毅公忠以随驾陷于边陲，因善一胡妇，妇曰：“君欲归乎？”公曰：“固所愿也。”妇曰：“吾颇习途径，与君俱往。”随戒候粮，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潜行，行且强半，妇曰：“此去边关，尚须四日程，度所斋粮，不足供两人；且俱入关，必多盘诘，往则偕毙耳。前途游骑渐少，达彼甚易，请从此别。”遂以粮授公，竟自刎死。公急救不及，忍痛独行，甫抵关，枵腹已一日矣，乃祀妇于家庙。（《遗愁集》）

夜梅者，人妇也。正统初，本邦犯境，至顺宁郡，男女与敌，皆北。夜梅手持尺剑，杀其百十余骑而归。（《名胜志》）

归安女倪氏，许聘陈敏八，敏八从军不返，误以死闻，倪矢志不嫁。越五十载而敏八归，始成婚姻之礼，女年六十一，夫年六十八；两人霜雪盈颠，人号白头花烛，此仅事，亦韵事也。（《湖州府志》）

景东府治东，有邦泰山，土官陶姓世居其麓。正统间，上知府陶瓒袭职。值麓川叛寇入境，瓒祖母阿襄率所部御贼，斩馘甚多，境土以安，朝廷命进襄为太淑人。（《景东府志胜》）

文绍祖福州福清县人，有子与柴公行议，亲既问名，柴女忽中风。绍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儿当使其顺天理，自然久长，悖理伤义，是为速祸。”因劝绍祖仍娶柴女归。次年绍祖子登第，柴女风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臣鉴录》）

丰城杨女为李姓妇，谈兵围南昌，小校王某掠归山东，妇曲意事其妻，甚见昵，生一子矣。校家渐落。从军去。妇诡语妻曰：“妾故夫大家，先世遗厚赀，曾以金珠数斛，潜瘗密室。今夫死妾掳，栋宇皆尽，使得发埋赀至此，何患不富乎？但非妾亲行不可！此呱呱，何堪久掷？”妻大笑曰：“若子吾自抚之。”乃释{并}，靴腰刀，从两健儿跃马而南渡章江；去家数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醉两健儿，夜起馘之。驰至里，以策挝家门，坐索故夫，夫出匍匐不敢仰视。趋曰：“妾非他，被掠杨氏妇也。”具述易妆巧脱状，县官为给牒奖许，绅士歌诗美之。（《汇书》）

女学士沈氏，名琼莲，字营中，乌程人，世传富民沈万三之后。有廷礼父子皆仕于曹，沈以父兄之素，得通籍掖廷。尝试守宫论，其发端云：“甚矣秦之无道也！宫岂必守哉？”孝庙悦，擢居第一，给事禁中，为女学士。弟溥官通判，即就试寄诗者也。今吴兴人呼为女阁老，传其宫体诸诗，时人以为婕妤，花蕊不足多让。（《列朝诗集》）

白母者，山阴葛氏女也，年十六，归白公瑾。公素弱，母为善调节，使读书成所学。成化中以进士为分宜知县，母与俱往。其明年，公病逾时，而库所贮银，尚数千两；县境有因饥作乱者，聚徒百余人，将劫取之。县无城郭，寇仓卒及门，诸簿丞与其妻孥，俱弃署走匿他所。母独分命家人，力拒其两门，乃始迁公别室埋其银污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候贼。贼至，则阳为好语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劳，出其所私藏钗弭衣服诸物，以与贼，贼谢而去；而不知阴以表识之，用是捕获。（《徐文长集》）

广东按察使唐彬有女七岁，于衙前手执荔枝。弘治间，嫁山阴进士张琦，生子元冲，升广东副使同往，再升按察使又往，凡三到，后人立三到堂志之。既而孙一坤复任广东按察使，接武是职。（《珊瑚网》）

卢汉妻李氏，名妙惠，有贞操。弘治初卢会试不第，留京讲学。有同姓名者死，误传至家。会岁饥，父母怜寡，强以聘江西新淦巨商谢能之子启。李自经者再，不得死，迫归谢。谢继母亦扬州人，李恳乞为婢，以全节操。启不得夺，李侍母不离。启先载盐赴江西，母与李继归舟泊金山，母与李登寺酬愿。李题诗于壁云：“一自当年析凤凰，至今消息两茫茫，盖棺不作怀金妇，入地还寻折桂郎；彭泽晓烟归宿梦，潇湘夜雨断愁肠，新诗写向金山寺，高挂云帆过豫章。”署其后曰：“扬卢汉妻李氏题。”既而卢举进士，以修实录，差往江西，过扬州，知李已嫁，登金山寺，见所题诗而泣。及至江西，访盐船多舣河下，教隶诵诗，往来盐船间二日。李闻知，唤问诗从何处得？隶告以故。李惊喜曰：“吾夫尚存耶？”密约暮夜以舟来迓，盖恐明言之，则声扬不雅也。是夜果附舟舁至卢寓馆，为夫妇如初。盖李归谢二年，贞操益励，谢母亦为护持，以遂其志。及是归，卢母亦叹异。（《尧山堂外纪》）

张红桥闽县良家女也，居于红桥之西，因自号红桥。聪敏善属文，豪右争欲委禽，红桥不可，语父母曰：“欲得才如李青莲者事之。”于是操觚之士咸以五七字为媒；邑子王恭目负擅场，一ㄚ而已，都不留意。长乐王赏赁居东邻，窃见其睡起，寄之以诗，怒其轻薄，深居不出，悒悒而去。之友福清林鸿道过其居，留宿，适见张焚香庭前，托邻媪投诗。张捧诗为之启齿，援笔而答。媪将诗贺鸿曰：“张娘子案头诗卷堆积，曾未挥毫，今属和君诗，诚所希有。”鸿大喜过望，使媪道殷勤。越月余，始获命鸿遂舍其家，以外室处之，自是唱和推敲情好日笃。盛饰访鸿，求张一见，张愈自匿。密贿侍儿，潜窥鸿与张狎作酥乳云鬓二诗调之，张愈怒。称知其意，乃挽鸿游二山，越数日，鸿归，夜至所居张方倚桥而望，鸿赋一绝句，张倚和焉。越一年，鸿有金陵之游，唱和《大江东》一阕，留连惜别。又明年，鸿自金陵寄《摸鱼儿》一阕，绝句四首。张自鸿去后，独坐小楼顾影欲绝；及见鸿诗祠，感念成疾，不数月而卒，鸿归遽往访之，张已卒，失声长号。徨之际，忽见床头玉佩悬一缄，拆之，有《蝶恋花》词，及七言绝句。鸿哀怨不胜，赋哀词守之，过红桥一恸而绝。（《列朝诗集》）

正德中，古杭清平山巷赵家妻黎氏，生二女。庚辰春，黎携二女观灯，丛杂中少女为恶少掠去，卖临清沈鹏，擅名青楼，号赛涛，以词翰能赛薛涛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女归周子文，子文为吏赴京，过临清，见赛涛貌肖其妻，注目久之，因留宿焉问所从来，秘不敢言，偶检故书中，得诗一纸，子文诘之，乃告其故。讼之官，携归。父母即以赛涛归子文。有《曲江莺啭集》，皆赛涛诗词也。（同上）

薄少君娄东人，秀才沈承妻也。承字君烈，有隽才而夭，薄为诗百首以吊之。逾年值君烈忌辰，酹酒一恸而绝。哭夫诗，录十首：海内风流一瞬倾，彼苍难白古今争；哭君莫作秋闺怨，薤露须歌铁板声。上帝征贤相紫宸，赋楼何足屈君身？仙才天上原来少，故举凡间学道人。铁骨支贫意独深，有情不屑顾黄金；时人漫赏雕虫技，没却英雄一片心。碧落黄泉两未知，他生宁有晤言期；情生欲化山头石，劫尽还愁石烂时。独上荒楼落日熏，依然城市接寒云；恍疑廊下闲吟句，遥忆须眉莫是君。水次鳞居接苇萧，鱼喧米晚来潮，河梁日暮行人少，犹望君归过板桥。儿幼应知未识予，予从汝父莫踌躇；今生汝父无县见，好向他年读父书。男儿结局贱浮名，曲首空嗟一未成；遗得八旬垂白父，户三老眼欲无声。他人哭我我无知，我哭他人我则悲；今日我悲君不哭，先离烦悯是便宜。沉沉夜壑燃幽炬，冢入松根逼寝处；风凄月苦知者谁？夜与山前石人语。（《名苑诗归》）

嘉靖间，常熟沙头市女子季贞一，少有夙慧，其父老儒也。抱置膝上，令咏烛诗，应声曰："泪滴非因痛，花开岂为春？"其父推堕地曰："非良女子也。"后果以放诞致死。（同上）

嘉靖宫人张氏早卒，殓于宫后，宫制：凡殓者必索其身畔。得罗巾，有诗，以闻于上。上伤之，以宫监不早闻，枝杀数人。诗曰："闷倚栏杆强笑歌，娇恣无力怯宫罗；欲将旧恨题红叶，只恐新愁上翠蛾。雨过玉阶天色净，风吹金锁夜凉多；从来不识君王面，弃置无情奈若何！"南宁伯毛舜臣在南京留守，洒埽旧内，见别院墙壁，多旧时宫人题咏，年久剥落，不能尽识。其一署云媚兰仙子书，末二句犹存云："寒气逼人眠不得，钟声催月下斜廊。"字婉丽，辞忆凄怨，可想其风神月思。（《尧山堂外纪》）

周才美为子娶妇，见其贤能，分理家政，付与斗斛秤尺各二器，谕以出轻纳重，大小长短之法。其妇不悦，即拜辞舅姑，不愿为妇。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产，可供伏腊，何遽辞去？"妇曰："翁之所为，有逆天道，妾他日生子，定不肖败家；人谓妾之所生，恐被沾累。"才美曰："汝言诚是，当悉除之。"妇问："所用斗秤年数若干？"才美曰："约用二十余载。"妇曰："必欲妾留此，许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买物，大秤长尺卖物，以守前日期瞒之数。"才美感悟，欣然许诺，听其所为；其妇后生二子，皆少年登第。（《臣鉴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木生泾字元经，正德朝以乡荐入太学，尝登秦观峰，梦老媪携一女子甚丽，以一扇遗生，有诗云：“烟中芍药朦胧睡，两底梨花浅淡妆；小院黄昏人定后，隔墙遥辨麝兰香。”明年入都，道出土桥，渡溪水，得遗扇于草中，异之。题二诗于树上云：“隔墙遥望绿杨斜，联袂女郎歌落花；风定细声听不见，茜裙红入那人家？异鸟娇花不奈愁，湘帘初卷月沉钩；人间三月无红叶，却放桃花逐水流。”永乐中用荐为工部郎沐浴之日，偕僚友同出土桥，偶憩田家。老媪熟视其扇曰：“此扇吾女涓涓手迹也，偶过溪桥失之，何为入君手？女寻扇至溪桥，见二绝句，朝夕讽咏，得非君作乎？”命涓涓出见，宛如梦中，二诗果生旧题也，共相叹异，遂为夫妇。（《列朝诗集》）

闺许多有带英气者，王季重先生女题《蔺相如传》，有“七寸小臣刃，五步大王头”之句，一时称其豪拔，管于嘉从洪承畴军，其妻吴叶仙送之一绝：“万里从军急，孤身一剑愁，家园落日里，莫上最高楼！”亦有英雄气色。后管卒，设帐受女徒，终于尼。（《西皋外集》）

徐氏居莆之北关，父庞乡为新安郡丞，以女许配俞郎。俞纨儿也，合卺之夕，傅姆嘱属对句而就寝。徐指二砚出句曰：“点点杨花入砚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缩瑟不能成句。徐笑曰：“何不云‘双双燕子飞帘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后徐氏卒，俞郎取其著作，焚弃之，仅存批点二十一史，又《悼志赋》一首，梁鸿王凝妻诸赞，及读《离骚》、六朝、隋唐史论数十篇，友人郑邦衡梓之以传。（《列朝诗集》）

瑶华字灵光，金陵曲中名妓，归于新安江景纯，负侠气，忧时慷慨，期毁家以纾国难，灵光多所助。景纯以畏友目之，卜居白门城南，筑楼六朝古松下，读书赋诗，屏却丹华。景纯好畜古书画鼎彝之属，经其鉴别，不失毫黍，王伯谷亟称之，以为今之李清照也。景纯在里门，有《寄衣诗》云：“闭妾深闺惟有梦，怜君故国岂无衣？”手字清勤婉约。景纯没后，遂不作诗，所著远山楼槁亦不存。吴非熊尤岸然自负，灵光诗一出，皆阁笔裣衽。（同上）

天启元年，宣抚使奢崇明叛，石主宣抚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秦氏世为宣抚司，兄秦邦屏邦翰援辽力战死。弟秦民屏重伤，突围出得归。时蔺贼厚遗秦氏求其助。良玉斩使留银，率所部精兵万余，同弟民屏及侄翼明，卷甲疾趋，潜度重庆，营于南平关，扼贼归路。遣兵夜袭两河，烧其船以阻贼东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陆并进。又留兵一千，护守忠州，以为犄角。移文夔州，设兵瞿防塘，为上下声援。后又大破流贼；女将掌兵，一时无两。（《贞胜》）

崇祯末，秦良玉自将兵三万援夔城，过夔一步，即其石主司，守夔亦守家也。知绵州陆逊之罢官归，巡抚遣之按行营垒，过秦。秦冠带佩刀出见，左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男妾十余人，然能制其下，视他将加肃，为陆置酒叹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妇人受国恩应死，所恨与邵同死耳。”未几贼大至，张令被射死，秦石主兵亦覆没。秦单骑见抚曰：“事急矣！尽发吾溪洞之卒，可二万，我自廪其半，半饩之官，足破贼。”土宫家用一箸一帚调兵者，最急箸以能破者毕至，帚则扫境内出也。邵见嗣昌与己不相中，而蜀无见粮，峒寨之人记可信，遂谢玉良计不用邵抚捷春也。（《稗史》）

王二本女子，顺天安东人，年十八父母携之入京，易男子衣冠，鬻于镶白旗德任。甲寅黔滇乱德任南征，挈之往，尽瘁服劳，周旋戎马之间，凡七载，德任爱其勤。辛酉滇南平，大师凯旋，次江黄而王二病，延医弗瘳，一夕气垂绝；主人办棺具，易其衣，乃知为处子也。众皆色然骇，相与嗟泣。比鸡鸣复苏，调治之，病愈，王知迹已露，请为尼，主人许之。满兵在楚者数万，传为美谈，醵金共作佛事。祝发之日，送者如云。（《桑门王二传》）

四川石主女帅秦良玉帅师，秦王召具赐彩币羊酒，御制诗旌之曰：“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崇祯遗录》）

崇祯四年七月，贼点澄子自秦入晋，犯沁水县，七陈化有豆庄，故张忠烈公铨里居也。先是铨父尚书五典谓天下将乱，筑墙为堡甚坚，至是五典已没，铨子道浚道泽官京师，贼至众议弃去。铨妻霍氏语其幼子道澄曰：“避贼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贼，身不保，等死；死于家，不愈死于野乎？”躬率僮仆守，贼缳攻之，堡中矢石并发，伤贼甚众。四日退冀北道，王肇生表之曰夫人。（《成流寇始末》）

江苏韩巡抚遣干办赍金与札，赴北京，道山东旅店楼上，误倾污其衣，怒甚。店主向楼骂曰：“浪小妇，何污贵人衣？速下请罪。”干办知其为妓也，怒尽解；比至，颜色妖异，光焰动人，是夜遂接枕席。四鼓起行，妓亦去，至前林，则响马号箭至矣。干办泣曰：“予奉公往都，若劫我，祸将不旋踵。”盗近前，乃美少年，忽掷帽睁星眸曰“认得老娘否？”干办视之，夜来妓也，哀告之。妓曰：“念汝枕上情，文书与手札俱还汝。”尽攫其金去。干办反责店主，店主曰：“旅客如织，彼与汝前后同来投宿耳，知为谁乎？”（《柳朝丛谈》）

都城南居贤坊民刘兰女刘氏，以哭母毁死，巡城御史曹选以闻。氏颇知文墨，并习女工。万历二十七年，曾经备选贵人不中，遂不肯择人，毁齿自矢，事两尊人甚孝。三十岁足迹不出闺门，日惟闭户诵经读书，兼作女工，即至亲比邻，未尝见其声色。本年八月，母张氏病笃，女悉心奉侍，母进食，女亦进食，母不食，女亦不食。至二十三日，张死，女跪灵前泣血，水浆绝不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九月初三日，女亦气绝，死时异香满室，人咸异之。（《崇祯长编》）

◎谭屑《谭屑》类清谈矣，何《焚麈》之有非也。村媪磨针，呼以悟学事，有不相谋而相师者是在其人。

张汤之为父，而有张安世之子；刘歆之为子，而刘更生为之父。许敬忠之为祖，而有许远之孙；韩胄之为孙，而有韩琦之祖，信乎！贤否不系乎世类。故祖父之贤者，子孙当思克绍前烈；父祖之不贤者，子孙当思克盖前愆。（《稗史》）

兵部尚书如常衡州衡山人也，明成祖兵起，首先劝进，封忠诚伯。后死，召其子镛袭爵，以父在功罪之间，不受。宋晟定远人也，以父开国，袭都督。建文时，通谋于燕，其子乃以力战死于灵璧。常晟二君，有愧乃子。（同上）

张弘范张世杰本兄弟也，而一为元伐宋期于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于诸葛弟兄，又有间矣。（《楮记室》）

王安石<并刃>为新法，而其弟安国非之；韩绛附会安石，而其弟维争之。曾布阴祸善类，而其弟肇移书劝之；邪正相反，诚判若参商。至若王处仲亲为叛逆，而其弟笠法深独脱然游方之外，此尤品之最卓者。（《说储》）

徐中山王而有增寿之子，李岐王而有景隆之子。增寿为弟，而又有辉祖之兄，何父子兄弟迥殊欤？（《丽亭新语》）

阮籍遗落世事，不向礼数，取教其子浑则曰："仲容咸已预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元延祖弃官反初服，尝曰："人生衣食，可适一饱，不宜复有所须。"每灌园掇新，以为有生之役尽此。及戒其子次山辈，则曰："儿曹逢时，故（时禄山反）不得自安山林，勉励名节，无近羞辱。"古人父子相期，不必出于一涂。（《说储》）

李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罢酒于家，百官长令，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李斯慨然叹曰："吾闻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可以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其后卒及于祸。吴陆逊为丞相，子抗大司马抗子机为大都督统军二十万。后军败被谮，父子兄弟皆死。唐杜审权位至宰相，子让能位太尉平章事，让能子晓朱梁时为礼部尚书平章事，让能赐死，晓为乱兵所杀，三世为将相，道家所忌也。汉之萧曹，唐之房杜姚宋，身佐英主，手造王图，而曹至子削封，萧五祀绝祀。房乔次子遗爱与公主谋反诛。杜如晦次子荷说承乾建大事诛。姚崇长子彝，次子奕，奕子闲为牛仙客幕府，见仙客疾亟，逼仙客为表，荐奕为相。仙客妻以闻，元宗杖杀之。宋六子，浑尚怒华衡，俱以赃败，广平之业衰焉。再造之功，若郭汾阳三四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复能振裔孙元亨仅为永兴教授。狄梁公曾孙飘泊岷汉，于谒侯王。宋相三，李文正公，文靖公沈，文定公迪，一时名宰，子孙相继宦达，数世之后，亦复萧条，无一人在仕版者。昔郭汾阳治第，谓工人曰：“好筑墙，勿令不牢。”筑者对曰：“数十年来，京师达官贵人，亦皆某所筑；今某死某亡，某败某绝，人自改换，墙固无恙。”公闻之惕然，即请老。（《鸡窗剩言》）

有举孝廉而为人主者，魏武吴大帝也。状元及第而为人主者，夏主李遵顼也。（《续笔剩》）

郭霸常来俊臣粪秽，俊臣鄙之；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易之轻之。阎朝隐为武后祷疾，以身代牺，后张元一画代牺图以进，后大笑，鄙其为人；赵履温寨衫为安乐公主背挽犊车，后遭〒，人割一脔，骨肉俱尽。成敬奇省姚崇疾，对崇涕泣，怀中置生雀数头，向崇放而祝之，愿令公速愈。崇恶其媚曰：“此泪何自而来？”遂不复接遇。宝怀贞诏事中贵，每见士人无须，误为中官，必曲加承接，卒不免贬，明皇时投水而死。噫！彼辈为谄佞可悦人耳，乃轻则取厌，重则丧身，冷眼觑来，可不枉做了小人？（《座右编》）

项王喑哑叱咤，当是极粗豪男子；而宠恋虞姬，临亡不舍。苏子卿吞毡啮雪，视死如归，而不免取彼妇生子。关云长忠肝义胆，可对天日，而启曹公求秦宜禄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赵阅道为铁面御史，乃悦一营妓，令老兵夜召之，又令人促之。范文正守鄱阳，属意小妓，既去，乃以诗寄卫而取之。此数公事，皆与其人绝不相类，当是色戒未易破除。宋正色立朝，而善羯鼓，赋梅花，又似极风流人物，尤不可晓。（《客中闲集》）

袁中彻以相名天下，有二婿，一为盗死狱中，一覆舟死于水，二女皆寡于家。忠彻每为谈相，妻必叱云：“莫讹言，且相女婿之目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豆棚谈》）

王广津作相日，穿庭一井，将天下宝玉珍珠投其中，没水共饮。李昌夔在荆州打猎，其妻独孤氏亦出红妆锦，勒女队三千人。鱼朝恩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贮江水及萍藻，诸色鱼虾，号鱼藻洞。文昌富贵后，打金莲花盆盛水濯足，谓酹生平所不足。元载宠姬薛瑶英幼喻香，肌肉皆香，处以金丝却尘褥。李德裕好饮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水递。虞孝仁伐辽，以骆驼负函盛水，养鱼自给。羊稚舒冬酿，令人抱瓮，须臾复易使酒速成味美。符郎使小儿跪而张口承唾。于顿为襄州日，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石季伦厕有纱帐茵褥，婢供香囊，刘实谓误入其内。刘琰侍妾数千，悉教诵《鲁灵光殿赋》。苇陟馔备珍奇，厨中所弃，犹值万钱，宴公侯家，虽极水陆，不下箸。噫！天地生财，只有此数，彼嗟半菽不饱，独非吾属毛离里而来者乎？侈汰自豪，究皆祸不旋踵，岂天道之恶盈，抑亦人事之必至？（《培元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狄梁公之思亲也，南望白云而伫立，梁景之思兄梁也，亦南望白云而惨然。孝友根于至性，辄以云物动情，亦见性情合处。（《说储》）

晋灵公刺客，不杀赵宣子，汉杨琳刺客，不杀蔡中郎，晋刘裕刺客，不杀司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杀于志宁，淮南张颢刺客，不杀严可求，西夏刺客，不杀韩魏公，苗刘刺客，不杀张魏公，此辈正自有人。（《蜩笑偶言》）

《前汉书》表古今人物，其失也浑，《新唐书》表宰相世系，其失也滥。备三长如班欧，犹有此失，矧其他乎？（同上）

狄灵庆亲为袁粲门人，而抱首粲！子者，庆也，周某（史失其名）亲为陆超之门人，而手斩超头者周也。陶谷亲为晋相李崧所录用，而构成崧族诛者，谷也。究之狄被噬于口狗，周折颈于坠。相阿之死，墓门屡遭雷殛，而骸骨不少留，彼其仇视恩地不祥莫大焉。（《说储》）

剖冰而双鲤跃出者，王祥也；叩凌而一鱼踊出者，王延也；卧冰而童子送鲤者，楚僚也；泣祷河神而冰开得尺许蹶者，查道也。又焦华冬中得瓜，以愈父疾；王荐雪中得瓜，以止母渴。孝思所感，动植之类，且以非时应之。彼季夏思冻鱼脍，仲冬思生地黄者，即慕容熙以南面之尊，切责有司，而犹不得，以是益信孝感之神。（同上）

古之异人，去来必有所自，微子感牵牛星，颜子感中台星，张良感弧星，樊哙感狼星，东方朔感岁星，则生而禀星精者也。传说为箕，奚仲（四星）造父王良（并五星）各垂象于天，则殁而成列宿者也。又如唐房为永禅师，白乐天海中山主，宋晁迥静居天主，杨亿武夷君，陈尧次南庵主，张方平山藏院知藏，欧阳修神清洞主，韩琦紫府真人，富弼昆仑真人，王会青草堂和尚，苏轼陕右成禅师，皆生而知前身者。蒋济为南山伯，荀爽为秦山君，刘聪须遮国王，韩擒虎蔡襄并阎罗王，皆死而知后身者。（同上）

朱子《纲目》一书，字字继《麟经》之笔，莒人灭曾𠦂，《春秋》不为少讳，乃吕易嬴，牛易马，何《纲目》竟不置一词乎？且期年而生子政，既云期年，焉知非嬴氏之种？得毋恨始皇焚书坑儒，为此论以快心乎？若牛马之谣，乃魂时张夜石图，所现他物甚多，不止牛马二种，何得以此定其为牛吏子与？武氏亦系篡夺，世人不乐为辨之也，朱子作《纲目》要非无见。（《啸虹史》）

杜子美客耒阳，一日过江上，舟中饮醉。是夕江水瀑涨，子美为惊涛漂泛其尸，不知落于何处。元宗思子美，诏求之聂令，乃积空土于江上曰：“子美为白酒牛炙胀而死。”（《剧谈》）

李白人传其醉游采石，捉月而溺死，然今采石矶有李墓，或云病死，另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豕渡。（同上）

元党人之贬，苏子瞻得儋州，予由得雷州，刘莘老得新州，皆取字之偏旁，则几以迁客为戏。（同上）

文翁拔剑击江神而回复，水遂平，王遵执璧，当金堤而水波旋却。武肃命强弩射海涛，涛头竟趋西陵。白沃史君以鞭指当湖，而东南一隅，水至不没，精诚既至，足迴狂澜。（同上）

张洪阳相公见《玉茗堂四记》，谓汤义仍曰：“君有如此妙才，何不讲学？”汤曰：“此正吾讲学，公所讲是性，吾所讲是情。”（《遣愁集》）

子美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言其无假借也，而语意不露，味之愈佳。子云家无担石之储，其作《法言》，蜀人赍钱十万，愿载其名，子云却之。张知白守亳，亳富人修佛庙成，知白召穆修为记，富人遗五百金，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污吾文也，彼售书求米者，非惟人品径庭，即其书可知矣。”（《稗史》）

唐荆川曰：“仆偶想宇宙间有二三绝可笑事，其屠沽细人，稍有一碗饭吃，死后必有篇墓志。其达官贵人略有些名，自在世者死后，必有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饮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而王所谓墓志与文集者，皆不久泯灭；若尽存在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倘悉付祖龙，南山煤炭竹木，尽当减价。（《遣愁集》）

金坛三茅灵观，每年显化摄众，自陈罪业，荤酒断迹。及湖贼揭竿山顶，千年宫殿，付之一炬，而山神不能杵伏。甲寅之乱，江西上清官亦为贼毁，说者谓天师但能驱邪魅，不能制生人，然数之所为，岂易避焉？（《鹏升集》）

瓠里子自吴归粤，相国使人送之曰：“使自择官舟，以渡送者。”未至，于是舟泊于浒者以千数，瓠里子欲择之而不能识。送者至，问之曰：“舟若是多也，恶乎择？”对曰：“甚易也，但视其敝蓬，蓬折桧帆者，即官舟也。”从而得之，瓠里子仰天叹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为官民与？则爱之者鲜矣，宜其敝也。”（《郁离子微》）

宣德间，慈溪一县令初至任，谓群下曰：“汝闻谚云：”灭门刺史，破家县令乎？‘“中有一父老对曰：”某等只闻得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县令为之默然。（《西墅杂记》）

兵部尚书徐家居，新贵皆薄其出身吏胥。状元某归，徐往贺，不得已往答，不与言，一茶而起。徐问曰：“状元几年一个？”笑答曰：“三年。”又问：“吏员为尚书，几年一个？”无以答。某同入儒学，某指夫子像戏之曰：“认得这位老先生否？”曰：“认得这位老先生是不由科目出身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蓉集》）

龚介庵祖锡由江南布政，内升太常寺卿，偕予修辑《赋役全书》。馆中语诸同事云：“赵农部每与予面谈，不讳吏员二字，吾甚感其重；我若加意周旋，反成轻佻。”

何淡所撰李克嗣墓志铭，赞曰：“前数十年，士大夫多以富为讳，争自洒濯，以免公议。今闻人仕，众必问曰：”好衙门否？‘闻人退，众必问曰：“有收拾否？’且耀金珠，广田宅，以骄里闾者，世不以为过，亦风气使然。”（《玉堂丛语》）

有牝鸡啼者，主人命宰之，左右曰：“此不祥之兆，同为宰鸡。”主人曰：“是鸡之不祥也，彼一啼而罹杀身之祸，于人何预耶？”（《莫氏入林》）

牝鸡司农，及雄鸡夜啼，俗皆谓之不祥。余居杭时，鸡忽夜啼，命宰之；三儿景行方幼，遽止之曰：“信不祥乎？鸡乃预报主人，是忠也；若不足信，又何为以一啼而戕其命？”余以其近理，遂从之。

凡遇奇异之人，奇异之事，要有定见，漠然不动，方无诖误。江西举人但调元，素有文名。一日游琼州，遇李某王某讲天文，尊信之，讶为异人。万历癸丑会试，调元首二场佳甚，叶台山相国已拟为会元。反阅第三场，问天文策，对云：“惟海上李某王某可聘入修定。”叶大惊，亟黜落之。朱平涵相国曰：“但生琼州之游，特寻冤对，以厄其进取耳。”余笔此以为见谶易动者之戒。（《苏谭》）

赵清献欲绝欲，挂父母画像于卧床中，以自监。赵康靖中岁，尝置黄黑豆于几案，以验善恶。欧阳文忠暮年，有小疾，不服药，只孤坐习思以却之。文节构枯木庵死心寮以为养疴之所。伊川于室中置尖物，刘元城谪炎瘴，举念绝欲。东坡谪瘴乡，惟尽绝欲念，为万全之良药，古人克己工夫如此。（《座右编》）

汉张仓子百人，赵王彭祖子七十二人。唐隶王琰子五十五人，荣王碗子五十八人，延王宾子三十六人，皆玄宗之孙，而玄宗亦有子三十人，宋徽宗子三十八人，张耆四十二人，杜子微一百四十人，冯盖三十人。（《涌童小品》）

胡梅林被逮，自谓宋以来少保当厄者三人，一岳武穆，一于忠肃，一自谓也。然胡虽有劳，要非二公匹，而汪南溟以戚南唐匹之。戚本良将，以江陵波及，自蓟门调广西，不贬爵，与胡之被逮者又异，那可并举？（同上）

三代后，尝言有三个匠：一漆匠金安藏，一石匠安民，一漆匠杨。士大夫有愧此三匠者多矣！（《啸虹笔记》）

●卷七。獭祭寄寄园主人曰：“事不洞晰，引用必讹义，山所以獭祭也。古今书籍繁夥，徒抱枵腹，以与昔人抗衡，难矣哉！若夫占天必辨星躔，论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必穷幽奥，读古必怪僻，著述必极蠢动；虽周公复生，岂易言耶？姑汇人所必用者，勿贻操梃而战之讥，则幸矣！”

◎天时兵法云：甲子兴周，往亡灭燕。征战危事，尚可不拘时日，况其他耶？然阴阳术数，信不足凭，不锄其根，不足伏愚瞽之心，杜拘泥之口也。请言天时。

《隋书。元胄传》文帝尝于正月十五日，与近臣登高，时胄不在，上即令驰召之。及胄见上，谓曰：“公与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赐宴极欢。正月十五日登高，不见他书，尝考之韩退之有《人日登高诗》。（《老学庵续笔记》）。

冬至夏至谚语，与今南北俗传不一，今揭其二。冬至：一九二九，行人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栗。四九三十六，方才冻得熟。五九四十五，穷汉街头舞。六九五十四，乞儿争志气。七九六十三，破衲足头檐。八九七十二，猫狗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夏至：一九二九，扇子不离手。三九二十七，吃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争向露天宿。五九四十五，树头秋叶舞。六九五十四，乘凉不入寺。七九六十三，床头寻被单。八九七十二，夜眠添夹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圾。俗语止传冬至，不传夏至，读冯慕冈《月令广义》，因得见此俗谈巷语，必有来历。（《客中闲集》）

《鲍宣传》注，持时夜行，夜行如今持更是已，持时如今报时是已。《汉宫仪》黄门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如今五更也。（《孔氏杂说》）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为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说不经。后见卫道夫云：“闻前辈说此三日，即河图数之中宫五数耳，五为君家，故民庶不可用。”此说颇有理，因图于此。（《野语》）

陈指挥铎善词曲，作《京师月令记》，二月下曰：“是月也，壁虱出沟中，臭气上腾，妓靴化为奚。”最善名状。（《客坐赘语》）

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南城烂面胡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疑为幽州节度使城之故壕也。

尝见纪载，河冻有鱼龙花草形，或在屋瓦上有之，类以为祥异。《格致草》曰：“崇祯壬申腊月，余楼檐瓦冻为花草狮凤之形，叹曰：”蜃气象楼台，旷野气成宫阙，是冻亦偶然合之，如雨豆雨麦，偶象豆麦耳，松虫之毛象松，柑虫之色象柑。湿热所蒸，顷刻漫山布岭，耳目口鼻，肠胃毕具，可以通观。又如落星为石象狗首，便曰天狗。不知是火吸土气，或至火际，一经练，如陶土成砖，故初落，热不可摩。又见星石久藏变小，亦缘火初炼土，急切成质，苞含有气，久则气消而质自敛；雹窍亦然，雪霜雾露之后，微风飘漾，往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纹耳。‘方密之曰：“光气与形象互成，既有形象，必有所尚，何足怪乎？’”（《物理小识》）

◎人物阖辟内人类万殊，可尽诘所称之何自耶？庄子云：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人即为万物灵。其称名代殊，安知其不由是也？披览旧闻，有触即书，若必核其详备，则载籍极博矣。

《吕氏春秋》宋康王饮酒室中，有呼万岁者，堂上悉应。《战国策》冯烧债券，民称万岁。《韩非子》巫觋之祝人曰：“使君千秋万岁之声聒耳。”《新序》梁君出猎归，入庙中呼万岁。纪信乘黄屋，载左纛曰：“食尽汉王降。楚呼万岁。”陆贾奏《新语》，左右皆称善，呼万岁。汉武帝登嵩高，呼万岁者三。元帝送许后入太子家，谓左右酌酒贺我，左右呼万岁。《冯异传》赵臣将兵助异，并送缣，军中皆称万岁。王望曰：“今日虽击牛酾酒，劳飨军士，皆称万岁。”伏波马援封侯，乃有请上雅寿，掾吏皆称万岁。吴甘宁入魏营，斩数十级，还入营作鼓吹，称万岁。是则庆贺之际，上下通称之，初无禁制，不知自何时始，专为君之祝也。（《东斋记事》）

尧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嫘手，舜女有宵明烛光，汤有帝乙归妹，周成王之女，嫁于陈，并未有封邑之号。至周中叶，天子嫁女于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使诸侯同姓者主之，始谓之公主。汉制帝女为公主，帝姊妹为长公主，帝姑为大长公主。《后汉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藩王。（《客尹闲集》）

明初阁臣，大约初入为东阁，进文渊，又进武英，以及谨身（今为建极）华盖（今为中极）。惟文华，则二百余年来，在永乐间权谨以孝行举拜文华殿大学士；至万历三十五年，加山阴朱文懿公赓，亦一奇也。又殿阁递进不相兼，而高文懿毅以谨身兼东阁、王毅愍谨身兼东阁，又一奇也。（《涌幢小品》）

文臣称总督，武臣称总兵，皆是虚衔。总兵之名，见于元末明初，因之中山王伐吴檄曰：“总兵官准中书省咨云云”。至元统年，始有定名，曰总兵，曰副总兵。总督见于宣德中，巡抚总督粮税。至麓川之役，王靖远用之军务，侯琏继之，靖远转南兵部，亦曰总督机务。乙巳之变，于少保以本兵称总督，未几用之两广，又用之两广、湖贵，用之两广、川贵，用之陕西，用之宣、大。嘉靖时又用蓟、辽、保定，用之浙、直、江、福，并用之漕河。正德末年，武宗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于是改总督为总制。嘉靖三十年，世宗以制字非人臣得称，仍改总督。胡梅林总督浙、直、江、福，是嘉靖三十八九年事，而民间至今称曰胡总制云。张经至总南直隶、浙江、山东、福建、两广，凡文官至总督，称军门巡抚，操江不与焉。抚操经过所督地方，要谒见，至大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外下轿，由中门入后堂相见。军门上坐，抚操列坐，其送迎军门，俱至大门外看轿。各总兵照抚操事例，移文俱用印信呈文，相见介胄行跪，勋臣亦由旁门庭参，其隆重如此。然总兵行跪，勋臣庭参，亦太甚矣。至近日操抚皆称军门，御史捶参将，陵僭又将何极？两广总兵旧皆以勋臣充之，嘉靖四十五年都给事中欧阳一敬题请革去，以流官都督代镇，覆允为例。韩襄毅公初至广时，三司官以地方残破，皆待罪行事，故初见行跪礼，后因之。嘉靖壬子，都御史遂昌应贾论令改正先朝巡不许携家，亦如巡抚按之制。景泰初，给事中李实等奏言镇守巡抚等官，动经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悬隔，一切疾病婚嫁，不能相通，甚有无子可矜者。乞敕各官携妻子完住，许之，由是巡抚始得携家。（同上）

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无得擅征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乃得称太夫人；子不为列侯，不得称也。”然则妇人称太者，盖如是耳。（《孔氏杂记》）

子孙得称祖父之字。子称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孙称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尧舜”是也。《仪礼》筮宅之辞曰：“哀子某，为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来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适尔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来日某甫附尔于尔皇祖某甫。”字祖也。虞祭之祝曰：“适尔皇祖某甫，以齐尔孙某甫。”两字之也。（《日知录》）

政和初定命妇八阶，孺人次以室人，后改为安人，亦见于大诏令。今《职源》等书，亦不载也。（《学斋呫哔》）

五代时称朋友曰周旋人，杨彪称其妻曰乡里。（《涌幢小品》）

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而后，遂有朋党之祸。会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风俗，义本君亲，然后升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朋比。所以时风浸坏，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议，今日以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李肇《国史补》：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奉敕宣依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诏及第举人，不得拜知举官子弟，及目为恩门师门，并自称门生。刘克庄跋陆放翁帖云：“余大父著作为京教，考浙漕试，明年考省试，吕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与成公往还真迹，大父则云上覆，伯恭见成公，则云拜覆，著作丈时，犹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寻其言，盖宋末已有先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称，而至于有明，则遂公然谓之座师，谓之门生，乃其朋党之祸，亦不减于唐时矣。（《日知录》）

本朝亦禁称座师、门生，唯国子监祭酒司业，则刺揭直书生某人，余用光名而已。

《尔雅》父曰考，母曰妣。按古人自祖以上，通谓之妣，经文多以妣对祖而并言之。若《诗》之云“似续妣祖，燕畀祖妣”，《易》之云“过其祖，遇其妣”是也。《左传》“昭十年，邑姜，晋之妣也”，尤可证。（同上）

人伦称呼，古今多不同。《尔雅》称夫之兄为兄公，《逸雅》（汉刘熙撰）独称曰公，又曰兄忪（谓已所敬见之怔忡，自肃齐也）。洪迈初为弟妇保夫祷祠（夫随兄使金）曰：“顷以兄伯出使，夫婿随行。”迈初谓《汉书》虽有兄伯之言，然非弟妇出称，心疑未妥，后见《尔雅》，乃知当言“兄公出使”为是。然今俗妇人称夫之父，反曰公，而称夫兄为公者，绝不知也。然《尔雅》谓称夫之弟曰叔，则夫兄亦可谓伯矣，何乃为此异称也？又《尔雅》称父之{日弟}弟，先生曰世父，后生曰叔父，称父之兄妻曰世母，父之弟妻曰叔母。夫既可谓叔父叔母，则亦可谓伯父伯母矣，何以不言伯也？观《释亲四章》书，总无伯字。（《云谷卧余》）

《礼。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年名。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转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别之。《士冠典》：二十已有伯某，而年至五十，直呼伯仲尔。朱文公曰：吾年五十，即称伯仲，除了下面两字，犹今人不敢斥尊者，而呼为几丈之类，是不可以自尊也。《玉藻》：士于君所言，大夫没则称谥，若字，士与大夫言，亦称字，以君前臣名，而大夫字之为贵。及与大夫言而字大夫，虽孔氏谓言及它大夫则呼字，卑者盖亦字尊矣。（《稗史》）

今人别号字，印章往往不同，缘《说文》本无庵字，近俗也。予尝考之，字古书所用者，《蜀都赋》“八方蔼”，王充《论衡》“桃李梅杏，丘蔽野”，此取覆之义。至三国及晋，始有幔、闾之语，与今人所用字义同，字不可谓不古也。但篆籀以《说文》为宗，《说文》不载之字，用于印章，似为未妥。又按古篆有作者，又止借者，《石鼓文》作，其字从穴，穴亦人居也。近见温陵古寺一册，有元人止印章，字作，详《玉篇》皿部，有乌含切，覆盖也。考古阁有伯戈馈，器皿，而借为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犹汉阙之觚棱，其形亦本酒器也。（《升外集》）

旧制生员惟有廪膳增广，虽然，廪膳有额，增广无额。成化初，京师语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数。”礼部姚夔颠覆国祚，不得已请奏，故附学立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樵野纪》）

增广有额自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照旧无额，后成化三年又额。（《尧山堂外纪》）

左右参将之名，起于洪武二十年，即左右副将军也。游击之名，见于武则天，以传游艺为之，用以罗织者，佐击起嘉靖年间。（《涌幢小品》）

凡士司官有武衔者，宣尉使同知安抚司，正长官副长官，土千户百户之类是也。又文衔者，上府同知通判推官土州同土县丞主簿巡检之类是也。长官司有属宣慰司者，有属府州县者，有属卫者。武衔土官，与属宣慰长官，专用目把汉把，亻夷而亻夷者也。文衔土官与属府州长官，事统于郡守州守县令，亻夷而汉者也。属卫长官，与卫官世姻，而势难钳制，不亻夷不汉者也。（同上）

监生历事起于天顺时，兵部尚书马昂所题，谓曹务机要，上下疏牍关系，不宜专委胥吏。当择监生文行明慎，综达时务，俾专司缮录，因课功高。其入铨常资，诏下所司通行，著为令。（同上）

男女之合，二情交畅，阴血先至，阳精后冲，血开裹精，精入为骨，而男形成矣。阳精先入，阴血后参，精开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阳气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者必伏。阴气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者必仰。走兽溺死者，伏仰皆然。阴阳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胎品胎之兆。父少母老，产女必羸。母壮父衰，生男必弱。古之良工，首察乎此，补羸女先养血壮脾，补弱男则壮脾节色。羸女宜及时而嫁，弱男宜待壮而婚，此疾外所务之本，不可不察也。（《褚氏遗书》）

饮食五味，养髓骨肉血，肌肤毛发。男子为阳，阳中必有阴，阴之中数八，故一八而阳精升，二八而阳精溢。女子为阴，阴中必有阳，阳之中数七，故一七而阴血升，二七而阴血溢。阳精阴血，皆饮食五谷之实秀也。方其升也，智虑开明，齿牙更始，发黄者黑，筋弱者强。暨其溢也，凡充身肢体手足耳目之余，虽针芥之沥，无有不下。凡子肖形父母者，以其精血尝乎父母之身，无所不历也。是以父一肢废，则子一肢不肖其父；母一目亏，则子一目不肖其母。然雌鸟牝兽，无天癸而成胎者，何也？鸟兽精血，往来尾闾也。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则五体有不满之处，异日有难状之疾。阴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则精不出，内败，小便道涩而为淋。精已耗而复竭之，则大小便道牵疼。愈疼则愈欲大小便，愈便则愈疼。女人天癸既至，逾十年无男子，合则不调；未逾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调。不调则旧血不出，新血误行，或渍而入骨，或变而为之肿，或虽合而难子。合男子多则沥枯虚人，产乳众则血枯杀人，观其精血，思过半矣。（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建平王妃姬等，皆丽而无子，择良家未笄女入御，又无子。问曰：“生男有道乎？”翟褚澄曰：“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阴阳气完实，而后交合，则交而孕，孕而育，育而为子坚壮强寿。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寿，此王之所以无子也。然妇人有所产皆女者，有所产皆男者，大王诚能访求多男妇人，谋置宫府，有男之道也。”王曰：“善。”未再期，生六男。夫老阳遇少阴，老阴遇少阳，亦有子之道也。（同上）

宣德中，赐太监陈芜雨夫人，天顺初，赐故太监吴诚妻两京第宅庄田，见《水东日记》诸书。予按《高力士传》，河间男子吕玄晤吏京师，女国姝，力士娶之，玄晤擢自刀笔吏，至少卿。《李辅国传》帝为娶元擢女为其妻，擢以故为梁州刺史。《朱子语类》梁师成妻死，苏叔党范温皆衰临哭。由是观之，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师人谓此曹性男犹在，必须近女，岂其然乎？（《皇朝盛事》）

都者美也，鄙者陋也。《诗》云：“彼都人士。”《史记》云：“五大夫，荆之鄙人也。”以帝王所居文物整齐，士女闲雅为美，故曰都门，曰都人。以边陲郊野风裕疏略可鄙，故曰鄙民，曰鄙人。《左传》子产治郑，都鄙有章。（《铅椠》）

◎人事遇大事大疑，出片语而措泰山之安。宰相必用读书人，信哉！顾十七史从何处读起，皋禹所读何书，亦曰开卷有益，未必不资一时之酬对云尔。

仁宗亲信夏原吉最切，每朝罢，必呼至近御前，或随至便殿，面议政务。凡内诸司所进章疏，命拟旨，公拟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问公，则曰：“予夺之柄，非臣下所敢事，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复取上裁，则事有所分，而权不下移也。”后旨多云“某部知道”，仿此。（《皇明泳化类编》）

杜诗：“今朝汉社稷，心数中兴年”，人多疑子美误用，注中竹仲反，而不知其出处。按《宋史。笔断》曰：“中兴谓中于理而复兴也，犹曰应当兴耳。”（《杜诗注》）

朱子尝曰：“科举坏人心术，故其议学校贡举，谓今之为法，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其弊，则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风俗日薄。”近代归震川与潘子实书曰：“科举之学，驱一世于利禄之中，而成一番人才。世弊已极，士方没首濡溺于其间，无复知有人生当为之事。荣辱得丧，缠绵萦系，不可解脱，以至老死而不悟。”二公之言，深中应举士子之弊。（《云谷卧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人举进士，必行卷者为缄轴，录其所著文，以献主司也，其式见《李义山集》新书序，曰：治纸工，率一幅以墨为边准（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为墨边十六行也），率一行不过十一字。（《演繁露》）

唐太宗罢周公祠，始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此后世学校专祀孔子之始。前此所谓先圣者，周公也。先师者，孔子也。后世惟以颜子配享。（《古今原始》）

唐明皇始改颜回等从祀孔子者为坐像。（同上）

明皇始诏孔子门弟子从祀，前此孔子弟子，惟列像庙堂，不预飨祀。至是因李元璀言，始得列享于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之上。（同上）

梓潼神祠，在处有之，而学宫事之尤谨。按梓潼为四川属县，四川上直参宿，参有忠良孝谨之象，其山水深厚，为神明之所宅。或谓斗魁为文昌六府，主赏功进爵，故掇科之士，往往事之。或谓神为张宿之精，《诗》所谓张仲孝友是也。（《三余赘笔》）

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屡经省试取中，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客中闲集》）

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春秋》以称字为荣。同辈相称以字，至有称名者，见诸诗文，殊为典雅。近世谀佞成俗，直称表号，以为简慢，遂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虽少年稚子，无不蒙此称者。夫父母存，恒言不称老，子舍而居尊长之名，冲幼而甘衰耄之目，岂非不祥？至形之文翰诗题，俗陋又不待言矣。（《云谷卧余》）

余读《莫氏入林》，有未四十称翁者，作诗讥之，今更不尔，可姗也。

江阴李诩《戒漫笔》曰：余少时肄业，并未见窗稿刻本。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抄得窗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栋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忆荆州（唐顺之）中会元，其稿亦是无锡门人蔡瀛与一姻家同刻。方山（薛应）中会魁，其三试卷，余为从臾其常熟门人钱梦玉以东湖书院活板印行，未闻有坊间板，今满目皆坊刻矣。杨子常彝曰：“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玄录》始旁有批点，自王房仲士肃选程墨始。至乙卯以后，而坊刻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之作；曰行卷，则举人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天下之人，奉以为的，而他书一切不观。”（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近时吕□□选本，为海内圭璧，他皆杂以窗作，借新榜人名目行世。及本人既发，则又刻在稿上，曰误刻订正，曰借某人刻，此风甚薄，渐至乡会墨皆赝作。今奉新令，礼部颂行真本，妍丑难掩矣，学者可不奋诸？

明太祖建国学于南都，乃制秀才监生之衣巾，既成，太祖亲服而试之，问马皇后曰："汝谓我何所似耶？"后笑答曰："似一个老官也。"至今监中皂隶，诮监生为老官。（《泳化续编》）

元，大也，始也，首也。人君立极建元，不曰一年而曰元年。每岁首月，不曰一月，而曰正月。正月一日，曰元日，盖欲人君体元以居正也。按古帝王纪元，始于汉。以一字纪元者，始于汉文帝后元年，景帝中元年。以二字纪元者，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以三字纪元者，始于梁武帝中太通元年。以四字纪元者，始于汉哀帝太初元将元年。改元始于文帝十七年，辛垣平言候日再中。居项之，日却复中，于是更元年后，平以诈伏诛。（《客中闲集》）

子过其父为跨灶，解者纷纷，闻边徼中相马者言：马前蹄之上，有两空处，名曰灶门。凡善走之马，前蹄之痕印地，则后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军中人，谓之跨过灶门。考之东西南北，率同此称，夫跨从足后步过前，似后人追过前人之意，以拟子父于义为协。（《幽草轩录》）

古者拜礼，非特首至地然后为拜也，凡头俯膝屈手动，皆谓之拜。按《周礼》辨九拜之仪，一稽首，二顿首，三空首，四振动，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肃拜。稽首拜头至地下，顿首拜头叩地也，空首拜头至手也，振动以两手相击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肃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尝专以首至地为拜也？乃知禹闻善言，则拜如揖之类是也，岂仆仆之谓哉！今人或以顿首，施于卑下；不知拜头叩地，岂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为别。自唐武后尊妇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见张建章《渤海国记》。然又观《北史》，周时诏内外命妇拜宗庙及天台，皆侥伏。则知前此妇人盖已有不跪者矣。（同上）

隋唐之代，贡士皆考功主试。玄宗时，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之举人，颇肆诋词。玄宗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兹始。又淳化三年三月四日，帝御崇政殿试进士，诏糊名考校，定其优劣为五等。第一至第二第赐及第，第三第四赐出身，第五赐同出身，五等之分，自此为始也。天圣五年，始曰甲。则天永昌元年二月，策问贡举人于洛城殿前，殿试自此始。（同上）

子者，男子通称，孔子大圣，孟子大贤，例只称子。孔子汉号夫子者，邢《孝经疏》云："孔子尝为鲁国大夫，故弟子连官称尊之，以别余人也。"后之尊师者，因例曰夫子。近时朱文公称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复于姓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系子。按《公羊传》曰：“子公羊子、子司马子。”何休释云：“加子姓上，名其为师也。”若非师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于周、程，盖尊师之。（《识遗》）

《白虎通》曰：“贽用雁，取其随时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失女子之时也。”《仪礼》云：“《昏礼》用雁，取其顺阴阳往来之义。”《昏礼》曰：“贽不用死。”故《诗》云：“鸣雁。”《六经天文编》云：“雁得中和之气，热则即北，寒则即南，以就和气。为礼币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焦弱侯曰：“亲迎执雁，先儒谓取不再偶之义，考《仪礼》自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凡五用雁。夫雁非时有之物，而生者尤为不易，使昏礼而必需是，则天下之不得妻者多矣，不如易以鹅者为是。”（《云谷卧余》）

鹅终非雁也，失古人初意。吴徽仲施虹玉辈，皆以银制雁行之。余谓刻木为雁，绘以采色，既肖飞鸣之形，复可贫富通用，则道学之乡，古礼可复，亲迎可行矣。

《物类志》曰：“将斧潜于妊妇床下斫之，必生男，试将斧子雌鸡欲卵时，可验也。旧有佩雄黄精，衣冠照井之说，亦与胎教同其意耳。无意中呼妊者回头过户限，视其左右，以知男女。孕妇食桑椹，复食鸡鸭蛋子，横生；食姜，子六指；在孕恒闻鹰鹞声，生子不畏雷。未曰：”阴经方动而交，则子生发白肝枯，俗名社公，皆气之不纯焉耳。‘经曰：“阴搏阳别，谓之有子。’按尺内也，以左右辨男女。医曰：”心脉动如豆大，肝脉滑而两尺甚者，妊也。命门旺为男胚，心动肝滑而两尺弱者，别病也。‘“（《物理小识》）

《南史》张元始及朝野佥载曹大年邴吉以此断之。唐张族《耳目记》柳州曹泰八十五生子曰曾，日中无影，曾年七十方卒。张孟奇言今不验，则遂有帷簿之疑。又言贤囊下<角力>，谓之影智，以为甚言其精衰耳。老人亦有强于后生者，或曰一岁中，其影仿佛；及长，血气自旺，则与人同。（同上）

苏州范公某老而生子允隆，外人多疑之。范乃广召亲友，酒酣，出己足六指示之，抱子出足亦六指，众议乃息。允隆己未召试博学宏词。

黎久曰：“有处女孕者，其家讯掠百至，而卒无明验也。或神交气交，或精交；女国照井而孕，亦气交之理乎？”《外纪》鞑靼有女国曰亚玛作搦，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男辄杀之。（同上）

《颜氏家训》言江南风俗，二亲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无教之徒，虽以孤露，其日皆为供顿，酣畅声乐，不知有所感伤。程氏云：“人无父母，生日当倍悲伤，更安忍置食张乐以为乐？若具庆者可矣。然梁元帝当载诞之辰，辄斋素讲经。”唐太宗谓长孙无忌曰：“是朕生日，世依皆为欢乐，在朕翻为感伤。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颜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米之惜也。《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泣数行下，群臣皆流涕。则前世人主未有生日为重，而庆贺成俗已久矣。《漫录》又说唐中宗以降诞日，宴侍臣内戚，与学士联句，人主生日乐宴为寿，殆始见此时，固莫盛于明皇也。按唐开元十七年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楼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说帅百官上表，请以每岁八月十五日为千秋节，布于天下，咸宁宴乐，休暇三日，此置节之始。十九年以千秋节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此恩赦之始。二十四年八月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张九龄献《千秋金镜录》。至代宗大历元年十月，上生日，诸道节度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此受贡之始。德宗以诞日，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诏给事中徐岱等讲说，此说法之始。穆宗长庆元年，诏：”七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其日百僚命妇，宣于光顺门，进名参贺，朕门内与百僚相见。“虽尝敕停，寻复行之，此进名受贺之始。长庆四年敬宗初立，徐泗观察使王知兴以上生日，请于泗州置戒坛，度僧尼资福，此度僧之始。文宗开成二年，诏：”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门，将希无妄之福。自今宴会疏食，仕陈西醢，永为常例。“此禁屠宰之始。纪节以来，袭为大典，虽本自开元，而明皇久以生日为重矣。王皇后宠衰，泣曰：”三郎独记不得何忠脱紫半臂，换一斗面，为生日汤饼耶？“盖旧事也。明皇不惟自寿，每自让皇帝宪，生日必幸其宅，移时宴乐。惠宣太子业被疾，明皇自视，会既愈，幸其第，置酒赋诗，为初生欢，此恺悌之至情。天宝十四年六月一日，贵妃杨氏生日，幸华清宫，于长生殿奏新曲。会南海进荔枝，因名荔枝香。天宝十载正月，安禄山生日，赐衣服、玩器、酒馔，以宫妾蕃将亦用此。朱仲新云：”唐人生日，多具汤饼。“引梦得送张与诗：”尔生始悬弧，邀我作上宾。引箸举汤饼，祝赐天麒麟。“此当谓初生时，少陵自有宗武诗也。《云溪友议》载西川韦相公皋因作生日，节镇皆贡珍奇，独东川卢八座送一歌姬为馈。（《爱日斋丛抄》）。

蜀人多姓奇，今《百家姓》以为出于宋朝，故首以赵钱孙李，尊国姓也。前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运起文，然未见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出于二家外。自魏晋以来，取才于门阀，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论相于此，至不许与他姓为婚姻。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中，亦有《千姓编》。雁门邵思撰《姓解》，则分为一百七十门，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汉颖川太守聊氏，复有《万姓谱》，古姓之存于今者鲜矣。按左氏因生赐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谥，以官以邑，才五者而已。（《蜀都杂抄》）

《百家姓》但有字无文理，黄九烟编之成文，妙矣。予友王石农有《百家姓鉴编》，更为工巧。今复有御制《百家姓》云。

今人三年之丧，有过于古人者三事。《礼记。三年问》曰：“三年之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十五月而毕。”《檀弓》云：“祥而缟，是月衤，徙月乐。”正肃云：“是祥之月而衤，衤之明月，可以乐矣。”《丧服小记》曰：“再期之丧，三年也。”《春秋》闵二年，《公羊传》曰：“三年之丧，实以二十五月。”（《后汉书》陈忠疏言，先圣据人情而著其节制服二十五月）孔安国《书传。太甲篇》云：“汤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阕。郑玄谓二十四月再期，其月余日不数，为二十五月，中月而衤；则空月为二十六月，出月衤祭为二十七月，与王肃异。”按《三年问》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则何以三年也？”曰：“如隆焉尔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今从郑氏之说，三年之丧，必二十七月（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晋所用王肃祥衤二十六月仪，依郑玄二十七月而后除），其过于古人一也。《仪礼。丧服篇》曰：“疏衰裳齐牡麻经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屨，期者父在为母。”传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礼记》杂记下篇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衤。”注云：“此谓父在，为母也。”《丧服四制》曰：“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今从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唐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天后上表，请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从之。玄宗开元七年闰七月，右补阙卢履冰上言，体父在为母服周年，则天皇后改服齐衰三年，请复其旧。上下其议，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以履冰议为是，诸人争论，连年不决。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并依丧服传文，然士大夫议论犹不息，行之各从其意。无量叹曰：”圣人岂不知母恩之厚乎？厌降之礼，所以明尊卑，异绝徼也。俗情肤浅，不知圣人之心，一紊其制，谁能正之？“二十年，宰相萧高复请依上元救父在为母齐衰三年，从之），其过于古人二也。《丧服篇》又曰：”不杖麻屨者，妇为舅姑。“传曰：”何以期也？从服也。“今妇为舅姑，亦服三年，其过于古人三也。皆后儒所不敢议，非但因循国制，亦畏宰我短丧之讥。若乃日月虽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则不如古人远矣。（《日知录》）

武后始请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当时虽请未行，至端拱中始行，遂为制。（《古今原始》）

宋太祖始令妇为舅姑服三年，妇为舅姑服，前此未尝有也。（同上）

明太祖制，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皆齐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编辑成书，使内外遵守。庶子为其母斩衰，亦制也，可谓能体孝子之心矣。（同上）

孝宣即位，思戾悼之名，不少隐讳，亦无一人更言泉鸠里事。此见汉人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厚，后代因之而恩怨相寻，反覆之报，中于国家者多矣。（《日知录》）

堪舆家之说，原于古阴阳家者流。古人建都邑，立家室，固未有不择地者；而择地以葬，其术则本于晋郭璞所著《葬书》二十篇。后人增以谬妄之说，蔡元定尝去其十二，而存其八，后世言地理之术者，此其祖矣。自近世大儒考亭朱子，以及蔡氏，莫不尊信其术，以谓夺神功，回天命，致力于人力之所不及，莫此为验，是固有不可废者矣。后世之为其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宗庙之法，始于闽中，其源甚远。至宋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争错，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其学浙间传之，而今用之者甚鲜。一曰江西之法，笔于赣人杨筠松、曾文迪，及赖大有、谢子逸辈尤精其学。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而它拘忌，在所不论。其学甚行于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者。二宗之说，虽不能相同，然皆本于郭氏者也。业其说者，参其异而会其同，斯得之矣。（《青岩丛录》）

三国魏仆射曹馥没于寇乱，嫡孙胤不能葬尸，招魂殡葬。招魂之葬，始见于此。（《珊瑚网》）

文王忌日必哀，《礼》云："君子有终身之忧，忌日之谓也。"忌始于周乎？（同上）

周成王用中士奠世系，治世谱，差序秩第，即唐之玉牒也。（同上）

汉高帝时，田横死，从者不敢哭，随板叙哀，故承以为挽歌。汉武时，李延年分为二，《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萃醉录》）

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麟石象辟邪石马之属，人臣墓前，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类，皆以饰垅，如生前之仪卫，唐朝以为山陵。太宗葬九山，关前立石马，陵后门内，又有番前勇卫轩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氏。后汉太尉杨震葬日，入旷驱罔象，以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令方相立于墓前，而罔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或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此名为媪，常在地中，食亡人脑。若欲杀之，取柏东南枝，插向丘垅，由是墓前皆树柏。以二说各异，未知孰是。《仪礼》云："大夫树柏，士树杨。"按《礼经》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树，后代封墓而又树焉。"《左传》云："尔墓之木拱矣。"又"树吾墓贾"。仲尼卒，子弟各自守它方，持其异木，树之墓；则自殷周已来，尊卑之制，不必专以罔象之故。虞思道《西征记》云："新乡城西，有汉桂阳太守赵越墓，墓北有碑，碑有石柱，东西有亭，因以石柱为名。然柱前石人石兽石柱，自汉代有之。"《炙毂子》曰："舜葬苍梧，鸟衔土培墓，陵丘之石象，恐不特杨震也。"又古诗云："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又诗云："墓门有棘。"然则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树起于中古也。（《炙毂子录》）

于定国决狱平，郡中为之立生祠，号曰于公祠，生祠始见于此。此民所立，后有在位而自立者，可笑也。（《古今原始》）

今人贺寿者，七十曰七，八十曰八。按字书与、帙同，书衣，又书卷编次也，与年寿绝无涉，不识称者何居？因观白乐天诗：年开第七，屈指几多人？自注云：“余与苏州刘郎中，同壬子岁，今年六十二。”又诗：行开第八帙，可谓尽天年。注云：“时俗谓七十以上为开第八秩，字书训字与帙同，又与秩同。”唐《萧至忠传》官帙益轻，是则帙礻失帙秩四字，皆可通为一义，而白诗所引，则谓过此而及彼，若缙书帙然也。信如此解，则称庆七十者，当云八，八十者当云九，乃与古语合。第如其年而称之，殊未宜也。（《云谷卧余》）

明太祖定致仕官处乡党之礼，惟于族内序尊卑，如家人礼。其于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异姓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则序齿；其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预答礼。庶民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古今原始》）

唐诗题多有称口号者，号字皆读去声。按《说文》，号呼也，口号者随口所号呼，犹云口占也，则号当读平声。（《怀秋集》）

《内经灵枢。五阅。五使篇》曰：“五官不辨，阙庭不张，小其明堂，藩蔽不见，又卑其墙，墙下无基，垂角去外，如是者虽平常。”殆其解在《五色篇》曰：“明堂者，鼻也；阙者，眉间也；庭者，颜也；藩者，颊侧也；蔽者，耳门也。其间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见于外，如是者寿必中百岁。”又阴阳二十五人篇、五音五味篇，论五形之人二十五变，木形之人其属角，有左角之人，钛角之人，上角之人，大角之人，判角之人。火形之人，其属征有右征之人，少征之人，质征之人，上征之人，判征之人。土形之人，其属宫，有少宫之人，上宫之人，大宫之人，加宫之人，右公之人。金形之人，其属商，有右商之人，少商之人，钅犬商之人，上商之人，左商之人。水形之人，其属羽，有众羽之人，桎羽之人，上羽之人，大羽之人，少羽之人。木形则佗佗然，遗遗然，随随然，推推然，括括然。火形则核核然，肌肌然，倡倡然，皎皎然，颐颐然。土形则敦敦然，婉婉然，坎坎然，枢枢然，兀兀然。金形则谆谆然，廉廉然，脱脱然，监监然，严严然。水形则延延然，颊颊然，纡纡然，然，安安然。“虽不能通其详，其大旨可知矣，乃知此术不始于《左传》。《荀子》所载唐举，管辂之所师，当出于此。（《升庵外集》）

程大昌考古，谓古人以尊赐卑者书启，必于纸尾批曰：“与某人。”如宋时诏敕批答之类，故纸尾结言慎余等语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语也。（《卓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疑耀》）

《韩非子》云："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宇内而德结。"又《史记。优孟传》孙叔敖为楚相死，其子无立锥之地。又后汉郭丹、后蜀诸葛亮传，俱有此语。（《束斋记事》）

世谓清淡放旷，起于晋，非也，汉末已有之矣。仲长统《见志诗》曰："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判散五经，灭裂风雅。"郑泉嗜酒，临卒谓同类曰："必葬我陶家之侧庶，千年之后化而成土幸见取为酒壶，实获我心矣。"二子盖阮籍、刘伶之先著鞭者也。（《礼史》）

明太祖遣国子监生武淳等往各处，随其税粮多寡，定为几区，区设粮长四人；使集粮长耆民，躬履田亩，以量度之，图其田之方圆，次其事，怨书主名，及田之四至，编汇为册，其法甚备，谓之鱼鳞图。（《古今原始》）

《真诰》曰："学道山中，宜养白鸡白犬，能辟邪。"《灵秘抄》曰："端午日以猪头血和雄黄收之，能制鬼。午日以雄黄涂狗口鼻，以樟烟熏之，此狗即能制鬼，雷焕令猎犬见狐妖是也。"《图纂》云："五月戊辰日，以猪头祀灶，埋石室四隅，则邪不入。"《积验录》六畜相斗作人言，皆萤惑下降，火鬼附托。宣北方作坎，埋豕犬血，惟鸡鹅属东方阳气，而雄鸡尤雄，故鸡鬼为甚疾。汉宣元时，雌鸡化雄；永光中，鸡生角；周雌鸡逃承溜七日而雄鸣；刘象之家，鸡生三足，皆谓鸡祸。老夫曰："老鸡人言，杀之则已，黄昏鸣，主有天恩，非荒鸡类也。烧雄鸡入酒饮，所求必得。"《太清外术》言畜蛊家，鸡辄飞去。崔实《月令》云："腊月东门磔白鸡头以合药。"《白泽》云："鸡四距重翼者，龙也，杀之遭震。"（《物理小识》）

以财乞文，俗谓润笔之资。隋郑译拜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高颖为制，戏曰："笔干。"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文，何以润笔？"唐柳比善书，比为泸州刺史，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请比书德政碑。比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容斋续笔》谓文字润笔，自晋宋以来有之，而唐始盛，李邕作文，受纳比遗至巨万。皇甫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赠车马缯彩甚厚，大怒，度又酬绢九千匹。白居易作《元稹墓志》，谢以鞍马绫绢，及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裴均死，其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铭。刘禹锡《祭韩昌黎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犖金如山。"自宋以后，此风衰息矣。（《珊瑚网》）

莨菪子，云实，防芩，赤商陆，曼陀罗花，皆令人狂惑见鬼。安禄山以莨菪酒醉奚丹，坑之。嘉靖中，妖僧武如香至昌黎张柱家，以红散入饭，举家昏迷，任其奸污，盖是横唐方。周密言：押不卢，可作百日丹。郎仁宝言曼陀罗花酒，饮之醉如死。魏二韩御史治一贼，供称威灵仙天茄花粘刺豆，人饮，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迷，蓝汁可解，青衣可嚼。杨循吉《吴中故语》言许道师惑人，午日取即且蛇蝎等，置瓮互啖，余者以其血和药，令求法者洗眼，则妄见眩乱。以曼陀罗酿煮鸭，日食则痴。（《物理小识》）

刘瑾弄威福，诸司官朝觐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祸，各敛银赂之；每省至二万两，往往贷于京师富豪。复任之日，取官库贮，倍偿之，名曰京债。（《明纪事》）

寺宇自古至今凡三变，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竖之名。《周礼》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诗》云：“寺人孟子。”《易》之阍寺，《诗》之妇寺，《左传》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张，寺人惠墙、伊戾，寺人柳，寺人罗，皆此也。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职，而官舍通谓之寺。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太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又御史府亦谓之御史大夫寺。颜师古曰：官曹通名为寺。《风俗通》曰：寺司也，诸官府所止皆曰寺。《后汉书》张湛告归平陵，望寺门而步。注：寺门即平陵县门也。《吴志。凌统传》亦云过木县步入寺门），又变而浮屠之居，亦谓之寺矣。（《日知录》）

炙毂子曰：“滑稽，转注之器也。今若以一器物底下穿孔，注之不已之类。比人言语捷给，应对不穷，似滑稽转注不已，故呼敏捷之人为滑稽。”（《炙毂子录》）

风闻二字，出《汉书》，尉佗曰：“风闻老夫父母墓已坏削。”贾逵《国语》注曰：“风闻采也，采听商旅之言。”故沈约弹王源曰：“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为法忌烦苛，治贵清约御史之体，风闻是司。（《能改斋漫录》）

黄考亭先生之婿也，先生行状，出其手，其自谓止称门人。（《涌幢小品》）

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专权，君臣之礼弥崇。今郡字君在其右，邑在其左，君为元首，邑以载民，故取名于君，谓之郡。（《十三州记》）

县纟玄也，纟玄以贞直言，下体之居，邻民之位，不轻其施。誓绵用法，不曲如纟玄，纟玄声近县，故以取名，今县字在半也。（同上）

今人称法令曰“令甲”，然考《汉书》有令乙令丙，则《汉律》当有十卷。（《枕谭》）

《左传》定公八年，阳虎曰：“尽客气也。”《南史》宋尚书左丞荀亦松奏颜延之启云：“高自北拟合，客气虚张。”（《续释常谈》）

刘饣束《隋唐嘉话》，薛方彻尚丹阳公主，太宗尝谓人曰：“此乃薛驸马村气也。”（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太祖定服色花样，公侯驸马伯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二品，仙鹤锦鸡，三四孔雀云雁，五白鹇，六七鹭鸶涚，八九黄鹂鹌鹑练雀。风宪官用獬豸，武官一二狮子，三四虎豹，五熊罴，六七彪，八九品犀牛海马。（《古今原始》）

露布人多用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沈。"宋均云："甘露见，其国布散著人上，武文采者，则甘露沈重。"（《侯鲭录》）

周宇文护母留齐，贻书护曰："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当时已有此语。（《怀秋集》）

€南之南，一番国，人有犯罪应诛者，国主捕之急，奔往某寺中，抱佛脚，知悔过，愿为僧。王许贳之，遂髡发环耳，衣禅衣，故其国人为僧者多。谚云："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本此。（《纪闻》）

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仟佰等字，相传始于明初刑部尚书开济，然宋边宝《昆山志》已有之。盖钱谷之数用本字，则奸人得以盗改，故易此以关防之耳，文章中非所宜用也。（《稗史》）

若干者，设数之言也，干犹个也，若个犹言几何枚也。又说干者十，自甲至癸也，亦以数言也。（《演繁露》）

《霍去病传》诸宿将尝流落不耦。注：流谓迟留，落谓坠落，据出处，流字合作留。（《孔氏杂说》）

淮扬俗谚，谓衰钝为落度（入声），偶观史，杨仪语费曰："往者丞相亡歿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耶？"谚乃本此。（《云谷卧余》）

◎物理七日不能格一竹，拘儒贻笑矣。然圣贤所格，固存乎理之大者远者，而就物多识，亦未必非穷理学也，何必搜《山海经》续注《尔雅》哉！

子夏言生数曰："人十月生，马十二月生，狗三月生，豕四月生，猿五月生，鹿六月生，虎七月生，虫八月化，余各从其类。"（《物理小识》）

监书内酒端砚徽墨，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瓷，浙漆吴纸，晋铜，西马东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兴化军子鱼，福州荔眼，温州柑，临江黄雀，江阴县河豚，金山咸豉，简寂观苦笋，东华门陕右兵，福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长老，京师妇人，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袖中锦》）

玺、宝、印，三者名殊而用一。许氏《说文》曰："宝者，印也。"《周礼》掌节云："门关用玺节，执金吾，揭而玺之。"故应邵《汉宫仪》曰："玺，信也，尊卑共之。"《月令》云："固封玺。"《左传》云："襄公在楚，武子使季治问玺书而与之。"是也。秦始皇得蓝田玉，李斯书其文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汉高入关，子婴封皇帝，玺节降，世世传授，号传国玺。及莽篡，元后投地，一角缺。董卓焚洛阳，掌玺者投井，孙坚得之，绍后逼坚妻取玺，绍败，玺归汉，传魏。至晋元帝南渡，无玉玺，北人皆云白版天子。后石勒为冉闵所灭，闵得其玺。闵败，晋穆帝永和八年，镇西将军谢尚遣督邮何融购得之。相传至于五代，契丹灭晋，出帝奉玉玺金印以降，契丹谓玺非真，命求其玺。出帝曰：“从珂自焚，玉玺不知所在。”宋绍圣三年，长安村民义掘地得玉玺，皆言此秦玺，蔡京等以为考之玺文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有德者昌，唐玺也；惟为允昌，晋玺也。今云受天于命，既寿永昌，其为秦玺无疑。”此传国玺之本末也。然秦汉以来，天子始名玺，故许氏直以为王者印。《汉旧仪》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汉以来天子独称玺，群臣莫敢用也。”《旧仪》又曰：“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凡六。皇帝行玺赐诸侯，玉书信玺发兵征大臣，天子行玺外国事，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汉书所谓玺者，此也。”王莽遣将率易单于邱，单于曰：“汉赐单于玺。”言玺不言章，是则汉赐匈奴印，亦通名玺矣。唐武后改玺为宝，特此六玺之名耳。然《帝衍通载》又谓开元六年，改为传国玺，然后唐应顺元年，内批有御前新铸之印，乃当时从珂自焚，国玺散失，仓卒刻铸耳。宋雍熙三年，改书诏天下合同三印皆为宝，则又书改为印矣，岂非承袭五代丧亡之后，至是乃厘正乎？（《同话录》）

模木生周公冢上（其叶春青夏绿秋白冬黯），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冢上（其干枝陈而不屈），以质得其正也。周、孔为后世模楷，而冢木效其灵。又羲文墓上，并生蓍草，羲文为后世作易，而墓草著其异。（《说储》）

《西京杂记》载陆贾云：“目间得酒食，灯花见钱财，乾鹊噪而行人生，蜘蛛集，百事喜。”（《侯鲭录》）

奕棋取人道人行五子，谓之蹙融。融者戎也，生于黄帝蹙鞠戎旅之间为戏耳。庾元规曰：“蹙戎者，今之蹙融也，汉谓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义，以名之耳。”樗蒲起自老子，今谓之呼卢，取纯色而胜之之义，以名之耳。（《珊瑚诗话》）

酒有若下，谓乌程也；九酝，谓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桃，西凉也；竹叶，豫北也；土窟春，荥阳也；石冻春，富平也；烧春，剑南也；桑落，陕右也。乌孙国有青田核，莫知其本与实，而核如五六斤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刘章曾得二焉。集宾设之，一核才尽，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壶。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悫三伏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酒注柄，屈茎吸之，芰气清冽，名曰碧筒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表臣诗曰：“酿忆青田核，觞且碧藕筒。直须千日醉，莫放一杯空。”近时以黄柑酝酒，号洞庭春色；以糯米药曲作白醪，号玉友，皆奇绝。（同上）

吴郡陆深谪延平北归，宿建阳公馆，时薛宗铠作令，与小酌堂后轩。是岁闽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横映粉墙，盛开红花，名美人蕉。世称王维雪蕉画为奇格，而不知冒雪看花，乃实镜也。（《豫章漫抄》）

《管子》注：猎而行火曰烧，本义野火也。《战国策》所谓楚王猎于云梦，野火之起若云霓是也。又《列子》赵襄狩于申山，藉芳烧林，芳旧草未芟，新草又生也。今南方之民，刀耕火种，亦成野烧。（《希{钱}<谷瓦>笔》）

《晋书。儒林传赞》清真守道，坑志柴门。诗人多用柴门字，原出于此。（同上）

《花小名》牡丹曰木芍药，荷曰芙蕖，栀子曰ㄒ卜，又曰林兰，樱桃曰石蜜，木槿曰华，又曰日及，又曰丽木，瑞香曰麝囊，夜合曰蠲忿，又曰合欢，蔷薇曰玉鸡苗，罂粟曰米囊，山矾曰海桐，辛夷曰木笔，芍药曰将离，杜鹃曰红蹯，茉莉曰华，芙蓉曰拒霜，蜀葵曰戎葵，又曰一丈红，又曰茈，丁香曰百结，秋海棠曰断肠花，玫瑰曰徘徊，紫薇曰百日红，玉簪曰白萼，萱曰妄忧，又曰宜男，素馨曰悉那茗，凌霄曰紫葳，荼ㄱ曰佛见笑，木香曰锦棚儿。（程羽父《花小名》）

宁国县庠生章景家，掘园地得古冢，仅一敝绦，烧之色愈洁白；其{须巾}之缕，析之辄开，若绩麻然。置油腻泥滓中，有所染，焚之即白，乃信古有火浣布，即此绦之类为之也。按火浣布，岳蒙泉谓是火浣莫所织，其草出鸟鼠山。而《玄中记》云：“南方有炎山，在扶南国之东，加营国之北，诸薄国之西山，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灭，正二月火不然。山上值出云气，而草木生枝叶，至四月火然，草木叶落，如中国寒时，草木叶落也。行人以正二月三月过此山下，取此木以为薪，然之，无尽，取其皮绩之为火浣布，则又以为炎山树皮所织。”《文献通考》亦载《扶南土俗传》云：“火洲在马五洲之东，可千余里，春月霖雨，雨止则火然，洲土林木得雨则皮黑，得火则皮白。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绩以为布，或作灯炷布，若小秽，投之火中便洁。”又有加营国北诸薄国西，山周三百里，从四月火生，正月火灭。火然则草木叶落，如中国寒时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绩为火浣布。（《应随录》）

◎书籍（书法附）

烬于秦，烟于江陵，波于砥柱，水与火皆典籍厄也！唐四库书目存者几何，能遍穹黄河之乎？然而开卷茫然，举名难对，毋乃贻笑经史。特书籍人人之必读者。

《易经》自伏羲画八卦，始下有连山，首艮；商有归藏，首坤；《周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首乾。文王为彖辞，周公为爻辞，孔子为十翼，而《易》之道始备。商瞿子木受学于孔子，而秦火以卜筮不废，惟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汉初言《易》者，分而为三：其一则始于田何之十二篇，以授丁宽，再传而得鲁之孟喜，齐之梁丘贺，此则发源于子夏（有二卷或云张铉伪造）孔子者也。二则始于焦延寿，而东郡京房受之。三则始于费直，而郑玄王弼等皆传之，自是费氏兴而田何遂息。至唐孔颖达作《正义》，独取王弼之学；李鼎祚之《集解》，则取郑而舍王；陆德明之释文，则宗京而尚数。及宋程子之传，朱子之《本义》出，而后理与象两明焉。他若卫元嵩之《元包》，关子明之《易传》，其僭妄而畔《易》者乎？（《群书备考》）

施孟梁丘之学绝于西晋〔周〕孔子商瞿木六传至田何一丁宽——田王孙施雠　孟喜　赵宾　梁丘贺项生子夏〔汉〕焦延寿——京房言数不言理，今术家皆本此〔汉〕费直始取彖象文言分入各卦，所传最久即今《易》也　王璜—高相高康蒋永郑众马融——郑玄作《易》注于隋　荀爽　作《易》传　〔魏〕王肃二王并注　至隋盛行王弼所注上下经专言理韩康伯作疏孔子叙书，后遭秦火，百篇亡缺，幸得济南伏生之口授二十九篇（伏生二十八篇，河内女子献《秦誓》一篇），谓之今文，而传之者，欧阳（欧阳生数传至孙高）大小夏侯也（夏侯都尉数传族于胜，为大夏侯；胜传子建为，小夏侯），其后孔安国得孔壁所传科斗文字，定为五十八篇，谓之古文，而奏立之者，梅赜姚兴也。当时谓之传注者，则汉则有伏生（作《大传》）刘向（作《洪范五行传》）之辈，在隋唐则有费<虎日>刘焯之徒（隋初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虎日>、顾彪，皆浅略，惟刘焯、刘应详推，然亦未得孔颖达之《正义》。因费璋而广之，陆得明释，又待陈郑之刊定，王康之释驭，李精之新释，皆未当）。至宋之注，朱子所取者四家，然王安石伤于凿，苏轼伤于略，吕祖谦伤于巧，林之奇伤于烦，乃以属九峰蔡氏，而《书传》有所归矣。（同上）今文〔汉〕伏胜文帝遣晁错往受，胜命女传言张生欧阳生——倪宽——欧阳世——欧阳高——夏侯都尉夏侯始昌——夏侯胜大——夏侯敬小古文〔汉〕孔惠——孔安国作传　都尉朝　司马迁　庸生晋郑冲——苏渝——梁柳皇甫谧臧曹时仍缺《舜典》一篇齐姚典得书上之梅赜伪经　张霸　造古文二十四篇　〔后汉〕杜林—贾达作训　马融作传　郑玄作注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十一篇，至汉而说诗者分为四家，鲁诗始于申培，而盛于韦贤；齐诗始于辕固，而盛于匡衡；韩诗起于韩婴，而盛于王吉；毛诗起于毛公，而显于郑玄。嗣后疏之者，何胤全缓辈，而惟唐人刘焯二公为殊绝。宋欧阳氏苏氏诸家，皆有训释，至宋传出，而其说始定焉。（同上）

鲁诗　浮丘伯——申培　作训韦贤　诂—王式齐诗　辕固　作内外传　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衡韩诗　韩婴王吉毛诗　大毛公苌作训诂——谢曼卿——卫敬仲—郑众　贾达　马融　俱作《毛诗传》　郑玄　作《毛诗笺》《春秋》因鲁史而作，成以九月，义有五始。至于三传之作，党同伐异。左氏（丘明）艳而富，其失也诬，张苍贾谊皆治之，而晋杜预则为之集解焉。公羊（高）辩而裁，其失也俗，胡母子都、董仲舒皆习之，而何休则为之注焉。梁赤清而婉，其失也短，申公瑕丘皆传之，而晋范宁又为之集解焉。至后啖（助）赵（匡）解疑（著《纂例辨疑》十七卷），每援经以系传，陆（希声）韦（长微）编例，每合异以为同。迨程氏（伊）胡氏（安国）之传作，而圣人作经之意，于斯可见矣。（同上）

先东山公所著《春秋属辞》、《春秋集传》、《左氏传补》、《春秋师说》，发前人所未发，余不敢独秘家珍，今重梓行世。

公着传　名高子夏所传　公羊平——公羊地——公羊寿——胡母子都——董仲舒　四传至　何休　《经传集语》郑玄排之梁传　名赤　孙卿——申公——秋江翁　五传至汉宣时名世〔汉魏〕　尹便始　孔寅唐固　江熙等皆有注解　〔晋〕范宁　集解邹氏　新莽时　无师来氏　新莽　时亡左传　汉时出于张苍家　贾谊　训诂　毋公〔三国〕　贾逵训解　伏虔训解〔晋〕杜预　集解胡传　安定胡安国著大纲，本《孟子》而微旨名，以程子之说为据礼之为经有三，《周礼》一书，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其义疏也。《周礼》作于周公，至刘歆而始著，通其说者，杜氏子春也。何休以为六国阴谋之书，林孝存以为渎乱不经之说，欧阳氏疑其设官太多，陈氏疑其与《周官》不合，苏颖滨有三不可信之评，胡玉峰有无一官完善之论。况一坏于王莽，再坏于苏绰，三坏于安石，经三大坏而《周礼》所存无几矣。然隋之名儒，慕其为王道之极，唐之英主，叹其为真圣作者。至张程朱皆有说焉，则吾又不敢轻弃之也。《仪礼》出于孔壁，而后苍最明其业，为之注者郑玄，为之疏者贾逵也。韩子苦其难读，朱子看得有绪甚善，后世徒以其推士礼而达之天子，以为残缺不可考之书，过矣。《礼记》乃七十子共撰，而大戴（德）小戴（圣）删其重复，今所用者，陈浩之《集说》也。朱子为《通解集传》，勉斋成丧祭二礼，当矣。（同上）

周礼　周公作　秦散失，汉李氏得《周官》，上河间献王，缺《冬官》一篇，以《考王记》补之，合六篇〔新莽〕刘歆　始图博士行世　杜子春〔东汉〕马融　作《周官传注》　郑玄作《周官注略》〔隋〕苏绰王通　皆尊信之后苍作《曲台记》仪礼　周公作〔汉〕高堂生河间献王收古经五十六篇内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不殊　戴德　庆普　曹元　曹褒陈浩　今尊其注　朱子　作《通解》《集传》戴圣　郑玄　作注礼记　七十子共撰〔汉〕戴德戴圣杂出者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四十二篇，二戴删之成今文。

孔子作《孝经》藏于河间颜芝，而注之者，凡百家。孔安国尚古文，而刘炫宗之，郑玄主今文，而陆澄讥之。至《晦庵刊》一出，而始有准的矣。（同上）

今文　郑芝　颜贞　长孙氏　江翁　郑氏作　明皇作厅　后苍　翼奉　郑玄禹张（古文）孔安国（得之孔壁二十二篇）陈王邵（访得孔传）刘炫（作序）宋司马光（作《直解》）。《论语》有齐鲁之异（《齐论》多于《鲁论》三篇，《问王》、《知道》，张禹以为后儒所入，删之），张禹兼通《鲁论》而包氏章氏《章句》出焉。郑玄益以齐古（《齐论》之外又有《古论语》，与《论语》不异，唯分《子张》为二，故有二十一篇），而王肃何晏之徒宗焉。至朱子《集注》行，而诸家皆废矣。（同上）

《孟子》注于赵岐而陆善经宗之（岐分四十四篇，陆合为七篇），其音释，则张氏丁公著两家而已。若删《孟》者，冯休，尊《孟》者，虞允文也。

《尔雅》倡于周公而成于子夏，诚九流之奥旨也。中道寝微，世罕闻之，自终军豹鼠之辩，其书始行。郭景纯究心一十八载，而草木鱼虫，训诂名物，昭然兴举；考古之学，其彬彬焉。此则皆有可据者，而《乐经》之亡，今不可见矣。（同上）

自五经分而《乐经》亡，五经之内，分《周礼》、《仪礼》二记，而为七经。七经之外，又益以《孝经》、《论语》为九经。以《春秋》分三传为三，合《孝经》、《论语》为一，于是有十经焉。以六经加六纬，于是有十二经（《诗》、《易》、《书》、《三礼》、《春秋三传》加《孝经》、《论》、《孟》、《尔雅》，谓之十三经焉。经传考）。汉司马迁继父谈为太史，作《史记》（起黄帝，迄汉武获麟之岁，撰成十二纪、十年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褚少孙补之（迁没后，缺景成纪礼乐律书数十篇，褚先生足成之），裴ゐ解之，班固、苏子由讥之（固言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子由言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朱子谓其极中马迁之失）。班固之父彪尝续司马迁《史记》，固因之作《前汉书》（作帝纪十二、表八、志十、传十。始于高祖，终于孝平），吕东莱以《左传》拟之，洪容斋以英茎咸韶比之而范晔、郑樵讥之（晔借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斥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正直，述时务则详词幸而略情实。郑曰班固专事剽窃）。虽以曹大家之补志，为之羽翼，而颜师古为之注释，亦不能尽正其讹，此刘知几所以有《史通》之作也（知几三为史官，再入东观。《史通》之书虽未能尽服班固之心，而徐坚谓后世史官宜置座右，则亦孟坚校正之忠臣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晔作《后汉书》，自负无愧良史（尽变班马之例，进诸侯于《帝纪》，增百官于《书志》。《史通》称其简而且明，疏而不陋。叶氏称其类次整齐，用律精深），刘昭补注之，而晁氏陈氏多讥之（列传之体多所倒置，论实武何进之诛中官为违天理，论张骞班超之使西域为遗佛书，抑节义之董宣于酷史，升忍耻之蔡琰子《列女志》，王裔之《鸟履记》，左慈之《羊鸣》，而《艺文志》又缺焉。故晁氏谓其事多诡谲，又赞辞佻巧，失史之体。陈氏亦谓其前后有赞为赘）。繇此而言，则班史失之同，范史失之诞，诚然矣。其后荀悦仿左氏之体，而作《前汉纪》（献帝以班固《汉书》文烦，命悦著为《汉纪》，词利事评，识者称之），袁宏剪范晔之秽，而作《东汉纪》，皆有可观。

陈寿之志《三国》，王通数称其书（文中子称其依大义而肖异端，司马公善其叙事劲而有体，范顾称其词多劝戒，有益风化，虽文言不及而质直过之），而帝魏退蜀，其失非浅，使无习鉴齿诸人正之，则大统几于不辨矣（习鉴齿作《汉晋春秋》，起光武，终晋愍，以蜀为正，魏为篡，谓汉亡三年则已为晋，炎兴之名，天实命之也。嬴尝著《续后汉书》，亦指寿帝魏之失。刘知几《史通》云备王道则曹逆而刘顺。宋欧阳修论正统而不黜魏，其宾客章望之著《朝统论》非之）。

《晋书》以何法盛等十八家之史未善，唐命房乔等再加拟次，而文多骈丽，有失史体。

《南北史》成于李延寿，温公以佳史称之，然多详于北而略于南。

盖当时两朝分错，国各有史，南朝则沈休文撰《宋书》，裴子野更删为《宋略》（初《宋史》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皆孝武自造，序事多虚。沈约撰为百卷，名《宋书》，裴子野删为《宋略》。世以裴略为上，沈次之，然子野述沈氏之家丑，休文载裴宗之世恶，互相诋诮）。

江文通有《齐志》，萧子显更为《齐书》（《齐书。天文》但纪灾祥，《州郡》不著户口，《祥瑞》多载图识，表云天文事秘，户口不知，不敢私载。曾南丰有其文益下之讥）。

而梁陈二史，又成于姚思廉父子（思廉名简，其父察为梁史官，尝撰梁陈二史未成，思廉继成之。但为祖父扬名而言失实，不免《史通》“安在为史”之讥）。

北朝则魏收有《魏书》（《北魏书》始于邓彦海，而终于魏收。收谄齐而贬魏，实北而贱南。受尔朱荣予之金则灭其恶，附杨遵彦之势则叙其世。初收得杨休之助，因谢曰：“无以报德，当为卿作佳传。”夙有怨者，多没其善，诸家子孙前后诉者，百有余人，故谓之忧史）。

李百药有《齐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狐德、苏绰、牛宏皆修《周史》（《后周书》先修于牛宏，而所因非故实，再经于德而所修多清言，宜晁氏以非其实录讥之也）。

《隋书》则魏征总其事，而同修述者，颜师古、孔颖达也。

韦述撰《唐书》，刘煦复增减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方镇百官表》出于杨尧臣，《律历。五行志》出于刘义叟，《列传》出于宋祁，而纪志则欧公成之也。其进表有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刘原父谓此两句正《新唐书》之失。宋祁尝曰："唐人诏令皆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鼓声，非所宜也。"又故事修书只署官崇者，欧公以宋公于此用力久，遂各列其名）。

梁唐晋汉周皆有史，宋薛居正辈尝修之矣。欧阳修以其烦猥失实，重修之而藏于家。后朝廷取付史监，谓之《新五代史》（欧公尝学《春秋》于胡爰、孙复，故褒贬谨严。观其立传之例，专主诛心之法，曰梁臣，曰唐臣，所以暴忠贞之一节；曰死节，曰死事，所以愧奸回之二心；曰《家人传》，则正家之义见矣；曰《一行传》，则高尚之义见矣；曰《唐六臣传》，则背唐附梁之罪明矣；曰《杂传》，则更事历代之徒诛矣。国史称其足以继班固、刘向，谓其笔力驰骋而无驳杂之说。吕方叔亦谓其最得春秋之法，虽司马子长无以加。特恨其晋出帝伦叙因濮园义而发；又不为韩膛眼立传，似轻节义，盖韩通之死，太祖犹未践极，其当在周臣明矣；又天文不载变异、黄龙、甘露之瑞，欲悉其纪果《春秋》书灾不书祥之意乎）。

《宋史》之作，不一其人，李焘有《通鉴长编》，陈仲征有《二王本纪》，陈有《通鉴续编》，揭斯有宋辽金三史（与欧阳玄同修，斯乃附玄辈之私情，违杨廉夫之公议，并列以为三史而各自为）。惟陈之编，为知正闰。

《元史》尝作于胡粹中，洪武间命宋濂等纂修（分纪传以著其君后臣工善恶之实，列表志以见其位号制度，事为之详），亦既有成书矣。（同上）

《史记》（汉太史令龙门司马迁撰）、《前汉书》（汉兰台令史班固撰）、《后汉书》（宋宣城太守范晔撰）、《三国志》（晋平阳侯相陈寿撰）、《晋书》（唐太宗文皇帝御撰）、《宋书》（南齐散骑常侍沈约撰）、《南齐书》（梁安西外兵仁威记室参军司徒主簿太尉录事萧子显撰）、《梁书》（唐散骑常侍姚思廉撰）、《陈书》（姚思廉撰）、《隋书》（太尉扬州都督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长孙无忌等奉敕撰）、《魏书》（北齐尚书右仆射魏收撰）、《后周书》（唐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彭城县子令狐德等撰）、《北齐书》（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药撰）、《南史》（唐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李延寿撰）、《北史》（唐李延寿撰）、《唐书》（翰林学士御龙图阁学士朝散大夫给事知制语充史馆修撰判秘阁欧阳修奉敕撰）、《五代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欧阳修撰）、《宋史》（开府议同三司上柱国录重国重事前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领经筵事都总裁脱脱等奉敕撰）、《辽史》（脱脱修）、《金史》（脱脱修）、《元史》（翰林学士宋濂、翰林侍制承直郎王等修）。

二十一史之外，则有司马温公之《资治通鉴》，然是非颇不尽协。朱紫阳因之而作《纲目》，笔削一本《春秋》，其书始于周威烈王，终于梁唐晋汉周，真不刊之史矣，惜其后此缺焉。明成化间，命大学士商辂等接修《宋元纲目》，颇得紫阳遗意，而正史皆备。（《啸虹笔记》）

中秘书在文渊之署，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八，直者辰入未出，凡五楹，中一楹当梁拱间，竖一金龙柱。宣宗尝幸其地，与阁臣乡番咨询问，故入直史耳，不得中立设座云。神宗初年，沈晴峰太史所记如此。自古藏书之所，非止一处，汉有东观、兰台、鸿都等处，唐有秘书监、集贤书院等处，宋有崇文馆、秘书省等处，明初稽古定制，罢前代省监馆阁掌书之官，并其任于翰林院，设典稽二员。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永乐中，遣翰林院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如故。（《涌幢小品》）

实录之名，起于唐明朝，平元都，即辇十三朝实录至京，修之至再。《太祖实录》修于建文，又再修于永乐，并历朝所修者，藏之金柜石室，最为秘密。申文定当国，命诸学士校雠，始于馆中誊出，携归秘第，转相抄录，遍及台省。若部属之有力者，盖不啻家藏户守矣。闻新安有余侍郎懋学，范布政阳，节略自为一家，太常不知何如？尝见余侍郎世穆两庙甚有体裁，然于吾学宪章诸书，及家乘别集，尚未暇及。（同上）

《尔雅。翼》云：“史者示往知来者也，杌之为物，能逆知来事，故以名史。”班固作《西汉书》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书，言固私改《史记》，诏收固下京兆狱。固弟超上书，具列固著述意，会郡亦上固所为《汉书》，天子奇之，除兰台令，使成前书。唐天宝初，郑虔荥阳人，为协律郎，缀当世事，著书八十篇。有窥其稿者，上书告虔私撰国史，虔苍皇焚之，坐谪十年。玄宗爱其才，欲置左右，特更立广文馆，以虔为博士，子美有诗，广文之名起此。虔追译故书，得四十篇，苏源明名其书为《会粹》。班郑皆良史才，以未奉明旨得罪。至宋秦桧则禁私史，明以来无此禁，亦不明许人著。所谓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圣圣逮矣。（同上）

钱若水字澹成，又字长卿。宋太祖晏驾，若水监修实录，有驯犬号叫不食，诏遣使送陵寝。参知政事欲若水书其事，遗之诗曰：“白麟朱雁且勿书，劝君书之惩浮俗。”若水不从。后奏若水成书，不列监修官吕端名，以为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实录不书监修官名，众不能屈。（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韵府群玉》阴时夫所集，明太祖时时取观之。解缙谏，以为此兔园寒士之笔，所见者陋，非帝王所宜观。遂掷其书不复顾，而御制《心经》等书皆成，缙之受知深矣。（同上）

唐永徽以前，左右史惟对仗承者，仗下谋议不得闻。唐武后时，平章姚以帝王谟训不可阙，起居仗下所言军政，要宰相自撰，号《时政记》，以付史馆，从之。字令璋，思廉之孙。（同上）

陆鲁望建祠堂，塑己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于水，腹中皆其生平诗文稿。（同上）

新安谢主改《三国志》为《季汉书》，尊昭烈以继东西汉之后。然先年吴中有德园吴先生者，挺庵宪副之父，以岁贡受子封，不仕孝友。饶文学，亦窜定《三国志》，计正统，名《续后汉书》，可见好事都有人先做去，其曰季，不若续为妥。（同上）

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封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然自孔子删述之后，所可信者，惟六经而已。（《郡书备考》）

按《参同契》为丹经之祖，然考《隋。唐。经籍志》皆不载其书名，惟《神仙传》云："魏伯阳上虞人，通贯诗律，文辞赡博，修真养志，约《周易》作《参同契》。"（《升庵外集》）

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参同契》，魏伯阳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笺注》亦三篇，后序一篇。淳于叔通《补遗三相类》，上下二篇，后序一篇，合为十一篇，盖未经后人妄紊也，亟借录之。未几，有人自吴中来，则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离章错简，雾释冰融其说，既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观其书之别叙，又云自会稽来，贻以善本，古文一出诸伪，尽正一叶半简之间，其情已见。作伪书者，云崖道人杜一诚也。（同上）

海盐王沂阳家多藏书，所萃丘陵学山中，有《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云皆出其手也。俄失火，被发狂叫，诸壮见曰："筐篋不烦救，第得一囊书者，当重酬。"火甚炽，卒不能得，大呼曰："祝融不仁，忍歼我千秋知契邪？"一为蹋地号哭，此正可谓有书癖。（《只编》）

虞初撰《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小说家始于虞初。（《古今原始》）

铅椠椠板长三尺，谓以铅刻于椠而书之，木可修削，故简板称教削。（《群碎录》）

宋贾黄中幼时，聪悟过人，父师取书，与其身相等，令读之，谓之等身书。张子野词：等身金，谁能意买此好光景？（《希{钱}<谷瓦>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自蔡中郎邕字伯阶，于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为书家授受之祖。后传崔瑗子玉，韦诞仲将及其女琰文姬，姬传钟繇元常。魏相国元常初与关枇杷学书抱犊山，师曹喜、刘得升。后得韦诞冢所藏书，遂过于师，无以为比。系传庾征西翼卫夫人李氏，及其犹子会卫夫人传晋右将军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书学，先于其父枕中，窥见秘奥，与征西相师友。晚入中州，师郑众，碑隶兼崔蔡，草并杜章，真集韦钟章齐皇索，润色古今。典午之兴，登峰造极，书家之盛，若张丞相华，嵇侍中康，山吏部涛，阮步兵籍，向刺中秀辈，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终服，谢太傅得片纸而宝藏，冠绝古今，不可尚已。右军传子若孙，及郄超、谢ㄕ等，而大令献之独擅厥美。大令传甥羊欣，羊欣传王僧虔，僧虔传萧子云，阮研孔琳之子云，传隋永欣师智永。智永传唐虞世兴世南伯始，伯始传欧阳率更询，及褚河南遂良，登贤，传薛少保稷嗣通，是为贞观四家，而孙处礼过庭独以草法为世所赏。少保传李北海邕，与贺监知章，同鸣开元之间。率更传陆长史柬之，柬之传犹子彦远，彦远传张长史旭。旭传颜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会稽浩，真卿传柳公权京兆，零陵僧怀素，藏真，邬彤、韦玩、崔邈、张从申，以至杨凝式，凝式传于南唐韩熙载、徐铉兄弟。宋兴李西台建中，周缮部越，皆知名。象苏舜卿薛少彭继之，以逮南渡小米，传其家法，盛行于世。王延筠以南宫之甥，擅名于金，传子澹游，至张天锡，元初鲜于枢伯机得之。独吴兴赵文敏公孟ぽ始事张即之，得南宫之传，而天资英迈，积学功深，尽掩前人，超入魏晋，当时翕然师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伟，浦城杨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正公得其洒落，仲穆造其纯和。及门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书鸣，洪武初，后进犹及见之。子山在南台时，临川危太朴饶介之得其传授，而太朴以教宋遂仲珩、杜环叔循、詹希元孟举。孟举少亲受业子山之门，介之以教宋克仲温，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传其子ι，其孙枢在洪武中，仕为中书舍人，与仲珩叔循声名相埒云。（《春雨杂述》）

《墨池编》论字体有擘汇书，今书家不解其义。按《颜真卿集》有云：“点画稍细，恐不堪久，臣今谨据石擘窠大书玉弹。”《玉堂嘉话》云：“东坡洗玉池铭，擘窠大字极佳。”又云：“韩魏公书杜少陵画体诗，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升外集》）

飞白字之名，书家例知之，但不晓作何状。予按王隐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遒劲，文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据此，则如今篆书之渴笔，俗所谓沙笔是也。唐人好奇，或作禽鸟花竹之像，顺陵碑略有数字，今绝无作之者。惟方外道流书酒肆壁，作竹节雀头形，俗可憎矣。（同上）

按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颖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今之草书也。“（《客中闲集》）

《草书百韵歌》乃宋人编成，以示初学者，注名于羲之。嘉靖间有一中书，取以刻石，而一钜公序之，信以为然。有自京师来滇，持以问杨用修曰：“此羲之《草韵》也。”杨戏之曰：“字莫高于羲之，得羲之自作《草书百韵歌》，奇矣。又如诗莫高于杜子美，子美有《诗学大成》；经书出于孔子，孔子有《四书活套》，若求得二书，与此为三绝矣。”其人愕然曰：“孔子岂有《四书活套》乎？”杨曰：“孔子既无《四书活套》，羲之岂有《草书百韵》乎？”其人始悟。（《尧山堂外纪》）

宋太宗淳化三年，出御府所藏历代真迹，命侍书王著模刻禁中，厘为十卷，是为历代法帖之祖。（《谱系杂说》）

汉兴，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有杜伯度崔瑗崔实皆称工，自苍颉科斗一变为史籀大篆，再变为李斯小篆，四变为程邈隶书，至草书为五变矣。（《古今原始》）

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沈著痛快。（《五色线》）

北齐郎基为郑州长史，性情俭，惟令人写书。潘子仪遗书曰：“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同上）

钟繇为行书法，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入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谓之草行，书法至此，凡六变矣。蔡伯阶为八分书，则七变矣。（《古今原始》）

《毛诗》三万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以天姿稍钝，减中才之半，日诵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毕。苟能熟读而温习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绩之功耳。（《郑耕老劝学》）

九经非唐制，亦非宋制，唐以《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春秋》、《公》为小经。宋合三传，舍《仪礼》而以《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又以《孟子》升经，《论语》、《孝经》为三小经。明郝敬九经大异，于是窃谓《仪礼》、《公》皆不可阙，当补曰《仪礼》五万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传》四万四千七十五字，《梁传》四万一千五百十二字，合十四万二千二百十一字，日诵三百字，更一年三四月可毕，即减半，亦不过二年半。至《尔雅》十一卷，存以流览，可不复成诵。呜呼！以《禹贡》行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断狱，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例条法，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周官》致太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此则《两汉志》也，始可谓之真经术，盖闻诸庭训云。（《太原阎咏识》）

◎器用制器尚象，圣人精意寓焉。棋始于尧舜，琴有五弦之制，夫人熟之矣，何俟深放。顾名物、象数、学问，渊微渺见，寡闻不知者，恒不在远也。放而得之，不使一器一物误，亦读书之乐也。偶尔及之，勿嗤多事。

唐太宗曰："舜作漆器，而谏者十七人，器之布漆自舜始。"（《古今原始》）

秦始皇行半两钱，古人钱字作泉，自秦始称钱，而后之八铢四铢，皆原于此。（同上）

宋太宗以占城稻种给于民，此中国有旱禾之始。（同上）

伊尹为草𦘕，即今麻鞋也，秦以丝为之。凡娶妇之家，先下鞋，取和谐之意，后因之。（同上）

王肯堂曰："研瓦始唐人。"邵伯温曰："研中隆起如瓦，以不留墨为贵，百年后方就平，今{穴洼}中非古也。"（《物理小识》）

葛天氏始歌，阴康氏始舞，朱襄作瑟，伏羲作琴埙箫，女娲作笙竽。黄帝作钟磬鼓吹铙角ㄠ钲，制律吕，立乐师。少昊作浮磬，舜作崇牙，禹作鼗，桀作烂漫之乐，纣作北里之舞，周有四亻夷之乐。秦蒙恬作筝，汉田横客作挽歌，梁有高为舞轮之伎。唐高宗置梨园作坊，玄宗置教坊，倡优杂伎，元人作传奇。（《涌幢小品》）

鞋子自古皆有，谓之履，绚纟意皆画五色。汉有伏虎头，始以布鞔纟意上脱下，加以锦为饰。至东晋以草木织咸，即有凤头之履，聚云履，五朵履。宋有重台履，梁有笏头履，分捎履，立凤履，又有五色云霞履，汉有绣鸳鸯履。（同上）

诗词中有院落篱落，村落部落，落，居也。唐宫中巷有野狐落，又有碧落。勾践战敝卒三十人，擒夫差于干遂，遂者，道也；干是水湾之高地，江干河干是也。左思《吴都赋》云："长干延属。"金陵名长干，落干二字实字也。史云："逾隐以待之。"隐，短墙也，与埂同。（《讠闲言长语》）

孔颖达曰："古人不骑马，故阅经记，正月无盲骑者，当自周末时，赵武灵王始。又李牧日击数牛飨士，习骑射，始见于此。"（《抱璞简》）

前古通用者，金初不言银钱，银之见于载籍者，始《禹贡》。辕臣伯陵造钱刀，而钱制始，太公止货财中一种耳，不常用也。自汉铸钱以通百货，数千年来皆用钱，梁临川王宏至聚钱盈百间屋，讨钱三亿万。唐高宗以滕王蒋王皆好聚财，赐麻两车为钱贯，以愧之。金银虽用，然国课物价，不以为准。丁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租庸也入度支，军国之用五谷、丝麻而外，折纳皆钱。金人惟用银钱，至元并不铸钱，而用楮钞。武宗间一铸钱，旋即停止，而楮钞始有准金银之例；然亦曰金银钱货通准，不独言银也。至明时租税榷赎，一概征银，银始独重于天下，百物皆取银为准矣。（《怀秋集》）

凡门以栗木为关者，夜可以远盗。（《从容录》）

冬至阴极阳生，梅桃李杏花，皆五出也。夏至阳极阴生，威灵仙鹿葱射干净瓶蕉栀子花，皆六出也。（出《音缀》）

周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书，采苍颉古文，综其遗美，别署新意，号曰籀文。（《书自述》）

人情信远而疑近，讹以传讹，莫甚于石鼓。或以为成王鼓，或以为宣王鼓，或以为文王鼓，宣王刻，又或指以为秦鼓。总由韦苏州、韩吏部诸公好古过甚，为古所误，偶见石鼓古文，未及详察，移近就远，端摩影响。后人见二公崇信，益加想像，认假成真，孰知其为宇文周之鼓，其文出于苏绰诸人之手，其字体亦摹古文而为之者哉？今但以其文考之，则可见矣。自一章至十章所述，麈鹿雁兔鲤，不一而足，要皆拾慧于《车工》《吉日》诸篇而出者，此可见金人马子卿之辨，当必信而有征也。焦弱侯云：“据《北史。苏绰传》周文帝为相，欲革文章浮华之弊，因魏文帝祭庙，群臣毕至，乃令绰书大诰，奏行之。是后文笔皆依其体，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尝西狩岐山，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于岐阳，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则石鼓文为宇文周所造无疑，文既仿书，则诗礼仿诗亦无疑。觉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寝，命群臣赋古诗，亦其一证也。”

烟酒不知所自，或曰仙草疗百疾，或曰能枯肠染疫，然骛之如市，顷刻不去手。闺阁佳丽，亦以此为餐香茹柏，功盛于茶，味逾于酒，未有识其故者。（《怡曝堂集》）

冬以杨花铺砚槽则不冰，曰风膏，或盐磨墨，或火酒。（《物理小识》）

火药自外国来。宋开宝二年，岳义方上火箭。张和仲记虞允文采石舟中，发霹雳炮，乃纸为之，实以石灰硫黄，坠水而火自水跳出。永乐立神机营，西洋以尺测量精矣。唐有火树银花，想已用之耶？硝入杉炭则直发，硫则横爆，加黄矾则并烈，箬瓢灰则稍声，碾西匡石粉，则发时不先光，试之，堆相间丈，而点一及诸堆者，万忤者也。掌上然之，毫无所伤，以其疾也。入铁蛾樟脑则成花，今名烟火御铳者，湿絮鱼网土囊，柔能制刚也。岳珂《程史》曰：汴城旧多曲折，蔡京方之粘罕离不视城而笑，植炮四隅，随力击之。城既引直，一炮所望皆不可立矣。魏子一曰：敌台宜筑三角，附城如菱叶，两眼皆有小门可出，而外炮不能攻也。城址砌石上，即以土筑之。炮子入土，便陷不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上）

唐武后幸冯小保，使为僧，改名怀义，封梁国公，故衣帽皆用朝扮。衣用大袖，如朝服制，曰直掇，曰偏衫，曰宽衣，加以锦绣，耻其肉袒，以袈裟代之；耻其跣足，以鞋履之。冠有五福曰毗卢，或施以八宝，或欲以金玉，余僧皆如之。凡画佛像，则有唐像梵像之说，始于武后。（《原始秘书》）

饮茶或云始于梁天监中，见《洛阳伽蓝记》，非也。按《吴志。韦曜传》，孙皓时每宴飨，无不竟日饮酒，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不过二升，或为裁减，或赐茶以当酒。则三国时已知饮茶，但未能如后世之盛耳。逮唐中世榷利，遂与煮海相抗，迄今国计赖此为多。（《稗史》）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说有三。其一曰：“仪狄始作酒，与禹同时。”又曰：“尧酒千钟，则酒始作于尧禹之世。”其二曰：“《神农本草》著酒之性味，《黄帝内经》亦言酒之致病，则非始于仪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于天地并矣。予以为仪狄之名，不见于经，而独出于《世本》，非信书也。”或曰：“非仪狄也，乃杜康也。”魏武帝《乐府》亦曰：“何以消忧，惟有杜康。”予谓杜康本出于刘累，在商为豕韦氏，武王封之于杜，传国至杜伯为宣王所诛，子孙奔晋，遂有杜为氏者，士会亦其后也。或者康以善酿得名于世乎？谓酒始于康，亦非也。酒三星在女御之侧，后世为天官者，或考焉。予谓星丽于天虽自混元之判，则有之。然事作乎下，而应乎上，推其验于某星，此随世之变而著之也。如宦者坟墓弧矢河鼓，皆太古所无，天有是，则推之可以知其类。然则酒果谁始乎？予谓智者作之，后世循之而莫能废，故圣人不绝人之所同好，用于郊庙燕享，以为人之常，亦安知其始于谁乎？古者食饮必祭先，酒亦未尝言所祭者为谁，兹可见矣。《夏书》述大禹之戒歌词曰：“甘酒嗜音。”《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圣贤之书，言可信者，无先于此，然酒未必于此始造也。（同上）

金刚钻出西番深山之高顶，人不可到。乃鹰鹞打食，同肉吃于腹中，而土人于鹰鹞粪中得之，看大小定价。如辨真伪，于炭火中烧红，入酽醋中浸之，假者疏而易碎，真者乃硬而可用。如失去，和灰土扫在乳钵内擂之，响者是也。（《尊俎余功》）

余乡人善贾，远客四十年不归，亦无音信。妇女坚贞，缝以度活，人罕见其面。及归，妻怪其贫窭如故，又无辎重，向之啼。其人曰：“我货物俱带在身，勿虑也。”从伞柄竹中倾出金钢钻一盆，遂大富。

今世俗用金银为环，置于妇人指间，谓之戒指。按《诗注》，古者后妃群妾，以礼进御于君女，史书其月日，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著于左手，既御者著于右手。事无大小，记以成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世俗之名戒指者，有自来矣。（《三余赘笔》）

今士庶所戴方顶大巾，相传明太祖召会稽杨维祯，维祯戴此以见。上问所戴何巾，维祯对曰：“四方平定巾。”太祖悦，遂令士庶依其制戴。或谓有司初进样，方直其顶，太祖以手按偃落后，俨如民字形，遂为定制。按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礼部右侍郎张智同各官奉圣旨，恁礼部将士民戴的头巾样制，再申明整理。智乃奏行，先为软巾制度，已尝拟定，而小民往往成造，破烂不堪，纱罗用纸粘裹，竹丝添花，混同造卖，有乖礼制，合行申禁。乃前违制者，卖人买人同罪，如此则当时巾制，乃太祖自定，恐非维祯与手按也。（《枝山前闻》）

太古茹毛而饮血，有巢始教民食果，燧人始作火制以炮，神农始耕作炒米。轩辕造粥饭羹炙脍，公刘作资糕麻团，周公造汤团，鲁敬姜作不托，汝颓作棕。秦昭王作蒸饼，汉高祖作饼，金日作胡饼，刘安作豆腐，诸葛亮作馒头夹饣炎，石崇造馄饨，梁武帝造面<角力>.（《稗史》）

《汉书》五城十二楼，仙人居也，诗家多用之。东坡词：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用杜牧诗“婷婷袅袅十三余”之句也。永乐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诗》：花月春江十四楼。人多不知其事。盖洪武中建来宝重译，清江石城，鹤鸣醉仙，乐民集贤，讴歌鼓腹、轻烟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楼于南京，以处官妓，盖时未禁缙绅用妓也。（《升庵外集》）

《博物志》曰：“尧造围棋，以教后世，或曰舜造。”（《事始》）

夏桀始设侏儒优倡戏，周偃师始造傀偶，宣王始养斗鸡，楚熊渠造弄丸，勾践始为弄潮，无终嘉父作千秋球丿，秦武王作角，始皇作曼延鱼龙水戏，汉武帝益以幻眼走索寻撞舞输弄碗影戏，唐玄宗制舞马舞象之戏。（《程史》）

桀臣乌曹作赌博围棋，季咸造胡面子，韩信作纸鸢。汉武帝作猜拳斗草，刘向作弹棋，周武帝作象棋，唐明崇俨作买鬼，宋江作差牌。还无作谜语，卢敖作市语，晋梵僧了义作翻语。（同上）

滇南皆作棋子，而以永昌为第一，盖水土之别云。烧棋之法，以墨铅七十斤，紫英石三十斤，硝百二十斤，为一料，可得棋子三十副，然费工本已三十六七两矣。其色以白如蛋青，黑如鸦青者为上。若鹅黄鸭绿，中外洞明者，虽执途人而赠之，不受也。烧棋之人，以郡庠生李德章为第一，世传火色，不以授人也。余在永昌日，曾以重价得之，出以与郡大夫较，皆不能出余上也。庚申冬日，为叛兵所掠，惜哉！今滇中游客，出银五钱，便市棋三百六十，宁复有佳物乎？（《南中杂说》）

榆石，点苍山所出也。凿顽石，深八里余，竭民力而取之，以逼真入画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佳，然佳者卒不概见也。康熙十二年，予常入逆藩便坐，见一石屏，高六尺，宽四尺余，山水木石，与元人名笔无异。或曰：“此黔宁旧物云。”嗟乎！此种怪物，原非寻常可遇，而士大夫必欲困民力以取之，小者既不可用，大者又不能佳，而痴重可厌，非人力可挽，奈何劳民伤财，以购此难得而无用之物欤？（同上）

《路史》载何俊有记曰：“今人称顾陆之笔，然此特晋宋间人耳。予家乃有汉人画，此世之所未见，亦世之所未知者也。其画非缣非楮，乃画于车螯壳上，乃是姑苏沈辨之至山东卖画买回者，闻彼处盗墓人，每发一基，则其下有数十石，其画皆作人物，如今之春画，间有干男色者。画法与《隶释》中有一碑上所画之人（自画法至此一句读），大率相类，其笔有拙，顾陆尚有其遗意，至唐则渐入于巧矣。夫车螯者，蜃也，雉入大水为蜃，雉有文章，故蜃亦有文章。登州海市即蜃气也，但不知墓中要此物何用！余观北齐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册文云：”攀蜃辂而雨泣。“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曰：”蜃辂峨峨。“江总陈宣帝哀册文云：”望蜃综而攀标。“齐谢朓敬王后哀册文云：”怀蜃卫而延首。“则知古帝王墓中皆用之，盖置于柩之四旁，以妨狐兔穿穴；其画春情，亦似厌胜，恐蛟龙侵犯之也。（《云谷卧余》）

古瓷之名甚多，其称哥窑者，久不知出处。近阅一书，南宋时龙泉县有章姓人，兄名生一，弟名生二，兄弟各主一窑，而生一所制为佳，故以哥窑别之。哥窑多断纹，今温处人犹称为章窑云。（同上）

《龙蛇河图》云：“弓之名曰曲。”张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曰远，望箭之神名曰续，长刀子之神名曰脱光。古人铸刀以五月丙午，取纯火精，以协其数。”（《客中闲集》）

古者饮酒击博，其形似箭，长五寸，其数六，刻以牙为之，头类鹤，故曰六鹤齐飞。宋齐以降，有骰子之制，即六鹤之变也。（同上）

今之三弦，始于元时，小山辞云：“三弦玉指，双钩草字，题赠玉娥儿。”（《升庵辞品》）

白乐天与元微之常以竹筒贮诗，往来赓唱，和靖翁故有带斑犹恐俗，和节不防山之句。每谓既有诗筒，可无吟咏，以助清洒。一日许判司执中远以葵笺分惠，绿色而泽，八墨觉有精采，带露葵叶研汁，用布擦竹纸上，候少干，用温火熨之。许尝有诗云：“不取倾阳色，那知恋主心。”此法不独便于山家，且知二公俱有葵藿向阳之意，又岂不愈于题芭蕉、书柿叶乎？（《山家清事》）

余既有诗癖，又以置之竹中寄人，不无累赘，偶以纸筒印竹样于上，题词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绿沉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抢。”又皮日休《竹诗》云：“一架三百本，绿沉森冥冥。”始知名矣。又见吴淑《事类赋》云：“绿沉亦复精坚。”引《广志》曰：“绿沉，古弓名。”又引刘邵《赵郡赋》曰：“其器用则六弓四弩，绿沉黄间，堂溪鱼肠，了今角端。”（《侯鲭录》）

笛本四孔，京房加一孔于后，为商声，本黄帝后伶伦作。

染黄帝观翟草木之华，乃染五采为文章。（《群碎录》）

夜航唯浙西有之，然其名旧矣。古乐府有《夜航旧曲》，皮日休《答陆天随诗》云：“明朝有物元君信，拥酒三瓶寄夜航。”（《中吴纪》）

古书皆卷，至唐始为叶子，今书册也。（《演繁露》）

城门之名，自古有之，今天下名城数千，各自立名；然惟苏州阊门，及齐葑娄盘蛇，与杭之钱塘最著，即儿童能言之。南则聚宝，北则哈答任城，乃元之旧名，而哈答改名崇文，任城改宣武。今皆种旧不称新，盖业在人口角中，不能易耳。其有非城门而著曰蓟门、剑门、夔门、荆门、吴门、彭门、雁门，古号而最雅，相传者春明门，上司皆不许立城。（《涌幢小品》）

天主堂在北京宣武门内东城隅，大西洋奉耶稣教者，利马窦曰欧罗巴国，航海九万里，入中国。神宗命给廪赐第此邸，邸左建天主堂，堂制狭长，上如覆幔，傍绮疏，藻绘诡异，其国藻也。供耶稣像，其上画像也，望之如塑，貌三十许人，左手把浑天图，右叉指若方论说，次指所说者，须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隆其轮，鼻隆其准，目容有瞩，口容有声，中国画绩，事所不及，所具香灯盖帏，修洁异状。右圣母堂，母貌少女，手一儿，耶稣也。衣非缝制，自顶被体，供具如左。按《耶稣释略》曰：耶稣译言救世者尊主，陡斯降生后之名也。陡斯造天地万物无始终形际，因人始亚当，以阿袜言不奉陡斯，陡斯降世，拔诸罪过人。汉哀帝二年庚申诞于如德亚国，童女玛利亚身，而以耶稣称居三十三年，般雀比剌多以国法死之。死三日生，生三日升去。死者，明人也，复生而升者，明天也。其教耶稣曰：“契利斯督法王曰俾斯玻，传法者曰撒责。”而铎德（如利玛窦等）奉教者曰契利斯当（如丘良原等）祭陡斯以七日，曰米撒，于耶稣降生升天等日曰大米撒，刻有《天学实义》等书行世。其国俗工奇器，若简平仪（仪有天盘，有地盘，有极线，有赤道线，有黄道圈，本名范天圈，为测验根本），龙尾车（下水可用以上，取义龙尾象水之尾，尾上升也，其物有六，曰轴，曰墙，曰围，曰枢，曰轮，曰架，潦以出水，旱以入力，资风水，功与人牛等），沙漏（鹅卵状，实沙其中，颠倒漏之，沙尽则时尽，沙之铢两准于时也，以候时），远镜（状如尺许竹笋，抽而出，出五尺许，节节玻璃，眼光过此则视小大，视远近），候钟（应时自击有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琴（铁丝弦随所按音调如谱）之属。玛窦亡，其友庞迪峨、龙华民辈代主其教，教法友而不师，师耶稣也，中国有学焉者，奉其厄格勒西亚七式。（《帝京景物略》）

◎禽兽指雀为鸾，混獐于鹿，贸贸者何取乎必。鼓翼戴角，无奇不，虽皓首，势又不能涉猎。偶及随笔存之，亦曰张华之雉化、耶律楚材之角端同，非捷给临时者尔。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湿生者眼无胞，化生者眼无窍。蜮无目，蟒圆目，旋目，鸠方目，鱼目不瞑，鸡好邪视，龙不见石，鱼不见水。雀夕瞀，鸱昼盲，猫睛当午，敛纵如线，鹗目遇夜，明察毫末。马夜行其目光所照三丈，虎夜行一目放光，一目看物。（《博物志》）

安南武平县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语，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槛百数同牢，欲食之，众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别。时饷封溪令，以巴盖之，令问何物。猩猩乃笼中语曰："唯有仆并酒一壶耳。"令笑而受之，养畜能传送言语，人不如也。（《朝野佥载》）

俗呼牝马为课马，出《唐六典》。凡牝四游而课，羊则当年而课之，课谓岁课驹犊。（《孔氏杂说》）

成化五年六月，河决杏花营，有一卵浮于河，大如人首，下锐正圆，质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黧黑点。渔者得之，守河者以十匹布易焉。以手撼之，中汩汩作水声，又甚重，气暖而泽润，不知何祥也。或曰："龙卵。"然龙以胎生，未闻卵也。越三日，和佥宪于州桥西，图其状于壁，且书其上曰："玄珠占法，江湖见龙卵，主大水。"前一日，卵送开封府，皆惧不敢收，守与判相却之间，坠于地中，惟水而已。（《悬笥琐搜》）

龙无耳，鱼亦无耳，柔鱼无骨，马无胃，蛤蜃无脏。獐无胆，鼠亦无胆（或云鼠胆在首），候夷鱼亦无胆，又无腮。猴无脾，兔亦无脾，又无肾，蟹无肠，虾蟆亦无肠。鸟无肺，鸨无舌，又无后指，蛇无足（或云蛇皆有足。五月五日取烧蛇，令热，以酒沃之，置中，足出。又云蛇以桑薪烧之则足出见）。豕无筋，蚓亦无筋，又无心。虾蛤无血。飞者无胃，走者无翼。獐有牙不能噬，鹿有角不能触。鹜有翼而不能飞（陈藏器《本草》引尹子云家鹅为鹜，不能飞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无足而飞者惟蛇。又云吉蜣无鼻，水母五日，蚕无胃，鱼鳖无耳，蛇眼听。（《汉隽格物》）

治金以盐，攻玉以石，濯锦以鱼，浣布以灰，煮羊以<鼠留>，煮鳖以蚊，饭糁腐青石，猫粪腐锡。火灼蛇足则出，人烛鼋肉则收，鱼食菽则死，鼠食菽则肥。蟹得漆则散，麻得漆则涌，桂得葱则软，树得桂则休，石得鹊髓则化，银得雉粪则枯。金得伯劳血则昏，铁得鹅膏则莹。厌火，孔雀辟恶，琥珀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芥，獭胆分杯，戎盐累卵，谷胶团沙，物之相制也。（《珊瑚网》）

鹘留观抱，雀舌抱，龟鼋影抱，虾蟆声抱。鸦沫乳，鹤迹履，鹊枝缠，鸳鸯交，ず鸽足交。鹤声生，鳖望生，晴生，鹭目生，雁影生，鱼思生，蛭节生。孔雀雷孕，蛇听孕，兔舐孕，鸬鹚口孕。诸蛇中惟蝮是胎产，蝴蝶络纬蟋蟀以化生，蝶亦以须交。凡鸟皆雄求雌，惟雀鹞鸳，则雌求雄。（同上）

虎食狗，鸠食桑椹，猫食薄荷辄醉。虎名李耳，凡虎食缺产不至耳，讳其名也。惟每食一人，耳为一缺。（《测微录》）

去势一也，豕则曰<豕贲>，牛则曰，马则曰扇，人则曰阉。（同上）

枭乌日食母，破獍兽曰食父，象州出兽曰懒妇兽，淮南出鱼曰懒妇鱼。蚊曰白鸟，萤曰丹鸟，衔羽鸟曰周周，比肩兽曰蛩蛩。（同上）

故而新者，龙易骨，蛇易皮，鹿易角，象易牙，蟹易壳，皆终身一换，惟鹿每岁一换，龙象六十年骨全后换。臭而神者，朽木为蝉，积谷为蠹，坏裙为蝶，腐茵为蜂。（《莫氏入林》）

百兽率舞，释者谓羽鳞皆可谓之兽。予谓凡兽亦可谓之禽，《后汉书》华佗语吴谱曰：“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猿。”此虎鹿熊猿概谓之禽，亦百兽之例也。（《辨讹编》）

旧说兔无雄，故望月而孕，吐而生子，《博物志》尝言之。王充《论衡》兔舐雄豪而孕，及其生子，从口中出。《古乐府》：雄兔脚朴搠，雌兔眼迷离，二兽下地走，安能知我是雄雌？然则兔自有雌雄，特雌雄难辩耳。《诗》曰：“讵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是乌之雌雄亦难辩者。古者日乌月兔，相传已久，传曰：“日无光则乌不现，乌不现则飞乌隐窜。”汉元帝永光元年，日中无光，其日长安无乌。而今世卜兔之多少者，以八月之望，月明则兔多，月暗则兔少。说者说天下之兔皆雌，而顾兔为雄，然无谓天下之乌皆雌，而三足为雄者。（《珊瑚网》）

猿啼之地，蕨乃多有，每一声遽生万茎。（《穷幽记》）

陶九成云：“瀛莫二州之境，塘乐之上，有禽二种：其一类鹄，色正苍而喙长，凝立水际，不动，鱼顾其下，则取之，终日无鱼，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缘。其一类鹜，奔走水间，腐草泥沙，唼喋然尽索乃已，无一息少休，名曰漫书。信天缘若无能者，乃与漫书均度一日，无饥色而反加壮大，二禽禀性不同如此。按信天缘一名信天翁，明朝兰廷瑞有诗：”荷钱荇带绿江空，唼鲤含鲨浅草中。波上鱼鹰贪未饱，何曾饿死信天翁？“此说可以讽世。（《群谈采余》）

谚云：“鹭鹭忙忙，何曾饿杀壮？”与此同。

五月五日，虾蟆必伏水草不鸣，七月七日乌鹊则集林木不飞。丙日嘉鱼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穴，甲子庚申，玳瑁闭口不食。野雉知雷起处，虔知冲破，燕知避戊己，鹊巢知背太岁，于此有以验历法与方位。（《余冬序录》）

胡桃之券，令鸡夜鸣；甑瓦之契，投枭自止。以胡桃东南枝劈之，书券字记，置之于鸡栖下，则夜鸣不止也。故甑瓦书契字置于墙上，如闻枭鸣，取以投之，即不敢更鸣也。（《感应类从志》）

飞者栖木食木，鹰之毛犹木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犹草也。飞之类喜风而敏于飞上，走之类喜土而利于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风者瞑。走之类，上睫接下；飞之类，下睫接上。牛顺物，乘顺风而行则顺；马健物，溯逆风而行则健。鱼逆水而上，鸟向风而立。虱阴物，行必北首；蟹海族，行必东首。又烧毛入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非独物也，男生而伏，女偃其躯。阳气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阴气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汉隽格物》）

九窍者胎化，八窍者卵生。（《物理小识》）

翠鸟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爱之，恐堕梢，下作巢。子长羽毛复，益爱之，又更下巢，而天遂得而取之矣。《水经注》猩猩知往而不知来，封溪山谷间常有数千为群，里人以酒并糟设于路侧，织草为履，更相连结。猩猩见酒及屐，知里人设张，则知张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张我。"舍尔而去，复自再三相谓曰："试其尝酒。"及饮其味，逮乎醉，因取履而着之，乃为人所擒，皆获，辄无遗者。（《鸡林小录》）

周丞相与客闲步园中，玩群鹤，问曰："此牝鹤耶？牡鹤耶？"客从旁曰："兽称牝牡，禽为雌雄。"丞相曰："雄狐绥绥，狐非兽乎？牝鸡司晨，鸡非禽乎？"客不能对。虽然，牝牡二字从牛，雌雄二字从隹，乃禽兽之别也。自雄狐牝鸡之外，经史中亦不多见。（《博物志》）

歙有许客在徐州经纪，仓收小麦，养一黄犬，每日至经纪家食，临晚往仓房守麦不离。客归，至次年遇事，恐麦为虫蛀，寄钥与经纪代晒。经纪带钥至其仓所，其犬跑号，衔经纪衣，有禁拒之象。及见多人开仓挑麦，其犬将头触仓，众脚赶打犬，竟跳入河死。客至设祭哭之。宁藩叛，逆兵抵安庆城外，居民奔走无踪，房屋灰烬，尸积遍野。有一姓姜者，举家避走乡间，惟失其祖，及兵退回家，竟莫寻其踪迹。一日往南庄跟寻，忽见本家犬，坐在一尸旁。见人至，跳跃掉尾伏地，方知守者乃其祖骸云。（《先曾祖日记》）

有人病膈，每食辄吐；一猫在其前，吐出之食，猫遂食之。后卒，猫于棺前哀鸣七日，不食死。（《讠刃庵偶笔》）

歙方无违挈家居维扬，常畜一马，齿老矣。无违卒，其子卖马于镇江营中。一日马忽浮水渡江，至瓜州径奔扬城，闯入无违旧居，见停棺在堂，悲鸣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躅，举家骇视，浑身犹湿。营兵亦踪迹至其家，乃退还原价，而养此马于天宁禅寺。（同上）

歙方禹成贾于宣城，常畜一犬，徽猎师嘉其骏快，买以四金，携之猎，获果倍他犬。两月之后，犬忽不见，猎人疑其逃回，寻访至禹成家，犬果在焉。见猎人至，急走内室，伏床下，呼之不出。禹成恻然，乃给还原价，此犬仍畜于家。自徽至宣三百余里，能忆其故道，益信黄犬传书事。（同上）

蜉蝣三日，蚕二十七日，蝉三十日。蟪蛄不知春秋，鼠寿三百，猿猴八百，狐鹿各千年，鹤二千，龟三千六百。燕千年生胡髯，龟千年解人语，虎千年脱牙而角生，蟾蜍千年头上有角，颔下有丹书八字。千年树精为青羊，万年树精为青牛，百岁狐精为美女，百岁蝙蝠为仙鼠。行寅属，仄行蟹属，连行鱼属，纡行蛇属。鸿行有序，进有渐，鸽飞则鸣，行则摇。象行先以鼻柱地，鹦鹉行先以口啄地。（《客中闲集》）

世间万物，无不生虫，木水土之中，生虫至多，固其常也。至于火中生虫，则火鼠也，极南方有之，其毛则为火浣布。阴山以北，积雪历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谓之雪蛆，味极甘美。张子和医者，著《儒门事亲书》，言见民家一铁锅底上，起一铁泡，捶破有一红虫，其走如飞，其嘴至硬，是金铁中亦有虫也。（《录异篇》）

矾石蚕食之则肥，鼠食之则死；巴豆人食之则死，鼠食之则肥。《周礼》蝈氏掌去蛙黾，焚牡羽，以灰洒之，则死，以其烟被之，则凡水虫无声。黾，耿黾也，尤怒鸣。北鞠，鞠不花者，以其烟被之者，假令风从东方来，则于水东面为烟，令烟西行被之水上，则凡水虫无声。人家近水者，此声烦舌，最为可恼，此法未之试也。然物类相制，有自然之理，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铁，戎盐累卵，獭胆分杯，酿漆以蟹，浣锦以鱼散血以藕皮，毁金以羊角。至于蟹烟集鼠，人肌粉犀，诸如此类，不可殚纪。（《竹窗小品》）

颖滨释《庄子》曰："鱼不畏网罟而畏鹈，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诚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尝见大蛙十数，聚于污池丛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视，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动。又村叟见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渐近，蛇不复动，张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时而出，蛇已毙矣。村叟弃蛇于深山中，逾旬往视之，小蜈蚣无数，饮其腐肉，盖蜈蚣产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尝见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篱竹中，蜘蛛不入，但以足跨竹上，摇腹数次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视之，蜈蚣已节烂断如蚕酱矣。盖蜘蛛摇腹之时，乃洒溺以杀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群蛙，自以为莫己敌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毙蛇育子，自以为莫吾御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躯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观矣。且蛙之不能敌蛇固也，蜈蚣小于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于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岂专以小大为强弱哉？（《鹤林玉露》）

山东无虎，浙江无狼，广东无兔，西蜀无鸽。（同上）

岭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茆蝉，草螽曰茅虾，鼠曰家鹿，虾蟆曰瓜蛤，皆尝所食者。海鱼之异者，黄鱼化为鹦鹉；泡（去声）鱼大者如斗，身有刺，化为毫猪；沙鱼之斑者，化为鹿。（同上）

妊娠者不可啖兔肉，不可见兔，令儿唇缺。又不可啖生姜，令儿多指。（《方解》）

文登吕亢多识草木虫鱼，守官台州临海，命工作蟹图，凡有十二种：一曰蝤蛑，乃蟹之巨者，两螯大而有细毛如苔，八足亦有微毛。二曰拨掉子，状如蝤蛑，螯足无毛，后两小足薄微阔。为人之所食者亦颇异，其大如升，南人皆呼为蟹，八月间盛出，人采之，与人斗，其螯甚巨，往往能害人。三曰拥剑，状如蟹而色黄，其一螯偏长三寸余，有光。四曰{彭虫}骨，螯微毛，足无毛，以盐藏而货于市。《尔雅》曰："{彭虫}小者劳，云小蟹者劳，吴人呼为{彭虫}越。"《搜神记》言此物尝通人梦，自称长卿，今临海人多以长卿呼之。五曰竭朴，大于蟛骨，壳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日、小螯取食。六曰沙徇，似{彭虫}骨，壤沙为穴，见人则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壳白色，居则背坎向外，潮欲来皆出坎，举螯如望，不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虫}骨，居常东西顾睨，行不四五步，又举两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曰石困，大于常蟹，八足壳通赤，状如鹅卵。十曰蜂江，如蟹两螯，足极小，坚如石，不可食。十一曰芦虎，似{彭虫}蜞，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虫}蜞，大于骨，小于常蟹。吕君云："此皆常所见者，北人罕见，故绘以为图。又海商言海中{局黾}{辟黾}岛之东一岛，多蟹，种类甚异。有虎头者，有翅能飞者，有能捕鱼者，有壳大兼尺者，以非亲见，故不画。"李履中得其一本，为作记。予家楚，官游江浙闽广，所识蟹属多矣。亦不悉与前说同，而所谓黄甲白蟹寻截诸种，吕图不载，岂名谓或殊乎？故纪其详，以示博雅者。（《客中闲集》）

凡食断肠草者死，虎食之而百日不馋。凡食砒霜者死，龙食之而肥。物性之异，有如此者。（《客退纪谈》）

凡草本，经牛啖之必茂，经羊啖之多枯，故谚曰："牛食如浇，羊食如烧。"何相反如是？静思牛土畜，土能养物也，故牛色苍而庞厚，有春生之象焉。闻死而觳觫，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杀伐，故羊色白而气腥膻，有秋杀之象焉。见死而无惧，亦喜杀性也。二物禀生既异，必其口中涎沫，亦具是性，故草之茂枯者，生杀之气致然耳（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狼多藉草，草秽乱曰狼藉。狼肠直，故边塞以狼矢为烟，鸣则后窍皆沸。狼畏圆，人解带作圈，狼辄去。淮南曰：“狼皮在户，竿不敢出。”罗愿曰：“狗是豺之舅，见狗则跪，亦各有所制也。”（《物理小识》）

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尝言鹿性清烈，多别粮草，恒食九物，余则不尝。九草者，一曰葛叶，及花鹿葱，{艹鹿}药，白蒿，水芹，甘草，齐头蒿，山耳，荠{艹尼}也。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净故也。凡饵药者，勿食鹿肉，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能散诸药性也。”此可补《本草》及《齐民要术》之遗。（《续金石录》）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鸟胫骨为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声，有大号小号呦呦之异。或作鹿鹿声则{鹿殷}鹿毕集，盖为牝声所诱，入得壳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头，至春羸瘦，盖游牝多也。及夏，则唯食菖蒲一味，自肥。当角解之时，其茸甚痛，猎人逢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不动，猎者以绳系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来啖，然后杀鹿。（《日知录》）

康熙丁巳，休宁西乡，一猎户偕其徒往深谷，伏丛莽间，捕巨鹿。其徒忽见鹿奔出，急以鸟铳打中之，喜甚，往取焉，则死者其师也。邑令毕拘其妻与邻鞫之，素无隙，徒鬻其女葬之，以误杀得免抵。（《啸虹笔记》）

畜二小兽，名曰吼，形类兔，两耳尖长。狮作威时，即牵吼视之，狮畏服不敢动。盖吼作溺着其体，肉即腐烂。吼又畏雄鸿，鸿引吭高鸣，吼即畏服。又如象见狮子，则奔，见鼠畏。飞虫之畏蜘蛛，蜘蛛之畏蜂，物各有所制，有所畏。（《竹窗小品》）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纟延者，以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往啄米，至辄惊却，故南人名为骇鸡犀。得真角一尺，刻以为鱼，衔入水中，水常为开。方三尺，可得息气水中。以其角为钗者，将煮毒药为汤，以此钗搅之，皆生白沫，无复毒矣。（《汉隽格物》）

象鼻端有爪可拾针，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贞白言夏月合药，宜置牙于药旁。南人言象尤恶犬声，猎者裹粮登高树，构熊巢伺之。有群象过，则为犬声，悉举鼻吼叫，循守不复去。经或五六日困倒，则下潜刺杀之，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毙。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食其肉，令人体重。古训言象孕五岁始生。（《酉阳杂俎》）

竹鸡善斗，取者激媒使鸣而致之。鹧鸪好洁，取者扫地布谷而获之。麂行必循一迳，设缳者迹行处擒之。海鱼吐黑水以蔽其身，渔者见黑水网之。他如衔芦者自卫，共穴者备锋，结阵者御暴，捷称韩氏卢，狡称东郭<兔>，宁智不足周身，总无奈人巧取何？（《说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秣马之法，必视其齿历劳逸而调息之。马四年而两齿，五年而四齿，六年而六齿成矣。七年而右齿，八年而上下两边各一齿，九年而上下尽。十年而下两齿，十一年而下四齿，十二年尽。十三年下二齿平，十四年下四齿平，十五年下尽平。十六年上两齿，十七年上四齿，十八年上尽。十九年上两齿平，二十年上四齿平。年之长少，惟马齿最准，故人自谦曰："犬马之齿长矣。"（《相马经》）

驴马驹子，行人先后，上旬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行在母胁，下旬生者行在母后。（《侯鲭集》）

山獭出宣州溪洞中，俗为补助要药。洞人云："獭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兽悉避去。獭无偶，抱木而枯，洞獠尤贵重云。"能解药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许，傅之立消，一枚值金一两。（《草注》）

狐之相媚也，必先吕（以口相接），猿之相蛊也（蛊群也），必先啼，物之情也。（《玄池子说林》）

商汝山中多麝，绝爱其脐。每为人所逐，势且急，即自投高岩，举爪裂破其香，就絷而死，犹拱四足，以保其脐。李商隐诗曰："投岩麝退香。"许浑诗云："寻麝采生香。"是也。狨类鼠而大，尾长金色，川峡深山中人，以药箭射之，取其皮为卧褥被坐毯之用。甚爱其尾，既中毒，即啮断尾以掷之，恶为身患。杜甫诗云："狨掷寒条马见惊。"盖轻捷喜缘木，⺨猱之类也。牦牛出西域，尾长，中国取以为缨，人或射之，亦自断其尾，左氏所谓雄鸡自断其尾。（《汉隽格物》）。

不烬木火中有鼠重十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恒居火中，时时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其毛织以为布，作服，若有垢，浣以火烧之则净。（《神异记》）

鼠子生依月数，如五月五子，六月六子之类。陈守阳云："兔产亦然，尝十二月得牝兔剖之，得十二子。又兔将吐子，口中先吐涎沫，数合乃产。"（《物原》）

欲知鸟之雌雄者，以翼辨之，翼右掩左雄，翼左掩右雌。（《说储》）

石鼠专食山豆根，宾州人以其胆干之，治咽喉疾如神，谓之石鼠胆。（《方解》）

山民云："熊于山中行数千里，悉有㔾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谓之熊馆。惟虎出百里外，则迷失道路。"（《怀秋集》）

《博物志》敦煌西渡流沙，往外国千余里中无水，时有伏流处，人不能知。橐驼知水性，过其处，辄停不行，以足踏地掘之，辄得水。又《格物论》谓驼有灵性，能知水脉，识泉源，风将发，则引颈而鸣。负重致远，力可千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行三百里。（《珊瑚网》）

山东有一道，通高丽，中有二十日无人迹处，即祭山神，求一豺狗相送，饧卞熟先以饲之，遇虎跃升其背而溺，虎即溃肉。每夕人露宿树下，豺溺而围之，百兽敛避。其地海旁有居民处，无{艹豆}之属，油不可致。有一等鸟如鸭，自呼其名压油压油，土人捕得，以力压出油，投之海中。又活四五日，仍飞绕其村，人又压之出油为供，乃知天之不乏人用如此。（《志异录》）

贵州思南有山曰甑峰，居大山中，其形若甑，故名。山盘亘铜仁、思州、石阡，数百里内无人居，入亦多不能到，所产草木多异状。有兽曰宗彝，类猕猴，巢于树，老者直居上，子孙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孙居下者，出得果，即传递至上。上者食，然后传递至下，下者始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谓先王用以绘于衮者，取其孝也。（《侯鲭录》）

兽中最大者，龙头马尾虎爪，长四十丈，善走，以人为食。遇有道之君，即隐藏，否即出食人。（《博物志》）

海鳅乃水族之极大，而变异不测者，梧川山界有海湾，上下五百里，横截海面，且极其深。当二月之交，海鳅来此生育，隐隐轻云覆其上，人咸知其有在也。俟风日晴暖，则有小海鳅浮水面，眼未启，身赤色，随波荡漾而来。土人用舴艋装载藤丝综为臂，大者每三人守一茎，其杪分赘逆须枪头二三支于其上，溯流而往，遇则并举枪中其身，纵纟索任其去向。稍定时，复以前法施射，一二人毕，则棹船并岸，创置沙滩，徐徐收纟素。此物初生眼合，无所见，且忍枪疼，轻漾随波而至，渐登浅处，潮落阁置沙滩，不能动。举家分脔其肉，作煎油用，亦大矣哉！（《海槎余录》）

山魈者，岭南所在有之，独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传脂粉，于大树空中作窠，有木屏风帐幔，食物甚备。南人山行者，多持黄脂铅粉及钱等以自随。雄者谓之山公，必求金钱；遇雌者谓之山姑，必求脂粉，与者能相护。唐天宝中，北客有岭南山行者，多夜惧虎，欲上树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轻赍，因下树再拜，呼山姑。树中遥问有何货物，人以脂粉与之，甚喜，谓其人曰："安卧无虑也。"人宿树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树，以手抚虎头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辞别，谢客甚谨。其难晓者，每岁中与人营田，人出田及种耕地，种植并是山魈，谷熟则来唤人平分。性质直，与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广异记》）

交州有果然兽，其名自呼，身如猿，犬面，尾长，腹圆斑文，皮可为褥，丽好温暖。（《南州异物志》）

西域有兽如犬，含水巽马目，则马瞑眩欲死，故凡马皆畏之，名曰马见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宣宗时国人献其皮，帝赐群臣，编为马鞭，一扬即走，谓之不须鞭。（《采兰杂志》）

狗缨国献一兽，名貔，吴大帝时尚有见者。其兽善遁，入人室中窥食，已大叫，人觅之，即不见矣。故至今吴俗以空拳戏小儿曰“吾啖汝”，已而开拳曰“貔”。（《异物汇编》）

懒妇如山猪而小，喜入禾苗，人以机轴织之器挂田所，则不复近。安平七源等州皆有。（同上）

鸡恶其类，鸳鸯玄鸟忧其类。恶其类者，相值则相搏。状类鹊，长尾丹嘴。鸳鸯匹鸟也，与燕二鸟，朝奇而暮偶，爱其类也。（同上）

干以水言，自北而南，斥以山言，自南而北。干音雁，随阳鸟也。冬适南方，集于江干之上，故字从干。斥亦音雁，中春寒尽，雁始北向，燕代尚寒，犹集于山谷岩罅之间，故字从斥。（同上）

凫{殴鸟}之杂，鹇鹭之洁，凫{殴鸟}鸭属，色不纯正，故曰杂。鹇白类山鸡，行止闲暇。鸣而草衰，泽雉啼而麦齐，泽雉如商，季春之月始鸣，麦已平陇也。，《尔雅》谓之贝，即伯劳也，状类害，而《左传》谓之伯赵。《方言》曰：“孤鸡鸣则草衰，风翔则风，雨舞则雨，霜蜚则霜，露翥则露。”风禽鸢类，越人谓之风伯，飞翔则天大风。一足鸟名曰商羊，天将雨则飞鸣，孔子辨之于齐庭。东方朔曰：“商羊闻钟则鸣，闻鼓则舞。”，鸟名，其羽可为裘，以避极寒，飞则陨霜。露禽，鹤也。《古今注》鹤千年则变苍，又二千年变黑，所谓玄鹤也。子野鼓琴，玄鹤来舞，露下则鸣也。鹤之驯养于家庭者，饮露则飞去。林鸟朝嘲，水鸟夜掖，山鸟岩栖，原鸟地处。林鸟朝之将翔也，聚而噍啁，山岩之鸟多不巢，原鸟阿蓝之类是也。灵鹊兆喜，怪塞耳，鹊噪则喜。一名俦留，《广雅》曰：“江东人呼为怪鸟，闻之多祸，人人恶之掩耳。”β鹑野则乂，豢则抟，水鹜泽则群，扰则逐。《月令》曰：“田鼠化为β。”关东谓之鹑，蜀陇谓之盾。在田得食鸣相呼，夜则群飞，昼则伏于草中，驯养之久而见食，则相搏斗也。鹜，野鸭也，飞止大泽之中，群处既豢扰之，恶其族类而相逼逐也。（《格物论》）

鹦鹉摩背而喑，鸲鹆剔舌而语。鹦鹉出陇西，能言鸟也，人以手抚拭其背，则喑痘。鸲鹆今人育其雏，以竹刀剔舌本，教之言语，又能作鸲鹆舞。扶老强力，友悌。《古今注》云：“扶老秃也，状如鹤，大者高七八尺，善与人斗，好舀蛇脯，炙食之，益人气力，行走如奔马。”雀属，《尔雅》曰：“渠。”《毛诗》曰：“水鸟也，大于雀，高尺，尾尖，长喙，黑颈，青灰色，腹白，飞则鸣，行则摇。”又曰：“在原，兄弟急难。”共母者，飞鸣不相离，诗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き寮，鸿仪鹭序，鹊啁啁，下齐众庶。（同上）

，篱也，雀属，众人之象，言多也。鹣鹣雄高牝庳，鸠雌前雄后，鹣雀也。鹣鹣二鸟，雄者足高，雌者足短。鸠，鸣鸠也，大如鸽，生关西为鸟。憨急二鸟，雌飞则随，雌止则止，雄飞常在后也。っ将生，子呼母应，雏既生，母呼子应。鸟伏卵将成，子鸣于っ母应之，鸟既雏，母呼子应之。（《升庵外集》）

班鸠辨雏，枭鸱害母，班次第也。凡哺子朝从上下，暮从下上，他鸟皆否。枭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喙母食之，自飞去也。（《测微录》）

物食长喙，谷食短味，抟则利嘴，鸣则引吭，毛协四时，色合五方。食物之生者长喙，水鸟之属也。鸟食五谷者喙皆短，鸟善抟斗者利嘴，善啼鸣者颈长也。春则毛弱，夏则稀少而改易，秋则刷理，冬则更生细毛自温。仓莺之属，以象东方木行。朱鸟之属，以象南方火行。黄鸟之属，应中央土行，以象季夏。白鹭之属，以象西方金行。玄鸟以象北方水行。羽物变化，转于时令，乾道始终，以成物性。仲春之节，鹰化为鸠。季春之节，田鼠化为β。仲秋之节，鸠复化为鹰。季秋之节，雀入大水为蛤。孟冬之节，雉入水为蜃。《淮南子》曰：“鹯化为鹞，鹞化为，化为布谷，布谷复为鹞鸡。顺节令以变化也。生物者乾之始，成物者坤之终，随日变化，成就万物之性也。”（《续五色线》）

《禹贡》导渭自鸟鼠同穴。唐孔颖达注疏曰：“一鸟一鼠，共为雌雄同穴而处，山因得名。有人过庄浪亲见之，鸟形似雀而少大，顶出毛角，飞即崖穴。穴口有鼠，状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兔，蓬尾似鼯，与鸟皆入，彼此狎昵，有类雌雄者，问之土人，皆能说。”（《升庵外集》）

，毅鸟也，毅不知死。鸱，信鸟也，信不知用。状类鸡，首有冠，性敢于斗，死犹不知置，是不知死也。《左传》云：“冠武士戴之，象其勇也。”鸱，水鸟也，如鸽而小，随潮而翔。迎浪蔽日曰信鸱，鸱之别类，群鸣喈喈优优，潮至则翔，水响以为信，反为鸢鸟所抟，是能知信而不知所以自用也。鹬有文而贪，鸢不击而贪。鹬状类燕，绀色杂出，有文采，水际伺蚌出，啄而食之，反为蚌所含，紧闭其嘴，滞死水中，不知所食，反以为害，《左传》云“聚鹬为冠”是也。鸢鸱也，不善搏击，贪于攫肉。（《稗史》）

能敕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鸠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画字成符，蠹虫自出。鹊有隐巢木，故鸢鸟莫能见。燕衔泥常避戊巳日，故巢固而不能倾。鹳有长水石，故于巢中养鱼而水不涸。燕恶艾，雀夺其巢，即衔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皆鸟之有智也。（同上）

丹阳练湖有人打雁为业，先养一雁，系脚置几上食，飞者见食而下，则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网覆之。其年有一孤雁，自空飞下，与雁盘桓半昼，上下引飞，者因系脚不能同去，二雁竟以颈相缠而死。守者至，验二雁，者雄也，飞来者雌也，不觉心动，竟废其业。（《先曾祖日记》）

风骨黑，雌雄旦夕鸣各异，雄鸣节节，雌鸣足足，行鸣曰归嬉，止鸣曰提抉。（《怀秋集》）

凤九苞：一曰口包含，不妄鸣也；二曰心合度，进退精也；三曰耳听达，居高明也；四曰舌诎伸，能变声也；五曰彩色光，文彩呈也；六曰冠距先，南方行也；七曰距锐钩，武可称也；八曰音激扬，声远闻也；九曰复文户，不妄纳也。（《论语铎》）

鸟凤如喜鹊，色绀碧，颈毛类雄鸡鬃。头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长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尾毛一簇。冠尾纟 鱼异，大略如凤，鸣声清越，如笙箫，能度曲，妙合宫商。又能为百虫之音，生左右溪洞中，极难得，然书传未之记，盖由人罕识云。（《汉隽格物》）

罗州山中多孔雀群飞，每数十为偶。雌者尾短无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月四月后复凋，与花萼相荣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妒，凡欲山栖，必先择有置尾之地，然后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沾而重，不能高翔，人虽至，自爱其尾，恐人所伤，不复骞翔也。虽驯养颇久，见美妇人，好衣裳，与童子丝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时媚景，闻管弦笙歌，必舒张翅尾，盼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鹅，解百毒。人食其肉，饮药不能愈病，其血与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鸡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鸣若曰都护。土人取其尾者，持刀于丛篁可隐之处自蔽，伺过，急断其尾。若不即断，回首一顾，金翠无复光彩。（《纪闻》）

雀目至夕而不见物，人有至夕昏不见物者，谓雀盲是也。鹘留夜察毫末，昼瞑目不见丘山，物殊性也。（同上）

雁宿于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动计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围而警察。南人有捕者，俟其天色阴暗，或无月时，于瓦罐中装烛，持棒者数人，屏气潜行。将欲及之，则略举烛，便装之，雁奴惊叫，大者亦惊。顷之复定，又欲前举烛，雁奴又惊。如是数四，大者怒啄雁奴，秉烛者徐徐逼之，更举烛，则雁奴惧啄，不复动矣。乃高举其烛，持棒者齐入群中，乱击之，所获甚多。（《玉堂闲话》）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则来。白雁至则霜降，河北人谓之霜信。杜甫诗云：“故国霜前白雁来。”（《杜诗注》）

山鸟首有彩毛，曰山鸡山雉，长尾九，珍护之。林木森茂则不入，盖惜尾，常恐触伤羽毛。雨则避于山岩之下，恐濡湿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忍死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怨，与众不同。又云：“人但欲取其尾，须大寒冰冻之时，远窥雌雄并宿于他所，渐渐放活水溜去，浸其尾而冰冻胶，并不能飞翔时，三四人齐声大喊，此鸟即飞，其尾冰冻，拔折而去。”后人取得，以货豪门。颈有彩囊，曰避株雉，属出华岳山中。晴明天气，颈出彩色，天气阴雨，毛卷而无彩也。亦避树林，故曰避株，任曰：“名为吐绶鸟。”（《稗史》）

鹪鸼飞数逐月，如正月一飞而止于巢中，不复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难捕，南人设网取之。（《政阳杂》）

河州有禽名骨托，吠如雕，高三尺许，以名自呼，能食铁石。郡守每置酒，辄出以乐坐客。或疑铁石至坚，非可食之物，及取三寸白石，系以丝绳，投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牵出，视石已烂如泥矣。（《博物志》）

顾渚山中有鸟如鸲鹆而小，苍黄色，每至正月二月，作声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声云春去也。采茶人呼为报春鸟。（《顾渚山记》）

布谷鸟又名各家插禾，又名春去也，以其音之相似也。南方俱有，或云即子规鸟，不独顾渚有之。

南海诸郡，郡人至八九月，于池塘间采鱼子着草上，悬于灶烟上。至二月春雷发时，却收草浸于池塘间，旬日内乃如虾蟆子状，悉成细鱼，其大如发。土人乃编织藤竹笼子，涂以禹余粮，或遍洒蛎灰，收水以贮鱼儿，鬻于市者，号为鱼种。于池塘间一年内，可供口腹。又拂林国有羔羊生于土中，然其脐与地连，割之则死，惟人着甲走马击鼓骇之，其羔惊鸣而脐绝，使逐水草。又《博物志》云：“取鳖M如棋，捣赤苋汁和合厚，以茅包之，六月中投于池泽内，经旬变成鳖。”（《集异》）

乌贼鱼暴干，俗呼螟脯，其鱼腹中之墨，可以书纸，经年而自脱迹。奸诈之徒，或以书券欺人。又龟尿磨墨写字于木板，可进寸许，虽水洗斧削，亦不磨灭。（同上）

古者一国嫁女，同姓二国媵之。《仪礼》有媵爵，谓先饮一爵，后二爵从之也。《楚词》“鱼鳞鳞兮媵予”，江海间有鱼游必三，如媵随妻，先一后二，俗称为婢妾鱼。唐诗“江鱼群从称妻妾，塞雁联行号弟兄。”（《升庵外集》）

蛇化鳖，蔚千户常亲见之沙上。初蛇盘为一束，反复自掷者数十次，若一面饼，少焉四足出矣，久之蹒跚入沙而去。故鳖未入水，腹下尚有蛇纹者，食之杀人。（《稗史》）

黟富民兄弟争财，讼于府。一日赴审，兄先往，道经休宁，遇大蛇冲道，停舆观之。蛇蟠田中，化为巨鳖，惊诧去。其弟后至，适见此鳖，命舆夫取之，携至寓，沽酒炮鳖，延其兄共食。兄问鳖所从来，弟告以某处所获。兄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蛇所化，不可食也。”弟不信，强兄再三，兄苦止之。弟疑兄言伪，怒曰：“汝坚不食，我自食之。”才举箸，兄已持其手曰：“必不信，可先食犬，然后自食未晚也。”乃以饲犬，犬立毙，弟大感泣，持兄手曰：“早知兄心若此，岂有争事乎？”遂息讼，和好倍于初。某家叔祖见澜公讠燕客，适一客至甚迟，众皆环坐俟之。膳夫进炮鳖，恐其冷，以碗覆之。少焉其碗渐高，铿然倏坠于棹，众皆惊视，疑其有异，以与犬，犬毙。赖此客后至，众宾得全。（《讠刃庵偶笔》）

南方人畜金蚕，蚕金色，食以蜀锦，取其遗粪，置饮食中以毒人，人死。蚕善能致他财，使人暴富，而遣之极难，水火刀兵，所不能害。必多以金银，置蚕其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蚕随以往，谓之嫁金蚕。（《风俗通》）

青蚨似蝉而状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人将子归，其母亦飞来，不以远近，其母必知处。然后各置于市，埋东行阴墙下，三日开之，即以其血分涂钱上。每市物先用子，即子归母，用母者，即母归子，如此轮还，不知休息。若买金银珍宝，即钱不还。青蚨者一名鱼伯。（《穷神秘苑》）

昔有母子离别，母每见萧蜎垂丝着衣，则曰子必至矣。已而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号曰喜母，均之一也。（《采兰杂志》）

袁《秋日诗》曰：“芳草不复绿，王孙今又归。”人都不解。施阴见之曰：“王孙，蟋蟀也。”（《谢氏诗源》）

吕晋伯云：“除虱法吸北方之气，呵笔端，书敛深渊默漆五字，置床帐间，即除，此理不可晓。”（《存余堂诗话》）

南海有虫无骨，名曰泥，在水中则活，失水则醉如一泥然，故曰醉如泥。（《杜诗注》）

似蟹而小，世传汉醢彭越，以赐诸侯，九江王英布猎得不忍视，尽以覆江中，化为此，故名彭越。（《博物志》）

《东方朔传》守宫，虫名也，以器餐之，食以丹砂，满七斤，捣治万杵，以点女子体，终身不灭。若有房屋之事，则灭矣，言可以防闲淫逸也。《尔雅》云：“此虫即蜓，似蜥蜴，灰褐色，在人家屋壁间，状虽似龙，人所玩习者也。”《淮南万毕术》云：“取守宫新合阴阳，以牝牡各藏之瓮之中，阴干百日，以点女臂，则生文，男子合，辄灭去。”（《感应经》）

蚺蛇其肉无毒，土人食之。其脂与涎沫，着男阴即消缩不举。尝闻有军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阴痿，盖此水乃蚺蛇出没处，有涎沫其中故也。鹿脂亦然。（《南州异物志》）

一人为蛇伤，痛苦欲死，见一小儿来曰：“可用两刀，在水内相磨，取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饮之效。”言毕，化为绿螈，走入壁孔中。其人如方治之，即愈，因号绿螈为蛇{巫}，即守宫也。（《二酉余谈》）

闻朱崖人，每晴明见海中远山罗列，皆如翠屏，而东西不定，悉蜈蚣也。虾须长四五十尺，此物不足怪也。（《岭表异物志》）

鱼跳跃，则蜥蜴于草中稍相依，便共浮水上相合。事竟，鱼游水底，蜥蜴还草中。（《异物志》）

负劲气者，有非威之威，是故松桧不栖蝉，熊豹之皮不上蚁。（《空同子》）

有家主命婢杀鳖，鳖顾婢再三，有求生意，婢恻然放之池。主索鳖羹，诡云鳖已逃矣。主怒，杖之几毙。后婢患热病死，时值昏夜，未能殓，弃之池侧。翌日往殡，复生矣。询之，则云：“恍惚间有物踞我胸，其凉透心，遂渐省人事。”视之，则有池中污泥，堆于心口，而身傍有鳖行迹，其向者鳖报恩乎？（《讠 刃庵偶笔》）

徽高怀中业鳝面，于扬州小东门日杀鳝数千。一婢悯之，每夜分窃缸中鳝，从后窗抛入河，如是者积年。一日面店被焚，婢踉跄逃出，为火所伤，困卧河滨，夜深睡去。比醒而痛减，火疮尽愈。视之，有河中污泥堆于疮处，而地有鳝迹行，始知向者所放之生，来救之也（按医书，河底泥能涂汤火伤）。高感其异，遂为罢业。及拆锅，下有洞穴，生鳝数石，盘其中，尽举而纵之河。（同上）

◎类聚数考古云流芳遗臭，固也，抑亦有数存焉。当其盛也，贤人君子骈肩叠迹；当其衰也，奸邪匪类得失之林也，讠翕讠翕讠此讠此。天地亦有不能自主者，然以其盛则知其所以兴，以其衰则知其所以败。是亦览者可鉴矣。

△燧人四佐明由（晓升绂），必育（受税俗），成专（受苦诸），陨丘（受延嬉）。

△伏羲六相金是（主化俗），鸟明（主建福），视默（主灾恶），纪通（为中职），仲起（为海陆），阳侯（为江海）。

△黄帝七辅风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篆），五圣（受道级），知命（受纠俗），窥纪（受变复），地典（受州络），力墨（即力牧受准斥）。

△少昊四叔重（勾芒），该（蓐收），修，熙（俱为玄冥）。

△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

按：羲和四子即尧之四岳也，分掌四方诸侯，故为四岳。

郑玄云：“尧既分阴阳为四时，命羲仲等为之官，主四岳之事云。”

△舜时八伯伯夷为阳伯，羲仲后为羲伯，弃为夏伯，羲叔后为羲伯，咎繇为秋伯，和仲后为和伯，垂为冬伯，一伯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阳八凯疮舒，聩岂攵，ρ，大临，庞降，庭坚，仲容，叔达。

△高辛八元伯奋，仲堪，伯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四凶厶兜，共工，鲧，三苗。

△舜九官禹（作司空），弃（伯复），契（作司徒），咎繇（作士）益（作虞），垂（作共工），伯夷（作秩宗），龙（作纳言），夔（典乐）。

按：禹、稷、契、皋陶、伯益，即舜五臣也，《楚词》七谏又谓之八。

师盖即此五臣而益之垂、益、夔耳，五臣八师不复注。

△舜七友雄陶，方回，续牙，伯阳，东不訾，泰不虚，灵甫。

△殷三仁微子，箕子，比干。

△文四友闳夭，太公望。散宜生，南宫适。

△太姒十子伯邑考，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霍叔武，成阝叔处，康叔封，蚺季载。

管叔、蔡叔、霍叔监殷，称为三监。

△武十乱周公旦，召公，太公望，毕公，荣公，大颠，闳天，南宫适，散宜生，邑姜。

△二五耦梁五，东关五。

晋文公从亡五人：狐假，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

△五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公。

△周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

△郑七穆子展（赋《草虫》），子西（赋《黍苗》），子产（赋《隰桑》），公孙（赋《桑扈》），伯有（赋《鹑之贲贲》），子太叔（赋《野有蔓草》），印叔（赋《蜉扈》）。

△三良子车奄息，仲行，钅咸虎。

殉葬之说起此，孟子谓：“作俑无后，而况以人殉乎？”然则秦之刻薄寡恩，其端已见，宁独归恶于始皇李斯哉？

△鲁三桓仲叔谷文伯（自世子始，至文伯六世），叔孙得臣庄叔（自穆子始，至庄叔六世）季孙行父文子（自武子始，至文子六世）。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作者七人仪封人，荷篑，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条丈人。

注不指其人，然见于包氏注者，如此。

△齐四客晋克（眇），鲁季孙行父（秃），曹公子首（偻），卫孙良夫（破）。

四人不幸而一眇、一秃、一偻、一跛，又不幸而俱聘于齐，又不幸而有齐君之母，又不幸而有齐君之无礼，使眇者御眇，秃者御秃，偻者御偻，跛者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跛，遂令千百世下犹为失笑。然无此则四人不传，此又不幸之幸。

△三卿主善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

△仲尼弟子《史记》本颜回（字子渊），闵损（字子骞），冉雍（字仲弓），冉求（字子若），仲由（字予路），宰予（字子我），端木赐（字子贡），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颛孙师（字子张），曾参（字子舆），澹台灭明（字子明），宓不齐（字子贱），原宪（字子思），公冶长（字子长），南宫适（字子容），公晰哀（字季次），曾十（字晰），颜无繇（字路），商瞿（字子木），高柴（字子羔），漆雕开（字子开），公伯寮（字子周），司马耕（字子牛），樊须（字子迟），有若（字子），公西赤（字子华），巫马期（字子旗），梁（字叔鱼），颜辛（字柳），冉孺（字子鲁），曹恤（字子循），伯虔（字子析），公孙龙（字子石），冉季（字子产），公祖句兹（字子之），秦祖（字子南），漆雕哆（字子敛），颜高（字子骄），漆雕徒父，壤驷赤（字子徒），商泽（字子季），石作蜀（字子明），任不齐（字选），公良孺（字子正），后处（字子里），秦冉（字问），公夏首（字乘），奚容箴（字子晰），公坚定（字子中），颜祖（字襄），邬单（字子家），句井疆，罕父黑（字子索），秦商（字子丕），申党（字周），颜之仆（字叔），荣旗（字子祖），县成（字子祖），左人郢（字行），燕（字思），郑国（字子徒），秦非（字子之），施之常（字子恒），颜哙（字子声），步叔乘（字子车），原亢籍，乐（字子声），廉絜（字庸），叔仲会（字子期），颜何（字冉），狄黑（字晰），邦巽（字子敛），孔忠，公西舆如（字子上），公西十（字子上）。

按：《史记》云，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而所列弟子传只七十有六人，不知偶遗一人耶。《史记》七十有六为七十有七耶，世远年湮，无从稽考，即有他本，不足取信，姑存其疑云耳。

△孔子四友颜回，子贡，子路，子张。

△孔子六侍颜回，仲弓，子路，宰我，子贡，公西华。

△晋六卿赵无恤襄子（赵衰始为卿，至恤四世），范吉射昭子（士会始为卿，至吉射五世），智瑶襄子（荀首始为卿，至瑶六世），荀寅文子（荀林父始为卿，至寅四世），魏多襄子（魏绛始为卿，至多四世），韩不信简子（韩厥始为卿，至不信四世）。

△三官唐宏，葛雍，周武。

三官周厉王时人也，累谏厉王不从，弃职游吴，时称吴客三。

真君厉王崩，复归于周，道家所指三官者，想附会于此。

△齐威王疆场四臣檀子（守南臣），<贝兮>子（守高唐），黔夫（守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种首（备盗贼）。

△四公子田文（齐孟尝君），魏无忌（魏信陵君），赵胜（赵平原君），黄歇（楚春申君）。

△三邹子邹忌，邹衍，邹阳。

△汉三杰张良，萧何，韩信。

△商山四皓园公（姓园，名秉，字宜明），绮里季（姓吴，名实），夏黄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术，字元道）。

△七国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川王贤，济南王辟光，胶东王雄渠。

△从有三王皆京兆尹王章，王尊，王骏。

△二疏太子太傅疏广（字仲翁），太子少傅疏受（字子公）。

△麒麟阁功臣大将军博陆侯，张安世，韩增，赵克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

△周氏五龙重合令子舆（居宋里），栎阳令子羽（居东官里），东海太守子仲（居宜唐里），兖州刺史子明（居西南里），颍阳令子良（居遂兴里）。

曹绿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各居一里，并以需索退让著名。

△二龚龚胜（字君实），龚舍（字君倩）。

△三牲马渊，牛崇，羊嘉。

△二唐唐林（字子高），唐尊（字伯高）。

△二母陈涉母（知废），王陵母（知兴）。

△王氏五侯王谭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章红阳侯，王根曲阳侯，王逢时高平侯。

△四子（怀德不仕）

逢萌，徐房，李昙，王遵。

△蒋径二仲求仲，羊仲。

△二刘刘向，刘歆。

△河北二十八将邓禹，吴汉，贾复，耿，寇恂，冯兴，岑彭，祭遵，邳彤，耿纯，王霸，臧宫，景丹，杜茂，朱，刘龙，马成，王梁，姚期，盖延，马武，刘植，任光，李忠，万修，陈俊，傅俊，坚镡。

△河西五守武威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库钧，张掖太守史苞，酒泉太守竺增，敦煌太守辛彤。

时隗器有异志纪等五人推窦融为大将军以守。

△钜下二卿马严（字威卿），马敦（字孺卿）。

△三丘丘昂，丘夷，丘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扶风三达韦孟达，公孙伯达，魏仲达。

△汉末八使周举，杜乔，周栩，栾巴，冯羡，郭遵，刘班，张网。

△韦氏三君韦顺，豹，义。

△杨氏四公杨震，秉（震予），赐（秉子），彪（赐子）。

△袁氏四世五公袁安，敞（安子），汤（敞子），逢（汤子），隗（逢弟）。

△二难陈元方（纪），季方（谌）。

又按邯郸淳纪碑，元方、季方与其父太丘长仲弓，有三君之号。

△五处士徐稚，韦著，袁闳，姜肱，李昙。

△汝南六孝廉周子居，黄叔度，艾伯坚，郅伯句，封武兴，盛孔叔。

△三君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侍中刘淑。

△八俊李膺，王阳，杜密，朱寓，魏朗，荀翼，刘，赵典。

△八厨王育，蕃响，秦周，胡母班，刘翊，王考，张邈，度尚。

△八顾郭泰，夏馥，尹勋，羊陟，刘儒，蔡衍，巴肃，宗慈。

△八及陈翔，张俭，范滂，檀敷，孔立，范康，岑至，刘表。

△又八及米楷，王盘，陈耽，薛郭，宋布，唐就，瀛咨，宣褒。

△颍川四长荀淑，锺皓，陈，韩韶。

△二十四贤杜乔，张奂，向翊，陈蕃，施延，李膺，朱寓，杜密，韩融，荀爽，房植，姜肱，陈球，王畅，申屠蟠，张俭，郑玄，冉ギ，李固，郭泰，朱穆，魏朗，徐稚，皇甫规。

△凉州三明张奂（字然明），皇甫规（字威明），颍（字纪明）。

△韦氏三义韦权、瓒、矩。

大尉掾韦子力之子，皆仁义孝弟。

贾虎兄弟三人，当时谓之贾氏三虎，惜其两弟名不著，故不列。

△荀氏八龙（皆朗陵令荀淑之子）

荀俭（字伯慈），绲（字仲慈），靖（字叔慈），寿（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慈明），肃（字敬慈），（字幼慈）。

△公沙五龙（皆公沙穆之子）

公沙绍（字子起），孚（字允慈），恪（字久让），逵（字义则），樊（字义起）。

△李氏四龙李亮，李仲，李训，李秀。

△京兆三休金敞（字元休），王延（字文休），少吊端（字甫休）。

△蜀二郎李骧，杜珍。

△寺中二绝（俱官大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世轨，苏珍之。

△魏文四友司马懿，陈群，朱铄，吴质。

△双丁丁仪，丁ｅ。

△邺中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刘桢，阮，应易，徐干。

△台中三狗何晏，邓扬，丁谧。

△两隽何妥，萧赍。

△竹林七贤（颜延之除山涛、王戎，谓之五君）

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

△吴八绝吴范相风，刘忄享占气，赵达具，皇象书，严子卿棋，曹不兴画，宋寿占梦，孤城郑姥相。

△一台二妙卫，索靖，△二陆陆机，陆云。

△王家三子不如卫家一儿王澄，王玄，王济，卫。

△二冯冯立，冯野王。

△晋八达童昶，王澄，阮瞻，庾岂攵，谢鲲，胡母辅之，于法龙，光逸。

△河东八裴裴徽，楷，绰，瓒，邈，遐，康，。

△琅琊八王王祥，戎，澄，道，绥，衍，敦，玄。

△太原王京兆杜五世盛德王昶，湛，承，述，坦之。

杜畿，恕，预，锡，。

△二谢谢灵运，谢惠连。

△八儒以道自居，为子思氏之儒，衣冠动作，为子张氏之儒，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梁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词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净精微之儒。

△三墨宋尹之墨，相里勤五侯子之墨，若获已齿邓陵子之墨。

△晋八王赵王伦，齐王回，河间王，成都王颖，淮南王允，鄱阳王，长沙王，东海王越。

△东海王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刘舆（长才），裴邈（清才）。

△兖州八伯阮放宏伯，阮孚诞伯，刘绥季伯，郗鉴方伯，胡母辅之达伯，卞壸裁伯，蔡谟朗伯，羊曼黠伯。

△三人为一龙华歆龙头，邴原龙腹，管宁龙尾。

△中兴三明荀，蔡谟，诸葛恢。

三人俱字道明，故云京都三明，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浔阳三隐陶潜，周续之，刘遗民。

△莲社十八高贤慧远，慧永，慧持，道生，昙顺，僧，昙恒，道邕，昙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敬，佛驮邪舍，佛驮跋陀罗，刘程之，张野，周续之，张诠，京炳，雷次宗。

△宋文帝谓天下有五绝杜道鞠弹棋，范悦诗，褚欣远模书，褚胤围棋，徐道度疗疾。

△颜延之四子各得其一得笔竣，得文测，得义{色大}，得酒跃。

△一时两玉人谢琨，谢晦。

△会稽三康丁潭世康，孔愉敬康，张茂𠂉韦康。

△天子四友谢𠂇，褚炫，江教，刘惔。

△周氏五侯周札，懋，筵，缙，勰。

△张氏五龙张演，镜，永，辩，岱。

△东海三何何思澄，逊，朗。

△湘东二迟（皆湘东太守）

迟昭周，咫。

△双璧陆，恭。

△柳氏二龙柳忄 焱，悦。

△竟陵王八友范云，萧琛，任，王融，萧衍，谢，沈约，陆亻 垂。

△二苏苏亮，绰。

△何氏三高何求，点，胤。

△二高高闾，高魏。

△东昏六贵始安王遥光，徐孝嗣，江，萧坦之，江祀，刘暄。

△邺中四贵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

△三才溢子，邢子才，魏收。

△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唐十八学士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道玄，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

△二盖盖文达，文懿。

△河东三凤薛元敬，收（元敬季父），德音（元敬族弟）。

△郎家二贤。

郎蔚之，楚之。

△凌烟功臣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世廉，尉迟恭，李靖，萧，志宁，刘宏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秦叔宝。

△三列韦季武，叔错，叔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公庙十哲（以张良配）

出穰苴，吴起，韩信，李牧，李靖，孙武子，范蠡，白起，乐毅，李。

△一门三相韦思谦，承庆（谦子），嗣立（庆弟）。

△户部二妙韦维，宋之问。

△四夔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瞿造△五王汉阳王张柬之，平阳王敬晖，扶阳王桓彦范，南阳王袁恕已，博陵王崔玄。

△香山九老胡果（八十七），吉攵（八十八），刘真（八十七），郑据（八十五），卢贞（八十二），张浑（七十七），白居易（七十四），狄兼谟，卢贞（以年未七十与会而不列）。

△竹溪六逸孙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李白，陶沔。

△饮八仙贺知章，汝阳王，李适之，崔宗之，李白，苏晋，张旭，焦遂。

△吴中四士包融，贺知章，张旭，张若虚。

△大历十才卢纶，吉中孚，韩，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李端。

△三俊李德裕，元稹，李绅。

△龙眠三李李元中，李公麟，李亮工。

△关中三绝郑Π，林滋，詹雄。

△二郑郑谚，畋。

△谏臣三人张符，赵麟，牛丛。

△五老榜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

△旗亭三才子王之涣，王昌龄，高适。

△二扈扈蒙，扈载。

△三罗罗虬，陶，邺。

△五鬼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林特。

△四贤一不肖范仲淹，余靖，欧阳修，蔡襄，高若讷。

△睢阳五老冯平，杜衍，王焕，毕世良，朱贯。

△二蔡蔡卞，蔡京。

△三人不负科名王曾，宋庠，冯京。

△二宋宋郊，祁。

△五桂窦仪，俨，侃，，僖。

△闽四先生周希孟，陈烈，陈襄，郑穆。

△伊洛渊源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邵康节，张横渠，张戬，吕希哲，范祖禹，杨国宝，朱光庭，刘绚，李吁，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谢良佐，游酢，杨时，刘安节，尹享，张绎，马仲，侯重良，王，胡安国，王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叟，刘立之，林大节，张闳中，冯理，鲍若雨，周孚先，唐棣，谢申，潘，陈经正，李处遁，孟厚，范文明，畅中伯，李朴，畅大隐，郭忠孝，周行己，邢恕。

△伊洛续集罗从彦，李侗，朱子，张----，吕祖谦，蔡元定，黄，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庆德明，叶味道，石子重，辅广，杜华，方仁仲，赵师渊，真德秀，何基，王柏。

△程门四先生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

△庆历圣德诗范仲淹，韩琦，杜衍，富弼，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

△七老会孙论，吴师道，梁宏，朱光复，贾亨彦，张景达，唐愈。

△二丁丁宝臣，宗臣。

△四洪洪朋，刍，炎，羽。

△洛下耆英会文彦博，富弼，冯行己，席汝言，王拱辰，楚建中，王尚恭，王慎言，刘几，赵丙，张宪，张问，司马光。

△元奸党碑司马光，吕大防，文彦博，刘挚，范纯仁，韩宗彦，梁焘，曾布，王岩叔，苏轼，王存，傅尧俞，郑雍，赵瞻，韩维，孙固，范伯禄，胡紧愈，李清臣，刘奉世，范纯礼，安焘，陆佃，吕公著，黄履，张商英，蒋之奇（以上文臣曾任执政官二十七人）。苏辙，刘安世，范祖禹，朱光庭，曾肇，赵君锡，马默，孔武仲，姚π，王觌，孙觉，钱勰，李之纯，鲜于亻先，范纯粹，赵高，王钦臣，孙，李周，吕陶，赵彦若，孔文仲，韩川，贾易，王右，王份，吴安特，顾临，吕希纯，丰稷，张舜民，张问，杨畏，邹浩，陈次，谢文，岑象求，周鼎，徐，路昌衡，董知逸，上官均，叶涛，龚原，郭知章，张康国，叶祖洽，朱绂，朱服（曾仕待制官以上四十九人）。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吴安诗，欧阳斐，刘唐老，王巩，吕希哲，杜纯，张保源，孔平仲，汤鹹，司马康，宋保国，黄隐，毕仲游，常安民，汪衍，余爽，郑爽，常立，程颐，唐义问，余卜，李格非，陈，任伯雨，张庭坚，马滑，陈乳，陈光裔，苏嘉，龚，王回，吴希续，吴俦，欧阳中立，尹材，叶伸，李茂直，吴处厚，李续中，商倚，陈佑，虞防，李祉，李氵突，李之仪，范正平，曾盖，杨，苏，葛茂宗，刘谓，柴宄，洪羽，赵天祖，李新，衡钧，宄公适，冯伯乐，周证，孙琛，范汇中，邓考甫，王察，赵，封觉民，胡端修，李杰，李贵，赵令时，郭执中，石芳，金极，高公应，安信之，张集，黄策，吴安逊，高渐，周永微，张夙，鲜于绰，吕谅卿，宋弦，王贯，吴明，梁安国，王吉，檀固，苏迥，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曾纡，汪公望，高士育，邓忠臣，种师极。郁贶，韩治，秦希甫，钱景祥，钱希白，何大正，周纡，吕彦祖，梁宽，沈于，罗鼎臣，曹兴宗，刘渤，王极，黄安期，于肇，陈师锡，黄迁，黄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许尧甫，胡良，杨ㄱ，梅君俞，寇宗颜，张君，李修，逄纯熙，高道格，黄才，曹兴，侯顾道，周遵道，林肤，葛辉，宋寿岩，王公彦，王交，张甫，许安修，刘吉甫，胡潜，董祥，杨环宝，倪直儒，蒋津，王守，邓元中，梁俊民，王阳，张裕，陆表民，叶世英，谢潜，陈唐，刘经国，扈克，张恕，陈并，洪刍，周谔，萧彤，赵越，滕友，江询，方造，许端卿，李昭，向训，陈察，钟正甫，高茂华，杨彦璋，廖正一，李夷行，彭醇，梁士（余官一百七十七人），王，章（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二陈陈师锡，陈。

△北京三杰魏谷倚，富嘉谟，吴少微。

△城南三杰唐容，唐麟，乐韶。

△三俊郑少微，杨天惠，季新时。

△二吴吴可几，知几。

△何氏三凤何，棠棨。

△南渡四将岳飞，韩世忠，刘钧，张俊。

△二刘刘安节，刘上节。

△二汪汪涓，汪庆辰。

△四俊刘正夫，范致虚，吴材，江屿。

△江左二宝胡伸，汪藻。

△海滨四先生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

△三石石安民，安行，安特。

△三刘刘嵩，岑，峤。

△二韩韩祥，补。

△诗四大家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

△四州五凤谢固，田，因，圆，困。

△丑幸臣三俊尤彬，喻峙，陈宓。

△婺州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

△四灵赵灵秀（师秀），翁灵舒（卷），徐灵晖，徐灵渊（几）。

△宋亡三忠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

△宋遗民十一人谢皋羽，王鼎翁，方韶卿，唐玉潜，林景熙，汪大有，龚圣宇，张毅父，吴子善，梁隆吉，郑所南。

△三魁不负所学李黼，李齐，泰不华。

△新安三俊唐元，洪炎祖，俞赵老。

△元四俊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

△儒林四杰柳贯，虞集，揭斯，黄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初三老杨维祯，沈梦麟，滕克恭。

△明初诗四名家高启，刘基，张羽，徐贲。

△逊国殉难诸臣方孝孺，铁铉 宏，卓敬，陈迪，暴昭，景清，练子宁，齐泰，黄子澄，张纟，毛太，黄观，姚善，黄钺，王叔英，王艮，王良，谭翼，曾凤韶，周是修，魏冕，邹朴，叶福，邹瑾，陈继之，刘端，梅殷，刘景，陈思贤，高魏，卢原质，胡子昭，茅大方，司中，郑公著，胡润，高翔，侯泰，戴德彝，郭任，卢迥，杨任，费魁，连楹，廖，王度，董镛，甘霖，林英，于志，能镡，宋徵，黄希范，程通，蔡运，储福，何中，汤宗，卢振，巨敬，韩永，黄彦清，程本立，裘泰，方法，张安，周，谢升，周继瑜，陈彦回，张彦方，张国安，叶仲惠，徐子权，东湖樵夫（即牛景先也）。

△从亡诸臣（本顾岱建文从亡先生碑）

程济，叶希贤，杨应能，（三人始终相随），史彬（三至滇），郭节，程亨，焦云（三人一至滇），黄直，冯氵（二人至滇而病死），严震（相遇而死），沐晨（阴护）。

（按纪事始谋从亡者，盖二十有二人，因耳目众多，谕令散去，故至滇者，仅寥寥数人耳。然焦云黄直并不在此二十二人之中，不知何故，至严震沐晟又因事而至，不可以从亡目也，今并记其余，以志一时忠义云尔。兵部侍郎廖平、刑部侍郎金焦、编修赵天泰即葛衣翁、按察司王良后殉死，参将蔡莲后殉死，刑部郎中梁田玉、中书舍人梁良玉、梁良节、宋和、镇抚牛景先，即东湖樵夫后殉死，王资、刘中、待诏郑洽、钦天监王之臣、老补锅）。

△三杨杨士奇（西杨），杨荣（东杨），杨溥（南杨）。

△举业八大家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归有光，胡友信，杨起元，汤显祖。

△翰林四谏章懋，罗伦，庄昶，黄仲昭。

△七才子李攀龙，王世贞，梁有誉，宗臣，吴国伦，谢榛，徐中行，王世懋。

△浙江三异人刘基，于谦，王守仁。

△二难郑复言，雍言。

△二何何良传，何俊。

△林下九相（在万历初年）

李本，严讷，徐阶，李春芳，商拱，郭朴，陈以勤，殷士儋，越贞士。

△三人做得好事孙燧，胡世宁，王守仁。

△二阎阎仲实，仲宇。

△五湖五隐刘麟，吴琼，施侃，龙霓，孙一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议礼罢斥诸臣杨廷和，蒋冕，汪俊，乔宇，杨慎，王元正，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秦金，赵鉴，赵璜，余琳，朱希周，刘玉，王时中，张，汪举，潘希曾，张九叙，吴琪，张瓒，陈ｒ，张缙，苏民，余瓒，张仲贤，葛桧，袁宗儒，贾咏，丰熙，张璧，舒芬，杨继聪，姚涞，张衍庆，许成名，刘栋，张潮，崔桐，叶桂章，王三锡，余承勋，陆钅戈，王相，应良，金皋，林时，王思，谢ナ，毛玉，曹怀，张嵩，王，张〈羽廷〉，郑一鹏，黄重，李锡，赵汉，陈时明，郑自璧，裴绍宗，韩楷，黄臣，胡炳，余翱，叶奇，郑本公，杨枢，刘颍，祁杲，杜民表，杨瑞，张英，刘谦亨，许中，陈克宅，谭缵，刘，张录，郭希愈，萧一中，张恂，倪宗狱，王璜，沈教，钟钦密，胡琼，张濂，何鳌，张曰韬，蓝田，张鹏翰，林有孚，余宽，党承志，刘天民，马理，徐一鸣，刘勋，应大献，李舜臣，马冕，彭泽，张，洪伊，黄待显，唐，贾继之，杨昌，杨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岩，马朝卿，申良，郑漳，顾可久，娄志德，徐嵩，张庠，高圭，安玺，王尚志，朱藻，黄一道，陈儒，陈廷鸾，高登，程旦，尹嗣思，郭日休，李录，周诏，戴亢，缪宗周，邱其仁，祖琚，张希尹，金中夫，丁律，余才，汪必果，张〈羽惠〉，张怀，翁君，李文中，张璨，张镗，丰坊，许瑜，丁汝夔，臧应奎，陶滋贺，缙口，姚汝皋，祖淑相，葛潮，刘漳，杨仪，王德明，汪溱，黄加宾，李春芳，卢襄，华钥，郑晓，刘一正，郭持平，余祯，陈赏，李可登，刘从学，相世芳，张峨，詹潮，胡琏，范录，陈力，张大轮，叶应骏，白辙，许路，戴钦，张俭，刘士奇，祁敕，赵廷松，熊宇，何鳌，杨濂，刘仕，萧樟，顾铎，王国光，汪嘉会，殷承叙，陆铨，钱铎，方一兰，赵儒，叶宽，张子哀，汪登，刘玑，江珊，金廷瑞，范钅，庞淳，伍余福，张凤来，张羽，车纯，蒋琪，郑镏，毋德纯，蒋同仁，王玮，刘道，陈大纲，钟云瑞，王光济，张徽，王天民，郑重，杜鸾。

△难诸贤杨忠烈涟，左忠毅光斗，缪文贞昌明，李忠毅应，高忠宪攀龙，周忠毅宗建，周忠介顺昌，黄忠端尊素，周忠惠起元，顾裕愍大章，魏忠节大忠，周忠毅朝瑞，万忠贞景，袁忠毅化中。

宦寺之祸自唐刘季迩来，未有甚于魏忠贤者也。口衔天宪，威福自恣，而诸贤奋不顾身至于如此。噫！何烈哉！而其有不显为雠而死者，则有刘公铎、丁公乾学、吴公怀贤、夏公之令等；又有虽与为雠而不死者，则有文公震孟、惠公世扬等。而其为天地之正气，宇宙之伟人，则一也。

△吴门五义士颜佩韦，马杰，杨念如，沈扬，周文元。

△钦定逆案魏忠贤，客氏（以上首逆二人）。

崔呈秀，李永贞，李朝钦，魏良卿，侯国兴，刘若愚（首逆同谋六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李永祚，田吉，刘诏，孙如冽，崔应元，许忠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薛贞，曹钦程，陆万龄，吴淳夫，李夔龙，许显纯，张体乾，田尔耕，孙云鹤，杨震（交结近侍十九人）。魏广微，徐大化，霍维华，郭钦，张讷，阎鸣泰，周应秋，李之才，李鲁生，杨维垣，潘汝祯（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李蕃，冯铨，郭允厚，薛凤，朱童蒙，孙杰，张我续，李春华，王绍徽，杨梦兖，李春茂，刘廷元，谢启光，徐兆魁，邵辅忠，杨所修，贾继春，徐绍言，范济世，李养德，阮大铖，姚宗支，陈九畴，亓诗教，赵兴邦，傅槐，安仲，孙国祯，郭巩，冯嘉会，曹思诚，孟绍虞，李恒茂，张朴，郭尚友，李精白，秦士文，张文熙，杨惟和，何廷枢，陈朝辅，许宗礼，卓迈，卢承钦，陈尔翼，石三畏，郭兴治，刘徽，智铤，何宗圣，王拱，汪若极，陈维新，门克新，游凤翔，田景新，吕纯如，吴殿邦，黄运泰，李从心，杨邦宪，郭增光，单明翊，王黜，李嵩，牟志夔，张三杰，曹尔祯，毛一鹭，张文郁，周维持，徐复阳，黄宪卿，许斯孝，张养素，汪裕，梁克顺，刘宏光，温皋谟，鲍奇谟，陈以瑞，庄谦，龚萃肃，李应荐，何可及，李时馨，刘，王大年，余合中，徐吉，宋祯汉，张汝懋，许可徵，刘述祖，李灿然，刘之待，孙之獬，吴孔嘉，季寓庸，潘士闻，张元芳，阮钅 鼎铉，李若琳，张永祚，周良材，曾国祯，张化愚，李桂芳，张一经，陈殷，夏敬承，周宇，魏氽，郭希禹，颉鹏，李际明，魏宏政，岳骏声，郭士望，张聚垣，周锵，徐四岳，辛思齐，胡芳桂（以上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七人）。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王之臣，房壮丽，董可威，李思诚，冯三元，胡廷宴，张九德，朱国盛，冯时行，乔应中，杨维新，董懋中，周昌晋，吕鹏云，杨春茂，徐景濂，陈保泰，虞廷陛，郭兴言，周维景，徐扬先，陈序，曹谷，朱慎，叶天培，郭如暗，何早，虞大复，欧阳克材，邸存性，葛大同，李宜培，谭谦益，夏之鼎，张九贤，徐溶，潘舜历，吴士俊，李三楚，童舜臣，陈守瓒（以上交结近侍等四十四人）。

△江西四家罗万藻，陈际泰，艾南英，章世纯。

△明末四公子陈定生（贞慧），冒辟疆（襄），方密之（以智），侯朝宗（方域）。

△四镇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

●卷八。豕渡寄寄园主人曰：“人果能言，虽枕流漱石，何尝不佳绝千古？虽然，习而不察，击盘扪烛，以为在是焉，不且诒笑大雅之林耶？随手证误，用以自警，非必率天下也，否则日绳斯人于舄焉点画之间，而大端之误人不少，又将若之何？”

◎物类误莫微于物异，其呼而强加之弗受也。蹲鸱诒诮，金根致讥，肯为贤者讳乎？落笔开言，不可不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骨董乃方言，初无定字，东坡尝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庵先生《语类》只作汩董。（《霏雪录》）

包衡曰：“道书以一卷为一卷，陶九成《说郛》用之。佛书以一条为一则，洪景卢《容斋随笔》用之。卷音周，一作卷，与轴同。”（《续说郭》）

余自订文集，亦尝用弹字分卷，细按之，则弹为道书设，因与轴同，故借用之。

“千里莼羹，未下盐豉”，世多以淡煮莼羹，未用盐与豉相调和，非也。末字误书为未，末下乃地名，此二处产此二物耳，其地今属江干。（《同语录》）

茧纻 由明初尚未行，至明季崇祯时，臣僚闻上恶其华丽，遂多以茧纻 由为服，始盛行。周栎园曰：“茧纻 由备五善：色不加染点而有章，一也。浣濯虽敝，不易色，二也。日御之上者，十岁而不败，三也。与韦衣处不已华，与纨处不已野，四也。出门不二服，吉凶可从焉，五也。”然元世祖二十五年纪灾异云：“秋七月荧惑犯氐，太阴掩毕，济南保定路唐县野蚕成茧，丝可为帛。”又《金史。太宗纪》：南京帅以锦州野蚕成茧来献，赏其长吏。可见前世已知有茧纻 由也。今则山东各处有之，岁以为常。其蚕散生野树上，士人蚕时，必架庐林下，把竿逐鸟鼠之害。生者名茧，椿名椿茧，椒名椒茧。大如鸟卵，生深山丛条间者。视他茧特小，才如指上螺，名山茧质更佳，岁凡三稔，山东人恃此为业。（《云谷卧余》）

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图书，或曰某人图书之记，盖唯用以识图画书籍，而其他则否。今人于私刻印章，概以图书呼之，可谓误矣。（《听雨纪谈》）

世但知封膜作画，不知自舜妹嫘始。客曰：“惜此神技，创自妇人。”余曰：“嫘尝脱舜于瞍象之害，则造化在手，堪作画祖。”（《客中闲集》）

《事始》谓蒙恬造笔，蔡伦造纸，皆未必然。恬乃秦时人，而《诗》中已有彤管。又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绝笔于获麟。又《尚书》中候云：“玄龟负图出，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其来尚矣。马大年乃附会以为简牍之笔，乃今竹笔，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殊不知《庄子》书中，有舐笔和墨之句，则以毫染墨明矣，竹笔岂可舐耶？《庄子》在恬之前，笔不始于恬明矣。又如蔡伦乃后汉时人，而《前汉。外戚传》云：“赫蹄乃小纸也。”则纸已见于前汉，恐非始于蔡伦。然蒙恬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谓始于二人，则不可也。（同上）

今之书籍，每册必数卷，或多至十余卷，此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书，皆作卷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是也。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摺，久而摺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盖愈远而愈失其真矣。（《听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纪谈》）

刘仲原得铜斛二于左冯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数量皆同，云“容十斗”。后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权量较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汉书》于定国饮酒至一石不乱，则是饮三斗。晋刘伶五斗解酲，一饮一石，则是一饮三斗，而一斗五升扶头耳。《魏志》云：“曹公帐下有典韦持双戟八十斤。”则是一戟重十五斤，两戟共重三十斤耳。（同上）

碑者施于墓则下棺，施于庙则系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镂文，士大夫皆题曰碑铭，何耶？吾所未晓。（宋祁《笔记》）

今之炮名曰佛狼机，人多不解其义。近阅《筹海图编》始知佛狼机国名，非器名也。明正德间，顾佥宪应祥署海道，有大船二，直至广城怀邑，称佛狼机国入贡使者名加必丹。时武宗南巡，亻夷使羁会同馆，一年后遣去，因遗此制，遂以地名器，如驴称卫，龟名偻句也。（《云谷卧余》）

庄子、子贡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曰：“凿本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汤，其名为槔。”则今之水车，原名槔，槔边方备警急，作高台，台上作桔槔。桔槔头有兜零，以薪苇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举之，以相告曰烽，望其烟曰燧，《唐诗》“桔槔烽上暮烟飞。”（《稗史》）

尝见小说载一富人内室亡金，诘群婢不承，欲买狼筋治之，一婢惊惧欲逃，遂获。予不知狼筋何物，且何以能察盗？一日偶阅《续博物志》曰：唐武宗四年，官市郎巾，有疑为狼筋者。有老僧云：“贫僧昔曾以一千，于贾胡市得三枚，状如巨蛹尔，头光带黄色。‘泾帅段宅失银器十余，集奴婢环庭炙之，虫栗动，有一女奴脸唇间动，乃窥器者云。”乃知作小说者淹博乃尔，人不读书，虽小说亦有所不晓，学可已乎哉？《续博物志》称为晋季石撰，然中载有南唐元宗事，及开宝年号，岂晋人而至宋尚存，书或成于宋代欤？（《云谷卧余》）

物能复本形者，则言化。《月令》鹰化为鸠，则鸠又化为鹰，田鼠化为β，则β又化为田鼠。其不能复本形者，则不言化，如腐草为萤，难为蜃，爵为蛉，皆不言化也。（《霏雪录》）

唐人《悼亡妓诗》：“断肠犹系琵琶弦。”琵字当读如丞弼之弼。（同上）

柳花与柳絮迥然不同，生于叶间，作鹅黄色者，花也。迨花既褪，就蒂结实，其实之熟，乱飞如棉者，絮也。古今吟咏往往以絮为花，以花为絮，略无分别，何耶？（《稗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炀帝开河成，取吴越民间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谓之殿脚女，置于龙舟。每彩缆一条，女十人牵之，间以羊十口。时盛暑，翰林学士虞世基献计，请用垂柳，栽于沐梁两堤上，一则树根四枝，鞠护河堤，二则牵舟之女获其阴，三则牵舟之羊食其叶。上大喜，诏民间有柳一株，赏一缣，百姓竞献之。帝自栽一株，群臣次第种，方及百姓。民谣曰：“天子先栽，然后百姓栽。”栽毕，帝御笔赐垂柳姓杨，故曰杨柳，然《诗经》“东门之杨，其叶”，乃谓柳之扬起者耳。（《客中闲集》）

摺叠扇一名撒扇，盖收则摺叠，用则散开。或写作Ψ者非是。Ψ即团扇也。团扇可以遮面，故又谓之便面，观前人题咏及图画中可见已。闻撒扇自宋时已有之，或云始永乐中，因朝鲜国进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南方女妇皆用团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妇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以见风俗日趋于薄也。（同上）

平江侯陈豫镇守临清日，馆客作诗，有“檐前络纬啼”之句。侯谓草虫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络纬啼”，李太白已道之矣，客终无以自明，二人盖未尝读李诗故也。成化间，有吏建言时事，礼科给事中忌之，以“激厉风俗”之厉不从力，参送法司问罪。不知厉本古字，《汉书》凡云风厉勉厉，皆不从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盖未尝读《汉书》故也。兵科给事中阅兵部题本，以“伎”不从“女”，呼吏笞之。翌旦有不平者，命受笞吏执韵书以进，乃赧颜慰遣之，此盖识俗字，不识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见未的，趣疵议之，后能无悔也乎？（同上）

孟光举案齐眉，俗直谓几案耳。吕少卫语林少颖，案乃古碗字，故举与眉齐耳。张平子《四愁诗》：“何以报之青玉案。”谓青玉碗耳。若此类，皆不可以习熟，忽而不考，为识者所哂。（《后耳目志》）

◎习语误相沿旧矣，而名与实讹，其若之何？厘而别之，亦吾侪读书之乐也。多不胜举，信笔记焉，以破积疑，以发新解。

元世祖笞杖之刑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止杖九十七。明朝洪武初，以《大诰》颁行天下，令官民人等，有此一本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此者，每加一等。今之断狱者不知其原，凡案牍皆曰大诰减等，失其旨。（《客中闲集》）

古谓除者，如阶除等级而进也，何新授其官则曰除，除与除去不用之音同，何也？盖官不可久，久则奸弊日深，如任重爵者，恩威日加，声势日重，人望日久，叛乱之萌是兴，篡夺之祸是作，其国必危，故宫不可久居其任。宋高后临崩，谓大臣吕大防曰：“卿等久居其任，可退，令天子另寻一班新人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谓此也。除官一字，有自来矣。近代选曹补授，先具旧官于前，次书拟官于后，新旧相衔，故曰官。（《衔原始秘书》）

唐就新格，以正五九月为忌月，今人相沿以为不宜上任。考《唐书》，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诏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杀。（白居易在杭州诗曰：“仲夏斋戒月，三旬断腥膻。”）戴埴《鼠璞》云：“释氏智论天帝释以宝镜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恶。正五九月照南赡部洲，唐人以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长月，因禁屠宰，不上官。”《菽园杂记》谓新官上任，应祭告神祇，必须宰杀，故忌之也。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缘屠宰，其传已久，亦不始于唐时。《北齐书》：文宣帝将受魏禅，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终于其位。”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于其位乎？”又考《左传》，郑厉公复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数焉。而颜师古注《汉书》李广数奇，以为命只不耦。是则以双月为良，只月为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矣。（《日知录》）

《礼记》问人之年，若二十则曰弱冠，盖不习句读，将两句作一句读了。夫人生十年，曰幼学，亦两句读，论年则幼，在礼则当学矣。二十曰弱冠，年虽弱，在礼则当冠矣。三十始壮，在礼则有室矣。四十曰强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礼则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礼可以一使矣。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在礼不加刑矣。皆当作两句点，今人并作一句点误矣。（《云麓漫抄》）

文王讳昌，而箕子为武王陈《洪范》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厉王讳胡，而其子宣王时诗云：“胡不相畏？”此诗书不讳也。《周颂》祀文武之乐歌，《》曰“克昌厥后”，《噫嘻》曰“骏发尔私”，此庙中不讳也。《春秋》僖公名申，而书戊申。定公名宋，而书宋仲几。庄公名同，而书同盟，此临文不讳也。（《竹窗遗录》）

曲江燕，唐初设以慰下第举人，其后废弛，有司不复饬，而进士会同年于此，见《盛唐纪事》及李肇《史补》。盖其始不过为毛解闷之举，而其后以优贤俊，其末则以恣豪举，崇游观矣。（《蓬窗续录》）

孔子师老冉之说，肇于《庄子》，师老子故其著书讥侮古今圣贤，独推老子甚至，假设孔子言语誉之。后来汉儒辑《礼记》，承其言曰：“闻诸老冉。”司马迁《史记。老子传》，复增许多老子训诲孔子言语；孔鲋作《家语》，著孔子事实，因据以为证，由是坚后学之信。不知《庄子》一书，多驾空寓言，时去孔子未远，知天下崇信其学，故借以引重。《礼记。家语》、《史记》出《庄子》后，见孔子万世师表，不应礼乐无所自来，而问礼老冉一语，又备见诸书，莫详始自《庄子》。不知老子之教，主于清净无为，其著书厌薄礼乐，掊斗折衡，焚符破玺等论，冉又何礼之可问耶？孔子于人之有善，若管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仁，子产之惠，皆亟称不暇，岂有冉圣师之而故没之？若《庄子。外篇》著冉为周藏史，或者冉所取多书，孔子因往问冉焉，容有此理。不然，《鲁论》何无一语及冉，而冉之礼何不尽传其徒，而甘为弃名检，荡礼教之罪人耶？东坡尝谓庄子虽讥孔子，实尊孔子，书未叙百家之学，有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宋钅开、禽滑、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冉，以至庄周，皆列叙名之耶。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其在诗书礼乐多能明之，则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见庄子前之推老冉者，偕孔子也。（《识遗》）

行人司宪性狂易，好啖生肉，丙戌进士。使高丽，旧例有蟒衣玉带之赐，比到彼国将命时，与国王相见所用者。渠遽披戴京中，乘马拜客，人皆窃笑。一出城，即用八轿驰骤入辽，设中军官作威重如抚台。辽抚为韩耀，忮人也，来拜稍迟不纳，大相忤，且自夸入朝即为吏科给事中，先期咨访贤否得失。韩衔之，嘱随行者，凡一言一动礼物，皆密籍以报。使事毕，未入京，而韩疏至，被逮以死，其二亲亦死，辱命杀身，真妄人不足惜。余同年夏子阳以给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带八轿，至闽与抚臣徐学聚大相左，黾勉了事而归，升太常少卿，未几殁，夏本仁慈人，乃止于此，可怜也！（《涌幢小品》）

《汉书。张良传》赞魁梧奇伟，苏林梧读悟，颜师古注可惊悟也，或读吾非。（《书传正误》）

闲居用绿野，乃裴度于文宗时留守东都治堂，虽野服萧散，不问事，时尚保厘留台，非闲居事也。宫观用莲社，乃白居易致仕，与僧如满在香山修净工，号白莲社，是致仕后事。（《鼠璞》）

唐雁塔题名石刻，凡留题姓名，僧道士庶，前后不二，非止新进士也。唐进士特于曲江宴赏之暇，有此会，犹今北使过钱塘，例于浙江观潮，天竺烧香耳。若泛以雁塔题名为登第庆贺之辞，则观潮烧香，亦可颛言穹庐之来使乎？（同上）

逊国诸书，载铁氏二女诗，谓铁司马就义，二女没入教坊，献诗于原问官，上闻，得赦，出嫁士人。考铁长女诗，乃吴人范昌期题老妓卷作也。诗云：“教坊落籍洗铅华，一片春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空有恨，故园归去却无家；云鬟半临青镜，两泪频弹湿绛纱，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为赋琵琶？”昌期字鸣凤，诗见张士沦《国朝文纂》。同时杜琼用嘉亦有次韵诗，题曰《无题》，则其非铁氏作明矣。次女诗所谓“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其论尤为不伦。宗正睦论革除事，谓建文流落西南诸将，皆好事者伪作，则铁女之诗可知，革除闲事，野史所载，大半讹缪。本朝闺阁诗，出好事假托者居多，如章纶母金节妇诗，“谁云妾无夫”一篇，高季迪诗也。陈少卿妻“野鸡毛羽好”一篇，释道原乐府也。甄节妇“泉流不归山”长歌，罗一峰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今尽削之。（《列朝诗集》）

小青者，本无其人，邑子谭生造传及诗，与朋侪为戏曰：“小青者，离情字，正书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钟，合之成钟情字也。其传及诗，俱不佳，流传日广，演为传奇，至有以孤山访小青墓为诗题者。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良可喷饭。以事出虞山，故附著于此。（同上）

起复者，来制未终，勉为任用，所谓导情起复者也。如欧公晏元献神道碑：明年迁著作佐郎，丁父忧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复，为淮南发运使。及史嵩之丧父，经营起复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阕为起复，误矣。宋制衔上亦带书，如起复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臣赵普是也。（《霏雪录》）

古人之书，多可传者，未尝自求其传也。藏之于家，或当时，或后世人见而爱之，为之镂刻，与众同好，故可传也。五代和凝有集百余卷，自镂版行于世，识者非之，可见前此无自刻文集者。今人不自量其诗文可否，概为镂版行世，是以传者少而不传者多也。（《云谷卧余》）

下洋兵邓老言向历诸国，惟地上之物有异耳。其天象大小，远近显晦之类，虽远国视之，一切与中国无异。予因此益知旧以二十八宿，分隶中国之九州者，为谬也。（《枝山前闻》）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世俗习传语也。贰师乃云：“可与人言无二三。”更觉有味。《临汉诗话》谓王摩诘诗“闭户读书多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鳞”。为古木亦有致。（《啸虹笔记》）

大德丁未，吴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满，稻谷伤尽。吴谚虾荒蟹乱，正谓此也。考之《吴越春秋》，越王勾践召范蠡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遗种，其可乎？”盖言蟹食稻也。蟹之害稻，自古为然，以五行占之，乃为兵象，是亦披坚执锐介甲之属。明年海贼肖九六大肆剽掠，杀人流血。（《平江记事》）

王荆公多学，然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赞牛耳，荆公言取其顺听。不知牛有耳而无窍，本以鼻听。《诗》“谁谓鼠无牙”，公谓鼠实无牙，不知鼠实有牙，昔曾有人引一牛与荆公辨之，又尝捕一鼠与之较，公曰：“然。”（《客中闲集》）

《古今考隽》：仲夏日为长至，仲冬日为短至，今世语以冬至为长至。《尧典》：仲夏平秩南讹，曰长至，仲冬平在朔易；日短至，此其证也。（《蓉氵正集》）

儒者读书，多随俗呼，不从本音，或终身不悟者，凡读廷（音定）皆作廷（音亭），故廷中廷争柏者鬼之廷，游神之廷，皆作庭。假借之假（音嫁）皆作假（音贾），朝请（音才嫁切）皆作请（屈请之请），烂脱（音夺）皆作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守（音狩）作守，周身之防（去声）为防，廷尉评（去声）为评，若此甚众。（《笔记》）

宋蔡忠惠创洛阳桥，俗传移檄海神，一卒应募，得醋字还。解曰：“酉月二十一日。”此事亦奇。然实明朝蔡锡之事，《名贤录》云：“蔡锡字廷矛，鄞人，中永乐癸卯乡试，入国监，以学行选授兵科给事中，升知泉州府。时洛阳桥圮，发故石，有刻文云：”石头腐烂，蔡公再来。‘遂捐俸修之，桥故跨海潮，日奔汐砦，施工极难。锡乃为文檄海神，募赍批者，莫应，忽有一醉卒跄踉而前曰：“我能往。’乃饮酒大醉，自没于海，若有神接之者，遂得批以还，复于锡，上有一醋字。锡妄意曰：”得非八月二十一日耶？‘刻以是日兴工，潮不至者旬日，桥遂讫工，更其名为万安。民德之，立祠其旁，配享端明，锡累官至湖广巡抚。“（《博学汇编》）

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致溺死；其说甚诞，不足信也。按李阳冰作《太平草堂序》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公疾亟，草稿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为序。”又李华作公墓志，亦云：“赋临终歌而卒。”然则捉月之说正与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陈焯《与同人书》）

《诺皋记》有三说，《西溪丛语》据巫皋事，以驳晁氏非也。《抱朴子》诺皋盖六甲神名之类，必三说备，乃尽之。（《续说郛》）

元魏时，侯莫陈悦杀贺拔胜，侯莫陈三字姓也。陈眉公《通鉴》自以为精洽矣，乃误为两人，已属可笑。乃阅《通鉴金丹》并除侯莫二字，只书陈悦，更为可异。若《纲目》于梁元帝子萧方等，谁不知为方诸兄弟，而以误脱等字为讥，亦独何耶？（《啸虹笔记》）

古乐府词，河中之曲，咏莫愁云：“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后人多误使为金钗者十二行，不知一人独插十二行金钗，古妇人髻非今比。（《稿简赘笔》）

母在堂，乃称舅为渭阳，得母自诅其亲？（《杂纂》）

◎称谓误因其名称其人习焉，勿觉而忽，告之曰：“此大误也。”则世必骇嗟乎，与不骇也？而终误也。既已误也，而终不自信误也，若此者亦听其称谓之云耳，又何必辨？

《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圣人。”佞佛者以为指释氏而言，皆妄也。《国语》姜氏曰：“西方之书有之曰：”怀与安实疾大事。‘“注云：”《周语》谁将西归，西方之人，皆谓周也。“予谓孔子果有是言，谓昔文王也，于佛何与？至王通直指佛为西方圣人，其学可知矣。（《坦斋通编》）

《周礼》：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此虽后世昏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主，亦无此法，曾是周公制礼而有是乎？予按古有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之言，以奔对聘，是明有奔之一说矣。意奔也者，当是草率成婚，若今鄙野小家之为，不能如聘者之六礼全备耳。盖荒侵死丧，或孤弱而不能自存，必待备礼而需以岁年，则迟归无时，男女之失所多矣。故先王通此一格，以济大礼之穷，不待其既乱而为之所也。其曰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合矣。不禁，不禁其阙礼也，岂诚逾墙行露之谓哉？不然，判妻入子且书之，迁葬嫁殇且禁之，而于佻达淫冶之私，反为之导引，岂理也哉？（《云谷卧余》）

国号上加大字，始于元，及明因之，以别于小明王也。其言大汉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国尊称之词，近见新安刻《历祚考》一书，于汉唐宋及司马晋皆加大字，失其初矣。（《涌幢小品》）

晋人有字父者，晋胡母辅之（字彦国）一日正饮，子谦之厉声曰："彦国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又王美姿容，尝揽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耶？"有字夫者，吕后微时，尝字高祖为季。有字叔者，袁种字其叔父盎曰："丝能日饮几何？"按《仪礼》，子祭父必称父字，盖古人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乃知字为古人所重，不以为讳，明矣。今人讳名并讳字，非也。又生曰名，死曰讳，故庙讳曰讳，御名曰名。（《说储》）

生名死讳，周制也，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然临文不讳。近日士大夫文字中，称生者之名，亦曰讳某，非礼也。（《绿雪亭杂言》）

偶阅《宋史》，陶本姓唐，以避石敬塘讳而改。然当时唐姓者，岂止一人，如唐景思者，敬塘时为贝州行军司马，历事出帝，未闻改姓也。以逢迎取媚，其人品已见此矣，即改于晋代可耳。汉周宋易代之后，何不复耶？因思古人以避讳而改其名称者，在当时或有所不得已，易世之后，相沿不改，甚无谓也！约略举之，以恒山为常山，避汉文帝讳也。正月作平声，避秦始皇讳也。以庆湖为湖，避汉安帝讳也。以虎林为武林，避唐世祖讳也。避汉明帝讳而蒯彻为蒯通，避司马昭讳而以昭君为明妃，庄君平庄子陵避汉明帝讳，皆改庄为严。以唐太宗讳，凡世皆称代，以宋孝宗讳，凡慎皆从谨，而慎德秀亦改为真德秀。若吴主女讳二十，至今犹以二十为念，时已过而不复，习而不察耳。自元明至今，偏名嫌名俱不讳，诚度越千古也。（《云谷卧余》）。

近时娶妇，新妇以帕或绫纱蒙其首，其礼不知起于何年。按《通典》，杜佑议曰："婚姻王化，人伦之本，拜时之妇，《礼经》不载。自东汉魏晋，及于东晋，咸有此事。"按其议或时属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为此制，以纱蒙女氏之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妇。六礼悉舍合卺，复乖隳政教之大方，成容仪之弊法。由是观之，蒙首之法，其传已久，但古为失时急娶不备礼者而然，而今遂为通行耳。（《汇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尝阅《李氏刊误》曰：“婚期云来日妇于庭拜舅姑，次谒夫之长属，中外故旧，皆当妇礼，通谓之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亲非旧，皆列坐，而觇妇容，岂其宜哉？”（《怀秋集》）

观此则觇妇陋俗，自唐已然，不独吾徽踵之也。余欲更变是风，自三儿景行辛酉娶妇入门时，即除此积习，乡人异之。愿吾郡士大夫家为之倡，家斯效焉。比岁来阀阅大家觇妇陋俗，亦渐改矣。

世传苏子瞻有小妹，嫁为秦淮海之妻，而造为无稽之谈以实之，皆妄。按《墨庄漫录》云：“延安夫人苏氏，丞相子容内也，有词行于世，或以为东坡女弟，适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丛话》云：“老苏先生之女，幼而好学，慷慨能文，适其母兄程之子之才，作诗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来结姻，乡人婚嫁重母族，虽我不肯将安云？‘人言苏子无妹，却有此诗。“然则子瞻固有二妹，一适柳子玉之子，一适程之才，而第非秦淮海耳。（同上）

颜子推《家训》云：“昔侯霸之子孙，称其祖父曰家公，陈思王称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称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风俗，言其祖及二亲，无不云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淮北齐人，逮今几七百年，称家祖者复纷纷，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母之称，俗辈亦多有之，山简谓年几二十，不为公家所知，盖指其父，非祖也。（《宾退录》）

丈人谓之泰山。玄宗开元十三年，封禅于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女婿郑镒本是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已下，皆转迁一阶一级，惟郑镒是封禅使女婿，骤迁至五品，兼赐绯服。因大次，玄宗见镒官位腾跳，怪而问之。镒无辞以对，优人黄蟠绰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此以丈人为泰山。余不以为然，当是泰山有丈人峰故耳。（《释常谈》）

唐宋人无有书状元于己官衔之上者，逮元犹然，独会稽杨维祯廉夫当元季书李黼榜进士，至刻之印章。盖黼死节之臣，廉夫书之者，欲自附于忠节之后，其意固有在，且与黼相知，不忍忘也。后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书宋文公为王佐榜进士，谓佐足为文公重乎？惟志书宜用此法，谓一榜之首，存之足以征信也。（《涌幢小品》）

世说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诣台，语云：“小儿恪知谨，卿可以语，速往诣恪。”恪不与相见，后相遇，别驾唤恪咄咄郎君云。（《续释常谈》）

《唐。回纥传》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书恭甚，其言昔为兄弟，今为半子也。（同上）

古者宾得主人酒则奠，一人举酒酬地，故有祭酒之称。惟祖道则主人自祭，今人席中皆行祖道之礼，误矣。（《苏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右军曾祖即丘子讳览，祖侍御史讳正，故右军书《兰亭记》，览字加才，它书正皆作政字，以示讳也。后人不知，相沿用之以为古，不知其于义无当也。又如唐人讳，以丙丁为景丁，讳渊，以殷渊源为深源。宋人讳恒，以田恒为田常，讳桓，以齐桓公为威公。讳贞，以王文贞旦、王文贞曾俱改为文正，其真谥文正者，范希文、司马君实而已。在后世俱当订改原文，而一切沿用，不知其非，何也？（《读史订疑》）

亲传业者为弟子，弟子复传于人为门生。故《史记》曰："七十二弟子传。"而欧阳公为转相授受者曰门生。（《群碎录》）

太史公《夏本纪》自禹即天子位以后，云帝禹，至于帝履癸，又曰帝桀。《殷本纪》自太甲书帝太甲，至于帝纣。《孔氏杂说》言二王亦得称帝，引《史记。夏记》称帝桀是也，何独桀云帝哉？《商纪》云："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士。"《索隐》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称帝，代以德溥，不及五帝，姑贬帝号，号为王，故本纪皆帝，而总曰三王也。"又谯周云："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主，皆以帝名配之，见《索隐》。"《国语》云："玄王勤商，帝甲乱之。"又云："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帝辛纣也，然而《易》曰帝乙，《书》亦曰帝乙，夏殷之称帝，莫信于此。（《爱日斋丛抄》）

乡人叙坐以齿，虽贵为卿大夫者，其居乡亦皆谦退从厚，曰乡党莫如齿，不然，人必非之。考之《礼》，一命齿于乡，再命齿于族，三命则不齿于族，此贵贵之义也。予尝谓乡之荐绅，同辈而序齿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齿尊之，不几于失礼乎？蓝田吕氏《乡约》曰："非士类者不以齿。"斯言为得之矣。（《听雨纪谈》）

春明门外，当路墓前，有堠题云："汉太子太傅萧望之墓。"有官见而怪之曰："春明门题额正方，加之字可耳。如此堠直行书，只合题萧望墓，何必之字？"唐有卢鸿一，取《尸子》鸿常一之义，而《通鉴纲目》书征嵩山处士卢鸿为谏议大夫，误以鸿为单名。注《三十国春秋》者，萧方等，盖方等佛经名，其弟名方诸、方知，而胡三省注《通鉴》，去等字为萧方，此犹不知而误也。至于方朔、葛亮，此何等语，而诗中往往见之，古人姓名，横被削蚀者多矣，岂独萧傅？（《客中闲集》）

今登科录叙其生之所自出，辄曰某处籍某处人，非也。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以皆东夷地，故为东夷人。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皆西夷地，故为西夷人，何尝云某处籍某处人哉？四世而缌，已服穷而亲尽矣，况四世而上焉者乎？犹曰某处人，无谓甚矣！或曰："朱子闽产也，犹自称新安，何也？"曰："韦斋君本婺源人，因仕入闽，生文公，寓居建阳之考亭，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新安，不忘本也。”予先君氵亭懿公冕，吉安庐陵人，以公务至京，悦其山水之佳丽，因家焉。而予母郭氏归之而生子，故予金陵产也，而称庐陵者，不忘本耳。若世代既远，而犹云云，岂不甚无谓哉？（《登科录》）

●卷九。裂眦寄寄园主人曰：“裂眦一寄，余专为平寇作也。余宰交城，交山延邪数郡，称盗薮，往往乘飚出为民害，破城邑，戕弒职官，闻者咸目裂发竖。余奉都札剿贼，渠魁数十，不惮艰阻，以计尽歼之，降其党，晋人快焉。嗟乎！涓涓不息，将为江河，盗贼一兴，生民涂炭，折巨柯于萌蘖，是在留心民瘼者矣。他若忠义之遭屯，国事之溃裂，又皆致寇之大原，能不鉴诸？”

◎流寇琐闻寇足言乎？即曰遗臭，何烦污牍也。然同一闯、献耳，或剿之而捷，或触之而碎，平寇岂无术欤？爰{艹叟}琐谈，亦以资识。

流寇起自崇祯元年，迄于明亡，大抵皆边盗逃兵，土寇饥民，此扑彼兴，不可胜计。始于王嘉胤，终于李自成、张献忠，生民遭毒，良不可言。（《鸡窗刺言》）

寇之毒也，萌于秦，延于晋，及畿南，蔓于豫、楚、蜀、江北，出没秦、豫、楚、蜀，蹂躏无虚日，民遭营刈，杀人八百万，流血三千里，殆不啻焉。（《翦寇录》）

群盗闯献，糜烂天下，破城屠邑，迄无宁日。表而出之，俾考古者，知生民之不幸。（《啸虹笔记》）崇祯元年戊辰十一月延安大饥。参政洪承畴击贼。府谷民王嘉胤倡乱，又有不沾泥、杨六郎。白水盗王二等掠蒲州韩城。劫宜君狱。合嘉胤五六千人。米脂李自成从嘉胤，已而群盗破，自成走匿。延安张献忠从乱。二年己巳正月是年秦大旱。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耀、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流贼恣掠。固原逃兵掠泾阳、富平，执游击。二月官兵剿汉南贼，平。献据米脂十八寨乞降。三月流盗掠真宁、宁州、安化、三水。四月固原贼犯耀州，参政洪承畴破之。十一月京师警。山西巡抚耿如杞兵叛于涿，掠良乡劲卒，皆为盗，扰山东。大盗混天王掠延川、米脂、青涧。耿如杞兵叛，自成与之合众万余，推高迎祥为闯王，自称闯将，寇山西、河南。三年庚午正月秦连年旱，边卒以饥饷哗，刘懋奏裁驿站，于是盗益多。陕西边盗王子顺、苗美连逃兵掠绥德，围韩城，犯青涧，美叔苗登雾聚安定。王嘉胤陷府谷。他盗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王子顺、苗美陷蒲县，贼自神木渡河，分三部犯赵城、洪洞、汾霍，掠石楼永和、吉隰。贼首号横天一字王。五月（1111格式？？？？）

贼破金锁关。六月王嘉胤陷黄甫咱、清水二营，据府谷，掠延安、庆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城堡多陷。王子顺、张述、圣姬三儿降。贼魁黄虎、小红狼、一丈青、龙江水、掠地虎、郝小泉俱免死安置。山西流寇破蒲城、路安。八月王嘉胤勾西人入犯。十月王嘉胤陷清水营，复陷府谷，大盗李老柴攻合水。十一月贼陷河曲。十二月神一元破宁塞据之，围靖边，陷柳树涧、保安等城。四年辛未正月御史吴赈饥。神一元陷保安，为官兵击败，死，弟一魁领其众。山西贼犯平阳，王嘉胤渡河，掠菜园沟。二月神一魁劫宁下，破庆阳、东关。宜君贼赵和尚等犯泾阳、三原、韩城、澄城。神一魁陷合水。三月副总兵曹文诏大破贼。孙继业、茹成名降。陕盗刘五、可天飞据鹿角城，混飞独行狼聚芦保岑分犯各县，陷武安华亭。王老虎围庄浪。宜君雒川盗起。四月神一魁降，余党郝临庵、刘六众数万恣掠。贼陷始兴。降贼不沾泥复攻米脂，巡抚洪承畴剿之，杀双翅虎，缚柴金龙以降。五月时榆林连旱四年，西安大荒。闯王虎、金翅鹏降，鹏即子顺侄成功也。延安贼赵四儿即点灯子掠韩城、泾阳，寻降。李应期诛降盗王子顺。满天星降，党二万人复叛去。贼陷中部。六月曹文诏击斩王嘉胤。嘉胤死，其党推王自用号紫金梁，其党有老犭回犭回、八金刚、闯王、闯将、八大王、扫地王、闯塌天、破甲锥、邢红狼、乱世王、混天王、显道神、乡里人、活地草等，分三十六营。州贼混天猴张孟金谋袭靖边，独行狼等犯合水。七月曹文诏大破贼。上天龙、马老虎、独行狼掠州，寻降。赵四儿渡山西，入沁水。贼陷中部。八月官兵斩庆阳刘六。山西贼入河北，犯济源。九月承畴擒赵四儿。神一魁复叛，其党黄友才斩以献。独头虎、满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恣掠宜雒。黄友才复叛。赵四儿党黑杀神起，又有过天星、蝎子块与紫金梁等共数十部。陕西贼陷宜川。十一月陕贼谭雄陷安塞，官军诱斩之。不沾泥张存孟陷安定。降丁混天猴勾盗陷甘泉，劫饷。十二月甘泉贼陷宜君、葭州。诸降盗复叛，攻绥德。献及罗汝才等九百人降洪承畴。五年壬申正月洪承畴、曹文诏等剿宁塞寇，几尽。西澳之捷，川兵来第一。官军斩黄友才。延绥贼伪为米商，陷宣君，复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永宁、蒲州。承畴击败贼，贼破华亭，扰庄。承畴破铁角城，斩可天飞，而郝临庵、独行狼亦就诛。二月盗夜入州。三月陷华亭。四月潮广流盗自兴国入江西秦和、吉安。七月山西贼陷大宁。八月紫金梁、老犭回犭回围窦庄，既而乞降，八大王、闯塌天不从，犯济源，陷温阳。九月山西贼破临县、豹山，据其城，又陷修武，焚掠武陟、辉县，围恒庆，贼尽向河北。官军与战，复入沁水。十月贼乔六自斩其魁降。十二月贼阎王虎据交城、文水。邢满州、上天龙据吴城、向阳，紫金梁入榆次，入寿阳。时乱世王遣其弟混天王乞降不得，陷霍垣，曲长子又陷辽州。赵和尚等斩其魁霍维端降。六年癸酉正月是年山陕大饥。贼阑入畿南西山，距顺德百里，分贼西犯上县、固关，南犯河北。二月贼踞林县，饥民相望起。三月蜀贼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丈关，绅张道擒满天星、闯王。四月贼陷平顺。五月河北贼陷涉县。六月命内竖卢九德等赴中州夹击。河北贼围汤阴、林辉、涉安，别贼自阳城、垣曲来，合于济源。山西贼陷和顺。七月山西贼陷乐平、永和、沁水。八月河北贼攻彰德。陕西贼攻庆德。九月张应昌获贼张有义，即一盏灯。十月山西河北贼二十四营渡河犯闵乡，陷浑池，分入河南、湖广、汉中、兴平。畿内贼至宁晋，掠南宫，走五台。十二月河南贼陷伊阳，卢氏掠汝州、浙川、内乡、光化、均州，犯南阳。湖广贼假进香陷郧西。湖广贼陷上津。陕贼陷镇安。延绥巡抚陈奇瑜击斩永宁关贼钻天哨、开山斧、一座城。七年甲戌正月大旱。降盗王刚、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挟赏，巡抚斩之。王之臣即豹五，通天柱，孝义土贼也。河南贼薄谷城，掠光化、新野，围均州，入夷陵。陕贼陷洵阳。兴安贼陷紫阳、平利、曰河，破凤县，入四川，陷迁安。楚贼陷房县、保康。犯信阳、邓州，败，奔商雒，与自成合陷澄城。寇平凉、州，旋与群贼出潼关。二月进陈奇瑜总督诛贼。三月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人相食。四月山西永宁民杀食父母。川贼复入陕，陷两当凤县。楚贼尽西奔汉中。五月洪承畴出援甘肃。陕别贼陷文县，再陷凤县、汉南。六月洪承畴等厄贼汉中，贼诈降，陈奇瑜信之，贼出险，复不可制。贼出栈道，陷麟游、永寿，陷同安。官军围闯于车箱峡，自缚乞降，奇瑜纵之，出复叛去。七月陷澄城，围洽阳，转寇平凉、州。八月豫贼谋袭汴。陕贼复陷陇州。贼先锋高杰降。闰八月河南大旱。陕贼陷灵台、崇信、白水、经州。九月贼二十营至函谷，陷扶风。豫贼入黄州、广济。十月河南扫地王趋江北，掠潜山、太湖宿松。别贼陷陈州、灵宝。楚贼趋显陵。总兵左光先击闯富平、高陵间。十一月逮奇喻。大寇聚秦中。江北贼陷英山，焚霍山。十二月陕西郧阳各告警，贼游兵东下常德。八年乙亥河南贼陷荥阳，屠汜水，又陷固。秦贼数十万出关，三分入晋，入豫，入楚。河南北贼三分，陷荥、汜，掠郑州，犯。贼集宛雒，闯独留秦平，众七八万。洪承畴败之，乞抚后复振，突出潼关。掠庐凤安庆。正月商州，围汝宁，掠归德。襄阳贼与女合十五营，数十万。河南贼复入汉中，陷宁羌。江北贼陷霍丘。陕西贼陷灵台。河南贼三分趋六安、凤阳、颍濮，陷颍州。陷凤阳，焚皇陵，恣抢三日，闯、献皆与。陷巢县，攻舒城，围六合。陷舒城、无为州。河南贼畏承畴兵，入潼关。河北贼满天星张大受向麻城，抵汉口。二月江北贼陷潜山、罗田。陷太湖，时豫秦晋楚江北皆多盗。与老犭回犭回西走商州。三月湖广盗陷麻城。村民擒斩黄大盗、爬天王。汉中贼陷宁羌。五月冬春之间，寇奔豫，奔楚，奔江北，至是悉萃于秦。六月曹文诏殉节。秦贼摇天动陷西和。秦贼陷澄城。八月命楚抚卢象总理讨贼。陷咸阳。商雒寇复入河南，犯卢氏。十月老犭回犭回陷陕州。翻山鹞降闯王渡河。十一月河南贼焚关厢而西，老犭回犭回犯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邓。秦贼一字王二十万、撞天王十七万犯闵乡、灵宝。整齐王败走偃巩、汝州，群贼大会于龙门白沙，营六十里，败入霍丘，逼凤阳。群贼再出潼关，大败。十二月闯王、曹操数十万围光州，屠之。汉中群贼会汉南。江北贼陷巢县、含山、和州。合诸贼围卢州，陷巢县、含山、和州、犯江浦。九年丙子正月总理卢象次凤阳诸兵。闯王、闯塌天、八大王、摇天动七贼数十万攻滁州，卢象、祖宽大败之，走凤阳，焚怀远。枣阳贼紫薇星陷怀远、灵壁，逼泗州。混天王伏诛。郎襄贼焚杀贼。江北贼陷萧县。陕贼陷麟游。滁贼败，突入沛县。河南别贼陷阌乡。闯王、扫地王、紫金梁二十四营攻除州不克，遂陷虞城。群贼大会于兰阳。合群贼围滁庐，象大挫之，窜河南。二月山西乱，人相食。贼陷周山、大湖。郧贼焚竹山。过天星败降，寻复劫掠。走庆阳、宁。三月河南饥，母烹其女。山西贼陷和顺，九条龙，张胖子陷谷城、官山、竹溪、房山，贼将黑杀神、飞山虎诛。闯王、蝎子块入汉中，犯巩昌北境。过天星复叛于延安，李自成、老犭回犭回、混十万自楚豫入商雒。诱别部当官军，自出延酉。六月犯朝邑，分隔米脂、延安、绥德、衣锦、书游。七月陕贼陷成县。孙传庭抓擒闯王高迎祥及刘哲杰等于京。老犭回犭回焚开封、西关。时群盗出没豫楚，散而复合。贼推自成为闯王，犯阶徽。九月京师警命象入卫。象去，贼休息襄郧，秋高乃出二十万，沿江而下烽及仪。寇至尉氏、登封、汝南。犯凤翔。十月河南寇陷襄城。汉南贼陷褒城。十年丁丑正月老犭回犭回趋桐城。老犭回犭回、整齐王、八大王兵败，分为四，犯庐江、舒城，分扰江北。时满天星侵商雒。李自成犯安西。过天星据陇。蝎子块勾西人。余楚贼尽在江北。别贼池河。犯泾阳、三原寇蕲黄，败于黄冈，复入江。北掠至仪真，寻西入楚。二月命陕抚孙传庭总理河南。左良玉连破贼，擒一条葱、新来虎。四月据阶成。闰四月天旱。老犭回犭回入营避暑六安，散入潜山、太湖。五月郧襄贼犯荆州，焚荆王坟园。七月江北贼陷六合，围天长。八月突入凤阳，掠器械，分往河南、泗州。十月过天星同李闯入蜀，混天王、蝎子块随之。偕过天星九股入蜀，陷宁羌、昭化、剑州、梓潼、江油、崇宁。十一月江北贼陷灵璧。十二月禁军大集襄阳。命洪承畴、孙传庭合剿。贼走郧西。十一年戊寅正月左良玉、陈洪范破贼郧西。败于郧西，再降于陈洪范。二月陕寇尽聚西川。陷庐溪。八月总督洪承畴报陕贼剿降尽，命出关。江北贼陷睢宁。曹操会过天星、托天王、十反王、整齐王、小秦王、混世王、整十万、革里眼于楚州，犯襄阳。洪承畴、孙传庭大破之，闯困潼关原仅十八骑，遂自蜀入楚依献，献不允。走商雒，依老犭回犭回营卧夜。半年授以百人，后谷房变，复同诸贼出文阶。十月京师警，召孙传庭、洪承畴入卫。曹操乞抚，操即罗汝才，分屯房竹。献亦就抚，屯谷地。十二月承畴改督辽蓟。十一年己卯二月革里眼、射塌天合混十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掠信阳、光山。三月群贼会固始，乃趋六安避夏。四月良玉再破射塌天，降之，即李万庆。五月献复叛于谷城。七月罗汝才九营复叛，献一贼合房县。八月大学士杨嗣昌督师讨贼。十月老犭回犭回、革里眼、左金王四股犯安庆、桐城，相持逾年。左金王即兰养成。十一月是年南京、河南、山东、山西旱饥。十三年庚辰二月罗汝才掠信阳，陷光州。被左良玉大破于玛瑙山，遁窜兴房。五月罗汝才、过天星七股入蜀，官军扼夔门。陷大昌，犯夔州。贺人龙生擒自来虎等，石女帅邀之，又斩东山虎。擒贼副塌天，贼入乾溪。罗过分道西行，率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连莺、关索走云阳。江北贼陷罗田。六月官军擒贼，赦其俘一杆枪，自来虎伍林为军锋。擒掠山虎，汝友之精锐殆尽。托天王堂安国降，遣抓地虎谕过天星。擒流金钟、金狗儿、滚地狼，又可天虎等降，降将杨旭、一只虎随官军追贼。入巫山隘。七月罗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连莺踞太宁。小秦王、金翅鹏降。汝才合于献。操与献合。八月赈河东、真定、山东、河南。过天星惠登相降。登相，青涧人。饥民聚太行山，所在蜂起。江北贼革左突霍大陷麻城、黄梅。河南郊县李际遇、申清邦、任辰、张鼎为盗，众五万。关索、王光恩、杨光南降。罗汝才之入蜀，九殷、整十万、扫地王、小秦王、金翅鹏、托天王、过天星、关索八股相继降。革左副凤阳。秦师大破贼蝎子块，诛。秦兵大破闯于函谷，部贼相继降，闯窜汉南，屡欲自经。会嗣昌以围帅必缺空武关一路，遂逃郧阳，得饥民数万，复大振。献、操陷大昌。十月老犭回犭回、革趋楚。降将扫地王张一川被献擒，另死。官军逼之，操、献陷剑州，走西川。十一月是年南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大旱。人相食，草木俱尽。是冬闯困ゾ、函，蝎子块死，满天星、张妙、邢家米及闯部大天王、镇天王、一条龙、小红狼、九良星相继请降，闯溃围出。河南上寇起。袁时中聚众数万，破开州。十二月困永宁，陷之，杀万安王采锜，土寇一斗谷等应之。陷宜阳，时得李岩为谋主。十四年辛己正月山东盗李廷实、李鼎铉陷高唐州，山东所在贼起。围河南府，叛兵迎之，城遂陷，福王遇害。八巴州大败官军于开县，复下夔门，走兴房山中。二月河南土寇陷新野，罗汝才与献自川入楚。河南土冠瓦<缶辛>子、一斗谷归闯，合攻开封。山东土冠逼东阿、汶上，革左伪降，旋叛。河南土寇孟三据河阴，官军断之。席卷子女玉帛入山，围开封，周王却之。袭破襄阳，害襄王，渡江，破樊城，陷当阳、郧县，又陷光州、新野，攻固始，再陷光州。革左在皖桐勾合之。献、操陷随州。三月嗣昌缢。陕督丁启睿督师。革左走麻城勾献。四月陷归德，牛金星降贼，荐宋献策。五月赦傅宗龙督陕兵讨贼。河南袁时中二十万窥凤、泗。泰安土寇十余万掠兖州，走邳州，焚掠犯徐州，至扬州南沙河店，毁漕船，入东平州丰县，徐州贼合之，东平贼李青山屯梁山。贺人龙破闯于灵峡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时闯众五十万，曹操复与合，众益强。献贼败归之，复去。破傅宗龙军，遂陷项城，分贼屠商水、扶沟。闯操合陷叶县，刘国能死陷泌阳。献回，革左、自霍太来会。左良玉于郾城陷襄城。六月两京、河南、山东、浙江蝗旱，多饥盗。左革陷宿松、英山。被左师败于南阳，西走。与操合，陷信阳、沁阳，走随州。七月陷潜山，围麻城。围郧阳。陷郧西忤于献，北走与闯合。献破郧兵，有众数十万。八月掠信阳，左帅大败之，负重创遁山中，仅数百人。九月罗汝才自南阳趋邓浙，合闯。献大败奔犭回，革左同入霍山拒守。因操以奔自成，自成将杀之，东走与犭回、革入霍山。十月太监刘元斌、卢九德率兵追贼。献率犭回、革左、自霍大会闯于河南。合六营复攻舒城。十一月降将李万庆没于贼。复陷襄城，杀陕抚汪乔年。围南阳，陷之，唐王遇害。十二月陷洧州、许州、长葛、鄢陵，合操陷禹州，徽王遇害。再围开封，陈永福射中闯左目。十五年壬午正月起孙传庭督陕兵讨贼。山东李青山就擒，诛。左革陷潜山、巢县。攻开封。陷亳州。二月左革陷全椒。闯、操合群盗八十万围陈州，屠之。陷睢。州、太康。令犭回、革复攻舒城。三月左革、犭回五股合献攻六安，袁时中会之，旋合于闯。围归德，陷之，陷宁陵、考城。操三攻开封，大破援兵。四月传庭斩贺。陷之，袁时中以贼合陷六安。五月革贼陷无为州。袭破庐州。六月革左复入六安英霍山中。革贼入舒城。陷卢江。七月革贼毁庐州城。八月革左、犭回掠信阳，出麻城，会献、时中，突入萧县。合水陆贼五十六营于皖江，复陷六安，谋入金陵。九月老犭回犭回分兵犯芜湖、桐安，革左犯颍州，旋合闯。决河灌开封。候恂督师河上，推官黄澍以舟迎周王北渡。走潜山，黄德功大败之，腹心妇竖俱尽。十月诛刘元斌。败官军于南阳。屠南阳，闯、操合趋汝宁。再被刘良佐败于安庆，走蕲水。十一月袁时中合于闯。游贼窥怀庆，欲北渡。闰十一月河南土寇蜂起，李好、孙学礼、李际遇各数万。合诸贼围汝宁，屠之。向襄阳，掠崇王由贵等以行。屠桐城，陷无为州、黄梅、大湖。十二月袁时中东犯凤皖荆州，迎贼。左良玉避贼，贼陷襄，分贼陷夷陵、宜城、荆门，向荆州，遣老犭回犭回据夷陵以犯澧。十六年癸未正月左良玉避贼东下。流士叛兵自贵、小秦王、托塔王、刘公子、混江龙、管泰山俱冒左军劫掠。陷承天，犯显陵，分贼陷潜江、京山，攻德安，陷云梦。入黄陂，屠之，陷景陵。陂广济，袭蕲州，陷蕲水，陷黄州，称西王陷罗田。二月湖广土冠陷澧州、常德，又陷武冈，杀岷王。诸蛮獠皆伺衅，土寇勾引攻掠，尽归闯。遣贼陷麻城，攻陕县，陷之。三月闯袭杀革里眼、左金玉，并其众，革即贺一龙。罗汝才为闯攻郧阳。澧州土寇勾闯陷常德辰岳诸府相继陷。闯袭杀革左并其众屠蕲州且尽破蕲水，驱美女以彝城。四月闯杀汝才。汝才号曹操，初录高迎祥，后合献，又合闯。杀曹操，攻郧阳，陷保康，入禹州。攻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中，杀之并其众。五月闯攻杀袁时中。老犭回犭回降闯，为所部，即马守应。自后止闯、献两大贼。破汉阳，陷武昌，沉楚王，屠楚宗，尽驱民于江。六月大造战舰于荆襄，遣老犭回犭回攻常德，闯谋自王于荆。众五六万，每一兵后二十余人，凡百万人。闯留贼守襄阳，率精税住河南，与官军战，大败，奔襄城，谋据关。七月官军迫之贼四渡。陷咸宁、蒲圻，向岳州，三败，悉二十万众围陷之。陷长湘潭，又陷衡州、永州，破宝庆、常德，分贼入广西全州，犯江西袁州。献归长沙，陷萍乡。徇攸县、分宜。十月一只虎陷阙乡，陷潼关，孙传庭阵亡。陷华阴，屠渭南，陷州，屠商州，陷临潼，陷西安。分贼掠商延、中部。陷延安，屠凤翔，陷榆林，屠之，捣宁夏，三边俱没，屠庆阳，传檄定河南西境。十二月遣贼入汉中，不克。前锋渡河，入山西，陷平阳，杀西河王等三百人，遣贼陷甘州。十七年甲申正月称王于西安，僭号大顺，改元永昌，通好献贼。自岳阳北渡，步骑数十万入夔州。二月徇山西平阳州县，破太原，执晋王，犯大同，杀代王，宗室殆尽。入屠庸真，保定、大名皆不守。贼在万县阻小涨三阅月。三月十九日崇祯帝缢于煤山。后殉朝臣死节。陷京师。吴三桂乞本朝大兵。四月皇清大兵破贼。闯迎战永平，大败于一片石。走京师，称帝，西走真定。五月败定州，中流矢，闯杀李岩。自井陉走平阳，走韩城，益发兵陷汉中。六月复遣贼出潼关，掠河南，又遣贼略四川保宁。入涪州，陷重庆，瑞王阖宫被害。八月伪立祖祢庙于西安，驻韩城，日恣屠戮。十月陷成都，署王阖宫被害。十一月蜀诸郡讨贼兵起。称西王，改元大顺。十二月自七月至是，成都属邑之人俱被杀尽。顺治二年乙酉二月本朝大兵破潼关，闯走蓝田、武关，入襄阳，奔辰州，将合献。三月左良玉死，左梦庚兵东下。向武昌，居五十日，谋夺舟南下，取宣歙。四月走咸宁、蒲圻，过通城川湖，何腾蛟攻之，走至罗公山，村民诛之。本朝大兵至汉中，疾驰五昼夜至盐亭，射中献，擒斩之，其党溃入滇黔。

李自成米脂人，张献忠肤施人，俱生于万历三十四年，二贼同庚，后四年，明烈帝生。（《翦寇录》）

闯贼父守中祷子于华山，梦神以破军星为之子，生自成呼为黄来儿。闯贼之祸，与黄巢大相类，黄巢播虐遍天下，后掘其祖墓，斩黄兽而巢灭。自成破雒后，声势日益张，朝廷密下秦抚汪乔年图之。米脂令边大受执自成族人，拷得其瘗地，入万山中二百里，有李氏村，村旁聚葬十六冢中，一冢始祖也。相传穴为仙人所定，有铁灯，架醮火圹中，曰铁灯不灭，李氏兴。发之，有蝼蚁数石，火光尚荧荧然。断其棺，骨青黑色，毛骨被体而黄。脑后穴如钱大，中盘赤蛇，长三四寸，有角。见日而飞，高丈许，以目迎日色而吞咋者六七，顾眼射日，尚未开，反而仍伏。乔年殛肤骨并蛇，腊之以闻，后矢著闯目，举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成，亦与巢同一结局。（《贞胜纪》）

李自成妻韩氏，故倡也，县役盖君禄与之通。自成杀淫者，偕李过亡命甘州。后妻邢氏，又与高杰通，高杰窃之以降。潼关原之败，妻女为官军得。张献忠玛瑙山之败，妻女九人，被擒者七，淫掠之报，已见当身矣。（《溶集》）

流寇所至，必先有鸟集如鸭，此鬼之先见也。（《政余笔录》）

多盗之乡，妇子望夕阳则反锁，走陌莱间睡熟，率为狼啮足，或负儿女去。（《怡曝堂集》）

献贼少从军，隶总兵王威，犯淫掠当斩，别将陈洪范来谒，力救之。威不得已，斩其党十七人，鞭献忠百，免亡关中为盗。献忠天性凶黠，然进思旧恩，每饭必祝之，数语其下曰："陈总兵活我。"刻旃檀为洪范像，事之。后知官军中有陈将军，喜曰："此岂吾恩人耶？"讠之良是，乃选名姝，赍美珠文币以进曰："献忠向蒙公一言以免，有大恩不及报，公岂遂忘之耶？今遇于此，天也，愿率所部降，随马足自效。"降后，熊文灿抚驭失宜，复叛去。（《绥史》）

流寇初起，三边总督杨鹤独主抚贼，出险，遂横不可制，是流贼之祸，鹤始之也。闯贼将擒，督师大学士杨嗣昌谓围师必阙，漫开函谷一道，闯逸出，遂毒不可收，是流贼之祸，昌终之也。前后误国，可谓是父是子。夫兵法变化入神，岂容拘泥？先设三伏，然后开围，如盛彦师之歼李密，庶乎可也。若嗣昌直是解纲纵虎，岂合阴符？（《啸虹笔记》）

杨鹤之于神一魁，给赏花红，鼓乐迎导，索副则予以官，求安插则定其境，奉之惟恐不及。有潼关道胡其俊者，贼独头虎已出其境，追送九十万钱，名曰馈赆。又因其索酒篝梁肉，传致给之。当贼初起，轻胡廷晏之安坐不击，谓此吾省城贤主人，关中传以为笑。（《绥史》）

中部城南有桥山，松柏甚茂，为黄帝葬衣冠处。隆坊斗大一城，上仅容趾，民丁不满二百。吴御史至，激劝守城，又捐俸为浚濠堡。驻公馆颓屋三楹，日夜坐卧一破桌上，天雨则枕衾皆濡，所从门书几十五人，与同居处。炮火箭镞，时时照射，城中誓必死，以励将士，九月始复中部，擒首献俘。（《忆记》）

秦寇半出官兵，官兵与战，率皆其识面亲邻，矢石间相与语言，有泣下者。贼辄遗所掠牛驴，及老幼病残胁从之人，恣官兵俘杀报功，谓之打活仗。（同上）

甲戌晋中有三大伙贼，一名活地草贺宗汉，一名显道神高加讨，一名乡襄人刘浩然，各以千万计，屯聚汾相平阳要害。前抚院抚之，给予廪饷，岁费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钱累万，而实分投出境，焚掠如故。（同上）

永乐既都北京，令山东、河南、江北诸郡卫所各军，春秋两班，赴京部科点验，发京营一体操练，以习军士之劳，省征调之烦，壮京师之卫，备边隘之防，法甚善也。其后分发近边筑工，折其半纳班价矣。又其后皂亲驸马侯伯有坟工，辄乞恩请班军，以数千计，皆折价入橐矣。领班官岁敛军士金钱入京，募人应点，本军遂不赴京，大失祖宗之意。崇祯末年，流寇纷起，上屡行停免，而地方残破，军人十忘八九。（同上）

清涧孟长更于本处石油寺，日则读书，夜则点灯抄写。乡人讹传长更在石油寺，若黄巢造兵书作反。长更不能自白，恐官司捕之，遂倡众作乱，众号点灯子，或曰点灯子，即赵四儿。（《寇志》）

乙亥正月，吴御史密谕安插官龚能访诸贼名号，各营可用，间得其平日相疑情状，乃手书朱帖，谕某有私禀，欲杀某出献，时不可失，虚爵赏以待久矣。如是者数封，令误投其营，果猜惧。一日有手提渠贼刘浩然首级，赴辕门报明者，给重赏，营众骇散，分投活地草、显道神营者甚伙。复为问牒，谕道神营，言顷报功者已给殊赏，尔营亦多有其人。又言某欲图谋出降状。显道神大疑，于二月离巢出掠，率众东下。乃悬重赏犒军，出师追至忻代山中，贼首持大枣棍，立马大呼曰：“我显道神也，敢来决战。”虎大威一箭正中其喉，仆马获擒，诸贼披靡。杀七百余级凯旋。显道神死，舁至忻州，验其状果狰狞，所持枣棍重三十余斤，长九尺。军士言：马上舞之，若猛兽扑人，锐不可当，往日与战，为所击毙者甚多。（《记忆》）

乙亥交城县北皆山，东连太原，西接边徼，盗贼出没不测，兵至则遁，路险不可穷追。乃檄赵民怀追剿近边一带土贼，而疏请耀薛敏忠交城守备，于山中要害处达堡砦领兵守之。贼出没皆在吾两眼中，发兵追击，多擒获者，贼不获逞。（同上）

交山贼胎芽于此，延至国初，姜壤叛乱，流毒千里，几数十年。余奉诏剿杀，另具《交山平寇传》中。

河南流贼张甚，谋欲渡晋，吴檄县道与将领分泛严防，兵不足，节以沿河一带村民，给衣甲旗帜，往来上下不绝。贼望之，皆以为兵。除夕语众军曰：“年节恐军士酣饮离次，为贼所窥，此数日夜更宜严惕，过此无虞矣。”贼果是夜呼噪至，我军寂然，度相逼，则发炮击之，伤者甚众，至明乃止。次日贼遍满山谷，然终不得渡。（同上）

流贼破凤阳，杀戮之惨，天地为黑。有缚人之夫与父，而淫其妻女，然后杀之者。有驱人之父，淫其女以为戏，而后杀之者。甚至裸孕妇于前，共卜其腹中男女，剖而验之以为戏；一试不已，至再至三者。又甚至以大锅煮油，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孩子于内，观其跳跃啼号，以为乐者。又甚至缚人于地，生刳其腹，实以米豆，牵群马而争饲之。取人之血，和米麦为粥，以喂马驴，使之腹壮而能冲敌者。所掳人子女百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而去。或杀人而间以芦苇薪木堆城下，纵火焚之，令秽气烟焰，薰逼城上，守兵立仆。（《明季遗闻》）

贼陷凤阳，凤阳无城郭，贼大至，留守朱国相，千户陈宏祖、陈其忠巷战死。贼焚皇陵，楼殿为烬，燔松三十万株，杀守陵太监六十余人。纵高墙罪宗九十一人，焚留守分司府厅五百九十四间，焚鼓楼龙兴寺六十七间，毁民房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二间。杀知府颜容暄等官六员，失印二伙，武官失印二十伙。杀武官四十一人，杀生员六十六名，陵墙班军二千二百八十四名，高墙军一百九十六名，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操军八百余名。贼渠列帜，自称古元真龙皇帝，恣掠二日。太监卢九德，总兵杨御蕃以川兵三千救凤阳，南京兵亦至。贼奔，以筵{专}卜于神祠，不利，刳神像而去，趋庐州。（《寇志》）

贼围六合，聚稚子百十，环木焚之，听其哀号，以为笑乐。又裸妇人数千，詈于城下，少有愧阻，即磔之，攻三日而去。（同上）

贼颍颍州，时州人之为守御者甚豫。有韩进士者，别业在城外，一楼高可瞰城，众议去之，韩不可。及贼至登楼，雨射城上，故城守者一隅缺，贼坎而登，城遂陷。然韩父母妻子亦皆见屠，明季进士势重可笑。（《太白剑》）

徐太史致觉、铨部致章兄弟为诸生时，贼破城，大徐抱幼女匿城上窝铺，饿一日矣。忽贼入民楼，掳财物，得一囊，乃面饼也，怒而掷城上，遂得食不死。次日闻贼稍归营，急出城，一贼则已尾之，踉跄奔空宅中，入床下。忽又一人入，大徐方惧，旋闻其人惨号声，贼已乱槊刺其人死。乃知亦为贼所逐，逃床下求免，贼刺之，误以为即大徐也，遂得免。小徐遇贼，急跃入城河，贼以矛刺其喉，仅离寸许，不中。贼湾其身欲中之，则岸崩若将陷状，如是数四。贼以不能刺徐也，惭甚而去，小徐复登岸走，遂免。（《棣园夜话》）

庐州城下一丐者，猝遇贼，即投身火水中。一贼怪其人不出，为绕水俟之。丐忽跃起，掣贼足入水；贼仓卒莫知所为，竟死丐手。太守吴公赏之，旌为奇功。（《太白剑》）

贼将入桐城时，火光连数十里。一老人通不经意，贼至自扶杖出见，与絮语平生穷苦状，谓不足备主人。贼笑曰："汝苦若此，何必久住世间为？"笑而杀之。又一翁赴其戚属家，其家方汹汹出避，翁骂曰："汝曹一出此室，立碎矣，正当需乃公，为而居守。"其家避未竟而贼至，翁立见杀。（同上）

乙亥贼逼桐城，营城东，及夜城上炮如号，贼诫其属曰："趁此少睡，但听城上声息或偶寂，须急起作备。"近日又言若遇数十人，或百人，则直前薄之，彼一人动，众立乱矣。若七八人或十数人，则谨避之，此必骨肉肝膈之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死者。两语皆拔自贼中者言之，其用意颇入微。（同上）

乙亥贼破桐城时，尝晨持一美妇，磔之东门桥头，时乘城者俱见之。后拔自贼中者言，此妇以先一夕见贼，贼欲污之，妇怒取案上酒盂提破贼，而贼恨之，不令速死。其磔必于东门桥，欲众辱之。（同上）

邑陶冲驿之侧，妇某氏，当仓卒时，与其田主妇数辈，同匿一空室。其主人妇贤，妇素德之。亡何，望见贼骑至，众皆泣。某氏曰："无恐，第明日收我尸于某处耳。"因独出门，若将他奔者，贼执之，问内有人否，妇曰："无之。"又问此间有骡马何处，妇对某家有之，贼令为导行。少顷至所约死处，度室中诸人已得脱，乃曰："我一女子，何知骡马处？"因具道所以。一贼颇义之，又一贼竟刃击之。明日觅者至，尚能少作声，始死。又贼至小龙时，居民迫渡一水，折其桥。贼至，掳得予家一人曰某者，令治桥。某曰："我一人活，将众人死乎？"遂遇害。（《孑遗录》）

贼丁丑之趣桐城也，大众尽奔，有刘道者，年七十，独身当栅门，横矛大呼，白髭尽张如胃磔。贼数十骑不敢前，更回马从他道以入。道从容还，负其店主人一老媪，走匿舍后山，从山顶望尘起，尤啮齿顿足，其气直欲吞贼，世何尝无壮士哉？是为正月十日，予以是夕奔侠山，予房弟兆已先在。予曰："贼易与耳，但乡人积为威劫，若夜扰之，必得所欲。"兆曰："诺。"明日往见所善伍生，议皆合，少年多愿从者。遂前迹贼，得之王氏宅，时贼醉且就睡矣。而所将诸少年，胆中怯，未至贼百步许，辄大噪。贼仓卒得为备，然两生尤前斗，凡杀马十余匹，贼被枪者数人。自是贼气少折，每经里中，辄相戒备两生。（《太白剑》）

甲寅三藩反，饶寇起，徽州惶扰。余祖籍世居休宁，予入城议屯练为御贼计，梗议者反焚舆碎伞。余村名旧市，自屯练约五百人，贼破休邑，独不敢过旧市。

献贼及革里眼、老犭回犭回、左金王诸贼，屯应霍间，四十八寨。掳掠男妇，有逃者获回，捆马上，游各寨遍，人各加以刀箭，乃杀死。（《鹏升集》）

有张席之者，运司吏也，阴贼善谋，所交遍群不逞，又工术数。一日方食，忽放箸曰："事发矣！"亡何，南部捕牒至而张已亡，及贼犯中都广陵，获二牒云："为张王所使，通约龚徐两家者。"张即席之也。于是众始知席之去为贼吏，因捕得龚徐两家，皆伏法。所谓龚徐者，龚十三、十四、徐二咸也。十三浙之龙游人，以拳勇知名，常白昼杀珠贾，人不敢诘。其弟十四亦强有力，遇事辄为前锋。此两人横广陵中二十年，所居华屋美姬，视公卿家。二咸者，本泰州诸生，从泰来家运司之侧，与十三兄弟为死友。每图一事，龚以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徐以狡，其力能作使诸恶少及衙门用事者，无所不极意。至是闻贼且逼，徐忽操小船泊江渚，十三兄弟部所党弄兵，倡言备兵，实谋应贼也。盖三人皆故交席之，非前觉，事不可知矣。然徐奴视其父，父常讼之官，官不问。节妇宋氏，有殊色。徐计夺其节，妇自杀，官亦不问。又领司吏某家，见其女，属媒致意；时女已许字人，吏惧，买他女似女者以献。徐久觉其诈，中以危法，此官为中之也，又不止不问而已。最后夺诸生某之妓，主愤甚，实其恶于学使者凡款百余，仅从薄罚，妓终不返。十三常冒比部舍人檄征浙宪千锾，事觉系狱，杀其狱卒以逃。及后来广陵，人皆知之，直指使者亦常少逮治之，不竟也。（《太白剑》）

尝行定远道中，遇押送宗人入高墙者楚藩也。凡男女二十人，入一小轿，其小如棺，横木贯之，以拦其胸。旁为小孔，通饮食。有一人从孔中告饥甚哀，送者怒，立起碎轿，执其人捶之，至脑裂胁折而死，弃之去。盖一马奴与同来甚久者，心痛其事，为人言之。又时行李止一肩，二十人共之，问其故，盖所资甚富，所经有司递送，用夫数十人。因过某钞关，榷关者某主事，心涎焉，以搜获夹带禁物为名，遂尽有之。尤可怪者，流贼犯中都时，独不犯此墙。（同上）

盱眙令蒋佳祯，西粤人也。盱眙故无城，贼间至，令送其母渡河，置泗州，与诀曰："儿不得为母有矣！"谒直指以印付之，直指雅知令贤，挽其行。令奋曰："佳祯受命天子，令盱眙，盱眙之外无寸土，是令死地也。"遽拂袖去。所素团练乡兵若干人，望见令渡河归，皆冒死来听命，遂共前击贼。贼见其有必死意，颇畏之，且前且却。令自度终不免，问其下曰："邑百姓逃尽乎？"曰："尽矣。"令太息曰："吾民幸免，若等可即散。"独一门子、一皂隶痛哭不忍舍，卒共赴敌死。令既死，其民哭之，如哭其私，今祠之。（《志忠传》）

林闻顶云："凤阳自兵火之后，十载不闻鸡声。"郝炯卿亦云："六安州男子俱无右手，诚可恨也！"（《怡曝堂集》）

六合再破时，寇聚众将坑之。忽有令免死，人断一手。争先伸臂，无言痛者。（同上）

贼最畏总兵曹文诏，其兄子标将曹变蛟，更骁勇，时为之谣曰："军中有一曹，流贼闻之心胆摇。"文诏自隶马世龙麾下为军锋，入秦。四年春，击贼栗园，大胜，又克河曲，斩贼一千五百余。六月斩王嘉胤。是年冬歼点灯子。五年春，击杀可天飞、郝临庵、独行狼，八月又败贼甘泉。六年春，斩代贼千五百级，又败贼榆杜，又斩阳城贼千余级。乃因小故，陷以他事落职。二年及复予官职，气益锐，虽屡立功，八年五月，卒战死于真宁，贼遂益无所惮。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弟文耀阵没忻州，变蛟亦善战多功，后松山不食死，一门没王事，曹氏称最。（《怀秋集》）

熊文灿庸鄙无能，驻节襄阳，于后圃种蔬，日用数十人灌溉。时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灿批文云：“园蔬茁茂，禾苗何以独枯？不过奸民为逋粮地耳。”左良玉谋于巡按林铭球，巡道王瑞旃欲诱执张献忠。文灿曰：“杀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营于城内。（《明季遗闻》）

庐江某氏兄弟，梦其祖曰：“寇至矣，急买某空宅，当免难。”如其言，仅存门楼而已。寇至，兄弟避其地，四顾无藏身处，登门楼，各卧板上。贼屠城，以枪击板，尘扑目，仰见板中裂漏天光曰：“无人。”遂去，后兄弟皆贵显。（《棣园夜话》）

曾于苏州遇一老，自言少年一斗粟劫入帐中，攻某城，掘堑七层。众贼方患无策，一斗粟令曰：“限来日午时破城。”城上人闻且笑之。次早驱新降官兵数万为前锋，贼自后逼之，挤人马填一堑，又渡一堑，比破城，日方午。（《啸虹笔记》）

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有勇力。自成尝离其大营，偕宗敏步入道旁丛祠中，惟孩儿军张鼐者从，贼中所称小张侯也。自成知宗敏亦有归命意，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盍卜之于神，吉即从我，不则亟杀我以降。”宗敏曰：“诺。”纳其刀于腰，再拜三投之，皆吉，起而杀其两妻曰：“吾今死生从若矣。”军中将士亦有杀妻子愿从者。（《绥史》）

当戊寅之冬，谷人亲见李自成以兵败，从数十骑过谷城。献忠与之饮酒，半酣，献忠抚其背曰：“李兄盍亦从我降而仆仆奔走乎？”时献忠已有异志，自成仰而嘻曰：“不可。”献忠乃资其衣马以去。谷人皆以之尤文灿曰：“若使主兵者调度得，宜彼且缚交通规则自效矣。”（同上）

玛瑙山之战，献忠妻敖氏高氏被获，而高氏手提一婴儿，诸将盛为之饰，欲以居奇，能得献忠要领。阁部杨嗣昌处之襄阳狱中，并其党潘独鳌及前所执敖氏之兄，与养子惠二者，同系襄阳狱。襄阳太守王承曾年少佻易，每晚囚薄呼名，悦敖氏高氏之艳，托以问贼中事，笑语颇洽。狱吏多与贼通者，潘独鳌等得以脱桎梏，饲酒肉，往来不复禁，防御颇疏。嗣昌以献忠飘忽，常移文为戒。承曾笑曰：“是讵能飞去耶？”未几献贼破襄阳，潘独鳌毁狴户，偕敖氏高氏出。（同上）

献贼有美僮名子孩子，时年十八，技武绝伦。常与黄靖南对阵，甫出战，僮遽飞矢中其手，黄几败阵。怒甚，伏兵擒之，爱其勇，欲令降，僮不应。侯笑曰：“闻贼夜卧汝腹上，本镇亦能抚汝，何不速降？”僮坚不允，绝其食死。（《柳轩丛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翁尝游曹州，述二事：其一有诸生行市上，为一少年挤之泥中，生怒叱之。明日少年将数人，缚生于途，更抵生家，召其妻子曰：“令汝好作诀。”遂杀生，四分其尸，复与其家约，不得哭，及成服，犯者视此，其家谨如约。其一有召两人佣工者，佣始难之，至则令掘地为坎，坎成，语佣曰：“此汝两人卧处。”遂生瘞之。（《太白剑》）

杨一鹤为成都推官，登峨嵋山，有僧踞佛坐，睨杨而笑曰：“汝犹记下地时，行路远归，哭数日夜，吾抚其顶而止耶？”杨追忆儿时语，大惊，礼拜；临别嘱曰：“我凤阳人，三十年后，见汝于淮上。”杨之为淮督也，得贼信，治文书亟，而僧薄暮击军门鼓，称峨嵋万世尊致书于杨。迟以诘朝请见，僧大诧曰：“过今夕不及救矣！”质明索之，不知所在，发函得七言诗四首，其一劝早遁，二则西市语也，三四为国亡谶。杨临死合掌，称“好师傅”。（《诛巢新编》）

大康伯张国纪之祭告凤阳祖陵也，于乙亥九月初十日，从黄河舟行，路经单县，为牟文绶戏下将官。吴尚文等二千人，白昼陈兵遮阻口，索过关银一百两。国纪不从，众兵毁弃钦颁香帛，杀死水手校尉多人。（《绥史》）

钦天监博士杨永裕投贼，自诩有异术，能任自成取天下，请发献王梓宫。俄大声起山谷如雷，惧而止，分兵掠潜江京山诸县。（同上）

近山盖楼如堡，内穿大井，积天石，周填以土十尺，四穿炮眼。上下用壮士二三十名守之，衣食堵御之具，无不备。楼旁无附丽，虽大富贵家，其内人皆抱孩赤，挈壶饼，梯以上下。贼过而睨之，率勿攻，攻亦不利，频年御寇死守。（《怡曝堂集》）

贼沿江下，将至荆州，有某总兵病，其子督兵，前锋步卒五十人过城下，见城尽闭，向沙市呼曰：“予官兵也，饭我，当为杀贼。”父老渡小舟送米来，步卒以铁兜牟为炊，人挟弩矢百，皆傅毒药。既饱食，父老去，悉伏狭道葭蒹中，两岸皆深水。贼早过往劫新市，嘿纪其队数。已而日将西，贼皆厚获返，或挟女子马上，或衣红歌笑。回营指城上道府诟骂，复从狭道归将尽，只剩一队五十人，曰可出矣，排狭道上，五人为队，既发矢，后五人复前，毒弩乱射如雨。贼渠百人，人马尽死水中。贼讶其渠久不归，拔营去。官军开啦逐之，只柴烟系帜，树杪悬羊击鼓而已。是役也，以步卒五十，杀贼渠百，某总兵得奇功。（《啸虹笔记》）

襄阳监司与某郡守城外江上募军，有一舞双刀者，刀法精妙，但见一片白影，不见其人。监司甚喜，欲与双粮。郡守叱曰：“尔大胆，敢欺本府乎？尔优人也，曾于某时，本府署中扮剧非耶？刀法乃花拳，何济实用？”其人惶遽退。一人携一长竹插于地，自下而升至顶，于竹上舞棍；观者方呼噪，竹忽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人飞身十数丈，舞棍不息。人携一小伞，一大扇，平步到江岸，张其伞扇，踹水面如实地。监司击节，皆与骑粮。郡守曰：“良是，但欲先带回署，授以策略，然后用之。”监司许诺，郡守带署中，严刑拷掠，搜其身，得贼札付，果流贼谍也，立毙之杖下。（同上）

豫抚常道立招抚闯塌天等，闯塌天本名刘国能，性至孝，就抚乃奉其母命也。庚寅六月，左师遗之围献于玛瑙山，献食尽，分兵抄粮，不得者杀之，贼卒多降。左使国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岁，自解所带小刀刎死。过天星即惠登相，亦贼中最悍者也，后降官兵。乙酉左师能将之前行，诈称粮至，献开营延入，国能大破之，擒其妻孥，与徐以显、潘独鳌等，送襄阳狱。后守叶，闯贼破城南下，登相犹大斥其非，不肯从。（《知寇子》）

流寇六股围黄陂，令李鉴闭城坚守。城内半徽民，李令徽民出油米，使民守陴。每陴燃二炬，五人守，每一更，令一人睥睨，互易至晓。善鸟铳若仅七人，分守各城，铳无虚发。命诸生监时临城巡警，多设黄伞帜于城头，若尊官者然。夜巡城以杖击地，作挞人状，夜行面生者，辄擒之。贼知守备严，且无内间，围半月，皆引去。（《罗他山记》）

汉口两岸村落，各二十里，商舶千艘，女妓千余班，箫鼓彻夜不绝，流寇至，无一存者。（《政余笔录》）

文水公日记，流贼破汉口，尽驱而陷之江，江水为塞。予母舅江伯宣死于难，尸无存。

河北之谣曰：“邺台复邺台，曹操再出来。”贼罗汝才自号曹操，而天下大乱。（《异录》）

李自成困车箱峡，几成擒矣，诈降陈奇瑜。瑜轻贼，心诧大功可立，许之。贼一出栈道，放手杀掠，复不可制。噫！献贼之降而复叛，误于熊文灿，闯贼之诈降而叛，误于陈奇瑜。参之肉其足食乎？（《债侠志》）

献忠初为小贼，号黄虎，后为贼帅，称八大王。尝伪为官兵，驻南阳之东关，以诈取宛城；门未启，而左良玉适至，疑而召之，献窘逸去。良玉同副将罗岱追及，射之，矢着其眉心，又射贯其左手中指于弓靶上。两马相及，良玉抽刀劈其面，血流被甲；孙可望力前格之，得逸，逃至府城。左追剿之，一昼夜行七百里，至谷城又破之，乃降文灿。献忠在谷城，尝指其瘢语人曰：“此左将军南阳时创我也。”（《鸡窗剩言》）

闯贼初攻汴梁，相传为总兵陈永福之子，射一箭伤目。献贼败，为豫将罗岱射之中额，然献贼因是时降，而永福至癸未年，竟降闯。（《雅堂集跋语》）

十四年正月，闯破洛阳，杀福王荐于俎，杂鹿血和酒饮之曰：“福禄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月献贼破襄阳，襄王被执。献忠坐玉堂下，属之酒曰：“吾欲断杨嗣昌头，嗣昌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去，王其努力尽此酒。”遂害之。二藩同时陷殁，最为惨酷，贼锋益炽。（《知寇子》）

福王神宗爱子，母郑贵妃专宠，就国日，海内全盛。上所遣税使矿使数十人，月有奉，日有进。广南明珠，滇黔丹砂，空青宝石，豫章磁，陕西异织文毳，蜀重锦，齐楚金矿银矿，他搜括嬴羡亿万计。各人主私财，入贵妃掌握，拟斥十之九以资王，富厚甲天下。及贼逼，援兵之过洛者，口语藉藉，或詈道中曰：“王府金钱百万，厌梁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南大司马吕维祺在城中苦劝王，王不为动。未几洛阳破，王之血肉，且为闯之福禄酒，况财宝乎？贼入王府，珠玉货赂山积，装缣囊负任，以入卢氏山中，发王府中及仓粟，大赈饥民。（《绥史》）

开县之败，贼尽出蜀入楚，献贼至当阳，令汝才与郧治相持。自以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未抵襄阳，先遣刘兴秀等二十八骑，伪为官军，持军符令箭，日晡叩城门曰：“督府调兵。”守者合符信，启关入，夜半从中起，放机桥，纳贼众，城陷。（《知寇子》）

十二月陷承天，贼遣伪将王克生掘显陵求宝。伪阳武知州张联奎多备锹锄，献策求欢。贼方举事，风雷大作，昼晦。联奎见金甲将手持金瓜，当顶一击，即昏迷跌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联奎宣城诸生，其妻何氏，因以貌，都为贼所执，守节不从，慷慨遇难者也。克生去不知所在，众贼惊散，闯大惧，遂不敢动。（《明季近闻》）

献贼犯汉阳甚急，武昌贺相逢圣因长吏徐学颜入见楚王计事。王命中人出高皇帝分封时金裹交椅一曰：“此可佐军，他无有。”逢圣哭而出。贼至，王被俘而沉之江，妃自杀。献忠见库金百万，欢曰：“有如此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也！”（同上）

武昌未破前一月，有异人呼于市曰：“一群猪，屠伯至矣。”楚宗最横，遇乱亦最酷。（《异录》）

贼破黄梅，焚掠惨甚，余家世业，俱为流贼劫烧一空。先一日援剿将官，邀余孙时朗及曾孙承祖出城饮，得保其命，典中死者五人，可知明季兵与贼未常不相通也。（《先曾祖日记》）

闯贼三围汴梁，城中饥甚，推官黄澍以闭籴，日斩米侩于市。一日署中马死，命分肉，内丁人一斤。有悍仆欲倍之，分者不允，怒曰：“会须啖汝肝脑。”分者笑曰：“好兄弟，奈何一至是？”割二解掷与之，悍仆低头拾取，分肉者遽起，砍其头，死，众仆即前，欲分其尸为食。澍闻之，对天跪曰：“速杀我，分饱汝侪腹。”众乃惶怖谢罪，遂埋悍者尸，不许食。又澍内人方食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包，忽见人指头，惊发病死。（《啸虹笔记》）

汴京有散人褚生，精数术，言不可晓，事后辄奇中。前一年，别所知，将自沉于河，力挽之，不肯止，笑曰：“明年今月今日，此中人尽如我。”人咸怪其狂愚，已而果验。（《绥史》）

崇祯壬午，寇围大梁，张举人林宗劝当事密檄左良玉趋大梁，背北城而陈，通黄河一线以为饷道。又当令陈永福兵列城外，勿听入，入则城中饷竭，势且民与兵俱尽，皆不听。寇暂却，或讽之曰：“盍去诸？”林宗曰：“死则死耳，奈何去以为民望乎？”围城五阅月，日夜拮据行间，汴人倚之，皆守死不去。水灌城，背负其先人神主，抱诗文稿三尺许，登木筏。邻求登筏者益众，林宗不忍却，移筏就之。筏且沈，乃移筏登屋，屋上人垂绠相接。林宗耄且乏食，数上下者久之，水大至而没，次子允准及门生文大士皆从焉。长子允集泅水至西城请救父，骂贼而死。幼子允集凭浮木，依老仆妇，栖屋上，垂两日夜。老妇饿，欲啖之，急附浮木，顺流下，得渡舟以免。林宗之门人周元亮行求得之，抚恤其家，而林宗之遗骸，故汴抚高平仲敛而葬之柳园。（《列朝诗集》）

一贼巡营严密，人不得逃，逃者谓之落草，磔之。且连营百里，竟日不得越，禁行囊勿藏白金精兵，许携妻子。戒旁渔生子，弃弗育，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为兵。一精兵容私从为之主，从掌械司磨执爨，少者十余人，驼驴少者十余，载过城市，不令处室庐，寝兴一单布幕。制绵甲，纫绽至百层轻厚，矢炮不能入。一兵卒，马三匹，冬则掠茵褥，藉其蹄，曰恐恶寒也。剖人腹为之槽，马没此锯牙思噬，若虎豹。军止即出较骑射，曰站队，及晡方毕，夜四鼓蓐食以听令。所过值崇岗绝坂，腾而直上，毋得旁逾。水惟黄可阻辔，淮泗泾渭，人皆翘足踞马背，或抱鬣缘尾，呼风而前。马蹄所壅阏，水为不行。下流浅不盈尺，步兵褰裳径涉，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即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败，迫之则步卒之伉健者，长枪三万，击刺若飞，马兵回合，无孑遗矣。其攻城也，束手降者，不杀不焚。守一日杀十之三，二日杀十之七，三日屠。杀人束其尸为燎，谓之打亮。城将陷，步兵万人，周堞下防，缒城者马兵徼于外，承其隙，巡之。张献忠至残忍，所攻城，一门陷，则一门可逃。自成若覆舟于海，无噍类。诸营校所获，马骡者上赏，弓矢铅锐者亚赏，卷帛次之，珠玉为下。（《绥史》）

闯贼向汴梁百道攻城者七昼夜，周王出库金五十万，资守陴者，特悬赏有殪一贼者，予五十金。士钩籍大呼击贼，后虽为贼决河所淹，王卒未罹贼毒手。（同上）

贼破夔，拥老少江畔围杀，天忽昏黑，大雷雨。献贼怒曰：“咱老子欲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天不肯耶？”燃巨炮向上击之，雷雨遽止，杀人如故。（《豹班集》）

贼杀蜀人之惨，割手足曰瓠奴，分夹脊曰边地，枪其背于空中曰雪鳅，置火城以围数百小儿，见奔走呼号以为乐，曰贯戏。剖孕妇之腹，抽善走之胫，碎人肝以饲马，张人皮以悬市。（《涂原疏抄》）

蜀太医院有旧制铜人，献贼以楮幕其关窍，召诸医考其针砭，有一穴差者立死。（《绥史》）

御史王孙蕃疏曰：臣闻贼破张秋，止住二日。刘元斌兵住三十七日，掘地拆墙，细细搜掠，凡民间埋藏之物，尽数获之，东省有贼如梳，兵如篦之谣。班师回日，除主将车载并每扛人人一抬，不计其数，外印一人，头军俱四五，驴驮不等，是为何物？迨抵京而正阳门铺户乡 由缎，一二日间买尽，各兵俱蟒衣绫锦，肆行长安，万耳万目，共睹共闻，此则掳掠之明证也。元斌曰：杀良掳妇无其事，臣闻杀良非为割级也，一家有银钱，则掳杀一家，一村有富室，则掳杀一村，玉石俱焚，惨烈于贼。至所掳男妇，每一兵似六七名口计，沿途掠民米畜，供其食用。恐一齐入京，骇人观视，将妇女半留近京一带地方，而陆续搬取，于时红紫遍满京城，见今卖为娼者，不可胜数。（《雄县志》）

朝天关获成都诸生颜天汉等，通表自成。献贼怒，以为阖境俱反，诡称开科，用军礼发遣，诸生不至者，孥戮尽杀之西门外青羊宫，凡二万二千三百人，弃笔墨成丘垅。先庐州府城最坚固，贼不能破，顾以学使者徐之垣试士至。贼伪拔书囊笔，袭儒衣冠，以入夜破其城。（《岳半主人偶编》）

朱服远遥授部郎，丁亥守曲靖郡，城破，不屈，为川逆刖手，不食而死。二兄宾远任陆凉州，己亥城破，投崖而死。两亥伯仲相继殁，真不愧先荣禄公之教矣。潮音哭有诗云：“誓守封疆伯氏擒，忠魂碧血昼阴阴，贼非莽操奸何毒？地处滇黔祸更深；一死以酬君父志，此生不负圣贤心！于今身后孙连举，节孝根芽万里森。”紫儿哭有诗云：“祸及全滇丁亥春，垂髫小侄朱归闽，百年同祖荆三[1234]，万里离乡父一人；乱后音书今始见，生前忠义此时真，欲知浩气乾坤满，断臂投崖血尚新。”（《座右编》）

闯贼破西安，张国伸首倡僭号，觊作贼相，又为诱文太仆之室邓夫人进之。邓江南令族，知史书，工诗，国伸以为必见幸。自成故重太仆名，怒曰：“若同辈不能庇其伉俪，而行媚我。”叱国伸斩之，礼邓而归之家。（《快心传》）

丘东周陕西前卫人，都司掾也。贼陷城，矢志欲刺贼，假持屯田册，诣端履门，贼党问之，东周答曰：“投屯田册。”遂引至贼帅前，知志不可遂，乃大骂不屈。贼曰：“此醉人也。”扶之出。复骂曰：“自古岂有盲贼为天子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会见汝尸磔万，吾何醉之有？”贼去其衣，缚置栅前。骂如前，众贼抉其齿，骂至死方止。（《陕西通志》）

吴奎之妻张氏，初时贼兵至门，见氏姿容美丽，遂倚之为居停。及知其欲逼己，急伏水，故向浅处，贼既沮而去。于是复起收泪，往寻其夫，道险人稠，无从即觅；中途相遇，而贼骑骤冲，复致相失。归庐独自掩门，已有预从窃入者，强淫之，无计为拒也。贼寝熟，遥闻叩门声，心知夫之归也，潜启以入，遂与其夫共以刀刺贼死。于是苍苍茫茫，拾贼资物以逃。倏有井，颓然有水盈寻，今而后得死所矣，非复向时伏浅水意也。奎立阻不可，复泣曰：“妾前日所以偷生者，虑君之饥寒失所，不获一诀生死，帐然！不料猝遇狂且，致成淫行，失节之愆，窃为郎羞；纵君不见罪，妾奈何颜偷生？幸不复以妾为念！”投井死。（《古处斋集》）

李自成多购蕲黄人为间，或携药囊蓍蔡为医卜，或谈青鸟姑布星家言，或为缁衣黄冠，或为乞丐戏术，或为肩挑买卖，或为皮铁杂艺，分布江皖诸境，觇伺虚实。甚至癸未会试，于路邀截赴京举子，说透打合，为之夤缘中式，以作内应。以故破城之日，云合响应，一呼咸集，人竟莫测所从来。如某某登癸未榜，文甚佳，亦贼代通关节者。（《怀秋集》）

甲申三月，京城破，徽贾守缎肆，与妻妾共谋饮砒霜酒。二流贼遽入，夫躲天窗板上，见贼抱其妻妾于膝，妻斟毒酒大碗自饮。贼笑曰：“盍与我共醉乎？”妻不答，妾解意，遂满斟二碗进贼，仍取琵琶弹以侑。俄而二贼倒，妻亦倒。夫急下杀羊，以血灌妻，妻活，以先倾之酒毒尚轻也。拖二尸沉于后河，闭门静避，竟免于难。（《甲申忠义传》）

贼破城，常缚多人，令童子操刀杀戮。少有畏慑，即刃童子。有黠悍者，遂以善杀为乐，上下马如飞，杀人如刈菅，名之曰孩儿军。（《鸡窗剩言》）

东国土强，三牛成具，乃可负犁。牛为贼所尽，直齐马价，所存什一。大水之后，牛触寒尽死，悯此孑遗，天不可吁，为之奈何？（《怡曝集》）

流氛殆十余年，每日西坠，则赤气竟天。祯季月亦如之，迄乙酉夏，而赤俱消。（同上）

明初有十八子之谶，又云十八孩儿天上生。成化中，有李龙子者，结一中官入宫，中谋不轨，事发伏诛。识者以宋太祖取淳风旧本，乱其次第，李继宋者，乃李亚子继朱梁之谶；然相传崇祯甲申，南京乾清宫陷，忽现一碑，上有云：“一小又一了，眼上一刀丁戌搅，平明骑马入宫门，敢在皇极京城扰。”则又知亡明之为闯也。（《异录》）

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图宋寇姓名而斗之，至崇祯时大盛。其法以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贯灭活为胜负，有曰闯，有曰献，曰大顺，名曰马吊。马吊二字，殊不可解，今验之明季遇马即吊，闯与士英皆马也，夫岂偶然？

甲申二月大学士魏藻德夜闻刀兵声，入其寝。三月初举家闻哭泣，藻德又梦骑龙飞天，妄自私喜。闯贼破京勒饷，与方岳贡俱被拷夹，藻德自勒死，岳贡不食死。陈演梦登高台，四望不见人，占者曰："高而无民也。"俄而闯贼擒去，极刑榜掠，献至银三万两，金三千两，珠三斗，拶夹至死。均之死也，何如早死数日？（《忠义录》）

崇祯十二年九月，命大学士杨嗣昌以原官兼兵部尚书，督师讨流寇，赐上方剑，宴于平台后殿上，手觞嗣昌三爵：赐以诗云："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书用黄色金龙蜡笺，厚如指甲，长四尺余，阔一尺六七寸，字大二寸余。后一行署云："赐督师辅臣嗣昌。"又二行署云："崇祯十二年九月。"前钤御笔之章，引首一宝，上方中书一押，大体似明德二字合成者，钤一表正万邦之宝。（《孤见吁天录》）

明熹宗在位七年，帑藏悬罄。尝将累朝所铸银瓮银碗尊鼎重器，输银作局，倾销充饷，故饷银多有银作局三字者，此人所共见也。甲申春，廷臣请动内帑。夫内帑惟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二：一曰金花，二曰轻赍。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及宦官宫妾赏赍。轻赍银以为勋戚及京卫武臣俸禄，随进随出，非如唐德宗私库聚而不散者比。野史乃谓城破，大内尚有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乙等十库，贮方物者也。天财库，贮钱者也。古今通籍库，贮书画符券诰命者也。东裕库，贮珍宝者也。外东库亦贮方物，无金银也，库尽此矣。城破，惟东裕库珍宝存耳，安有所谓十余库积金，而纷纷谓怀宗不轻发内帑，岂不冤哉？（《崇祯遗闻》）

甲申李贼自关中奔襄阳，其众尚十余万，分为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为瑞符县，设伪令，运铜炭，铸永昌钱。谋夺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将发而阴霾四塞，暴雨烈风，旗枪尽折。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宁、蒲圻，沿道恣杀掠，过通城。（《绥寇经略》）

癸未冬，张献忠蹂躏湖南，甲申正月，率众寇蜀。秋八月甲子，陷成都蜀王至澍，率家眷自沉于井。内江王至渌不屈死，总兵刘佳胤走死浣花溪。巡按刘之渤，成都推官刘士斗，华阳知县沈云祚，被贼不屈，死之。蜀府长史郑安民，内江教谕姚思孝相继死。献忠入城后，大索全蜀绅士，至成都谬之。叙州在籍太常寺卿尹伸，及给事中吴字英，并不屈死。崇庆知州王励精闻会城陷，即朝服北面，再拜登楼自焚死。丙戌年九月，入顺庆府屠之。献贼自言是岁有大劫不利，欲独入武当山修行，俟劫运过，当复横行天下。乃营于西充县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凤凰山。时肃王兵至，献忠乘马登高望之，猝遇前锋，一矢而殪。及舁尸至，犹张目瞪视，于是斩首刳心，心色绝黑，时十二月十一日也。先是童谣有生于燕子岭，死在凤凰山，不谓献忠应之。其埋尸处丛草如棘，误触之，辄成大痈；又尝有黑虎噬人，人皆远之。（《蜀难叙略》）

献贼在川，偶沾疾，对天曰："疾愈当贡朝天蜡烛二盘。"众不解也。比疾起，令贼斫妇人小足，堆积如二山，将焚之，必欲以最窄者，置于上，遍斩无当意者。忽见己之妾足最窄，遂斫之，灌以油，其臭达天，献大乐。（《酉皋外集》）

张献忠过梓潼，梦文昌帝君儆之，寝而欲祭焉。令士人为祭章，稍通文，献贼不解，辄杀之，蜀名士，一时被祸甚惨。既屡易不属献意，献大声曰："咱自做；自念，尔辈书之。"其文曰："咱老子姓张，尔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你联了宗罢，尚飨！"至今川人常言其事。（同上）

成都东门外，沿江十里，有锁江桥，桥畔有回澜塔。万历中，布政余一龙所修。张献忠破蜀后，登塔见成都城池宫殿，曰："不利于城。"命毁之。修筑将台，穿地取砖，至四五丈，得一古碑。上有篆书云："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汉炎兴元年，丞相诸葛孔明记。"后献忠以一箭死，殆知箫不用竹，乃肃字也。（《异录》）

献贼之仇视川人也，先屠儒，继屠民，并欲屠川民之为兵者。在诸将中，多用川民为兵，无加都督。刘进忠将执之，而坑其众。计未成，漏言于阎者，一军闻之，俱逃。会本朝大兵至汉中，进忠因而归命，王问以献忠所在，进忠曰："在顺庆之金山铺，为西充盐亭之交境，去此千四百里，疾驰五昼夜可及。"献忠以进忠守朝元关，殊不意有大兵前驱至而未信，进忠已入营中，与善射者俱，而指示之曰："此献忠也。"发一矢中额，讶曰："果然！"逃伏积薪之下，执近侍询之而得，乃曳出斩之。（《诛巢新编》）

乙酉四月，李自成过通城，命四十一部先发严行，无敢返顾者。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山有元帝庙，山民赛会，以盟谋捍卫闾井。自成止以二十骑殿，又呵其二十骑止于山下，而自以单骑登山入庙。见帝像伏谒，若有物击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为劫盗，取所荷锸碎其首。既毙而腰下见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骇，从山后逃去。二十骑讶久不出，迹而求之，则已血肉脔分矣。（《绥史》）

《明季遗闻》云："病死罗公山。"《纪事本末》云："闯出抄粮，为田夫所逐，陷淖中，割其首献何腾蛟，验之，乃闯也。"

金驾部铉于壬午七月晦日，读《邵子记》，其后曰："甲申之春，定我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退，难遇时外，而向内退，若若衷远，而勿滞之外，止三时远不卒岁，优哉！优哉！遮没我世。”及甲申死难，人始见之。（《三垣笔记》）

一只虎名李锦，闯族弟也，伪称亦眇一目，冀与闯相似。闯死于西塞山之左右，与兴国州人寸磔。亲弟某（号三千岁），与伪田侯、张侯、李侯，尤百战中鸳鸯之徒也。兵分二十营，营有总。初过荆州，州人以计维其妻子，衔之，乃破澧州常德，繇松滋渡江，烧荆门夷陵，直逼荆州，啮指誓曰：“旦夕破荆州，州破留男女三尺以上者，全队戮之。”盛火具攻城，城垂垂四角圮，男女号于陴，见万骑自东方云合，拍手大呼曰：“救至矣！”语贼，贼不之信。俄而十四骑杀入贼老营，尽麋烂，积尸高与城齐，左右中三路骁骑并集。贼乃弃前朝传国之玺（玺方各五寸高杀五之一）并妻子舟车驴马，一切辎重攻守之物，走当阳，未食，大兵前后邀之。闯贼弟李与田吴张侯伯等，率头目百余人，步数万人，伏道乞降。一只虎以残骑间道匿大山，又追至襄阳界，逻者传其列帅乃归。四月初一日发荆州，大兵繇陆，余随马余二侍郎繇水，泊汉阳府三里坡。十日遇大风雨，舟触岸尽破，袱被宿岸边；又五日而大兵至汉口，余乃入。（《怡曝堂集》）

南都之诏至武昌也，楚抚何腾蛟以剑自随曰：“社稷之安危在此，若不开读，此身有付三尺剑耳。”会左良玉腹心卢鼎力劝其拜诏，事乃定。及良玉从黄澍之谋东下也，以腾蛟不从，谋劫取其印。腾蛟急解付家人，令速出城，毋为所得。良玉令四将守之，逼与偕行；腾蛟至汉阳门，乘间投江，顺流十里许，至竹牌门，遇一渔舟救之起。登岸视之，则关帝庙，而怀印出走之仆亦在，相视大惊喜，亟觅渔舟，不知所之。（《绥史》）

顺治三年丙戌正月十日，张献忠在川，复检各卫军，及各营新兵，年十五以上者杀之。各路会计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家口不计，兵二十三万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二万。自成都北威凤山起，至南门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乔岳。十六日乃出伪令，命孙可望曰：“将军等分道出屠川民，兵得男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女倍之。官以次进阶，童稚手足不计。”可望等或日四五城不等，所遇幼男女投之水火，或弃道旁，衬马足，或掷空中，以刃迎之为戏。不计幼，止计壮男女手足，寅出酉还，比赏格有逾十倍者，奖以为能。有一卒日杀数百人，立擢至都督，嗣后贼营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积功所得也。五月回上功疏，可望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文秀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国一路杀男七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能奇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名为御营老府，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知也。又有振武南厂，七星治平，虎贲虎威，中厂八卦，三奇隆兴，金戈天讨，神策三才，太平志正，龙韬虎略，决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宣威果勇等营，分剿川北川南，约不减可望等所杀之数。而王尚礼在成都，复收近城未尽之民，填之江中，蜀民于此，真无孑遗矣。（《见闻随笔》）

献忠将北行入陕，恶其党太多，曰：“吾初起草泽，从者五百人，所至无敌。今日益多，前年出汉中，为贺珍所败。非为将者习富贵不用命，即为兵者，有所贪恋，怀二心。吾欲止留发难时旧人，即家口多者，亦汰之，则人人自轻，便所向无阻。”汪兆龄从臾之曰：“恐兵知而先噪奈何？不若先立法责之，各将军都督等，多置逻者，以伺察营伍。有偶语者，及微过，俱置之法，并连坐，如此则杀之有名无觉者矣。”密议已定，诸营尚未知，犹习故态，角射酣酒纵博，嬉笑怒骂如平时，逻者至，辄收治自诬服，并及其家。是日所杀，即十余万人，于是人人惴慑，无敢出一言者。逻者无所得，乃于夜或逾垣穴壁，入伏溜下，及床第帏幕间窃听；但有笑语，即跃出收系，并其家。贼嗜杀出天性，偶夜静无事，忽云此时无可杀者，遂令杀其妻及爱妾数十人，惟一子亦杀之。令素严，人无敢诤者。晨兴召诸妻妾，左右以告，则又怒其不言，举左右奴隶数百人，悉杀之。尝怒目视一童子，辟易，病二日死，其残虐如此。又禁不得私藏金银，至一两者，家尽诛，十两者生剥其皮。人或沉井中，或窖幽室，搜获亦按连坐法，告捕者，即以其家妻妾马匹给之。于是豪奴悍婢争讼其主。伪总兵温自让延川人，不忍无辜戮其下，弃妻子，夜率所部百余遁去。献忠自引骁骑追之三百里，自让脱走，所部兵俱自杀。他如伪右军都督米脂张君，用八卦营汝州王明振武营，麻城洪正隆隆兴营，泾阳郭胤三奇营，凤阳宋官永定营，合肥郭尚义三才营，山东娄文干城营，六安汪万象援剿营，宝鸡彭心见决胜营，周尚贤定远营，张成中敞营，万县杜兴文英勇营，黄岗张其在天威营，开封王见明龙韬营，麻城商元及志义天、讨金戈、神策、虎威、虎贲、豹韬、虎略等营总兵失其名，俱以搜刮无功，坐徇庇诛逆剥皮死，并其家口部落，尽斩于南河。献忠动剥人皮，剥皮者从项至尻，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同上）

献忠开科取士，会试进士得一百二十人，状元张大受成都华阳县人，年未三十，身长七尺，颇善弓马。群臣谄献忠，咸进表疏称贺，谓：“皇上龙飞首科，天下奇才为鼎元，此实天降大贤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统，即此可卜也。”献忠大悦，召大受。其人果仪表丰伟，气象轩昂；兼之年齿少壮，服饰华美，献忠一见大悦。左右见献忠欣悦，又从旁交口称誉，以为奇士，古今所未有。献喜不胜赏，赐金币刀马至十余种。次日大受入朝谢恩，面见献忠，左右文武，复从旁誉其聪明学问，及诗文字画，一切技艺。献忠愈喜，召入宫赐宴，诸臣陪宴，欢乐竟日。临散遂以席间金银器皿，尽赐之。次早大受复入朝谢恩，叩首毕，诸臣复再拜曰：“陛下龙飞之始，天赐贤人，辅佐圣明，此国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昌明，万年丕休之象。陛下当图其像，传播远方，始知我国得人如此奇异，则敌可不战而服矣。”献忠大悦，遂召画工图其形像，又大宴群臣尽欢。群臣席间又极口称誉献忠，复赏赐美女十人，及甲第一区家丁二十人。次日献忠坐朝，文武两班方集，鸿胪寺上奏：新状元午门外谢恩毕，将入朝面谢圣恩。献忠忽蹙曰：“这骡养的咱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咱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咱老子。”凡流贼谓杀人为打发，如尽杀其众，则谓之收拾也。诸臣承命，即刻使将张大受绑去杀之，并传令将大受全家外，所赐美女家丁，尽数斩戮，不留一人。（《张献忠乱蜀始末》）

◎殉寇诸贤杀运毒流，固曰人事，实天哉。然其间轰轰烈烈，死而湮没者，何可胜数？姑就绥寇剩本，列其大概。碧血青磷，已不禁铜马之感矣。

梅村氏曰：“记死节者，不以日月为断，先北都以殉主也。”《春秋传》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国亡与亡，臣轨之大者也。次豫豫台使者，衔命博访，幸以其人传焉，思宗其知之矣，故重之也。自秦晋以下无录；非无录也，曰时迫矣，不及于录也。然则记死节者，必以其录乎？曰有则核而详，无则存而略，有录焉而不必核者矣。君子之于前朝也，残编旧翰，绎而出之，敢谓弗核乎？无录而存焉者寡矣。吾惧今日存之，而后日失之；其或今日失之，而后日又存之，则继而出者，吾庶几望之也。北都以礼臣表忠之疏为鹄，而绪闻佐之，表忠之正祀诸臣者尚矣。附祀武臣，则尽以遇害死者，附祀文臣无一二臣遇害者乎？舍一二臣无遇害而不祀者乎？若是者宜改，曰不忍改也。内臣亦可以正祀乎？曰《春秋》之法，善善长长，何可以阁？故略而不书。舍死事北都，无可书者乎？《春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缘人之喜怒以为传书，其疑太甚，且俳而不经，故略之也。豫以御史苏京优恤之疏为鹄，而绪闻佐之，自一命以上，建祠致祭，且加恩于其家，呜呼！劝忠之道备矣。北都破而群臣何可以不死？则犹恨乎死之少也。御史之所列也，将累数以征于书；今在录者四十一人，尽于此乎？曰阙文也，其书半轶而不存，以视乎秦晋楚蜀，其犹为半也已。秦之书少保，其可风乎？将军死绥，真宁之一战也，又终之以榆林。秦事武臣为烈，孙尚书死渭南矣。或曰陕县之溃可乎？谋人之军师国邑，败则死之，成败利钝天也，可不谓之忠与？夫晋京师之蔽也，于太原则书之，于宁武于宣，大书矣，不再书死乎？晋弗系乎晋者，尊京师也。纪江北者，为国难乎？曰前此矣，前此曷为乎书？曰追书也。楚之于武昌也，以故相则书其官于承天也，以献陵则书其地于永州也。以全三王，则书其事，死同书不同也。若蜀则糜烂矣，何可以书？何可以书者，不胜书也。嗟乎！北都之表忠也，豫之优恤也，以蜀视之，可胜叹哉！然天下之不胜书者，又不独乎蜀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都△正祀文臣东阁大学士工部尚书，赠太傅，范文贞公景文（宇质公，吴桥人，癸丑进士，殁龙泉巷古姜，妾亦自缢）。

户礼两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赠太保，倪文正公元璐（字鸿宝，上虞人，壬戌进士。遗语家人曰：“必大行殓方收吾尸。”古文正从未有以赠死节者，倪公之弟请曰：“曾子云得正而毙，孟子云顺受其正，何必不谥死节者？”于是并刘詹事之讥亦定）。

左都御史，赠太保，吏部尚书，李忠文公邦华（字懋明，吉水人，甲辰进士，缢于文信国祸中）。

兵部侍郎，赠太子少保，王忠端公家彦（字遵五，蒲州人，壬戌进士。守德胜门时，闻陷，自投城下，不死，自缢）。

刑部侍郎，赠尚书，孟忠贞公兆祥（字肖形，交河人，壬戌进士。守正阳门，死于门下，妻刘氏亦死）。

左副都御史，赠左都御史，施忠介公邦耀（字四明，余姚人，己未进士，饮药死）。

大理寺卿，赠刑部尚书，凌忠清公义渠（字茗柯，乌程人，乙丑进士，尽焚其生平著述，绝吭死）。

太常寺少卿，赠兵部右侍郎，吴忠节公麟徵（字磊斋，海盐人，壬戌进士。麟徵初登第，梦一人手向背，吟文信国“山河破碎水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之句，问之途人，云是隐士刘宗周，时尚未识宗周。当城陷时，有祝孝廉渊者，以奏保宗周，被逮留京师，公之故人也。临命召祝至，酌酒慷慨告以前梦乃绝。其事甚奇）。

左春坊左庶子，赠礼部左侍郎，周文节公凤翔（字巢轩，山阴人，戊辰进士。“碧血九原依旧主，白头二老哭忠魂”，公之临死，诗以遗其亲者也）。

左春坊左谕德，赠礼部右侍郎，马文忠公世奇（字素修，无锡人，辛未进士。以司经局印授其仆，焚朝衣于庭，北向阙拜，南向遥拜其母而绝）。

左春坊左中允，赠詹事府正詹，刘文正公理顺（字湛六，杞县人，甲戌殿试第一名，居乡有名。贼李岩，其同邑也，掌箭遣人护之，闻已死，乃拜哭去）。

翰林院检讨，赠少詹事，汪文烈公伟（字长源，休宁人，戊辰进士。书于壁曰：“夫妇同死，节义成双。”）。

太仆寺丞，赠少卿，申节愍公佳胤（字素园，永平人，辛未进士，投井死）。

户科都给事中，赠太常寺卿，吴忠节公（字和受，新昌人，戊辰进士）。

御史赠太仆寺少卿，陈恭愍公良谟（字宾日，浙江鄞县人，辛未进士，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天工）。

御史赠太仆寺少卿，陈恭节公纯德（字澹玄，湖广永州人，庚辰进士）。

御史赠大理寺卿，王忠烈公章（字芳洲，武进士，戊辰进士，守城。巡城至阜成门，贼已扳堞上。贼持刀说降，公力叱之，贼刀筑其膝，遇害）。

吏部员外，赠太仆卿，许忠节公直（字若鲁，如皋人，甲戌进士）。

兵部郎中，赠大理卿，成忠毅公德（字潜民，怀柔人，辛未进士。公以鸩酒哭奠梓宫，贼露刀胁之，不为动。母与妻同死，子九岁，又扑杀之，然后自杀）。

兵部主事，赠太仆寺少卿，金忠节公铉（字伯玉，京师人，戊辰进士。钺初以驾部巡皇城，每过御河，辄流连不能去，归语其弟曰：“我一见御河，若依依不忍舍，何也？”竟投河死）。

大同巡抚，赠兵部尚书，卫忠毅公景爰（字带黄，韩城人，乙丑进士）。

宣府巡抚，赠左都御史，朱忠庄公之冯（字勉斋，大兴人，乙丑进士。初总兵王承胤诱宣人降贼，会居庸总兵墨云瓦至，之冯宣言京师将发兵剿宣人之应贼者，已而刑牛马与承胤盟。贼至，承胤开门降，之冯死）。

此二十二公者，褒忠之首乎？范文贞、倪文正、李忠文以德以位以名，则社稷臣也。社稷之臣，从死社稷，不綦重乎？然则终之以许文学琰、汤布衣琼者何居？曰学宫有激劝之道焉，仿建文龚安节、储贞义例祀之可也。正祀以从诸公之后，则过矣。《传》曰：“士死义。”谨别其为士而书之。进士赠河南道监察御史，孟节愍公章明（字伯昭，忠贞公兆祥之子，癸未进士）。

节愍父子同死矣，乃列附祀文臣首可乎？给事李清议曰：仿建文颜孝节父子合席而异食，屈乎其父也。夫子不先父食足矣，附祀则岂合食之义乎？当进之。保定之张公罗彦、金公毓峒、邵公宗元，不宜正祀乎？曰祀典以君臣同殉社稷，保定则日月稍后矣，且南中所不及闻也，故特书之。

△正祀武臣太傅新乐侯，赠太师恒国公刘忠壮公文炳（字淇筠，其先海州人，以靖难功为和阳千户。籍在丘，后迁宛平。瀛国公应元之孙，新乐伯效祖之子。寇急，上于万岁山骑射，文炳与驸马巩永固日侍左右，受手诏，谕勋戚出家丁巡缉京师，无应者。及外城破，上曰：“能为朕一巷战乎？”两臣对曰：“今止臣等亲随数骑耳，其何以战？”上曰：“至是耶，朕志决矣。不能为太祖高皇帝守社稷，当为死社稷耳。”于是君臣向哭。城破，侯与驸马各杀数十骑，见第中火起，下马投井，顾其影乃戎服，曰：“此军容，不可见皇上地下。”索冠服不得，得他冠而小，裂之乃得冠，遂投井死）。

惠安伯赠太师，进侯张忠武公庆臻（永城人，阖门自焚死。长子左都督承胤，次子承志，冒难南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襄城伯赠太子太师，进侯李贞武公国祯（襄城被执，见自成不屈，言烈帝宜葬以帝礼，太子诸王不可杀戮。自成从之）。

驸马都尉赠少师，巩贞愍公永固（大兴人，以黄绳缚子女五人于柱卜门，自焚曰：“帝甥也，不可辱贼。”）。

太子少保左都督，赠太保，刘忠果公文耀（新乐侯文炳之弟，守外城永定门。外城破，驰至浑河收兵，见内城破，哭曰：“天乎！文耀在外城不即死，以内城必能守，得一见皇上请罪耳。不知如此！”乃著一板于井旁，曰：“太子少保文耀死处。”）。

三关总兵，赠太保，周忠武公遇吉（三韩人，破城日，擐甲运矛，策马入中坚，手刃巨贼百余。矢撇甲如毛，身中数十枪而死）。

正祀武臣当矣，李襄城任京营而失守，得无有遗议乎？且其死亦稍后矣。虽然，被执不屈，死于其官，祀之可也，进侯则过矣。

宁远总兵，掌中军都督府，吴忠壮公襄。

少傅左都督，刘公继祖。

《春秋》大复仇，然孰有身殉下宫之难，子效秦庭之节，如宁远者乎？今追加之典备矣，此书为前朝作，称旧官礼也。继祖瀛国公应元次子，守皇城象安门，闻变驰归，大呼皇帝数声，投井死。其妻某氏，并二妾亦从之，呜呼！刘氏忠壮忠果祀矣，此一戚臣也，何以不及？则两臣者，皆相人正祀可也。

△正祀诸忠妇女成忠毅德母赠淑人张氏（忠毅初以直节为乌程所忌，下狱，淑人廷对，慷慨有丈夫风。京师陷，忠毅跪母前，而哭曰：“吾知汝意矣。汝死，吾何可不同难乎？”乃相继殉）。

周忠武妻赠夫人刘氏（刘氏纵火先焚其居，跨马湾弓，率家僮巷战，从辰至未杀伤千人。矢绝然后赴火死，家僮无一人降者。贼恨之，屠宁武城，凡杀三十余万人。又曰刘夫人勇过遇吉，弓之强一军莫能挽。率健妇百人上一楼，贼至，射死贼数百人。矢尽，百妇人死者亦遇半，夫人举火焚楼死。遇吉有子数岁，健丁五百人，夫人以其子属之曰：“能冲贼出，为都督全此子，幸也。”五百人巷战死，并子俱没，无人降贼者）。

金忠节铉母赠恭人章氏（年八十）。妾王氏。

汪文烈伟妻赠恭人耿氏（文烈与耿恭人饮酒，题诗于壁。其缢也，恭人在左，乃复下曰：“不可乱夫妇次序。”其从容如此）。

马文忠世奇妾赠孺人朱氏。李氏。

刘文正理顺妻赠孺人万氏。妾李氏。

陈恭愍良谟妾赠孺人时氏。

妇人以正命死者，例以节书，况国难乎？成忠毅、周忠武之母若妻，以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矣。乃若新乐杜太夫人，率其三子妇从容自缢。此孝纯太后之求，而思宗所以有光国史也。其为正祀第一，以诸忠妇女附焉。

新乐侯刘文炳母太夫人杜氏（太夫人新乐伯效祖妻也。三子文炳、文耀、文。事急，夫人服命服登楼，悬孝纯皇太后像，召文炳妻王夫人并李夫人、吴夫人至，拜哭曰：“太后恩深，自此不得报矣。”于楼上作数十缳曰：“大家一处死。”命积薪其下，死即焚之。谓文炳曰：“尔疾驰去杀一贼，犹快我。”谓文曰：“尔不可从死，瀛国太夫人在，当奉之。”有曰：“且刘氏不可无后。”城破，皆就缢。杜六缢，李九缢，不绝。或劝李投井，曰：“同一楼死，杜太夫人命也。吾可独异耶？”瀛国正以甲申三月为八十诞期，贼信甚急，上犹赐金币。其后瀛国卒以寿终。文居江南，刘氏讫不绝）。

尚有范晨文妾，亡其姓，成德妻亦张氏，孟兆祥妻何氏，章明妻王氏失载。

野史载宫人魏氏费氏者（费氏见前注），死甚烈，留以俟考。

△附祀文臣八人（除孟节愍公改入正祀外）

保定巡抚兵部侍郎，赠尚书徐公标。

兵科给事中，赠太仆少卿，顾公钅宏。

工科给事中，赠太仆少卿，彭公钅宏。

贵州道御史，赠太仆少卿，俞公志虞。

大名副使赠右副都副史，朱公庭焕（字中自，甲戌进士）。

金忠节铉从死弟录。

户部郎中，赠太仆卿，徐公有声。

保抚死乱兵矣，然其人有殉国之志焉，不幸遇变，祀之可也。金忠节之有弟殉兄，其义可风焉。顾公钅宏以下，非遇害者乎？当时阁臣如方岳贡，如丘瑜，皆以遇害死之。稍后故不书，他官之遇害者，亦此例。惟顾、彭、俞三公得死，其有幸有不幸焉。尚有大臣应附祀，而未及者，应补入。

宁武道王公胤懋（霸州人，辛未进士，与总兵周遇吉同死）。

四川道御史赵公钅宏（昆明人，被执不屈，遇害）。

河间知府方公文耀（福建人，庚辰进士）。

大同督粮郎中，朱公家仕（系兵备）。

顺天府推官，刘公有澜。

通州知州张公经（蜀人，庚辰进士）。

又有顺天府训导孙顺（桐城人），高攀桂（静海人），张体道（闻喜人），阎汝茂（南宫人），徐兰芸（永平人。以上俱贡生）。

野史有光禄署丞于腾蛟，副兵马姚成，中书宋天显、滕之祈、阮文贵，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历张应选、毛维、张顺天，知事陈贞达，儒士张世禧，及二子懋官备考。

△正祀诸生二人长洲县生员，赠翰林院五经博士许琰（字王重，望亭懋柳园人）。

布衣赠中书舍人汤文琼。

又有顺天诸生曹肃（与其弟时家阖门尽节），大同诸生李若葵（一家九人自缢，题曰一门全节），肥乡诸生宋汤齐，郭珩，王拱宸（于甲申四月倡义，为张汝行所杀），又鸡泽诸生殷渊（于甲申五月倡义，遇害于广平西之广平山，应补入）。

△附祀武臣成国公朱公纯臣（思宗危急时，传朱谕至阁，命成国提督内外诸军，托以东宫。会阁臣已出，遂置之几上，纯臣不知也。城寻破，李自成得之，故纯臣被杀）。

定远侯邓公文明。

武定侯郭公培民。

阳武侯薛公濂。

永康侯徐公锡登。

镇远侯顾公肇迹。

西宁侯宋公裕德。

怀宁侯孙公维藩。

彰武伯杨公崇猷。

宣城伯卫公时春（投井死）。

清平伯吴公道周。

新建伯王公先通。

安乡伯张公光灿。

右都督方公履泰（系南和伯方一元之子）。

锦衣卫千户李国禄。

此南中附祀武臣也，尚有武臣应祀，祀而未及者，应补入。

遂安伯陈公秉衡。

保定侯梁公世勋。

丰城伯应袭李公开先（皆被执不屈死）。

大同总兵朱公三乐。

昌平总兵李公守钅荣。

都督周公镜（系烈后之弟，夫妇同自缢）。

锦衣卫佥事田宏祚（自缢死），田宏谟（被杀，皆戚臣宏遇之弟）。

援剿总兵刘应昌（隶南枢史可法标下，贼急，率兵勤王。至扬州九龙桥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信国祠下，闻变，望阙遥拜，投桥下死）。

野史有锦衣卫官王国兴、李若、高文采（附载）。

△正祀内臣总督京营太监王公承恩，谥忠愍（随先帝自缢）。

前司礼监太监李公凤翔，谥忠壮（破城自杀）。

△附祀内臣王公之心，高公时朗，褚公宪章，方公正化，张公国元。

◎保定死事诸臣京师陷后，贼党伪制将军刘芳亮，以三月二十四日攻陷保定，阖郡死。

光禄寺少卿张公罗彦（大书官爵姓名于厅事之壁，驱妻妾幼女及子妇于井，而后自经。有三犬守之不去，噬一跌足，戚绝其拇。贼大骇，乃埋之）。

观政进士张公罗俊（罗彦之兄，守东城楼。城陷，从众中击贼，手刃脱，两手抱贼，拇贼耳，血淋满口笏间，大呼：“我进士张罗俊也。”声不绝）。

诸生张君罗善（有劝之走者，不可，语两兄曰：“我家有忠臣，岂可无义士？”遂投井死）。

武进士张公罗辅（初谋保伯兄愦围出，罗彦不从。城陷，罗辅射贼，杀数十人。矢尽，乃驰马横刀砍贼。贼围之，裂尸死。张氏兄弟五人，惟罗出亡，幸以免）。

罗彦之子晋，罗俊之子诸生伸。

罗俊伯母李氏（年七十四，骂贼死），罗善妻高氏（女从夫，井死），罗辅妻白氏（携幼子、二女，井死），罗彦子妇师氏（从罗彦命，井死），罗彦妾宋氏，钱氏（当罗彦令其妻赵氏与二妾同入井，赵氏独不沉。家人出之，再入，复如故。有抱晋之子华宗至者，曰：“夫人死，将令张氏无后。”乃回空舍中，相扶潜出木门，入山免），张罗士妻高氏，张罗妻王氏，张震妻徐氏，张龚妻刘氏。

张氏自光禄以下阖门死者二十有三人。

监察御史金公毓峒（毓峒守西城，城陷，一绿衣一道毓峒入三皇庙，毓峒奋拳击贼仆地，自负监军御史印投庙前古井死）。

毓峒侄武举金君振孙，振孙妻王氏，振孙佐毓峒守西城，善射，多毙贼。城陷，同辈或解甲匿，振孙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峒之侄也。”贼支解之，其妻闻之，缢）。

保定府同知摄府事邵公宗元（宗元与罗彦先定城守事，而后太守何公至，何以印让邵公。城将陷，西北楼火发，公奋气亲升西洋炮，囚坠，遂焚死）。

后卫指挥刘公忠嗣。忠嗣妻毛氏，子妇王氏，忠嗣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杨千户妻刘氏，忠嗣女刘氏（忠嗣与宗元罗彦实主城守事。先城未破，于二十三日，手以弓弦逼诸妇女自尽，身仍登陴抗贼。城破被执，贼索印，忠嗣怒叱咤，夺贼刃，杀两人。力尽受缚，剜目劓鼻死）。

左卫巡捕指挥文公运昌，妻宋氏（运昌与忠嗣同守城，城陷，夫妇投井死）。

州知州韩公东明，子仲淹（东明具衣冠，望阙拜毕，辞祖先，投井。仲淹射贼，坠城死）。

平原府通判张公维纲（骂贼不屈，被杀）。

举人高君泾（死于水），孙君从范（被杀），张君尔，同妻唐氏死。

贡生郭鸣世（手击贼死之），诸生贺诚（衣巾同妻女死），何一中同妻赵氏死。

王之 ;同妻齐氏，暨三子二女俱死，韩枫同妻王氏死。

又内臣方公正化，故保定总监。城将危，奉命复至，守甚力，贼将上，以头触城，大哭，为乱兵所杀，已见内臣附祀中。

右诸人皆与城俱亡者，尚有城破后，为刘芳所执，不屈被杀者四人。

工部都给事中尹公洗，举人刘君会昌，贡生王联芳，诸生王世琦。

初自成以保定坚拒，议出师，既陷，犹欲屠之。有劝以保定守于京师已亡，此忠义也，何可尽杀？乃止不屠。芳亮仍执给事尹公等至，皆大骂不屈死。芳亮悬赏购罗彦、毓峒子弟之存者，郡人莫应。得毓峒侄肖孙，问毓峒子所存，备极炮烙，终不言。贼释之，竟以免。思宗命李建泰督师也，以御史金毓峒监其军。毓峒保定人也，保定总兵马岱闻之，介而见光禄少卿张罗彦于家曰：“贼今两路来，任祯自固关，刘芳亮自河间，吾当出镇蠡县以待敌，请先杀妻子而决死战，其守一在公等。”罗彦曰：“诺。”旦日岱果焚其妻孥十一且率师去。罗彦乃同兄观政进士罗俊，弟武进士罗辅与摄府事，同知邵宗元计事。邑绅尹洗、韩东明、张维纲等，武臣指挥刘忠嗣、文运昌等，举人刘会昌、孙从范、张尔、高泾等，贡生郭鸣世、王联芳等，诸生贺诚、张罗善、王世琦、何一中、王之 ;、韩枫等，皆会，纠乡兵得二千人，甫刑盟北城上，而真定反书闻。副将谢嘉福杀都御史徐标，遣人出固关迎贼，我城中出伪牌，分泛设守。部署粗有定，会总监方正化、太守何复先后至，正化旧守保定有功，素善罗彦，因以识邵公，于号令无所更。而何公之为守也，誓必死而后入，以城守事先定，固以印让邵公，曰：“吾当同死耳，不可临敌易主者，摇视听也。”大会诸生，讲《见危授命章》，闻者为之益奋。督师李建泰道散所赍帑银，已数万，卫者止亲军五百，退师抵城下，守者不纳。贼将刘芳亮渐逼建泰，命其中军郭中杰、李勇，因毓峒以求入，罗彦、宗元不得已而后许。既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旦芳亮至，呼城下何不降，张罗俊顾其下，厉声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刘忠嗣抚剑曰：“有不从张氏兄弟守者，剑砍之。”怒以发上指，众声诺如雷，贼惊顾，退五里而舍，是月二十日也。明日贼大至，环攻中有人从正化所至者，传曰京师陷，罗彦、宗元哭曰：“曩止城守，今则复君父仇矣。”各饮泣北向拜，又罗拜重订盟。毓峒大出银牌，悬之堞，罗彦再以私财佐赏，贼穿城濠，涸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大攻西北陬，宗元奋杀贼无算。贼射书入城，说以“国亡谁与守？”建泰得之，以示正化，复曰：“宜为一城生灵计，得一用印文书，足以免。”正化泣不应，复曰：“太守未尝受印也，即有印，太守必不为。”乃召宗元，宗元至而顾视其肘曰：“曩者何公让印而某不辞，为城守先在我耳。今事急，且与印同死，即何公争，亦不与，肯以送阁下印降书耶？某江南一老贡生也，下吏簿禄，不肯北面事贼。公大臣，受重任，不图报万一，乃为趣降。独不念皇帝亲祖正阳门，君臣相别时乎？”建泰语塞，其从兵叩刃，欲杀宗元夺印。宗元掷印于地，拔佩刀自刎，左右力持之。俄而罗彦、毓峒驰至取印，强以纳宗元怀中曰：“亟上城御贼。”是日也，贼绕城大诟张吏部，炮之飞人城者蔽天，着人多死，守者犹不懈。至念四日巳刻，贼火箭中城西北楼，何太守焚死，正化为乱兵所杀。火光中见白甲黑缨者杀人，云督师亲军反，城遂陷。贼入，罗彦、毓峒皆殉节，尹洗等被执，不屈见杀，惟建泰降。刘芳亮居三日，率降者去，留伪将张洪镇守。张洪之收诸下邑也，保定总兵马岱居蠡县，自刎勿殊，洪传而致之，以将毙，故得脱。寻为僧，不知所终。

保定陈僖者，奇士也，所葺《甲申上谷纪事》甚详，今采而录之，具如前。其余殉城者，世职指挥，则有刘洪思、戴世爵、刘元靖、吕九章、李、李一广，千户则有杨仁政、李尚忠、纪勋；赵世贵、刘东源、侯继光、张守道，百户则有刘朝卿、刘悦、田守政、王好善、强忠武、王尔祖若而人职官。散官则有守备张大同、于之坦，战死副总兵吕应蛟，缢死武进士陈国政，井死忠顺营中军梁儒秀，把总中锡郝国忠，中卫镇抚管民治，主簿沙润明，林官王尊义，医官吕国宾、王<矢广>、王之，杀死若而人。文学则有杜日芳、王纟、冯泽、王胤嘉、吴----、韩差珍、杨善举、何光岳、韩绍淹、<告页>学曾、王敬嗣、王继桂、赵居晋、王昌祚、孙试、赵世珩、杨拱辰、王建极、阮积学、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若而人。义民得知姓名死状者，则有刘宗向，不屈迎刃死。田仰名与田自重约，互杀其妻，城破，仰名杀自重妻罗氏，自重杀仰名妻曹氏，二人同缢死。杨绳子刃贼势屈，刎死，张加善不屈缢死，郑国宁击贼不克。李懋伦骂贼，王捷、张智、刘养心、朱永宁、胡来献、胡得银俱杀死。儒士刘士连不屈，王景曜骂贼射死，黄栋火箭烧死。烈女殉节者，陈僖自为《陈氏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曰：“僖王母张宜人，母杨氏，妻常氏，妹文学金瞿妻陈氏，于廿三日同辞家庙，集后园誓井，待城陷，张捧诰命，杨一手挽媳，常一手挽女，并侍婢四人，抱弟子甫周岁随之，俱井死，阖门殉者九人。”又为《高氏节传》，诸生高植妻王氏，举人高杜妻刘氏，城将破，叩请公姑誓死，贼入同缢。其余缢死者，则有锦衣卫千户贺诗妻霍氏等十一人，井死者则有进士王之衤妻张氏等五十二人，其死箭死水死刀者，不可胜数。城内尸枕藉，沟壑填满，伪官举之，三日不能尽，盖阖郡殉之云。

南中政事无可书，当以褒忠之典为正，虽然，犹有失者，一曰国论，一曰野史。阮大铖、张孙振招小人窃柄，幸君父之祸，快己私，假借东南一二不死者，篝大狱，将以刃，其余范文贞、倪文正、李忠文，其所不得已而追崇之者也。附祀以下，则惟所倒置矣。武臣之滥祀，则诚意、忻城为之也，内臣之滥祀，则在南诸为之也，此国论之亻真错也。山东河南大乱，奏报断绝，一二流传，半出于间关者之口矣。吴人好以恩怨为憎，饰优俳小夫，又以猥谈琐语，窜入其中，莫甚于《甲申纪事》一书。苟不亟为驳正，则远方存疑，后生惶惑，信史之大害也。若夫有冗官而死者，有处士而死者，保无死焉而不必其核者乎？又岂无死焉，阙而不书者乎？此野史之纰缪也。余之论次北都，益以宁武、宣云者，当时之所定也。宣云之应附祀者，何以书？曰：“君子从其同焉。”保定则去京师之亡也，五日矣。越之败也，栖会稽，齐之败也，莒即墨不下。彼燕代靡然而从者，闻保定之风，亦可以少愧也哉？

◎豫文臣自督府以下死事者四十一人。

三边总督傅宗龙死于项城（十四年五月死于闯）。

陕西巡抚汪乔年死于襄城（十四年十一月死于闯）。

保定总督杨文岳死于汝宁城南三里店（十五年闰十一月死于闯）。

河南巡抚王汉被逆超杀于永城（汉初授河南县，时河北十九州县盗大起，惟汉大得民心，杀土寇殆尽，覃怀之间以安）。

分守河南道副使王胤长，雒阳城陷，被伤，贼退数日死。

分巡大梁道参议李乘云力守禹州，登城血战，连诛数贼，力穷被执，骂贼不绝，身受支解，口呼皇天，舌折殒命（乘云高阳人乙利）。

睢陈兵备道佥事关永杰守陈州，力竭，犹手斩三四贼。被贼面一刀，背一枪，搠死城下；尚举手指贼，骂不绝口，被贼殊其首而死（永杰，字人孟，陇西人，辛未进士。长身赤面，极类民间画关壮缪像，自言实壮缪后，其殉国有祖之风烈，十五年三月死于闯）。

分守汝南道佥事艾毓初被贼杀于南阳门城内（米脂人，辛未进士，字孩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分守汝南道佥事王世琮被贼执，骂不屈，与保督同时遇害（世琮，达州举人）。

保定监军道任栋力解汴围，因左兵溃阵而死（栋永寿人，贡生）。

祭督监军同知孙兆禄死于襄城。

开封府同知苏茂均、管粮通判彭士奇、仓大使徐升、税大使阎生白皆死（士奇举人）。

通许知县费令谋城破，投井死（令谋，铅山人，举人。新任通四十日，力不支，召父老曰：“我死则尔辈可全。”端笏北向拜，投井中。次日贼得之，其面如生）。

太康知县魏令望举家自焚死（令望，武乡人，庚辰进士）。

尉氏知县杨鹏城破骂贼死（鹏河津人，举人）。

洧川知县柴存礼被贼杀（江山人，贡生）。

鄢陵知县刘振之骂贼被磔（忌溪人，举人）。

陈州知州侯君耀，贼绳缚其手，而膝不屈，骂不绝口，引颈受戮（君耀咸宁人，辛酉举人）。

西华知县刘伯谦抱印投井。

商水知县王化行被贼杀。

商水再陷，知县姚文衡以新任投水死。

许州知州王应翼、襄城知县曹思正皆被贼杀（应翼京山举人，思正岷州举人）。

归德府同知颜则孔、推官王世皆死于贼营（则孔沂州人，贡生。世清苑人，丁丑进士）。

鹿邑知县纪懋勋城破自杀（胶州举人）。

河南府知府亢孟桧骂贼死（临汾举人）。

偃师知县徐日泰为贼所执，被磔。

宣阳知县唐起奉、永宁知县武大然皆被贼杀。

灵宝知县朱挺死于贼营。

南阳知府颜日愉城未破时，先被贼杀死城上。

新城知县丘茂袁，贼破城杀死。

汝宁知府傅汝为投西城濠死，通判朱如宝与杨保督、王巡道同遇害（汝为江陵人，甲戌进士。如宝成都举人）。

汝阳知县文师颐被贼杀（广西人，举人。视事甫二日，贼已至，誓死守，竟以殉）。

遂平知县刘英死于城北刘家桥（英贵州贡生，十三年为遂平令。自成犯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向无坚城。英鼓励士卒，婴城自守）。

河南巡按苏京奏曰：“臣前于补救六款，题明殉难官绅，奉旨准行优恤，着臣开列来历。臣广咨博采，约略二百四十九人。臣捐俸三百两，并各官所捐，合祥符知县董之侯建祠致祭，谨列姓名备览。”京疏如此，以今所传，尚少二百人；盖先列文臣，自将吏绅衿以下，邸抄勿录也。今就见闻，以补其阙。

△文武大臣殉难者南京吏部尚书，赠太子太保，再赠太傅吕忠节公维祺（十四年正月，公守洛阳北门，缒家将下，斗杀十数人。城陷，北向恸哭，目骂贼曰：“吾天子大臣，死不愧天地，不愧圣贤，夫复何恨？”而伸颈受刃，容自若）。

镇守南阳总兵猛公如虎（十四年十一月，公先以计杀贼精兵数千，已而他门陷，持短刀巷战，手及袍袖有血数斗。过唐府国门，北向叩头谢恩，自称力竭，为贼杀）。

援剿保定标营都督姜公名武（岢岚人，崇祯十五年与贼大战于朱仙镇七日，力竭死。赠特进荣禄大夫左都督）。

△州守县令以下死事者郏县知县李公贞佐（贞佐安邑举人，率士民坚守。城破，贼纵兵大杀，贞佐励声曰：“驱百姓死守者，知县耳，妄杀何为？”李自成褫其衣冠，倒悬于树。贞佐大呼曰：“高皇帝有灵，我必祈上帝以杀贼！”贼断其舌，剐之。母乔氏及妻俱死）。

郏州知州史记言（八年十月，混十万、老犭回犭回等从灵宝至郏州，大登城，记言被执，骂贼死）。

弘农卫指挥掌君锡手杀两贼而毙，训导王诚心，邑绅教谕姚君弼，指挥杨道泰、阮我疆，镇标陈三元俱遇害。邓州知州孙泽盛（掖县举人。十年二月，土贼张三崇合张献忠陷邓，泽盛与同知薛应龄出战，死之）。

邓州知州刘振世（贼再陷邓州，振世与吏目李国玺死之）。

邓州死难者八人，余承荫（千户，战死），李锡（千户，井死），丁一统（诸生，杀三贼而死），张五美（诸生，被贼剔目去齿而死），王钟、王之章（俱死），海宽（战死），傅彦（被贼支解死）。

镇平知县钟其硕（陕西成县人），内乡知县龚新（江西举人），舞阳知县潘弘（山阳贡生），鲁山知县杨呈芳（山海卫贡生），宝丰知县张人龙（遵化贡生），叶县知县张我翼（泾阳举人），城陷，皆为李自成所杀。

舞阳陈氏，一门死难，陈预抱、陈预养、陈预怀（兄弟皆诸生，事孀母以孝。十三年，闻城陷，母氏投井，率其妻子从之）。

泌阳知县王上昌，城陷，为张献忠所杀（€南举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新安知县陈某（守阙门塞。自成攻之三日始拔，怒，尽屠其民。陈公大呼曰：“守塞者知县耳，百姓何罪？”贼磔之。百姓幸免者三十二人，皆图其像祀之）。

上蔡知县许永禧（曲沃举人。十五年，李自成攻上蔡，先胁降，不从。城陷，具袍笏，北面再拜，据案秉烛端坐。贼近，刀自刎）。

四平知县高斗垣（繁时人，贡生。十五年，寇陷西平，被执，不屈死）。

真阳知县王信（真宁人，贡生。十一年，单骑出抚土寇，会流寇数万掩至，被执，欲挟以诱真阳罗山，信不可，遇害，贼抢其首去。邑诸生田育孳乡勇追去，获其元如生。赠光禄寺少卿，予特祠）。

商城知县张国光（大兴举人，十六年，知商城县，抚集荒残，不遗余力。闻北都陷，从容具衣冠，曰：“主辱臣死，予虽小臣，请从先皇帝于地下。”遂自经死）。

真阳知州高孝志（江都举人，十四年知信阳。城陷，不屈死）。

固始朱泉镇巡检郝瑞日（秦人，十五年，以巡简署罗山县事。逾月，李自成伪官张其至，上寇万朝勋与之合，执瑞日，胁降不从。朝勋夜置酒，群贼皆醉，瑞日半夜持匕首断胸截吭，因怀印走，将以投凤督，遇西不能进，复为贼所执。贼爱其勇，欲留之，瑞日曰：“我杀贼为国，自分死耳，肯降尔乎？”遂为所留，并从行二童子俱死）。

汝宁游击朱崇祖（汝阳人，初以军校为豫抚玄默所知，战破州通州有功，杀上寇殷守祖等皆其力。城陷，与妻孙氏登楼自焚死）。

汝宁千户袁永基（性刚直，有才能，读书尤精天文占验。守南城，贼登陴，犹手刃数贼。归与母王宜人诀，束甲出，短兵巷战，次子世胤并家丁三人皆与难，王宜人投井死）。

保督麾下副将冯某（杨文岳之大将虎大成，先汝宁未破攻上寨，中炮身死。自成攻汝宁，惟冯副将随文岳在南湖力战，势屈自刎）。

西关参将王某，北关副将赵某（自成攻汝宁，两将力战，势不敌，自焚营寨，斫马自刎。以上三人各书并失其名）。

又有汝宁千户刘懋勋，杨绍祖（战死），百户弃荣荫（守南门死），承德（守西门死），李衍寿，阎忠国（守栅死）。尚有汝宁千总王基、萧承运、於人年与琼战死东门，千总张惟敬数胜贼，被斫马下，取其元以去。汝宁士民，则有监生赵得庚，杨道临，黄鼎云，贡生林景，生员赵重明，费明栋，杨应稹，杨应祥，吴秀，李玑，杨镳，张经训，马献书，李士谔（皆死），郭正谊（负母求脱被刃），赵得唐，胡端，马骏（骂贼被杀）。

△邑绅孝廉之死事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公所修（字修白，商城人，万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庚戌进士。崇祯十四年，寇攻商城，守西门。城陷死之，名在逆案）。

通政司通政李公梦辰（字元居，睢州人，戊辰进士）。

翰林院检讨马公刚中（字抑伯，商城人，甲戌进士。由大同推官考选，以乞假归。十五年，献忠攻城，率义勇登陴力战。有劝之去者，刚中曰：“我誓与此城存亡，诸为此言可斩也。”城陷遇害）。

户部主事崔公泌之（字卜定，鹿邑人，乙丑进士）。

阳和道副使洪公胤衡（商城人，万历丙辰进士。守商城北面，力战遇害）。

临汾知县张质（商水人）。

怀仁知县杨士英（西平人，恩贡。骂贼，并其子妇王氏亦死）。

△附见州殉难者，有都司张守正等十人，乡绅魏完真等口人，生员李文鹏等百四十五人，武生王应鹏等十人，省祭官王有威、义民马玉书等五百余人，节妇王氏等二十八人。长葛典史杜复泰等二人，乡绅举人孟良屏等十一人，生员张范孔等五十九人，烈妇戴文妻王氏等十五人。

临颍千总贾荫序、襄城典史赵凤豸俱婴城固守，力竭死。

项城教谕王君多福（息县人，拒伪职不受，为书戒子，自缢死）。

陈州举人王受爵（手刃数贼而死）。汜水举人张治载、马德茂（巷战死）。归德举人徐作霖、吴伯裔、吴伯胤（皆负才名，为贼所杀）。

汝宁举人王调鼎（十年，为贼洪用所杀）。

同时诸生李梅先、赵纯、赵朴、李甲被执骂贼，义民冯玄之兄弟率乡勇力战俱死。

内乡诸生许宣、许き、许宫（倡义入邓州执伪官，坚守许家寨。贼攻破之，き与生母常氏相从入井，宣与宫皆死，宣妻钟氏、家妻陈氏自经，妹许氏骂贼被杀。事闻，赠宣、き、宫皆知县，人称许氏七烈）。

△附见刘时宠（上蔡人，事亲孝。父宗礼以城陷，年老不能去，自杀，而命时宠以逃。时宠仰天大恸，刺杀其一子三女，而夫妇俱自杀，其已嫁之妹亦死）。

朱耀（固始人，与其父允义、兄炳思成皆勇敢。崇祯八年，寇围城，耀父子力战冲突，贼乃退。九年，耀身自斩贼数十，陷重围，为贼所擒，大骂不屈而死。父与两兄愤踊复仇，贼大败，固始乃全）。

又副将刘国能守叶县，李万庆守襄城，城破不肯从贼，死甚烈（万庆赠都督同知荣禄大夫，立祠襄城。国能、万庆皆降将，国能即飞虎，万庆即射塌天也。又降将扫地王张一川击献贼被檛，贼窝之）。

汴之亡也，以水，故不载。雒阳福邸在焉，贼得其赀，以号召中原，此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亡之所系，固当以雒阳为首。吕尚书以官以节，法应特书，故先之也。猛将军则其子先捷前死于开县矣，视曹少保、周忠武何多让焉？或曰：“邑绅武臣，则既补之矣，李贞佐、钟其硕等，邑令也，台使者何以弗录？”则未知其遗之与？抑予或过于所闻也？君子之闻人善也，宁存而勿论，无弃而勿信，有忠厚之道也，故笔之。

◎秦真宁、襄乐二战，死忠者二人，同死者一人。

大同总兵都督同知，赠太子少保，曹公文诏（八年七月，公以二千人与贼战于真宁之湫头，斩级五百，乘胜突追三十里，为贼骑数万所围，力屈转斗，拔刀自刎死，游击材官没者二十余人。事闻，赠太子少保，荫一子指挥佥事，世袭）。

副将艾公万年（与贼战于宁州之襄乐镇，中伏被围，死之）。

副将柳公国桢（与万年同没）。

△大臣兵败赴阵死事者一人兵部尚书三边总督，兼制应、凤、江、皖、豫、楚、川、黔军务孙公傅庭（十六年十月郏县之败，公固守潼关。关陷，公退屯渭南。贼攻渭南，破之，公策马陷阵死。公妻张夫人于西安破日率二女六妾沉于井，挥其八岁儿逾垣避，有老翁收育之。公长子世瑞重趼入秦，得夫人尸，貌如生，老翁归以弟，相扶还见者泣下）。

△同死者一参军乔君迁高（定襄人）。

△西安城陷职官死事者六人巡抚陕西都察院副都御史冯公师孔。

按察使黄公纟乞（纟乞 字季候，汝宁光州人，天启壬戌进士。初以兰州兵备，曾破李自成于山中，由洮岷道升按察使。西安陷，贼诱以重爵，正色不屈，赴井死。妻王淑人先自尽。事闻，赠太常卿，谥忠烈，其子黄彝先以乙亥光州陷，巷战死）。

长安知县吴从义（顺天人，庚辰进士）。

指挥崔尔达。

秦府长史章世炯。

△西安乡绅孝廉死难者礼部尚书渭南南公企仲（万历庚辰进士，年八十三，遇害）。

工部尚书南公居益（企仲兄，师仲之子，被炮烙死）。

礼部祠祭司主事南公居业（企仲子，甲辰进士，被炮烙死）。

右副都御史三原焦公原溥（骂贼，断舌而死）。

宣大巡抚焦公原清（不受伪官死）。

御史王公道纪。

参政田公时震（不受伪职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副史祝公万龄（冠带至斯道中天院，拜孔子，自缢死）。

佥事王公徵（七日不食死）。

诰封都察院朱公常德。

举人席增光，朱谊泉（俱投井，谊泉系宗室）。

又都司舍人丘从周（从周长不满三尺，醉骂自成曰：“若小人据王府，日追乡官饷，灭不久。”自成亦不杀，曰：“此酒鬼，持去。”时天寒，其下弃之于地以冻死。或云姓戴龠考）。

△属城道臣以下死者商雒道黄公世清（滕县人，甲戌进士，商州陷，死之）。

渭南知县杨暄（山西万全卫人，庚辰进士。暄初与蔡教官同守东门，举人王命诰先自成未至十里，迎之，因开东门以应，城破，索印不与，擒之至，不屈大骂，并蔡教官俱被杀。蔡辽东人。命诰寻以事被刘宗敏笞掠，欲杀之，自成不许，后用为兵部尚书。其父亦举人，先朝为忻州知州，贼败后为兵所投，命诰遁去）。

蒲城知县朱一统（抱印投井死）。

中牟知县朱新乍（中牟初未破，知大势不支，妻妾死。城陷，乃自缢死）。

凤翔知府唐公时明（时明字尔极，固始人，万历戊午经魁。誓守凤翔，有典史董尚宝内应，城陷。自成遣牛金星诱降，又令尚宝说之，大骂不屈，自缢死之。次月，尚宝发狂暴死，人谓时明阴击之云）。

平凉知府简公仁瑞。

崇信知县庞瑜（公安人，甲戌年死难者）。

△榆林文武大吏死忠者七人（秦人作《七忠烈传》）

兵备副使都公任（祥符人，癸丑进士。城陷，引佩刀自裁）。

总兵王公世国（骂贼不屈，死之。公提督将军威之子也）。

总兵尤公世禄（不屈骂贼死，其历官见前）。

总兵王公世臣（不屈骂贼死之，乃世国之弟）。

总兵李公昌龄（西凉勋属，侨居其地，不屈骂贼死之公，故延绥总兵也）。

总兵刘公某（骂贼被磔，史落其名，本中协副将，为宪副彝鼎子）。

总兵惠公显（被执，过神木仰而绝，本左协副将，从诸生起家）。

又副将尤翟文，常怀德，李证龙，张发，杨明，游击孙贵，尤养昆，守备白慎卫，李宗叙皆以废将守榆林死之。

守将则游击傅总、潘国臣、李国奇、晏维新、陈兴、刘芳、刘廷杰、文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千备尤勉、惠渐、贺大雷、杨以伟。榆林卫指挥李文、李文灿等，皆守城遇害。

△庆阳官绅死者四人副使公复兴。

推官华公居圣。

宁州知州董公琬。

邑绅麻公僖（字三轩，万历丁未进士，官至太常少卿）。

△耀州乡绅太常寺卿米公师襄。

△固原乡绅江西巡抚张公凤翮。

△甘肃死难者巡抚甘肃林公日瑞。

同难有副将郭天吉，巩昌监牧同知，兼监纪甘州军事蓝台（字辉夕，光山人，贡士）。

州绅罗俊杰、赵宦。

中军哈维新、姚世儒。

△附见崇祯七年，固原道陆梦龙（闰八月二十五日，贼围静宁州，梦龙来援，兵败死）。

八年咸阳知县赵跻昌（八月，城破被杀）。

又扶风知县王国训（城破死之，失其年）。

夫贼始于秦，终于秦，今以死事观之，是何秦人之多也？当曹少保之与贼战晋中也，尤世禄曾为大将而不效，今与两王刘李同时不屈，此皆世将之胄，《语》曰：“不乂家声。”诸公有焉。世传孙督师以军兴法，为秦父老所怨，又何以流离急难，秦人匿其孤以免也？斯非施德于秦之验乎？焦公骂贼，兄弟同死，南公以下，一时赴义者数人，呜呼！岂可谓秦无人哉？

◎晋△大臣死事者一人巡抚山西提督雁门等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忠襄公懋德（十五年晋饥，土寇王网者恣甚，公至，定其遗孽，五台、交山诸寇俱尽。李自成之破潼关也，公以八月至平阳防河。十月，廷议以公儒者，非戡乱才，诏以郭景昌代之。贼急，有劝以解任自便者，公曰：“吾平日讲学，颇识死生大义，今安危呼吸之秋，忍去之乎？纵新抚至，亦与同殉封疆耳。”其再从太原出师救平阳也，诸将难之，公曰：“吾固知力不敌，但不救平阳，逆贼长驱，无险可守。吾总办一死，与其死于贼，不如死于战。”已而晋王及士民拥马不能前，皆泣以守省城为请，乃止）。

△同死者四十余人布政赵公建极骂贼不屈死（建极字生同，河南永宁人，己未进士。其家守王范寨，寨破为自成所屠。建极五子皆死太原，亡家仇国怨一时并集，故建极骂贼尤烈，赵氏一时尽矣）。

按察司副使兼参议督粮道南公刚中（字桓生，山东陵县人，辛未进士。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常博授南垣，十六年升今官，十月至太原。抚臣蔡公方驻师蒲阪，公分城东，同诸司道设守甚力，以阳和标兵三千之调防省城者骄蹇，虑为贼应，强之移南门外城中以安。十七年，河东望风数溃，独汾州道范士髦斩叛待援，而公与蔡公三斩贼吏，为守具。贼于二月六日攻太原，明日南关外城陷，果阳和叛兵应之也。公在城上杀贼数十，会夜阴ａ，大风沙击面，公督守益力。迟明张雄引贼入，公缢而未绝，被贼，大骂。次日遂被害，元堕复跃起丈余，贼众惊愕）。

冀宁道佥事毕公拱辰（莱杨人，丙辰进士）。

副使毛公文炳（郑州人，戊辰进士）。

裨将牛勇，朱孔训，王永魁，先期陷阵死（孔训初与勇同出战，被伤，城破死）。

中军应时盛先杀妻子，而后与蔡公同缢。

当张雄之投贼也，拔刀向时盛而先伏人焚城楼火药。时盛叱而追斩之，不及，药焚，风狂火烈。时盛见大势已去，乃至南城，拥公上马，自西城下遇贼巷战，擐甲持矛，左右冲突。回顾不见公，遂单骑溃围出。俄而遇公于道中，公已弃马仗剑立。时盛曰：“何弃马为？”公曰：“诸将欲拥我夺门，我应死，去将何之？”（诸将以公下马不肯行，乃拥巡道杨本祯夺西门出。黎志升时为提举，降贼，用为礼部侍郎）

时盛曰：“吾义不负国以负公。”乃扶公至三烈祠，解其袍带，以为公缢于东梁之左。忧其轻身，取己铁铠披之，乃绝。时盛向公再拜，而自缢于东梁之右。是日也，盛手击杀数十人，贼辟易无敢当者。又先期令妻子自杀，而后与公同殉，诚所为烈丈夫哉！凡忠襄之忠，应将军成之也。

贼之将渡河也，以三道进，下流则繇蒲阪趋平阳，中流则繇延趋汾晋，上流则繇楼烦趋宁武。贼初破潼关，则平阳为急，比榆林、延绥继陷，则岢岚烽火相接，势不得不返顾根本，岂得以公去至平阳为公咎欤？晋中止一大将，有兵万人，而抚标不过三千。防河议起，公疏以贼聚而攻，我散而守，为非策，宁命周遇吉扫宁武之众，率宣云诸将，以兵拒之于河。会其事中格，而遇吉颇以尽撤分泛，力扞北境为解。其后所遗二千人救平阳者，退归，驻太原之外城南间（或曰南间兵乃阳和王继谟所遣之标兵，非宁武卒也）。

贼至不战，开门迎降，晋人颇尤之。然公尝有书约遇吉同死，曰：“贼万一渡河，我死守太原，以遮其东，公死守宁武，以拒其北。彼欲长驱直犯，畏两镇之议其后，援师渐集，即京师可以万全，此睢阳之烈也。”遇吉大以为然，既而两人不负所诺。呜呼！大势已去，人心瓦解，不能战则有守，不能守则有死，两公无愧于心足矣，他复何疑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附见原任都司张宏业，百户彭鲲，晋府典史樊子英，诸生朱霞（霞宗室也，父慎趾，贼怜其老，欲释之，大呼曰：“奈何不杀我？”延颈就刀），樊维播，魏选奇，千户司鼎，指挥刘秉钺，马负图，韩似雍，原任守备申鼎钦俱死。

晋府仪卫司瞿通群，牧所千户王德新俱死。

江州北城乡约守城，贼至独不去，被杀。

贼陷灵丘府，掌理朱慎镂，宗子朱文衡、朱长安死之。

张景维阳曲人，甲子举人，升光山知县，未任被杀。

晋府宗贡朱敏策授龙门通判，闻太原陷，封府库图籍，为父位，望阙遥拜，自经死。

任万民阳曲诸生，以荐授武城令，任三年，城陷，死之。孙衤吴阳曲贡任满州学正，投井死。

河曲诸生杨应璧河曲人，苗根于，苗纯粹，赵词元皆以击贼被害。

孙国显丙子拔贡，闻都陷，饿七日死，妾鲍氏从死。

又崇祯八年死寇难者，辽州知州李呈章（信阳人，丙子孝廉。辽州陷，坐堂上骂贼，不屈死）。

又户部郎中葛公凝秀（平定州人，甲戌进士。甲申八月，贼胁授伪官，不屈死）。

◎江北△凤陵之难太守颜容暄（四服避狱中，被执，杖而后杀之）。

留守司朱国相，千户陈宏祖、陈其忠俱御贼，战没于阵，尚有指挥程永龄等者九人。千户盛可学等八人，百户上官荣等二十人，镇抚二人，内官崔臣等十人，俱被杀。

△颍州之难颍州知州尹梦鳌（手刃贼）。通判赵士宽（巷战，与梦鳌皆被剑投水，合门死）。

附指挥同知李从师，王延俊，千户孙升，田三俊，百户罗元庆，田得民，王之麒。

州绅兵部尚书张公鹤鸣（年八十五，贼倒悬于树射之，大骂不屈死）。子张大同（于父尸哭，被杀）。

副使张公鹤腾（骂贼死，鹤鸣之弟）。

又乡绅刘道远，田之颖，李生白，丁嘉运，举人白精忠，郭三杰，生员死者七十七人，颍州卫生员死者二十六人。

△和州之难知州事黎宏业，署学正举人康正谏，训导赵光远，州绅监察御史马公如蛟，候选运判马如虬，诸生马如虹。事闻，九年正月，宏业、如蛟皆赠太仆少卿正谏，赠国子监监丞，光远赠学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有张元贞赠鸿胪署丞，张时行、卜谟、卜志皆赠主簿，不知死何官，备考。

△舒城之难翰林院编修赠某官，胡公守恒（戊辰进士）。

△萧县之陷乡绅任之彦等十六人，诸生孙思谦等五十二人，被杀。

△巢县之陷知县严觉（湖州贡生）。

△庐州之难知庐州府太守郑公履祥（浮梁人，丙辰进士）。

原任参政卢谦（端服待贼，刃纷加，掷尸小池，池水尽赤）。

△潜山之陷潜山知县李胤嘉（沈丘人，拔贡），被贼执胁降，不从，同典史沈所安（仁和人）皆遇害。

△怀远龙岗集之战游击朱子凤（领庙湾兵五百与贼数万战，死之）。

△宿松酆家店之战副将程龙（以火药自杀），安庆参将潘可大，守备赠昭远将军陈於玉（前防浦口有功，自刎，面如生），偏裨詹兆鹏（触石死），王希韩（一营俱死），陆王猷（被脔分），黄宏猷（锯齿，骂不绝，断足），莫是骅，唐世龙，王定远，周喜，张全斌，俞之夔，顾应宗，蒋建，藩象谦，季靖（俱死），皆赠怀远将军。

△南京京营之败神机营都司徐元亨战没。

颍州、和州、舒城为江北三忠，独张鹤鸣为大司马时，篝陷熊廷弼。廷弼之死，成于丁相绍轼。绍轼于长安道上，白日见廷弼，归而脑裂死。鹤鸣年逾八十，卒遇惨难，讵可以得正而毙，遂恕其平生哉？酆家店之战，陈於玉以下偏裨也，其赠恤为厚，抚臣张国维请之也。其兵不足用，国维抚之以恩，故於玉为之死。余吴人也，得其详，因备载焉。

◎楚△武昌之难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贺文忠公逢圣同死，参将崔文荣，楚府长史徐学颜，武昌通判李毓英（全家自缢），邑绅冯公云路、熊公雯。

△承天之变守献陵楚抚宋一鹤，总兵钱中选，留守都司沈寿崇，钟祥知县萧汉俱自杀（汉为令贤，贼戒勿杀，幽之寺。汉谓僧曰：“吾尽吾道，不碍汝法。”自经死）。

道臣张凤翥，太守刘梦谦俱死。

黄州乡绅副使樊公维城（骂贼不屈，洞胸死于即辕门）。

黄岗诸生易道沛，易道暹及其子诸生易为琏。

又应山孝廉刘申锡（甲子举人，倡义于应山孝感云梦，申锡恢复后为贼将白旺所杀。申锡家饶于贵，养死士百人，与申锡皆战死）。

程良畴（倡义白云寨，恢复孝感，斩贼自二十八骑。复以战败为白旺所获，死于安陆县。伪令白助公守孝感，良畴以白云寨义兵逐之。良畴方征各寨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降贼者，助公逃至德安，请兵与良畴战。良畴督兵过他寨，寨破被擒，白旺强之以降，逾半年不屈。左良玉遣惠登相攻德安，白旺以左兵乃良畴召之来也，遂于城上杀之。良畴复县之功赖诸生万以忠之功居多，以忠旧台臣万言抡之子也，以忠捐赀守城。献忠已登城而击之下城，赖以全，后自成陷孝感，复同良畴恢复。奇士也，竟得以病终）。

△随州初陷死难知州王焘（太仓人，戊午举人）。

△献贼襄阳之难兵备副使张公克俭（十四年二月，克俭已升河南巡抚，未赴任，难作）。

推官邝公曰广。

襄阳知县李公大觉。

△献贼湖南之难湘阴知县杨公开（广东潮州举人）。

衡阳知县张公鹏翼。

东安知县陈公道寿，又冯一第（湖广甲子举人第二，避贼入山中。会献忠得其父，乃出，强以官，大骂不屈而死）。

△献贼破麻城暑麻城县萧颂圣死之。

△李自成荆襄之难枣阳令郭裕（新淦举人）。

宣城令陈美（新建举人）。

光化令万敬宗（南昌人，皆以破城被杀）。

△不受李自成伪署而死者福州通判宋公大勋，罗雄知州蔡公思绳（皆襄阳人，以不从贼而死）。

江陵举人陈万策，李开先，光化举人韩应龙（强以官，自杀）。

封礼部侍郎丘公民忠（城破自经，死闯贼之难，大学士瑜之父）。

贺文忠醇儒成仁取义，得之于所学，其入水不濡，若有物守之者，天亦知其忠，况于人乎？承天之陷，贼欲发献陵，大声作于山谷，乃惧而止。彼宋一鹤、钱中选一死不足塞责，然以兴献皇之灵，不可以莫之殉也，亦足以赎其辜矣。刘御使送三王入粤，身返永州，固守被执，题诗驿壁而自缢，抑何其从容与？此吾所为书其官，书其地，书其事，其死各有不同也。蔡道宪、徐世淳、郝景春、阮之钿、徐学颜、崔文荣此六人者，殉义慷慨，虽古之烈士，何以复加？固当光于前史矣。抑吾又疑焉，杨嗣昌未始不为尽瘁，独其荐熊文灿，乃以幸解免，向后遂至误国。后世弃其力而思其罪，则嗣昌戮余也，安得谓之以死勤事乎？贺文忠以笃谨而得正命，扬武陵以怀诈而被恶名，不然以彼生平，讵出宋一鹤之下，而不得列于死事？吾见言者责之太过，故于纪楚也，表而出之，欲以服其心也。

◎蜀△十年滤寇入蜀之难昭化知县王时化（赠尚宝丞），剑州知州徐尚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赠参议），郸县主簿张应奇（赠按察使司知事），金堂典史潘梦科（赠将仕郎）。

广元破，守将总兵侯良柱阵亡。

△十三年流寇入蜀之难楚将汪之凤与贼战于土地岭，死之。蜀将张令与贼战于黄九滩，死之。参将刘士杰与献忠大战于开县，士杰及游击郭开、猛先捷皆战死。

△已渝之难旧抚陈公士奇（镇海人，乙丑进士）。

知府王公行俭（宜兴人，丁丑进士）。

巴县令王公锡。

△成都之难巡抚四川龙公文光（马平籍鸡容人，壬戌进士）。

监察御史刘公之勃（字安刘，陕西宝鸡人。献贼以之勃同乡，欲用之。之勃劝以不杀百姓。既免，劝以改邪归正，拥立蜀世子。不从，即大骂求死）。

成都推官刘公士斗（字映薇，南海人，辛未进士。当之勃与献忠语而未决，士斗从后大呼曰：“此贼也，公不可少自屈。”贼执之，士斗又反顾之勃面，语如前。其死最烈）。

成都知县吴公继善（太仓人，丁丑进士）。

华阳知县沈公云祚（太仓人，庚辰进士。之勃、士斗被传，云祚请同死，遂遇害）。

仁寿知县顾公绳（台吴县举人）。

资阳知县贺公应选（字继登，丹阳人，甲午举人。贼破资阳，幸之不屈，处之别营，至乙酉冬被杀，十七口俱死）。

总兵刘公佳胤。

邑绅太常寺卿黄公伸。

户科左给事中吴公宇英。

偏沅巡抚西充李公乾德。

当巴县之陷也，邑绅有童思圣者，请降。贼令之招其同年刁化神，化神得书不至，思圣仍被杀。夫以贼之强暴，腹心左右严锡命，且不免于死，而他人尚苟免求全，徒取𠔃辱，此尹大常之骂贼不屈，为得死所也。李西充初以沅抚破贼，既入蜀而闻其父被害，而与袁韬起事后，率其弟升德同赴水死，则献忠之灭也已岁。然乾德始终与献贼为仇雠，而汨罗之投，又以滇兵复出，为献贼余党，则其死事安可不书耶？端王之被难门南道，陈羽白亦以从王遇祸，以秦则非其地，以蜀则非其官，故弗及也。

△附记死事之表章固矣，其不死者，责以大义可也。世俗流传，好用私意相增饰，如《甲申纪事》者，出于小说家之口，尤失实不经。项水心煜者，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无循行，为公论所薄，在乾累以诡激市伉直声。按贼本三月十九日破京师，水心于四月十八日已则陪都，嗣君即位，身与拜舞之列，因向朝士述在途毁形易服状，为南台陈御史所纠，其月日可考据。当时欲以污伪署杀之，以彼弃妾与孥，万死南还，三千余里之远，不一月重茧而至，不知更有何地何日，可以纵贼？黄石斋先生正告南中用事者曰："唐天宝之乱，从王为上，自拔次之，若水心者，何罪？"余亲闻其语，深服以为笃论。周介生钟者，才不足以副其名，为人乃友弟笃厚，不死，实大负生平，与众同罪，更复何辞？乃元宋红巾尧舜汤武等语，见载《缀耕录》，遽以之入爰书，行大法，谗口嗷嗷，此何说乎？迹其祸本，刘泽清曾金币聘之不应。介生有季弟曰，尝同饮阮怀宁家，壤坐大骂，介生不为谢，以此两人切齿，众傅成其狱。李舒章霎为诗吊之曰："乱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郑台州，《剧秦》新论何曾草？月旦家评总世仇。"汝南群从兄弟，晚岁睚眦，不含急难，乃缘饰讹传，外人遂指为左验，舒章之诗，盖实录也。野史错乱甚多，不可枚举，后世论其事者，宜加详考焉。

《绥寇纪略》，汇辑死难者甚明，特录之，照其原本，不复妄增，然特死于闯，及甲申以前者耳。若献贼屠戮全蜀，及黔滇之死节者，概未之登也。知其中亦间有其人，苟活而误入褒录者，识者自能指之。他如鼎革维新，为殷顽，为夷齐者，何可指屈？表章节义，别有国史，何敢轻赞焉？

△附忠贞轶纪顺天教授江左徐君懋贤手辑《忠贞轶纪》一卷，载京师甲申殉节之士，挺挺赴义，视死如归。呜呼！此不足征人心之不死，而三百年王泽之深长也哉！其所纪半属儒生，间及一二武职间曹，要以阐扬幽光，补国史所不及。至于中闺贞媛，尤不胜书；当兹晦宴否塞之日，而取义舍生，宁甘玉碎，毋为瓦全，非所谓爵然自濯于污泥者欤？是书辑予甲申岁当前闻见，要属真核，且其言甚质，足为一时实录，爰抄其姓名，以备后人采焉。

生员阮谦（谦父文相，初为神枢营号头。二十一日闻帝崩，父子相向而哭，乃率弟文彩暨家人同拜帝灵。文相缢于中庭，谦与文彩缢于门外，庭内则文相嫂马氏、妻王氏、女三姐、文彩妻朱氏、妾王氏、谦妻王氏，五妇一女分东西梁死焉，阖门九人无一生者）。

生员蔺之菀（菀闻寇氛，每切齿裂眦。及城破，叹曰："惟一死耳。"乃跪向母曰："儿虽为诸生，然岁縻廪粟，君恩深矣。今义当殉难，不复能事母也。"母牵衣止之，乃奉母携家属避难他地。潜归旧室，经死）。

生员周上贵（城破时，贵方缢于室，为贼所解。至四月二十日，书四语于绅，潜自经死。其书绅语曰："痛心先帝，蒿目时艰，回天无力，在世何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员蒋士忠（十九日，士忠闻贼破城，遽持刀奔贼。所遇三贼，力战被重伤，贼竟舍之而去。翌日知帝崩，恸哭望其妻，同赴水死）。

生员陈正国（贼破城，国欲殉死，念母老不能自决。母察之，朝夕相持而泣者匝月。一旦鸡鸣时，母子并缢死。正国既没，弟正仪、正中亦相缢死。国仅遗三月孤儿，妻狄氏苦节抚之）。

锦衣卫镇抚魏师贞（城陷，自焚死）。

署都督佥事李明善（城破自缢）。

游击刘文质（贼破城，自缢，妾于氏从死）。

指挥宋延福（城破，偕妻陈氏同缢死）。

户部陕西司员外宁承烈（城陷，缢于公署土地洞）。

生员常自牧母（亡其氏，年六十矣，厉声骂贼，身触刃而毙）。

生员沈埙母敕封孺人刘氏（年四十九岁，自以命妇义当殉国，城破坠井死。长女已适人，亦同日赴井死）。

夏妻孺人赵氏（孺人为夏继室，生一女。夏为福建参政，留家京师。城破，谓诸子曰：“国家大变至此，汝父在闽，我身为命妇，惟死为得全耳。”先麾其女赴井，然后偕季媳孀妇唐氏同缢死，仆妇王氏亦随死焉）。

镇抚司佥书指挥李若琏（琏居官廉平，忤旨削级。城陷，题诗衿带，朝服缢于中庭）。

京营参将陈嘉谟（嘉谟分守安定门，贼从东门直入，嘉谟巷战而死。聘媳罗氏以絮袈塞口死）。

布衣杨国震（城破，国震聚妻一室，积薪举火，邻人救止。震遂移居东城黄华坊，与妻郑氏、子杨德甲自焚，其同居田氏三女一男亦同投火死）。

生员张烈祖母崔氏（有抚孤守节四十年，子希贤、孙烈俱有名庠字。贼破城，烈痛心发愤，日住伏帝尸而哭。贼怒拘之，令作文，命题为天与之。烈破曰：“无可奈何。”贼大笑，崔欣然曰：“孙若得死所，吾之愿也。”后贼入其室，崔高坐骂之，家人恐，咸跪而为之请。贼以为老悖，竟舍之去。贼既退，崔呼家人，语曰：“吾平日教若辈云何？而向贼作如此面目！”怒不食，死，年八十矣）。

光禄署正于腾云（贼入城，云大书斋壁曰：“死不顺贼。”遂偕其妻郭氏、妾刘氏痛饮，同缢死。或作署丞于腾蛟）。

昌镇标将任之华（贼围城，之华请于兵部，愿领火器三千守北面，未果而城陷。华亟归曰：“家人不忍我死，当逃生耳。”遂出门，潜返马厩，缢死）。

锦衣百户吴登俊（江南人，以功世袭，城陷，自缢于宅后之水塘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布衣秦文举（闻帝崩，率妻子北面再拜，举家自焚死）。

布衣张时燧（骂贼不屈，贼义而舍之，归复缢死）。

知州马象乾、教谕常朝光（乾甲子举人，光壬午举人，二人素友善。乾任仆州知州，家居。光授宝坻教谕，未赴任。三月十八日，贼围城急。乾过光家问所以处此，光曰：“得死为幸耳。”翌日城破，乾率妻子六人并缢死。光被贼擒，骂不屈死之，妻沈氏、子德治亦自经于家）。

致仕经历詹应麟（麟年近八十，被擒至贼营，厉声骂贼，致劈脑死）。

锦衣卫旗尉邬默妻赖氏（默昆季四人，长兄焘，次聪，次默，怎勋。城破日，赖氏慷慨语默曰：“尔盍图杀贼以报国？无空死沟渎。我妇人焉用苟活以累尔身？”遂率己女一及煦二女先死，少顷煦儿妇刘氏、孙咸哥、孙女大姐、二姐并随勋妻霍氏缢死，勋亦死焉。及四月三十日，焘为贼所逼，复与其妻聂氏、孙健哥俱缢死）。

赵氏（赵氏锦衣指挥同知张元庆妻也。贼入庆家，赵氏厉声与拉白刃，交下而死。于是元庆妻赵氏媳梁氏、赵氏、刘氏，子妾张氏，孙生员长玉宾，孙妇鬼氏，孙女大如并投井。贼退，家人救之，惟梁氏少存一息，旋复投缳死）。

郑氏（癸未武进士锦衣指挥李凤翼妻。贼入城，氏集其家妇女十一个同缢，死者凤翼妾朱氏、媳陈氏、侄媳助氏、女二、侄女四、婢庆元）。

生员杨肇兴母杨氏、叔母孀妇李氏（城垂破，杨氏先投井死，李氏孀居二十余矣，见杨死，语诸妇曰：“大母年六旬尚就死，我辈宁欲生乎？”遂偕其媳潘氏、弟媳李氏，并赴井而死）。

生员李慕悬寡母徐氏（徐少寡，悬以遗腹子抚教成立，贼入城，掠悬去，母遂偕其媳陈氏、侄媳袁氏、侄女二人同赴井死）。

生员钟宇秀母高氏（孀居。间贼至，投缳死，宇秀妻李氏亦随姑死）。

生员颜卓妹（年甫十三龄，有艳色。贼挟卓献妹，卓不从，女闻而自缢，母王氏痛其女，亦死）。

故金吾卫经历赵对妻李氏（贼破城，李在房内掘土，深六七尺，藉以锦褥，上覆锦被。偕女二姐、孙女长姐同入坑，以土掩之而毙）。

生员牛应象三女（长年十八，次十五，次十三，俱未字。闻贼破城，掘土自埋死）。

生员萧嘉熙妻李氏（城破，率两妾安氏、陈氏同缢死）。

生员苗有或妻李氏（城破时有械肄业山居，李氏携两孙付邻人，自同一女赴井死）。

生员翁宜中妻周氏（城破赴水，为邻人救免。四月三十日，贼将遁，更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掠，氏惧缢死。九日方殓，颜色不变。时方赤日，有阴云覆其上）。

生员毛公望妻杨氏（太医院吏目杨元女也。贼入城，杨氏语公望曰：“我死矣，幸为语母家，各自尽，无为贼辱。”即□一女一婢共赴井死。公望奔告于杨，而元之妻洪氏、妾王氏并一男三女，俱已赴井死矣）。

生员刘赞明妻牛氏（年二十四岁。贼破城，号泣满路，氏曰：“吾何惧哉？彼能虐生，不能凌死也。”贼入其室，氏投生女于水，手刃自刎死）。

举人曹家麟妻于氏（氏孀居守节十年。闻贼至，付遗孤于大母，从容自缢死）。

生员张兆玄一门四节妇（冢妇苗氏即有或女也，仲妇刘氏、妾养魁、女四姐同时赴井死）。

生员李时滋妻氏（贼临城，氏缝绵衲衣一件，藏碎银四两，语时滋曰：“有变当服此。”时滋怒，掷衣而出。十九日，氏以衲衣付家人，携子妇梁氏并一女同缢，滋父子竞以衲衣护济）。

生员刘任妻妹（妹少寡，依兄母同居郊外。贼至，同嫂王氏赴井死）。

生员刘肃妻王氏（氏一居苦节，贼至，偕幼女赴井死）。

生员孙灏妻王氏（缢死）。

孺士张捷妻马氏（守节十三年，一女年及笄，贼至，同缢死）。

生员石原妻戴氏（缢死）。

生员将如兰妻边氏（逃乱至母家，同母赴井死）。

寡妇张氏、丘氏（张氏生员田霈妻也，年少孀居，城破时缢死。丘氏夫陈姓，守节二十三年，贼遁纵火时自缢死）。

生员史彝典妻萧氏（缢死）。

周道隆妻姜氏（四月三十日缢死）。

季聚金妻秦氏（缢死）。

生员贾士遴母白氏（四月三十日，同媳李氏、孙女大姐同缢死，长子上在、孙兆元、兆庆亦死）。

太医董从云女（从云被杀，女赴井死）。

三月十九日自尽者，又有生员黄化龙与其母金氏、祖母贾氏、伯母范氏共四口。生员王三祝妻陈氏并二女，共三口。生员王有信母张氏，嫂朱氏、刘氏、韩氏，妻包氏，弟妇丁氏，侄女大姐，共七口。生员李调元母杨氏。生员阎梅母李氏。生员张炯庶母徐氏。生员包羲易伯母柏氏，女三姐，侄女大姐。生员朱用卿父朱字义。生员洪士望弟洪士奇。生员夏时行妻李氏妹三人。生员冯介妻于氏、嫂陈氏、侄女柏姐。生员温良璞妻李氏，女大姐。生员张廷瓒妻刘氏。生员黄维泰妻董氏。陈时泰妻曹氏。李尊元妻□氏妹三姐、七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月三十日自尽者，则有生员史载文母林氏，宋寿国母方氏，曹绍勋母朱氏，妻张氏，生员王良眉妻张氏，米绍乘妻叶氏，何器妻夏氏，郑以炳弟妇戴氏，郭茂襄妻辛氏。生员李思献妾王氏，子李梦夔媳陈氏，女二，男女孙各一。

◎群寇闯献之兴也，千百其党类，而先后十余年间群盗四起，益难枚举。前人譬胜朝国势，如衣败絮，行荆棘，意者其然。

△漳泉海寇漳泉海寇起自袁进，进受抚于闽将沈有容。进之后有袁忠，亦以受抚，与进并于辽东效用。忠之后有杨禄杨策，禄策之后，有郑芝龙。芝龙泉人也，侵漳而不侵泉，故漳人议剿而泉人议抚，两郡相持，久不决，寇愈横。上为之逮治巡抚朱一冯，旧抚朱钦相，总镇俞咨皋等。已而芝龙悔祸，降于两广总督熊文灿，有旨戴罪立功自赎。余党蔡三、老钟六等，自闽海飘至广东粤、莱芜、马耳粤、牛田洋，分往埭头、洋屿、青粤等处，我师御之，颇有斩获。其中李芝奇者，称最强，初由立钟东上陆鳌中左，为郑芝龙所败，继又突大小金门，直犯潮海，入揭阳铺，与把总郑廷芳力战过城，知揭阳县冯元飚率乡兵出城外，曾历埠大战，互有杀伤。其时杨策已被获于马耳粤，惟芝奇于惠州、潮海间恣掠。其老钟六者名斌，窜而之浙，尝以佯败，诱官军入洋，贼宗四合，总哨皆没。宁、绍、温、台、苏松在在告警，巡抚张廷登增ぎ召兵，浙寇渐平。广贼刘香则又芝奇之党后出而更锐，犯小程，犯长乐，再犯广之海丰，诡乞降，熊文灿信之。七年四月，道臣淇云蒸、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往招之，谢道山被留。逾年郑芝龙合兵夹击，香挟道将出船止兵。云蒸大呼曰："我矢志报国，急击勿失。"遂遇害。香势蹙，自焚溺死，承祖与二将脱归，于是海祸遂息。（《绥史未刻编》）

江南海寇始于黄尚忠，尚忠死，又有陆大、廖二，而顾荣为剧。尚忠以十一年之冬，掠太仓之陆公市，寻就擒，陆大则以明年秋围崇明县，大掠青村柘林，为其下所杀，廖亦遁去，而众推荣为长。荣招廖二合之，南北一宗，为船一百五十，众万人，约以十五年二月图据崇明。邑令陆一鹏、守备陈安国设守，杀我把总王百度，百度勇将，人惜之。再犯福山，江南大震，应抚黄希宪、定海总兵王之仁期会剿。苏松兵使者程视师刘家河，班捕斩格，募渔船百，渔下二千，为渔勇营，合诸哨。四月十八日出洋，遇贼高家嘴，王之仁前哨用大炮，碎贼一舟沉之。陈安国誓死夹击，贼大败，斩贼数百，焚十五舟，生擒五十五人。又败之大安沙，败之江北新港，收之楞头，获舟六十，俘百人，焚杀溺死无算。贼窜入淮北，为漕督史可法将士所逆击，复转而南。程得其兄顾大令，柘林守备杨芳者，与之俱以喻降，荣乃归命。杀余党二千人，收其舟二十八为军用，人皆以程有方略云。（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东山寇崇祯元年，寇聚广东罗冈，及程乡平远，至福建上杭武平，由长宁小路出安远会昌，伪号水兴，称王结寨（程平有贼张惟天等，增城有贼张元申等，官兵剿之，千户危思仁、康继祖被杀），又江西巡抚杨邦宪奏报流寇陷城劫库，有旨切责邦宪，并谕南赣入闽粤抚臣会剿。其年秋，广东束山绍兴等营，千把总郭效忠、张承祚追贼至新铺头，大有斩获。又往窠所生擒贼首张会云，又右镇把总何维坤，解擒获贼首钟咸、林可美等，山寇渐息。其后又有九连山寇。九连山跨三省九县，其中上氵利、中氵利、下氵利，即王文成所平氵利头贼也。山势羊肠鸟道，而宽平之处，田土膏腴，贼得且耕且掠，以为窟穴。当三四年间，山寇大起，间出赣州之龙南、定南二县，以肆卤掠。南雄郡城庳薄，岌岌莫保。惠州之和平，潮州之平远，皆在万山中，贼得以出入不禁。延至六年，始告荡平。乃用广东按臣梁天奇议，择山中衍沃之处，如野鸭潭者七巢，相度屯种之地，设兵三百人，统于惠州参将。又以形势，移平远县于石窟，而增修南雄府城，皆出于士民之捐助，不关县官许之。（同上）

△河北三叛山东固多群盗，先是六年三月，朱大典报武德剧盗荡平。又云曹南武城玉沙等寨，贼首郭金城等七人被获，境内稍以靖。十二十三年间，有开州人黄小槐者，自号顺天仁义王，有众一万二千，与东阿李相应，焚掠临清、沂州间。后在郓州玉皇庙为山东总兵杨御蕃所执，此亦曹南贼。十四年大饥，乱四起，有李廷实、李鼎铉者，陷高唐州，又东平吏胥开门迎贼，抚臣王国宾讨平之。泰安土寇至十余万，掠宁阳曲阜间，兖州大震。贼取女子，衣以甲胄，守营，而己出放掠。闻青州兵至，还走邳徐，焚其郭，直抵扬州之南沙河店，毁漕船三十艘。复向东平张秋，围丰县未下，徐州贼又从而合之。当是时群盗王名以十数，其中李青山最剧。青山本屠者，因乱啸聚，据梁山之寿张集，上累诏趣刘泽清以进剿。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泽清所部游击赵维修追青山，斩其党艾双双，双双青山技艺师，伪封当家大元帅，梁山诸贼，皆其管辖也。二十七日，青山兵败遁去，有贾望山者，泽清破其巢，执而讯之，称青山同逆党萧侯封等三人，逃往山东之沂州。十五年正月六日，兖东防守都司齐见龙报其弟齐翌龙生擒青山以献。先是青山以百骑走泗水，材官杨衍者，故将御奇侄也。杀其骑且半，逐之至费县东口之箕山，杨相射中其马，翌龙遂得而生擒馘之。援剿禁旅，太监班师入都者曰刘元斌，于中道诡称搜解青山余党，欲以自为功。司礼监王裕民以其疏入奏，疏曰：“臣等所擒梁山寿张集逆贼李青山，有伪军师王邻臣等，本东平州诸生，城陷为贼所得，因为之用。与伪中军赵一资同备心腹，贼之陆梁跳荡，其谋也。别部如黑虎庙伪元帅李明芳，临潮集伪元帅余城印，戴家庙伪元帅陈维新。城印破东平州，明芳、维新破张秋，而维新又烧漕船三十只者也。又以攻破阴新，烧彝陵关箱者，伪元帅朱连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贼之老营，与同起攻破新泰、东阿。伪元帅李相南梁山梁家湾楼顺天飞虎，伪元帅徐尚德猩猩屯，伪元师李青芳，青山之从弟也。梁山伪元帅侯严化，蓝店伪元帅贾望山，萧皮口伪元帅吴应诏，油篓山伪元帅二人王山印、王东楚。梁山伪副元帅二人冯文运、吕同升皆以破东平时，先登为骁贼。萧皮口伪副元帅王加与，花蓝店伪副元帅魏建宏，又有伪千总张明山，伪参谋杨某，而冯三益、吕明年、王茂祥、施可凭皆贼目。臣元斌臣泽清奉皇上歼渠赦胁之旨，不敢根株支蔓，惟条奏首恶，及附逆有迹者二十四人，青山缚置槛车，余皆反接以徇。”上曰：“青山小丑，久乃就擒，不足以献庙社。其命法司，按轻重，磔斩于都市且赏赍将士有差。”或曰：“王邻臣劝青山以约降。”其献俘也，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门受之。众贼曰：“许我做官，乃缚我耶？”至市，青山奋起，所缚之桩立拔，大诟骂当事负约，死乃绝声。上以山东饥困，手诏就抚之，民各归本土，务农耕作，发帑银二万以赈之。其后再有龙山、沧海、渊诸贼，东抚王永吉初至，以三百骑与之战，未浃月，而收缚散遣之殆尽。（同上）

袁时中北京滑县人，崇祯十三年，河北大荒，群盗无虑数十万，真定以南，道路全梗。时中啸聚亡命，先袭开封（时中以十四年三月初六日攻陷霍近，又突往萧县，执其令以去），以其对袁老山一营而言，故谓之小袁营。诸贼中惟时中最黠，同起者相继扑灭，而时中渡河南走，有众四千人，围兰阳。总兵陈永福、吴遂程击败之，二将去而兰阳之围复合。寻又为官兵所挫，时中乃东奔归德，达于颍亳，纠合饥民十余万。时李自成养兵襄城，由郾城而东坞壁向应，时中从颍亳屯以西，相遇于陈蔡之间。时中畏其强，而自成贪其众，遣辩士说之，相与为盟，许配以女。时中遂亻免首听命，破睢阳宁陵以及于归德，时中皆为先锋甚力。然两贼仓卒以形势依倚，其中实不相得，又见自成驱之当矢石，而己收其利，心不服。其去归德攻汴也，行至杞县，遂叛而去。自成介马追之，疾驰二百里，其众半道散亡，时中左右属者百余骑，仅而免。自成围汴而时中于其间收合余烬，复得数万人，东归颍亳，为官军所逐，屯柘城鹿邑界中。保督杨文岳抚之不就，总督侯恂、豫抚王汉尝有意羁縻之。时中亻免狡不驯，而往来者持浮说以博利，卒不能得贼要领。杞县之南，有地曰圉镇，逼介睢州，时中荐处以荼毒，两境之民，罔有宁日。睢州无长吏，刘肇昆、欧阳永镇、赵成名皆以幕椽客将主州事。诸生黄亮好踪横，权宜招诱，尝入其营中。贼党多河北人，久客思家，潜求北渡。间有商贩怀卫间者，而大康鹿邑焚掠自如也。御史苏京按豫，素知其反覆。会永城刘超反，时中投牒请以擒超自赎，京却之。寻得旨，许陈永福与之俱。时中自以衔上命，策马河口径渡。京与豫抚秦所式谋之曰：“彼畏闯，非图超也，使一至河北，是为逆徒树党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永城可复下耶？”乃敛舟北岸，而告曰：“若斩李际遇并自成伪官来者，可以从君请，不则姑戢其下勿动。”已而自成移屯潮以逼，有扶沟诸生刘宗文者，为贼用，说时中除旧衅，复自归。时中缚之，献于御史京，京置诸法。自成游骑数百，已钞其营，时中杀一将曰张三，生俘三人，曰马龙余应王得贵，托言破贼。自成闻之怒，俄而全队大至，擒时中杀之，余众或杀或降。散者向杞，杞令李翕如擒胡明山等十余人。或向睢，睢人之与贼习者，舣筏为之渡，渡百人。御史京吏士收缚，已拔其健者十余人为亲信，他或逃东南以去。时中起十三年，至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灭。（同上）

刘超晋人，其父贾于永城，因家焉。超颀而长，有才武，能读书，于《左国》三史略，皆上口，再中河南武举，俱第一（壬子戊午两科）。天启二年，永城王三善为黔抚，超与曹县人刘泽清以偏裨从。时安拜彦围贵阳，已十月。三善以十二月进兵龙里，追至老鸦关。超出广陵兵，既胜，而骄恣抢掠，反为贼所乘，诸将多死，而超独免，积劳迁四川遵义总兵。崇祯中，同邑练国事、丁魁楚、丁启睿皆以督抚讨贼，超以故将，在总理五省军前效用。九年秋，兵部叙黔功，超以解围，荫一子外卫副千户世袭。超上书阙下，诵言王三善以子死未葬，与谥未定，黔中共事者，比将百人。今力战如都司范可行、郭应魁而不录其劳，死事如王允纲、王允佐而不恤其死。其得赠者，止一刘奇为游击，而见在效用，惟刘泽清为通州总兵，然自用他战绩，非黔功也。又自以一战捷龙里，再战捷革铺，三战逐邦彦于陆广河外，亲解黔围。身所斩四十一级，其二为贼目，所部卒斩级千余，复地千里，仅一外卫千户而犹副也，功大赏薄，有怏怏心。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赴京听用，朝谕以其怨望斥之。六月十八日，复归永城，会河北土寇大起，李自成攻汴梁甚急，上募能救汴者。超应诏，请招募土寇，率所领六千人杀贼，乃用为保定总兵。名救汴，实不行，与其弟越陈兵出入，多与群盗通，永人大不便之。进士魏景琦召见，授御史，已受命，按江南矣。会言事罢归，负气诋超为通贼。超不胜忿，起杀景琦一家，并乔举人明楷而反。河内令王汉以才名，擢御史，按豫，寻进为抚。方治军怀庆，奉密旨，用计擒贼，提兵至永城，声言招抚。练国事、丁魁楚等，夜开北门，纳其军。方坐城头，发降票，超死士猝发，遂遇害。超与刘泽清通谱牒为一家，时泽清已贵，贻书欲以激变，请泽清以杀抚臣难之。超与其婿王全黔谋拘邑绅练国事、丁魁楚等，逼令草公奏，为己请宽罪。而全黔令其勇高擢者，同王仲宝、曹育民等五人，赍本以入，为金吾缉事者所获，供泽清为之囊橐。上置不问，而命凤抚马士英、太监卢九德、河南总兵陈永福讨之。九德以十六年四月初六日率京营副将杨大相、赵民怀、薛光胤等，至永，故将杜文焕、王承勋以家卒从，漕抚史可法遣参将李世春千六百人，凤泗总兵牟文绶挑精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人皆会，而副将周士凤扼双沟以防奔逸。贼兵初七日突围，以攻东北诸将，乘锐合击，十三十四日两昼夜，连战十五合，贼死不可胜数，其气遂衰。士英先檄刘良佐于正阳，率诸将刘泽洪等，从颍亳趋永，以十三日至，而黄得功在庐州，率马成龙等挑精骑千人，为士英前驱。士英自率中军杨振宗、刘复生、蒋正秀、姜兆熊，并兵从宿州趋永，十七日质明至，诸将乘锐渡濠，直抵城下。故督师丁启睿时在城外，士英与之谋，得贼虚实，偕永福及副将丁启元、参将李时隆等，议筑长围。先是永之绅民筑城浚濠，制炮积粮，以防流寇，至是反为超用。永人逃出，则全家俱毙。驱无知之人，以当锋镝，官军之被伤者，亦千余人。上忧贼之负也，特发御前银一万两、各色蟒衣斗牛飞鱼等丝一百匹，犒赏战士。超穷急请降，士英伪许之，既出见，犹带刀自备。士英下与之礼，手去其刀曰："若归朝，何用此为？"已而潜易其亲信，遂就执。五月之十日，上闻捷音，下诏曰："反贼就擒，城中绅士得全，朕心嘉悦。"六月朔献俘，超与其弟越凌迟处死，传首九边。小六儿及超越妻妾子女，给功臣为奴，家产入官，父母祖孙兄弟，俱流二千里。超党张君晦者，勇善战，亦论斩。超时年六十二，豫人有惜之者曰："超知书，好交东南及中州知名士，少时自负其才，以永城人不许令就文试，故亻免而从武，往往与同里不合。"王抚军汉字子房，其遇害也，超为文祭之曰："古之子房善谋，君何轻身失算，误为乱兵所害？"所以自明其不反之意。超向在黔中，曾保全马督家口于围中，贻书士英，深自辨置，文义颇可观。其就执，缘诱降，塘报未尽实，然杀近臣，戕大夫，婴城拒战，其反决矣。此其当诛，非可以浮词他说解也。（同上）

△徐砀萧之贼徐砀萧与河南山东接壤，崇祯八年，有程继孔、王道善、张方造三贼破萧县，焚徐州北关，归永邳宿之间，道梗数百里。指挥蔡应瑞、守备贾之、哨官李毓秀等，以拒敌阵亡。自永城叛，刘超伏诛，余孽朱世安、燕青等窜入其地，自称反夭夭魏豹，遂南勾豫寇，东连沧浪渊诸贼，造舟置筏，势亦披猖。崇祯十六年六月，淮徐道右参议行腾蛟议讨之，徐州副将金声桓、游击刘世昌、守备卓圣，又归永参将丁启光、丁启胤、丁承烈，皆以兵会，而淮督路振飞命标将文怀忠、王心粹佐之。时张方造盘踞吴家集，我师以七月二十三日攻破，斩首千余级，生擒张方誉等，而方造跳逸，迹之未获也。贼程继孔惧罪伪降，腾蛟姑许其请，于九月二十六日，单骑亲至其巢，责孔旧罪过，令缚首恶王道善自赎。刘世昌身自督率，声桓伏兵要害，为相应。继孔果于十月初三日生执道善以献。道善之逆党张凤梧等，尚据险不下。归永三参将之师，先往，诸将续至，合围凡三昼夜，连陷二寨，擒斩二千八百余人，而腾蛟自行捣萧县之王窠。方造亦于去萧八十里之ガ阳集，为卓圣、严守敬、吴尚庚等所获，即擒道善之第二日也。徐寇遂平。会腾蛟擢为楚抚，念程继孔终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患，乃檄之入楚随征，此贼坚拒不可。于是凤督马士英定计于十二月十八日，命共副将杨振宗、庄朝梁同禁旅总兵马得功、参将王进功等，共提兵五千，从东南一路，由宿州攻之。徐州副将金声桓统标中左右等营，游击刘世昌等共提兵三千，从西北一路，由萧县攻之。徐城义勇，亦领乡兵助战。二十四日大会南岳集，攻贼巢两昼夜，继孔大败，奔窜入方圆寺洞中，至廿九日始就执。甲申正月，凤督以槛车胶致京师，会国变得脱，归徐州再纠众为乱。逾年兴平伯高杰北行过徐，继孔伏谒兴平，受士英指，立执之以为徇。此徐砀萧三大寇之本末也。（同上）

△河南诸寨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上传尽免河南五府田租者半。三年又诏谕汝洛、岛璧诸人：若等迹似弄兵，原非得已，义在报国，不乏同心，所宜赦罪录功，大伸讨贼。斩伪官者授职，捕贼徒者给赏，恢城献俘者，不次用之。今就其可纪者三人。（同上）

沈万登汝宁真阳县人，大使也。七年冬，汝人盛之友者，起岳城，万登聚乡勇万人为之应，白太徵、吴太宇亦并起。万登称顺义王，太徵、太宇各自为长。之友被陈永福所破穷蹙，遂窜入流寇中，而万登等拥众自如。同时有舞阳杨四、泌阳郭三海及张五平、侯鹭鸶、盛显祖等，而杨四据九曲，郭三海据平头垛，称为强。三海诈归命，杨四诡请杀贼自赎，数反覆，未能有以定。十二年七月，万登乃请降。刘洪起者，西平监徒，与其弟洪超、洪道结乡井以自保，又有洪勋、洪礼等，号为诸刘，尝乘夜遣人入贼中，取其马（贼营中谣曰：“高点灯，多熬油，防备西平刘扁头。”刘字司高，刘扁头，别号也）。党与渐以盛，官授为西平都司。郭三海之反覆也，十年春，巡按御史杨绳武檄洪起捕其党张五平、侯鹭鸶诛之，郭三海亦为陈州军士所获。汝宁游击朱荣祖颇善战，击陈尔学（尔学在韩庄既败，荣祖焚其寨），盛显祖破之，又以计诱贼首级。守祖入城受赏，并其党五千杀之尽（郡人大司马傅振商、太守李磷所定计），万登乃以明年降授都司，即其所居真阳为屯部。是年杨四为左良玉所杀，十五年四月，杨文岳授汴不利归，以其兵获白太徵诛之（十三年有北湾土寇赵惟现者，奸民傅商为内应，谋袭汝宁，为其党马三所发。朱荣祖夜檛傅、三，陈政斩之乃定。十四年，左良玉兵驻汝，大杀掠，民愤而从乱。白大徵乘众怒昏夜傅城，思杀骄兵以雪其毒。城内戒严，幸不动，城外兵民相击。及晨，民大半为兵所杀，白太徵遁去，至是始伏法）。闰十一月，汝宁陷，文岳及文武将吏俱毙。有东寨韩华美者，投自成受伪命守汝，自成寻追左良玉于襄阳，拔营走（土寇赵发吾乘虚入城，掘地搜索，老弱妇女尽）。当城未破时，同知韩煌（宝鸡云）署遂平篆，贼至，走崎牙山以免，残民乃迎以入暑巡道事。而沈万登之在真阳也，李自成授以威武大将军，不受马士英承制，命为副总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与刘洪起、洪礼收复。（同上）

李际遇登封人，幼读书，曾应童子试不就，去而井，遇矿徒用饮食相交结，有陈金斗者，为其军师。金斗自谓受天书，能占候望气，乘旱荒以蛊惑倡乱，官军擒金斗并际遇妻子杀之。惟际遇中伤乘马得脱。时禹州有任辰者，有众二万人，寻为官军所杀。际遇复其众，与于大忠、申靖邦、周如立、姬之英等，各结土寨。李踞登封之上寨，于踞高之屏风寨，放火杀人，并邻寨以自益。于大忠破宜阳、新安二城，永宁、大宋各寨，极凶惨，而际遇羌有善意，人归之。李自成之陷宛、洛、汝、蔡，际遇请降，刘氏兄弟不可，相与谋曰："谁请兵，谁保乡里？"超与道曰："吾两人愿死，兄宜行。"洪起一日夜走七百里，至左帅军前请救，足底入棘刺石屑而己不知。十六年二月，楚抚宋一鹤塘报有云："副将刘洪起在西平与老犭回犭回等四家打仗。"三月兵部报遂平副将刘扁子将汝州伪官杀死，土寇赵发吾等归之洪起，遂有众十万，有忠勇称，而李际遇亦杀伪官以自效，上皆下诏褒奖。自成之在襄阳也，意欲移驻南阳。发右营出邓州以迎敌，秦军发左营出颍州以迎敌，兵发后营，一只虎出河南以敌袁时中、李际遇、刘洪起。时中寻为自成所灭，刘李独存，两人固劲敌也。沈万登初与刘洪礼佐韩煌以城守，而自成以夏四月于襄阳大置官吏，遣伪防御使金有章并邓琏（伪汝宁府印），邹应麟（伪推官），樊仲表（伪汝阳令）至汝。檄到，韩华美具仪从郊迎，我巡道韩煌及署县事朱某潜避去。伪果毅将军以兵获都尉侯玉凤及长旅四人，分屯各门山寨。如马尚志、苏青山者次第受职所署官（马伪威武将军，苏伪长成）。韩华美出屯信阳，有章建牙，杀戮征求无虚日，万登阳与合而阴图之。九月二十四日，漏二下，令乡勇传呼曰："土寇薄城。"有章惧，请万登所部孙玉成等人守，而己脱身走真阳，万登已密令收缚。十月朔，孙玉成、景凤台等，合计执邓琏、马尚志等，万登已而磔之，汝人争食其肉。初四日，韩煌入，民遮道哭迎。万登遂以所部兵镇汝援剿，太监卢九德以闻，得旨沈万登擒斩伪员甚多，具见义奋有功，将吏限一月内从优察议叙。当是时，李自成围李际遇于玉寨甚急，会督师孙傅庭之兵，出自潼关，围乃解。督师与自成战于襄、洛之间，万登、际遇皆不能出师为助。已而督师败，自成入秦，两人于其门完守入保。明年甲申春，万登乃与洪起相贼杀，其衅起于万登之中军王明表杀洪起弟洪勋，攫其金，洪起称兵复仇。韩煌知事不可为，与推官伍三秀避之于固始。四月朔，洪起召其党郭黄验、金皋、赵发吾以合围。汝人粮糗牛马俱尽，掘野草煮瓦松，终之以食人。彰德司里陈朱明闻京都变，南奔过汝为刘沈议和，沈不从，五月朔，城破，万登偕孙玉成、陈田皆被执，洪起磔之于三里店。洪起自称左平南麾下副将，军南至楚颍，北抵大河，无不奉其约束。韩华美弃伪职，来投洪起，复令守汝。六月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成右翌权将军袁宗第闻洪起破汝也，自德安地而至，洪起弃城走楚，依左军，而华美出迎贼。宗第怒其反覆，捶之几毙，据城五日，宗第移营入秦。九月洪起自楚归，擒南阳开封诸伪官，传送南中，诏用为淮蔡总兵，加都督同知。洪起自称受敕书进宫保，州县已下，皆听其署用，即汝宁御史公署，修改巨丽，开帅府，戟旌旗甚设。明年春，出军新息、光固之间，征各寨金币，以充军粮。六月大兵至汝，洪起道走平头垛，孔将希贵围之急，洪起中流矢毙，其下遂散。李际遇之在玉寨，亦以不早降官军，执至京师死。噫嘻！此三人者，亦既已亡矣。此外有李好者，人马以万计，尝以其兵从自成而刘铉、李奎、郑乾、伏应魁等，各统数千众，介以贼似民之间。他若武山、翟营、孙学礼、周加礼、徐良臣、金高等，不及千人，何足数哉？（同上）

◎普吾沙滇远限天末，革易之代，屠戮罕焉，而杀运繁滋亦复不免。间尝绪阅《滇考》，不终篇而三太息矣。采之补《绥史》所未及。

普明声阿述州土人也，初为马者哨哨头。水乌之乱，与沙源吾必奎等，俱奉调，率兵破贼有功。既而京营御史傅宗龙受命按黔，间道由建昌回滇，募兵赴任。知明声勇黠，所部土兵亦强，特请随行。滇抚闵洪学入秦，尝言自明声东行，滇土司兵益弱，其为时所重如此。明声在黔，屡破水西贼众，会宗龙入内艰归水西，随就抚。明声亦回，得授阿述土知州，日益骄蹇。崇祯五年，巡按赵洪范至临安，明声率兵迓之，戈甲帜，列数里。洪范恶之，贻书抚军王伉，谓其养痈。伉亦习闻明声不法，遂列奏请檄调黔蜀兵会讨焉。是年冬，三胁汉士兵俱集，以黔镇商士杰掌兵政，伉自出临安督粮。右布政使周士昌监军击明声，败之，进围阿述。明声使其下伪约降，阴使人以重贿诱吾必奎曰：“君不闻狐死兔悲乎？阿述平，兵行及元谋矣。”既而官军与贼战，必奎卖阵先走，官军大败，事闻，大司马熊明遇以起衅为伉罪，遂与洪范俱被逮，士昌死于阵。明声虽战胜，仍巧词乞抚，当道惩前事，不复致讨。总督朱燮元自黔至，以兵威抚定焉。广西郡守张继孟奉委抚明声，思以计杀之，每称明声才武，且有功，不宜摧毁以致变乱，皆有司之过也。明声闻之喜，一日继孟将谒兵备道于临安，先诫其下，必取途阿述见明声。将至，故熟睡舆中，其下不得请，醒而问所次，已逾其境数里矣。佯怒，责其从行者，且曰：“我有事，须急至临郡，往返恐后期，可沿途置骑俟我，今回见普公。”遂尽屏舆盖先行，独与从者驰数骑，趋阿述。明声先已有人侦继孟，闻其言，益大喜，出迎谒语甚欢。方持茶饷客，继孟戏曰：“尝闻南中土司善药人，我不敢饮。”明声惊遽，指天誓曰：“方德公无以报，何有此？公果疑，明声请先饮。”竟易盏饮之。不知继孟执茶时，已预藏毒药手中，置茶内矣。明声留治馔，辞以有事谒兵备急，俟回，当痛饮。明声已闻其途中言，信以为真，因别去。继孟疾驰，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数马，即夕达临安。明声发药始觉，命其党率兵追之，不能及。明声死，其妻万氏，江右寄籍人女也。狡而淫，据其众，役使诸小彝，选部下壮而美者，更番入侍。沙源诸子定海、定洲、如琦等，皆与之私。既久，觉无以服人，乃招定海为赘婿。已而复嫌其朴陋，而定洲少年白晰，更窃杀定海而赘之洲。其子普眼远耻之，与万氏分寨而居。后服远以病死，定洲遂兼有安南、阿述之众，并近彝地愈广，南至交冈。甲申张献忠陷蜀，€南震恐，使参将大贽率兵防金沙江。吾必奎者，其先为元谋土知县，久绝不嗣矣。至必奎以战功得官，仍居故地，自阿述卖陈后杰骜日甚，大贽贪墨，屡以事侵之。乙酉八月，必奎聚众反，连陷武定、禄丰、楚雄诸郡县，黔国公沐天波檄各土司兵会剿。十月官军与土官禄永命、龙在田等击败必奎擒之。永命宁州知州，在田石屏州人也。俱以水乌之乱，有战功，在田历级副将。崇祯十一年，奉调至襄阳，隶总理熊文灿军前，击流贼革里眼、射塌天于双沟败之，以是知名。张献忠等受抚穀城，颇与密。既而献忠叛，文灿获罪，在田亦罢归。元谋之役，与永年俱在行间。十一月沙定洲兵亦至，时必奎已伏诛，定洲犹留城外不肯归。会奸人饶希之、余锡朋等，逋骗天波金宝，无以偿，以贸易往来各土司营中，夸天波家饶富。定洲心动，阴结都司阮韵嘉、张国用、袁士宏等为内应，以十二月朔入城辞行，天波以家忌未出见。定洲入门大呼，其下蜂起焚劫，天波由小窦出西城，时禄永命在省，方巷战拒贼，从官周鼎止天波讨贼。天波疑鼎见诱，杀之，遂走楚雄。其母陈氏，妻焦氏，亦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巷，当夜举火自焚死。定洲因尽得沐氏所有，盘踞省城，劫巡抚吴兆元为题请，代天波镇滇。又至禄丰，执家居大学士王锡衮，置贡院胁之，与兆元传檄各郡县，龙在田在安宁，与禄永命等，各引所部归。万氏在阿述闻变，惊曰：“吾家当为此贼败矣！”谋至省执定洲以投诚。既至，见定洲气焰赫然，资用饶洽，更喜过望，夫妇坐八人舆，持刺与抚按往来，欣然自得也。沐天波至楚雄，定洲率众追之。是时楚雄新为吾必奎所破，金沧道副使杨畏知奉调监军至楚，楚人留之，畏知遂驻楚。闻定洲西出，与天波计守御之具未集，曰：“公在楚，贼以全力聚攻，城必破。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得为备，贼即西追，恐楚塞其后；留攻楚，又恐公从西来，首尾牵制，上策也。”天波从之，定洲至楚雄，城闭不得入，为畏知所绐，遂去，遣其党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杀以万计。畏知乘间彻城外居民，尽入城，清四野，筑隍陴，檄调汉土兵马，郡县多遥应之。其明年丙戌，定洲恐畏知截其归路，又闻迤东禄永命、龙在田等，各自守，因不敢至永昌，撤兵回，竭力攻楚雄。楚雄守具既集，屡攻不能下。一日畏知坐城楼，贼发巨炮击之，烟焰所指，正罩畏知，贼相庆，谓必死。须臾烟散，畏知端坐如故，惟击去左帻耳，因惊叹以为神。畏知视贼懈，辄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奇兵奋击，前后所杀甚夥。至夏，贼稍稍引去，东攻石屏，石屏守亦坚，复向攻宁州，破之，永命死，至峨土官王克猷走死于路。龙在田在石屏惧，与其党许明臣窜大理。定洲既定迤东，复引而西，攻楚雄，分兵为七十二营，每七营各为一大营屯之，环城挖濠为久困计。畏知守益坚，终不能入。又明年丁亥，张献忠被诛于西充，其义勇孙可望等，率残兵由遵义入黔，龙在田使人告变，且劝其至滇。可望因诈称黔国焦夫人弟，率兵来复仇。€南初苦沙乱，皆延颈望其来，不知为贼也。三月可望等至真定洲，解楚雄之围，率众御于革泥关，大败遁归阿述。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陆凉、宜良入省。宜良知县方兴佐率众持羊酒迎，可望贼喜，不入城，至省，巡抚吴兆元等迎于郊。巡按罗国在曲靖被执不从，带至省，自焚于署前。通判朱寿琳以佥都御史奉差募兵于滇，亦不屈，从容赋《绝命诗》，被杀。可望等因尽据城池官署，布列以居，法禁苛切，百姓失业流离，视昔较甚矣。既而分遣李定国徇迤东诸郡，可望自率兵西出，杨畏知御于启明桥，兵败被执。可望闻其名，不杀，诱降之曰：“吾今已不为贼，当与尔共扶明耳。”畏知曰：“果尔，当从吾三事：一不用献伪号，二不杀百姓，三不掳妇女。”可望皆许之，即拆箭对誓，迤西得免屠戮，畏知之力也。可望至大理，龙在田、许名臣迎降之，复以书谕沐天波，如与畏知言，天波遣子报命。永昌通判刘廷标上杭人，推官王运开夹江人，俱不屈，自缢死。可望分兵入丽江，悉取其数代所畜，厚待天波子，阴使刘文秀随之疾驰，度兰津桥，至永昌。会天波与乡官龚彝等于北城楼，遂携之，同杨畏知等俱至省。姚安举人席上珍拒贼见执，至省被磔甚惨。李定国至临安，临安为定洲都目李阿楚驻守，拒战甚力。定国穴地道置炮，炮发而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犹巷战。定国怒，执城中绅衿兵民，尽戮之于城外白场，所杀七万八千余人，而阵亡与自焚自缢者不与焉。初意遂袭阿述、蒙自，取定洲，闻习宁有变，因尽掠临安子女而回。过河西，在籍巡抚都御史耿廷赴水死，其妻杨氏被执，亦不屈见杀。至晋宁围之，屠其城，并屠昆阳、呈贡、归化，所杀又数十万人。先是昆阳有孔师程者，以从军得官，纠合晋宁各城人拒贼，定国既至，师程入舟遁去。晋宁知州石阡冷阳春，呈贡知县嘉兴夏祖训俱死之。定国又尽杀临安被获妇女于路，亦千余人。江川知县周柔强不迎定国，率众屯于抚仙湖中之孤山，定国既至省，使人出击，尽歼之。盖迤东屠戮之惨，几与蜀省同，而迤西独免，宜楚雄人至今尸祝杨畏知不衰也。然城亡与亡，大节不夺，如冷杨春诸人，亦何可多得哉？可望、定国既俱回省经营土木，毁南城民居万间，作演武场。城内置四王府，砖石毁呈贡、昆阳二城为之。可望、文秀、定国与艾能奇皆僭称王，在籍御史任馔等，又倡议尊可望为国主。可望遂置六部等官，以馔兼吏礼二部尚书，铸兴朝通宝钱。括近省田地，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监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取，各郡县工技，悉归营伍，以备军资。可望饶机智，既据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党犹侪视之。李定国尤崛强，每事相阻忤。明年戊子，可望与刘文秀等，议缚定国于演武场，声其罪，杖之百。既复相与抱持而哭，命定国取沙定洲以赎罪。定国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无能与抗也。初定洲归，屯兵洱革童，与万氏分险自守，其下汤嘉宾、陈长命等各据一山立营，相去数十里，为犄角之势。私通交址，借其援，以固诸蛮心。一日偶集于加宾营，定国侦得之，率兵遽至，围以木城，困守三阅月，绝其水源。诸蛮惧，出降者相续，遂械定洲等数百人回省，剥其皮。于是沐天波具衣冠，谢雪祖宗母弟妻子之雠，滇人之被沙毒者，亦咸以为快焉。（《滇放》）

己丑四月，孙可望遣龚彝之弟龚鼎献南金二十两，马四匹，移书桂林，求封亲王名号。给事中金堡固诤，以为祖制无有。而广西南宁府与€南广南府错趾，可望来书，有不允封号，即提兵出战等语。陈邦传恐甚，先封秦王，寻封为制郡王，可望不受后封。（《明季遗闻》）

◎四镇大厦将倾，虽忠肝照日，犹不能善其后，况恃势恣横，本起盗贼者乎？独靖南之殁，人有余哀，至今村赛列之神庙，与武穆埒。未可同日而共道也。

靖南侯黄得功字浒山，京营名将也。尝败张献忠于潜山之方岭，杀万人，献忠几获而佚。为人戇而忠，所部不过三万。每战，身自冲突，劲疾若飞，江淮人呼曰：“闯子。”几诧以为无敌。（《绥寇未刻续编》）

靖南起徒步，为郡商执鞭往都，经山东，值响马；众商俱逃遁，靖南独手提两驴蹄御贼，贼无不披靡，由是勇名震远近。（《啸虹笔记》）

休宁汪耐庵曾拜靖南侯门下。高杰引兵争扬州，公从靖南侯饮，盘列生彘肩，割啖之。帐下骁将能饮者，以次坐，人浮巨觞。有丘总兵弟守备，辞不能饮，侯怒，欲杖之，总兵目公，公大笑，侯问故，曰：“生笑丘守备腿不及杖粗也。”侯笑而止。俄报高兵十里外将至矣，侯笑饮不动。又报距五里，又报仅三里，饮如故。乃报已抵城下，侯乃上马，旁一卒授之弓，执左手，又一卒授之枪，挂于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锏，跨右腿上；背后五骑，骑负一箭筒，筒箭百，随之往。抽箭乱射，疾如雨，箭尽掷弓，继以枪，枪贯二骑折旋，又击死二骑。须臾掷枪，用鞭锏双挥之，肉雨坠，众军已歌凯矣，归而豪饮如平时。（《柳轩丛谈》）

黄得功副将林报国勇敢当先，为得功前锋，所向有功。左金王、老犭回犭回、革里眼等，数惮之。革贼大管队二将者，王营中以骁勇闻，设伏以待报国。报国恃勇深入，隋其伏中，二将截战，射伤报国之马，报国步战，遂不得脱。二将提报国首上山骂，诱得功，盖恃其有伏也，各路兵皆集，无一敢前。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功正切齿，欲为复仇，匹马直取二将。贼四起，用挠钩钩得功，得功奔回，二将追近，得功回身，联箭中喉落马。贼兵救夺，得功铁鞭打开，提归二将首级，以祭报国。群贼丧气，我兵惊散，自是贼营相传须避黄闯矣。（《寇志》）

靖南自刎后，金陵有人忽奔真武庙中者，跳舞大呼曰："我靖南侯也，上帝命我代岳武穆王为四将，岳已升矣。"言毕，手提右廊岳像于中，而己立其位，作握鞭状，良久乃苏。（《啸虹笔记》）

广昌伯刘良佐字明宇，故东抚朱大典之旧将，后总督淮扬再率麾下，从护祖陵，御革左，最后收永城亦有功。（《绥寇未刻编》）

东平侯刘泽清字鹤洲，家在曹县，尝一渡河救汴；壁垒未成，辄遁走。其为人好声色，将略本无所长，修科臣韩如愈一言之怨，乘乱徼半道斩之（上遣科臣韩如愈督江浙饷，马嘉值督闽广饷，泽清遣兵徂击之于东平戴家庙，而见白公贻清，询其名曰："非是。"既而遇韩，斫数刀，韩挺挺不挠，惟以幼子不宜杀劫者，曰："无与小儿事。"舍之去。马以变服免。如愈在垣，性严正无所依附，其纠泽清也。泽清持重币贿之，如愈呼使诮让，反其币。故及）。自云先帝已行封，而诏不达，故与广昌兴平拜独进侯，人莫得而辨也。（同上）

兴平伯高杰字英吾，系降将，初从孙傅庭于曾头冢破贼。又一年而郏县溃，潼关不支。杰率其下李成栋，杨绳武等十三总兵，有众四十万渡河，大掠晋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间，惊曰："高兵至矣！"居人丧失魂魄。阁部史可法谋于朝，分江北地为四镇，一淮徐，一扬滁，一凤泗，一庐州，俾画疆以守，勿妄有所越轶。诏未行而军候言高兵先驱至江浦，颍守将张上仪巨炮遮击之，始却。职方司主事万元吉者，故武陵相监军也，亟请行，扁舟径造其垒曰："吾欲犒军，其将出告之，以戢兵听朝命，奈何索渡？"将曰："吾规欲寄家。"元吉曰："公等所进取淮北而并孥淮南甚便，过江逼天子辇毂地，今渡即先自溃乱，非公等所以兼为国家意也。"诸将佥应曰："诺。"顾独有意扬州。扬州居天下膏腴，有新旧二城，城外为肆卖区，子女环宝累万万。高放手剽掠人，屠脍日以百数，保者恐，授兵登陴，誓死守。江都进士郑元勋雅负才地，为乡里服，且忧拒守，而城未必全，锐然出身为游说，兼以早自异，无随俱死。高闻郑至，则大喜置酒，酣饮达旦，厚金帛遗之，且陈所以定居维扬，非有他意，相与约结而后入。郑自诩得高要领，气甚扬，语于众曰："高帅来，敕书召之也，彼手马相国聘礼以相示，且言入城，当镇慰父老以无动，苟如是，即南京且听之入，况扬州乎？"百姓闻之，叫呼起曰："元勋与高反卖吾城以市德。"厂其首，脔割之殆尽。是时史公方渡江誓师，高见扬人之暴骨者载道，虑公以为非法，趣其下宵坎而埋之。见升帐，洒然变色易容。既庭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公平易朴诚，人人引见加慰劳，则大喜。然其中慢以易，久之杰傲复出，固以元勋死无罪，请公诛首恶，开城门纳其兵。公弗许，谋止公以要之，渐屏其左右，见己所亲者，仗刀侍侧。公论笑不为动，徐草奏与以瓜步城，众稍稍慑服，公遂进而按部淮安。刘泽清之抵淮安也，过安东，守将丘磊邀取其辎重，恐贻侪辈笑，匿不闻。史公至，诸将俱橐键迎，视高加恭，顾其兵徒虚夸不足用。公自念：“谁可与共功者？不得不专意兴平，勿虞与靖南之交恶也。”初靖南分地在仪真，广昌在寿州，两人交颇合，泽清颇以唇齿倚。登莱总兵黄蜚之南也，道出维扬，惧为两人所胁，而素善得功，贻书请以兵逆。得功欣然，引轻兵三百骑来会。三义河守备某者，高裨将也，遽以告。高内疑士人叛已，而忌黄威名，得百姓心，骤闻而愕曰：“是殆将袭我。”遣将卒出半道，别出千人，间走袭其城，而黄不知也，至土桥，解鞍下马作食。高精骑伏道旁者猝起，得功角巾缓装，出不意，亟环甲而飞矢雨集，所乘马值千金，俄中矢踣，腾而上他马驰去。高之遣兵也，戒之曰：“若擒得功，必生致之。”战既合，有十七骑者，皆枭卒，追且及，注槊未下。黄大呼反斗，发腰间所余七矢，杀七人，矢尽挥长刀，复殪其三，乃及于大军以免，惟从行一百骑皆歼。高所出千人袭仪真者，夜至，守将丘钺、马岱侦知设守，令将军且食且休于城外，棋置炬火为疑兵。高兵知有备，不敢进，又望见炬火，以力趋半夜，实力尽，马岱开门出击，尽歼之。黄之还也，闻知，益大怒，按刀嗔目切齿。自以于同事本无歼芥，一朝见袭，又慨然于扬人之危逼，而思救之也。引广昌为之助，誓必与英吾一决。万元吉偕故将张文昌、李栖凤参语于两家者，百端，讠者曰：“天长有傅烽，得功引真州之兵将以至。”高刘皆束戴应敌，高曰：“曩千人多维扬猾少，吾故驱之，假于吾之士卒，讵至于败？黄不足擒也。”元吉侧身讲解，文昌、栖凤各以其众来曰：“兵交绥，吾属置横阵以止斗，即阁部亦不得已于一行。”会得功有母之丧，公入吊，立而语之曰：“土桥之衅，无智愚知其不义，今将军以国故亲故，而蠲盛怒，是归其曲于高，而将军收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尚以失亡三百骑为恨。公命监纪应廷吉、陆逊之入高营曰：“靖南听我矣，君何爱数百骑而害大事乎？”高如命人马，马羸多病死；公自以三千金偿之，又令高出千金为黄母<贝冒>.二憾之讲暂以成，陆犹未也。当是时兴平最强，公锐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其人虽抗暴，然慷慨识机变，可说而动。有僧德宗者，谈祸福奇中，高亦折节称弟子。尝与公及陆逊之四人者同坐，高谓僧曰：“弟子他日得免于祸乎？”僧曰：“居士起扰攘，今归朝为大将，为通侯，此不足为居士重。惟率从史居士，儒家所称圣人，我法所称菩萨，居士与之一志并力，可谓得所归矣，徒以问老僧无为也。”高不觉敛容服。高之妻邢夫人饶权智，高尝语人曰：“邢有将略，吾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自助，非贪其色也。”邢见史公出至诚，所以调护之良厚，乃亦劝高倾心。公喜曰：“吾诚得高而训扰之，大事集矣。”命王相业监其军，奏李成栋、贺大成、王之纲、李本深、胡茂桢为大将曰：“速驱之，可以专制河南。”高曰：“杰既以身许公，而将使妻子暴露野次，非所以安内顾也，敢终用扬城为请。”扬士绅复震动，守士以未除馆为辞。公遽迁于东偏，虚己府以为之舍。刑夫人约其兵听节制，士民安堵无恙。高乃趣治装行，九月之十日，祭，疾风折大纛，西洋炮无故裂。应延吉私于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击掩迫寿星之次，法当蹶上将，吾惧阻众，不敢言。”睢州许定国者，七十余矣（许定国太康人，以故总兵赦罪出狱，收兵大纵掠，考城被其毒尤惨），毁家养士，负其功不得讨，上书诋高为贼。高由是怨许，常曰：“吾见许必手刃之。”公之遣高图中原也，争之经年，始见从。定国惧讨，贻书公求自全计。公语其使曰：“许总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兴平于十月十四日启行过徐州，以马士英指，斩其将程小子。小子者，丰沛大盗（小子名继孔，萧将健步也。宿州有乾贼，小子之仇，诬告与之通，官府不察，往擒，激变程下，从乾贼，自据所居之梧桐山为乱），马为凤督时所俘以献，未及诛，京师破而南下聚众，以恢复为名者也。定国闻之益惧。乙酉正月之十一日，高兵至睢州，定国先数十里跪马首迎，高扶起之曰：“若总兵，奈何行此礼？顾尔众焉在？”许故隳其军以羸见，高嗤之曰：“尔有此军，何不以之开藩乎？”居明日，召询之：“若岂不知我之将杀汝而顾不去，何也？”许顿首曰：“定国固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高曰：“若累疏名我为贼，安得无罪？”许曰：“此定国之所以不去也，定国目不知书，仓皇中假手记室，而代者误入公名，定国不知疏中何等语也！若以此杀定国，不亦冤乎？”高索记室者姓名，许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迹之不获。彼先去而定国不去，以明向名公者，非定国意也。”高粗人，见其屈服，且怜之，闻谩语以为信。无何，有某千户者，遮马投牒云：“定国谋公。”兴平故以示勿贰，马前笞六十，送许诛之，遂刑牲约为兄弟。定国饰美妹进，兴平屏不御，笑谓之曰：“军行无所事女子，第畜之，侯我功成后，以娱老乎！”定国唯唯退。时兴平大营去城二十里，悬王命旗于城曰：“非有合，不得入。”从兴平入者，左右饶健三百人。十三日夜，定国张晏烧灯，厚具乐以饮兴平，令其少弟饮诸亲将在别所，妇女宾客，皆杂坐。酒半酣，许弟动静失常度，坐者觉，起而耳语兴平曰：“今日之晏，视其弟志意有非常，得无谋我？”兴平推之以手曰：“去，夫何敢？”亲将退而意亦安之，三百人皆沾醉。兴平所居为睢人甲第，垣墙高四周，有重廊复室，许于壁后置人，不及知。将卒俱就别所休息，卧榻畔，二三治衣书者，与传事小儿。漏将残，闻屋瓦历然有声，惊出视，则壮士逾垣屋者数十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兴平有备身铁杖，亟索之，已失，犹夺他人枪刀，斗而后就执，从者三百人，皆同毙。一人床下伏，值床簧陷而免，他日为人说其事。定国蹀血南向坐曰：“三日来受汝屈辱，亦已尽，今定何如？”兴平大笑曰：“吾乃为竖子所算，呼酒来，当痛饮死。”明日日中城不开，李本深、王之纲、郭虎攻东门始入，定国已渡河北去。睢人知其事，皆已行，诸将致疾于睢旁之二百里，悉屠之。阁部至徐州，初勿信，既而审知兴平实死，大痛哭，知中原不可复图，至还师以返救根本。东平侯泽清乃于其间大治淮邸，极宫室之盛，取美人钟鼓以充之。尝篝一水榭，费千金，诸生争献歌诗颂功德，于天下事，置勿闻也。匿丘磊之怨，中之以他罪，顾就系所，置酒为极欢，卒文致之，以至于死。向特以计厚兴平，闻其死，与二镇谋曰：“我维孺子不足立，固当分其众将之。”马士英持不可曰：“彼所部恶肯轻属人？亟假诸将以军号，待固元爵长而还之以兵。”扬人之闻高死也，酌酒贺。靖南攘袂起曰：“固当以此州还我。”引其师至境上。二月十五，公既还自徐州，令同知曲从真、中军马应魁入其营，问故。黄曰：“吾为国大将，功最多，僻处濒江一小邑，高杰有何功绩而食数城？姑念其不终，割之以三县足矣，余地非高有也。”公曰：“吾岂不知将军功，又非爱高而故右之也，因士马多而令不一，今日骤夺而明日必乱，乱且曰首难自将军始，其争之也。”黄挥其兵，姑少却，亦会高卢二监以王命解，因罢去，然其中不无鞅鞅。马、阮因之，故靖南遂为其所用。嗟乎！自古衅难之生，非人力之所可及，以予观乎四镇之事，土桥则其曲已甚，睢州乃不戢自焚。在督师止以大计用兴平，而靖南未能以苦心量师相。《诗》曰：“纠纠武夫，公侯腹心。”信哉！其为腹心之难也。（同上）

许定国守河南某城，流贼奄至，箭如雨射之。定国立敌楼，以刀左右挥，箭尽两断，高与身等，笑向贼曰：“若之乎？急归，人障一版来，受洒家箭。”贼挟版至，国射以铁箭，枝皆贯入于版，死焉，贼惊遁。（《舟居闲语》）

许定国常与众少年聚饮，众请曰：“欲观公神勇。”许曰：“可。”忽跃起，手攀檐前椽，全身悬空，左右换手，走长檐殆遍，颜色不变。（《柳轩丛谈》）

得功有爱将曰林报国，每用兵，报国辄为前驱，贼畏之，亚于得功。于是报国至而贼赵虎者佯北，诱报国深入杀之，群贼正相贺，而得功突入虎阵斩虎，贼众复溃而走。贼中有勇将，年少嗜杀，号无敌将军。于是无敌将军呼于阵曰：“汝曹何怯也？吾为汝曹擒黄将军以来。”众贼皆按辔观之，无敌将军奋勇大呼，驰至得功前。得功立擒之，横置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策马去，贼众大惊。（《孑遗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十。驱睡寄寄园主人曰：“一枕黑甜，最易费人神智，此圣人有不如博弈之叹也。中山千日酒，华山一欠伸，宁可为天下绳哉？取狂士则心薄乡愿，重勇侠则羞千古。无气骨男子，言定数则怨尤忽消，论报施则恩仇宜凛。至于医方以济人之急，仙释以解人之颐，均破我瞢腾良药也，统名之曰驱睡。”

◎狂士卑以自牧，正不须狂。虽然，小子狂简，德之基也，道之器也。颜延之四子，各得其父之一，宋主曰：谁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狂亦何病？

无锡王孟端工绘事，在京邸与一商人邻居。月下闻吹箫声甚喜，明日往访其人，写竹以赠曰：“我为箫声而来，当用箫材报之。”其人不解事，以红〈毛瞿〉〈毛俞〉为馈，乞再写一枝为配。孟端大笑，取前画裂之，而还其馈。（《列朝诗集》）

永乐中，曾状元体貌魁硕，文学充赡，朝野咸耸望焉。有交趾贡使，饮量绝人，上令左右举善饮者款之，或举二都护以对。上曰：“朝廷上无一善饮者乎？”曾闻之，即自请往。上问曰：“卿量几何？”曰：“款此二使足矣，不必尽臣量。”于是饮彻夜，二使皆醉愧而去。翌旦谢恩，上悦曰：“不论文学，只是酒量，岂不作我明状元耶？”益赐之酒。后病卒，且气绝，呼酒饮至醉，题曰：“宫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为多，人以为少。易箦盖棺，此外何求？白云青山，乐哉斯邱！”（《玉堂丛语》）

常熟桑悦字民怿，读书一过，辄焚弃之。为博士弟子，谒部使者，书刺曰：“江南才子。”使者大骇，延之较书，预刊落以试。悦校至不属，即索笔足之，使者乃敬礼焉。年十九，领成化乙酉乡荐，会闱策“胸中有长剑，一日几回磨”，为吴简讨汝贤所黜。又作《学以至圣人之道论》，有“我去而夫子来”语，为邱学士仲深所黜。三试得乙榜，年二十六，籍误以二为六，用新例辞不许，除泰和训导。仲深尝召令观所为文，绐曰：“出某集。”民怿心知之曰：“明公谓悦不怯秽乎？何得若文而令悦观？”仲深为屈服。民怿既之官，仲深属提学掾善遇之。掾至，问桑悦令何在，岂有恙耶？长吏素遭狎侮，皆衔之曰：“无恙，自负不肯来。”掾使吏往召之，曰：“连宵旦雨淫，传舍圮，守妻子不暇，阿得候掾？”掾坐久，益两吏促之。民怿怒曰：“始吾谓天下未有无耳者，乃今知有无耳者，掾是也。与若期，三日后来，复则不来矣。”掾闻，欲收之，缘仲深不果。三日后诣掾，长揖就列，掾厉声诃之。民怿前曰：“昔汲长孺不拜大将军，至今两贤之，明公奈何以面皮相恐，薄待廖廓之士耶？”因解绶请去。掾不得已，下阶留之。御史闻悦名，召令说诗请坐讲，讲未竟，即跣足爬垢，御史不能耐，乃罢讲。迁长沙通判，调柳州，意不欲行。人问之曰：“宗元久擅此州名，不忍遽往夺之耳。”会外艰归遂不出。居家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任诞，褐衣楚制，往来郡邑间。民怿在燕市，见高丽使臣，市本朝两都赋，无有，心窃耻之，作《两都赋》。慕阮公咏怀，作《感怀五十四章》；居长沙，著《庸言》，自以为究天人之际，非儒者所知也。吴郡阎起山秀卿作《二科志》，以民怿首列狂简，曰："狂者未尝无人，至如民怿可与进取者也。"（《列朝诗集》）

常评事伦字明卿，山西沁水人，正德六年进士，除大理寺评事，谪寿州判官，迁知宁羌州，卒年三十四。明卿多力善骑射，时驰马出郊，与侯家子弟挟少年较射，问知为常评事，奉大白为寿，辄引满挥鞭驰去。又时过倡家宿，至日高舂徐起赴朝，参朝吏诃之。敖然曰："故贱时过从胡姬饮，不欲居薄耳。"中考功法，调判，庭詈御史，罢归，益纵声伎，自放酒。间度新声，悲壮艳丽，善书画。好彭老房中法，谓神仙可立致。从外舅滕洗马饮大醉，衣红，腰双刀，驰马渡水；马顾见水中影惊蹶，刀出于腹，溃肠死。平阳守王溱为之收葬，有《常评事集》四卷，其《吊淮阴侯诗》，中原豪侠，至今犹传之。（同上）

王稚钦为文顷刻便就，多奇气，然好狎游，黏竿风鸱诸童子乐，又蹶不可驯，父母扶扑之，辄呼曰："大人奈何辄虐海内名士耶？"为翰林庶吉士时，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郑善夫。故事，学士二人为庶吉士师，甚严重，稚钦独心易之。时登院署中树，而窥学士过，故作声惊使见，大恚，然度无如何，佯为不知也，乃已。当授官给事中，用言事过，诏特予外补裕州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谏出，知当召，益骄甚。台省监司过州，不出迎，亦无所托疾。人或劝之，怒曰："龌龊诸盲官，受廷迎耶？当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师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谓曰："生来候我固厚，而分守从后来，亦一见否？且生厚我以师故，即分守君命也。"稚钦曰："善。"乃前迎分守，分守既下车，数州吏微过，当稚钦笞之十。稚钦大骂曰："蔡师误先生见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从守，勿更侍；一府中慑伏，亡敢留者。分守窘，不能具朝，谋于蔡潮；潮为谢过，稍给之，仅得夜引去。于是监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者。既归愈益自放，达官贵人，来购文见者，稚钦多蓬首囚服应之。间衣红窄衫，跨马或骑牛，嘘歌田野间，人多望而避之。（《玉堂丛语》）

黄谦工部主事，会试时过书肆，有《菊坡丛话》四册，持阅之。傍一人从公惜阅，视其貌寝甚，调之曰："老鼠拖生姜。"讥其无用也。其人微笑，私问公姓名。后与公同第官刑部，会公以夤缘事发，参送法司。其人坐公受贿削籍，过司日，大声曰："老鼠拖生姜。"公始悟结怨之繇。（《座右编》）

沈周名重一时，苏州守求喜画者，左右以沈对，便出朱票拘之。沈至，命立庑下献技，沈乃为《焚琴煮鹤图》以进。守不解曰："亦平平耳。"明年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觐。见守溪王公，首问：“石田先生无恙乎？”守茫然无以应，归质从者，则朱票所拘者也。守大惭，踵门谢过。（《笑史》）

鹅池生宋登春好诗，吴人徐学谟为荆州守，自往物色之，至再，始见。明日戴紫冠，衣皂缯衫，报谒，踞上坐，隶人皆窃骂之。守为授室城中，约移居日往访。属有参谒，日旰往，生键扉卧，不纳守。守令人穴垣入，生方科跣，席一藁僵卧壁下；守强起之，索酒尽欢而罢。守罹景藩之难，赴逮江夏，生送至岳阳而返。后数年，守坐废家居；生为道士装，持一钵，裹败衲，行乞三千里，访守海上，居三月别归。（《列朝诗集》）

丰主事坊字存礼，鄞县人，为人狂诞傲僻，纵口徇意，所至人畏而恶之。尝要邑子沈嘉则具盛馔，结忘年交，相得甚欢。或间之曰：“是尝姗笑公诗。”即大怒，设醮上章，诅之上帝。所诅凡三等：一等皆公卿大夫，有仇隙者；二等则布衣文士，嘉则为首；三等鼠蝇蚊蚤虱，其狂易可笑皆此类。（同上）

邹平耿尚忠做秀才时，以绢送染局，屡索不得；见局中有帐簿，览竟投之火，染博士窘甚。耿曰：“汝付我绢，我还汝簿。”博士如命，取纸笔誊出，一字不差。宏治戊午中试第二名，署句容教谕，取士分房得李某等。后数十年，李以都宪巡抚山东，耿进谒，为门吏所阻，袖石击鼓，自言耿尚忠来见。巡抚倒屣出迎，极尽绸缪，赠之金不受，跨蹇而归。（《梅窗小史》）

◎勇侠一勇之夫，虽万人敌何有哉？最爱唐人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似君，谁有不平事。”又云：“我有莫邪剑，不报小人仇，若而人者愿，与之把臂入林。”

宋莫者，身小而勇健，善手搏，以便捷取胜，吴下目为小虎。自言遇灌口二郎，授以法。明文皇时，外国进长人曰海衰，膂力绝伦，诏募能制之者。或以小虎荐，召见，令与角技，上临观焉。海衰身长逾丈，声鸣如钟，伏下见者皆辟易。顾小虎眇然一夫耳，海衰固弱视之，前提其髻，去地数尺曰：“尔欲何等死？”小虎佯作咿嚶状曰：“任公死生。”乘其不意，径捉其肾囊，力碎之。海衰不胜痛，偃于地，为小虎拳蹴至死。上喜，厚赏之。（《枝山野记》）

景泰己巳，也先退后，总兵石亨坐张掖门飞楼上，望见一骑搴，一骑挟弓矢，将薄城下。亨侄彪请出斩之，持斧骑而往，亦纵一骑，扬前迎；寇弯弓引满，登矢射彪。亨遥见彪骑上如瓜堕地，彪纵骑奋而前，一斧砍落其首。搴骑遁去，获其弓，亨彪共挽不能开。如瓜者，乃马鞍判官头，战马制此独高，可以遮胸，必瘿木乃坚。今尚射断，若使低而不坚，一矢透心矣，寇力亦勇哉！首大如斗，非彪曷敌也？（《庭闻述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汤参将胤字公让，襄武王曾孙也。十五六，入学为生徒。应天尹下学，传筹召诸生，后至当笞；大呼折尹，声撼庭木，攘袂走出，题诗府署，阖扉而去。周文襄闻其名，召令作启事郎，立具状数万言。文襄上书，荐其有文武才，驿召赴京。于少保请试之，立将台下，摘古今将略，及兵事以问，应对如洪钟，万众环视叹赏。于公入对，授锦衣卫百户。（《列朝诗集》）

江罗德善歌，慷慨好侠，有膂力，能陆地行舟，精武艺。嘉靖末年，流贼入闽，铅山刘显奉诏入闽征寇，与贼遇，我师失利；贼益猖獗无穷，官兵往御，莫敢正视。罗德超身与战三日，贼窘，明日复战，贼以大帐覆罗德而执之为脔。县官义之，岁给米养其母妻。（《铅书》）

王慷海盐人，生有神力，尝以指触破屋壁穿之，而指无伤。与人较艺寺廊，脱衣挟柱础压之，始就搏，众惊拜为师。驾漕艘入都遇劫，慷佯执衅不顾，第取一大竹，用胁夹破之为薪，而劫者尽敛手去。有徒豪伦欲尽其艺，俟慷饭，持铁叉刺之。慷手饭甑底当叉锋，跳入伦怀，以二箸贯伦鼻孔，仆之地，其捷如此。（《卫志》）

有二贾误入终南山中，猿啼虎啸，惊怪殊甚。二贾自分必死也，望烟炊进，得草庐，有老妪讶之曰："尔何来？吾儿勇且武，遇之则死，宜速去。"二买求哀，老妪不得已止之。俄有勇士以铁杖肩二物，前一虎，后一鹿，矫而归。入室，老妪语之曰："适有二贾，吾援焉，以候，请见之。"二贾为通姓氏，且告以失路艰辛状。勇士怜之，遂出酒肉为饷，了无害意。翌日二贾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语吾姓名。恐见知也。"（《萃野纂闻》）

一瓢道士少读书不得志，走海上从军。时海寇方盛，道人拳勇非常，从小校得功，至裨将。后失律畏诛，匿于盗群，出没吴楚间。久乃厌之，以赀市歌舞妓十余人，卖酒淮扬间，所得市门资，悉以自奉。诸妓更代侍之，无日不拥艳冶，食酒肉，听丝竹，饮食供侍，拟于王者。又十余年，心复厌之，亡去，常持一瓢乞食湖湘间。后至沣，沣人初不识；既久，出语颠狂，多奇中，发药有效。又为人画牛，信口作诗，有异语，人渐敬之。馈好衣服饮食，皆受而弃之，人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栖古庙中，一日于炉灰里取金铤，付祝云："为我召僧来礼忏。"忏毕，买一棺自坐其中，不覆，令十余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状，大呼曰："年来甚扰诸公，贫道别矣。"虽小巷间，无不周遍，一市大惊。复还至庙中，乃仰卧命众人曰："可覆我。"众人不敢覆，视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举之甚轻，不类有人者。（《袁小修集》）

一门客游大老家，久而无所事事。一日方群相宴坐，大老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举坐皆笑。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亦有微长，能箍桶。”大老曰：“请面试之。”命放一铁箍旧桶，去席五尺许，取竹于座上编成圈，随手掷之，其箍已将桶腰收密，而旧铁箍落矣。再作一圈，复如前掷之，恰箍桶底，而底旧铁箍又落矣。大老惊曰：“神技也！客必有他能，愿赐观之，勿秘。”客笑曰：“弹雀可乎？”腰出小刀二寸许，向檐间掷飞雀，腰截落地而小刀依然在手。连掷四五雀皆然，徐收绕于指，若一环状，而后藏之。大老骇甚，知其剑侠也，厚赠而遗之。（《柳轩丛谈》）

休宁吴虎文雄膂力，尝客金陵，杂稠人中观剧。明季最强暴不逞者，莫如西北辽人，偶一人误以泥靴踹污虎文朱履，方陪笑举衣，为虎文拭泥，虎文恶声加之。其人怪虎文文弱书生，乃敢叱我，拳殴虎文。虎文随以手挥之，其人辄仆，而其党公忿成群，来殴虎文。虎文声色不动，触之无不伤者，其党充营军者愈集，围虎文数层。虎文谈笑应之有余。适参将道经其地，素与虎文善，乃叱众散。虎文之勇，由是益震金陵。一日在常熟某先生坐，方诩其技，一老人道装者微哂之。虎文怒，诘道人何方人，且曰：“若亦知枪棒乎？”告以新安之歙邑人，虎文益怒，诘曰：“若亦知歙之膂力第一人毕昆阳乎？”道人曰：“吾兄子。”虎文笑其诞，出座欲与较枪。道人持枪笑曰：“欲让若干？”虎文瞪目不解所谓，道人曰：“吾手前握枪杆一尺，则子枪当长我枪一尺，是让矣。子亦如吾侄，受我让五寸乎？”虎文从之，运用枪法，直取老道，老道全不为动。乃虎文用枪到极巧妙处，几中老人，然后直前一折，虎文枪已落手飞墙外矣。虎文不觉屈膝，老人笑扶之起曰：“子枪法诚善，惜用之太急也！吾与子戏，岂忍伤子？但令空手足矣。”（《柳轩丛谈》）

天启二年三月，操江徐必达年七十二岁，出巡至仪真，带家兵三十人，又带铁关王刀一把，重七十三斤。十三日阅水操，内有家兵四人，能舞其刀，余兵及看者数万余人，皆不能举。自耿操江为关白之变，于万历廿四年出巡至今，计廿六年，未见有操江按临。（《先曾祖日记》）

休宁令张天成，故辽东将家子，自言十七时，见许定国与其祖饮，从者以其弓从，请开之不可，强开之，努力仅寸许，两背腋已伤骨矣。（《万青阁偶谈》）

黄仲霖为监军，归休宁时，携一长人甚奇伟，不知者以为巨无霸。然不敢近。一旦休少年中，一有胆者力击之，则怖而走矣。近陕西王辅臣反时，有步兵长九尺，操大刀猛鸷，多战功。图学士欲生擒其人，以数千骑围之。其人曰：“何阻咱归路？”众曰：“学士公欲见汝。”其人曰：“要认咱。”忽抚躬掷一大履，众方眩视，急杀开血路而走。后辅臣降，其人仍为走卒，无甚异。（《啸虹笔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川韩巡抚遣心腹吏解金数十橐至都，道山东，晚宿一古寺，吏脱鞍马，环绕夫役，枕刀睡橐上，晨起人马如故，而橐化乌有矣。吏骇甚，诛求侍僧，仅贫蠢数众，非能盗重赀者也。遍访杳然，不得已，归诉之韩，韩震怒，重考解金人，悉下于狱。系既久，吏哀吁：愿以全家易一身出囹圄，不探真消息，死不瞑也！韩素信吏，许之。至失金地，远近密访，绝无耗如前。一日大树下见瞽而卜者，席地坐，大书于招者，专卜大事。吏异之，扣以失金状。瞽者笑曰：“速命人舆我，得下落矣。”吏喜从之往，肩舆人听瞽者指挥，左则左，右则右，皆岩山径，无复人烟。已而夕阳在树林中，时闻虎啸声，吏色然惧；瞽者忽喝舆人住，前指吏曰：“请从此三折而东入深林，则知金所在，余不敢偕子同往也。”吏匐匍奔至，曲折殊甚，穿深林，果得一大庄院，为阍者所呵，吏以直告。阍曰：“若何事饶舌？虽然，业已来，候吾王登殿自诉也。”吏随入门数层，巍然台殿，丹碧射目。时日已西匿，屏息檐下待。少顷，灯火辉煌，仙乐作自内殿，几半里，剑戟森列，侍卫如云，非复人间。殿上一王者，童颜道貌，如老君，傍拥以羽幢宝剑，扶辇人环锵然。王者呼从者引吏前问曰：“汝韩某命来索金者乎？”吏惶恐屏息，不能对。王者曰：“此处无义之金颇多，盖引彼自认。”绕道至一库，则金银与栋齐，吏认前所解金，封识宛然未启也。复返殿上，仙乐再作，王者已退矣。侍者传令吏暂住数日，俟回音，朝夕闭一室，穴窗投以食。将半月，吏悔恨无聊，欲逃无路。偶见室有小门，试入之，又一洞天。吏方徘徊间，忽腥风自墙树落，血滴衣袂，月下详瞩，皆人头及断手脚也。吏魂胆俱丧，急返故处，不能成寐。约三漏，殿上传吏出，则王者侍从灯火，罗列如前，吏长跪听命。王者曰：“吾不忍累汝全家，有扎复汝主，金不可得也。”吏唯唯，从者授书，一力士挟之出行，小径如云雾，足不履地，将黎明，已至通衢，力士曰：“第可归矣。”回视之，影已灭。吏跋涉月余，归成都，述其事于韩。韩始不信，吏出书，韩自启之，悚惧失色，汗浃背。退即尽释解金人，人皆莫解所以。后韩卒，其亲随人云：“一月前有人入韩卧内，截其辫发，及枕畔印钥去。”韩不敢诘。王者所封扎内即此也。后遣人遍访，迷其径，不可得。（《隶园杂说》）

尤世威为总兵时，往谒蓟辽督府曹文衡，文衡尊严不少假。更谒侯司徒恂，司徒公谕令勿长跪，相见如弟子礼。世威感悦，愿效死。后司徒公行边，至黄化镇上遇火炮灾，司徒公压于敌楼下，背上积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号而呼求司徒公。复至敌楼，适有电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趋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脱其冠，及袍，脱其袍，遂烧其须，及其左耳。世威坚不动，竟袒而负司徒公以出，行四十里，抵于山下，边人谓之尤半耳云。（《壮悔堂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汶上有响马肆劫，众捕方逡巡，见翁媪并辔来，识之，遮拜翁马首求助。翁笑曰：“余夫妇朝泰安娘娘，何暇为人擒贼？”众哀请，媪忿然曰：“老娘出一臂可乎？”众喜，遮拜媪前。媪挈怀中所抱孩付翁，以己驴易翁马，挟弹呼众曰：“速随来。”骑如飞鸟，踪旋灭。众驰二三十里，见媪缓辔返，有愉容：“车装财物，若辈前往收还，诸贼奴，老娘已纵之矣。”遂去。众趋前林，果不谬；盖老媪能挽铁胎弓，以铁丸弹人，无不立死。所乘又追风马，贼众素呼为某太太，闻其名即遁耳。（《柳轩丛谈》）

大铁椎不知何许人，北平陈子灿与遇河南宋将军家。宋怀庆青华镇人，工技击，七省好事者皆来学，人以其雄健，呼宋将军云。宋弟于高信之，亦怀庆人，多力善射。长子灿七岁，少同学，故尝与过宋将军。时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寝，右胁夹大铁锥，重四五十斤，饮食拱揖不暂去。柄铁折叠环复，如锁上练，引之长丈许。与人罕言语，语类楚声，扣其乡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寝，夜半，客曰：“我去矣！”言讫不见。子灿见窗户皆闭，惊问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袜，以蓝手巾裹头，足缠白布。大铁椎外，一物无所持，而腰多白金，吾与将军俱不敢问也。”子灿寝而醒，则鼾睡坑上矣。一日辞宋将军曰：“吾始闻汝名，以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将军强留之，乃曰：“吾尝夺取诸响马物，不顺者辄击杀之；众魁请长其群，吾又不许。是以仇我，久居此，祸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决斗某所。”宋将军欣然曰：“吾骑马挟矢以助战。”客曰：“止，贼能且众，吾欲护汝，则不快吾意。”宋将军故自负，且欲观客所为，力请客。客不得已，与偕行。将至斗处，送将军登空堡上，曰：“但观之，慎勿声，令贼知汝也。”时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客驰下，吹栗数声；顷之，贼二十余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余人。一贼提刀纵马奔客曰：“奈何杀吾兄？”言未毕，客呼曰：“椎！”贼应声落马，马首尽裂。众贼环而进，客从容挥椎，人马四面仆地，杀三十许人。宋将军屏息观之，股栗欲堕；忽然闻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尘且起，黑烟滚滚，东向驰去，后遂不复至。（《魏叔子文集》）

松陵周姓者，道登相公族裔，不自检束。凡暇日则负手井阎间，忽遇外来少年，相与泥首曰：“我周之世仆，名二舍，飘零道路，令归服役。”周睹其眉目英伟，语言次第，不类下佣，始拒之。因舍执礼愈卑，遂留住败屋中，以示相却之意，舍了无去志。适因出探友人，舍亦随行，见友人书室中闽兰盛开，磁盆檀架，叹赏不已。舍云：“奴当为郎君致此。”周以妄言，不答而返。诘朝则兰已宛在，惊驰呼舍，责彼行窃，损我家声。言未毕，友人趋至，见兰大笑曰：“吾兄欲此，何不明示，乃作梁上君子耶？”周以舍告。友曰：“吾固疑兄素非勇者，岂能轻越重垣，必有肉飞仙佐之耳。兰不足惜，兄可督其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还，我辈伏暗壁中，窥其形迹。”周如约谕遣，舍无难色。是夜漏再下，见舍悬空而下，皂帔绛帻，左挟兰，右匕首，捷如健鹘入云，不暇转瞬。迄晨次，周密讯，友云：“静夜无闻，惟一丝玄雾，矫下檐楹，即觉霜雪侵人，战栗不已。少焉秉烛就视，则兰已置之旧所，不移毫发，只花叶凋谢矣。周归，旋召舍语：”若有术如此，自非无故相依，然稍为漏泄，祸将及我，可速他图。“舍奋然而出，不知所往。（《西皋外集》）

休宁程宗斗弱冠好枪棍。祖付三千金命贾，宗斗携往河南少林寺学武艺，罄其橐。少林例：学成者，能打散众木偶，方许出寺，否则必欲去者，乃由狗窦出耳。宗斗学既久，独能打散木偶，既出，惧祖责，不敢归。父遣人访得之，闭诸室，不令他游。后父挟重赀，偕之往北京，道遇响马贼，父惧甚，匿草间。宗斗独敌数十人，皆辟易，响马惊拜曰：“神人也！”邀其父子至山，宴而后归其橐。宗斗从之，方半酣，偶闻门外喧哗，急跃起如飞鸟，掠檐间，忽不见。群盗惊甚，少顷自门外从容来曰：“吾乍闻喧，将试吾拳勇，乃下人噪杂，不足辱一挥也。”盗皆色然恐，急还其行装，送其父子归。其父亦讶甚，曩亦不知其技勇若此也。后恐其将入匪类，不令出游，遂以商贾终焉。（《怀秋集》）

◎定数人不思所以胜天，猥云定数，可粲也。顾蝇营狗苟，溺洪波而莫返，静听旧事，未必不因之自淡。乌必废诸？

赵涓精弈，号为国手。成化初，有二善弈者，充供奉；上命二人与涓弈，以金合贮，赏胜者。涓连胜，叩首领胜。两人夜叩涓曰：“吾两人无他长，徒以弈事上，公今连胜吾两人，名成矣。脱再屈我，于公名不加增，而置吾两人何处？今愿以白金一笏为公寿，明日对，佯北一局，小假吾两人颜色，感公长者。”涓许诺。明日果佯北一局，两人即叩拜，开金合，则中贮锦衣、空名御扎，及一牙牌也。帝意本官涓，涓竟不得，帝叹曰：“孰为天子能造命哉？”（《昨非庵集》）

昆山舟师杨姓者，雅与金姓者善，金死，有子曰三，年十七，窭甚。杨怜之，招入舟，既久，以其力勤也，爱之。杨夫妇无子，一女年相若，因以妻三。岁余，三沾痰，日渐羸阽危，杨夫妇始悔恨，辱骂不绝。一日江行，泊孤岛下，赚其拾薪弃之，挂帆去。三欲归无路，痛哭将欲赴江死。既又念岛中或逢人，冀可救援。转入林中，至一所，见戈戟森列，徐侦之，无所闻。渐就阒寂，仅有八大箧，封识完好，不知何为。盖盗所劫财，踅贮此地。三乃匿戈戟沟中，更临江滨，适有他舟经其处。三招之来曰：“我有行李，待伴不至，可附我去？”舟中许诺，悉以大箧入舟。行抵仪真，问居停主人家，密启箧视，皆金珠也。即其地售得如干，服食起居非故矣。既收童仆，复买妾。一日行过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杨舟适在，三识之，杨不知也。三乃使人顾其舟，云湖襄贾，辎重累累，舳舻充刃。先是杨弃三时，女昼夜啼哭，不欲生；父母强之更纳婿，女不从。至三登舟，舟人莫敢仰视，女窃视之，惊语母曰：“客状甚似吾婿。”母詈之曰：“见金夫不有躬耶？若三不知死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顾女；佯谓舟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毡笠戴之？”盖三窭时，初登杨舟有是旨也。于是妻觉之，出见，相与抱哭，欢如平生；而杨夫妇罗拜请罪。悔过无已，三亦不之较，寻同归三家焉。未几，会剧寇刘六刘七叛入吴，三出金帛募死士，从郡别驾胡公，直捣狼山之穴，缚其渠魁，讨平之，功授武骑尉，妻亦从封云。（《鸿书》）

刑部郎陈某，谪守曹州，岁久不调，以形家言，造危楼于州前，兼以游赏。楼旁为国子生杨森居，嗔其碍己，诉陈，陈不顾。亡何，灵宝许襄毅公进以直指使临州，生复诉之；公即往登楼观视，时陈宴乐之具皆不及彻。公叹息，命毁楼，改为州库，督役掾于楼壁，折得一砖，题云：“许吏部，许吏部，毁高楼，盖州库，恼杀陈知州，喜杀杨知固。”公闻，以讯当时匠作，答曰：“当时有施道人题此，众不识字，莫知所云。”公后官冢宰，杨令固安，陈以此愤卒。（《耳谈》）

张明经谒选，黯夜与一人聚部屋下，互问籍里。明经曰：“我武昌人。”其人曰：“我济南人。”又问公：“既楚产，蕲有巴水驿乎？”曰：“有之。”明经曰：“公问此何意？”曰：“我始生仅一岁，家失火，众皆奔避出，独遗我榻上。忽火中有声曰：”莫烧死巴水驿驿丞。“又若有撼遏火势者，人因得入，抱我出，今恐选得此驿耳。”及明观榜，果巴水驿丞。（《珊瑚》）

浙江壬子科，按察副使端明胡公，副都御史忠烈孙公，新建伯文成王公同榜，皆浙人。宁藩之变，胡公发其谋，孙公殉其节，王公成其功。然当在棘闱，有为大声者曰：“三人做得好事。”莫测其故，后始验为宁藩发也。（《耳谈》）

兴化郡丞朱士容海妇有妊，求梦于九鲤仙，梦人示以科举案，视惟一魁字，后果生男，名魁儿。儿亦颖甚，谓必验之。乃年二十得危病，自曰：“魁字二十鬼也，吾其休矣！”果卒。文徵明父林守温州，忽病，令人祈梦于仙。仙曰：“孔老人之言即是。”明日有老人告曰：“命解之木，共得板五十六斤，内三片圬无用。”问：“汝何姓？”曰：“小人姓孔。”公大骇。唐子畏寅亦以寿向仙祈梦，梦人示以中吕二字，不晓何语，后见东坡《满庭芳》，词下有中吕字。词曰：“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亦默然，而二公俱卒，年皆五十三。（《迪吉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明梦余录》云：“辽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大明，后之国号年号先定焉。”余谓明崇祯间，筑拱极城于卢沟桥，前曰顺治，后曰永昌，一为本朝年号，一符闯贼僭号。又闻父老传刘诚意对明太祖国祚之问云：“逢顺则止。”一闯贼僭号大顺，亦何足道？实符本朝顺治年号。若匾额曰清明鼎望，清朝宿望，清朝柱臣之额，不一而足，岂非前口耶？“（《万青阁偶谈》）

青田有庙祠，在其邑之街衢。丙戌丁亥间，有大帅督兵过而恶之，下令拆毁。甫堕一墙，即于中得剃刀一张，顺治钱一枚。帅见大骇，乃止不毁。（《悬榻篇》）

◎报施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卓哉醇儒言也。行一事而先筹果报，君子嗤之矣。独是福善祸淫，由来已旧，吾侪即不必因之望报，徒毅然莫顾其后，而垢恶日滋，则又断乎其不可。

江浦郑氏，累世同居，尝列十木柜，五柜贮经史，训族子弟；五柜贮兵器，备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笔也。永乐初，或诬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素朽堕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迹，及发柜，恰见经史。事闻，乃斩诬者。（《臣鉴录》）

龚馔本舟子，成化庚子八月，行次扬子江心，会大风雨，挤一富商溺水，尽攘其有。归乃弃棹，舍于扬州，建高楼巨室，改事生殖，以享富贵。馔后生一子，抚育既长，视父如仇敌。一日口有祈鸾者，亻巽叩首曰：“敢请大仙，何吾父子不相得之甚也？”判云：“八月风雨何太恶？扬子江心波浪作。二十年前即此人，请君试把心头摸。”亻巽凛然惧祸，尽贻其有于子，远窜。（《野记》）

陆文定公树声，松江人，以大宗伯致仕，年六十无子。夫人为密置十鬟，诞日设宴，出为寿。公曰：“更为我取百金来。”金至，悉召其父母谓之曰：“吾老不足辱诸女，各赠十金为嫁资，使更择婿。”后邻家女三许人而三婿死，里中以为不祥，无敢聘者。公曰：“是真吾妾矣！”遂娶之，生子彦章，犹及见其登进士，仕至光禄卿。公寿九十七，朝廷为立百岁坊。（《续昨非录》）

吴人王翰景泰中为御史，上疏劝易储，与南城禁锢事甚力。及英宗复辟，攻于肃愍。数言前二事之非。英宗悦之，时有赏赐，许以大用。一日上御文华殿便室，架历朝章疏，凡留中者俱在。忽骤风飘一本，宛转上前，取而阅之，则翰劝易储及南宫禁锢疏也。急宣翰来，以为复有赏赐，既至，上发前疏示之，翰叩头出血请死，上遽叱出诛之。（《惩恶百条》）

有徽商过九江，见江干有舟被劫，商泊而救焉。内有孝廉七人，各给以衣食，且赠路资而去，初不问七人为谁。明岁癸未登第六人，其一为莆田方万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久之，万策分巡嘉湖，屠宪副冲阳讠燕之，其时商以资尽，自鬻于屠为奴矣。方道见其侍讠燕骇之，呼至几前，细审来历，因曰：“尔曾记八年前活数人否？”商曰：“某已忘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盗者。”方道出席长跪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与焉。”即告屠，赎至公廨，款月余，赠千金，又柬同难者赠之。商携资重营，犹不失为富翁。（《座右编》）

聂以道曾宰江右一邑，有人早出卖菜，拾得至元钞十五定，归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盗而欺我？况我家未尝有此，立当祸至，可速送还。”子依命携往原拾处，果见寻钞者，付还其人，乃曰“我原三十锭”，争不已，相持至聂前。聂推问村人是实，乃判云：“失者三十锭，拾者十五锭，非汝钞也，可自别寻。”遂给贤母以养老。（《快心集》）

宏治辛酉，山西和顺县一粮户，往布政司取通关，忽梦至一所，山西一省之官皆集。俄有符使斋文书一通置案，众曰：“天榜至矣！”开榜，旁一官唱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学生。”大同府县皆起应曰：“其人孝友，多为人方便。”至第六名陈桂，和顺县应曰：“其人事继母能孝。”至三十四名，县官应曰：“其人放私债，迫死二人命。”中坐者举笔勾之。至四十一名，县官应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为人佣。”中坐者举笔又勾之。至五十九名，县官应曰：“其人捏词写讼，受害者凡几家，死者凡几人。”中坐者夺笔抹去。唱名毕，中坐者令人各举所知，众举凡二十五人，中坐者择九人，写讫，粮户醒而默记之。次日领通关，回至盘陀驿，遇陈桂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桂不信，因述其事；及榜发果然，余皆符所梦。（《臣鉴录》）

南昌有李某，业木，段某业针，刘某业星命。嘉靖间，俱以岁旱迁湖省金沙洲家焉。比邻乡戚，情好甚笃。亡何，李有侄乔来相依受徒。乔工制举业，徒者日众，修脯渐饶。刘视其星命当大贵，时段有女，少乔五六岁，刘因执伐以聘，明年庚午，乔归应试，欲娶女偕归，而段之妇忽中变，谓：“富贵未有期，乔固窭人，罢口诵即饥矣，奈何舍爱女适他省？”然不可背盟，遂为计诳乔，谓女当夜登舟，而己当送半道始返，实则赝女，乔与刘皆罔识焉。乔归，即以儒士乡会联捷，副刑部郎。久之擢守成部，便道还过湖省，馈贻父母甚厚，而为礼甚恭。段女适萧子，败荡日贫，而羡赝者拥高华，郁郁病卒。（《耳谈》）

谭元春字友夏，楚人。父尝客襄阳，舟旦发，忽闻岸上悲啼声，急停舟问之；则里役失遗多金，无以偿官，欲赴水死耳。谭慰之曰：“若金故不失。”随取一大函畀之，其人曰：“此非吾金，安敢妄取？”谭曰：“第将去。”后丁卯岁，元春梦神告曰：“宜自策励，尔父襄阳事发矣。”元春惊寤，以梦告母曰：“大人得无有不善事于襄阳乎？”母为具述前事，是岁乡荐第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可不可录》）

携李有盛周者，号文湖，登嘉靖间进士。当为诸生时，人或以谗言污蔑其妻，盛不察真赝，辄持剑杀之，自鸣于官。官曰：“烈士也。”亟赏之。未几，妻见梦曰：“我实无玷，若用谗言杀我，我必报若。”越十五年，盛累官至郡太守，夜阅文书，有缢死事，盛语阎童曰：“缢何能死人？我请戏试之。”遂用组绶自系，践踏椅上，悬诸梁；阎童乘其悬也，亟取椅却走，盛足不能至地，气绝而死。阎童走归家曰：“吾今日得报仇矣。”遂仆地死，人莫晓其故。后细询之，则阎童之生日，乃盛妻之死日也。（《座右编》）

姑苏有潘姓者，掘地得金二十万，以分其子潘奎潘璧，两母出也。璧年尚稚，奎乘其病，投毒饵中杀璧。奎生子名城，性聪颖，然淫恣无度。入赀为国子生，司成姜凤阿览牒曰：“何名潘城？”为增一璧字。父奎闻之，甚不乐。已而璧城破其家，百计索金于父，不得，遂诱刘氏奴激怒其父而殴之死，盖璧再生为璧城云。（同上）

万历间，京师有阴与奸妇期奔，尚虑其夫在，因迹夫所往，诱至僻地，缚之树，拗其项以死，仍爪出其目睛。有白髯翁治之，纳其睛，还目而舒其项，使活，归语其妇，妇亦感悔，鸣官抵罪。（《耳谈》）

李士衡奉使高丽，武人余英副焉。所得礼弊，及诸赠遗，士衡皆不关意。余英虑船漏，以士衡之物籍船底，己物置其上。无何，遇大风，船几覆，舟人请减所载；仓忙不暇拣择，信手拈出，弃之中流，舟始定，皆余英物也。（《野乘》）

万历丙辰进士韩某，父为显宦，曾入一尼，见一尼色最丽，心动。他日以内人馈之饼，尼不知计，食之晕绝。韩趋入其，窃其袒服，以戏于旁。尼忽醒，觉其故，笑曰：“亦何至若是？晚当与君作伴耳。”韩信之不疑，遂去。顷之，沐浴对佛缢死。时韩尚无子，妻忽怀孕生男，稍长，聪颖殊绝，年十六，举于乡。明年以春闱试京师，一日捷音至，亲朋称庆；又一日见家僮凶服号哭而来，询之，则新贵者已死矣。韩痛绝再苏，诘其死时状，僮曰：“公子将死时，忽发呓语曰：”吾岂真韩公子哉？乃某尼僧，托生其家，受他恩爱几年，以偿夙冤。今得请于帝，斩其嗣矣。‘“韩闻此语，惊恨而卒。（《臣鉴录》）

万历中，焦某以江阴小吏选楚中典史，迁府知事离任。江阴有一小僧，募金六百，布施普陀山，附舟而南。焦忽萌恶念，挤僧于江，有其金。忽见僧从水出曰：“君害我命，则亦已矣，金乃十方所施，不可得也。”自是日夕见形，焦忧惧得病，寝兴不安。抵家病剧，诸凡祈禳，无所不营，而僧至必大呼曰：“功德何益？还我命来！”时焦归且一年，囊中金亦尽。一日，僧持刺相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直入中堂，阍者辞以主病。僧叱云：“吾非募化，有事见汝主。”焦方负床呻吟，妻孥环泣，复闻此僧来访，大骇云：“索命变幻如此，不如速死。”遂夺刀自杀，家人方抱止，而僧已至矣，谓焦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于风浪中自分必死，忽有一灯引入芦苇，遇渔舟拯脱，复募六百余金，将往普陀偿愿。因过江阴，知君有此异疾，特来为君释杯蛇之疑耳。”焦曰：“金尽奈何？”僧笑曰：“吾无意索金。”举家闻之，罗拜，欲制衣履相遗，固却不受，仅享一饭。使人迹之，果乘南海舟去，自是鬼形遂绝。焦疑不释，少日而殂。焦止一子，方应孝廉举，以亲丧不赴，无故走江干，跳浪中死。（同上）

秀水姚思仁万历间巡按山东河南，杀贼颇多。忽病中被摄入冥司，主者诘曰：“尔为御史，何好杀如此？”姚曰：“某为天子执法耳，非好杀也。”主者曰：“此言过矣！凡为人当体上天好生恶杀之心，先王刑期无刑之意；今尔不以哀矜勿喜自省，理应受罪。”姚曰：“固也，当两省凶荒，某曾上疏请赈，所活不下数千万，独不可相准乎？”主者曰：“此尔幕宾贺灿然之所为也，已注其中年富贵矣。”姚曰：“稿虽贺作，疏由我上，独不可分其半乎？”主者乃依言，令其生还。贺以秀水人，年少家贫，从姚于官，因见凶荒，特作疏稿，劝姚上之。后贺年四十登第，累官冢宰，姚亦官至工部尚书。（同上）

虞升卿曰：“吾行已无愧，所悔者为朝歌长时，杀贼数百，其中岂无冤者？所以二十年家门不增一口。予辛亥平交山寇，到今二十四年，侧室虽多，未生一子，不免归咎于当年之剿杀，怀思虞公，心为憬然。然值交城编审，故绝病逃诸丁，擦除俱尽，未曾一徇情面，此又予之可信于心者也。”

中书舍人永嘉赵士祯为匿名妖书，朝廷缉捕之急，锦衣百户崔德，缉顺天黜生生光，并其子其妻鞫之。生光诬伏，叹曰：“朝廷得我结案，如一移口，诸君何处求生活乎？”太监陈矩上其狱，移刑部论斩；上欲加等，以谋危社稷律论磔，妻子戍边。后士祯疾笃，自言其详，肉碎落如磔。（《贞胜编》）

御史沈某，当万历甲辰春，审妖书时，生光哀辞鸣冤，沈不之顾，且声色震厉，径坐生光。生光努目切齿，含恨以死。后沈出巡，途中得病，谓其仆曰：“昏愦中见生光索命，病不起矣。”已而果卒。（《酌中志略》）

刘理顺河南人，数上公车不第，请书读源神庙中。一旦闻哭声甚哀，询之；乃一商人出外，七年不归，母老贫甚，嫁媳于远商，得银十二两，妇姑诀别，是以悲耳。刘闻之，急命其仆，归家取十二金至。仆曰：“家已乏绝，止有纳粮银十余两，明日输官矣。”刘曰：“汝第与我，粮银当再为计。”遂作商人书，言货殖七年获利五百余金，行将归舍，先寄银十二两。姑媳得银，以书示远商，遂解议去。后旬余，其子果归，货殖获利，悉与书中合。骇甚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神明悯我耳！”明年甲戌，刘遂状元及第。（《臣鉴录》）

金坛于中丞相攸得无锡华生为婿，告其女曰：“吾二任都宪，历十有七年，未尝置人大辟，华生不患不富贵也，患居官或刻耳。”及华登第为江右司李，执法凛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述父言告之，华曰：“我为刑官，律如是，吾依律断而已。若废公法，而市己私，非所以明职守也。”后屡入人罪，屡劾辄以依律断答之。华后无子，婢生二子，皆不肖，语其妻曰：“我生平未尝欺公坏法，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依律断也。”今于子孙贵显屡世，而华竟绝嗣。（《座右编》）

凤阳倪秀才之妻徐氏，房资颇盛，其侍女绯桃，自恃才貌，冀宠于主公，而专内柄焉。值主母患痢，绯桃欲乘机毙之，谋于灵婆，得毒药数丸，将和痢药以进。未及逞谋，忽梦中自言：“尔若药死，愿谢金饰一匣。”同睡者诘之，则曰：“未尝有言。”适腰间有丸药坠地，又诘之，则曰：“我心闷欲治耳。”即取吞之，少时便血直注，号呼而死。（同上）

紫潭李翁族产俱盛，尝卜地得吉。相者曰：“主出飞来金带。”后浙有孝廉某，北上阻雪，过其家，翁觞之屡日。孝廉见传飧小婢，貌秀整，悦之，因人语翁，欲购为妾，翁许之，与偕行。后孝廉登第，历任大司马，其夫人暨诸姬皆无子，独此姬生二男二女；夫人殁，遂续为夫人。夫人念其翁媪甚，潜属其门吏，于黄冈人问翁媪消息。是时媪翁殁已久，家亦沦替如洗，莫有知者。忽翁之子以解军赴辽阳，经都下，过大司马宅门，与门吏谇语，知为黄冈人，以闻于夫人。夫人讯之，其兄也，大为之恸，教令出饰衣冠，具羔雁，谒公。公厚客之，馈赠甚盛。夫人益不悦，日涕泣曰：“能富贵人者，公也，今待妾家若此乎？且何以令诸儿女有外家也？”时有侯李氏绝胤，而山东人奏请袭者，叙功绩不合，其功绩册在所司库。公无能解于其夫人，阴以册示李子，令熟之。亦奏请袭，下所司辨之，李子语合得袭侯，今紫潭称李侯家是也。后复绝，独其家绰楔在焉，相者称飞来金带始验。（《耳谈》）

监生陆万龄曹代请祠魏忠贤国学，后被劾伏辜。同时更有一张生者，欲上疏以忠贤与孔子并尊，入国学，自称见子路击之，遽死。（《芜史》）

宁波府庠王录当贡，其次为李循模。李素无行，百计攘得之，王不较也。李入京，夤缘严嵩门下，求顺天训导，严谕铨曹许之。于是扬扬自得，纵步至顺天府学，登其堂，窥其衙，徘徊良久。学役辈诘之，李大声曰：“吾不数日当坐于此，鼠辈敢无状耶？”诸人乃群哗于吏部，文选大骇，亟易广西一小县，未几，身及一子一仆，俱死于粤。明年王应贡就选，乃恰得顺天府训导。（《臣鉴录》）

朱之蕃未第时，梦一神曰：“今年状元，当是镇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黜之。汝家世阴德，与彼相等，次当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子独未戒此，倘能早戒，状元届汝无疑也。”觉语其父，父以为梦境渺茫，明夜父梦亦如之，始大惊。次早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肉。是年果状元及第；徐止二甲第三。（《不可不可录》）

松江诸生袁灿若，丁丑进士定弟也。十五年梦至一所，见历代创业主，会议革命；有顷一人如帝者状，披发伏地，呜咽泣诉枉。明高帝语之曰：“此事非我所能主，当往问建文皇帝。”灿若流汗浃背而醒。（《绥寇幼略》）

方崖赵公，谈其乡有为州牧者，因庖人具馔，失一鹅首，遂毙之杖下。后归田，赀积颇厚，乃构一堂而栽双桂。即扁之曰培桂，因手识云：“己酉堂前培桂，他日子孙必有折桂之手。”一夜坐堂上，忽空中戛然有声，如鸟衔物掷地；烛之，乃一腐鹅首也。其人骇汗，未几即病逝焉，自是家零落。至嘉靖己酉，鬻其居于人，其承鬻者，王姓名培桂也；计其扁堂之岁，仅一周花甲耳。（《座右编》）

万历丙戌间，京师有佣工之妇，先与卫军罗姓者交密，呼为罗长官。后以隙绝，妇久旷欲动，乃择葫卢卜润之，每寝执以自娱，快意处，亟呼萝卜为罗长官。邻人闻之，以为罗君复修好矣。邻有恶少年，素垂涎于妇，调之不从，恨焉。适佣工夜归，与妇寝，恶少不知也，意其独宿，故无声。挟利刀潜入，将迫之，扪枕得雠头，误认为罗，怒甚，连砍之而去。事既上，有司不能决。邻人曰：“前此每夜其妇必呼其旧好罗长官，然但闻声，未见其人也。”官以罗妒奸杀人，当重辟。罗极称冤，竟不白。恶少归，嗟叹不已，妻叩之，备述其故。妻亦与一人有私，其所私者，正避匿床下，计欲杀恶少而娶其妻，乃以所闻语鸣官，恶少竟得罪，而罗长官乃释。（《报应录》）

上海朱锦初投潘尚书为家人，后其子泮游，入谢于公。潘曰：“汝子已系朝廷士子，可以门生礼见，勿复作主仆观也。”即捡其靠身文书还之。朱不胜感激曰：“荷洪恩，须当报效，庶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贵已足，何赖于汝？”朱恳请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现今文庙圮坏，汝能修葺，贤于报我远矣！”朱即独力营缮，颇称华焕，此事已过百余年，人亦无有忆及之者。顺治己亥科会元朱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殁，临卒时，文庙正梁年久朽坏，亦以是刻崩殒，视其建造之姓名，即朱锦也，始知会元乃其后身，事详《上海志》。又缙云郑赓唐天启丁卯孝廉，亦以儒学为兵火所毁，躬自督造，晨夕不辍，其子惟载相继登进士。今人惟知崇饰寺观，以希冥福，而于幼所诵法之圣人反秦越视之，抑知东家氏之灵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汪讠刃庵偶笔》）

仪真孔姓者，于荒年购得《孔氏家谱》，遂诣县冒称圣裔。时值变乱之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圣胄散落，县为申请，得补奉祀生，遂于家安设圣位。然其人无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为妾，而己妻亦有淫行，乡里薄之。邻有塾师，夜梦一儒者乘车，上竖一，题曰：“司马牛。”弟子从者甚众，皆头带包角巾（罩于髻上方，顶有带者），语塾师曰：“来日此处有事，汝当避之。”觉而骇甚，如言避去。至午后火发，孔姓者从外奔归，见火势尚缓，亟入欲攫其谱；甫进门内，火忽四合，遂夫妻焚死。（同上）

仪真诸生陈登睦读书资福寺，有盗入其书室，陈饮归遇之，拔壁间钝剑砍盗。盗跪，哀求云：“有老母，乞恕饶。”陈时已醉，犹连砍数剑，盗负痛，踉跄行不数武，死于寺后城脚。是科陈入闱，誊写已完，文甚得意，忽见一鬼，污血狼籍，以手急拍其案，砚翻墨溃，卷遂被贴。自后每入闱，鬼辄来扰，如是七科，终不得售。（同上）

孝丰吴南山翁，居常好教责人，无所回曲，里恶少嫉之如仇。有施某蓄盗刺公，公常适邑，邑远多山盗，因匿险间以候。公至其地，马忽小蹶，因厉声曰：“汝害我乎？”盗以为知己，遂不敢出。他日又如此伺公，公忽半道反，以心有他故也。然尚过施宅啜茶去，盗又罢，以为未至，而施又谓过己，皆以为神。他日盗以实告曰：“公真大福人也！某亦降心矣。”（《耳谈》）

金陵人杨公参，以参藩镇广南某郡。讼庭大雷雨，忽自天坠一物如球，皆海波所成，坼之得人，若目冥，杨饮之活。曰：“我某郡邑村民，与某某探珠海蚌中。我下而二人秉绳其上，忽得三珠，其一夜明最大。两手握之上，复下取二小珠，绳忽断，随流堕潭中。潭中反无水，龙所蟠处，跨其背如马，龙蛰亦复觉腹饥，因龙自舐其胁涎，亦舐之，遂不饥。但无奈澜漪味苦甚，而缚裹其身成球，迷冥且死，雷动龙起，扬舞青间，身随之，故堕此。”公遣骑急补之，某某与大珠俱在；盖恐探者上，当得大珠，而二人分得小者也，是以断绳。一讯吐实，抵二人死，而大珠还探者。（同上）

许少司马孟中先生，始解吏部郎归，盗入室发橐，愕然如洗；乃恨其廉，缚置几上，而穿几作孔，火炙之。傍一盗独曰：“廉自其天性，何苦乃公为？”得解，先生已属目其人，众挟先生送抵江上。俄而盗获，先生困沙觜，忍死命赴邑庭，人莫知其故。先生指所属目盗曰：“是恩我者，不然死矣。”且据地稽首，故是盗独得活。沈殿元君典暨其尊人宪使中盗，一无髯者闭其妇女一室，戒群盗毋得入。旋亦获，殿元即造邑堂，称盗无髯者得释，盗出问故，曰：“尔非闭妇女室者耶？”（同上）

金沙李太青为诸生时，读书姑宅，有婢娟媚，李私狎之，许以他日贵，当置偏室。崇祯癸酉，李登贤书，婢以实告姑，姑喜，将资奁具以待。李赴公车有日矣，来谢姑，复与婢拳拳再订，群以为盟必践也。比甲戌冠南宫，与妻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妻大憾，遣人诘责姑，李不能禁，婢遂自经死。李官礼曹，当入值，辄私携妾扮家僮，入宿禁省。一夕忽见前婢披发过其前，李不之儆；漏三下，方与妾交媾情浓，忽内传他旨呼李。李心虚，以为携妾事泄也，遂脱阳死妾腹上，人以为婢索命云。（《幽草轩》）

休宁汪应鸣少客襄阳，充团练守江，孤旅游行，侦者辄疑为贼间，滥杀甚夥。一日二贾自蜀来，足沾泥尘，有远行色。众曰贼也，挥刀欲断其头。汪止之曰："焉有不问而枉杀之者？"缚而献诸官，鞫之，则往来货买账目凿凿，果民也，引襄之牙侩，多有识之者。二人得免死，匆匆去，未及问汪姓名。未月余，流寇奄至，沿途惨戮。汪逃避江上，烟水茫茫，无有渡者。急呼芦中，舟皆不应；忽舟中有人伸头侦之，认其为汪也，渡之去，即从前免死之二贾也。又尝负不平，为人诉于皖。未济江之前一日，旅邸中闻有号呼而哀吁者，问之，则远客卧病垂危，囊尽，而店主人逼之去者也。汪恻然，尽解其橐以赠，而口留己串，至中途不能前，遂停轿以待后伴。又明日乃济，舟子曰："昨午此时狂风骤作，渡者覆溺无数，若昨来，鱼腹矣。"（《续人镜阳秋》）

房师成夫子宰衢之西安，余与同门胡道南、张书乘、方月江诸君，往谒夫子。时山寇初平，有擒白头兵至者，立斩之。一日众方奕，适缚一少年至，哀泣求救，众不顾，余悯之，竟代诉其枉，得释。少年感活命恩，服勤寓所，为子爨，问其姓，程也。未几，余返新安，少年欲从余归，余却之，登舟垂泪，叩首去。越二十三年甲寅，逆藩变，饶寇入新安，余远出，先大夫以不肯降，举家被执，累累萧寺中。时授伪职者多人，竟不一顾。忽一贼将至，与贼帅罗耳话良久，帅悔之。贼将竟来建初寺，守军辟易。先大夫同五弟二儿未拜，贼将先拜曰："吾特来相救，无他意，二公即吾恩人，昔年在衢事，当知之。"遂解全家锁肘而去。先大夫举家得脱，即衢之少年也。

顺治初年，京都一卖水人赵逊，弱冠未有室，同辈人敛赀，为之纳聘于人。市中得一妇人，以廿金买归，及合卺，去其蒙之帕，乃白发老妪也。逊曰："以少配老，则吾岂敢？愿以母事之，得供饘飧足矣。"妪然之。居数日，见逊执礼甚谨，乃呼之曰："汝敛众人之赀，原为得妻，今妻财两空，奈何？吾有藏珠，可以偿汝。"乃于衣带中拣出，易金二十两，又持至市上买一女；才入门，见妪即大恸，叩之，乃其亲女也。盖妪与女流落时未谋面，今会于都，始知之。妪系洪洞人，家赀甚殷；有二子，皆衣冠旧族，原因兵荒失散。今既完聚，可图归计矣。所藏球尚有百余颗，更变银为路费，携以归。二子接入，喜从天降，遂将家产析而为三，两儿一婿，各受其一，谐老终身焉。呜呼！赵逊谋妻而尊为母，原非意中，老妪纳婿而竟得女，尤属望外。顺治己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车北上，其途人为余言者，故表而书之。（《梅窗小史》）

鄞县陆氏者，奸而横，侵其邻郑氏，尽其产，撤其居，以为己宫室苑囿，所余惟嘉树一株。陆氏晚得子而暗，数岁游于庭，忽指树而言曰：“树乎，汝犹在耶？”家人大惊，已而复喑不语，百方诱之，终不出一声。稍长，荒淫戏傲，靡所不为，家罄乃死，人曰是郑氏后身云。（《涌幢小品》）

南宫李皂隶悍恶异常，官司皆惮之。一日见美妇独处室，欲强污之，妇不从，手杀死，人莫之知。又因小忿，手击死一膳夫，重贿于官，得免抵。次年至杀人期，自以为杀人当死，今得免，乃余生也，当庆贺。遂设棺柩，集诸亲友，鼓乐迎导，己乘轿从柩后，若往葬于山中者，以此厌胜。膳夫子五人忿甚，各持一利刃，俟草莽间；李轿至，围而杀之，官吏咸喜，悯其孝，引报雠例得免死。李妻改醮后夫，述及李奸人妇状，后夫惊曰：“吾前妻乃为汝夫杀耶？”盖其人即所杀妇之夫也。（《蓉集》）

◎方抄医虽技术，人之生死系焉，可忽哉？《丹经》不胜读矣，简便而立验者，常付之中书君，仓卒有触，未必竟为无补。

凡中风中暑中气中毒中恶乾霍乱，一切速暴之症，生姜自然汁，加童便调服，立可解散。（《苏谭》）

新州郡境有药，人呼为吉财，解诸毒及蛊，神用无比。昔有人尝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类异，自谓即毙；得吉财数寸饮之，一吐而愈。俗云：“昔有遇毒者，其奴吉财得是药，因以奴名名之，实草根也，类芍药。”凡人遇毒，夜中潜取二三寸，或判或磨，少加甘草，诘旦煎饮之，得吐即愈。俗传将服是药，不欲显言，故云潜取。或云昔有里媪病蛊，其子为小胥，邑宰命以吉财饮之。暮乃具药，及旦，其母谓曰：“吾梦人告我，若饮是且死，亟去之。”即仆于地。其子又告县尹，县尹固令饮之，果愈，岂中蛊者，亦有神若二竖哉？（《投荒杂录》）

蛊毒（一本作妖术，以鱼肉害人）在上则服升麻吐之，在腹则服郁金下之；或合升麻郁金服之，不吐则下。宋李巽岩侍郎焘为雷州推官，鞫狱得此方，活人甚多，见《范石湖集》。（《升庵外集》）

病痔者用苦{艹处}菜，或鲜者，或干者，煮汤以熟烂为度，和汤置器中，阁一版其上，坐以薰之。俟汤可下手，撩苦{艹处}，频频澡洗，汤冷即止，日洗数次。予使宣府时，曾患此疾，太监弓胜授以此方，洗数日后，果见效，故记之。{艹处}一作苣，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菽园杂记》）

疗时疾者，服大黄良。陈宜中尝从梦中得此方，梦神人语曰：“天灾流行，人多死于疫疠，惟服大黄者生。”事见《宋史》。（《说储》）

凡风狗毒蛇咬伤者，只以人粪涂伤处，新粪尤佳，诸药不及此。（《楮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室》）

洞庭贺泽民按蔡€南时，分巡腾冲等处讨贼，因染瘴疠，腰股发热。有监生杀犬煮馈之，令空心恣食，饮酒数杯，即去溺溲，少候清利，其胀渐退，盖犬肉能治瘴也。（《客座新闻》）

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澄怀录》）

魏国公徐鹏举老而御女不衰，人传其术，以好红枣数十枚，令姬妾口含而寝，过夜则煮食之。（《苏谭》）

淮西士人杨π自言中年得异疾，每发声言应答，腹中辄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而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所不应者，当取服之。"π如言，读至雷丸，虫乃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遁斋闲览》）

蔡季通有睡诀云："睡侧而屈，觉正而伸，早晚以时，先睡心，后睡眼。"晦庵以为古今未发之妙，殊不知本出于《千金方》云："半醉酒，独自宿，软枕头，暖盖足，能悉心，自瞑目。"（《稣谭》）

藏书之家，书册或为雨漏，及途路水潦所渍者，皆可大甑中蒸而暴之，至一二番；乃以物填压平处，逮干，色虽微渍，而略无损坏。（《王氏谈录》）

以铁浸水加矾，以白笔书之，拖墨砚上，则矾不受墨，成白字。又以此书纸上，不见字，浮水即见。旧传乌腹水立券，久则不见；今试之，先书时不似墨，但变色耳。中履曰："以稗汁磨墨，拖矾书之纸。"（《物理小识》）

见吞铁针，以乳香荔枝朴硝为末，以犬豕脂入盐和之，吞下自愈。若碎铁，则用皂荚硇砂。雷曰："铁遇神砂，如泥似粉。"神砂应即硇砂也。王少夫言外域收貘舌驼鸡涎，便能吞铁。一方以硇盐渍针，而以负革脂凤仙子吞之，因笑："罗什无乃出此？"何子元曰："铁口煅金银多年，以捶皂角，则一夕破。铁中坚块曰核，入香油则核散。福铁皆块也，笔醮白水周画，击之随画处断，此理亦奇。"（同上）

年疫，穿一井饮之，可得无恙，此仙人苏耽之言。案《汉。礼仪志》云："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钻燧改火，可去疡病。"则耽言非无征。（《说储》）

治寒气腹痛，紧阴危笃者，急饮热酒，外用葱熨法。葱白碗粗一束，麻绳缠住，切去头尾，留中一寸厚，放在脐中。上盖片布，以熨斗贮火熨之，令热气入腹。葱坏再换，以汗出痛止为度。（《苏谭》）

病鼻赤者，乃阳明经胃火上炎。一方只食盐一味，研细，每晨起，撮少许擦齿，噙水荡漱，旋吐掌中，掬以洗面。行之月余，而鼻色复旧，且有益于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上）

口疮无问新旧，遇夜卧，将自己两睾丸，以手扌历紧，左右交手揉三五十遍。每夜睡觉，辄行之，愈于服药。（同上）

凡产后，不问有病无病，即用童便好酒煮热服之，百病不作。（同上）

小儿急慢惊风，痰涎壅盛，塞于咽喉，其响如潮，名曰潮涎。但用金星礞石，火煅过，研细末，入生薄荷汁内，少加蜂蜜调和，温水服之；良久，其药自裹痰从大便出，屡试得效。如慢惊症，少加青州白丸数粒，更妙。（同上）

万安张振山开河，梦神与之方曰："以桐油石灰，与黑豆末烧石，则凿之甚易。"因用之验。智按以硫烧之，其石亦易碎。（《物理小识》）

画上粉被黑，或硫烟熏，以石灰汤蘸洗二三次，则色复旧。中通曰："周江左言用枇杷核洗画上霉，锤浸滚水，冷定洗之，则霉气垢污尽去。皂角亦可，又须急以清水淋去枇杷核皂角之余气。"（同上）

焦弱侯《笔乘》言夏至石灰收百草方甚验。愚者曰："百草霜止血，但嫌其黑耳。惟以生半夏末，与制过松香最妙，敷上即合口；以半夏力，得不知痛。"（同上）

《近峰闻略》曰："稚子误吞线锤，胡僧教啖饧糖半斤，果从后出。僧曰："凡误吞五金者，皆可出也。'"（同上）

误吞钓鱼钩者，以其钩丝穿蚕口向外，更以光滑念珠穿其丝，如然，逼入喉中，其钩口肉为茧所蒙，因念珠之路，相承拔之，即出。（《莫氏入林》）

青栀子实晒黄，能消白蚁为水。湿活树去皮，顶凿窍注桐油，竖置一二日，水尽去，以为梁柱，蚁不生。或用青矾煮柱本，惟中柱不可煮，煮即井水黑。马教思曰："血忌日五更斫松柱，无白蚁，或斧敲云。"今日血忌，蚁自去。中德曰："养竹鸡柱下，白蚁畏其声。"中通曰："白蚁必衔水上柱，乃能食木，松易受水，引泥作路，杉木受水易干，故蚁不上也。一种蜂钻杉木，须以烟熏之。"（《物理小识》）

凡入山牵白犬白鸡与盐，则药宝并出百步外；口呼灵岳，或呼林林央央则无恙，一作林兵。又曰："入山默念仪方，即不见狼虺，默念仪黍，即不见虎。折后裙三折，摄腰间，则蛇不近，得虎光入土之白石佩之。凡渡江河，朱书禹字及手书士字，除惊恐。行山虑迷，掘虫一枚，于手无恙，即土踊。及神龟前左肩骨，人穿以行，则不迷山。此出道家言，成式载婆珊婆演底，则《华严咒》也。人心有所依归，不动他虑，则邪气退避，此内定之法也。有以乾元亨利贞入咒者，推此可知。北齐权会乘骡夜行，忽二人引之失路，会怪之，诵《易经》上篇未尽，二人忽散。陈徐陵病笃，子榜烧香跪诵《孝经》三日，陵疾豁然愈。（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凡人溺死者，以鸭血灌之可活。（《升庵外集》）

张甲侨居司徒蔡谟家，远出数宿，谟昼眠，梦甲云："暴病心腹疼，腹满不得吐而死，所病乾霍乱，可治，而人莫知其药，故死耳。但以蜘蛛生断去脚吞之，则愈耳。"谟觉，探之果死，其后有乾霍乱者，试用辄瘥。（《客中闲集》）

栗惟兖州、宣州者最胜，一球数颗，其中扁者谓之栗楔，能治肾虚，腰脚无力。以袋盛之风处俟干，每旦吃十余颗，次吃猪肾粥助之，久必强健。盖风干者，胜于日曝，而火煨油炒，胜于煮蒸。仍须细嚼，连液吞咽，则有益。若顿食至饱，反致伤脾。苏子由诗云："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服栗旧传方；客来为说晨兴晚，三咽徐收白玉浆。"此得食栗之诀也。（同上）

王肃、张衡、马均三人雾行，一人无恙，一人病，一人死，问其故。无恙者饮酒，病者饱，死者空腹。（同上）

崇祯庚辰，黄公石斋，解公石帆，叶公润山被杖，士夫皆谋蚺蛇胆。愚谓此大寒，令人绝嗣，不如三七无名异地龙蜡丸酒服，则杖不知痛；如不即得，则白蜡一两，虫一枚，酒服亦妙。壬午则熊公鱼山，姜公卿墅复以直言拜杖矣。智急白如须用之。《中州集》曰："贞中高琪柄国，士夫被笞辱，医家以酒下地龙散，投以蜡丸，则受杖失痛。"《范中歌》曰："嚼蜡谁知味最长？一否卯酒地龙香；年来纸价长安贵，不重新诗重药方。"偶书及此，为之一叹！<疒只>青肿，用莱菔烂罨之即消，或用录豆粉调附。（同上）

蛣螂巴豆同涂，痒不可当，以雄磁石挟之即出。象牙牡鼠肝脑，栗屑乌鸡尾灰，白梅人爪人齿和黑虱，皆能出箭头铁针在肉者。张子和《儒门事亲方》端午取茛菪作丸，黄丹衣之置脐，而箭头自出。刘荐叔曰："近日行伍中，惟以干苋菜与沙糖涂之，能出箭头，与铅炮子，此常验者，则古方所未载也。"（同上）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变为尤。《月令》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谓其渎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残体缺者，得无犯斯禁耶？迅雷风烈必变，其可忽哉？（《霏雪录》）

病不服药为中治，盖谓服药误其死速，不药死犹缓，万一得明者治之，或可为耳。昆山周知县景星家，一妇病腹中块痛，有产科专门者诊之为气积，投以流气破积之剂，又命人以汤饼轴戛之，不效。闻有巫降神颇灵，往问之，云："此胎气也，勿用药。"信之，后果生一男。南京户部主事韩文亮妻病，腹中作痛，按之若有物在脐左右者。适浙中一名医至京，请诊视之，云是症瘕，服三棱蓬术之剂。旬余觉愈长，亦以其不效乃止。后数月生二男。此皆有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然，可不慎哉？（《客中闲集》）

蚯蚓粪能治蜂螫，余少时摘黄柑，为游蜂所毒，急以井泉调蚯蚓粪涂之，其痛立止。闻之昔人，纳凉檐际，见石蜂为蜘蛛所罩，蛛出取蜂，受螫而堕。少苏，爬沙墙角，以后足抵蚯蚓粪掩其伤，须臾健行，卒啖其蜂于网。信乎物亦有知也。沈存中《笔谈》亦记一事，与此相类，但谓以芋梗耳，姑试之。（同上）

夏秋月杂菰蕈，皆是恶虫蛇气结成，前后坏人甚多，断不可吃。尔农民何不勤力种菜，四时无缺，何用将性命试此毒物？特此劝谕，莫招后悔。（《萤雪丛说》）

凡鸭卵过清明，则中不满壳，宜于春初腌之。赵仁斋腌牛皮鸭子方，先以菜煎汤，内投松竹叶几片，待温，将蛋浸洗毕，每百用盐十两，栗柴灰或青柴灰五升，石灰一升，如常调腌之。入坛三日，取出盘调上下，复装入。过三日又如之，封藏月余，即成皮蛋。祈门方法用荞麦灰，及稻草灰石灰。（《客中闲集》）

儿生堕地不啼，击水瓢，迫猫令叫，即啼。儿语迟，取贝所踢枝，鞭儿即语。中通曰："俗称不啼儿为闷寂生，旁人呼其父名，父应儿即啼。"（《物理小识》）

◎仙仙术，世往往有之，而吾党每不之信，非执也。亲疏骨肉，一切无存，虽化鹤归来何益哉？然必尽斥之曰无，则吾不敢。

明太祖兵行，带周颠至皖城，无风，舟师难行，遣人问之，颠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风，无胆不行，便无风。"于是诸军以舟薄岸，溯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风渐起。又不十里，大风猛作，扬帆长驱，遂达小孤。（《庐山通志》）

张中字景华，临川人也。少习儒，以《春秋》应进士举不中，遂历游江右，得太极数学，谈祸福多验。时天下大乱，归隐幕府山，与人言避兵之方，从之者吉，违则凶。岁壬寅正月，师下豫章，御史大夫邓愈荐中，遣使者召至，赐之坐，问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生民自此苏息否？"对曰："未也，旦夕此地当流血，庐舍焚毁，铁柱观灾，只一殿当存耳。"四月，指挥康泰反，一如中言，自是宠愈有加。且言国中大臣将有变，七月，平章邵荣参赵继祖，伏甲北门，欲为乱，事觉伏诛。岁癸卯五月，上祭山川百神于覆舟山下，问此行如何，中曰："吉，天马两重，似拜似舞。"祀毕，上欲远，马忽人立，作舞状，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贽名马，两重之语皆符。中又言："省署内当有震，城中亦扰扰，但于上无伤耳。"六月丁未，忠勤楼灾，药炮藏楼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与楼连，内外咸恐。伪汉陈友谅围豫章，三月不解。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月癸酉，上举兵伐之，召问中，对曰：“五十日当大胜，亥子之日获其首领，其战必在南康。”因命中舟行，舟次孤山，无风勿能进。中曰：“臣颇习洞玄法，当为祭之。”祭已风大作，遂达彭蠡湖。己丑转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敌舟，数四围之，佥以为不可救。中曰：“勿忧也，亥时当自出。”如期果出，连战辄大胜，伪吴王陈友仁及将士溺死无算。八月壬戌，复大战，流尸蔽江，陈友谅中飞矢卒。癸亥降其众，自癸酉至癸亥，仅五旬，惟康郎山与南康小异耳。初豫章受围，上问何日围解，中对曰：“当在七月丙戌。”暨报至，乃乙酉，盖日官算历，是月常差一日，实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类此。中为人狷介，寡与人言，尝戴铁冠，因号曰铁冠子云。（《景濂文集》）

永乐间广信永丰有丐子，寒暑惟著破衲，臭味不可闻。悬一烧瓶，行歌于市，自称吕贫子。洞玄宫前，有米贾常施以钱。一日来乞，而贾冗且厌频来，掷一钱与之，误堕街心石上。贫子不拾，但以足趾踏钱入石没轮。贫子故宿东岳山顶，早出晚归，风雨不间。贾骇踏钱事，往寻之，已死矣。为藁葬。后十余年，贾为县所役，解银藩司，居半月不得报牒，食尽大窘。忽遇贫子于章江门，曰：“汝死矣，尚在乎？”曰：“未也，公今日得牒矣。”贾言食尽矣。贫子曰：“得牒时来就我。”往果得牒，就贫子，贫子着以双草履，使闭目行，戒闻水碓声，始可开目，必永丰始有水碓也。行数刻，闻水碓声，果抵县。投牒，令大诧曰：“藩司令晨所发牒，何以遽至？”贾言其故，方知是仙，为建吕仙祠。守金公铣令人发葬地，内惟石刻贫子像，上有歌词，即往行歌于市者也。此石尚置祠中，街心石为金公携归，钱尚在石内。（《耳谈》）

龙虎山二十七代天师某，进香武当元帝殿前，预戒道士曰：“必我先香，始令客进。”门未启，然三晨皆有香先之；天师怒，系道士将治之。忽神座下一秽人出曰：“香自我焚，道士何罪？”天师视其神采异常，下拜之，即命释道士。秽人不顾而去曰：“我姑苏裴庆也，当与君会姑苏。”天师视其足不在地上，益异之，遍追求之，不可得。抵姑苏求裴仙，皆曰：“此癫人，常寄宿狗窦猪圈中，臭不可闻，且出乞食久矣。”其邑令逮其家室，一妇一男子，曰：“裴庆久不归。”问：“男子为谁？”“此妾相倚以衣食者。”令大怒，男子曰：“他人妇可有乎？”大噱之。天师已去姑苏，前途缆夫中，庆在焉。天师长跪延之，益畏匿，浴于泥淖。天师跪不已，庆忽跃起，踞上席，大噱曰：“子何以有知耶？”故挠以臭秽，天师直舐之，相与谈终夜。天师长跪涕泣，愿以瓢笠相从。庆曰：“未也，三年后俟我于庐峰顶上。”遂别去。越三年，庆果归，担弃履，数石垒一洞，自入塞其门，火自内发，焚讫，裂焰中，人犹见庆骑白鹤升天。天师迟于庐峰需庆，果至，携手并去，莫知所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耳谈》）

黔宁王沐英征八百息妇，经露顶山，山顶有石坛。父老相传云：“古有赤羽仙成道于此，道成之日，太华少室夫人帅仙官降坛，设金腊果木陵子食之，余藏于柜，今坛东石柜是也。”英极力举之，柜忽开，内有朱字四行云：“翁台方毫，神惊鬼惊，启食其力，海东沐英。”益异之。遍视柜中，有木陵子三枚，似枣核而青色；英吞之，自觉身轻力盛。及平八百息妇，就于山上石刻纪功而还。（《逐鹿记》）

具区东山有井，渊深叵测，世呼柳毅井。嘉靖辛丑，中书舍人王某，与友人同游，酒酣，因吟曰：“橘花垂荫碧栏干，此地曾经柳毅传；卿若有书吾肯寄，汲深千尺辘轳悬。”时林月渐明，隐隐见橘柚影中一美人掩映，若隔烟雾，却前遥吟曰：“橘花如雪晚风清，迢递关山春梦惊。明月一天凉似水，不堪重省旧时情。”即追讨其迹，杳不可得。质明欲辟地祠之，锄下铿然有声，得一石碑，龙井神女祠，因建宇于其上。（《留青日记》）

王秃子不知其名，亦不知为何许人。嘉靖时寓于县之玄元观，人见其鬓发脱落，皆以秃子称之。行止惟持一茅篮，中置垢垢补缀布数片，及一酒葫芦，终日酣醉。邑中长者多与游，时拉饮酒，皆取办于篮中，人咸异之。忽别去，寓县北山村，诸恶少索其术而不得，遂捶杀之，倒瘗荒原中。数年后，县人解马赴京，于菜市街遇见，时隆冬严寒，止着一破葛衫。众方惊愕，王笑迎之，邀众入酒馆，痛饮尽欢，于邑中人无不注问。且曰：“有寄钱，取以偿酒直。”东走不百步，入北小巷口，即出，负钱二缗余，付酒家，忽不见，人始知前乃尸解也。又十余年，有人于易水山中草庵内相见，道寒喧，自后不复知其所在。（《涿州志》）

王水部伯安正德间言事，谪闽中，过溪，舟覆几危。时有渔人泛溪中，拯之上岸。方徘徊间，适遇一道者，称旧识，邀至中和堂主人处，盘桓数日，主人乃仙翁也。临行作诗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识荆，此来消息最先闻；君将性命轻毫发，谁把纲常重一分？寰宇已知夸令德，皇天终不丧斯文；武夷山下经行处，好对青樽醉夕曛。”（《存余堂诗话》）

太和山有仙人三四，大瓢李其一焉。郢中守闽人李某，其曾孙按家谱，知其年百三十余矣。屡欲谒祖，未能，后以檄往，而黄冈叶掾从入洞中，称孙，拜床下不休。仙人不令止，亦不言世系，曰：“非是。”已令李公坐下，食仅饭一盂，豆一器。李公请饭其胥，曰：“饭不可得，但食以豆，然可免疾矣。”李公欲屣弃袍笏挂搭相从。仙人曰：“不可，公贵人也，自此皆荣擢，第记吾言，大司马命不可拜。”后果累擢，及拜大司马，公弃其章归，代为丁公汝夔，庚戌之变，丧元东市。（《耳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左利津县有李神仙者，刑部尚书李化熙，初登进士，谒选问之，写一湖字，后掣签得湖州府推官。及晋阶太保归曰：“神仙来见，求山资。”太保曰：“吾清风两袖，何以为赠？”神仙曰：“前月某日，公命小鬟携白镪若干置厨中，以手戏其双足，曷言无也？”公笑曰：“吾欲观神术，聊相戏耳。”遂厚赠之。（《梅窗小史》）

永丰玉滩，有村民费姓，业板筑，暇则捕鱼。一日携鱼归，道逢三艳妇，盘姗行，以为大家妇，避道左。妇顾谓将鱼来取钱，逾大松岭，至其家，两日留款，遂成居室。忽思家，归尚为人板筑。自是往来妇家七八年，颜色丰腴，绝食不饥。亦常持其家华衣美食，归则乌有，人与偕往，至半道失民所在。其家缀长线于其身，以观其所往；线自门隙中出无碍，至旷野绕树而止。万历丙戌往，始不复归。（《耳谈》）

张皮雀者，名道修，少从其父参议江西时，每闻道院钟鼓笙磬音，辄往观焉，父不能禁。后还吴中为道士，师事胡风子，胡风子师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居玄妙观，弟子甚众。欲密授道修，以书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将雨，亟升屋，败隙补之。”道修如其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应曰：“得之矣。”于是始得秘决，驱风雷如神，常怀一皮雀，好饮酒食狗肉。常有病疟者，求治，会方啖狗肉，遂以汁濡作符，以授之曰：“仅握之，及家而后启。”其人易之曰：“何物能治疾耶？”中途窃视之，忽有神人怒挞之，几绝。一日行道中，见一人责之曰：“汝妇将死，盍返视耶？”入寝中，妇果自缢，忽绝而苏。天亢旱，太守朱胜求祷，道修曰：“儒辈每毁我，欲雨，设坛于学宫。”太守不可，然不得已，遂强设于里塾。又令黄冠举之以行，命置水于两庑间，呼群儿侍，谐笑满前。每作符，遣一儿投水中，则云气生其上氵翁合，雷电轰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请诛贪吏。”诸吏跪伏，莫敢仰视，良久曰：“沾足乎？”众曰：“然。”雨乃止。江阴旱，富民周氏请祷，道修往视囤廪甚侈，怒曰：“彼为求福己耳。”且为之祷，雷雨大作。道修曰：“彼为富不仁，请焚其廪。”火绕其庐，焚之几尽。吴江旱，王道会者祷之，雨已作，道修曰：“王道会亦祷雨乎？今日邂逅诚幸，相角法术如何？”众欢然，建两坛。道修谓道会曰：“左右何居？”道会观东郊已云，遂即左，道修在右。少顷云归于西，东望皎然，雨忽大注，道会大惭。神验甚众，不可测也。居常忤兄意，比受不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寿终。翌日人于松陵长桥上，见之。（《异林》）

邵道人，蜀人也，年七十，善治病，令病者张目嘘气，即可活。目诸弟子置饭病者前，出袖中铁尺，横饭上，诵《大悲咒》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脱不可活，道人即趋出。病家以死日请，出指示日，如其数。道人不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钱，每岁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布尺裹衲，裹完勿取也。饭道人，无问多少美恶。道人喜饮水。冬月冰，道人齿间氵氵声，顷之肩踊面红，汗簌簌下。余世父患胫病，久不愈，以问道人，道人曰：“此祟也。若往聘某氏，谓其女陋，将更聘之，女惭缢死，此其祟也。”世父大惊，伏地顿首曰：“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疡果瘥。居十余年，忽谓诸弟子将归。一日令设几三层，坐其上，诸弟子始悟，环守之。夜有登几伺其息者。夜半霹雳隐隐起屋脊，若戈士甲马战斗之声，弟子震慑伏地，天明起时，则道人死矣。（《李梦阳集》）

顺城门外彭二胡同岳妪，以子死，将弃之于桥下，而哭其哀。忽一道士至，视之曰：“儿未死，何为弃之？”妪曰：“何以得生？”曰：“汝抱归时生矣。”妪不信。道士因书字授之，而封甚固，曰：“汝子寿在其中，但不可开视；不然，不祥，若此时不足忧也。”妪授讫，抱死子归，果即活，大以为异。偶向日微照其封，内书隐隐得十四字，以为寿十四也；又照之，十四字上若有二字，以为寿二十四也。至寿三十余，始病卒，发封乃万历二十四年也。（《耳谈》）

余座师金坛蒋虎臣夫子，以词林督学顺天。康熙辛亥告假归，将抵家，登岸闲步，忽同一遁去；从者遍访无踪，举家惊叹，莫知所向。癸丑，予宰交城，忽传有自蜀中峨嵋来者，以夫子手书遗嘱见赐，印前岁从游之也。因悉知夫子出家峨嵋，以是年癸丑春易箦，临终辞世有偈：“然猿鹤自相亲，老衲无端溷孽尘，早向镬汤来避浴，还从大海去翻身；功名鬼场中事，妻子骷髅队里人，只有君亲难报答，生生常自祝能仁。”罗公约斋抚蜀，上其事于朝，予寄罗公还椁反葬启，摘其中数联：顷阅邸报，惊敝座主新亡，更奉纶音，感大中丞厚谊。空抱筑场私愿，幸闻易箦遗言。二十三年，绛帐虚设，八千里外，白马难前。可怜云水游踪，常傍玉垒；何忍关山梦路，远逝金沙（夫子金沙人，殁于蜀地金沙寺）。伏乞详记月日，兼书偈词，山回素，敕护丧车。水道舟旒，旋瘗祖垅，颓山坏木，环泣及门，宿草陈根，奔号故友。罗公归吾夫子柩，复予有启。甲寅秋，予赴金坛哭奠夫子于西郭上庄，以夫子遗嘱，面缴世兄，赋诗四律。

平望里有杨硕甫者，父远客遇盗，被刀者三，幸不死。杨闻之，亦引剑自斫其臂者三，筋骨俱断。家酷贫，或以岁八金，延课子。未一月，其寡姨病死，无子。杨丐主人贷四金，为买棺，主不可。杨怒，拂衣去，正惘惘间，忽道旁遇一叟，野服古貌，谓之曰：“二十五里一株松，烂却芒鞋此是踪。”一言毕竟去。杨颇怪之，姑如言往，果见乔松下盘石上，有烂芒鞋，发视得四金焉，即取以殓。然杨竟失馆无聊，志在访前叟于山林幽邃处，妄求之。不数日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之，语杨曰：“吾姓松，名年，与若曾大父同游于庠，当时姓名，不足为若告也。”遂挈之入山，行约百里，见长松数百株，茅屋三间，四面无壁，而风雨不入。中设石几石凳各一，有小童侍侧，默不发一语，并无謦声。每日午，童淘米一盂进，松以指划之，中分为二，饭熟终不相杂。松与童食其牛，杨食其半，饭极香，不满半瓯，然食之竟日夜不饥，亦不知米之所自来也。饭讫各趺坐，寂然不动。杨夜欲睡，命藉松叶而寝，虽隆冬亦不寒。松衣青苎袍，左袂恒下垂不露左手。杨窃窥之，见左手掩脐下，无名指甲长绕其腹者七匝。留旬日，语杨曰：“若可去矣。若贫，但可卖笔为活，与若十金，往湖州以二钱买笔十枝，至常熟卖之可得三钱，一往返得利五金，足以赡若。无利不可浮，笔亦不可过佳，必于常熟，勿他往。若自后可易名曰贺公远，慎守吾言，可常至山中。稍不如戒，不得见矣。”杨嗜酒谑浪，人皆目为痴，伺其入山，争书事讯吉凶，松不视而尽焚之。留旬日，或一月，将出，松以指蘸水于石几上作字，小童以楮墨誊写，封固而杂投之。比至，随探箧而应之，无不奇中，不可殚书。乙酉丙戌间，忽语杨曰：“吾将往粤西，若勿更至。”杨是后违□教，从事于贾，家以大殖，多置妾婢，修容成御女术，不敢复入山。有达者强之行，则迷不识道矣。时临桂伯瞿公抚粤，靖江王作难，囚临桂于舟中，欲饿死之。每日午于艄板下出香饭半瓯食之，竟日夜不饥。如杨所说山中事，凡三十五日。靖江败，乃得解。邑人讯其貌于杨，肖像祀之，称曰松祖。（《烂柯集》）

闽生员许某，中年瞽，不见天日五载矣。庚寅元日，室中忽作旃檀香气，自辰达戌，家人相讶，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于逆旅，癯而长，乌巾布袍，挟一囊，囊中双敝履，问渡将走海上。逆旅人颇疑其状，诘所由来，客自言吴人，善为方，治诸病，至眼方虽瞽可明。生有亲在侧，闻言驰报，因迎至，视之曰：“是当痊。”客为方不执古书，间用诸奇贵药，家人出簪环购买，日夜捣治。药成，味极苦恶，许勉服之，久而觉上睫渐轻，眶中若空无物者。积二十七日，左目划然开，右亦渐豁，睹物如薄雾中，望见妻子，走视惊喜。客已至门曰：“吾固知若今日瘥也。”许率妻子罗拜，客曰：“若今当为具劳我矣，然无更设，有豚鱼面可供也。”实无此物，俄而馈者至，皆如言。客是日饮食殆兼五人馔，尽酒数斗，亦不见醉饱之色。席间取铜铅各一片，出袖中药，碧色，揉之如脂，几上微叩，烂然白金矣。因谓：“若取铜铅锡器来，尽可金也，吾当以此术授若，若能离家，予偕若游。”许谢不愿，客笑颔之，乃授一册书，皆眼方，其用药神奇，与古方书不类，并杂方十余种。许拜受，客因曰：“予将海上游还，更过若。”于是遂去，不复见。许以其方试之，积千百人，随病轻重，无不立效。且老犹能篝灯作绳头书，自谓目力比年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更健，意客乃真仙，为主祀于室，动止必祝，颇著验。（《涌幢小品》）

东阿侯钺少年游古庙，见一髯翁入，称九华山人，执手曰：“子必贵，再益一骨必有通仙殊巧。”揭胁衣，若有所内，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写人形神，尝一识面者，去之数十年，能默肖。举进士时，榜下三百人，钺皆识貌，为一小箧，画而志之，比再见，无不识者。钺尝请告里居，一日行山间，群盗劫以为质。钺使从者还入城，贷金帛自赎；而身与盗坐石上笑语，盗服其言论，叹息罗拜去。钺跨马吟啸返，乃图盗衣冠状貌送吏，尽获诸境。钺后官至都御史。（同上）

芜关主事刘元微时，雇驴于叉路，袱被行装，尽为驴夫窃去。元不能知其姓名，窘甚，乃画驴夫并驴像，粘雇驴棚下。群赶驴者曰：“此某人也，家在某处。”遂踪迹之，行装尽获。

新淦隐士聂棠建庵北关外，静修学道，思遇吕真仙。一日有樵翁负薪求售，棠买之，随寄破笠及担而去，笠上遗金钗一股。棠适他出，翁来取笠，问棠何在，应以他往。翁遂题诗外壁云：“金钗付汝供香火，从今始见吕真仙。”棠骇异，出庵追之，止见一黄衣仙人，在天半云端，因名望仙桥。

尹蓬头者，北地产也，至元时为天庆观道士，其道牒以羊皮缀而尚存。成化间，游南都，发累岁不梳，南都人呼为尹蓬头云。尹得邸寓，辄闭户卧，多者逾月，少亦五六日。后起居常不饭，人馈之食，亦不辞。尝诣人，会漉面饷客，约碗四十余。客戏尹曰：“公能尽之乎？”曰：“能。”须臾啖之尽。孙栗秀才曰：“某伯父接尹于市，市有担瓜卖者，某伯父戏曰：”公能尽之乎？‘曰：“能。’即买馈，啖瓜立尽无余也。”南户曹李员外乞予告，一日辰刻，尹见李仆于都门外，仆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方午，尹报李曰：“蚤见使者，言已得告，盍趣装？”暨仆还，质问果然，则道里三千，往来特一饭顷耳。某御史当仲秋耗磨日，命其隶召尹来，隶曰：“昨昔之暮，尹登大中桥观月，两鼻孔垂涕尺许，尹殆死矣。”御史笑曰：“此为鼻柱，非老病也。”隶甫行而尹已扣门入，盖知其召己也。魏国馆尹斋舍，昼尝隐几卧，寤而语魏国曰：“适游姑苏洞庭山甚适。”魏国愕不信，即出袖中两红橘畀之，时洞庭橘尚未至南也。南都一贵人母，敬事尹，数数供衣馔甚虔。其所爱孙，少未冠，而病瘵。诸擅医名者，悉告技穷，母乃乞命于尹。尹曰：“此非药物所能为，顾太夫人遇我厚，不敢爱我十年功，更肉此白骨也。”令直置两榻，夜与少年四足相抵，缠缚仰卧。尹鼓气运转，喉有声，气达涌泉，贯少年足，若大火燃藏府支节间者，举体汗如雨注，耗秽毕泄。诘朝解其缚，而少年苏苏有生色，别授圭匕药，徐服而起。王文成公守仁礼闱落第，卒业南雍，从尹游，共寝处百余日。尹喜曰：“汝大聪明，虽无长生分，其以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业显哉？”文成怅然。洛阳有野毛头张姓者，售伪诳愚，自矜饰，而以闻见该洽，谕说雄俊，引重荐绅间。客抵南都，士人慕而争趋，轩车满户外。尹识其伪也，敝衣跣足往谒，随与隶尊称之。张方危弁高坐，侧侍者肩摩，傲岸不为礼，顾骂曰：“乞儿辱吾教！”尹乃据东面坐而谓曰：“尔欲谭耶？”张曰：“夫道难言，顷谭道者，何如左慈之羊鸣，安期羡门之解形销化，且尔乞儿，又奚知焉？”尹因刺之曰：“尔无我骂，尔注《悟真篇》，恐天下骂尔者无穷也。”张曰：“然则尔晓《参同》《悟真》耶？”尹张目朗音，为抽广成壶邱延历度纪枢奥，稍论叙柱下五千文，暨内典华严伽楞姬易艮卦彖爻三教浑合之旨，翩翻千百言。众惊异悚听，得耳所未闻，于是始知尹之辩慧不群，邃于玄学也。尹归，倚墙立，自掌其颊数十，因键扉寝伏。久之，终南黄山人过访，直尹睡正熟，谓弟子曰：“谨以一芒鞋贻尔师，我不能待，别矣。”又数日，尹起问曰：“有友人黄来，渠何言？”弟子白所赠，尹曰：“是期我远去矣。”无何，逆阉刘瑾潜图不轨，恶尹私有诋斥，罗而戍之关右。尹至戍所，偶过铁鹤观，骑一鹤凌空飞去。（《彭比部集》）

李长沙当国，先困于刘瑾之逆乱，后苦于流贼之纵横，屡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带尚未及解，一道士服紫玉环求见；进之，指公所服带，并自指曰：“此带虽好，何如我环？倘能弃却，相从入山。”公曰：“久服诚无滋味，第入山须尚岁月耳。”道士笑曰：“知公无分。”即出庭中微吟，踏剑乘云而去。（《涌幢小品》）

张文僖公为举子时，北上会试，遇一青巾道士附舟，舟中人皆慢易之，文僖颇加礼意。一日文僖读程文，道士问曰：“公何为手是编不置耶？”曰：“书须温乃熟。”曰：“书一目便了，何待温？”曰：“子读书能若是乎？”曰：“然。”即举是编授之，道士一目即成诵；公心计道士必少时读程文，今乃自表暴耳。复抽《洪武正韵》难曰：“此书亦可一览记耶？”道士曰：“此书难，却须览二次。”辄览二次又成诵，文僖知为异人，乃叩以后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举状元，其二买饶正己宅，其三则于滕王阁饮酒三日。”文僖问其“一二可解悟，其三谓何？”曰：“久当自知之。”诘其姓名，曰：“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经》中有吾名。”遂别去。文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坊，劾阁臣刘吉奸邪，贬南京工部员外。便道过南昌两院，暨三司诸公，慕其直声，乃于滕王阁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游铁柱观。观中人方读《忠孝经》，文僖翻阅之，见所谓徐子奇者，乃晋仙人也。文僖后居饶正己故址，一如徐仙之言。（同上）

杨佛子颏下生瘤，大如覆盏。一日由市归，中途值一操瓢者，秽癞不可近。时暴雨至，瓢者乞佛子雨盖，即与，殊无难色。行一里余，瓢者用左手掐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瘤，右手拊背曰：“患可医，汝何报？”佛喜笑曰：“勿欺我。”瓢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后当过君治瘤。”先口授折骨方，佛子未心信，别去数步，顾瞻其人，邈不知所之矣。佛子归语人家，痛恨不得治瘿方。明旦视颏下瘤，忽不见。家人惊怪，扪其背，则瘤还在背矣，人始悟佛子遇异人。（同上）

◎二氏孔氏之门羞称五霸，况异端乎？空山名刹亦有畸人，顾以末流秽污，更觉增人痛憾，错杂笔数，则固曰外之，亦以澄之云尔。

佛法自汉明帝时入中国，然汉魏时惟听西域人立寺都邑。至石虎敬事番僧佛图澄，国人化之，始造寺庙，削发出来，则是中国之人为僧，始于石虎时也。（《古今原始》）

晋明帝时，听民刘峻出家，又听洛阳妇女阿潘等为尼，此中国为尼之始。（同上）

宋太祖时，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前此道士皆有妻室，至是始与僧同禁。（同上）

绍圣中，有僧游天台，误人新昌县沃洲山上，遇大佛刹，寂无人声。既登堂，见有官吏治事，徐入法堂，始见长老数人，相对默坐。僧前欲问讯，摇手止之，不敢问，侧立以视。闻请第一员长老升堂，其人号泣就坐，紫衣金章，立于前。瞬息间，火从坐者体中出，沿烧其身，并及金紫者，不留遗烬。次第升堂，周而复始。僧密问吏何为，吏言平生无戒行，妄作住持，故作此报，金紫者请主也。僧惧亟出，至山半，逢数卒驱一老妇，仿佛认是其母，回首留顾，老妇曰：“以汝平生妄谈般若，累我至是。”其行甚遽，不得叙语。僧下山觅路，问居人，并无寺，指别径，乃达天台路，问其日已三宿矣。不复东游，竟还家，母已死。播传此事，长老退居者数人，关子东强幼安皆作文以记。（《彝坚志》）

宋范正敏《遁斋闲览》云：太平兴国江东有僧诣阙，请修天台寺，且言寺成，愿焚身以报。太宗命入内，高品卫绍钦督其事，绍钦日与僧谈笑无间。及营缮毕，乃积薪于庭，呼僧从愿。僧言愿见至尊面谢，绍钦不许，僧大怖泣告。绍钦促令登薪，火盛，僧欲下，绍钦遣左右以杖抑按焚之而退。今淮安安东县塔倒坏数层，数年前有一木匠来云：“愿得石灰二百斤，苎百斤，秫米一担，能修一层。”父老不信，木匠乃自募各物，不用架索，呼僧众助工，旋成一层。未几布施云集，塔遂成，人以为神，而匠即投塔下为僧。后在扬州三汉河，复欲修其塔，以二大树横插第七层，以小桌加树杪，临空天半，敲鱼念佛，守土者怪而逐之，遂遁去。（《啸虹笔记》）

元世祖征方外士邱处机至京师，为立其教，赐金印章曰：“神仙符命。”此全真之所由始，其学本于老，而其说犹禅学也，佛老之外，又有此一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上）

武城之东普光寺，行童元晖，近村王氏子，既作僧，嗜酒不检，一意狎游。年二十五岁得疾甚恶，还家困卧一寒暑，忽昏不知人，仰首长鸣，顿仆于地。腰脊下尾骨，痛不可忍，呼疡医孔彦璋视之，乃短驴尾自皮肤间突出。父畏丑状宣播，急掩其衣，愈痛切，复裸以示人，然后止。明日长尺许，又明日遍体生毛，头面已肖驴形。数日蹄躅俱备，两耳翘翘然，哮吼悲鸣，四肢据地，卓立俨成真驴。家人议欲杀之，寺僧不可，于是畜厩中，弗施辔勒。驴斯鸣不止，且乱啮人，试举鞍置前，则耸耳以待，若有喜色。负重致远，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彝坚志》）

巴东下岩院主僧，偶得一青磁碗携归，折花供佛前，经宿花满其中，异之。更置米，明日米亦满；复置钱，及金银，皆然，自此院中富盛。及院主年老，一日过江检田，怀中取碗，投之中流，弟子惊愕追惜。师曰："我死，汝辈能谨饬自守乎？若藏之不密，适足以取祸，吾今弃之，盖不欲汝曹增罪戾也。"明太祖时，苏民沈万三家，有一聚宝盆，置少亦多。上闻之，取试无验，仍以还沈，复筑应天城。终疑此盆之异，复命取镇观音门下，因名曰聚宝门。并徙沈于€南。观此则知主僧之有见。（《鸿书》）

姚少师道衍初侍燕邸，每夜梦与刘太保仲晦寤语，厥后现身佐命，恪守僧律。南屏西山，后先观化，两公之赐名，一曰秉忠，一曰广孝，岂非再世示现者欤？（《列朝诗集》）

€南曲靖府真峰寺碑略云："明正统中，真峰有镜中长老，昼夜不寐者四十余年。夜尝以素珠撒地，一一探之，仍集成串，以炼睡魔。某邑有节妇，年七十余，临终授百钱于子孙妇，光磨如镜，字迹尽灭。子孙妇不解所以，曰："此我守节五十年，每中夜欲心一炽，即撒此钱于地，比暗中摸取完，欲火消矣。"（《啸虹笔记》）

姑苏刘昌自镇平赴南阳，至麒麟冈，见大冢数十被发，十三里河益多。又至三里河，则一草庵外，方琢石桥，且治碑纪建桥功，皆粗完。入庵中，惟一小童云："有僧旦时入城矣。"问此大石从何来，曰："在十三里河冢中所出，石上有流血被满。"问从吏此何为，曰："当是杀牛马然。"刘大骇。又行一里，见僧与两人远来，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好言问之曰："非造桥僧耶？"曰："然。"又问从何得石，乃不能对，且诘何以血满大石，僧言有千户夜牵牛来杀之，就石上剥取皮耳。刘怒，使从吏送南阳府狱，盖护卫军也，皆坐如律。发冢夜杀牛，此岂小事？乃犹欲以建桥为功耶？本朝初年，一僧亻真日坐京师前门化缘，一侍卫下马问之，则五台山寺坏其二，募新之，需金三千。侍卫心动，为遍邀同志，捐金如数付僧。去后数载，侍卫告假游五台，至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忆僧所住寺，单骑急往观所新寺，但见古刹颓落，荆棘遍佛殿。寺后忽有琵琶声，窥之，群妇歌笑也。急驰而返，遇旧僧，坚留之，众僧群集，灌之酒，锁一空房，以刀一，索一，药一封，听其自裁。侍卫悔泣，至夜半，忽见屋角有穴光射入，喜曰："吾当从此出。"急以棹梯而上，甫出穴，和身坠，至山脚急走，呼从人执械柱，尽擒之，置于法。视所锁房，实坚密无穴也。（《椁乡集》）

程篁墩总角时，与老僧参禅，问何许人，曰："江南。"僧曰："江南草木耳。"程曰："草木之中，惟吾独秀。"僧曰："择其秀者伐之。"程曰："伐为皇家作栋梁。"僧词窘，遂骂曰："进三步必死，退三步必亡。"程曰："横行三步又何妨？"僧遂瞑逝。（《万青阁偶谈》）

刘昼与高欢书，尼与优婆彝，实是僧之妻妾，损胎杀子，其状难言。今僧尼二百许万，并俗女向有四百余万，六月一损胎，如是则年族二百万户，验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大藏律》中佛告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弥尼，女人姿态难保，悦在须臾，以后菩萨不可妄度，是尼之丑行，亦佛之丑行也。（《疑耀》）

饶州有女尼，与士人张生私，因嫁之，有赠之诗者曰："短发蓬松绿未匀，袈裟脱却着红裙；于今嫁与张郎去，赢得僧敲月下门。"为尼者诵此，亦增一赧云。（《驹阴冗记》）

成化末，千斤刘石和尚作乱，康都督率兵御之，召紫微山主僧惠通号小力禅，不往，请于朝，乃就命。康怒，列卒二百于辕门，见僧入，将夺刃乱斫以快意。僧语其徒曰："康公意不善，吾不可不耀武以入。"乃手运棍跃入，至康公帐前，捷如猿猱，无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问僧用卒几何，曰："吾率得四十，直入贼营，不用官兵，止用扶夫一百挑米。"僧入告千斤刘曰："汝抗朝命，劳及老僧。今与汝约，各以毡裹兵器，醮灰试斗，身有白点多者为负，负则任汝料理，汝负当面缚以降。"贼许议，两人斗至暮而息；贼衣污满，遂诣军门降，诏授通指挥使，辞。乃于紫玉山创石佛寺，设巡司以防盗贼，至今给五品禄云。（《汇书一编》）

成化间，有富商寓京师西华门内，寺僧揣其赀重，商又单弱，与徒刺商，先刺死二仆，埋土中。越二日有贵客游赏过寺，一犬噬鸣不已，逐出复来，如有所诉。命人随犬去，至尸地以足抉地悲号，发之，二尸出。尸下有伸吟声，商复活，言僧杀之。闻于朝，诸僧皆斩。是岁例当度僧，以是罢不度。（同上）

正德间，山中大家请僧诵经于一楼上，女及笄，有时上楼拈香顶礼。僧忽推堕小婢。闭户淫女，声言击己则杀女，饮食皆以女故，绳挽自下。相持既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忽有人定计，故扮盗劫其家，其魁是僧。僧故以其党，招僧下出亡，僧从之，被缚，公私交挞死。（《耳谈》）

正德时，西湖上有板庵，大觉禅师为神僧，创建佐国寺，极宏丽，而其资累数十万，皆其所遣木球使者，丐乞于诸檀越所得。使者大如斗，圆如球，绘以五采，无翼而飞，不胫而走。每到人家，若侯门戚里，富贾大商，以头点地，作叩首状。人皆笑迎，争为输金，即禁御清严之地皆入焉，喜舍尤多。今禅师示寂，而使者木球已槁，犹以高座重茵，供置寺中，人犹以名求观焉。（《耳谈》）

嘉靖癸丑，贼兵入犯苏松海滨，兵民败走者三十七阵矣。操江蔡公克廉募僧兵殄灭之，自后我师与贼战，多凯旋，自天员一阵始。先是贼寇首陷黄陂，杭郡守孙公，欲预备而无兵，与都督万鹿园养僧二百人于昭庆寺。三司官以僧为无能，与鹿园睹酒于涌金门，暗置教师八人，促鹿园召高僧一人与决胜。鹿园请孤舟，则一僧扬扬而来，教师各持棍合击之。孤舟以偏衫却棍，一棍为袖所裹，信手夺之，反击八人俱仆，三司击节叹赏。孤舟上堂排宴席，大呼曰："公等何仇，令人计杀我耶？"鹿园语之故，孤舟乃已。贼犯杭城，三司令僧兵四十人御之，其将为天真天池二人。天池乃少林僧，于是交兵，大败贼奴。贼人走袭上海太仓，蔡公驻节于苏，带金币至杭，聘取僧兵。杭方戒严，莫肯与；鹿园无以谢蔡公，使人请月空等十八人，原非御寇四十人之列，三司遂听之。鹿园与月空曰："尔至彼，宜以众寡不敌，缴礼币而善辞之，脱不允，可荐少林僧天员。"天员者，见讲《楞严经》于天池山中，乃将材也。月空见蔡公，辞不获，遂荐天员，天员就聘出山，乃五月十日也。蔡公馆之于瑞光寺，与月空同处。天员招选僧四十八人，拟立将领。众人以月空自杭来，乃客也，宜让为将。天员曰："吾乃真少林僧，彼何所长，而欲出吾上乎？"十八僧自推八人，愿与校技。八人口以拳拳天员。天员时立露台，八僧自墀下历阶而上，天员以拳挥却，不得上。八僧走绕殿后，持刃从殿门出斫天员。天员急取殿门长闩横击之，众刀不得近，反为天员所击；月空降气求免，十八僧伏地称服，蔡大奇之，乃令月空领杭僧十八名，天员领苏僧四十八人，协力往剿。又选蛇山兵千人，与月空合为一枝，密催皮工造皮甲，竹工造毛竹甲。皮甲在内，竹甲在外。铁工造钢叉二十四把，钩枪二十四把，铁棍十二条，取靛青备诸身畔，各派兵器而演习之。六月初十日，遣哨六团，有贼百余人，奋力追击，贼惧而逸，止存母子船五只，钻木取火，烧其三，余二亦为风浪所粉。十一日，天员与朱指挥议往八团迎贼，留提管僧无极于六团下营。朱指挥先往八团，被贼伤杀部兵二十九人，时六合知县先被贼杀者，亦四十人矣。是晚僧兵至八团，贼闻之即走，天员引兵至一团之汁翁家港遇敌，已申时矣。天员率诸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骑为先锋，月空等排阵于后。见贼下屋，天员心觉其设伏，即冲前堵定，不容埋伏。贼裹衣包为八扛饵我兵。天员令曰：“有抢财物者斩！”月空无极横列阵为长蛇之势，韩都司王守备等继其后，相离约百余步。阵法两人持长枪，夹一钩枪手于其内，稍退一步，钩枪之旁，长枪之后，铁棍砍刀相间而列，弓弩火器，左右参错。阵形既定，各食靛花一丸于口。贼首赵大王举扇招贼来战，诸贼约四十人，衣绿，排为一字形，当先，余六十人衣绯，列于左右。持兵仰天而揖，置衣包八扛于地。僧兵不为动，天员引骑兵左右闪开，贼先发矢，僧兵亦发矢。天员传令停射交锋，无极催阵，呼伽蓝三声，大喊：“杀杀！”长枪者奋勇前戳，贼舞刀乱砍，钩枪手随长枪而进，从隙钩贼之足。箭手发射，铁棍从钩枪而进，击死钩倒之，棍刀手继之。贼一眼欲支长枪，又欲却箭，不虞钩蛇循而至，不能更顾其足也。僧兵以靛青涂面，贼见青脸红布蒙头，疑为神兵，斩首四十余级。贼舍死溃围，骑兵开一角纵之，走匿一屋中。僧兵以火攻围，贼穿壁走，半陷入靛坑中，长枪刺杀之，仅二十余人，合守营者共五十余人。僧兵攻之急，一贼妇出视，乃赵大王妻也。僧某骁勇绝伦，持铁棍逾堑沟击杀之。贼夜奔柘林，杀一巡检，二弓兵，即如金山。天员休兵调养十五日后，引兵至金山，贼逃往嘉兴。僧兵追及之，汤总兵亦至，相合大攻，贼死二十余人，出亡被杀者，复二十余人。凡汴翁家港所逃，及老营之贼，悉剿灭无遗矣。计僧所伤亡者，四人耳。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其次为伏牛，伏牛亦学于少林者。其次为五台，五台之传，本于杨氏女所传杨家枪者是也。郑公若曾闻其事，而访天员，适与高僧翻阅《藏经》三千而遍，心闭气足，学有渊源，故临戎而变化不穷也。（《汇书》）

黄猷吉，清源人，为淮扬兵宪，以疾归，家居颇好道术，缁流羽客，无不接引。一日昼寝，有僧来谒，而阍者不为通，翌日至，又如之。僧叹惋曰：“吾以尔主好道，故来救其厄，今若此，信命也。”取笔题字数行于室东小庑而去。翌日立秋，其夜火发，宅产荡尽，独僧所题小庑无恙。阍者因具言所以，视其书曰：“坐不得，行不得，愁无心，口添画，大口小口，青黄共色。”有解者曰：“坐不得行不得，立也，愁无心，秋也，口添画，日也，大口小口，回也，青黄共色，绿也，凡染绿者，必青与黄合也，乃立秋日回禄也。”（《居东集》）

万历甲午，河南一方士，寓显灵宫道士房，道士出行淫，方士必悉知之，盖其腹中鬼语也。道士即致金币，求授其术，得之。因用符水于天坛僻地，杀一行路小儿，取肝心及耳鼻唇尖咒之，儿灵爽即归道士腹中，语世间祸福幽隐皆验，赚取资财无算。一日语道士某家好女，心正怀春，适其家人皆出，可往也。一往而交合，道士甚德之。忽在布遇其父曰：“公非某乎？我某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道士杀如此。”道士惊愕，莫能禁。父及逻者以闻于东厂大，并方士于他郡得之，论死置狱。儿犹语腹中曰：“勿杀之，我益无依也。”大以是受上赏。（《耳谈》）

姑苏山塘某寺僧，月夜遇美妇人至曰：“与良人反目，怒归母家，忽迷失道，身无所依，愿得假宿。”僧始拒却之，而心动曰：“汝但随吾影行。”至一庵，盖僧故所居空寂地方，欲解衣，忽其夫率群不逞，排闼入，缚僧曰：“贼秃！安得诱良家妇至此？”僧不能辩，但乞哀。旁一人曰：“可尽汝有，得释。”僧曰：“有面近百秉，皆出乞化，愿以谢过。”面既尽，始罢。后始知妇乃姣童，夫与群不逞皆优，尝入寺，垂涎其面而作此。（《小窗异纪》）

有僧异貌，能绝粒，瓢衲之外，丝粟俱无。坐徽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饥；商试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礼拜，称为活佛，竞相供养，曰：“无用供养我，某山寺头陀以大殿毁，欲从檀越乞布施，作无量功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毕，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见。及期，众往询寺，绝无此僧，殿即毁，亦无乞施者。方与僧骇之，忽见伽蓝貌酷似僧，怀中有簿，即前疏，众诧神异，喜施千金，恐泄语有损功德，戒勿相传。后乃知始塑像，因僧异貌，遂肖之，作此伎俩，而不食乃以干牛肉□大数珠数十颗暗啖，皆奸僧所为。（《耳谈》）

维扬木筏篷上，一僧击木鱼，数日不食，岸民业豆腐夫妇悯之，饮以浆。僧以银一锭为报，且告曰：“某日当飞升矣。”至期仍在，民诘之曰：“有夙缘未了。”问以缘何在，曰：“即汝店中少妇，但得交背和衣坐一夕，即了矣。”掷以五十金曰：“从我即携金去。”民贪其利，劝妇从之；其夜己代僧入篷击木鱼，至晓乃已。又三日，僧仍在，民又诘之，僧又掷五十金曰：“和衣坐缘未了，当脱衣一夕即是矣。”民许之，入篷代敲鱼如前，至晓，僧已拐挈其妻，并前银俱去矣。（《鹏升集》）

禅师沈莲池杭郡秀才，与诸友课文，闻一友死，即感怆投笔。披缁坐蒲团十年，通慧知未来事。同邑吏部郎虞公淳熙始欲北面从其教，禅师曰：“不可，君贵人，明年登第矣。”既之京试毕，其试题并虞试文，皆从杭录就，因虞使驰寄虞，谓已中也。虞大喜，校己文不差一字，是年果中。禅师嘉靖乙未生，居杭深山寺中，缄口不言休咎，人所供施甚饶，皆以施游僧，以千计。蕲水徐进士恒庵令仁和，尝邀致客榻数日，问能了生死否，曰：“出家三年，已了生死，至今所不尽了者，名根耳。”虞公前身为杭城老僧，其祖尝供奉之，将化，言往虞宅而虞生。（《耳谈》）

万历末，浙绅为沈莲池奏请封禅师，时批本内决，郑妃手批曰：“姓尚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除，何得云禅？”遂不允。

●卷十一。泛叶寄寄园主人曰：“徽处万山中，其田土所产，啬于他郡；生其间者，不得不裹粮服贾，奔走四方以谋食。而老儒宿彦，自蒙童读书，至老死未尝暂释，著述充栋，不肯一俯首就试有司，讲学书院，自紫阳、还古而外，所在多有。顾海内士大夫之与徽人接者，往往奔走四方之人居多，而深山穷谷中宿儒，不得一叩其姓氏；遂并我考亭夫子、篁墩、正希诸先生，概目之曰徽人耳，不亦诬欤？首辑新安理学，次辑故老杂记若黔兵始末，则乡先生之有功于桑梓，不可不附而存之。”

◎新安理学新安自紫阳、峰峻先儒名贤，比肩接踵，迄今风尚醇朴。虽僻村陋室，肩圣贤而躬实践者，指盖不胜屈也。呜呼，千秋具在，岂徒尚口。前徽不远，有志当型。略撮世所共尊者数人可以兴矣。

朱子名熹字仲晦，婺源松岩里人。五代有朱石寮者，仕为婺源镇将，因家婺源，历传至森，仕宋为承仕郎。森生松，松年逾髫髻，以上舍登第，授建州政和尉。以父丧值乱，寓州之崇安，服除，调剑州尤溪尉，监泉州石升镇。建炎间，告归十余年，绍兴四年，内翰纂密言于上，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明年车驾还临安，上言甚切，至迁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两曹，兼领史职如故。后以抗疏阻和议，出知饶州，请告老，得主管台州崇道观。初松交吕广问欢雅，游于萧觊、罗从彦之间，大明六藉要旨，而徽之理学，实松有开其先云。松力行砥砺，尝自谓性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韦之义名斋，所著有《韦斋文集外集》。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寅，生熹于尤溪寓舍。先是松生时，婺源城有白气如虹，自井出；至是熹生，复有紫气如虹，自井出，腾上光星日，因名之曰虹井。绍兴四年，熹入小学，通《孝经》大义，从群儿游，独以沙立八卦，端坐视其悱心者。初松疾革时，以后事属少傅刘子羽，语熹曰：“胡原仲、刘致中、刘彦仲此三人学有渊源，吾即死，往受学焉，汝其念哉！”松卒，熹乃往依刘子羽，居崇安，从学于三君子，遂筑室于西塔山。十七年其秋通藉建阳，举于乡。十八年举进士，二十年春归婺源展墓，以张敦颐所赎归父质田，请族父老主之，供祭祀事。二十一年授同安主簿，将起同安，愍学者之不达其指而道悖，乃师事延平李愿中，独得宗旨，为学始就精实，而会理一分殊矣。治同安取令甲邑簿所当为者，大书揭之楣间。其后六年，为隆兴元年孝宗即位，数召入对言时事，请祠监南岳庙。三年如长沙访张----，讲喜怒哀乐未发之旨，留两月去。道昭武谒黄端明，偕----登衡岳之山，除枢密院编修官，归崇安。四年崇安饥，请贷粟于府以赈，其冬民愿归偿贷粟；太守王淮令留之里中，而上其籍于官，社仓之议，始于此。五年遭母祝氏丧，乃述往事，思来者，喟然兴叹曰：“先大夫有言，自两程夫子殁，有能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绪，正《易传》，述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予其何敢忽诸？”于是修旧起废，据仲尼之素功，上自羲氏，下至于兹，靡不罗罔研镜注疏而轨之正，以垂六艺之统纪。自是弟子日亲，抠衣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九月有旨，特与秩，改宫观，辞，淳熙元年夏拜命。明年夏吕祖谦请造讲学于寒泉精舍，祖谦别去，饯之，至鹅湖，陆子寿子静来会讲无极太极，未合并而去。五年遣知南康军，置奏减星子县税钱，立周程祠，复白鹿洞书院，身为劝驾，诸生自以为得师。八年二月，熹与子寿子静复会于南康，议论乃多有合者，特请子静升讲以发明之。是年秋，除直秘阁，改除提学浙东常平茶盐。九年夏诏捕蝗，熹言于宰相，行社仓之法。又言绍兴和买害民，台州丁钱当免，及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事。其年秋，除直徽猷阁，改除江西提刑。十五年夏，除兵部郎官，与兵侍林栗讲易不合，以足疾乞祠。明年春诏与宫观，是时始出《太极图通书西铭解义》，授学者。十六年春，除秘阁修撰，屡乞祠不许。光宗即位，诏许之，仍直宝文阁，令学士院降诏奖谕，转朝散郎，赐绯鱼。其年秋，除江东运副，又辞，冬改知漳州。二年春，乞补宫观，四年春，差主管南京鸿庆，冬除湖南安抚。先是使人自金回，问：“朱先生安在？”以故有是命。宁宗初，除焕章阁待制侍讲，冬奏事便殿，辞，改说书。差遣上孝宗山陵议状，诏进讲太学实录院同修撰，辞，不许，封婺源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入内院，除宫观。顷之，除宝文阁待制，知江宁府湖北安抚。庆元元年，三乞致位，其年冬，诏充秘阁修撰如故，祠宫观；比冬值韩胄禁伪学，罢祠。四年乞致仕，明年夏许之。六年春二月辛酉，定《大学。诚意章》，其后三日甲子，以疾终于正寝。是日大风拔木，洪水溃，山崩，年七十有一，墓建阳唐石里之天林谷。初熹展墓婺源，有终焉之志，其徒蔡氏力挽归闽云。嘉定元年，谥曰文，封信国公，绍定间改封徽国公，从祀夫子庙，后赐所居里额曰文公阙里。元至正间，追谥熹父松曰献靖。熹长子塾先熹十年卒，次迪功郎，监湖州德清县户部新市犒赏酒库，后十一年卒。次在字敬之，承议郎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历官至工部侍郎，封建安侯，卒赠银青光禄大夫。熹从孙曰洪范，家贫苦学自忍，常馆于胡舜卿，授以《易》学，舜卿卒，洪范以《易》授舜卿子。宝元年登第，授为武夷书院山长，一轨于古道，时人高之。熹十世孙曰稳，明天顺丁丑进士，历福建都转运盐使司运使，以廉能称。稳弟懋以先贤子孙，例入太学，授永年县丞。懋弟桢由县学生贡入太学，以先贤后，乞奉祠授本县学训导。桢从侄焰例入太学，授瑞州府知事。熹十一世孙曰诚，为太医，曰墅为博士，告老，子镐嗣。先是武宗末年，载铣、汪玄锡、王定后先奏请以朱子继孔子者也，重朱子所以重孔子，重孔子所以重道也。孔氏嫡长之裔，居浙衢州，其支庶亦常他徙。而后居鲁之曲阜，累朝录荫，惟曲阜子孙，世袭公爵，而衢不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阙里为重故也。今朱氏婺源，即孔阙里，闽之建安，即浙衢州。朱氏子孙，在建安者，恩典已隆，而婺源子孙，顾未得录荫一人；其轻重缓急之序，甚有遗憾，甚非所以处朱氏于孔子之门也。嘉靖即位之元年，乃下诏曰：“以文公次子之后，嫡孙一人为博士官，俾奉祀事。”论曰：“余尝谒武夷精舍，览寒泉、考亭诸胜，之南康，寻白鹿洞遗迹，之湖南瞰岳麓书院以上，驰神于恒岱太华邹鲁间，未尝不低徊留之。登降趋跄，仰窥道德为象，自伏羲以来，如作家者，盖有三大开辟焉：尧舜之精一，开辟一候也，夫子之求仁，开辟一候也，朱子之存心致知，开辟又一候也。尧舜之时，如元之元，孔子之时，如元之会，朱子之时，如元之运，其将以渐而华实矣。是三世家者，固元气之流行于宇宙间，其立极固同也。矧我徽为先世桑梓之乡，得游从于阙里，其景仰至止，又当何既哉？”（《朱子世家》）

司马公自破其凡例，跻孔子于世家，其只眼如箕，即其推尊至圣一副钜识也。王半山强作解事，妄肆讥评，贻笑千古矣！不知理学真源者，乃欲袭唾余以立新异，噫！何天下半山之见之多也？

准御史王完奏，下所司，随据本府知府张芹保奏，朱墅系文公十一代嫡派孙，世居婺源，相应主祀。嘉靖二年，奉旨朱墅准与做翰林院五经博士。三十七年，又用本学训导席端言，俾世荫录勿绝，爰建署于县治大街，朝贺如有司，国朝因之。明朱墅字原静，嘉靖二年袭。朱镐字以中，嘉靖三十五年袭。朱德洪字宏甫，万历二十四年袭。朱邦相字君辅，崇祯元年袭。国朝未煌字炜臣，顺治十三年袭。朱坤字广舆，康熙五年袭。（《婺源志》）

程大昌字泰之，生休宁南乡会里。十岁能属文，登绍兴进士第，积官宣奉大夫，龙图阁学士，封新安郡公，赠特进，谥文简。大昌慷慨笃学，于古今事靡不考究，论著追配古作，有《禹贡图论》、《毛诗辩正》、《演繁露考古篇》、《易老通言》、《易原雍录》、《北边备对》、《尚书谱》，及文集，又为山川地理图，就经筵进呈。（《府志》）

休宁理学九贤坊，以程文简公为首，盖朱子而外，皆其卓卓者也。公勋业烂史册，从数百年，又有襄毅、篁墩父子两尚书，程氏何多贤哉？九贤坊在休东门外，去寒舍旧市五里许。公与吴学士儆，程公若庸，陈公栎，倪公士毅，朱学士升，及余祖东山公氵方，汪公循，范公准。

竹州先生吴儆，初名祢，字益恭，为休宁商山远祖。儆幼与兄俯齐名，太学为之语曰：“眉山三苏，江东二吴。”登绍兴进士，通判邕州，时南轩张先生经略岭右，遇疑事必咨。儆且以书告朱文公熹曰：“吴益恭忠义果断，缓急可仗，未见其匹。”荐于朝，得召对。张----以五峰知言，授之，且书“孔子之刚，曾子之勇，南方之强”三言以赠，儆受教而行。见孝宗首陈恢复大计，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南西路安抚，以亲老请祠，终于家。宝四年，曾孙资深以徽平生著述进表，赐谥曰文肃。所著有《竹洲集》三十卷，《棣华小录》，及尝为《尊己堂记》，恳恳人爵天爵之辩。文公读之，喜曰：“往者张荆州吕著作称吴邕州之才，今读其文，有以见其所存矣。”（同上）

汪莘字叔耕，休宁西门人。幼不羁，长卓荦有大志，不肯降意场屋之文。退安丘园，读《易》自广，凡韬钤诸书，靡不究习。屏居黄山，嘉定间，诏求言，遂三扣阍，论天变人事民穷吏污之弊。杨慈湖、真西山见曰：“真爱民忧国之言也！”不报。时朱子召赴经筵未至，莘逆通书，言：财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生而强，惟主上父子之间所不能济者，待先生而济。若惮于为父子深爱之本，而利于为体貌臣工之末，以是为治，未有能久者。今日之事，先生建明稍缓，窃恐言者已伺其后，是非不能为天下学道者之地，亦恐不能为后世学道者之地。朱子深重之，用其言。徐贰卿谊帅江东日，谓其履行素高，移檄本郡，使备笔札，抄录著述，欲以遗逸荐于朝，不果。筑室柳塘上，自号方壶居士，著有《柳塘集》。（同上）

先生隐柳塘著书，今遗址犹曰柳塘巷，曰硕儒里。每过其地，忆前辈风流，辄低徊不能去。

程若庸字达原，休宁汉川人，从饶双峰、沈毅斋游，得闻朱子之学。淳丁未，为湖州安定书院山长。庚戌冯北山去疾，创临汝书院于抚州，聘若庸为山长，买田宅居之。咸淳戊辰登进士第，为福建武夷书院山长。若庸累主师席，及门之士最盛，在新安号勿斋，学者称勿斋先生。在抚州号徽庵，以寓不忘桑梓之意，学者称徽庵先生。如吴澄、程钜夫、范启、金若洙、吴锡畴皆其高弟，所著有《性理字训讲义百篇》，及《太极图说》、《近思录注》。（同上）

徽地瘠人稠，往往远贾以逐利，侨居名都大邑；天下之与吾徽人接者，几尽疑为膏腴中人，遂使徽之孤寒士，辄不欲以徽人称。不知深山穷谷中，冻饿穷经虽三公莫足易者，惟吾徽大有人在也。因程公自号徽庵，附寄一慨。

徽山有黄山、白岳，水有练溪、新安江，勋贤有程忠壮、汪忠烈，正学有朱徽国。以下文章节义，自吴少微以及金正希，代不绝踵，而世顾目之曰徽人，曰朝奉若而人者，非徽人朝奉耶？况黄山、白岳灵奇甲东南，胜朝重科名，亦有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乃风雅如汤临川先生，亦不精察，有诗曰：“欲议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得毋贻笑山灵？

胡方平字师鲁，号玉斋，婺源梅田人。初，德兴沈毅斋贵瑶受《易》于董梦程，梦程受朱熹之《易》于黄斡，而方平又从学于梦程贵瑶。研精易旨，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潜反复，二十余年，尝因文公《易本义》著《启蒙通释》，又有《外翼》四卷，又有《易余闲记》。其言曰：“朱子言《易》开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数，而后《易》可读；《启蒙》四篇，其始明象数，以为读《本义》而设者与？象非卦不立，数非蓍不行，象出于图书，而形于卦画，则上足以该太极之理，而《易》非沦于无体。数衍数蓍策而达于变占，则下足以济生人之事，而《易》非荒于无用。明乎此，则《本义》一书，如指诸掌。”子一桂字廷芳，《易》学得于家庭。宋景定甲子，年十八领乡荐，试礼部不第，入元退而讲学，远近师之。尝入闽，博访诸名士，以求文公绪论。建安熊去非方读书武夷山中，与之上下议论，归则裒集诸家之说，以疏诸子之言，为《易本义附录纂疏》、《本义启蒙翼传》。其言曰：“《易》道有四，象为要，《易》学有四，占为难。朱子《启蒙本义》专主卜筮，《本义》又专以象占示训，盖皆引而不发，待学者自悟尔。”又著《诗传附录纂疏》、《十七史纂》、《人伦事鉴》、《历代编年》诸书，并行于世。居之前有二小湖，自号双湖居士，远近师之，称双湖先生。（同上）

云峰先生胡炳文字仲虎，考川人。幼嗜学，父母恐其成疾，欲止之，乃以衣蔽窗隙，终夜默诵。既长，笃志朱氏之学，上溯伊洛，以达洙泗渊源。凡诸子百氏，阴阳医卜，星历术数，靡不推究，四方学者云集，尝为信州道一书院山长。其族子淀建明经书院，以馆四方来学士，炳文署山长为课试，以训诸生。调兰溪洲学正，不赴。所居扁曰随斋，于四书诸经，会集众说，参考以求其通。余干饶鲁之学，本出朱子，其为说多与熹牾，炳文深正其非，以故作《四书通》，往往发其未尽之蕴。又作《易本义通性理》，及《朱子启蒙》、《易五赞通释》、《春秋集解》、《礼书纂述》，自以更易未定，门人亦有得其稿者。又有《大学指掌图》、《四书辨疑》、《五经会意》、《尔雅韵语》、《云峰笔记》文集二十卷，卒谥文通。（同上）

双湖先生与云峰先生，俱能力肩正学，有功后进，至今读其书，咸耸敬焉。识者谓朱子余芬，钟婺居多。

陈栎字寿翁，世居休宁之藤溪，甫三岁，祖母吴氏，口授《孝经》、《论语》，辄成诵。七岁通进士业，师乡先生黄常甫，常甫出于婺源滕氏，私淑朱子，故栎学有源委。宋亡，科举废，慨然发愤，致力于圣人之学，谓朱子殁未久，而诸家之说，往往乱真。乃著《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成》、《论孟训蒙》、《口义书解》、《深衣说》、《读易编》、《读诗记》、《六典撮要》、《三传集注》及《增广通略》，亡纂数千万言。凡诸儒之说，有畔于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词隐义则引而伸之，其所未备者，复为说以补其阙。于是朱子之说，大明于世。延初，诏立科举取士，有司强之，试乡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选，不复赴礼部，教授于家。日用之间，动中礼度，与人交不以势合，不以利迁，善诱学者，谆谆不倦。临川吴澄尝称栎有功于朱氏为多。凡江东人来受学者，尽遣归栎，所居堂曰定宇，学者因称定宇先生。元统二年卒，揭斯志其墓，与吴澄并称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数登用于朝，天下学者，四方来归之，故其道远而章，尊而明。栎居万山间，与木石居，而踪迹未尝出乡里，故其学必待其书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御，是可谓豪杰之士矣。"从侄光博洽群经，罗网百氏，朱升赵汸方多所取正，隐居教授，人以书厨目之。（同上）

定宇先生为朱子功臣，著述俱极中正，《四书大全》所引新安陈氏说颇多。

倪士毅字仲宏，休宁倪于人也。其先三世，皆以经学教授乡里，士毅世其学。及长，潜心求道，师乡老儒朱敬舆、陈定宇，学益以充，教授黟下阜，黟人化之。所著有《四书辑释》、《历代帝王传》、《授图说》、《道川集》。（同上）

士毅公幼子尚汸直尝校定余东山公《春秋集传》。

汪克宽字德辅，一字仲裕，号环谷，祁门桃墅人。六岁日记数百言，至十岁，父应新因取祖华问学于饶双峰，及当时问答之言，授之。克宽玩索有得，遂于理学寝悟，乃取朱子四书，自定句读，昼夜诵读，知为学之要。自是读六经诸子，历代史《通鉴纲目》诸书，悉皆成诵。延戊午，侍父往饶之浮梁，拜可堂吴仲迁于州学。吴谓诸门人曰："克宽颖异绝伦，勇于为学，他日必有所成。"既归，遂笃志圣贤之学，辟书斋于居室东偏，扁曰思复，铭于斋壁。泰定丙寅秋，郡邑举应江浙乡试，明年会试，论《春秋》与主司不合，又以对策切直，故见黜。遂厌科举文，乃取《春秋》，博考诸说同异，会萃成书，名之曰《春秋经传附录纂疏》，《易》有《程朱传义音考》，《诗》有《集传音义会通》，礼有《经礼补逸》，《资治通鉴纲目》有《凡例考异》诸书。教授宣歙间，数与郑玉、汪泽民讲论，意气相洽。泽民复遣其孙世贤执经门下，四方学者，从游甚众。尝语之曰："圣人之学，以躬行践履，操存省察为先；至于文章，特其余事。"洪武二年，朝命行人礼聘，与同翰林宋濂删修《元史》，事毕，以老疾辞不仕，赐宴礼都，给驿还卒。休宁程敏政赞其像曰："此考亭世嫡门生第四人也，此龙兴史局布衣第一人也。六经皆有说，而《春秋》独盛，平生皆可师，而出处尤正。其道足以觉人，其功足以卫圣，遗像凛然，百世起敬。"（《祁门志》）

朱子《纲目》上继《麟经》，环谷先生以《凡例考异》羽翼其间，令读者豁然心目，洵称史学功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赵汸方字子常，远学于九江黄楚望，复以书谒临川虞集，求草庐吴澄道学渊源。尝以为《周易》、《春秋》二经，皆圣人精神心术所存，必尽得不传之妙，然后孔门之教乃备。其于《春秋》，不舍史以论事，不离传以求经，不纯以褒贬泥圣人，以为左氏杜氏主史释经，而不知笔削本旨。公啖赵知求笔削之旨，而不考鲁史旧章，俱不能无弊。乃离经析义，分为八类，辩而释之，名曰《春秋属词》，以著圣人笔削之旨，作《春秋集传》十五卷，以明圣人经世之志。著《左氏传补注》十卷，《师说》三卷，以为学者求端用力之阶。隐居休宁之东山，至正末，起乡兵辅元帅婺源汪同保乡井。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乃如京师竣事，不愿仕还，年五十二，学者称东山先生，有《东山集》。（《休宁县志》）

先东山著述最富，（吉士）刊其遗集行世。《春秋属辞》年久，渐鲜善本，近出藏稿，复付剞劂，敢谓能读遗书，亦不忍使祖泽芜没云尔。

潘荣字伯诚，桃溪人，隐居博学，通诸经，尤长于史。尝著《通鉴总论》，大要治天下有三：曰明日断曰顺而已。明则君子进而小人退，断则有功劝而有罪惩，顺则万事理，人必悦，而天下和。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诚，不令而行矣。其说反覆数千言，又尝集苏句百篇，学者称为节斋先生。（《婺源志》）

朱升字允升，生休宁，后徙居歙之石门，幼师陈栎。至正癸未，闻资中黄楚望讲道溘浦，偕赵汸方往从学，归登乡贡进士榜，授池州路学正，以身示法，江南北学者云集。会淮甸兵起，壬辰春秩满归，而蕲黄兵至徽矣。所居僻在穷山，虽避兵奔窜，著述不辍，每耻俗学，务究极天人之蕴。丁酉秋，明兵下徽，即被召见顾问，升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上大悦，遂预帷幄密议。冬辞归后，连岁被征，比至，上有所访问，后亦不强留也。大抵礼学征伐之议，升所赞画居多。吴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诰词曰：“眷我同姓之老，实为耆旧之英。”其见亲礼如此。寻以年高致政归，家有梅花初月楼，上亲洒宸翰以赐，年七十二，号枫林学者，称枫林先生，所著书载《书籍志》。子同字大同，以升恩升礼部侍郎，后坐事废。（《休宁志》）

郑玉字子美，幼好学，气宇高岸，识见出人意表，不乐仕进，勤于教授，门人受业者众，乃篝师山书院。至正十四年，朝廷以翰林待制奉议大夫，遣使赐御酒名币，浮海征之。玉不起，家居著书，有《春秋阙疑》、《周易大全附注》、《程朱易契余力稿》。十七年金陵兵至徽，守将欲要致之，玉曰：“吾既不能慷慨杀身，以励风俗，犹当从容就死以全义。”缢死。（《歙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老杂纪纪何杂乎尔？曰：童而入耳，长而触目，都不忍忘也。郡邑有乘矣，何杂纪乎尔？曰：补其所不及，载不必尽载者，何嫌乎杂也。且乘则类分，而闻不妨随，及后之视今，何必不留故老之流传，以资社谈助。

国朝督兵张天禄入徽州，至新岭，方造饭，张假寐，梦旌旄拥一赤面多须者，又两白面者，戒张曰：“汝此行慎勿杀人，若杀人者，令汝不得善归。”张悚然寤，疑是关夫子也。比到岭脚，有越国汪公庙，张入庙少憩，见上神像，即梦中所见者，益大惊惧；敕军士不得焚杀，有犯令者，立斩以徇。繇是一军肃然，民用安集。张问士人曰：“汪公何神也？”曰：“唐时保障六州者也。”张曰：“今犹见梦，可谓灵爽矣。”面白者，一为程忠壮公，一为某神也。（《讠刃庵偶笔》）

赵国公华幼颖慧，九岁为舅牧羊，每出，常踞坐磐石，气使群儿，令群儿刈草营屋，曰：“室成，吾且椎牛以犒若等。”卒取舅牛分食之，牛尾插地；既归，舅问牛所在，对曰：“入地矣。”舅素异之，不深诘。（《郡志》）

明太祖下徽州，卜兆于古城山汪公庙，获第一签。及得天下，命有司每岁正月十八日致祭，开销钱粮，至今不绝，第一签龛奉梁间。（《休宁旧志》）

隋末越国汪公华俗据六州，治兵古城山，溪环山下，通三浙，即浙江也。丁亥五月，古城山落巨石于水滩上，滩忽成潭，潭深不掩鳞，石器其卤，名曰印石。予壬辰禁网钓，为放生所，鱼乐此潭，不与水俱逝，游人投食，各以类鼓波吹沫，相争吞，今成胜景。相传朱枫林先生乡居时，汪溪石落，水磨不转。朱先生卜之曰：“千年不静一朝静，富从此止矣，千年不动一朝动，贵从此起矣。”书此以验将来。

古城山下，即舍家旧墅村，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Ａ，千丁之族，未常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先曾祖日纪万历二十七年，休宁迎春，其台戏一百零九座，台戏用童子扮故事，饰以金珠缯采，竞斗靡丽，美观也。近来此风渐减，然游灯犹有台戏，以绸纱糊人马，皆能舞斗，较为夺目。邑东隆阜戴姓更甚，戏场奇巧壮丽，人马斗舞亦然，每年聚工制造，自正月迄十月方成，亦靡俗之流遗也。有劝以移此钜费，以赈贫乏，则群笑为迂矣。或曰：“越国汪公神会，酬其保障功，不得不然。”

相公湖一名黄墩湖，湖有蜃，常与吕湖蜃斗。程灵洗善射，梦人告曰：“吾为吕湖蜃厄，君若助吾，必将厚报，束白练者我也。”明日灵洗射中黑蜃后，一道士指墓地葬其母，灵洗任梁将军，封忠壮公。（《休宁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许宣平隐歙南阳城山，善吟诗。李太白访之不遇，题诗壁而去，所谓“我吟传舍诗，来访仙人居”者是也。宣平诗，传者仅《隐居三十载》一首耳。近阅焦氏《类林》，载宣平《归见壁诗》，又吟曰：“一池荷叶衣无尽，半亩黄精食有余；又被人来寻讨着，移庵不免更深居。”（《云谷卧余》）

许宣平常挂一花瓠及曲竹杖，醉则歌曰：“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路人莫问归何地，穿白云行入翠薇。”（《唐诗类苑》）

吴少微歙人，徙居休宁县西石舌山，即凤凰山。第进士为留阳尉，与武功富嘉谟同官友善。先是天下文章，以徐庾为宗，气调益弱；独少微、嘉谟属词本经学，雄迈高雅，时人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吴富体。魏郡谷倚为太原主簿，亦以文词著名，时号北京三杰。（《徽州府志》）

婺源汪彦章登崇宁二年第，琼林宴中席颁冰，状元霍端友属使表谢，授简立成，一座惊叹。事高宗历兵部侍郎，兼侍讲直学士院，国步方艰，一时诏令典册，皆出其手，能道上意所欲。拜翰林学士，以所御白团扇，书唐杜甫诗“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赐”十字以赐。又请索元符以来，至建炎改元日历，因命兼领。寻出知湖州，移抚州，继提点江州太平观，上其书凡八百帙。除显谟阁学士，知徽州，以从官典乡，郡人以为荣。封新安郡侯，徙知镇江府，赠端明殿学士。（同上）

龙溪先生藻为南渡词臣称首，元太后《告天下书》，是其手作：比以敌国兴师，都城失守，缠宫阙；既二帝之蒙尘，诬及宗礻方，谓三灵之改卜，众毖中原之无统。姑令旧弼以临朝，虽义形于色，而以死为辞，然事迫于危，而非权莫济。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外以纾邻国见逼之威，遂成九庙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质，起于闲废之中，迎置宫闱，进加位处，举钦圣以还之典，成靖康欲复之心。永言运数之屯，坐视邦家之覆，抚躬独在，流涕何从？缅惟艺祖之开基，实自高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同定安危之至计。庶臻小忭 曷，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应庵随录》）

关云长刮骨疗毒，饮奕自如，高开道凿颊出镞，进馔不辍，固为奇矣。吾乡朱少章便金不屈，疾无药物，炙体二百余，于炙中作排律二十韵，差可与关高并美。（《云谷卧余》）

余每爱朱少章先生《五国城奉送徽宗梓宫文》，辞短意长，凛凛有生气。文曰：“臣等猥以凡庸，误蒙选择，茂林丰草，被雨露于当年，绝党殊邻，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霜于将老。节土之旄既落，口中之舌徒存。叹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朱文公曰：“太上读奉送大行文感涕，诏官公亲属五人，如故事，别赐吴兴田五顷。”（《应庵随录》）

李任道编《云馆二星集》，以新安朱弁与宇文虚中同载。虚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见之不乐，乃自题诗其后曰：“绝域山川饱所经，客蓬岁晚任飘零，词源未得窥三峡，使节何容比二星？萝茑施松惭弱质，蒹葭倚玉怪殊形，齐名李杜吾安敢？千载公言有汗青。”朱自金还，仅转奉议郎，所著有《曲洧旧闻》三卷，其余尚十余种。（《涌幢小品》）

朱文公初卜刘夫人兆，因为寿藏，尝叩之明术者，有龙归后唐之兆。后一日，至麻沙镇，睹十木牌，自山溪贩至者，问其所从来。以后唐龙归对，遂令导往，果得奇境。（《稗史》）

晦翁中乌喙毒，头岑岑渐烦惫，遍体皆黑，几至危殆，山中又无医药。因思汉质帝得水可活之言，汲新水连饮之，大呕而解。晦翁门人可考者，三百三十八人，亡考者五十三人，得夫子十分之一。（《涌幢小品》）

晦翁与吕东莱同读书云谷，日夜锐志著述，文公精神百倍，无少怠倦。东莱竭力从事，每至夜分，辄觉疲倦，必息而后兴。尝自愧力之不及，爰询文公夜坐时，书几下若有物抵其足，据踏良久，精神倍增。数岁后，一夕文公忽见神人头有目光百余，云多目星现，嗣是后几下之物不至，而文公夜分亦必就寝。（同上）

文公为徽学正传，至今讲学，遂成风尚，书院所在都有。而郡之紫阳书院，古城岩之还古书院，每年正八九月，衣冠毕集，自当事以暨齐民，群然听讲，犹有紫阳风焉。其他天泉书院，为湛甘泉讲学处，迥不逮也。

晦庵先生家墓，乃先生自观溪山向背而为之，面值一江，有沙亘其间。先生尝云：“此沙开时，吾子孙当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记存焉。景泰间，念其有功于世，求访其子孙；于是九世孙梃征入朝，授五经博士，世官一人，主祠部文。未至数日，其沙忽被水冲开，非术数之学，而其验如此。（《稗史》）

朱文公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壶，银杯大几容半升，时饮一杯，登览竟日，未尝厌倦。又尝欲以木作舆图，刻山水凹凸之势。合木八片，为之雌雄笋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负之，每出则以自随。（《山栖志》）

今俗过信堪舆，多停柩于土上，以砖石之，至数十年远，犹不瘞埋者，徽郡为甚。余阅《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即吉除服议。晋郗诜母亡，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谓之假葬，三年即吉，卫以其不应除服而议之。是假葬虽闻于古，然而非礼也。今有数十年不下棺，而子孙除服从吉仕宦者，可乎？（《疑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甲寅葬先父母于琅源台上狮高原，此癸未年，先宜人携余避乱处也。曾作诗纪此山之胜，今三十六年矣。徂岁访地师于白下时，伊大农奉旨伐木江南造船，慕巡抚行咨谓新安多巨木，须遣道员督伐。伊公知予徽人，因以抚咨掷阅。予对曰："大木尽有，但不适用。"伊公云："既有大木，自合式，如何不适用？"予对曰："徽处万山中，每年木商于冬时砍倒，候至五六月梅水泛涨，出浙江者，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为力甚易。值此隆冬即伐木，木不能出，徒利木商耳。"伊公首肯，遂寝其事。及予归里，未旬日，周地师云："地已得矣，风水合局不必言，合抱大木罗列于前，亦不知多少。"予心动，谓果如愿，即旧冬陈说于大司农前，非为桑梓，正以保吾父母茔木也。因不惜重价成事，阖郡堪舆家二十余人，纷纷点穴不定。予用称土法，择土之重者用事，及开金井，土如紫粉，光润异常，登山者咸贺得地。

程怀古十岁咏冰，有句云："莫言此物浑无用，曾向滹沱渡汉兵。"识者奇之。后再差知贡举，权吏部尚书，翰林学士，封侯，赠特进少师，以词章称。当时从子若川武举状元历监丞使金，金人乃以熟人首为款，即攫睛之。金人惊曰："奇男子！"易珍馔礼遇焉。（《府志》）

查道初应举，向荆州湖游，索获资十余万。至襄阳逆旅，见女子端丽秀出，非尘中之偶，因诘其所来，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橐，求良谨者嫁之，是岁由此罢举。又尝于旅邸床下，获金钗一束，且百只，意所遗者必复来取之。向晚，果二人至，见道但嗟惋而已。道诘之，具言其所遗，如道所获，遂尽以付之。其人惊喜，请留三之一以为谢，道固拒之。（《国老谈苑》）

查待制奉使高丽，晚泊一山而止。望见沙中有一妇人，红裳双袒，髻鬟粉乱，肘后微有红鬣。查命水工，以篙扶于水中，忽见伤妇人得水偃仰；复身望查拜首，感恋而没。水工曰："某在海上，未见有此物。"查曰："此人鱼也，能与人奸，水族人性也。"（《稗史》）

绍兴初，法令散逸，凡专司法令，皆休宁金安节所修，书成召对。高宗曰："金安节好秀才。"后官吏部尚书，敷文阁学士。（《休宁志》）

汪若海字东叟，歙人。年十八，游太学。靖康初，诏求知兵者；若海应诏，未三刻而文成，擢居高等。京城失守，若海述麟为书以献，袖书抗粘罕，乞存赵氏。高宗即位，迁江南经制使，朝廷以张浚宣抚川陕，议未决。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乃往见浚，极谈终日。（《志郡》）

宋丘黟人，历宫殿中丞，因读《易》悟损益二卦，能通数，知未来兴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尝谓家人曰：“吾寿终九九。”后果八十一岁。（《稗史》）

祁门方秋崖工词，《生辰值小除》一阕，其前后尤洒脱：“今朝念九，明朝初一，单欠个秋崖生日，客中情绪老天知，道这月不消三十。”高邮军卒哄，以制命往易置其事，戮首恶数人，一城帖然。制置使赵葵曰：“儒者知兵，吾巨山也。”巨山秋崖字。（《词统》）

汪立信字诚甫，婺源大畈人，寓居建康。淳五年，立信献策，招安庆剧贼胡兴等，借补承信郎。七年登进士第，理宗见其状貌雄伟，顾侍臣曰：“此阃帅材也。”知江陵府时，襄阳被围益急，遗书似道献二策。似道得书大怒，抵之地诟曰：“瞎贼狂言，敢尔！”寻废斥之。后伯颜入建康曰：“此公在，吾乌得至此？”（《郡志》）

汪立信之未仕也，家甚贫。会大，吴渊守镇江，命为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黄应炎主之。应炎一见立信，与语，心知非常人，言于渊，渊大奇之，礼以上客。凡供帐服御，视应炎有加，应炎甚怏怏。渊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时不同耳。君之识度智业，皆非其伦，盍少下之？”是年试江东转运司，明年登第，后践历略如渊，而卒死难。人谓渊能知人云。出《宋史》。（同上）

赵子常先生辅元帅汪同起兵保乡井，授江南行枢密院都事。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不愿仕，还。于《春秋》发明师说，本经会传，度越汉宋诸儒。周藩睦叙元遗民，坚守臣节，与伯颜子中同传。（《列朝诗集》）

先东山公垂髫，里中有二执友，其一因投荒过家，其一以磨勘需调，皆栖栖桑榆，犹恋鸡肋者。一日同访公，见庭下有锯匠解木，因以命题。公口占绝句曰：“一条黑路两人忙，傍晚相看鬓有霜；你去我来何日了？亏他扯拽过时光。”二执友知诗意讽己也，相与感叹而去。《东山公集》，此诗未载。

唐末岐梁争长，东院主者知其将乱，日以菽粟与泥为土，整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为狂。乱既作，食尽樵绝，民所窖藏，为李氏所夺，皆饿死；主沃堊为糜，毁木为薪，以免。陇右有富人，豫为夹壁，视食之余可藏者，干之，贮壁间。又阁皂山一寺僧，甚专力种芋，岁收极多，杵之如泥，造堊为墙。后遇大饥，独此寺四十余僧，食芋堊以度凶岁。元末天下乱，先东山公逆知将绝食，遂预以芋和粉，筑成砖形，砌墙于东山。其后大饥，饥民望烟火而来，东山公取芋砖一片，置沸汤中作羹，饥民赖以存活。后太祖兵至乏粮，公曰：“吾当助三日饷。”取砖与之。（《国宪家猷》）

宋时有朝奉郎之官，太祖初定，徽民迎之者，皆自称曰朝奉。太祖曰：“多劳汝朝奉的。”至今休歙犹沿其称。

太祖初至徽，避雨于民屋门首曰：“尔民何不接檐？”民遵命，至今新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屋宇门皆重檐。

陈定宇书《兰亭记》后云：“王逸少晋人，才之杰出者邪。一时崇尚老庄，清谈无实；独论建识时务且长，沮桓温请迁都之议，斯人不多见也。此篇以一死生，齐彭殇为诞妄，盖辟庄周，矫流俗，不但文字之工而已。”此实右军知己。（《应庵随录》）

新安詹同诗，赤色精金，与钅 石自别。东山赵访诗，根于笔削，尤称雅则。（《诗谈》）

婺源詹承旨同初名书，遇乱，家黄州，事陈氏，归附赐今名，授国子博士，直起居注，升翰林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宋景濂序其集，谓其酒酣耳热，捉笔四顾，文气，从口鼻间流出，顷刻盈纸，烂烂皆成五采，其推服之如此。（《列朝诗集》）

程国胜，休之陪郭人，明太祖发舟师二十万自将，令国胜率亲兵宿卫帐下，与友谅大战康郎山。友谅骁将张定边奋前直犯御舟，适胶浅，国胜仗剑叱之，急与帐前左副指挥使韩成、元帅程兆先驾飞舸，左右奋击。会鄂国常公射中定边，虢国俞公疾棹来，舟进水涌，御舟遂脱。而国胜等反绕敌舰之后，力战死之，年三十一。事闻，赠定远大将军，轻车郡尉。（《泳化类编》）

邓宁河王愈率兵取徽州，久镇其地，有二门子，以勤慎当王意。王一日游山，指二地皆可葬，发虽小，能久长。已而二役各携亲柩，葬所指处。二百余年，后人或以曹监，或以吏役，为小官者相继。（《稗史》）

任万户原休宁人，父鼐筑精舍富川上，延祁门汪克宽授《春秋》，又从学于东山赵访。明兵下徽州，原出佐军实，从捍御，历功至显武将军，雄峰翼管万户卒，与弟并有集。（《列朝诗集》）

休宁吴克敏为元义兵万户，保关岭，兵败，题诗扎溪石壁云：“怪石有痕龙已去，落花无语鸟空啼。”遂自刎死。后孔从善为足成一律云：“万里西风起马蹄，金戈回首塞云低，未为豫让先亡赵，欲学田单独下齐；怪石有痕龙已去，落花无语鸟空啼，至今天与英雄恨，呜咽泉声下扎溪。”（《尧山堂外纪》）

朱允升得六壬之奥，偶见友人案上四合，戏谓：“君能射覆乎？中则奉之。”允升更索一合，书射语，亦合而之曰：“少俟则启。”适有借马者，友人令仆于后山牵驴应之，允升即令一时俱启，四合皆鱼也。射语云：“一味鱼，两味鱼，其余都是鱼；前门来借马，后山去牵驴。”宾主为之绝倒。（同上）

允升生休宁，徙居歙石门，馆临河程氏，教其子大，大为继母所苦，自缢。后允升梦大突入其室，适报生儿，因名之曰同，且曰：“此儿必遭女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寻于所居山前创草屋数十间，乡人怪之。允升曰：“车驾异日幸临，当休军于是。”丁酉秋，明兵下徽，高皇提兵过之，果休其下。临去，允升跽请曰：“臣有子同，后得全躯死，即臣幸大矣。”后同官至礼部侍郎，善诗，翰名题诗赐宫人。忽御沟中有流尸，上疑同挑之，将赐死；因念允升请，使自缢。盖允升所谓女祸也。其六壬精妙若此。（《稗史》）

齐易岩者，徽高士，术数尤精于枫林。明太祖初起兵，闻而往问之，答曰：“不嗜杀人。”上曰：“经生谈。”遂去。及即位，或有荐岩之才者，诏征诣京师。岩乃逃避大姓汪氏，汪不敢容。岩曰：“毋害也，岁久当泰。”乃为汪教其少子为文，常与其子游于山，指一处曰：“此汝发生处也，但不知谁为地主？”问之，其姻家也。子年十三四，亦不以其谁为意。及易岩死，其子卜地葬其父，竟得此山。偶检其少日所读中，有记云：“汪生某葬父某郡某都某图某山，子孙绵远且贵。”其子叹服。今汪氏果盛。岩卒年七十余，无子，故其事失传。（同上）

休宁程绳祖除陕西御史，左迁湖口令。邑东曰黄麻潭，原是隰田，累为猪蛟攻陷五百余亩。绳祖斋祷于城隍，其蛟白日为迅雷所毙，尸血浮江，民患始息，立祠祀之。（《类书纂要》）

歙唐仲实当明太祖驻驿徽州，延访儒硕，召对称旨，赐尊酒束帛，事载《五伦书》。命之任，以瞽废辞，摄紫阳书院山长，学者称白云先生。（《列朝诗集》）

明太祖赐臣下御甚多，如中山王宋学士者勿论。驻驿徽州时，御书一，赐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日，茶源阙歇马，偶遇万宣使至，动问说称星原翼，田野辟，黎民乐。折开赍到公文内云：”修城事理，军民人等，甚是极得其当，重务出积粮储，从其与便，勿使我多忧。‘途间亲书不备。寄书人朱某，枢密院判汪同阁下。“同子孙宝藏于家。学士程敏政题绝句云：”午夜虹光烛斗寒，民间惊得御书看；当时未定君臣礼，想见高皇创业难。“成化甲辰毁于火。（《涌幢小品》）

建文帝为僧，居罗荣寨之白云庵，名程济圃。建文作《莱根歌》曰：“莱根青兮，菜色辛兮，菜兮菜兮，似余情兮。”（《正气纪》）

翰林编修程济绩溪人，博学通奇术。洪武末，以明经举为四川岳池教谕。建文初，上书言某月某日西北起兵。朝廷谓非所宜言，系至京，将杀之。济仰天大呼曰：“陛下幸宽臣，届期无兵，杀未晚。”遂下狱。已而靖难兵果起，赦济为翰林编修，充军师，护诸将北征，与燕王战于徐州，大捷，诸将树碑叙战功，及统军者姓名。济一夜往祭碑，人莫测其故。及燕王过徐，见碑大怒，趣左右椎碑，再椎，遽曰：“止止，为我录撰文来。”其后按碑族之，无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脱者。济名在椎脱处，得免。始忆曩之祭，盖禳之也。淮上诸将，不用济策致屡败。帝闻，召济还。初济同邑高翔，并以明经征，翔励名节，济好术数。翔止济曰：“学者岂宜宗此？”济曰：“不学无术，此固应变学也。”既而济欲以术授翔，翔曰：“我愿为忠臣。”金川门破，翔招济同死，济曰：“我愿为智士。”时帝急召济入大内，问计，济曰：“天数已定，惟出亡可免耳。”帝从之，立召僧祝发，如高皇遗篋计。济袖出黄冠易之，掖帝出，安之若命，不避艰难。每遇险，辄以术脱，帝不自知，济亦不使帝知也。济尝病，帝亲为煮糜，含泪坐榻前，一刻不离。济曰：“帝不死，济何敢死？”帝始安，其相依若此。有所往，必令济筮吉凶，听济示。前后数十年朝夕不离，虽极流离困苦，仓皇行乞时，未尝一废君臣礼，语详《外纪》中。正统间，帝东归，济从至金陵，父老犹有识者，指曰：“此程编修也。”惊异之。既而之北平鞫实，迎帝入大内，济北向稽首泣曰：“今日方终臣子职矣！”还滇焚庵，散其徒，平阳叶二冢，纪历年始末，名《从亡随笔》，付了空藏石室，遂遁去，不测所终。（同上）

辽府长史程通字彦亨，绩溪人。靖难兵起，从王渡海来朝，进左长史，上《御燕策》数千言，谋算悉备。壬午变后，通闭户愤感；有卫士纪纲指通旧封事，乃械至京论死。临刑，通曰：“得死所矣！”家属戍边，簿录其产，仅田十余亩，遗书数百卷。（同上）

靖难后，以国子监博士黄彦清在驸马都尉梅殷军中，曾私谥建文君，论死，并逮从子贵池典史金兰系狱。后殷言彦清实不在军中，而金兰辈得释。彦清婺源人。或曰：“彦清偕诸臣出外巡访建文，文皇诏至，拒不受，欲图兴复，顾兵力不足，死之。”金兰释后，寻升本邑知县，有善政。（同上）

大司马程公信，成化中参赞南都，左安宁，时为守备，燕公设席，中为己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盖中官虽为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戏为一绝云：“主人首席客居傍，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来守备，定因屋上放交床。”安见诗，遂分宾主。（《客中新闻》）

闻内监厅四面开门，其式皆同，先开三面，闭上一面，作宾席。既安席，令人闭上门，而己所坐一面，俨然居首席矣。

《汪篁墩文集》九十余卷，李长沙为序，他所撰辑《宋纪受终考》、《遗民录》、《新安文献志》皆可观。惟著《苏氏杌》，力诋眉山，以报雒蜀九世之仇，则腐而近愚矣。（《列朝诗集》）

孝宗时尤重经筵，多有匪颁之赍。学士程敏政记其事云：“宏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文华殿后讲，上顾中官，赐讲官冠带靴袍。敏政预赐织金云雁绯袍一，有副，金带一，及乌纱帽皂靴。面谢讫，上顾谓曰：”先生辛苦。“其对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皆职分当为。“顿首而退，有诗记之：”日上罘ぜ晓色深，湛恩稠叠驾亲临，对衣红濯天机锦，束带黄分内帑金；久幸清班容宦履，渐渐华发点朝簪，经生启沃寻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玉堂丛语》）

休宁公车，例有公宴，载在全书。程篁墩后十数科，本籍兴席，而外籍不与，金正希先生复之。庚午癸酉又废，黄仲霖前辈再复之。本朝来外籍者多未归里。辛卯予自杭旋，匆匆公车，未暇及此。甲午予陈原委于张令尹天成，特设宴于县堂，宴毕，鼓吹送至东门桥饯饮，至今为例。

婺源戴给事铣字宝之，以劾刘瑾廷杖落职，竟卒，追赠光禄少卿。（《例朝诗集》）

休邑黄正宾以国本事廷杖，虽出身赀郎，而直声震朝野。

汪京府循字进之，休宁人，宏治丙辰进士。其《题明妃诗》云：“将军杖钺妾和番，一样承恩出玉关；死战生留俱为国，敢将薄命怨红颜？”（同上）

彭总督泽，陕西人，尝过歙，造越国汪公神祠，梦着白衣人献上梁文，乃是状元。明日唐皋果来献文，而以贫故蓝衫改色成白。彭大奇与交欢，后任总督。当会试揭晓时，知殿元必皋。报者至，而辕门正欲群戮人，乘喜尽宥之。（《稗史》）

休宁汪龙字潜夫，少颖悟，父客死，问母状，时时号泣，目遂盲。年十五，遇宸濠逆，佐李士实逃难至休宁，以观梅数授潜夫。时因寇患起，督府急甚，聘潜夫至中军。潜夫恻然曰：“急矣！”为强起，每出兵克时日，胜败多所赞画。顾尚书可学以潜夫名上闻，即命有司趋入朝。尚书躬为劝驾，卒谢之。五十时病，潜夫自算其死期，更有七年。郡东鄙中寇患，是为龙蛇之岁，智士死，我乃当之，竟卒如其言。（《休宁志》）

休宁有贸易过江右者，逆旅中遇一道人，询乡贯毕，忽曰：“君处有卜筮者汪龙乎？乃吾弟子也。吾有下部秘书，尚未传彼，今老矣，烦君归时邮付之。”又曰：“吾试为君卜某日当归，某日当抵家，抵家之次日，当有事。入城行至东门外，望见桥上有瞽者，缓步下桥，即吾徒也。君当呼询，以此书畀之。其日吾徒入城，为人占卜。袖中有银五钱，可以赠君酬劳。然须即返步，不可入城，入城当防口舌。”其人唯唯，及归家，果符所占之日。次日因事入城，至东门未上桥，果见瞽者，询为汪龙，因即以书授之。龙果出袖中银五钱赠之，其人谢去。忘入城之戒，至市中，忽有挑柴者摩肩过，柴枝牵破其衣。其人大怒，批负薪者颊，责令赔偿。负薪者叩求不得，适县官过，呼问之，得其情，乃曰：“贫民无心牵破衣袖，既打矣，又令赔衣，真无良也！”与杖之十五，其人方忆道人言，悔无及矣！（《柳轩丛谈》）

徽郡守闻汪龙名，召之卜数。临去至仪门，方跨阈，守唤之返，问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科南京解元，知为何许人？”龙曰：“祁门。”盖以骑于门为数也。令去，再至跨阈处，又唤之返，问来科解元是谁，龙曰：“仍是祁门。”郡守以为未必验，已而果然。盖嘉靖甲午科解元郑维诚，丁酉科解元王讽，皆祁门人也。（《啸虹笔记》）

胡公梅林令余姚时，钱德淇识之曰：“此必异日东南名将。”因劝令读书，成奏疏。（《珊瑚网》）

中国为海寇蹂躏，无过嘉靖间，不第破城杀将，焚荡屠剥，流血数千重，氵唇海诸郡县为然。至以七贼，犯留都京军数十万，人人泣下，闭户不敢撄，此又从来对垒御敌所无者。（《彭比部集》）

胡梅林为总督，先后上疏，皆手书如一，后被劾，为上所怜，盖不独有御寇之功，其一段敬谨心，亦自难及，孰谓公仅粗豪人物哉？凡古人上疏必手书，宋时犹然，元始停耳。梅林被逮殁，歙太守何东序窥时局，欲罗织没其家，发兵围守。嘉禾郁阳川兰为绩溪令，知胡公家贫，且捍海功不可泯，力覆护人，愿上印授去，乃得免。（《涌幢小品》）

胡公被谤，唯明州一布衣沈明臣一周旋凶衅，及绩溪令郁公兰保全其家，可慨也！

胡公宗宪字汝贞，绩溪人，战贼于平望王江泾等处，屡奏奇功，进佥都御史。寻进兵部左侍郎，总督江南北闽广七省兵马。贼渠首汪直、徐海最雄杰，宗宪谋直以弋海，因取陈东，缚麻叶，收张琏，贼寇悉平，加尚书少保。（《府志》）

胡梅林有平贼功，而遭陷被逮。徽州知府何东序恨其家居时，以属体参谒不为礼。胡未死狱中，何以封锢其宅，逮其妇女，跣足过堂辱之。时歙邑方某为诸生，忿甚，誓必报仇。未几，联捷，数载守何郡，亦以疑狱逮辱之，一如胡，至今父老犹言其事。（《啸虹笔记》）

胡梅林平寇时所得锁子甲，传数世矣。有远贾以重价来市，既交易，疑之曰：“甲为金制乎？尔必告我。”贾人曰：“尔毋悔，告尔何伤？甲非金也，锁子内皆实以金钢钻耳。”（同上）

休宁吴成器初试邑吏，讲星官遁甲六壬诸术，父尉靖州，器往省，值苗乱麻阳，应募，有斩获功，授会稽典史。会贼寇东南，监司以兵三千五百授训练，大败之。后寇入会稽，设伏邀斩之，入嘉兴王江泾与赵宣尉阵，径先赵犯贼斩三巨酋，获千余级。贼又据陶家堰连败诸道兵。器侦知坚脆，击斩数十人，冬败之曹娥江，又败之龛山。明年春，贼复至山阴后梅，器奋击斩八十余，生擒七十人。赵御史胡统制上其功，擢布政司经历。丁父艰，有旨夺情，授绍兴总兵，通判浙诸郡，赖以安，勒石祠祀之。所得赏金，悉分战士，故所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功，大小四十二战，手斩千余级，寇平致仕归。（《县志》）

歙左司马汪伯玉（道昆）与李于鳞辈七才子齐名，李本宁尝诵曰：“李北地（梦阳）之才，能小而不能大，能短而不能长；李历下（于鳞）之才，能高而不能下，能奇而不能正。王州（世贞）以才聘法，而法不胜才，人生几何？其书充栋，微伤率耳。汪新安文小大长短，高下奇正，随所结撰，积句成篇，积字成句，无不精丽，其才能经纬错综之也。”当时之评骘如此。（《€谷卧馀》）

歙方侍郎口静初冠，即与乡人结诗社。迨入仕，汪伯玉方擅时名，倡<谷其>中社，再三招致，匿谢不肯往。其句有“流水不知处，幽禽相与飞，不知春色减，忽见林花飞，永日空山寂，幽蝉时自吟，春色惊人早，云山与世违，旧业微蝉翼，穷途信马蹄”，宛然王孟遗响也。（《列朝诗集》）

休宁金野仙工诗，一日郡守赏雪开宴，索诗限填字韵，赋云：“昨夜嫦娥弄玉签，也应才舀月作花钿；为嫌梅影太清瘦，几片飞来疏处填。”（《县志》）

歙王寅仲房撰《新都秀运集》，采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之诗，人满百人，诗逾三百，汪本以正居首。仲房曰：“以正童稚，性解为诗，弱冠挺兴，遂传高唱，若愁边草木歇，梦里关山多，有怀成远咏，无伴趁幽行，野草不媚世，沙鸥宁近名？然皆潜思取境，不落常情。新都自程学士克勤名家，而人争相师法，君独尚友古人，天不爱才，壮即夭折，惜哉！”（《列朝诗集》）

许文穆公国字维桢，号颍阳，为检讨时使朝鲜。适国王新薨，河城君公摄郊迎礼，国以公未嗣位，不许。因为酌定礼仪，令公称权署国事，用世子冠服，奉先王灵帛行礼，礼成而还，馈遗一无所受，朝鲜勒碑以颂。进讲，托事献规，上每悚意听之，手书责难成善大字赐焉。拜大宗伯，入东阁，以三事进规，其一皇太子册立事，上不悦，遂上书乞休者五，予告给传归。（《歙县志》）

许文穆之从侄，豪健善击剑，挽ㄟ命中。尝被酒卧岭北，有虎枕其颈，醒而视之，鼻息甚酣。盖虎先食犬，口吐沫，一如醉人状。许熟视曰：“彼无忮心，乘醉杀之，不武。”遂舍之。先在嘉靖中上三策，请立县城，不果。后寇{穴友}至，太守陶公承学召与议事，令守东门，饬武备。寇不敢入，绕出宛陵。遂议城，以为督，授冠带行事，却之，徐为措置立办。后辞去，商于嘉禾之皂林，以酒暴卒，祀为神。陶太守深伤，为文以祭。太守时已为显官，即四桥先生也。（《涌幢小品》）

明隆庆间，司琴为歙人，黄梁小僮，事主勤慎，梁爱之，许配以小婢庆云。梁夜饮堕桥，司琴救主淹死，梁归，庆云誓以身殉。梁谕之曰：“许配戏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更觅佳偶。”庆云忿恸数日而绝，年仅十六。（《亘史》）

西湖岳坟，旧只秦桧、王氏、万俟Ⅰ三像，都指挥李隆铸铜为之，久被游人挞碎。万历二十二年，吾邑范公涞为按察司副使，以铁铸秦桧、王氏、万俟Ⅰ、张俊四像，反接跪于丹墀，人咸称快焉！而击挞者无虚日，惜乎今没其张浚、王氏二像。三十年，公复司藩于浙，捐俸重葺。秦桧遗罪万世，事昭史书者，实以长舌成之，而始之者张俊也。《春秋》之义，第诛首恶，若俊与王氏跪庭，安可免焉？（《西湖便览》）

邑东汪伯淮名工书法，董宗伯其昌见所书“阳山寺”三字，笔势遒逸非常，流连久之，怅然曰：“此中正大有人。”（《鹏升集》）

徽俗重门族，凡仆隶之裔，虽贵显，故家皆不与缔姻。他里则否，一遇科第之人，即紊其班辈，昧其祖先，忘其仇恨，行贿媒妁，求援亲党。倘可联姻，不恤讥笑，最恶风也！（《苏谭》）

张复字子远，休宁仆也。好学，师黄梅瞿九思，尽得性命之奥，讲学黄州，黄人群尊之为张夫子。九思被冤陷狱，复与瞿孺子甲走都门，诣阙上书首辅。张居正重其名，延与语，劝之仕，弗从。归筑茅屋，自耕养母，著有《衅下语》四卷，《孝经本则》一卷，《小儿语》一卷，人弗识也。邑令丁应泰至其村，访张夫子弗得，浼其地缙绅询之。有识者曰：“得毋某仆张姓者乎？曩自楚归，至今供其落笔役，较他仆无异，得毋即其人乎？”询之果是，令同绅登茅屋拜之，则绕山而逃，令于其堂四拜去。乡人皆重其抱道好义，而仍安其仆隶之常也，不复以下贱相目，而张终安之，至今黄州临坪镇有张夫子祠。又临溪有医家仆周英跟其主抱药囊，后遂工医，阖邑敬焉，亦异人也。（《珊瑚网》）

汪宗孝歙人，好拳捷之戏，缘壁行如平地，跃而骑，屋瓦无声，已更自檐下屹立，不加于色。偃二丈竹水上，驱童子过之，皆股战，则身先往数十过，已复驱童子从之。跳丸飞剑之属，见之，赧然自废也。万历丁未，入京师，至燕城店作梦，文皇遣缇骑召使治水，引见殿上。文皇貌甚伟，长髯垂膝左右，以奏牍进。文皇推案震怒曰：“复坏我东南百万民命，奈何？”宗孝顿首言：“臣书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离子舍。”文皇色不怿，有皂衣人长跪固请，乃已。其年淫雨，三楚三吴，沉灶产蛙，人相啖食，恻然心伤之，病革不可为矣。（《涌幢小品》）

《先曾祖日记》云：“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徽州大水，自初三日大雨，至初五止，三昼夜不住，漂流人畜万万。府河西桥上，有七尺水头，惟歙县最苦，休宁次之，二日方退，历世未遭此灾异。三十六年五月，徽复大水，自十三至十九日，水方退，较于三十五年更大。今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大雨，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月二十日方止，严冬大雨一月余，亦罕见事。”

松园诗老程嘉燧字孟阳，休宁人，侨居嘉定。少学制科不成，去学击剑，又不成，乃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三十而诗大就，谙晓音律，分寸刂合度；老师歌叟，一曲动人，灯残月落，必传其点拍而后已。喜画山水，兼工写生，酒阑歌罢，兴酣落笔，尺蹄便面，笔墨飞动。或诒书致币，郑重请乞，摩娑缩瑟，经岁不能就一纸。嗜古书画器物，一当意，辄解衣倾橐，或以赝售有相者，则持之益坚。有子骄稚，不事生产，经营拮据，以供其求，左弦右壶，缘手散去。孟阳顾益喜，以为好事好客，称其家儿。坐是益重困，然而介持益甚，语及饰竿牍，学干谒，头面发赤，掉臂而去。太仓王ぁ伯常谓孟阳“世无严武，谁识少陵？”当今能客孟阳者，海阳顾益卿耳。为治装遣行，渡江寓古寺，与一二酒人，酣饮三日夜，赋《咏古》五章，不见益卿而返。在里中兄事唐叔达、娄子柔，肩随后行，不失跬步，与人交婉娈曲折，临分执手，口语刺刺。至其责备行谊，引经据古，死生患难，慷慨敦笃，古节士无以过也。万历戊午，故人方方叔令长治，要之入潞，居三年，从方叔入燕，诸公争物色孟阳，皆避不与见。祥符王损仲博雅名士，时时过余邸舍，就孟阳谈，孟阳未尝一往也。崇祯中，余罢官里居，构耦耕堂于拂水，要与偕隐晨夕游处，修鹿门南村之乐，后先十年。辛巳春，孟阳将归新安，余先游黄山，访松圆故居，题诗屋壁，归舟抵桐江，推篷夜语，泫然而别。又明年癸未十二月，孟阳卒于新安，年七十有九。卒之前一月，为余序《初学集》，盖绝笔也。逾年而有甲申三月之事，铭旌大书曰：“明处士某。”岂不幸哉？孟阳合辙古人，迥别于近代之俗学，于是乎王李之云雾尽扫，后生之心眼一开，其功于斯道甚大，而世或未之知也。遗山题《中州集》后云：“爱杀溪南辛老子，相从何止十年迟？”世无裕之，又谁知余之论孟阳，非阿私所好者哉？余故援《中州》之例，谥之曰松园诗老，庶几千百世而下，有知吾孟阳如裕之者。（《列朝诗集》）

孟阳实歙之长翰山人，余尝至其家，圆松犹在，孟阳与余交最厚，而《列朝集》乃注休人，误矣！

歙郑布政旦有诗才，若“花明沛上宴，香起落中尘，河影城头堕，秋声塞上生，口道黄云上，蛮村白草傍”，又“箐道十盘临戍堡，山城百雉入边州”，皆浑沦不落轻靡。（同上）

歙方廷玺为县令，《题白水寺诗》：“石径逢僧一话间，白云深处不知远，松阴日午茶烟起，不有客来僧更闲。”（同上）

新安诗派，尸祝太函，曹能始见休宁吴非熊而击节，遂流传都下。其为人率真自放，好穷山林花鸟之致，捉鼻苦吟，贵游杂坐，竟日讽咏，不知有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久之，别能始归新安，作《东归诗》。已而复出游，访故人于岭南，客死新会，从弟元以其丧归。新安闵景贤采辑《皇朝布衣诗》，推吴兆为中兴布衣之冠。□□□谓亲炙则孟阳，逖听则非熊。庶无愧于此评，要当与千古共定之尔。（同上）

歙王山人野儿时习为诗，稍长，入吴家鸿山下，与妻子铺糟不厌，游金陵，贵人慕其名，争访之。子僧劭亦能诗，早卒，有《ㄱ明草》。其佳句如《陈匡左过饮》云："峰冷秋云白，墙阴晚照残。"《永庆寺夜坐》云："风轻松韵细，露滴月凉生。"《晚泊江上》云："晚峰生浦澹，秋月出江孤。"《月》云："峰衔形似缺，江动影难安。"人谓得乃翁衣钵。（同上）

歙郑作读书方山，自号方山子。为诗敏捷，一挥数十篇。李空峒流寓汴中，招至门下，轮较射，过从无虚日。周王闻其贤，召见，长揖不拜，王礼而遣之。《方山集》中如"寒灯坐愈亲，寒叶动秋声"之类，俱佳句。（同上）

开化时俪号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观。同时休宁有汪海云亦善画，墨气稍不及时，而画法近正，是皆不失画家矩度。如南京蒋三松、汪孟文，江西郭清狂，北方之张平山，此等虽用以指抹，犹惧辱吾几榻也。（《裨史》）

汪德初（名肇，休人）工画，比元海云和尚，遇酒能鼻饮至数斗，号象饮。尝误附贼舟，贼壮其貌，不敢害，已而酒肇，乃为象饮以自豪，卒纵之去。后诖误逮狱，东方司理有意其为人，面试之画。德初倾墨沈于绢素，东方骇之。寻洗水笔为《薄晓图》，诗云："五更风雨时，四野云烟障，行人迷所之，幸得东方亮。"东方大赏之，人有如此才而使久困囹圄，非有司之过乎？遂得释。（《邑乘》）

尝读《萤雪丛说》云：徽宗政和中，建设画学，用太学法，补试四方画工，以古人诗句命题，不知抡选几许人也。尝试"竹锁桥边卖酒家"。人皆可以形容，无不向酒上着工夫；惟有一善画，但于桥头竹外，挂一酒帘，书酒字而已，便见得酒家在竹内也。又试"踏花归去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见得亲切？有一名画，克尽其妙，但扫数蝴蝶，飞逐马后而已，便表得马蹄香出也，果皆中选。或云："试以'竹林深处酒家垆'；于竹林中画一径，一人骑驴捧葫芦出，乃沽酒者，真画得深处二字出。"

唐人诗："万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旧时常以此试画工。众工竞于花卉上妆点，皆不中选；惟一人于危亭缥渺，绿杨隐映之处，画一美人凭栏而立。众工遂服。唐明皇尝赏千叶莲花，因指妃子谓左右曰："何如此解语花？"而当时诗云："上宫春色四时在。"盖此意也。又试万山藏古寺。或露寺门，或山寺角，皆不合式；惟一人画千峰百轴外，有孤僧从半道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丁瓒字汝器，居休宁西门，丁氏自宋世业医。嘉靖初丁绳以医名，子畜瓒授其业，已藉数百缗，欲与子瓒谢归。医则奇中，人以仙目之。性好客，客尝满，尝出五十缗，脱人于厄。书画有米倪风。年六十卒。丁云鹏字南羽，瓒子，善书善诗，以绘事名海内，比李龙眠，人得其片纸，什袭珍藏。汪司马伯玉为之传。（《休宁志》）

海内琵琶，惟仪扬称最，张瞎子尤翘楚也。尝往湖广贩米，旅次闲暇，秋月当窗，兴动，忽按谱作数弄，闻者无不叹绝。晨起隔房一老贾，忽迎笑曰："夜来吾子妙拨乎？特恐尚非绝技，吾子今后不弹可也。"张骇甚，以为老贾必善斯艺也，坚欲求奏一曲。老贾曰："吾非能音律，特往来此地久，此房乃专赁之主人者。忆数十年前，隔房有客抚琴，时予方经营失利，三鼓不寐，闻其音超超入妙，不觉睡去。今予方获利数十倍，心体畅遂，倚枕即到华胥，闻子所奏，而反径夜无眠，用是知尚非绝技也。"张瞎子良久大悟，即泛舟赴姑苏，尽弃其学而学琴焉。三年得其神，于是再拨琵琶，遂无有出其右者。吾邑查八十尤工《琵琶行》，名在张瞎子之前。（《柳轩丛谈》）

查八十名鼐，休宁人，以琵琶擅场。尝师寿州钟山，尽得其法，卧起服习，日夜不绝音。居顷之，过山远矣，每弹四座辟易，以为神，乡人汪道昆为之传。（《休宁志》）

余尝读《耳谈》云："京师瞽人李近楼者，籍锦衣千兵，善琵琶，能左右手弹新声古曲绝妙。平生羁愁哀怨，及人己胸中事，皆于弦铁拨发之，令人发上指，泪交下。忽作鱼山梵呗，冷然孙僧云水，复作苏台围猎，凄然百兽鸣嗥。某公尝谓苏公纳曰："仆居京数年，恨不听李瞽琵琶。"已而以侍御拜命使蜀，而苏蜀人，独饯之，酒酣曰："有丽人以侑觞可乎？"公不可。忽屏内笑声出，如所谓丽人，而别一老妓，若嗔其笑，悠扬作声怒之。已而又若丽人不受教而谇语，掷器皿堕地，成碎磁声，种种逼真。某公大惊出走，苏笑曰："无妨。"遽令彻屏，独瞽者抱琵琶坐，旁无一物，诸声皆自琵琶出者也。公诧曰："今日乃识李君。"于是听琵琶终夜不去。今京师及大都，往往有工此技者。

休宁胡侍御宥巡贵州，以仆文顺文学从。侍御按部毕节，感瘴得脾疾，羸瘦且殆。文顺曰："吾闻长老言，痨疾非人肉不起。"乃斋沐，股肉杂进之，侍御病小损。居月余复笃，且易箦，文顺方以股疮卧疾。文学不忍见主人死，曰："死而可代也，吾六尺直鸿毛耳！即不获代，而主君卒不讳，孤魂在万里外，谁与从者？惟先死以俟耳。"遂自颈其喉咽，所不合者仅指许，然竟不死，而侍御死。（《王州传》删本）

金峰胡公宥甲戌进士，能文章。诸生时下帷呕血甚剧，梦黄冠假艮背之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疾乃瘳，每神其术，不语人。尝自城南夜归，灯火相接，乃门阒无一人。舟覆彭城，赖居人出溺，公问故，则神人夙戒，谓贤者有厄，宜亟持勾网以救。见屠者将解牛，市而豢之守冢，及公卒于黔，牛不食死。（《涌幢小品》）

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其平时篝争结讼，强半为此。遂有冖民朱从志等数十人，诡知地术，杜撰妖书，创制鬼印，铁车榨械，钻石掘砖，无坚不入，窥以验之，地盅诱豪贪，以图厚利。每发冢时，必外张皮帐，以掩烛光，布盛草上，以覆故迹，穴大如斗。而贼徒朱明号穿山甲者，缘穴出入，其捷如神，毁棺易尸，任从簸弄。或男女相混，或一掷数尸，或入赝骨以杂真，或出真骨以入赝。如是者数年，毒流缙绅之家殆尽。万历己亥岁事发，坐死者十六人，论遣者四人，拟徒者三十余人，其脱逃者甚夥。（《稗史》）

汪文言再下诏狱，锻炼两月余，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悲失声，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岂负我哉？而效儿女子相位耶？"至是下狱，严鞫者四，酷刑备加，弗屈如故。最后不能堪，始仰视许显纯曰："吾口终不似汝心，任汝巧为之，我承焉可也。"显纯诬魏周诸人以赃，文言蹶起曰："天乎冤哉！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通记》）

汪文言祖居车田，与余旧墅，相去三里许。父老尝谓世议文言非正人，余诘之，以出身吏书对。余曰："三杨宰相，亦有以吏显者，顾问其人何如耳？文言护杨左，触权，惨刑至死不悔，如若言触魏者，非正人，将附和魏者为正人乎？"

余邑南乡商山人，未三十辄夭死，今一村皆贫，而庞眉者比比。吾乡人言富者每艳商山，余尝张目不答，徐笑曰："吾思吴怀贤，吾思吴闻礼。"怀贤天启时中书舍人，亦忤魏而死者也。闻礼字去非，丙戌死于闽。

崇祯元年，上幸太学，国子生婺源人江旭奇，以所注《孝经》、《小学》，奏请颁行天下学校，同五经四书命题试士。大称上旨，即诏礼部如议颁行。（《婺源志》）

邑多凿石为大圣像，立祠宽广不过二尺许，田神也。南乡有大圣祠已毁，相传刘诚意遗记云："日出正当寅，大圣头里出黄金。"乡人不解，断其头不得。后诚意子孙来合其头，视寅时日影斜射处，掘其金去。（《啸虹笔纪》）

婺源江君辅，幼工奕，称国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户称江北某家，延请角技。君辅袱被随之往，月余抵中州某宦宅，其人先入内，见某宦诈云："吾途穷，鬻吾子为归串。"既得金立契，复涕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别，请从后门去，免吾子牵衣惨状也。"宦信之。君辅方久坐堂上讶无出肃客者。忽一{髟}头婢，肩水桶，目江大声曰："尔新来仆速出汲。"江惊异，厉声争之。宦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内出，持券示曰：“尔父卖尔，去复何云？”江曰：“异哉！君数千里遣使迎我手谈，乃为此不经语乎？谁为吾父？”出所著《奕谱》呈宦证之，宦大惊曰：“汝果能胜我，言即不谬。”甫对著，君辅连胜数局，宦爽然深相礼貌。其地有国手，从无出其右，宦忽请对局，辅又连胜。宦大喜，待为上客，盘桓数月，作书叠荐好奕钜公处，获金数百归。（《柳轩丛谈》）

先大夫善奕，君辅常主予家海阳万青阁，同时若苏亦瞻、过百龄、汪汉年、汪幼青、汪仲芳皆称国手。让吴于田，汪辉楚二子，常对奕园中，先大夫乐为居停主人。亦瞻又为诸国工冠，所著《弈薮》刻板，尚藏予家，今为行世。

徽处万山中，绝无农桑利，茗之外惟墨，而旧志称徽产砚，今虽有，而佳者绝少矣。宋郡守谢公于理宗有椒房之亲，贡新安四宝：澄心堂纸，汪伯玄笔，李廷墨，旧坑石之砚。今无论砚不可得，而旧坑之名亦湮矣。按旧坑在婺源县羊斗岭之尽处，两水夹之。唐开元间，猎人叶氏得石于其地，因以为砚，自是歙砚闻天下。旧坑古名罗纹坑，其一曰紧足坑，又次曰庄基坑，相去赢百步，而石品绝不相似。其旧坑之中，又自支为三：曰泥浆，曰枣心，曰丝石，去旧坑才数尺，石品亦异。自庄基北行二里，氵斥溪微上，曰眉子坑，则东坡所歌者，坑今在水底，不可，其陵谷变迁之验欤？旧坑丝石，为世所贵。砚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折悉如之。者先剥去顽石，次得石为砚材而极粗，工人名曰粗麻。石之心最紧处为浪，又出至漫处为丝。又外愈漫处为罗纹。故吾郡双溪王公之记曰：“紧处为浪，漫处为丝。”至论也。丝之品不一：曰刷丝，曰内里丝，曰从丝，曰马尾丝，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数。以石理劲楼，故纹如丝，而旁为墙壁，独吐丝甚奇。平视之，疏疏见黑点如洒墨，侧睨之，刷丝粲然。工人所谓砚宝，独旧坑枣心坑或有之，盖石之精，吐出光彩，以为丝也。元至元十四年辛巳，达官属婺源县尹汪月水求砚，发数都夫力，石尽山颓，压死人乃已。盖常时取之已如此其难，具尽矣，今之不可复得宜也。（《云谷卧余》）

龙尾山婺源县东百里高二百仞，周三十里。山石莹洁，有罗纹，为砚质比端溪，故又名罗纹山，又名砚山，邑人汪藻有记。（《婺源志》）

苏易简《文房四谱》云：“今歙州山有石，俗谓之龙尾石，亦亚于端溪。若得实心，巧匠就而琢之，贮水处圆转如涡旋可爱。”（《郡志》）

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献研，并荐工李少微。国主嘉之，擢为砚官，令石工周全师之，其后匠益多。（同上）

《歙砚说》云：“凡取石，先具牲醪祝板，斋戒择日，至山下设神位十余于坛，祝讫发之。稍亵慢，必有蜂虿虫蟒，毒物伤人。盖神物所惜，不欲广传人间，所得不过百十枚，即竭矣。又当再祝之，前后啮死者十余人，今皆预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享也。”唐侍读《砚谱》云：“二十年前，颇见人用龙尾石砚，求之江南故老云：”昔李后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纸。李廷墨，龙尾砚，三者为天下冠，当时贵之，自李氏亡而石不出，亦有传至今者。‘景中，校理钱仙芝守歙，始得李氏取石故处，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深，工不可入。仙芝改其流，自是方得之。后县人病其需索，复溪流如初，石乃中绝。邑官复改溪流，遵钱公故道，而后所得尽佳石，遂与端石并行。“（同上）

何远云：“涵星砚龙尾溪石风字样，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外姓侄黄材成伯。成伯嗜研，求主婺源簿，顾视一老研工甚至。秩满，研工送之百里，探怀出一研为赙，且言明府任三年所收，无此研也。黄责其不诚，工云：”凡临县者，孰不欲得佳研？使每研必珍石，则龙尾溪当泓为海不给也。此石岁采不过十数，幸善护之。然研只如常研，无甚佳者，但用之久，至垢埃积，经月不涤，而磨墨如新，此为胜绝。‘“（《春渚记闻》）

新安墨以黄山名，数十年来，造者乃在婺源黄冈上，戴彦衡、吴滋为最。彦衡绍兴八年，以荐作复古殿等墨，其初降双角龙样，是米待制元晖所画，继作蛙璧及戏虎样。时议欲就禁苑为窑，稍取九里松古松为之。彦衡以松生道旁平地，不可用。其后衢池工者，载它山松往造，亦竟不成。彦衡未几死，尝出贡余一圭，示米元晖，米以为罕有其比。诗人吴可赠诗曰：“病来口喜折钗股，老去长怀双脊龙；他日扁舟曾乘兴，摩娑圭璧小从容。”吴滋家有汪内相帖云：“吴滋作墨，新有能声，绍兴庚申于新安郡斋，授以对胶法，此墨是也，试之当见佳。”滋又求题品李参政汉老，李公云：“已经平子矣。”吕舍人居二，亦尝遗以诗，今在东宫。以滋所造甚佳，例外支犒，设钱伍万。（同上）

蔡君谟云：“李超易水人，唐末与子廷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墨有剑脊圆饼，面多为龙文，能削木坠水底，经月不坏。后至宣和间，其墨贵于黄金，盖黄金可得，而墨不可得也。”（《文苑四史》）

吴布衣拭字去尘，居休宁之商山，宗族多富人，去尘独好读书鼓琴，布衣芒鞋，寥然自娱。轻财结客，好游名山水，从曹能始自楚之黔，览胜搜奇，归携一编，以夸示里人，里人争目笑之。仿易水法制墨，遇通人文士，倒囊相赠。富家翁厚价购之，辄大笑曰：“勿以孔方兄辱吾客卿也。”坐此益大困，耳聋头眩，为悍妇所逐，落魄游吴门，遇乱，死虞山舟中，毛子晋为收葬之。去尘有《不寐诗》云：“莫怪故人消息断，谁教金尽见床头？”（《列朝诗集》）

明朝御用内墨，则宣德之龙凤大定，光素大定（青填金填大明宣德年制，字别有朱蓝紫绿等定），外则国初之查文通龙忠迪（碧天龙气水晶宫二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正（牛舌墨），苏眉阳（臣蚕小墨）。嘉万之罗小华（小道士等），汪中山（太极十种玄香，太守四种，客卿四种，松滋侯四种），邵青丘（墨上自印小像），青丘子格之方于鲁（青麟髓等其子封曰义仓篆），程君房（玄元灵气等方程墨各有谱），汪仲嘉（梅花图），吴左于（玄渊髻珠二种），丁南羽父子（一两何染三万笔）。今之潘嘉客（紫极龙光），潘方凯（开天容），吴名望（紫金霜），吴去尘（不可磨，未曾有等），而市品价尤重者，始方罗，中方程，今两吴也。罗尚珠宝增墨之光，亦减墨之黑，罗不如方（官墨亦太多香料）。程尚胶轻，宜南不宜北，程不如方。两吴质轻烟细，易松以桐，佐桐以脂，烟两，油三石，今五石矣。远烟独草，今茜染四剖矣。胶用鹿麋，熟而悬之经年矣。夫焰头蚀烟，则白角以时解，胶则凝释。若遂能悬之侧毂，使轮旋而受烟，法古干漆，取代胶尼，徐铉李廷何至殊异哉？（《帝京景物略》）

水南汪中翰德滋树少时诣歙程君房市墨，必欲售最上者。程诋之曰：“君所需此已足，何用顶烟为？”汪怒归，穷工制务滋堂墨，遂驾程上。予偶购得中翰旧烟制玉界尺墨试之，诸名墨俱出其下，不自宝惜，尽散去，今不可得矣。

石脑油烟作墨坚重，以松烟者疏而碧，今不必也。李廷上矣，近代程君房、方于鲁、祝彦辅、罗小华、丁南羽、邵奇丘、吴去尘、吴百昌、象玄、潘方凯、方回、嘉客、环山、方伯暗、敷远，不惜万金，故得合诸家秘法。君房于鲁以神宗见取，名彰耳。法以苏木诸草，去草性燃烟，所制金紫照人，漆烟作墨，其色反白，独用猪脂，作墨不成。君房以脂入顶烟六分之一，其墨细润，书画尚焉。其入金泥珠沙水麝者，贵之也。水用（生舜）山易泉，胶用鹿胶阿胶，次广胶，大雨锥之不动，市上牛皮胶合者软矣。胆用熊胆，次用鱼胆，吴去尘独用猪胆，为其易也。取其动而化胶，黑能增色也。然猪胆久之，适如其质而已，不能增也。古藏墨以豹囊，然至燕地，往往化粉。惟君房伯暗两家墨入燕坚倍于南。昔君房伯暗互相问而不言，各悟而后知，若合符节。良以北方风高，法以百日酎酿，斤用三铢，故不碎也。制以秋和之日，无风重房，万杵乃成，所忌者天阴，阴则墨饣曷矣。试法顶烟墨口，可以截纸投清水碗中，一昼夜如故，熊胆力也。君房玄元灵气，于鲁青龙髓，潘方凯石莲秘宝，方回宜宜堂，嘉客客道人，吴百昌紫雪，程孟阳松圆阁，方伯暗写经墨，泽远一笏金，敷远碧水神珠，广居神随，皆累试累验之，其他亦不胜记矣。验墨之成色，与白金等，潘嘉客试墨帖言之甚详，其磨各墨而浸观其黑者，一端也。其以新而冒旧者，{穴卯}之石灰中一昼夜而出者也。储泳《祛疑》曰：“墨枉制胶煎胶，练杵铁石臼中而已，区区秦皮紫草，适足为累。”（《物理小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歙吴勉学梦为冥司所录，叩头乞生。旁有判官禀曰：“吴生阳禄未终。”吴连叩头曰：“愿作好事。”冥司曰：“汝作何好事？”吴曰：“吾观医集，率多讹舛，当为订正而重梓之。”冥司曰：“刻几何书？”吴曰：“尽家私刻之。”冥司曰：“汝家私几何？”吴曰：“三万。”冥司可而释之。吴梦醒，广刻医书，因而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赀费及十万。（《讠刃庵偶笔》）

宏光时，大兵至苑家寨，总兵王之纲邀巡按凌驹南避，不听。及睢州破，被执不屈，投印于水，与侄润生自缢。遗书豫王曰：“慎无渡江，若渡江，则扬子江头凌御史，即钱塘江上伍相国也。”王厚敛之，事闻赠兵部。（《遣愁集》）

金声字正希，原字子骏，休宁城东十里瓯山人，随父客嘉鱼，占籍焉。有至性，四岁就外傅，问孔子何人，今安在。曰：“圣人，没且二千年矣。”为哭不食。由拔贡举顺天乡试，祟祯戊辰，成进士，授庶常，终日闭户，一卷尹唔。召对平台，荐申甫，全军尽覆，廷臣交章劾声误国，声自劾，均不问。命巡视西城，首疏以人才为急。顷告病南归，防流寇，为乡里行友助法。八年起山东按察司佥事，疏辞。十年邑饥，所在闭籴，声集父老议，上户贮米，中户不得籴，下户减价籴，饥民则赈，以是饥不为害。十六年，凤督马士英所募黔兵，歼于乐平，溃入祁婺，遂归咎乡勇，逮治声。声曰：“吾以一身受辱耳。”疏闻，见声名，怆念旧劳，内批以翰林修撰来京。明年甲申，至丹徒而京师变，乃还。生平著论，皆原本性情。为制艺，每兀坐蒲团至终日，起一挥就，神情孤往，笔力亦坚锐无前。故弃魄取神，弃骨取髓，纵横穿穴，而又不轶于有司之法度。艾东乡亟称之，以为可与震川并驾海内，家珍户诵。后起兵抗王师，乙酉死于江宁，有文集《及时艺》行世。（《张天民文集》）

乙酉金太史声建牙古城，先大夫以及门携儿子往谒。予时幼，睨公而笑，公诘之，予曰：“先生举兵未一旬，须鬓顿白。”公怃然曰：“后生安知我心耶？”先大夫侧目予，公谓此子可教，无过督也。公出游，遇绝壁下临无底，辄伫目俯视，足三分出外，旁观者股战。公曰：“吾练心耳！”

江天一字文石，世居歙寒江村，父宦楚，殉献贼难，沉江。天一家贫好学，少闻金坛周钟名，往从之。归语其友闵遵古曰：“周君非佳士也。”天一文益磊落闳肆，困童子试二十年，后补邑弟之员，贫甚，裙布当穿空见尻。会姻戚投之金百二十，谋脱官事，天一愕然，挥去不顾。授徒淮安，有孝妇割肝活姑，天一义之，又感其事与祖母胡类，毅然请之郡守，为旌表。守藐其隔郡诸生也，不之许。天一遂出脯修资，刻楔自题名，往悬孝妇门。适守他出，相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鼓乐，直冲其仪卫，守亦义之，不诘也。天一晚年益厌制举业，概然有澄清志，推奉休宁金文毅公声相讲学里中。甲申国变，明年南京陷，天一佐文毅公举兵，参其军，攖险固守，与北兵相持累月。有阴导北兵从间道入者，师遂溃，文毅被执，挥天一去曰：“老母在，毋从我死也。”天一遂走归，拜其祖母，母，及祖庙曰：“吾首与金公举事，义不能使公独死矣。”追文毅及之，大呼曰：“我金翰林参军江天一也。”遂并执之，送南京同日斩，妻子并没入官。闵遵古、萧伦、僧海月为构尸殡之。同死者族孙孟卿，郡人陈继遇，休宁吴国祯、余元英。（《魏叔子集》）

甲申五月端阳节，先严携（吉士）泛舟汶溪，时邑令何公通武为汪长源先生癸未礼记房所拔。汪我生孝廉以世谊招饮，驾龙骖螭，溯波浮醴，驻赏竞渡者数万人，欢声震天。忽长源公死国难报至，一时奔散，山川为之黯寂。今正希先生在瓯山闻讣，即至县哭临，再哭长源先生曰：“我与长源同籍十七年，吾无日不在长源包罗中也。长源往矣，吾将继长源见先帝于地下。”盖先生是时已决志致命，而晚村批其文，乃云：“临难时尚费曲折。”何所闻而云然？

叔时朗从闽中拥兵出开化，有首叔于营者，家大人谕予同包仲台翁日穿草履，晚宿布袋。三日至开化山中，寻见叔乌合虽众，绝无纪律。予苦口劝叔归，叔不允。予旋未一月，叔已被捕。经过本村，父老送之，坦然就道。见子开士甫一周，泣数行下，坦然出村门登舆，未一回顾也。张提督解叔金陵时，洪督师承畴经略江南，问叔何处人，叔曰：“休宁人。”经略公昔年闽中曾受知于太常先伯时用，叔讳时朗，排行与先太常同，再问曰：“汝因何从福建而出？”叔曰：“避乱开化山中，为大兵拿来，是实。”经略公不再问，即发徽章宁道张公文衡审，同解九人，戴元规等俱释放。

大兵入徽，乡勇中有邵千斤及面果时，皆千夫敌也。战于高视桥，面果时深入，邵千斤奋双刀救之，人马辟易，已得时，将共返。时曰：“何不乘势再入？”会黄劬庵领兵来，横截之，遂皆死，乡勇死者无算。（《翠谷私笔》）

丙申仲夏七日，予母寿五十，黄劬庵先生里居，朝服诣旧墅来祝，家君及予兄弟辞不敢当。公登堂四拜，肃客者亦谓先生过礼。公曰：“二郎风裁在我辈上，吾敢以年少忽之，不敬其尊人乎？”予感且愧，未敢忘也。

嘉鱼熊开元号鱼山，天启乙丑进士，与金正希姻娅友善。崇祯时为给谏，劾辅臣周延儒，廷杖遣戍，直声大著。后为僧，号蘖庵，常住休之仰山。僧俗礼谒，随人提撕，或禅悦，或忠孝，或经史艺文，率人人惬心去。康熙甲寅，闻闽警，怅然曰：“此地将乱，不可以留。”遂去姑苏数年，卒于花山，葬徽州黄山之丞相原。（《休宁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希公子娶鱼山给练女，早卒。

何震字长卿，号雪渔，邑前人，以高雅游名公卿间。工金石篆刻，海内图书，出长卿手，争传宝之。（同上）

篆学图书，多出于新安，为他郡所不及。如汪梦龙休宁西门人，名涛字山来，多膂力，人呼之梦龙将军。真草隶篆，以及诸家书法，无所不精。每写一家，从不致杂入一笔。大则一字方丈，小则径寸千言。铁笔之妙，包罗百家，前无古人。少时至楚中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见衣冠者十余辈，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径丈曰："岳阳楼。"山来笑谓曰："是可以墨书也，何艰于八法乃尔耶？"众惊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来以碎布蘸墨，书于扁上，顷刻成。守叹赏久之，因嘱山来落款于后，曰："海阳汪涛书。"至今楼虽屡修，而此匾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纶紫，北门人。纶紫篆书出宦光之上，隶书直追中郎，至于行楷，各尽其妙。（《啸虹笔记》）

朱修龄休宁北门人，仿汉铜颇入妙，但生动之中，不无太过。傅汪如字无波号铜阜，亦西门人。朱文圆劲生动，白文模汉铜，精妙入神，可谓青出于蓝。（同上）

刘卫卿南街人，博识古篆，刀笔古朴，传赵时朗、赵端、汪以氵芳。时朗字天醉，旧墅人，书画入妙，同侄又吕。端传卫卿所学，天醉则苍健严紧，又吕则古朴浑雅。以氵芳西门人，秀爽精劲，尤工钟鼎。（同上）

程穆倩邃歙人，能为近体小诗，工四体书，笔法精劲，征君陈仲醇收之门墙。少与万年少诸君子游，锐意篆刻，每作一印，稍不得意辄元刂去更为之。如是者数次，必求得当，方以示人。其末年所篆印章，醇古苍雅，一时篆家不可及。晚遇汪子虎文出所作相质，汪子曰："君去其奇古，一归缪篆正派，斯得之矣。"穆倩志其言，故暮年所作，尤为海内宝重。年八十余卒，其次子万斯传其业。（同上）

胡曰从十竹主人，寓南都，以印章名，然学有余，而姿分不足。（同上）

汪炳字虎文，休宁旧墅人，其先入暨其兄，俱官京师，虎文又燕产也。少读书过目成诵，其兄既明为中翰，精四体书，是以虎文于书法特有家学焉。甲申以后，挈家南还，侨居武林，见朱修龄《印谱》即仿之，一捉铁笔，即能度越其妙。再游维扬，遇程子穆倩，彼此出《印谱》相证。穆倩叹服，握其手曰："始吾自以为无逾者，今见之，则此事当与子分任之。"虎文笑曰："子既以此得名矣，吾又攘其美，吾不为也。"高镜庭酷嗜穆倩，一见虎文之作，即过访。时盛暑未及冠，遽持其袂曰："几几乎交臂而失之，吾从此可无须程子矣。"虎文官浙中，遇徐子念芝于郑中丞座。念芝固浙名手，因即席间，从虎文学焉。其所授前有吴下杨敏来诸人。（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担灯行赠程子穆倩云：“程子多才嗜饮，往来同人之家，赋诗饮酒无虚日。其归必暮，暮必需灯，故每出必担灯自随；虽戴星而往，亦未尝稍辍。又恐酒后颠踬，常令幼子偕行，尝对人曰：”此非儿也，杖也。‘予景其高风，嘉其逸趣，作歌以赠，冀添词人一佳话云。“（《笠翁一家言》）

程衷素字阿白，文昌坊人。古貌古心，临池一笔不苟下，能为虞欧阳颜柳诸体，金太史声传之。（《休宁志》）

旧传树老必自焚，未之信。甲子岁，邑东郊株树山老树无火自焚一昼夜，枝半烬，树仍活。东南郊富琅塔，崇祯间塔顶出烟七昼夜，后忽自息。今壬申岁，塔无火自焚，栏柱心皆烬，铁顶自空坠，现出锡匣贮血书《金钢经》一部。（《啸虹笔记》）

余当念是塔为一邑文峰邵太常庶倡造，不可废，余欲一新之，而有愿未遂。

北京前门关亭侯签，灵异不胜记。休宁汪太史楫出使琉球，往时仅三昼夜，遂抵其国，盖御书中山世土四字，赐琉球王尚贞者在船也。及返时，波涛万状，旷日迟久，然有乌鸦千余，夜绕樯帆。船破数尺，又有巨鱼塞其缺处不漏。封君太翁生伯七旬诞，琉球君臣预撰序文，制《松竹诗》，书锦屏寄祝。是年元旦，太史同其三郎前门关帝卜签，俱得“一纸官书火急催，轻舟东下浪如雷，虽然日下多惊险，保汝平安去复回”之诗，当时骇而不解。越数月，出使命下，副使林中翰石莱曰：“事有前定，余元旦得关夫子签，乃一纸官书火急催也。”太史亦述己签，互相叹异，三郎亦随父渡海归，俱验。（同上）

甲辰闰三月十二日，明经范子眉生卒于都城报国寺，龚芝麓都宪来灵前哭之。越二旬发引，润州潘江如、古歙孙梦在、星源潘二南，同邑吴子谋、汪禹成暨其内侄黄敬明扶榇登舟。予从陆路至淮，先经营家事，不负死者所托。因与其兄元敷，其弟临万，共立继子宣，奉眉生嗣而三分眉生之业。元敷敬予一尘不染，因以闺女许配予长儿道岂攵为室。事毕，仍进都赴吏部投供。汪太史舟次有赠余诗，道其事最详，诗云：“吾乡范良湖海士，九州结客燕都死，生平不少游侠人，远隔关河千万里。赵侯藉藉邦之彦，匹马承明方谒选，长安趋走无时闲，十日因依视含敛。范生笑入广柳车，左右竞出临危书，书中絮匕意何如？托君荧匕藐诸孤。诸孤远在江之，饥鹰卧虎耽耽视，谁将一矢解重围？全凭义气换征衣。黄沙北走雁南飞，故人骸骨须臾归，拔剑坐使风波息，食肉羞看狗彘肥。忆昨钱塘胡彦远，临死不问家人产，伸手大书作丘字，老父娇儿都不辨。一朝白马来柴荆，下马自称丘季贞，身从江北来江浒，身是胡君好俦侣。胡君身后身任之，应为养亲兼嫁女，此事人人道奇绝，媲美者谁赵天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祁门县治形肖猴，前朝江右人为令，造城锁之，犹<耳并>发二解元。城有山，俗指为猴脑，后令又以巨石作八卦形厌之。百余年，父老忿其破坏风水，欲易之，不果也。曹司马贞吉署篆时，张孝廉瑗毅然率众掘其石无数，石长丈许，皆直竖土中，未三年，孝廉冠南宫。（《怀秋集》）

查二瞻（名士标，休宁人）以书法名世，画尤工，然不肯轻下笔。家人告罄无粟，乃握管，计一纸可易数日粮，辄又阁笔。二女年将三十，未尝及嫁事，客诘所以，曰："余几忘之矣。"今八十，尚童颜。（《啸虹笔记》）

明时新安两相国，许文穆公后为程公国祥。国祥号我旋，歙之古关人，万历甲辰进士。两为邑令，入南铨，一袍莅事，甘之如饴。以病告归，授徒讲艺，仅给饣弼。起北礼曹，转典北选以特立不阿，为中人所忌，竟落籍家居。欲诣所知，率自策一蹇，怀刺投之，人不知为显者。崇祯间，赐环氵存历卿寺，至南京仓场总督，储峙倍增。升北京户部尚书，左方右员，殚其拮据。每五鼓入部，至乙夜始出，日惟自置干弟一脔，烧饼数枚，啖食而已。未几，进文渊阁大学士，多所匡正，偶以陈对失旨，遂允告归卒。《（歙志》）

徽州监生江旭奇因思陵幸学，疏进《孝经疏义》，并请祀诸葛亮、张巡、岳飞于文庙，章下所司。（《崇祯长编》）

汪溥勋字广渊，歙之章岐人。顺治丁酉举于乡，是科榜后，物论纷然。上震怒，临轩亲试，以诗赋序辨说制艺表判策论，甲仗森严，人皆股栗。溥勋即书以进，上得卷色喜，考上中，拔置举人第一。己亥又召于瀛台，再试如前，考置第六。是年会试不第，卢传之日，上令传呼江南举人汪溥勋者再，时论惜之。后康熙丁未，始成进士，授中书。（《歙志》）

◎黔兵始末黔兵狱兴新安，百万生灵汤沸矣，非正希先生忠诚贯日，史阁部暨抚按两郑公力持其间，哀哀吾民将尽糜权奸之手。余髫年，目击不能平者数十载，欲叙之无所核也。偶汪紫沧得程子《不匮手录》，黔兵事二册甚详，顿远旧观。《不匮手录》书最富，殁而荡散无存。是编适落紫沧手，予得剃其繁芜，入《泛叶》中，俾知金文毅之功在桑梓云。

壬午冬十一月，中原贼再张，陷荆襄承德，大将不能支，遁走武昌。大江以南，乱兵杀掠淫掳，不忍见，不忍闻，亦不忍言，而遭其毒者，莫新安之人多。其明年春，贼飞檄称勤王兵，犯池宁诸属县，直窥金陵，赖当路力遏，不得下。将图新安，恃西北诸岭守严毖，惴惴苟全。二月贼破蕲；三月黄。我郡南路为婺，忽报有兵入鄱湖，逆上江省，檄称黔兵，改道将驰驿，由乐德入婺，合郡震悚，以狡贼乘郡西南之虚而入，方议守婺，而请命凤督。会不一日，而郡西之祁，又报有称沐国公兵来者。既无所请命，又不半日，已突抵祁城下。于是合郡惶惶，心悸愈不知所出，命在旦夕呼吸间矣。当是时，非拚死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即倾郡溃散，欲令民无挈妻子远走，亦无得操挺出御。安坐以听其入，而忍其荼毒，虽勇如贲育，智迈良信，不能为计也。新安以冒虚名受实祸，四方之人，素不以为人而以为肉。今抢乱时，乃复日甚，至悬坐入祁诸寇之江右人及徽本郡人，而亦以为是凤督黔兵，且置乐平激变。及乐平自申详，所招现禁之黔兵黔将，而若必欲尽举而飞坐之徽人，而后甘心者。哀我惮人，见茇楚而乐其无生，谨集诸文移，录其要者为帙，俾恺悌君子，得大略览观焉。（《新安固圉记》序记，全文不录）

崇祯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应天巡抚郑（讳宣）照得流土叛逆，伪称勤王兵将，直窜苏、常、徽、宁，乘吾不意。地方官须督水陆大帅，扎营要路，拒防堵剿。时势危急，不得不大声疾呼，如致疏防白，简从事。（节录《巡抚檄》）

三月二十三日，婺源县接得凤督部院游击将军姜、刘、谢、李、牌，督黔兵由进贤、余千、万年、德兴、婺源、休宁、徽州、芜湖缴。（节录《黔兵来牌》）

按：此夥未入徽境，三月二十五日至乐平而变起，另详于后。

徽宁兵备张（讳文辉，时驻旌德）牌云：“自黔抵凤，应从大江直下，即曰道梗，亦应由皖达凤，若婺源原非通衢，万里跋涉，何故舍平亻夷而投险道？且后开婺源、休宁至徽州、芜湖暂缴，而绩旌泾南等县，又何故竟未开载？既云往凤阳征剿，而芜湖缴，又何为情属叵测？仰县官吏即便鼓励乡勇，协力堵截，毋令乘虚入内，自取他祸。”（节录《兵备道牌》）

按院郑（讳昆贞）牌：黔兵到芜，在初一日陆路来者，由江北去。此夥全是土寇假兵，仰速集乡勇，扼要堵剿，毋致流毒。（节录《按院牌》）

三月二十四日，祁门县飞报接抄浮梁县牌开，称沐国公往凤阳守皇陵，传报一千五百员名。今三月十六日，早自余千县陆路到饶州，在南天寺住下，共约六七百人，督兵都阃姜姓。鄱阳县用水手一名，送备猪肉盐鱼米赏兵。除彼长行马外，讨县马二十七匹，每匹恤马钱一千文。府城十七日关城，十八日反开城，差巡检迎接。据说不由万年、乐平而走浮梁，特先驰禀。（节录《浮梁县来牌》）

三月二十五日，兵到祁门者，人马百九十余，其中有僧衲妇人，及土音楚语者。祁令赵文光令于城外祠堂安歇，而来兵强居民房，民已忿怒。停二宿，渐肆掳夺。二十八日到塔儿头，杀伤居民杨冬等数十人。黔休乡勇各在界把守，互惊曰：“贼也，急击勿失！”遂奋力前与敌，被杀伤黄五、许朴等数十人。乡勇益向前死斗，来兵遂勒马奔回南岸，夺入汪氏宗祠。乡勇围之，放火焚祠，杀伤奔{穴友}，尽死乃止。（《遗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乐平县三月二十二日，黔将刘召 ；、谢上用、李华玉、姜美等，统兵三百余人，称先奉凤阳督院马，取调黔兵，用资挞伐。自贵州起程，道由南昌，经乐平，望德兴、婺源等处。职察其兵有来历，即安设各官，并犒赏众兵讫。次日二十三，天雨，多驻一宿。至二十四日趱齐夫马就道，但初云取道德兴，而临发忽又往饶州。且华玉率先与姜谢二将俱行，独刘召 ；留后，夫则另索夫价，马则另讨折乾，又要恤马银每匹三两。更诱本地无赖，充数随行，通邑人心，已为疑骇。及二十五日，又闻踉跄复回，传言先晚已至大吉张姓，系鄱阳地方，离乐五十余里，愈恣掳掠，宰猪烹鸡，缚夫奸妇。百姓愤极，聚众格逐，前途难去，只得又来高桥，以至吴口街。将复往德兴，更擅杀在田农夫，凡经过之地，无物不抢，经宿之家，有妇皆奸。吴姓人等，遂认为流贼，奋勇相逐。当晚黔兵仍退高桥，居民惊迫呐喊，各乡闻风，持竿驱杀，互有所伤。次日寅时报至，职即出城赴救，见急奔者三人。诘系刘召 ；、李华、玉姜美，即与押送入城，独谢上用不知着落。（乐平县申详）

乐平县本年三月二十五日未时，职亲救得三将刘召 ；、李华玉、姜美进城，彼时乡民环聚喊泣，必要取杀首寇方散。刘召廷等慌惧，于本日申时投呈，内称：召 ；等，自十五年十二月离黔督押马骑，行至江西饶州府乐平县。于本月二十二日到县，蒙给夫马，并犒赏众兵讫。二十四日进发饶州，因错念头，改道德兴，不料行至吴口街，冤遭彼处乡兵，疑为流寇，纠众数千，四围赶杀，无处投奔，只得愿投县监，听文以便前进。并据李华玉、姜美连名具呈，自愿投监，亦同前情。据此，暂将三将监禁，以慰民心，乡民渐次解散，已经约略具由通详去后。又据本县耆民陈七等呈送，间拾贼遗红片包一个，内诗稿一纸云：“战马腾腾日日骑，人人都着紫罗衣，红旗焰焰人惊胆，宝剑棱棱鬼皱眉；大户积钱还我债，小民养女是吾妻，明年端坐南京殿，一举成名天下知。”验收贮库。随据本县六都吴口街乡约人等詹金、吴启等连名，告为流寇屠民大变事；又据本都民程敬等，告为除寇宁民事；又据本都民赵齐告为受害事；又据一都程正兴告为流寇倡乱杀变淫掳事；又据四十四都民盛祥告为剿寇安民事；又据本县西关居民，告为情迫呼天斩叛安民事；又据马户卢春韶等告为太岁灾命事；又据沿途受害居民金、李、吴等，告为异寇淫掳，焚杀惨变，赏申究剿，固国安民事；又据二都民汪五等，告为凶寇剽掠，杀死四命事；又据旱夫告为叠杀苦役事；又据二十五都高桥村叶恩等，告为流寇剽掠，残害坑农事在卷。今又侯院司道批详，至日复详问，乃有婺源、德兴、休宁、祁门四县，邻界各村闻风，各遣传牌不绝，每云统率乡兵千余，前来会剿救护等情，虽俱备由回阻，以免搅扰地方。且阖邑黎民，惊骇日甚。且三将同陆续擒获逃卒六名，俱收在监云云。（乐平覆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职方清吏司案呈，据凤督标下监纪官李章玉、参将包玉等，禀称蒙募黔兵七千，统领二千过徽，被祁门等县人民杀死兵七百名，马六百匹，叩台作主等因。案呈到部，为照百姓惊心风鹤，误认黔兵为乱寇，彼此格斗，互有亻夷伤，事属骇闻，情亦可悯。死者已矣，生者岂可羁留？且买来战马，俱系凤督官银，如有收存，当尽行察出，以还该营。本部将调剂于各主者，仰官吏留心处置。（兵部部文）

盖缘流寇假赴试而破庐，冒阁部而破襄，冒官差而破无为，徽属士民，闻之戒心，处处设险堤防，虽沐兵未得破徽，而徽民被毒，可胜悯恻？今奉部宪行察，并令密还兵马，本府奉檄，且感且惧，即严行祁黟等县，从实察覆。据称黔来兵马，已败于乐，并未入徽。本府看得黔兵二十二到乐，民认为寇，捐生格杀，仅有三弁投监，尽载饶郡乌同知详内。至于祁黟流寇或是沐兵，或如乐平所云沿途收带无赖，原无马匹到祁。（五月十八日徽州府申详）

一件徽祁乡官有司，无辜焚杀官兵等事，奉圣旨据奏黔兵八百，赴调过祁，官绅无端诱杀，好生惨毒，深可痛恨！吴翔凤、赵文光、朱世平、金翰林通着该抚按提解来京究问。张文辉、唐良懿着从重议处，仍察下手兵丁枭示，马匹器械各项，照数追还。该督军前，不许隐匿，被杀尸躯，该地方官具棺收殓，设坛致祭。其已到各兵，该督厚加抚慰，剿贼图功，以膺懋赏，该部即日檄传。（初奉严旨）

一件，兵部为密陈江南情形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崇祯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酉时，奉本部送御前发下红本，该本部题前事等因。奉御批，已有旨了，仍着该抚按确察情形，密速飞奏朝廷，自有裁夺，该部即行密传，钦此钦遵。恭奉到部，拟合就行，为此合用揭贴前去，烦为遵照御批内事理，将凤督徽祁乡官有司一疏事理，确察情形，密速飞报，以听圣明裁夺。务期不激不纵兵民两安，希为万分毖慎施行，须至揭贴者，崇祯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继奉温旨）

此时若非兵部密疏，则严旨单行，阖府惊惶，更不可问矣。

徽州府乡官倪思辉、毕懋良、毕懋康、姚宗衡、吴孔嘉、金声、黄愿素、汪元标、王文企、凌世韶、罗分、许志才、许志古、游有伦、张士楚等，谨揭为危地可忧，狡谋已兆，布告王国共巩陪京事。（公揭不录）

巡按监察御史郑昆贞为黔兵假道，淫掠乡民，奋斗致伤，汇报始末情形，仰祈圣览事。时余同凤督马士英委安庆府推官来集之往徽州一带，细察兵马下落。（初疏语不录）

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郑为黔兵焚掠徽民，乡勇愤斗树敌，据报情繇，谨先上闻，仍俟察明，再行奏夺事。（初疏语不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郑按台覆题，为遵旨确察密奏，以凭圣裁事。六月初七日，具疏报闻，正在候旨。七月二十八日，忽接塘兵小帖云：“今有凤督差兵在路扬言，朝廷赏我凤兵擒叛大功。前日徽州杀我黔兵，皇帝将府县官拿去正法，乡民尽要砍头。我凤兵岂比左兵，任百姓抵敌等语。”职未接咨御，未知此语何来？窃恐传布入徽，徽民必汹汹忄匡惧，山郡又构一乱萌也。今得督臣马士英全本，抄阅之，以八百人马，尽丧于祁门，以故杀之罪，全归于推知，宜皇上有赫然逮吴翔凤等，以究其杀是兵之繇也。弟督臣疏中，所列情形，只凭差官万民安口禀，万民安只据道役郑天卿口传，此中不无可商。先是万民安至太平，以前途戒严难行，求职一文回报。职语之云：“此事方在察奏，总督差汝，正要前探实信，岂可不去？”职给之照牌，着本官至饶州方得下落等语。不谓万民安仅至旌德而回，旌去祁三百里，传报且未足凭，而况得之途说哉？夫黔兵之被杀，实自乐乎始，数月以来，事迹著明，远近共知，非职一人所能妄有虚实，职请直捷为我皇上再陈之，可乎？按徽州婺源县与饶州、乐平、德兴接壤，三月二十四婺源县接有黔将刘召 ;等飞票，而民以改道无印疑之。既而祁门接有浮梁之票，初云奉调黔兵，再云入援沐兵，而民则愈疑之。其至乐平也，据署印同知邬文明申报江抚云：“黔兵自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驰{穴友}于饶州、德兴之间，杀在田农夫十三人，奸一女子立死，放火焚居，无物不掠，乡兵尾而围之城下，至万人，谢上用不知下落，刘召 ;、李华玉、姜美投监身免。夫以万人斗数百人，其不留余类可知，三将投监，职行徽州府往察之。据乐平六月初三日回文云：”转解至府，现系饶州府狱。“本月十四日，督臣监纪通判方象乾见职云：”三将已至乐平，即回到营。“则其未至祁门，又不辨而自明矣。其入祁门者，系三月二十五日，该县差役侦探，报人马实百九十余，县官令于城外祠堂安歇，黔兵强居民房，停宿二日，拿妇泼饮，百姓愤怨。二十八日行至塔儿头，杀居民杨冬等数十人。时黟休乡勇，各在界口把截，见其僧妇杂处，认定是贼，拚一死敌，又被黔兵杀伤黄五、许朴等数十人。黔兵勒马闯回南岸，夺入汪氏宗祠，乡勇围柱，放火焚祠，黔兵杀伤奔逸不等。此百九十余人，斗于祁门之始末也。当知县赵文光给与米酒，并拨与马匹，百姓谓其迎贼，几至鼓噪。乡官紧守城门，不敢出。祁距府百八十里，知府唐良懿闻报，自往救止，而变起瞬息，已无及矣。道臣张文辉驻旌德四百里而遥，差官飞报，不一而足，而亦无救于临时矣。推官吴翔凤，清官也，署休宁县事，去祁百三十里。闻警料理城守，昼夜匪惶，实未出休城半步，督臣所闻，殆亦传闻之误。黟县知县朱世平曾跟督乡兵至西武岭，亦未至祁也。金翰林者，原任庶吉士金声也，顷镇兵风鹤时，徽之乡镇，各立义社共保境宇。本宦捐资飧士，募子弟千五百人，扼诸岭隘，休人赖以无恐。其器械衣装视他队鲜明，故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翰林乡兵之名，藉甚道路。其与祁黟敌黔兵者，本宦募兵有在焉，谓本宦临阵而指挥之，职不敢为本宦诬也。本宦守礼者也，岂其以衰亲金革之事乎？昨职会同督臣，委安庆推官来集之往徽察勘，本宦回覆，实实如是，但马匹无几。一闻两院有察追之檄，各已灭迹，亦只可量赔马价耳。职复令本宦至寿州见督臣，面陈颠末，不知督臣宁无悔任耳之已甚否？盖督臣黔人也，其军中参佐，大半皆黔产也。督臣方收黔兵为长技，一闻是信，不唯叹兵马可惜，亦且苦钱粮无销。黔之兵将，多有子弟亲戚在数百人中，不胜愤恨。遂使督臣激控于皇上，请杀乡绅，杀有司，杀百姓，以快士卒之心；而不知自古用兵，无杀乡绅百姓，为兵报仇之理也。职闻监纪李章玉一路不能钤束刘召 ；等，故章玉自与包玉等，从水路而下，而召 ；等自改道饶徽，兵离监纪，未有不乱，而况黔卒之犷悍又异常乎？其李之晟所押一枝，闻在湘阴县，兵哗杀之晟二丁，之晟未知下落，兵各溃逃。繇是观之，则黔兵之纪律可见矣。司马法严明，亦所不贷，而特不幸发自百姓耳。百姓诚有罪，然无他，为父兄妻子死斗也。有司者能令百姓坐视父兄见杀、妻子见辱，而制使勿动乎？青磷白骨之中，半是黔鬼，半是土魂，职不知其谁冤号，其谁残暴也？若如督臣所云众军怨愤，不可不泄；则自兵兴以来，客兵经过，毒害生灵，不知多少。左兵之至，江左男妇被杀掳，不下二万。繁昌小邑，妇女之守节投溺者，八百余人，职所建醮以度之。呜呼！此亦民怨满盈之日也，而谁与泄乎？又何怪楚民之激而从贼乎？兵心一去，不可为兵；民心一去，不可为国！安危之几，全系如此，是在皇上之妙有裁夺而已。除徽宁道张文辉，徽州府知府唐良懿候处外，推官吴翔凤、知县朱世平、乡官金声谨会同抚臣郑，遵旨提解来京。但徽属六县，见在五无印官，仓库狱囚，须接管有人，方可离任。职一面议委署印交盘，即行起解，不敢延缓。祁门县赵文光被察回籍已久，容职另行移提。其下手兵丁，奉旨枭首，六邑人众，岂可胜诛？驱使骈首，定激他变，合无量察为首者数人，以伸国法。其马匹器械，迫取必致惊扰，合无令职等会议，量估价赏值，解赴军前，另行买造。被杀尸驱，职已行地方瘗埋，令再行致祭讫。至解提各官，职各保其无故意诱杀之情，而地方有变，自当受过，予夺矜全，出自圣恩。知府唐良懿清廉威惠，为民所戴，今既束身，则府署已空矣。当民情汹沸之日，境内旱荒之年，皇上不可不为重郡安危计也。职重察情形，密速飞奏，若有一语偏护，则治职之罪，以告兵民，伏乞圣鉴施行。（《郑按院覆疏》）

郑抚台覆题为遵旨确察密奏，仰候圣裁事。（《郑抚台覆疏》不录）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加授山东道监察御史，今丁忧金声揭为据疏略辨事。（揭文不录）

金声疏云：“臣甫筮仕，读书中秘，痛愤主忧，奉命仓卒，从事戎行。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受皇上特知殊恩，虽以病归田，而读书学道，期得一当，以副皇上奠安天下之心。庶几君臣道合，用垂千古。日夜磨厉，不遑逸安，而君恩未酬，父命旋陨。去冬闻京师告警，苫块之中，不能奋飞。继值闯贼披猖，大帅南遁，乱贼公行，檄文尽冒勤王官兵，沿江屠毁，渐逼金陵，东南震恐，望风溃徙。蒙抚按檄行郡县各属防守，臣从郡县有司，及士大夫之后，以为欲抗贼氛，先定民志。日宣高皇帝六谕，告以入事父母，各保井里，出事君上，共固封疆之大义，与民同命，效死勿去。臣效空言，民有至性，闻之无不泣下感奋者。不意三月念四夜，忽传婺源县报文，称四游击将军之兵，自黔入凤，既舍大江孔道，又不渡江，繇皖陆路直行。乃纡回千里，涉崇山峻岭，繇江西乐平思入婺而到徽州。绝无凤督明文，而又适当贼陷蕲、黄之后，合郡皇皇，举疑为贼，以为警在徽南一路也。至念五日，而徽西祁门县突又有报文，称沐国公兵，合郡人见兵不同名号，而又分道并入，定相攻袭。至廿七日而郡人被杀掠，自祁奔入者，称兵已到祁城，皆楚人，江右人，及徽本郡人，且杂剪发人、妇人，实无黔人，而又绝无黔将。则合郡鼎沸，决以为贼矣。是时各乡诸亡赖，分两路而走祁婺者如市，诸面生可疑，及久外之人，忽归而布各乡者，所在见告，妇女之畏辱而自尽者，不可胜记。是时各县各严城守，臣乡居，不敢徙入城，身镇定以安人心，谨相约各设备以待。至廿九日而郡人自祁奔入者，报贼廿八日已过祁东，与祁黟二县居民两相格斗，幸未入休境，而闻斗已毕，贼已遁矣。至四月初三日，传得婺报所称姜、刘、谢、李四游击将军之兵，全未入婺。以三月廿五日，尽为江西乐平居民所愤杀。传其兵为凤督监纪李章玉所募之黔兵，其将刘召 ；、李华玉、姜美三人，现监乐平狱，其兵少有得脱者。乐平申江西各详，内称尽举而歼之。乐平印信报文，现在郡县诸当事处也。殊不意料李章玉反指杀掠祁门之寇，认为黔兵，而逞其偏词，激怒凤督，置乐平而反求徽人，徽人不能应命，遂蒙疏参。嗟呼！章玉何心，其于饶之乐平，既纵兵作贼，尽丧其兵而不敢言；而于徽之祁门，复故认贼为兵，丧于乐者责于徽。不惟可蔽凤督以自解说其无罪，且图以遂其当初繇乐入徽之念，而泄其中阻于乐不得入徽之私忿。臣不知督臣疏中，参臣何语？顾督臣读圣贤书，自号知兵，竟不问兵随将转，将在何处，兵在何处耶？且督臣受诏为皇上杀贼安民，臣谊切同仇，望其旦夕灭闯擒献，以解主忧，而拯民难。督臣岂不见谅，而监纪曰徽人杀兵，即疏参曰徽人杀兵，竟不察监纪当日{穴友}遣兵改道，事属诡异，已违督臣节制。自非真欲攻袭，万无再分兵别行，复异名号，而两路并入之理，岂可以其一路之兵，而遂并冒认他路之贼耶？念此一举，只因合郡有司，合郡士大夫，仗皇上威灵，奉当路严檄，相率百姓，徒以畴昔相誓，闻贼不走之故，不意遂致有临难相助，见贼出御之事。郡县而皆若此，其于国家之事，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小补？此亦何所开罪于督臣而必不相容？徽区区一郡，不难以是非听之公论，祸福听之圣裁，而念此逆贼未靖，人心危疑，将过江东南诸郡县，尽以守御为畏途，以奔溃为上策，相率动色，以徽事为戒。其于委而去者，反尤而效之，民志不固，将何藉以抗贼氛？项唐报献贼临楚省城，乡民方奋勇格杀，缚贼报官，官谕以恐系官兵，不得轻杀。民遂奔溃，而省城随陷，宗藩生灵，一时俱尽。此亦皇上之所恫念，而督臣之所宜寒心者也。（《备陈守御全疏》）

金公据实破谎疏，及初辨揭，文繁不录。

乡绅士民公揭，为山邑之御贼甚苦，黔兵之卸祸太奇，备陈颠末，仰祈公鉴事。（揭丈不录）

黟县待罪知县朱世平揭为钦遵朝廷功令，恪守上台宪檄，与民效死，幸保危疆，谨陈颠末，以明职守，以白民冤事。（揭文不录）

宁国府公揭为蛊势已极，震邻可骇，急明杀奸之心，用固守御之志事。（揭文不录）

徽州六县耆民陈王前、毕胜、汪澄、卢从朱、孙康、程大定等，揭为详述徽祁御贼之颠末，直白监纪嫁祸之情形，恳天代题，安民固国事。（揭文不录）

是时金公仍有复吴四尊札，与抚按两台公祖书。五月又上抚按两台书，与黄劬庵书，与朱震青书，与陈雪滩书，与陈韦庵道尊书，与汪源驾部书，与方慕庵书，与史大司马书，与熊谏垣书，专与抚台郑公书，俱娓娓数千言，详金太史《燕贻阁文集》中，兹不复载。

奉圣旨，这所奏是否确情，姑俟吴翔凤等解究奏夺，数百黔兵，横罹峰刃，岂得不问？何为为兵报仇？郑昆贞俟回道时，严加考核，该部知道。（《批郑按院疏》）

北部看得督臣马士英调募之新兵为徽祁所属陷，八百士卒，付之一炬。此其事怪而且惨，由于推官吴翔凤，乡绅金翰林，首发大难而知县朱世平、赵文光羽翼狂逞，遂为江南一奇变。四官俱已奉旨逮问，亦可以正厥罪，而泄死者之恨矣。至徽宁道张文辉、知府唐良懿先时曾接抚按之檄，临时又折诸青矜之请，奈何不严行禁戢，坐视属官士绅，专擅不顾，冥行而罔忌乎？各应降三级，戴罪管事，其枭下手兵丁，追还马匹器械，收殓侠骨，招祭忠魂，即责成二宫，以为自赎之地可也。（《北部考功司看语》）

是时有顾子方（讳杲）上□□□□□书，及钱牧斋与金正希书，与郑抚台书。又有张受先（讳采）与顾瑞屏（讳锡畴）书，顾瑞屏与郑抚台书，郑抚台复顾瑞屏书，皆言黔兵事，极其恳切，文繁不录。

郑按台复徽州乡绅书云：今天下竭郡邑之物力，以事督抚，一旦寇至，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无以图存，则惟乡之大夫，与其子弟，相与殚力固圉。天子亦曰：“谁非臣子者，自卫其室家，即以卫朝廷之疆宇。”故协守有叙，倡逃有罚，乡义勇训练有命。夫苟乡绅富室，捐资飨士，壮者出力荷戈，守令督帅严明，天下皆如此也，其效乃在督抚上矣。祁之役民以死斗，不幸而曰兵也，则以征调之士卒，奈何杀之？不知今之用兵者正为兵之杀民，与贼无异，且有甚焉。故有贼之地，民宁从贼，无贼之地，民亦仇兵。何则？贼容有不杀民之时，而兵则决无不苦民之事也。凤督黔人，视黔卒加倍，而幕中参佐，无一非黔，更有亲戚兄弟，在戕杀中，挑激之无所不至。刘召 ；等，自乐至，又自讳其事，是以归罪于徽者独苛，然而通国知其非公论也。今闻其乃补疏续参饶南，削祁门之说，不攻自破，而贤大夫与道府有司之无罪，亦不白自明矣。贞于十六日拜有小疏，凡可以为贵乡剖雪者，亦颇委曲详尽。第关密奏，未敢暴其辞，恐闻者愈以贾罪。况日月光华，中枢妙用，只令始末昭晰于诸公，决无稍碍。但明旨既宣，自宜奉行，雨露中回，更显圣德。平心静气以俟之，使言者深悔任耳之过，则事机旋转，复不费力。凡一切展辨，宜自暂省，不知有当于列位台台之万一否？若蒸黎自捍头目，初无纤过，圣天子岂以兵易吾民？贞待罪未去，终当以身蔽之，幸台台集而慰谕之。有督抚之护兵，不可无地方官之护民，贞也虽愚，知所从事矣。（复书全抄）

外有郑抚台复正希书，与唐太尊书，郑按台复正希书，外□□□答马瑶草书，又程兵尊复正希书，俱不及尽录。

史大司马复徽州众绅书：谨复，今天下之所最厌苦者，惟贼与兵，乃兵之足为患者，或自以为兵，而郡邑莫能御之。又或人以为兵，而群坐而俟之。是故兵之所恃以逞者。贼亦冒之以为名，而居者不察，此郡邑之所以沦亡而不可救也。贵乡号僻壤，又殷富，不见兵革，此其为豺虎属目久矣。三月祁门之役，众志成城，一以扼险杀敌为劝，使天下之人，尽如贵邑，寇盗不难平也。而议论呶呶若此，何以为地方绸缪计耶？所谕敬心识之，方冗率复，伏望鉴原！（复书全抄）

史大司马与金正希书：老年台之名，在天下无知与不知，皆能言之。若淮阴之距新安数百里，又受事有年，而高山之怀，发于寝寐，上林之雁，不通数行，平生疏拙之辜，诚不可以擢发论。以祁门三月之役，贵乡诸生，曾一通其颠末于淮上，而后知老年台之忠孝，为不可及也！当今之为国家患者贼，而杀贼则兵也。兵能杀贼则兵；兵不能杀贼，而所杀非贼，则并不得为兵。夫兵之不得为兵久矣，至兵之假号为援剿，为勤王，而实快其卤掠杀百姓之志，此忧时之士，所以当食而放箸也。又况纡涂纵掠，明明贼之行径，而欲责地方之不疑，胡可得耶？前已有字致当事，乃其复弟者，以各兵自明其非贼，将马匹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械，一切交付，而地方于深夜围而火之，弟亦正疑此举之太过。及读台翰，则此语又似为募兵官之故为妆点也。台谕云：“与贼入而后有悔，毋宁御之而后有悔。”夫御之一字，既难言之，而悔之一字，尤难言之。今江北之民之蒙难者，历十余岁矣。苟其一心御之，即未必悔，苟不御而即悔，则亦必御。而以悔之恐后，而御之独先，此固明哲之事，而何当事者之不见谅也？老年台身居苫块之中，而力负疆场，志安桑梓，身任而不劳，怨至而不悔，慷慨激烈之气，发于楮墨，洒洒累千百言，使人悚服。圣明在上，晦霾之日月，何可不揭中天而行也？大教谨一一心识之，弟法适以南枢员缺，谬膺简命，今且扬帆次真州矣。正值旁午，诸不遑及，惟老年台鉴之嗣将另布，不尽欲言。（复书全抄）

马督复徽州众乡绅书：恭惟台台，圣世皋夔，清时山斗，五百年之名世，夫岂异人？亿万载之皇图，实惟永奠。固英所景仰瞻依，奉为师范者，况忝榆之末，滥疆场之寄，所望于覆露者，又岂颖楮所能罄哉？黔兵被杀一案，事出意外，大非得已，英岂乐为是纷呶耶？按台公祖密疏中所云：“英倚黔兵自强，兵马远来，可惜钱粮不能销算，各将士亲戚子弟，多在此中，不平之鸣亦不外此区区耳。”英自永城归寿，只闻祁门之事，未知乐平之举，而各将士哭声震天，愤欲南渡。英固八百人之尸主，七百余骑之失主也，不得不据万民安所报徽宁差役之言，以入告。若使彼时贵府有司，据实相闻，留一活口相示，何敢以乐平之数，尽归祁门？继知乐平亦杀，戈阳亦杀，而乐平更多，亦即陆续据实上闻，亦何敢胶执前误，独仇祁门也哉？当日自武陵发兵东下，步兵从舟，而马不可越洞庭，涉长江，不得不取道长沙者，势也。江路险而梗，且兵多，陆路坦而宁，且兵少，监纪官之取水不从陆，亦势也。原拟骑兵出九江，会于皖口，不意左兵在秋浦，逼使繇徽，此意外之变局也。又不意押马诸将，以人马众多，店舍槽铡不便，分先后两路而行，则又变局中之变局也。然岂料前途有人焉，设穴而杀之也哉？在祁门者三百人，无孑遗焉。在乐平者五百余人，止存十一人焉。戈阳者二十人，亦俱丧元焉。祁门启衅之故，无人可问矣。乐平者止驻一夕，次日行二十里而被围，有何积怨于地方，然犹曰人众也。戈阳之二十人，又岂淫掠之故哉？嗟乎！此八百人者，皆将吏亲戚，头目精锐，非无籍犷悍之兵也。使果图淫掠为不逞，则惟恐不合其党，张其势，又肯轻为分折，零星受屠耶？然此往事矣，三百余人无噍类矣，不淫掠耶，谁为质问？果淫掠耶，法亦何加？但数百之冤魂，其父母妻子，令英作何安顿？数百之战马，数万之金钱，令英作何归着？惟乞台台设身处地，为英一筹耳。贵府有司，及公私揭帖，但云原无黔兵入徽；监纪惧罪，以乐平之事，移祸于祁，想亦非公论耶？昨日按台密疏，所以罪英者至矣，而疏中所察情形，则似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止争多寡，不争有无也。止罪黔兵以淫掠，而未尝讳杀兵之事也，即万民安所报者，不全属于虚也。其言英不平之故，言言皆英隐痛，英何言哉？至兵之入乐入祁，监纪何知？江楚异路，监纪何罪？英疏具在，自据万民安所报入告，时李章玉在浦护诸怨军，不使南渡，其梦梦犹英也。何罪可惧，何祸可嫁，何谤可造，而欲代杀兵者分罪，又欲未死之黔兵，与死者同罪，不亦甚乎？然英所言者，公事也，非私怨也。郑公祖之疏，英甘唾面，不敢有异同焉。既以入告，则以威福听皇上，是非听公论，宽严听执法，察给听抚按，亦更不执一毫成心，不敢出一赘语，但欲得战马以济急，器甲以御寇。嗟乎！万里招来，实英作之孽，送入鬼门，实左兵为之梗，而无故被戮，实众人宿生之冤债。但所惜艰难之时，一壶千金，而精兵猛将，良马坚甲，不得为国家效毫发之用，则英所谓呕血腐心，警魂堕魄，泪下沾襟而不能自已者也。然今之凤督，亦极难且苦矣。大江南北，楚豫之枢，无事不相瓜葛，而一丁一马，一甲一器，一铅一炭，无不取之数千里外。丝忽孰非国家之金钱，而泥沙弃之，土芥抛之，谁非臣子，谁忍置之度外？想亦台台所垂怜而心亮者。时事方棘，血战经年，凤兵肝脑涂地于江南，似不无小补，亦未必无缓急相需时，想亦台台所深念也。军书旁午，草勒肃复，愦愦不知所言，英无任惶悚之至。（复书全抄）

后马督与阮图海书内云：“弟自守不暇，宁乐与人为难？”又云：“大约徽人之下毒手，则不欲开此路耳。乐平、戈阳衅起于图马，亦不同也。闻按台公祖已有疏，据乐平、祁门之报，以闻上矣。弟之为军吏，按台之为地方，易地皆然。”又云：“乐平杀官三十余员，祁门几杀二十员，内包万春、范成，则万夫敌也。”又云：“乐平之事，业已补牍，祁门之案，自然解网。弟区区苦衷，无所告诉，又不便径达之郑公祖，伏乞便间，以弟万不已之情，处无可奈何之遭转达，但求设身处地，为弟一思，则弟之苦，可蒙鉴原矣。”

又正希先生致马督抚书，亦数千言，不录。

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马督行牌，一运越金万兵马，二运黄总镇兵马，三运刘总镇兵马，四运中军杨副将兵马，五运本部院内营杨副将兵马，会同太监卢刻期渡江剿献，水路庐州、芜湖、九江、南昌、袁州缴，陆路庐州、芜湖、宁国、徽州、祁乐、袁州等处缴。虽朱批再谕祁、乐，云不得已而假道，万无纵兵私行报仇之理，各宜安心；然而人心惶惶，举郡不宁。嗣后赖诸当事及正希先生、史大司马力，马督兵不渡江，民心始安。

弟恐伤老母心，北行之事，隐不敢以告，行行且止，为老母数日遣人一追，真无奈何行也。今且将北渡矣，郡事，弟一到都便可决了。惟家下事不能不系念。恐其见弟北行，而乘虚入郡，欲有所为，则歙中诸绅，不得不努力。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士民无主，惟兄勿避劳怨，与邑中诸公商计，使弟一无所虑，则幸耳！数蒙挂念，舟次草勒，匆卒不尽愿言。子弟幸时教诲之！（《正希公与程希吕先生书》）

巡视上下江御史黄为仰体新恩，酌量情法，措补军资，重法首祸，以结钦案事。奉圣旨，徽人惨杀黔兵，掠夺马匹，情罪可恨。但已经大赦，姑从宽结案，汪爵依拟，监候处决。赵文光提到另究，张文辉、唐良懿姑准开复。吴翔凤降二级，用银给与该营死者，着该府县官，遵旨致祭遗骸，该部知道。（巡按来牌）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上传总兵官唐通，着回镇用心整练兵马，相机战守，有功日优叙隆酬。其死事刘之纶着从优议恤即奏，金声速与起用，该部知道。（《邸报》）

敝郡人无本业，天下幸得无事，散而之四方，种种求衣食以自活。遭敌寇交棘，兵火相侵，其失业窜归，而朝不及夕，无以自存者半郡中，今且什八九矣。顷议补军资数千金，远人不知，以为郡中宜若易易，而不知事势之戛戛其难，已未可一二言尽，乃蒙黄侍御传贯阳台旨，必追首事，用两人重罪以结案。夫当日事端，本由于先时备御，既家自为守，而机遂发于急难仓卒，则人各捍患，必坐何人为首，此实不能，而且定重罪，尤难乎其为狱辞。群人之传读贵阳督凤时题疏也，内有言曰：“黔将蒋正秀为南枢臣，留以堵御左兵，有功题叙。”今有司将定重罪，是固不得概罪以堵兵，而直可专罪以堵黔也。郡人之传读贵阳督凤时报书也，内有言曰：“兵之入乐入祁，监纪何知？原议骑兵出九江，会于皖口，不意左兵在秋浦，逼使由徽，此意外变局也。又不意押马诸将，以人马众多，分两路而行，则又变局中变局也。”始知意外变局，虽凤中不及知，既而变局中变局，虽自押马同行之官，亦不及知。而万山中人，能逆断一变局，知入乐之是黔，又能再逆断一变局中变局，知入乐之外，复有入祁之皆黔，此必不能。今将定重罪，是固不得直罪以知黔也。夫实不知为黔，而相与共出死力，贵阳鉴原而矜其意，即不敢望比于蒋正秀之堵御，而按其过，亦堵御之过，毋亦是宥过无大，其谁不欣悦于无我之公明，而慑服于不杀之神武？追忆去春过口宗伯，宗伯为不孝述杨龙友之言曰：“天下原有两是之事，黔兵与新安一案是也。”不孝唯唯，当烦宗伯为不孝通意凤中，亦即以龙友此言，通不孝意也。黔人不能无所防而不改道，既改道，或不能无纷纭。徽人不能无所防而不堵御，既堵御，必不能无相伤。大抵同一不得已之势也，于黔人乎何罪？于徽人乎亦何罪？固初不必定一有罪而后可以明一无罪也。贵阳今秉国均，不与督凤同，愈弗喜怒，四海观望，斗柄所指，天下春秋，固宜郡人之日夜望恩于督凤时尚加进也。诚令重罪二人，而但伤一郡之心，而实有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关系于天下之劝诫，而大有所赞益于贵阳之盛德，亦何敢为一二郡人爱其死？《传》不云乎？“居彼人之所，则恐其詈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为我詈人也。”贵阳今以天下为家，密迩郡县，旦夕缓急，今亦郡人，将为贵阳詈人时也。愿台台幸为婉语，请一笑而释。（《与陈雪滩书》）

此弘光时金公与陈雪滩书也，黔案于此遂结。

●卷十二。插菊寄寄园主人曰：“人生七情，如喜乐爱欲，皆籍笑以达之，笑亦何能一刻无者？顾昂昂七尺，劳心苦思，徒供他人之笑具，独不可耳。杜牧之云：”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余试作牧之插满头花，以博世人一噱。“

◎笑柄见有不合于礼义者，虽三尺童亦知掩口，而冠裳簪绂中且不惜以其身试。呜呼，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士君子慎毋虑万世之懵忄蒙，而资之笑柄也。

明太祖悯常开平遇春无嗣，赐二宫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水盥栉，开平曰：“好白手。”遂入朝去。回，内出一红盒，启之，乃断宫人手也。开平惊忧，后入朝，仪度错愕，太祖再三诘问，开平惧，吐其实，且叩头曰：“蒙上赐二宫人，今若此，有辜圣恩，死莫赎，故连日惊忧。”太祖大笑，召开平入宫饮酒，命力士肢解其妻曰：“悍妇之肉。”开平惊成癫痫。又有无嗣功臣，面奏圣祖求养子。圣祖曰：“你们悍妻，平日酷妒，绝我功臣后嗣。可着礼部各给木碗一只，拄杖一条，沿功臣门求乞作样。”（《龙兴慈记》）

明太祖一日命左右至文渊阁，觇庶吉士讲习否，令一一侦其动静。比报告有所事，惟刘子钦袒衣席地酣睡，盖时初饭罢被酒，竟入梦耳。上召至，谓曰：“吾书堂为汝卧榻耶？”一罢其官，令往工部办事。子钦略不分诉，竟买吏巾绦服之，步入工部。尚书惊曰：“刘庶常何为尔？”钦曰：“奉圣旨，命子钦为本衙门吏。”尚书不敢答。子钦便登堂侍立，与群胥偶。少顷，上又命一竖入部觇之，还报云。上笑，速令召来。子钦至，犹吏服。上曰：“汝好没廉耻！”顾左右还与冠带，归内阁读书。子钦又无言，遽起谢恩，出具冠袍还阁中，即一日间也。（《九朝野记》）

解学士尝吊友人丧悍妻，入门曰：“恭喜。”继曰：“四德俱无，七出咸备，呜呼哀哉！大吉大利！”（《笑史》）

天顺间，曹钦谋反伏诛，时有诗传京师曰：“曹奴曹奴发颠狂，寇逮诸公死亦当，学士叩门如系犬，尚书锁颈似牵羊，万安叩首称三叔，恭顺当凶战一场，寄语满朝当道者，将何面目见吾皇？”（《楮记室》）

金编修璐未仕时，为外家张氏作志，谨依金石之例，不书妇姓。妇家乃俗夫也，意编修为轻己，而背言诋之。张子兴口占长短句嘲曰：“张翁墓志，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执笔，不书妇氏，妇家称屈。金生自谓能文字，才动笔时便忍气。韩退之，柳柳州，苏东坡，欧阳修，当时墓志做多少，毕竟门前骂不休。”（《尧山堂外纪》）

江右胡存斋参政好客，每虞阍人不通刺，若在家，即于门首挂一牌云：“胡存斋在家。”沈孟渊性好客，每日设数筵酒食以待，若无客，则令人于溪上探望，惟恐不至。（《笑史》）

曹吉祥侄曹钦反，既杀寇深，又索王尚书翔。王正在一室窘迫，一主事长大多力，遽负之逸。王后擢此人要津，时呼驮官人。（同上）

成化间，上患舌涩，诸司御前奏事准行者，若答是字。鸿胪卿施纯彦请易照例二字，上答甚便。寻擢尚书，时人嘲曰：“两字尚书。”（同上）

成化中，内阁刘吉丁外艰起复，每媚科道，以免弹劾。宏治改元，侍读张数其十罪，反为御史魏璋所劾，左迁。世以吉耐弹，目为刘绵花。（《喷饭集》）

高公谷无子，置一妾，夫人素悍，每间之，不得近。一日陈学士循过焉，留酌聚话及此，夫人于屏后闻之，即出诟骂。陈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扑夫人仆地，至不能兴，且数之曰：“汝无子，法当弃汝；今置妾，汝复间之，是欲绝夫后也。汝不改，吾当奏闻，置汝于法。”自是妒少衰，生中书舍人亘，乃陈公一怒之力也。（《菽园杂记》）

李大壮畏服小君，一不遵令，则叱令正坐，为绾匾髻，中安灯碗，燃灯火。大壮屏气定体，枯木土偶人。自诨之曰：“补阙灯檠。”（《清异录》）

王文穆妻甚悍妒，尝作三畏堂于后圃，杨文公见而戏曰：“请改作四畏堂。”王不悟，问云何，杨笑曰：“兼畏夫人。”（《遣愁集》）

李九我相国，年逾五十，无子。丁改亭大理过其署，苦口劝以纳妾。夫人在屏后听之，大怒。丁呼掌家老妪出，返覆引譬，语语痛切，老妪泣下，夫人因醒悟，亟呼媒，纳二妾，因生二子。孙月峰尚书亦无子，改亭亦如前劝之，孙不应，且拒之曰：“释迦不以罗侯传，仲尼不以伯鱼显。”九五清品，盖天假丁以裕其后。（《苏谭》）

李西崖尝与陈师召掷骰得么，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之果六，色色皆然。师召大惊，语人曰：“西崖天才也。”或曰：“绐公耳，上么下六，骰子定数，何足为异？”师召笑曰：“然则我亦可为。”因诣西崖。西崖已先度其必至，别置六骰，错乱其数。师召屡揣之不中，乃叹曰：“公真不可及，岂欺我哉！”（《笑史》）

陈太常音尝考满，误入户部，见入税银者，惊曰：“贿赂公行，至此已极。”（《玉堂丛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严相嵩父子聚贿满百万，辄置酒一高会，凡五高会，而渔猎犹不止。京师名之曰：“钱痨。”（《喷饭集》）

唐子畏、祝希哲两公，浪游维扬，赀用乏绝。戏谓盐使者课税甚饶，乃伪作元妙观募缘道士，衣冠甚伟，诣台造请，盐使者怒咤之。两公对曰：“贫道非游食者流，所与交皆天下贤豪长者。即如吾吴唐伯虎、祝希哲辈，咸折节为友。明公不弃，请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霁威，随指牛眠石为题，命赋之。唐先祝继，立就一律，词云：“嵯峨怪石倚云边，头角峥嵘势俨然，苔藓作毛因雨长，藤萝穿鼻任风牵；长眠不食溪边草，无力难耕陇上田，怪杀牧童鞭不起，笛声斜挂夕阳烟。”御史得句笑曰：“诗则佳矣，意欲何为？”两公进曰：“明公轻财好施，天下莫不闻，今姑苏元妙观圮甚，倘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悦，遂檄下长吴二邑，资金五百，为葺观费。两公遂驾扁舟，归投檄二邑，更修刺谒二尹，诈为道士关说，得金如数。乃悉召诸妓，及所与游者，畅饮数日而尽。异日盐使者按吴，诣观瞻礼，见倾圮如故，召令责之，对曰：“前唐解元、祝京兆两公，自维扬来，极道明公为此胜举，金已如数畀之久矣。”盐使者心知为两公所绐，不问。（《野编》）

有客登山赋诗，伯虎作乞儿状，戏谓曰：“诸君今日赋诗，能容乞子属和乎？”客大咤，已而戏曰：“试为之。”伯虎索纸笔，大书一字毕，遂行，客大笑追之，伯虎叠书“一上”四字毕，求去。客曰：“吾固知乞儿无能为也。”伯虎笑曰：“吾性嗜酒，必饮而后作诗，君能惠我酒乎？”客遂浮白示之曰：“若能赋，当令若尽醉；不然，难免若责也。”伯虎复大书“又一上”三字，客抚掌相谓曰：“此可谓能诗耶？”益穷之。伯虎复书“一上”二字，诸客皆绝倒。伯虎进曰：“吾待饮久矣，真欲先生作诗乎否耶？”遂举酒一饮辄尽，援笔续成一绝云“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举头红日白云底，万里江天都一望。”客大奇之，相与即席尽醉而返，竟不知为何许人。（《伯虎纪事》）

吴令欲于虎丘采茶，命役赍牌，严督诸僧。役奉牌需索，僧无以应命，役即系僧归。邑令大怒，笞之三十，号令通衢。僧惶遽，计无所出，知令雅重伯虎，厚币求之。伯虎拒不纳，一日出游，乃戏题其枷上曰：“皂隶官差去采茶，只要纹银不肯赊；县里捉来三十板，方盘托出大西瓜。”令出见，询僧，僧对云：“唐解元所题也。”因大笑释之。（同上）

董思白督学湖广，往往以题为戏，某府考试之前一日，先悬牌云：“来日不考文。”应考者群以为必诗赋也。既点名毕，分坐静候，未见发题，有高声命请题者。督学曰：“题昨日已发，何不速作文？”乃知为中庸题也。又考某府出牌云：“一至一，二至二，三句，三圣人，四句，四孔子。”隐题令自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良久乃知为“一朝而获十禽，至终日不获”一句，“二者皆法尧舜至道”二句，“闻君行圣人之政”三句，“阳货欲见孔子”四句也。（《啸虹笔记》）

徐相存斋提学江西时，道遇毛尚书伯温舟，谒之，语小洽。毛曰：“公得无饥否？”即呼具小点心来。侍者奉大漆盘四，其二盘装炙鹅，鹅皆大脔。其二盘装馒头如碗大者，各五十许，又不置箸，以手掇之。二银碗飞酒，长大嚼，傍若无人。徐虽不能多食而少年勇于酒，互举无算。至暮，欢然别曰：“公大器也。”迨毛下安南，还华亭，亦副入座矣。毛食兼数人，尝主湖广鹿鸣宴，诸生七十五人，人陪二大白，不醉。（《朝野异闻》）

宁庶人宸濠既就擒，拘宿公馆，以铜盆与盥洗，怒曰：“纵乏金盆，独无银者耶？”其习于奢侈如此。（《笑史》）

昆山归熙甫有光为吴兴令，令每治事升堂，胥吏环挤案旁，几不容坐。公怒，以珠笔蘸饱，捉向诸人曰：“尔辈若不速退，我便洒将来也。”（《遣愁集》）

大将军戚公继光，其夫人威猛，时畅军机，常分麾佐公成功。止生长嗣一人，亦善战，置在前队。军法反顾者斩，偶与敌战败，反顾，公即斩之。于是将士胆落，殊死战，复大胜。夫人以是不无少恚，而妒亦天生，公每入幕，目无旁瞩。或教以置妾别业者，果匿数姬，生三子。夫人每握刀突至其地，绝无影响。盖于曲房通别室，其扉墙砖巧于合缝，见墙不见扉，惟公独入之耳。久之，以一子托言某孝廉子，丐以继嗣，即令孝廉处以西席，夫人大安之。一日念无子，涕出，有小妮子发前事。夫人大怒，纳兵往攻之，而一卒不令出，恐有泄者。孝廉急属一力逾重墙报公，公诏诸将问计。或曰：“愿以死迎敌。”或曰：“早避之便。”公曰：“皆非也。”乃自袒跣，跪逆夫人，诸姬披发席藁，各抱其子请死，而请以子尝刃。夫人令抱儿起，皆送还曰：“首祸是老奴。”令杖之，公即伏受杖数十，门外将卒喊声大举，乃已，挞诸姬最毒，罢归。由是公不得轻出，阴与诸姬绝，令箧其所有，各从所适。诸姬计曰：“弃妾非主人意，何忍为之？”乃轻装适他郡，披剃为尼；匿女僧家。梵诵至十余年，夫人殁始归，各拥其子，然诸子，始夫人皆子之，亡恙。（《耳谈》）

杨进士，世胄也，貌美，弱冠成甲科，与妇琴瑟和好。有侍儿娇丽，及{并}，心欲之。乘酒语妇，愿与私。妻怒曰：“彼在某所，往即得，何必问我？”而实匿之帏中，往无所得。及返，户已下键，始知绐己也，曰：“门不启，吾当缢死。”妇以为戏，卧益坚，须臾察之，悬死梁间矣。（同上）

宏光元年三月，设坛太平门外，百官素服，遥祭先帝，独阮大铖后至，号哭先帝而来曰：“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诸臣也，不尽杀东林，不足以谢先帝。今陈名夏、徐等，俱北走矣。”马士英急掩其口，止之曰：“勿漫言，徐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现在苏州。”闻者大嗤。（同上）

楚事委楚抚宋一鹤，一鹤贫懦巧谄，以嗣冒父名鹤，投刺自署其名曰一鸟，楚人谓之鸟巡抚。（《明季遗闻》）

亡国之主，其愚亦出天赋，齐祖受禅，宋主自宫中出，犹谓左右：“今日何不奏鼓吹？”梁兵已围建康，宫中有数百具木榜，左右请为城防；东昏犹欲留作殿，不肯与之。宏光时，楚烽交急，犹日渔幼色，乞儿取蟾酥为药，亦帖上用二字，人不敢触，真是千古一律。（《座右编》）

◎笑谈片言脱口，遂以解颐，谁渭笑者不可测哉？余则以乐然后笑，笑之中有箴规焉，有惊惧焉，何必庄言谠论，乃足耸君子之听闻。

永乐初，尝遣使迎天竺真僧来京，号大宝法王，居灵谷寺，颇著灵异，谓之神通。教人念嘛呢叭弥牛，于是信者昼夜念之。时翰林侍读李继鼎笑曰：“若彼既有神通，当通中国语，何以待译者而后知？且其所谓嘛呢叭弥牛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悟耳。”（《开卷一噱》）

正统间，有鸿胪王少卿者，善宣玉音，洪亮抑扬，殊耸观德。而读奏之际，必多吃误，其貌美髯而秃顶，朝士遂为诗以嘲之曰：“传制声无敌，宣章字有讹。后边头少，前面口须多。”有使回，问京师新事，或诵此诗，问其为谁，其人遽曰：“此王少卿也。”（《枝山前闻》）

余邑戴则绅为鸿胪序班，声音洪亮，思宗闻其唱名，异之。后出为县丞，适鸿胪正卿缺出，思宗曰：“前唱班人何在？”遂升正卿，亦奇遇也。

景泰间，刘主静升洗马，王伟时为兵部侍郎，戏曰：“先生一日洗几马？”主静应声答曰：“大司马洗得干净，少司马尚不干净，我固当洗之。”众闻之，处然。后主静与王克述同升庶子，刘宣化戏请主静曰：“众人皆是假庶子，先生真庶子。”盖主静庶出，闻之默然无以答。（《尧山堂外纪》）

张倬山阴人，景泰初为昆山学训。年未二十，以聪敏闻。典史姜某体肥，尝戏张云：“二十三岁小先生。”倬应云：“五百余斤肥典史。”（《蓬窗夜话》）

于司马谦一日与俞司寇士悦偕其僚佐会坐，司寇侍郎戏司马侍郎曰：“于公为大司马，公非少司驴乎？”司马侍郎即应之曰：“俞公为大司寇，公则少司贼也。”举坐绝倒。（《尧山堂外纪》）

成化辛卯十一月，彗星见，廷臣皆谓上下悬隔，情意不通所致。彭时等请召面议，于是内臣乃约许召对，复戒不宜多言，既见，但言天变可畏。上曰：“朕已知矣。”万安与彭时、商辂遂连连叩头，同声呼万岁，命赐酒饭而退。诸太监谓人曰：“尝言不召见，及见，无一忠言奇谋，止呼万岁。”四方因传为万岁阁老。（《遣愁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予曰：“宜对以两字尚书。”

费文宪公宏官侍郎，其兄为太常少卿，公宴，以长少易其位。刘瑾适过之云：“费秀才以羊易牛。”公启云：“刘中贵指鹿为马。”瑾怫然去。（《玉堂丛语》）

翰林院学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宏治壬戌秋，阁老洛阳刘公健因修《会典》成，欲得翰林，一时升学士者十人。时礼部尚书已有六人，谢迁以在内阁，张为礼书掌鸿胪寺事，崔志端以礼又掌太常寺事，并南京为六人。崔由神乐观道士，京师为之语曰：“礼部六尚书，一员黄老；翰林十学士，五个白丁。”一时盛传，以为的对，且有警机。盖此五人，谓山西张、陕西杨太兴并其某，皆成化戊戌阁老，万公安以私意选为庶吉士者。（《尧山堂外纪》）。

毛栗呈往谒杨南峰，适浴，阍者以告，不获见。后南峰答拜，栗亦以浴报称，不见。南峰即题所投刺曰：“君来拜我我洗浴，我来拜君君洗浴，君拜我时四月八，我拜君时六月六。”四月八日，为浴佛之辰，六月六日，吴俗悉投猫犬于水中。（同上）

嘉靖中，京师缝人某姓者，擅名一时，所制长短宽窄，无不称身。尝有御史令裁员领，跪请入台年资。御史曰：“制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辈初任雄职，意高气盛，其体微仰，衣当后短前长。在事将半，意气微平，衣当前后如一。及任久欲迁，内存冲挹，其容俯，衣当前短后长。不知年资，不能称也。”（《座右编》）

有皮匠得横财造屋，求一乡先生题扁；为题曰：“甲乙堂。”匠喜，不知像其皮刀锥子也。一仆骤富起屋，乞扁，有士人题曰：“旦堂。”仆亦喜，不知优人作旦者，开口曰奴家也。不谓此裁衣见识独超。

都御史韩公雍与夏公埙饮，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内有大人小人，复以谚语二句证之曰：“伞字有五人，下列众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谓有福之人人服事，无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众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谓人前莫说人长短，始信人中更有人。”（《畜德录》）

昆山吴山人扩字子克，尝元日赋诗，奉怀分宜相公。人戏之曰：“开岁第一日，怀中朝第一官，便吟到腊月三十日，岂能及我辈乎？”（《列朝诗集》）

有一士人，年老纳二宠，托其友命名，友以忠娘、孝娘名之。其人曰：“忠孝诚美，然以名妾，则非称。”友曰：“有出处，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稗史汇编》）

彭眷庵七岁从乡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强之，不从，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为？”周文襄公在吴中，好徜徉梵刹，见佛即拜，士夫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文襄曰：“论年齿亦长我二三千岁，岂不直得一拜？”（《笑史》）

王磐号西楼，高邮人。李空同就医京口，遇人故自矜重。元夕饮杨文襄、西楼短衣下坐，空同傲不为礼。西楼分赋得老人灯，应口而成云：“形骸憔悴不堪描，还自心头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随儿女闹元宵。”空同心知其嘲，嘿然而罢。（《列朝诗集》）

袁十士景休字孟逸，吴人。侍御刘子威以文章自负，景休每向人抉摘其字句钩棘，文义纰缪者，以为姗笑。子休怒诉之于郡尉，摄而笞之。景休仰面对曰：“民宁更受笞数十，不能改口沓舌，妄谀刘侍御也。”尉笑而遣之。（同上）

焦阁老方面黑耳长如驴，尝谓西涯曰：“君善相，烦一看。”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马尚书，右相像卢侍郎。”马与卢合，乃一驴字，始知其戏。（《胡卢编》）

丘於庄自制饼，软腻适口，托中宫进。上食之佳，命司膳监效为之，不中式，俱被责。因请之丘，丘靳不以告，由是京师盛传为阁老饼。（《笑史》）

予七龄侍先曾祖侧，以状元糕命对，予冲口而出曰：“阁老饼。”当时究未知饼之出处也。

一朝士麻脸胡须，一朝士面歪而眇一目，眇士戏麻士云：“麻脸胡须，羊肚石倒栽蒲草。”麻士答云：“歪腮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众为绝倒。又太仓陆孟昭为刑部郎中，尝往一朝士家驾牛，投刺不书名，惟云：“东海钓鳌客过。”其士归见之，知其孟昭也，亦递一帖云：“西番进象人来。”盖孟昭黑脸白齿，人皆嘲为象奴云。（《客座新闻》）

尝见《杂录》中，有《题航船诗》云：“两浙无车马，乘公便当街，浑身穿木屐，未死入棺材；退壳钻蓬出，撺梭下堰来，夜深相并处，尔笼我侬开。”（同上）

万历庚辰，鼎元张懋修相江陵子也。传胪之日，公自阁中归，方饮酒欢甚，忽传兵部送紧急塘报，开函，则内有简云：“侍生公论拜贺，老牛舐犊，爱子谁无？野鸟为鸾，欺君特甚。”公览之大怒，亟索其人，已亡去矣。此四句，盖宋人以刺秦桧者也。（《林居漫稿》）

夏少师当国时，江西士绅以生辰致贺。少师长身耸立，诸公俯躬趋谒，高新郑旁睨而笑，少师问其故。新郑曰：“偶思韩昌黎《闻鸡诗》：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是以失笑耳。”京师语谓江西人为鸡，相与哄堂而散。（《列朝诗集》）

义兴储遇一日过金沙邓孺孝，邓为言绝粮状，因口占数语自宽云：“有口无粮不用愁，有粮无口正须忧，真人解得其中意，烦恼坑中好出头。”储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某去年贫无，亦有口号。”遂谓曰：“西风吹雨声索索，这双大腿没下落，朝来出榜在街头，借与有人家著。”坐客皆贫士，为之大哄。（《尧山堂外纪》）

《云间淡酒行香子词》：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过三斤，打开瓶后，滑辣光馨。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瓶足足三斤。君如不信，把秤来称，有一斤水，一斤土，一斤瓶。（《客中闲集》）

蒋阁老冕历仕三朝，始告归田里，肃宗慕其贤，使使三聘之，不至。睿制诗一阕颁云：“闻说江南一老牛，征书聘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亏汝？几度加鞭不转头。”冕稽首俯伏以对，诗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领破皮穿只爱眠；犁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终不就。（《尧山堂外纪》）

采石江头，李太白墓在焉，往来诗人题咏殆遍。有客书一绝云：“采石江边一Ａ土，李白诗名耀千古；来的去的写两行，鲁班门前掉大斧。”（《缝轩别记》）

内乡县李{艹衮}字子由，官翰林检讨。其弟名荫字袭美，久滞增广生。{艹衮}遗书荫曰：“尔今年增广，明年增广；不知增得几多，广得几多？”荫答书曰：“尔今日检讨，明日检讨；不知检得甚么，讨得甚么？”（《喷饭录》）

许公国与申公时行相约诣一所，公议许曰：“此才午时，未及申时行乎？”申应曰：“既以身许国，不得不尔。”（《世说补编》）

一人盛谈轮回报应，甚无轻杀，凡一牛一豕，即作牛豕以偿，至蝼蚁亦罔不然。时许文穆曰：“莫如杀人！”众问其故，曰：“那一世责偿，犹得化人也。”（《解颐赘语》）

应履平为德化令，满考，吏部试论，文优而貌不扬，不得列上。乃题诗都门前云：“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须胡及胖长，更有一般堪笑处，衣裳糊得硬绷绷。”不书名姓，吏呈冢宰，曰：“此必应知县也。”遂升考功。（同上）

明神宗乙已，考察京官，给事钱梦皋当外补，因出入阁臣沈一贯门下，特旨留用，时论藉藉。一日吴中有布衣在一贯坐，梦皋戏曰：“昔之山人，为山中闲人；今之山人，为山外游人。”布衣答云：“昔之给事，乃给黄门事；今之给事，乃给相门事。”一坐哈然。（《遣愁集》）

沈承字君烈，尝题魁星像赞云：“吾怪尔形，尔何类乎山精？吾钦尔名，尔何主乎文明？岂从来方士之肺腑，皆尔之所脱化？抑当今科第之面孔，实尔之所让成？但又何以右手持笔，而左手持金？得毋谓读书非此不行？噫！然则吾将不得慰汝之灵乎？曰尚有赖乎管城。”后尤展成有赞云：“胡取乎？笔论文章，胡取乎？斗盛糇粮，胡取乎？金通津梁。有笔无斗，则伯夷饿于首阳；有笔无金，则子舆困于臧仓。公曰兼之，然奚为魁而不元也？岂笔之不良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抑斗之不石，金之不黄？噫嘻！今之魁星，盖有之矣。若古之魁星，但见天汉之光芒。”江都张天民以尤赞未尽也，为足之云：“胡为乎笔抄于章，胡为乎斗籴廪粮，胡为乎金通科场？一足反踢，岂将屈膝乞怜，冀得短中取长？一足踞鳌之脊梁，岂将渡江涉海，伺候要津之道傍？”则读之者，更觉浃汗。（《啸虹笔记》）

陈眉公负肥遁重名，汤公若士知其人，素轻之，不与浃洽。太仓王相国丧，汤公往吊，陈代陪宾。汤大声曰：“吾以为陈山人当在山之巅，水之涯，名可闻而面不可见者，而今乃在此会耶？”陈惭赧无地。（《怀秋集》）

江阴张畏岩甲午乡试不中，大骂试官。傍有道者笑曰：“还是相公文不佳。”张叱曰：“野道乌知之？”道者曰：“文贵心和气平，相公心气如此，又安得佳？”张不觉屈服。（《客中闲集》）

近时俗学皆尚三苏文字，不复知有唐文矣，况秦汉乎？故不拘大小试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苏子口气。”或曰：“深得苏氏家法。”即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眉山文集》者，乃笑曰：“众人皆有苏子倚靠，偏我独无苏子可使唤耶？”于是论策中尝引证曰：“苏子有言：为君计者，莫若安民无事，且无庸有事于民也。”又云：“苏子尝曰：良医不能救无命，强梁不能与天争，仲尼栖栖，墨子皇皇，忧人之甚也。”又云：“此苏氏所谓察微虑深，慎在未形者也。”亦漫然批其旁曰：“此子固尝留心于三苏者，但未纯熟耳。”此生见而大笑，作诗嘲之云：“曾见东坡面目无？试官惊得震苏七，分明指与平川路，一个佳人两丈夫。”一时传诵，殊不知始之苏子，乃《史记》之苏秦也，继之苏子，乃《汉书》苏竟也，终之苏氏，乃窦滔之妻苏蕙也。今不论秦汉，不分男女，一概以老泉、东坡、颖滨当之，不成笑柄哉！（同上）

有孝廉为京官，颜以文献世家于门，一夕人以纸糊其两头字曰：“献世。”孝廉怒，命仆骂于市。又一夕糊其文字上一点曰：“又献世。”孝廉怒骂如前，再则糊其家字上一点曰：“献世冢。”《（喷饭集》）

方丈住持令沙弥买犬肉，归值师秉拂上堂，沙弥不便显言，乃取坐具展拜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请师道著。”师曰：“镬汤炉炭始得。”沙弥素知师吝，复进曰：“金刚三十二分，未审某甲有分也无？”师曰：“茫茫一片西江水，不许渔人下钓钩。”弥曰：“如是，某则告白大众去也。”师罔措，良久曰：“只待夜深人静后，和盘托出大家餐。”拄杖下座。（《西皋集》）

益都赵秉忠登状元及第，青州府县有公宴，值大雪，求公题咏。公曰：“请联之。”道曰：“剪碎鹅毛空中舞。”府曰：“山南山北不见土。”县曰：“琉璃碧瓦变成银。”公曰：“面糊糊了青州府。”左右莫不匿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梅窗小史》）

尝闻有先朝钜公，惑志一姬，致夙望顿减。姬问之曰：“公胡我悦？”曰：“以其貌如玉而发可以鉴也。然则姬亦有所悦乎？”曰：“有之，即悦公之发如玉，而貌可以鉴耳。”又尝游虎丘，其为衣去领而阔袖，一士前揖问何也。钜公曰：“去领今朝法服，阔袖者，吾习于先朝久，聊以为便耳。”士谬为改容曰：“公真谓两朝领袖矣。”（《壮悔堂文集》）

方邵村尝荐一入泮于督学者，未允。手画十册送之，督学重其笔墨，召下榻诸宾阅焉。翻第十册，乃作一屋坐一人，几上有笔筒插扇，扇折露字一行，乃“万物静观皆自得”句。督学阅之色变，诸宾哄堂。（《樗乡集》）

一高僧乞大老一诗，大老赞之云：“一夕灵光透太虚，化身人去复何如？愁来不用心头火，炼得凡心一点无。”后一宦游者见之，笑曰：“此死秃二字也，然其语实得静功真诀，直可验诸存想，不谬也。”休邑南乡三溪，俗讥其村人为牛，有新入泮者，溪西俞姓，以彩帐迎之，其旗上一联云：“头角峥嵘，异日必为天下宰；羽毛丰满，今秋定见月中人。”亦巧于诮人者。（《啸虹笔记》）

东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佛印亦居其内。坡谓坐客曰：“某行一令，上以二字颠倒说，下用二诗叶韵，以发其意。”坡云：“闲似忙，蝴蝶双双过粉墙；忙似闲，白鹭饥时立小滩。”王荆公还令云：“来似去，潮翻巨浪还西注；去似来，跃马翻身射箭回。”秦少游还令云：“动似静，万顷碧潭澄宝镜；静似动，长桥影逐酒旗送。”又一客云：“难似易，百尺竿头呈巧艺；易似难，执手临岐话别间。”佛印还令云：“悲似乐，送葬之家喧鼓乐；乐似悲，送女之家日日啼。”又一客云：“有似无，仙子乘风游太虚；无似有，掬水分明月在手。”永升还令云：“贫似富，稍水满船金玉渡；富似贫，石崇穿得敝衣行。”又一客云：“重似轻，万斛云帆一霎经；轻似重，柳絮纷纷铺画栋。”（《秋山碎锦》）

寄园偶集汪紫沧云：“闲似忙，栽花种竹促开塘；忙似闲，斛水栽秧唱采兰。”余云：“来似去，十年归客追离语；去似来，九月秋阳拭汗腮。”紫沧又云：“动似静，手提金缕行无影；静似动，镜映玉楼花自美。”余又云：“难似易，发压双眉登上第；易似难，酒到朱唇阁盏盘。”紫沧又云：“悲似乐，牵牺剪绣浑身着；乐似悲，看剧伤心雨泪垂。”余又云：“有似无，富儿辞借假踌躇；无似有，骗子妆腔跨大口。一紫沧又云：”贫似富，丁夫唤运金银库；富似贫，名筑侨妆鸡犬村。“余又云：”重似轻，手擎宝鼎任横纵；轻似重，雪压花枝长拒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